# 風俗通義

#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風俗通序

豐城雙劍張華謂天生寶物終當合古劍古書一也白虎通與風俗通二書並行于二千年前不復見久矣余觀風西浙至無錫有耆儒李顯翁晦來訪云魯齋許文正公之門人劉平父世常來守吾邦嘗刊白虎通于學

參政恪齋嚴公題于卷首方慮未得風俗通以完二書未幾某之子元昭錄吳泮得之於館下生以歸郡博士遂抄之將併刻于學顧求箸語余曰神物終合之論信然喜而爲書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謝居仁顯卿題

上行下傚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爲證今罕見全本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一體書也尚缺焉三衢毛希聖挈來橫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勉之遂繡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意徵予跋語余深嘉　教之浹洽異書迭出可爲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于篇首云大德丁未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題

#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　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弁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漢太山太守應　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嗣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紏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盧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倀

蜀郡太守頴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塤

笙 皷

管 瑟

磬 鐘

柷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籟

菰 荻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頴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臘

祖

禊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魄持其家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見神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泓

大德新刊風俗通目錄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爲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晢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敘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

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剋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家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陜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笮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實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爲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閒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

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屬鬢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枝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衂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延蠻

猶由是二世絶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己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鬍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尙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己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己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子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尙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爲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刻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威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虙羲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讜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圮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閑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倅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

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
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
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
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
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
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
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
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
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
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
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駱驛
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
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
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
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
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
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
皆生角大雪蝗虫文帝下詔書曰閒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
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
姓之急推此事類以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
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
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
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
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
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
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



竊聞雲中太守魏尙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尙追之吏士爭
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尙竟抵罪由是言之雖
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
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
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
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
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癰汁見
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
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
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兎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
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
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
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
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
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
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
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
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
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
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
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
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
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
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
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
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

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癸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諧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祕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奉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還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城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尙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尙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尙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使留葬侍衞先公愼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將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籲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己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剋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絰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很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嗣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嗣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絰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頴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

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慼哉由郲人失兄子皐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曼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距而交荅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遯世保真當竄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闕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壃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甍既葬負篘并涉齎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孺子到便詰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爲王命造次顚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彊歙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釁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烏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忤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愛憎而政在陪隸也

司空頴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吏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釁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聞洶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傢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己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荆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

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衞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宅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衞修有事陳茂治之衞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光昭舊交之門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泯弃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郞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鎭慰何有挾功茍念去位弟實傷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勑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衒如有白驗其於及己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既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爲故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衞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侯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衞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

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闢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冢下冢無屋宗家猶有羸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高唐令密乘轝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諜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顔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顔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樞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爲名宰○陽翟令左馮翊田煇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窋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嚮徒喑喑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閒積四歲威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醱神坐頫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土成冢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絶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翩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己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煇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閈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

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
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
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
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碏惡之
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
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
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歠其子
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命放麑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
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
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
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
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
肯發引妾幸有二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擊墳柏何若曜
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
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
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臧孔叔留
隨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
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
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勲闕其祀
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勒同儕去
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
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
皆令平仰言笑宴宴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
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頴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
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祈奚稱其讐不
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
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
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概夫不
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
屬故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
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
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
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
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
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
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
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
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
上下溷淆良可譏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
申勑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
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
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

王胏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
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
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
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
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
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
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
何獨今之胏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甽畝人之化也何日之
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
御子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
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
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
弭己謗於是起家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
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尙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
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躧以承命駕言脅征民不見德唯戮
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
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
亦終隱約姜肱高尙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
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
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　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
肱掾史咸用忿憒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遺吏追
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
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
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
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
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
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
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
況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
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
用爲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
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
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
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
怪之誠懣憒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
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
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
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
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
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
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
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
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
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
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衞
之身申勑屢省務知戒愼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

手書密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倀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憒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衞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内省不疚進對温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頳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内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鱉蝟泠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蹴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己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黄鐘之管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温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

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二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杼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 空侯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幷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扑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笛篴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搊便易特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鷈箎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簫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於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恆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釋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衞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衞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睢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

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

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澅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瑗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辟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慚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

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穎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釁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鋃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餚畢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侯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輿以贓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交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訛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隆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之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土故封為土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果故立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衞尉鮦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戌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

勝金爲木相也

##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黄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兾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泆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温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之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

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分祉也

##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蔿氏二世欲解淫神闇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嚮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儛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尙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糜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丸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

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勑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君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自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閒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苦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墉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絰到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

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蔕於其胷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剝斷絕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宮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懆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欻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簏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來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君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勑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鱉令屍亡泝江而上到峪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蚍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蚍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蚍與內蚍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頤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熟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㟭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泪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閒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絶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關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維北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卬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濩今漢有九州之藪楊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荆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幷州曰昭餘祈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埿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

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向知二書有元人大字合刻本閒訪藏書家而鮮有著錄者嗣于道光初元愛日精廬購得吳門士禮居所藏秖白虎通刻單本以爲得所未見而應氏書惜已佚今夏子雍明經出示近得二書元刊本假歸亟讀一過班書中十篇舊目及書中同異處足訂俗本之訛者盧氏校勘已著其善至應氏書自宋以來無完帙惟此十卷本僅存而明代叢刻訛繆滋甚其元刊本今得合璧者真絕無僅有書中自來脫誤者亦與明刻無甚大異然如卷一建共訛楚共(六國條)卷二收舉訛取舉(袁伯服條)卷三由訦(辞通)訛猶止(夏甫條)卷五起家訛起姜(姜肱條)又相訛統州家訛皇家(李統條)卷七出畫字三見末作畫(孟某條按畫字是其從畫者係明人補刊所改也)卷九絳天訛絳繒(石賢士神條)之類非得元刊無由證後來竄易之失如由猶青菁飾飭京原哲晢齊資等字古書多通假互用後人不知輒皆繆誤而臆改者皆可据是本正定之益信元刊猶存古書真面彌足寶貴矣

道光辛丑八月寒露後三日八十拙叟黃廷鑑識

又据盧氏羣書拾補云曾見此書元刊本然所錄李果序文誤作李晦謝居仁序末大德乙巳陽月中議大夫江南十二字中脫空十字乙巳陽月誤作二陽月想其書漫漶不全遠遜此本矣拙叟又識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藏之携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　黼書

# 博物志

#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士禮居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刻連江葉氏本博物志序

予家有汲古閣影鈔宋本博物志末題云連江葉氏與今世所行本夐然不同嘗取而讀之乃知茂先此書大略撮取載籍所爲故自來目錄皆入之雜家其體例之獨創者則隨所撮取之書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如卷首括地象畢方繼以考靈耀是也以下雖不能條舉所出然列子山海經逸周書等皆顯然可驗今本強立門類割裂遷就遂使蕩析離居失其恉趣致爲巨謬矣考晁氏讀書志及文獻通考皆載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晁云首卷地理略後有讚文實爲吻合遂刻之以正今本之失於中仍不免訛錯如時含神霧（三）時是詩之誤毋丘儉遺王領（三）領是頎之誤右詹山帝女化爲詹艸（六）右詹山是古畣山之誤（山海經作姑媱）詹艸是畣艸之誤（山海經作䔄）取伏卵段（七）段是瑕之誤東阿王（韓詩外傳無王字）勇士有蕃丘訢（八）東阿是東海之誤蕃是菑之誤射窮石以爲伏虎（八）窮是寢之誤今見狗襲（八）襲是龔之誤（初學記引作龔）師（八）師雨妻是雨師妾之誤樹之于闕闈（十）闈是間之誤（此周書程寤逸文也）又如莖必沐浴昔夏后莖乘飛龍昔夏啓莖徙九鼎昔舜莖登天爲神桀莖伐唐昔鯀莖注洪水（六）莖皆筮之誤盡似仙人（兩見）形盡似猿猴（八）盡皆畫之誤西夏云有巢以民（十）云民二字皆亡之誤又如始皇陵一條（四）略不可讀及以宋敏求長安志（在十五卷）引關中記訂之乃得通其闕佚處（附錄關中記曰秦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六里今在陰盤縣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消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用功力或隱不見不見者驪山水泉本北流者陂障使東西流又此山無石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故其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今陵下餘石大如蘆土屋其銷功力皆此類也）此等皆不難校正今悉仍其舊者恐失真也略標數端以待善讀者引伸焉若夫通考所云博物四百本非有成書而劉昭郡國志注小司馬索隱李崇賢文選注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所引多出今本外隋志云博物志十卷張華撰又云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云雜記十一卷張華撰然則所引或出二書歟倘好事者搜輯纂錄不妨別存梗概苟欲執彼以補此則恐取無事自擾之誚有所未可也嘉慶八年正月吳縣黃丕烈書

# 博物志序

晉司空張　華　撰

地理略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余視山海經及禹貢爾雅說文地雖曰悉備各有所不載者作略說出所不見粗言遠方陳山川位象吉凶有徵諸國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後並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詳其山川地澤略而言之正國十二博物之士覽不鄙焉

# 博物志卷第一

晉司空張　華　撰

汝南周日用等注

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祁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中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城也崑崙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四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牽名山大川孔穴相內和氣所出則生石脂玉膏食之不死神龍靈龜行於穴中矣東方有蜡蝍沃燋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處九寸遠夷之名雕題黑齒穿擔耳天竺岐首地以名山為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之毛土為之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

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

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昏無所覩也

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言蘇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邇祇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常在於是耳此地見有蘇武廟非北溟之海

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漫未聞有渡者

史記封禪書云齊宣燕昭遣人乘舟入海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神人所集欲採仙藥蓋言先有至之者其鳥獸皆白金銀為宮闕悉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也南海短狄未及西南夷以窮斷今渡南海至交趾者不絕也

中國之城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東至蓬萊西至隴右后跨京北前及衡岳堯舜土萬里時七千里亦無常隨德優劣也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堯別九州舜為十二

五岳華岱恆衡嵩

四瀆河出崑崙墟江出岷山濟出王屋淮出桐柏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鳥鼠漢出嶓冢洛出熊耳涇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沃出太山

水有五色有濁有清汝南有黄水華山有黑水滓水淵或生明珠而岸不枯山澤通氣以興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以雨

小山有其形如鼓一足如蠡澤有委邪狀如轂長蛇音也見之者霸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豈道同哉

仙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室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蠼魍魎土之怪爲墳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地性含水山土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榖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淩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居無近絕溪羣冢狐蟲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

石者金之根甲石精流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援神契曰五岳之神聖四瀆之精仁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

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賞封內名山者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故地動臣叛名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也亡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誠也澤浮舟川水溢臣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握命君子陵遲白黑不別大亂之徵也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骸於河以處也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

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王屋望梁山有藍田之寶浮池之淵

趙東臨九州西瞻恒嶽有沃瀑之流飛壺井陘之險至于頹陽涿鹿之野

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東也

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峻坂險之國也

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

宋北有泗水南迄睢過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

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

南越之國與楚爲鄰五嶺已前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

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

之國也
東越海通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
東治嵩海深險絶之國也
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黎澤右指
黎山

讚曰

地理廣大　四海八方　遐遠別域
略以難詳　侯王設險　守固保強
遠遮川塞　近備城堭　司察姦非
禁禦不良　勿恃危阨　恣其淫荒
無德則敗　有德則昌　安屋猶懼
乃可不亡　進用忠險　社稷永康
教民以孝　舜化以彰

博物志卷第一

博物志卷第二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

麒麟鬬而日蝕

鯨魚死而彗星出

嬰兒號婦乳出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人食終葵爲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婦人妊身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鳥射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盧氏曰子去得清祀滋液則生仁聖謂錯亂之氣則生貪淫子由之氣也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盧氏曰夫甲及寅申生者聖以年在歲德在甲寅壬申生者則然矣亦由先生也亦由父母氣也古者元氣清故多聖今者俗淫陰濁故無聖人也

五月五日埋蜻蜓頭於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於正中門

莊子曰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鬬戰死亡之處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見行人或有觸者著人體便有光拂拭便分散無數愈甚有細吒聲如炒豆唯靜住良久乃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

今人梳頭脫著衣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亦有吒聲

白鷁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則雌孕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荊南諸山郡東多此疾瘇由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盧氏曰不然也在山南人有之北人及吳楚無此病蓋南出黑水水土然也如是不流泉井尤無此病也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榆則眠不欲覺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飲真茶令人少眠

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肌麁燥

食鷰麥令人骨節斷解

山雞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鸐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時魏景初中天下所說

鸛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沸取礜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著溼地生羅勒大腰無

雄龜鼉類也無雄與蛇通氣則孕細腰無雌蜂類
也
取桑蠶或阜螽子咒而成子詩云螟蛉之子蜾蠃
負之是也
煎麻油水氣盡無煙不復沸則還冷可內手攪之
得水則燄起散卒不滅此只試之有驗
燒白石作白灰既訖積著地經日都冷遇雨及水
澆即更燃煙燄起
蠐螬以背行快於足用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
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鸜
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盧氏曰以雞腸草擣塗經日即愈周
日用日萬物皆有所相感愚聞以霹靂木擊鳥影其鳥應時落地雖未嘗試以是類之必有之
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蜥蜴或名
蝘蜓以器養之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擣
萬杵點女人支體終本不滅有房室事則滅故號
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成其影則得火
取火法如用珠取火多有說者此未試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者熟地遍蹋之朝種暮
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養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日愚聞
熟地植生菜蘭擣石流黃篩於其上以盆覆之即時可待又以變白牡丹爲五色皆以五色汁日沃
其根以紫草汁則變令紫紅花汁則變紅並未試於理可焉此出爾雅
烏雌雄不可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二足而翼
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人藉帶眠者則夢蛇
烏啣人之髮夢飛
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可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
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蟹漆相合成爲神仙藥服食方云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此類咸卵生影
伏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壻衣冠平旦左遶井三匝
映詳影而去勿反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周日用日知女
則可依法或先是男如何余聞有定法定母年日月與受胎時日算之遇奇則爲男遇偶則爲女知
爲女復即可依法
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獠子婦人妊娠七月
而產臨水生兒便置水中浮則收養之沈便棄之
然千百多浮既長皆拔去上齒牙各一以爲身飾
神仙傳曰說上據辰尾爲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傳
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
漢淮南王謀反被誅亦云得道輕舉周日用日漢書云淮南自
刑應不然乎得道輕舉非虛事也至今維揚境內馬迹猶存且日與八公同處皆上品真人耳既談
道德肯叛逆之事況恆行陰德好書鼓不善弋獵淮南內書言神仙黃白之術去反事遠矣夫古
今書傳多黜仙道者慮帝王公侯廢万幾而慕其道故隱而不書唯老耼不可掩而云二百歲後西
遊流沙不知所之○庚書云蜀有女道士謝自然白日上昇此外歷代史籍未嘗言也
鉤弋夫人被殺於雲陽而言尸解柩空周日用日史云夫人
被大風拔樹揚沙揭石亦不云尸解柩空
桓譚新論說方士有董仲君罪繫獄佯死臭自陷
出既而復生

魏時方士甘陵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善辟穀不食，悉號二百歲人。凡如此之徒，武帝皆集之於魏，不使遊散。甘始孝而少容，曹子建密問其所行，始言本師姓韓字世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投數萬斤於海。又取鯉魚一雙，鯉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無藥者已熟而食。言此藥去此踰遠，萬里已不可行，不能得也。

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烏燉煌西沒流沙往外國沙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有沷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駱駝，駱駝知水脈，過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諸遠方山郡幽辟處出蜜蠟，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

人有山行墮深澗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飢，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惠勝故。還食穀，淡滋味，百餘日中復本質。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在上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狀如飛仙，遂絕迹。年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仙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長意思人，疑必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揭山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高隱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蟒開口廣尺餘，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噏上。於是此地遂安隱無患。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著宮內，常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漢末發范友朋冢，奴猶活。友朋，霍光女聓。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住處，今不知所在。或云尚在，余聞之於人，可信而目不可見也。

景初中，蒼梧吏到京，云廣州西南接交州數郡，桂林、晉興、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餘骨在，便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殯殮不時，皆受此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惡梓木氣，即以板鄣防左右，弃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也。入交界更無，轉近郡亦有，但微少耳。

博物志卷第二

# 博物志卷第三

河圖玉板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大秦國人長十丈中秦國人長一丈臨洮人長三丈五尺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而殺之其骨專車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足迹六尺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國僬僥氏長三丈時含神霧

日東北極人長九寸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盜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謂方朔神仙也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鷰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月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日乃歇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中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爲以住斷弦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人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漢武帝時大苑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欲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後魏武帝伐踢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師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車軛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師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吠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查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見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上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鵒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橘渡江北化為枳今之江東甚有枳橘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或云禹所作周易

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周日用日禮記疏云第一是呂不韋春秋明呂氏所制蔡邕云周公未之詳也）

謚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為珍味不覺其膻焦也

毋丘儉遣王頎追高句麗王宮盡沃沮東界問其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夕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大宛國有汗血馬天馬種漢魏西域時有獻者

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牛不死經日肉生如故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即潔刀切玉如蠟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

東海蛟錯魚生子子驚還入母腸尋復出

積油滿百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災積油所致

常山之蛇名率然有兩頭觸其一頭頭至觸其中則兩分俱至孫武以喻善用兵者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從廣數尺方圓名曰鮓魚無頭目處所內無藏衆蝦附之隨其東西人煑食之

取鼈挫令如碁子大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日中作投池中經旬日臠臠盡成鼈也

吳王江行食鱠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今魚中有名吳王鱠餘者長數寸大者如筯猶有鱠形

廣陵陳登食膾作病華佗下之膾頭皆成蟲尾猶是膾

春秋書鼷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博物志卷第三

博物志卷第四

殷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閎夭太顛

仲尼四友顏淵子貢子路子張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公羊傳曰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盧曰以其時非應故孔子泣而感之麟口吐三策蓋天使報聖人

左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

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揚雄又云無仙道桓譚亦同周日用曰神仙之道盛矣非揚雄桓譚之所能知且秦穆趙鞅皆見上帝帝亦由仙乎既有鬼神豈无仙界況神烈二傳有驗者匪一余覽唐史當上皇天寶之際老聃見者十數至於御路陷井亦出言之以此詳之豈無是也

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母亡問於鄒曼父之母乃合葬於防防墓又崩門人後至孔子問來何遲門人實對孔子不應如是者三乃潸然流涕而止曰古不脩墓蔣濟何晏夏侯玄王肅皆云無此事注記者謬時賢咸從之周日用曰四士言無者後有何理而述之在愚所見實未之有矣且徵在與梁紇野合而產事多隱之況我丘生而父已死既隱何以知之非問曼父之母安得合葬於防也

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論之輿漢文帝感太倉公女之言而廢之班固著論宜復迄漢末魏初陳紀又論宜申古制孔融云不可復欲申之鍾繇王朗不同遂寢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建私議各有彼此多云時未可復故遂寢焉

漢興多瑞應至武帝之世特甚麟鳳數見王莽時郡國多稱瑞應歲歲相尋皆由順時之欲承旨求媚多無實應乃使人猜疑

三讓　一曰讓禮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上公備物九錫　一大輅各一玄牡二駟　二衮冕之服赤舃副之　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四朱戶以居　五納陛以登　六虎賁之士三百人　七鈇鉞各一　八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九秬鬯一卣珪瓚副之

舊洛陽字作水邊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於行次爲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佳加水變雒爲洛焉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到反矣

盜跖冢在大陽縣西

趙鞅冢在臨水縣界

曹參字敬伯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鄉姑也

余友人下邳陳德龍謂余言曰靈光殿賦南郡宜城王子山所作子山嘗之泰山從鮑子真學算過魯國而殿覩賦之還歸本州溺死湘水時年二十餘也

南荆賦江陵有臺甚大而有一柱衆木皆共之

徐州人謂塵土爲蓬塊吳人謂跋跌

古駿馬有飛兔腰褭

周穆王八駿赤驥飛黃白蟻華騮騄耳騧騟渠黃盜驪

唐公有驌驦

項羽有騅（周日用曰曹公有流影而呂有赤兔皆後來有良駿也）

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

晉靈公有害狗名獒

韓國有黑犬名盧

宋有駿犬曰誰

犬四尺爲獒

寶劍名純鈞湛盧豪曹　魚腸巨闕五劍皆歐冶子所作龍泉太阿工市三劍皆楚王者風胡子因吳請干將歐冶亦作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將作莫邪干將妻也（夫婦甚會作劍也）

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葉字長緒卽正宗父正宗卽輔嗣兄也初粲與族兄凱避地荆州依劉表表有女表愛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謂曰君才過人而體皃非女聟才凱有風貌乃妻凱生葉卽女所生

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有重名而其德漸小減故時人爲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郡守玄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何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又不能解者或答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

漢丞秦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

漢末喪亂絕無金石之樂魏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舊法始復設軒懸鐘磬至於今用之於夔也

漢末喪亂絕無玉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也

古者男子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著冠也

姜厚嗣祠在墉城長安西南三十里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丈水背陵鄣使東西流又北山石運取大石於清北渚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鉤金陵餘石大如堰土屋甚銷功力皆如此類（盧氏曰秦氏奢侈自知葬用珍寶多故高作陵園山者後難發也高則難上圖則難攻項羽爭衡之時發其陵未詳其至棺否）

博物志卷第四

博物志卷第五

天地初不足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帝而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後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注焉

越之東有駭沭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同居（周日用曰既其母為鬼妻則其為鬼子亦合棄之矣是以如蠻夷於禽獸犬豕一等矣禽獸犬豕之徒猶應乃然也）

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之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為孝子也

秦之西有義渠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之即煙上謂之登遐然後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東國未足為非也此事見墨子（周日用曰此事庶幾佛國之法且如是乎中國之徒亦多此也）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謂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亦出列子（周日用曰且當中向熱者炎氣直下也譬猶火氣直上而與旁著其炎涼可悉耳是明初出近而當中遠矣豈聖人肯對乎）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不撓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不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艿燔林扇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為火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於夫子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閱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知智商未能也非不能也雖試語之而即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而不為之侯不悅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思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歎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還歸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

古之善射者甘蠅蠅之弟子曰飛衛更羸善謂魏王曰臣能射爲虛發而下鳥王曰然可於此乎曰聞有鳥從東來羸虛發而下之也

按北太行山而北去不知山所限極處亦如東海不知窮盡也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陛下擒顯先帝光耀以奉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壹之言曰遵並大道邠域康阜萬國之休靈始明元服推遠童稚之幼志弘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歲歲與天無極右孝昭用成王冠辭

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縈而脅之

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

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博物志卷第五

博物志卷第六

黄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數百年故曰黄帝治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

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

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雨焉乘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于牧野

蓍一千歲而三百莁其本以老故知吉凶蓍末大於本爲上吉莁必沐浴齋潔食香每日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龜亦然明夷曰昔夏后莁乘飛龍而登于天而牧占四華陶陶曰吉昔夏啓莁徙九鼎啓果徙之

昔舜莁登天爲神牧占有黄龍神曰不吉

武王伐殷而牧占蓍老蓍老曰吉桀莁伐唐而牧占熒惑曰不吉

昔鮌莁注洪水而牧占大明曰不吉有初無後

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曰精衞故精衞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右詹山帝女化爲詹草其葉鬱茂其華黄實如豆服者媚於人

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塗鬢鬚不白塗訖著油單裹令温煖候欲燥未燥間洗之湯則不得著晚則多折用煖湯洗訖澤塗之欲染當熟洗鬢鬚有膩不著藥臨染時亦當拭鬢燥温之

子利國人一手一足拳反曲

張騫使西域還乃得胡桃種

江陵有猛人能化爲虎俗又曰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

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洞庭君山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又荆州圖語曰湘君所遊故曰君山也有道與吴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庭州灞水以含金銀鐵器盛之皆漏唯瓠葉則不漏

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海上有草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篩音師

博物志卷第六

博物志卷第七

神農經曰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即殺人一曰鈎吻盧氏曰廕地黃精不相連根苗獨生者是也二曰鴟狀如雌雞生中山三曰陰命赤色著木懸其子山海中四曰內童狀如鵝赤生海中五曰鴆羽如雀黑頭赤喙亦曰蠵蟖生海中雄曰鴆雌曰蠵蟖也

神農經曰藥種有五物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蘆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毒采害小兒乳汁解先食飲二升

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周日用曰草既殺人仍無益壽者也若殺人無驗則益壽不可信矣

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練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歸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痛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孔子家語曰食水者乃耐寒而善浮食土者無心不息食木者多而不治食石者肥澤而不老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仙者傳曰雖食者百病妖邪之所鍾焉

所食逾少心開逾益所食逾多心逾塞年逾損焉

魏武帝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佗之徒无不畢至周日用曰曹雖好奇而心道異如何招引方術之人乎如囚左元放而兼見殺若非變化已至滅身故有道者不合親之矣既要試術即可乎

文帝典論曰陳思王曹植辯道論云世有吾王悉招至之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氣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人自王與太子及余之兄弟咸以為調笑不全信之然嘗試郄儉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敢如是左慈修房中之術善可以終命然非有至情莫能行也甘始老而少容自請術士咸其歸之王使郄孟節主領諸人

又一說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其餘養性法即可放用大略云體欲嘗少勞無過虛食去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施寫秋冬閉藏詳別篇武帝行之有效

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為丞相所錄問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丸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周日用曰神仙之道學之匪一朝一夕而可得黃白者也仍須有分昇騰者應須有骨安可偶然而得法也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山君以為性耐寒暑桓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為之前者已述焉

近魏明帝時河東有焦生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燋

入水不凍杜恕爲太守親所呼見皆有實事（周日用日焦孝然邇河居一菴大雪菴倒人以爲死而視之蒸氣於雪略無變色時或析薪惠人而已故魏書云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

潁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者所以並信有仙者其父時所傳聞河南密縣有成公其人出行不知所至復來還語其家云我得仙因與家人辭訣而去其步漸高良久乃沒而不見至今密縣傳其仙去二君以信有仙蓋由此也（周日用日豈惟二子乎）

左元放荒年法擇大豆麁細調勻必生熟挼之令有光煖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肉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大鮫法服三升爲劑亦當隨入先食多少增損之盛豐欲還者煑葵子及脂蘇服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盡而以食實物腸塞則殺人矣此未試或可以然（周日用日又一法鵬塗黏餅炙餅令熱即塗之以意量多少即食之如常渴即飲冷水忌熱茶耳）

魏王所集方士名

上黨王真　隴西封君達　甘陵甘始　魯女生　譙國華佗字元化　東郭延年　唐霅　冷壽光　河南卜式　張貂　薊子訓　汝南費長房　鮮奴辜　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師　陽城郄儉字孟節　廬江左慈字元放

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皆能斷穀不食分形隱沒出入不由門戶左慈能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皆此類也周禮所謂怪民王制稱挾左道者也

又典論云議郎李覃學郄儉辟穀服茯苓飲水中不寒洩痢殆至殞命軍祭酒弘農董芬學甘始鴟視狼顧呼吸吐納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之術閹豎真無事於斯而逐聲若此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

武夫怪石似美玉　蛇牀亂蘼無　薺苨亂人參　杜衡亂細辛　雌黃似石留黃　鯿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　敵休亂門冬　百步似門冬　房葵似狼毒　鉤吻菫與荇華相似　拔揳與萆解相似一名狗脊

菊有二種苗花如一唯味小異苦者不中食　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

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巢所作未詳此二說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段黃白渾雜者煑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恆用作無不成者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鈆錫已試有驗　燒鈆錫成胡粉猶類也　燒丹朱成水銀則不類

物同類異用者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　芎藭苗

曰江蘺根曰芎藭
地黄藍首斷心分根菜種皆生女蘿寄生兎絲兎
絲寄生木上生根不著地

博物志卷第七

博物志卷第八

黄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黄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強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鼈何讎遂不使葬

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訟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黄翻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有襁褓視皆無疾而亡

豫章郡衣冠人有數婦暴面予道尋道爭分銖以給其夫與馬衣資及舉孝廉更敢富者一切皆給先者雖有數年之勤婦子滿堂室猶放黜以避後人

代城始築立板幹一旦亡西南四五十板於澤中自立結草爲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直周三十七里爲九門故城處爲東城

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跲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漢西都時南宫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伊王史威長

列傳云聶政刺韓相白虹爲之貫日

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

專諸刺吳王僚鷹擊殿上

子胥伐楚燔其府庫破其九龍之鍾

武王伐紂至盟津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霽

魯陽公與韓戰酣而日暮援戈麾之日反三舍

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雨而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雨過是毀君德武王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夜果有疾風暴雨從太公邑外過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二人怒公謂太山之神晏子謂宋祖湯與伊尹也爲言其狀湯晳容多髮伊尹黑而短卽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怒散軍伐宋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荆軻字次非渡鮫夾船次非不奏斷其頭而風波靜除 周日用曰余嘗行經荆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冢鄰昔 安伯旄左爲荆將軍所伐乃在此

也其地在苑陵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名乃作交飛字也
東阿王勇士有菑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楚熊渠子夜行射窮石以爲伏虎不爲沒羽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啣以來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蜉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狗襲偃王既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闘言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

京兆都張潜客居遼東還後爲駙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爲諸生太學時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擲之稍下墮地民爭取之卽爲一圓石言縣府顥令搥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於官庫後議郎汝南樊行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孝武建元四年天雨粟孝元景寧元年南陽郡都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而味苦大者如大豆赤黄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也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息女年四歲病歿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月埋藏至八日同墟入採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酒如常

結胸國有滅蒙鳥奇肱民善爲拭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千里

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人面鳥口去南國萬六千里盡似仙人也

厭光國民光出口中形盡似猿猴黑色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房風房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便怒而射之迅風雷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交趾足交在穿胸東

孟舒國民人首鳥身其先主爲霅氏訓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孟舒去之鳳皇隨焉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有赤泉飲之不老多大蛇爲人害不得居也

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雙民

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不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

君子國人衣冠帶劍使兩虎民衣野絲好禮讓不爭土千里多薰華之草民多疾風氣故人不蕃息好讓故爲君子國

董花朝生夕死

箕子居朝鮮其後伐燕之朝鮮亡入海爲鮮國師兩妻黑色珥兩青蛇操兩蛇蓋勾芒也

神宮在高石沼中有神人多麒麟其芝神草有英泉飲之服三百歲乃覺不死去琅邪四萬五千里

嘔絲之野女子乃跪據樹嘔絲在三桑西也

博物志卷第八

# 博物志卷第九

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有在縣南百里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執盆蓋井上煑鹽得鹽入以家火即滅訖今不復燃也

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

徐公曰西域使王暢說石流黃出足彌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黃數十丈從廣五六十畝有取流黃晝視孔中上狀如煙而高數尺夜視皆如燈光明高尺餘暢所視見入也言時氣不知皆往保此山

魏文帝黃初三年武都西都尉王褒獻石膽二十斤四年獻三斤

九守有神牛乃生谿上黑出時共鬬即海沸黃或出鬬岸上家牛皆怖人或遮則霹靂號曰神牛

日南有野女羣行見丈夫狀皛自裸袒無衣襦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真乃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著身不飲食空草長史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南方有落頭以其頭能飛其種人常有所祭祀號曰虫落故因取之焉以其飛因服便去以耳為翼將曉還復著體吳時往往得此人也

東海中有牛體魚其形狀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

南海有鰐魚狀似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屠龜解其肌肉唯腸連其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神蛇復續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三國同類也

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或每遇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然故不免此得男女氣自死故取男也取去為室家其生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有子者輒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有不食養者其母輒死故無敢不養也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謂楊率率皆猳玃化之子孫時時相有玃爪者也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鳴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息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不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要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之祖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餘以燋銅

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卽死不時斂藏卽膖脹沸爛須臾燋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佗以其食糞故也燋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燋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燋毒者徧鑿取以爲箭鏑

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蜇螫嚙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卽死人樵採設爲草木所傷刺者亦殺人毒治於蝮齧謂之蛇迹也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虵所著之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多愈

人以冷冰水自漬至膝可頓啖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皆作瓜氣味此事未試人中酒不解治之以湯自漬卽愈湯亦作酒氣味也

平原管輅善卜筮解鳥語

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

博物志卷第九

博物志卷第十

蓍末大於本爲卜吉次蒿次荊皆如是龜蓍皆月望浴之五

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空谷

又曰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布土取帝之息壤以填洪水

昔西夏仁而去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唐伐之西夏云昔者玄都賢鬼神道廢人事其謀臣不用龜策是從忠臣無祿神巫用國

猩猩若黃狗人面能言

犬戎文馬赤鬛身白目黃金名古黃之乘復薊之露犬也能飛食虎豹

榆州氏之君孤而無使曲沃進伐之以亡

昔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昔者清陽強力貴美女不治國而亡

昔在洛氏宮室無常囿池廣大人民困匱商伐之有洛以亡

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子闕閒梓化爲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於殷自發之未生於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帝之二女堯之二女也丘乎曰南湘夫人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虻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渚沃之野鸞自舞民食鳳卵飲甘露

白民國有乘黃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

海水西夸父與日相逐走渴飲水河謂不足北飲大澤未至渴而死棄其策杖化爲鄧林

嘔絲之野有女子方跪據樹嘔絲北海外也

三珠樹生赤水之上

遠方諸山蜜臘處以木爲器開小孔以蜜臘塗器內外令遍春月蜂將生育時捕取三兩頭著器中蜂飛去尋將伴來經日漸益遂停器中

魏武伐蹋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見一物從竹中出如貍上帝車軛上師子將至便跳師子頭師子伏不敢起遂殺之得師子還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引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

起潮退則毛伏

王尒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赤刀周之寶器也

博物志卷第十

## 後跋

去歲謀刻是書命兒子玉堂依影宋鈔者錄一帙與粤東賈人往古藥洲開彫洎成寄歸復命之用原書纖悉校正因檢予鄦所刻汲古閣祕本書目中有北宋版博物志一本估價四兩云其次序與南宋版不同係蜀本大字真奇物也影鈔當出於此自是一重公案予前序略而不及謂宜作後序表出之碌碌未果也今年修版方畢而玉堂遽病病二十許日以二月七日死矣子夏號咷（漢碑語）千載同痛擬屬我友顧君千里爲撰小傳并搜其篋中一二讀殘之書倘係祕笈卽付剞劂用希附驥乃憶及前事輒跋是書之尾從此印行有日而玉堂竟不逮見也可悲也夫時嘉慶九年三月丕烈又書

# 古今注

#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漢魏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古今注總目

卷上　輿服　都邑
卷中　音樂　鳥獸　魚蟲
卷下　草木　雜註　問答釋義

# 古今注卷上

晉崔豹著　　南昌黄中模校

##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灋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灋中絶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理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灋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黄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黄鉞爲乘輿之飾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黄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黄鉞者以銅爲之黄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黄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黄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黄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龍幡五而以招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黄龍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黄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雁燕鳦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襬衣斯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襬

衣前漢董偃緑幘青韝加褠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
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
曰戸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戸竈置一伯故戸伯亦曰
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戸伯率其伍以
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戸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
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飾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
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
也至漢期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
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黄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
雲聲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
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
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
四謂爲𨏥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烏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
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即緝雉羽
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
王魏晉以來無常惟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閲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
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

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黄赤綬四采黄赤縹紺淳黄爲圭長二
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黄縹紺淳
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
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所朝
也諸侯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
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
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
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
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
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
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
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
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綬一采淳黄圭長一丈
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
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
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
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
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絶而不傳魏侍
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帹魏武帝所制初以章申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帹以
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隷校尉皆使人導引
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

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尙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尙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尙質故取法焉

舃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溼也天子赤舃凡舃色皆象於裳

履者屨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劒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劒而服之後漢之世惟聞高祖以所佩之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即斬蛇之劒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

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攔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攔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卷上

古今注卷中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歳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戸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寃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於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爲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

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
短簫鐃歌軍樂也黄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黄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耳
横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黄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黄華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 鳥獸第四

楊白鷹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甞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凫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歳則變蒼又二千歳則變黒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歳化爲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生駏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犇電飛翮銅爵神凫
鴛鴦水鳥凫類也雌雄未甞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兎口有缺尻有九孔
麏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麏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爲麏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鳲鳩
烏一名孝烏一名玄烏
鷄一名燭夜
狗一名黄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燈)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沒不能窮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絶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蟛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績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元螈一曰緣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魚子曰鱦亦曰鯤亦曰鮇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蛣蜣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螔蝓殼小如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蝸殼宛轉有文章絞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魟(音紅)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魟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蟆子曰蝌蚪一曰元針一曰元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虫事小史)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騏黄鯉爲黄雄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

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
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耳
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龜名玄衣督郵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鱅呼童子魚爲士父呼鼉爲河
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
處有之

古今注卷中

## 草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栘楊亦曰栘柳亦曰蒲栘

水楊蒲楊也枝勁韌任大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身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煑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煑之以染色

翳木(翳或作蘙)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

紫栴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薆豆一名治薆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薆菽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荆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纈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以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花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爲棗杍實爲豫桑實爲椹楮實爲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為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為黍亦謂稌為黍

禾之黏者為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為香荼青者為青荼亦謂紫色者為紫蓼青色者為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為高蓼（高或作驫）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為一株籜幕裹之名為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為大蒜

揚州人謂蒻為斑杖不知食之

荆揚人謂蘵為蕺

蘘荷似蘼苴而白蘼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為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為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非燕支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苦蕆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裏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裏青赤長安兒童謂為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宏為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為馬勒硨磲為酒琬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為盤桓髻到於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為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

孫權時名舸為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真有駃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緲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一本作實）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焉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古今注卷下

識

右崔豹古今注三卷見隋志子部其經部論語集義八卷下注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撰亦不詳何人今考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見世說新語注及經典釋文敘錄而敘錄載豹官爵又同隋志然則豹亦能爲經學者也唐志又有伏侯古今注三卷乃漢順帝侍中伏無忌所撰見詳本傳後漢書天文五行志下所引古今注皆伏侯注也在崔豹前唐志以次豹後失考至後唐太常博士馬縞又推廣豹書爲中華古今注亦三卷其門類則詳矣而不免重複通考錄馬書而遺崔注不知其於義何居汝上王謨識

# 中華古今注序

太學博士馬縞集

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

# 中華古今注目錄

卷上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六十六門
宮闕 城 城隍
秦始築長城 長安御溝 封疆
闉闍 罘罳屏 宗廟
漢成帝廟 方徼 堯誹謗木
闕塞 孫亮金璃屏風
孫權舸船 漢高祖斬白蛇劒
魏武帝軍幰 孫文臺青玉馬鞍
魏武帝馬勒酒椀 大駕指南車
金根車 辟邪車附 記里鼓
街鼓附 吳大帝寶刀 華蓋
曲蓋附 雉尾扇 鄣扇
五明扇附 警蹕 唱附
冕服 金斧 公王建鍠
信幡 豹尾 馬前弓箭
貍頭白首 龍虎節 軍容袜額
櫜鞬三仗 戈戟 矛殳
刀劍 枷棒 車輻附
旌旃 麾旄 文武
車耳 青印囊 簪白筆
文武冠 鑾輅 貂蟬
部兵伍陣 文武缺胯襖子
文武品階腰帶 九環帶
鞾笏 履舄 廚人服䙰衣
伺風烏 玉佩 天子乘輿赤綬
侯王大將紫綬
卷中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注凡四十四門
皇后太后印綬 羃䍦
宮人長眉蟬鬢 頭髻
冠子朵子扇子 釵子
梁冀盤桓釵 粉 燕脂
花子 衫子背子 裙襯裙
宮人披襖子 鞋子 靸鞋
女人披帛 麻鞋 襪附
席帽 大帽子 搭耳帽子
汗衫 幞頭巾子 半臂
袜肚 裩袴 布衫
袍衫 燧銅鏡 莫難珠
程雅問三皇五帝 牛亭問將離草名
程雅問拾爐鬼木 牛亭問書契所起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牛亭問籍者何云
程雅問傳者何云
卷下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鱉等部凡八十門
雉朝飛 別鶴操 走馬引
南安王歌 武溪深歌 吳趍曲
箜篌引 悲歌 薤露蒿里歌
長歌 短歌 陌上桑歌
杞梁妻歌 董逃歌 短簫鐃歌
橫吹 上霤 日重光月重輪轉
鼓 問大琴大瑟 問女媧笙簧
釣竿歌 楊烏 扶老

鴈　鳧　鶴
馬　猿　鷓鴣
驢　秦始皇馬　鴛鴦
兎　獐　鹿
鵲　曹真駃馬　雀
鷰　鵓鴿　烏
雞　狗　鬾犬
猪　鵁鶄　羊
螢火　螻蛄　蟋蟀
蝙蝠　蟛蚏　長跂
蠅虎　莎雞　蚯蚓
飛蛾　蝘蜓　蜻蛉
蛺蝶　魚子　鯉魚
鱧魚　蟯蜋　蝸牛
白魚　蝦蟇　烏鱡
鯨魚　水居　龜名
鱉名　鸂鶒　草蟲
程雅問蠶　程雅問龜　牛亭問蟬
牛亭問蟻　玄晏先生問鳳

# 中華古今注卷之上

太學博士馬縞集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晃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六十六門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實而兩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幟咸陽二百里內爲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僊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爲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牴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疆　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界分城也

闤闠　闤者市牆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罘罳屏　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應對之事也塾之者言塾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饗也

漢成帝廟　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真金鑪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焉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焉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寶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惟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卽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幰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幰以表方面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爲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位故後漢恆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輧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輿焉漢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荆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車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鐘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鼕鼕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轓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卽緝雉羽爲扇翣以鄣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鄣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授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車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爲行節也

冕服　牛亭問冕者繁露何也答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袞冕垂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蔽聰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袞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斬斷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公王建鍠　秦改鐵作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令晉朝惟用白虎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鷰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焉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狸皮白首以威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碧油籠之歿而不用則倒進之漢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氈裹節食雪臥節旄落還漢仗節而迴旄落盡也

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袜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彀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輯轆三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爲之退舍戈由殳也戟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刑赤抽韜之亦謂之迪

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以爲前駈唐五品已上皆施棨戟於門

矛殳　矛亦楯也殳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爲之

刀劒　河圖云黄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黄帝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吳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吳大帝有寶劒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一曰王莽頭孔子履高祖斬蛇劒二物皆爲火焚之惟劒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劒氣乃以雷煥爲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劒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高祖斬白蛇劒見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暑去因火枷杻決斷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棒號郞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絶別有一枷名曰𩯭普迷切尾榆見郎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栲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黄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爲洛陽比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似車輻見上注中

旄旃　旄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旃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黄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日文明故用繒自晉朝已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官進賢冠古緌貌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

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鈴謂之鑾所謂和鑾者也前有鑾鳥故謂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或謂爲鑾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騮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駱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驪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伍部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四直一伯故云戶伯亦曰大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績纁衣常韎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臨殿策問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防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衞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衞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衞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員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以上用銀爲銙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沿至貞觀二年高祖三品已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向下插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師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勇也高祖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之以氈及條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靿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錦靿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

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禍

履舃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草屨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舃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舃凡舃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舃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微諫之也

廚人襍衣　廚人襍衣廝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襍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韝加襍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恆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已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襚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已上縌綬之間施玉環玦自墨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焉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皆廣一尺六寸

中華古今注卷上

中華古今注卷之中

太學博士馬縞集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注凡四十四門

皇后太后印綬　太皇太后皇太后綬其制與天子乘輿同赤綬四采黄赤縹紺淳黄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制其赤綬四采赤黄縹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乘輿綬玉環鈌等已在天子乘輿綬門中見上卷注中

羃䍦　羃䍦者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着羃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明慶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車便坐檐子至神龍末羃䍦殆絶其羃䍦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爲之若便於事非乘車轝及坐檐子即此制誠非便於時也開元初宮人馬上着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効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體也

魏宮人長眉蟬鬢　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絶

頭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銅爲笄於兩旁約髮也爲之髮笄殷后服盤龍步搖梳流蘇珠翠三服服龍盤步搖若侍去梳蘇以其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周文王又制平頭髻昭帝又制小鬢雙裙髻始皇詔后梳淩雲髻三妃梳望僊九鬟髻九嬪梳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又令梳瑤臺髻魏文帝令宮人梳百花髻芙蓉歸雲髻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真髻作白粧青黛眉有怨虁髻隋有淩虛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僊髻節暈粧貞觀中梳歸順髻又太真偏梳朵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又飛髻又百合髻作白粧黑眉

冠子朵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插五色通草蘇朶子披淺黄藂羅衫把雲母小扇子靸蹲鳳頭履以侍從令宮人當暑戴黄羅髻蟬冠子五花朵子披淺黄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靸金泥飛頭鞋至隋帝於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插瑟瑟鈿朵皆垂珠翠披紫羅帔把半月雉尾扇子靸瑞鳩頭履子謂之僊飛其後改更實繁不可具紀

釵子　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謡言織女死時人插白骨釵子白粧爲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簪玳瑁釵

梁冀盤桓釵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絶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髻之餘形也

粉　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僊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傳以簫曲終而同上昇

燕脂　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粧

花子　秦始皇好神僊常令宮人梳僊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謡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插通草朶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黃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背子隋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官母妻等緋羅蹙金飛鳳背子以爲朝服及禮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裙襯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襯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絲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宮人披襖子　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爲之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鞋子　自古即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脱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朶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捎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靸鞋　蓋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靸望僊鞋衣藂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僊至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脱靸鞋以絲爲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續聖巾蓋非參從見之服

麻鞋　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草屩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鞋至秦以絲爲之令宮人侍從著之庶人不可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緉取其和鞋之義

襪　三代及周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

席帽　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

絲綢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飾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帽戴幞頭巾子幗也以皂羅爲之丈夫藤席爲之骨鞔以繒乃名席帽至馬周以席帽油御雨從事

大帽子　本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温帽

搭耳帽　本胡服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氏靈王更以綾絹皂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又隱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獵遊宴後賜武臣及內侍從

烏紗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已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頭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皂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以至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

巾子　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與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證明二年則天賜羣臣然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內樣

汗衫　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巾單但不緶而不開

半臂　尚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謂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袜肚　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女以綵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裩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　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帝以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冰紋綾袴蓋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毋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白勝今太常二人服紫絹袴褶緋衣執永籥以舞之又時黃帝講武之臣近侍者朱韋袴褶已下屬於鞋

布衫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開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禮見之表至仕官服之

袍衫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皇三品以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爲之至貞觀年中左右尋常供奉賜袍丞相長孫無忌上儀於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

緋綾袍　舊北齊則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從所好天子多著緋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則曰帢帽公卿則巾褐襦北朝雜以戎狄之制北齊貴臣多著黃文綾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被　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燧銅鏡　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與艾承之則火出矣

莫難珠　一名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國也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董仲舒曰曷爲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岳也

牛亭問將離草名　牛亭問曰將離相贈與芍藥一名可離故曰相贈與芍藥相招召則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歡合則忘忿也

程雅問拾爐鬼木　程雅問拾爐鬼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木爲棒棒煞之世人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竟取此木爲器用以厭却邪鬼故曰無患也

牛亭問書契所造　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爲蒼毫非爲兎毫竹管筆也

孫與公稱皇帝龍鬚草　孫綽字與公也作天台賦擲地作金聲孫與公問曰世稱皇帝鑿峴山得僊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地而生草世名曰龍鬚有之乎答曰非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傳非也今草有龍鬚者江東亦織爲席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騎虎而墜其鬚乎

牛亭問籍者何云　答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人也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答曰傳者以木爲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期信卽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爲證也

牛亭問草木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有識乎曰亡識問亡識寧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中華古今注卷中

# 中華古今注卷之下

太學博士馬縞集

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鼈等部凡六十八門

雉朝飛　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靈女者故冠軍陰井之姊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靈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爲改娶妻聞之終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飱後人因爲樂章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讐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爲吏追乃犇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暢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於沂澤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僊遍禮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南王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王處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歎我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游而渡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授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垂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於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　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人妻王氏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子賢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

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規戒

短簫鐃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動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畱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歿兄弟不字孤弟有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畱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占潤如海光明皆比太子德賢故曰重耳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惟德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人魏晉已來二十八解不復但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於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一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

鞞鼓　高羊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鐘磬塤箎

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卽有瑟云

女媧問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則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今傳爲古曲

楊烏　白鸒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禿鶖也狀似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有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

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惟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爲藥倍勝者也

鶴　千載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煞之

猿　五百年化爲玃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出以樹葉覆背上

驢　爲牡則馬爲牝則駏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曹真駃馬　曹真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兔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麕獐見人懼謂之章慴

鹿　青州人謂鹿爲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借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鷰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鷙鳥詩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齊人呼爲鳦也
鵠鵴　一名鳲鳩一名鵠鵴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也
烏　一名孝鳥一名玄鳥燕白脰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雞　一名燭夜禮云雞曰翰音鷩雞赤羽逸周禮曰文翰若雞惟周成王時蜀入獻也
狗　一名黃羊犬曰羹獻
皷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皷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東呼爲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豵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牆垣
鵁鶄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災
螢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　一名天螻一名螜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渡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絶人

蟋蟀　一名秋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一名青𧈭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僊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脛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爲倒掛蝙蝠食之神僊
蟛蚚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爲擁劍一名執火
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爲蟢子
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蚯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爲蹇蚓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蝘蜓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名曰蠑螈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曰蝝螈
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爲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或青班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爲紺蟠亦曰童蟠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

食之謂之海中青蝦化爲之也
魚子　魚子曰蠅亦曰鯤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卽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謂黑鯉爲玄駒謂白鯉爲白旗謂黃鯉爲黃雉
鱣魚　鱣之大者曰鮪鮪鱣屬也大者名黃鮪小者名鮇鮪今宜都郡自京門已上江中通出鱘鱣之魚有一魚狀如鱣小庭平人謂之鮥子卽此魚也
蛣蜣　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蛣蜣一名蛣蜣一名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蛞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爲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子舍蝸殼蜿轉有文章絞縛爲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結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魟一曰魧或曰魟雄又曰魧魚子好羣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而尾脫脚生也
烏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遊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居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又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跡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擇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大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龜由火鼠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鱉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爲婢𩼝魚爲童子魚爲土父鱉一名河伯使者
草蟲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鶢鶋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卽凶也
程雅問蠶　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太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之而還駿馬見女輒怒而奪父繫之父怪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實答父乃射煞馬曝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欻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續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蓑蓍下南方人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

生不死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牛亭問蟬　問蟬曰齊女何也答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淚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亭問蟻　玄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鷰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相異也出則爲祥非常之鳥也人自敬之與鳥別也

中華古今注卷下

# 困學紀聞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序云幼承義方晚遇囏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云蓋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戸亦不至如明楊愼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旣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爲弇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尚鉤摹應麟手書藏弆之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詳註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之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奧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間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攙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己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冗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盧見之嗟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後學全祖望撰

敘

古人學古入官而入官之後仍不忘學仕優則學尚矣顧有儒林之學有文苑之學一則主乎理學經術一則主乎詞章典故學之者宜何從然窮其源流究其義蘊二者非竟判然也鳳西先生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宦轍所莅宣上德抒下情而暇則說禮樂而敦詩書仍儒者風購書至萬餘卷鄉雲輪囷覆護其上燕寢公餘手卷不釋而其生平所最注意者則尤在王氏困學紀聞一書王氏蓋得朱門眞氏之淵源者也是書非博物君子不能作亦非博物君子不能注況注於三箋及萬氏集證後也迺博覽羣籍見於是書有足證明闡發者輒手錄爲之條分件繫如肉貫弗約計各門增輯無慮二千餘條其用功專且久而所得若是是豈疏闊夫政事而與經生爭衡哉唯其優也又嘗借其書而觀之讀一書則如讀無數未見之書通一義則足通無數未聞之義前人以儒林而兼文苑後人以文苑而追儒林其有功於先哲而餉遺乎士林也豈徒爲文藝家所取資饜飫枵腹組織華蟲已耶鳳西以經術飾吏治所至政舉而民不擾本乎才而實恃乎學也因優而學因學而仕愈優也庶幾古之才全而學純者歟是用諗乎世之學而仕者道光五年八月望日姻愚弟黃徵乂敘

王厚齋先生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羣書入元後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幾二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諸儒之大成顧徵引浩博猝難探其本源雖以閻潛邱何義門全謝山三先生之淵雅尚未盡詳其出處蓋由宋人著述不能盡傳故也元圻幼嗜此書通籍後備官禮曹嘗質疑於中表邵二雲先生先生教之曰閻何全之評注略舉大意引而不發子盍詳注之使覽者不必繙閱四庫書而瞭然於胸中乎余對曰此非盡讀厚齋所讀之書者不能也以元圻之淺陋曷足以任此先生曰子姑詳其所可詳其未詳者安知不有好學者更詳之乎余諾之而未敢必其成也丁未之冬揀發雲南從此移黔移楚未嘗不攜此書自隨偶有所得即細書於簡端顧行篋所貯卷帙無多兼簿書鮮暇不能專心從事然簡端已無餘地因另錄而編次之凡三易稿而仍多未盡庚辰四月改官京秩因得借書於收藏家稍有增補旋自京旋里就正於蕭山王穀塍同年又詳數十條穀塍力勸付梓自念用心數十年不忍棄之敝簏因刻之存於家塾惜二雲先生墓木已拱不及刪其繁而補其缺以至於無遺憾也道光五年春三月翁元圻自識於佚老之巢時年七十有五

#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閒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於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數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賾微隱奧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歲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閻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歲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爲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爲序所以作之之意寘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爲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爲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祿閻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祿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閻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會知徽州民稱爲清白太守同年進士閻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閻按牟應龍傳父巘爲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二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己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覩者毋以爲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閻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曰隆山先生牟應龍謹識

全云按深寧先生曾祖安道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始自浚儀定居於鄞蓋扈從南渡者也祖晞亮朝散大夫父撝嘉定癸未進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弟應鳳同日生亦登宏詞科太常博士子昌世字昭甫以任受承務郎階未及受官國亡昌世子厚孫字遂初亦有學行嘗爲教官次甯孫又云黃文獻公作昭甫墓誌述其辭徵辟之言曰士之大節嗣守爲難願讀父書求己志以畢此生不願乎外　又云昌世卒於泰定四年年六十一　閻氏以爲是年五十六歲者是也是書雕成於泰定二年昌世旋卒

世之爲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爲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獨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乎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於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爲恥於是爲困學紀聞二十卷具案具字閻本誤作其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奧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閻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　方回序小學紺珠在元大德庚子自稱回年七十四公長回六歲是王氏生於嘉定十四年辛巳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於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爲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甯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敘閻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清敘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何云袁公於學蓋無所得者以法言況此書亦不類　全云清容絕不知學其爲史靜清作墓志竟不言其紹朱子之統其論東發先生亦但稱其清節而已今其集中亦有說經文字則裝

點其固陋耳其實清容依附正獻正肅以爲先型又受業深寧門下而以彌甥得登靜清之堂乃懵然於此可惜也　元圻案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王厚齋生卒年月考云閻說厚齋生於辛巳歲卒於丙申歲年七十有六今考延祐四明志人物傳厚齋年七十四而陳本堂祭厚齋文首稱柔兆涒灘之歲孟冬甲辰其文亦云余八十三公七十四則厚齋卒於元貞丙申年七十四信矣推其生年當在嘉定十六年癸未非辛巳歲也本堂祭文又有季夏聞訃之語則厚齋之卒在是年六月

袁清容挽伯厚先生詩云秋水孕雙蓮英英吐異芬詞章納雲夢禮樂訂河汾丹詔三軍泣清名四海聞西峯傾落日乘鶴叩蒼雲　晩歲艱難意衡門老病身蜀山迷望帝楚澤痛靈均皮弁終辭召深衣晩任眞蓋棺今已定千載有遺民　燕說經生濫齊諧學究輕微言空有意獨拍已無聲墨澤雞林貴青氈虎觀榮新銘前進士幽抱付誰明　再世登龍舊淵源可再窺西山遺正緒東澗結冥知腹笥名空在眉梨壽竟違重歌妾薄命寒淚滴塵黴

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麟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其後家大人返里門遠近從遊者各以此書來請丹黃大人皆應之不厭然其本特萬曆間刻者不如詠家所藏應元路本出尚書兩孫厚孫甯孫手最勝大人自壯至老手自校讎不啻五六過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常謂詠曰苟無訛可正無遺可補天下之能事畢矣雖古人撰著臻此亦難歲丁丑大人間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七條其辭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爲也又檢王子充序水經歷引尚書言有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五十一字刊本鈔本都失去因知子充當日所見本尤完善亟爲增入歎惋者累日其用心之勤如此詠以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啓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夫校定書籍故非易自劉向揚雄方稱此職世豈有其人哉要事求有據不敢憑臆以決亦可矣小子紀其緣起庶以正世之君子詠遂拜而書之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寅六月望日男詠謹識

幼承義方晚遇囏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於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深甯叟識

右二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黼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繪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并記

元圻案全謝山宋尚書王伯厚先生畫像記云同學葛君巽亭爲予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凡例

一是書有太原閻百詩先生長洲何義門先生鄞縣全謝山先生評注久已刊行卷中於閻氏全氏語皆全錄何氏注有與閻氏同者則存閻而刪何以省煩瀆

一閻注標閻按何注標何云從其舊也全注則於首一條標三箋本全云以後所云全氏皆三箋所載也其全氏另有所釋而不載於三箋者另標出處以清眉目

一三箋本兼載方朴山程易田方心醇屠繼序諸公之說雖不全錄亦標明姓氏

一近刻有黃岡萬氏集證卷中亦多採錄仍一一標明不敢掠美

一元圻自注見於句下者加案字以別之總注於後者加元圻案以別之仍於上加一〇或於自注後更引他人之說者亦加〇以別之

一徵引之書不能不刪節字句然有刪字無增字不敢妄竄古書也

一是書就正於同志如歸安葉中丞紹楏江西周孝廉邵蓮正定王刺史定柱上虞王孝廉煦間有論說亦一一附載仍標明姓氏

一元圻仲兄名元堂字緒昌號靜軒長余四歲幼從之學嘗講授是書有所論說不幸困於場屋年僅四十四而卒今附載口授之語數則以識鴒原之感

困學紀聞注目錄

卷一
易
卷二
書
卷三
詩
卷四
周禮
卷五
儀禮　禮記　大戴記　樂
卷六
春秋　左氏傳
卷七
公羊傳　穀梁傳　論語　孝經
卷八
孟子　小學　經說
卷九
天道　曆數
卷十
地理　諸子
卷十一
考史　史記正誤全云卷首二十八條乃論國策
卷十二
考史
卷十三
考史
卷十四
考史
卷十五
考史
卷十六
考史漢河渠　歷代田制　漕運　兩漢崇儒
卷十七
評文
卷十八
評詩
卷十九
評文何云此所評者應用之文故別爲一卷
卷二十
雜識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例言

一困學紀聞原編二十卷止列總目無子目今準舊分卷以次列目本文一條有析為二三目者有析至四五以上者皆綜舉綱要睹視可知

一本文每條以次計數注於目下已見前注者後不重見以省緐複次條承接始復依數注之各類並同

一翁注中原為疏證本文者不更列目其有旁及本類各類諸事者亦並列目本類則別以本注二字各類則分載於二十一卷以下注目中

一經說中有僅錄其句歷引史事斷以己意者其本經之句或見於首或列於中或著於後皆先生寄託所在今為詳審標目末則以證史二字括之其史事仍依類分列注目中

一三禮三傳雖各自為類然本文有連類並及者列目亦並仍之不更分載

一三傳中論列有及戰國中人事者亦於本類著目不更分載

一總經類本文原為經說嫌其蒙混易之

一本文考史類別標史記正誤而諸史則從統今不更標題以歸一例

一河渠田制漕運崇儒雖附考史卷中以其本自為類別出之

一本文中事實論議有與本類不相比合者雖為正文亦列入注目以事無可隸而注中並有疏證不容竟置故於注目存之

一人名書名但據先見者以次比附不復拘於年代其有連類並列者注中亦人與書並詳分列者不為例

一人名書名事實等有複見不一者或仍之或併合注之未及總核此不為例

一二十卷以上皆原書所分門類二十一卷以下別分六類曰經義曰史事曰書籍雜文曰人名曰物類曰雜義俱為注目故繫以出注二字

一是編務求詳盡無少疏漏以便檢閱近時京都刻本雖少有分析然所標舉止限一目既多遺棄且於本文語意亦未能顯然明揭吾無取焉

## 易

周易字數標題注　乾惕震恐一
修辭立其誠二　上下繫終以辭
文辭今古異稱　易防未然三
履霜堅冰　月幾望
邵子言剝復姤夬本注　潛龍不見四
括囊无咎　貞固爲元之本五
潛龍閑闢義六　堅冰女壯義
乾坤爲大父母卦本注　姤復小父母
終日乾乾七　夕惕若厲句讀
以陰陽言日夕　亢龍潛龍八
勿用義賈干不同本注　進退存亡得喪互伏九
坤六五象羿莽媧武十　干寶說坤五
屯利建侯十一　履分嚴咸情通十二
否泰以下濟爲義本注　陰陽浸勝十三
剛浸而長　臨將泰遯將否
否姤繫桑繫柅十四　初筮原筮十五
童蒙童觀十六　孚嘉孚剝十七
鳴謙鳴豫十八　頻復頻巽十九
月幾望二占不同二十　同人隨言出門二一
冥豫冥升二二　大蹇朋來二三
渙其羣　復解豫言朋二四
密雲不雨二五　甘節甘臨二六
舍車而徒二七　自求口實
碩果不食證史二八　設險守國證史二九
恩患豫防證史　朋來朋亡三十
陰陽闔闢三一　終則有始本注
器象以卦命名三二　易爻終始皆九三三
易言天行有人事三四　家人言物行恆三五
復初卽乾元三六　碩果生仁
易爲君子謀三七　易中諸貞字本注
包承爲小人謀　乾坤言中庸誠敬三八
乾坤於二言仁義　復以自知三九
致命遂志四十　何天之衢四一
魏相以易相漢四二　繫於金柅
陽盛陰生證史四三　潛龍知亢履霜知戰
積善之家四四　田獲三狐四五
易象井鼎頤飛鳥四六　王輔嗣忘象說
伏羲十言之教四七　易緯言正本理物
亳釐千里　漢上易本注
康成注易多改讀四八　八卦之說爲八索四九
伏羲文王周公作易五十　孔子十翼爲傳本注
作繫辭二說本注　爻辭多文王後事本注
易著商周事五一　存乎其人
阮天隱易筌本注　文王箕子五二
用晦而明　連山歸藏五三
孔子卜卦得賁五四　夬五陽夬一陰五五
小人道憂　孚號有厲本注
牽復吉本注　荊公說求王明五六
王介甫易義本注　復見天地之心五七
陽進陰退俱爲復　復爲反本

七日復七日得五八
薛温其易義
易言用无體五九
利貞者性情也六十
小人道消六一
泰否拔茅言吉六二
以其彙絶句
儉德避難六三
无往不復六四
有命无咎
羸豕孚蹢躅六五
入於左腹
觀風設教證史六六
居賢德善俗證史
日中則昃證史六七
童牛禁未發六八
白賁素履證物六九
艮觀身復觀心七十
泰拔茅漸進正證史七一
寬以居之七二
坤二敬義本丹書七三
艮有天命人欲之限七四
小畜言復同復卦七五
同人於野七六
艮其背七七
隨弗兼與證史七七
賁後受剝之義七八
莫益之或擊之證史七九
益之屯占上爻本注
翰音登天八十
困不失亨證史八一
連山首艮證史八二
坎冠以習
卦氣起中孚
六日七分
坎六爻節氣物候
日月爲易八三
復七日臨八月
卦有十百千之數八四
各卦中卦名相錯
八月七日三說八五
純陽純陰中有陰陽八六
坤象傳無堅氷字八七
郭正周易舉正
包承小人八八
頤初九王弼說爲精八九
慎言語節飲食九十
教人用蒙不用復九一
學易自復始本注
艮趾艮輔九二
艮身艮背本注
帝乙歸妹九三
子夏易傳
明兩作水洊至九四
震彖脫不喪七鬯九五
漸陸爲漸逵
河圖授受
比建國親侯九六
坤土坎水相得
睽于左股九七
朋盍簪九八
說苑引易佚文九九
鹽鐵論引易佚文一百
說文引易佚文
漢魯恭趙温說易百一
潛龍履霜應氣候
讞獄應中孚氣候
姤施誥應夏至
有孚盈缶
過涉滅頂
噬乾胏得金矢百二
西鄰禴祭百三
鼓缶歌嗟百四
剝牀以簠百五
履言禮豫言樂百六
渙其羣百七
蒙泉履霜百八
不菑畬凶百九
括囊爲腐儒
元亨利貞隨四德
乾坤鑿度
宰相宜讀易百十
乾乾夬夬諸叠字百一一
坤畜泰濟爻無卦名百一二
巽木離電百一三
坎有雲泉雨之象
大象取卦義有異
革言水火
坎離內景外景百一四
韓康伯注繫辭百一五
康伯不受業王弼
易家分象數義理百一六
李氏集解宗康成
朱子發去取易家
鄭王言易不同本注
輔嗣伊川言易不同百一七
晁子止易廣傳
坎離先天地百一八
氣數之惑
伏羲易當觀圖百一九
八卦之畫皆字
左傳引易有畫卦本注
易起於畫本注
卦氣圖陰陽爻數百二十

復至咸姤至中孚卦　孔子釋易法 百二一
文言詳乾略坤　上下繫辭易見例
龜山論解易法 本注　守位曰人 百二二
聚人曰財　筮卦古用木畫地 百二三
以錢代蓍法　三多三少
易中多舉數爲義 百二四　二十九卦數例
七卦具四德 百二五　乾不言所利
遏惡揚善 百二六　財成天地之道
屯作君蒙作師 百二七　大畜爲學賁爲文 百二八
艮止有篤實義　易立乎中行乎中 百二九
斯其取災亦作儩 百三十　郭正周易舉正
其命亂也證史 百三一　易大傳 百三二
易家別說 本注　易緯語誤易 本注
荀九家易名氏 百三三　馬荀易義
雲行雨施　離坎爲陰陽府
九家易內張氏朱氏 本注　李氏集解三十五家 本注
序卦離至咸十四字 百三四　序卦不言乾坤咸
易分上下經　吳晁古周易
序卦雜經師說　夢得子厚九六論 百三五
朱子論三揲掛扐　宋儒言古易七家 百三六
洪興祖易玫異釋疑　一行纂子夏傳
邵李二家古易 本注　張弧作子夏傳 百三七
阮逸作關朗易　戴師愈作麻衣易
正易心法　先陰後陽 百三八
觀殷道得坤乾 本注　周易備三易之義 本注
康成易贊 百三九　易一名三義 本注
易含萬象 百四十　京易占驗本周孔
四易地人天鬼　易體一用三
桓譚先中後三易 本注　京氏易本焦氏
互體約象 百四一　言互體始左傳 本注
鍾荀王去取互體　天地定位節虞義 百四二
消午直子順逆　辭變象占 百四三
乾動自震始　項氏易玩辭
陽大陰小 百四四　過畜分大小
謙卦三吉三利 百四五　家人五爻皆吉
乾六爻不言吉 本注　其欲潡潡 百四六
皇極經世師承 百四七　先天圖合運數 百四八
歐陽公不信圖書 百四九　蘇曾論圖書可信
心易事易 百五十　易備兵法將才
薛仁貴易注　郭氏父子易說
漢丁寬易 本注　崇效天卑法地 百五一
旣濟崇智卑禮 百五二　狐涉水濡尾 百五三
鬼方鬼戎 百五四　高宗
未濟三陽失位 百五五　剡桶人問易伊川
火珠林言卜筮　虞翻吞易三爻 百五六
陸希聲夢三聖人　何晏疑易七事九事 百五七
坎爲雲爲雨 百五八　女子貞不字
咸感兌說徵史 百五九　盛德精義 百六十
衞元嵩易元包 百六一　太元本易緯
易始龍馬龜書 百六二　宋人言數宗劉牧易
徐復推卦值年 百六三　林瑀易會元紀
善易者不占　砎于石 百六四

坤旱辨解夙吉百六五　程子晚授易傳百六六
易緯詮八卦精言百六七　易緯辨中備
左氏論易百六八　純坤稱龍百六九
十月無陽稱陽月　復積陽於坤
困利用祭祀百七十　困於人感於神
李公晦困齋說　樽酒簋貳用缶百七一
言酒皆有坎險象　莧陸夬夬百七二
項安世易玩辭　虎尾猶朽索深淵百七三
先甲先庚百七四　王弼易注多格言百七五
讀易先弼瑗安石　程子易不言象變
父母六子卦義百七六　效天入神百七七
蒙頤言養正百七八　家人利女貞徵經百七九
發蒙閑家百八十　才士口易本注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


書

尚書字數標題注　外史掌三皇五帝書
皐夔稷契不讀書　武王受丹書
黄帝誨顓頊語二　九共帝告篇殘語三
嘉禾拚誥　書逸篇
九共卽九邱本注　伏生大傳
賈誼書引古帝王語四　淮南引堯戒
墨子載書五　周公讀書見士
尚書隸古本六　杜林古文本注
孔壁古文　安國以今文校古文
尚書音五卷　開元時改洪範
天寶時衞包改古文　漢唐稱今古文不同
郭忠恕定古文　孫奭請摹印古音義
開寶時新定釋文　楊備得古文書釋文
呂微仲得古文本　中文尚書
吳才老書裨傳七　以閏月正四時
舜讓于德不台　在治忽采政忽
民儀十夫　文王克明俊德
伊訓惟元　亮陰諒闇
予若觀火　我其發出狂
天難諶　文思晏晏
高宗享國百年　費誓粊誓
度作詳刑　哀鰥哲獄
愖民惟刑　假我一日
上刑下刑輕重　顧畏民嵒

七始詠本注　王莽作大誥
尚書伏生授受　書始二典終費秦八
大傳題唐傳虞傳九　說文稱唐書虞書本注
左傳稱夏書　堯典得叙事法十
月令記時不加堯典本注　星辰兩解十一
五禮兩解　南爲南訛十二
柳穀昧谷十三　度西宅西
嵎夷禺鐵郁夷十四　四岳佐禹賜姓十五
共工四岳爲神農後　申呂齊許本注
堯讓位許由　五典五教十六
五作十道本注　魯共王壞孔壁
伊川書說　舜誅四凶十七
鯀共諫堯傳位　流宥五刑十八
墨劓等爲賊刑　范景仁正書
書序方設居方十九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二十
禹告舜念哉二一　吉士吉人常人二二
儆戒無虞二三　舜征有苗
九德三俊二四　安止欽止二五
宅厥心本注　虞服十二章二六
璪火粉米黼黻二七　宗彝爲廟器本注
鳥獸蹌蹌二八　鳳凰來儀
馬氏尚書注　箾磬二九
丹朱冡兩人名三十　罔水行舟
自我民明威三一　衞包改古文書本注
威用六極　皐陶德繼三聖三二
左禹右皐陶　蠻夷猾夏用刑治三三

皋陶形體諸異狀三四　夔一足
禹伊尹形體異狀本注　大費佐舜馴鳥獸三五
伯益伯翳隤敳　伯益作虞馴鳥獸本注
咎繇君雅異文　禹倕鮌偊受羿
伯翳非皋陶子　黃氏書說
姜爲伯夷後三六　四岳爲伯夷族
伯夷以禮神佐堯　虞史伯夷言明幽
皇帝哀矜清問本注　伯夷降典
重黎舉夔爲樂正三七　重黎羲和四岳互稱
用執中命龜語冊封三八　禹謨洪範言五行三九
柔立柔惠柔嘉四十　逸書大道亶亶四一
禹貢釋文引職錄四二　九德九功之歌四三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　啓九辨九歌
虞書說仁覆閔下四四　滎播既都四五
二百里任國四六　揚州沿江海達淮泗四七
江始入淮　東坡書傳
弱水無力獨西四八　弱爲六極
九江東陵卽巴陵四九　曾氏尚書義
朔南暨聲教五十　禹修教服有扈五一
夏相伐扈修德　伐扈戰甘不爲啓
擊有扈於牀　有扈爲牧豎
有扈以傳子伐夏　拏戮非及子五二
囚奴正士　拏戮汝有脫簡
湯以甘誓勒銘五三　五子之歌述禹訓五四
五子歌諸予字所屬　關石龢鈞五五
古文尚書始末　夏有觀扈五六
五觀爲啓子武觀　畔觀縣爲洛汭地
五觀猶三朡　湯都南亳地五七
帝誥帝佶帝嚳　帝告篇逸語
湯從帝嚳都亳　湯征篇逸文五八
白樂天補湯征文　辰弗集于房五九
推仲康時日食互異　鳩方微子去就繫國六十
夏商書終篇見意　拏戮汝予其殺六一
齊桓塞九河自廣六二　十二章孔鄭異義六三
十二師孔鄭異義　呂覽引夏商周逸書六四
荀子引中蘬逸書　楊倞荀子注引逸書
商書始言仁性誠學六五　言教以商書爲備
好生安惠中寓仁　允恭溫恭
萊朱卽仲虺六六　仲虺爲奚仲後
臣扈祖己爲仲虺後　湯始改正朔六七
甘誓著三正　正月月正異義
夏以上皆寅正　古帝三正迭用
石林書傳　伊訓言有牧方明六八
祖乙居耿六九　盤庚爲陽甲臣
盤庚三篇異義　殷五遷五邦諸說七十
五遷地名及傳世　天永命于新邑七一
大傳引盤庚逸文七二　湯用元牡告天七三
墨子國語引湯誓文　湯禱雨非誓衆
德不德證漢詔七四　桑穀湯戊武丁不同七五
傳說胥靡版築事七六　傳巖地
築巖爲居其地　高宗報上甲微七七
商契至微傳世本注　商以日名子始上甲

立志避志 七八　西伯戡黎爲武王 七九
西伯陰行善事　文王內秉王心謬說
戡黎地近商都 八十　泰誓爲大會以誓 八一
晁氏尚書訓詁傳　周親仁人 八二
予有亂十人 八三　一人數邑姜
太伯叔旦無伐紂心 八四　式商容閭 八五
商容二論非周君　商容馮馬徒欲伐紂
商容辭周三公　商容爲商之禮樂
往伐歸嘼 八六　東郊不闢
分北三苗　闢四門
毋侮矜寡畏高明 八七　曰濟曰圛 八八
曰悌曰滌　賈許馬鄭治今文
安國史記爲古文　五事哲謀肅艾見詩 八九
洪範始思即致知 九十　毋或作威作利 九一
無作好惡聽明 九二　惟辟作威福
箕子名胥餘 九三　巢伯來朝 九四
南巢不義湯獨朝周　扈不義禹獨臣商
金縢異說有二 九五　周公葬畢事
周公揃爪祝成王病　我之弗辟 九六
九年大統未集 九七　文王受命之年
錫命西伯專征伐　崇德報功證史 九八
丕子之責爲負子 九九　歸禾餽禾 一百
三監地爲邶鄘衛 百一　三監諸說不同
三亳有二說　阪尹爲三亳之一
民獻十夫失其名 百二　周公喜十人來歸
十人非十亂　康叔字于殷 百三
中旄父字于東　東土非邶鄘衛
酒誥篇俄空 百四　酒誥若圭璧逸句
劉向校書脫簡　歐陽大小夏侯書
圻父農父宏父句義 百六　復子明辟
周公踐位事　王雱書義
殺羣飲爲告者語 百七　梓材二誥主戒殺 本注
張氏尚書小傳 本注　暨厥臣達大家 百八
周重封建宗族　迷民讎民頑民忠商 百九
邦之安危惟殷士　三日粤朏 百十
營成周務德不務險 百一一　周召爲師保 百一二
有若散宜生 百一三　越惟有胥伯 百一四
大傳胥賦以稅言　無逸亦作毋逸 百一五
無逸呂刑言享國 百一六　祖甲爲武丁子帝甲 百一七
享國先中宗後祖甲　武丁祖庚傳世
無逸言不敢同孝經 百一八　堯兢兢舜業業
禹孜孜湯慄慄　文王翼翼
天命自度 百一九　自作元命
顧畏民嵒 百二十　顧諟明命
言獄罔攸兼證史 百二一　蔡仲之命證史 百二二
君陳爲禽弟伯 百二三　周公之子八人
周公子食采爲王官　君陳分正東郊 百二四
爾乃順之於外 百二五　斯謀斯猷稱后德
成王告君陳失言　君陳用坊記文
有容德乃大證史 百二六　庶言同則繹 百二七
大明黜陟 百二八　康王釋喪服被袞冕 百二九
東坡論顧命易吉　命作策畢公句讀 百三十

畢命見風俗證史百三一　殷民歷三紀化周百三二
衞傳七世風先變　閑之維艱百三三
格其非心　樹之風聲證史百三四
德義大訓證史百三五　呂刑皇帝或無皇字百三六
天罰天吏天威天牧百三七　自作元命百三八
君牙冏命非穆王言百三九　文侯之命罪平王
張子韶書傳統論　伯禽征徐作棐誓百四十
王來自奄　費誓肸誓
魯共公舉觴擇言百四一　二云來二云然通員百四二
書七觀先仁義誠百四三　七觀有度事治美政
郤缺言九功九歌百四四　楚語言重黎說命
遲任史佚　王粲難鄭尚書事百四五
官師相規百四六　顧命記考古圖百四七
禹貢序游歷　伊尹周召年壽百四八
太甲潛出殺伊尹　沃丁大霧葬伊尹
商之刑罪重不孝百四九　伐紂前師鼓鼗譟百五十
曰時五者來備百五一　五是五氏五韙
星好風雨闡義百五二　洪範五行氣應
五福言富不及貴百五三　福極以考己得失
趙注孟子多言逸書百五四　孔子得帝魁書
中候十八篇　百二十篇尚書
張霸百二篇　葛伯仇餉事百五五
帝乙爲湯六世孫百五六　林之奇呂成公書說百五七
制治保邦言未百五八　商周戒利口憸人百五九
恭敬忠恕百六十　無求備兩證百六一
有忍有容兩證百六二　式和民則則字義百六三
力穡知稼穡百六四　呂刑言三后先本百六五
呂刑司刑輕重百六六　呂刑言敬言中百六七
禹湯貽則垂裕百六八　託岱柴洛書作僞百六九
新莽蘇綽大誥百七十　秦穆悔過誓師百七一
穆公修乎聖　孟侯二義百七二
康叔封爵　周書七十一篇百七三
史記漢儒引周書說　汲冢稱竹書非周書說
禹湯成王時貢物百七四　王會八方贄物
王會唐公虞公位次百七五　王會殷夏公爲杞宋
三恪二王後　周書二十餘亡國名百七六
周書言冬陽夏陰百七七　周召聽憲制謚百七八
夏箴商箴佚句百七九　周書九紀九星三極百八十
周書言姑與天與百八一　蘇秦蕭何引周書
老子語本周書　三墳書有山氣形百八二
神農之教皇帝書　張天覺僞三墳
三皇太古書本注　遜志善惡異用百八三
戡黎祖伊恐百八四　學古入官證義百八五
伯夷以禮折民　舜克艱文無逸百八六
立政戒勿以憸人百八七　洪範稱祀稱商書百八八
克商由獲仁人百八九　堯歷象舜璣衡百九十
尹陟說周召畢六相百九一　尚蓋前人之愆百九二
五刑外重典百九三　叢脞屢省之義百九四
殺之三宥之三百九五　皇天非心並言格百九六
玩物喪志證史百九七　好問則裕諸證百九八
舜難任人聖讒說百九九　二典深微之意並傳二百
作二典者聖人之徒　詩歌本虞廷五子二百一

洪範伊訓有叶韻　林氏書解言聲歌
擊石舞獸重簡二百二　上帝降衷於民二百三
歸師寧邦本覲禮二百四　平王封國忘雠
洪舒于民二百五　昧谷柳谷地二百六
周召畢公爲伯二百七　言有命聖狂不同二百八
以天民爲不足畏二百九　克綏厥猷爲修道二百十
治梁及岐諸說二百十一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

## 詩


毛詩字數(標題注)　大毛公小毛公一
毛詩授受(本注)　毛傳說合古書
程子葉夢得重毛傳　高子說詩二
高行子受書源流　靈星之尸
魯齊詩緣起(本注)　仲梁子說詩
孟仲子說詩　曾申李克傳詩三
申公非曾申　呂氏讀詩記(本注)
陸璣詩疏　詩六義分經緯四
豳雅豳頌豳風諸說　程呂言篇備六體
太師言六義次第(本注)　鄭氏名箋之意
逸詩篇名遺句五　貍首驪駒
祈招鑾之柔矣(本注)　肆夏采齊
茅鴟新宮河水　鳩飛
唐棣衣錦詩刪句　誰能秉國成
歐陽說刪詩　明明崇尚生開
關雎爲畢公規康王六　賦比興諸說七
毛公獨標興體　吳鶴林詩本義
關雎爲康王政衰詩八　關雎至騶虞皆刺詩(本注)
鹿鳴四牡黃華爲刺　王風爲魯詩
四家詩授受　詩萌芽於楚九
二南爲江漢地　詩一變爲楚辭
公侯見周事殷十　汝墳篇夫婦君臣義(本注)
周氏猶稱王室　召亭爲召公采邑十一
二南小雅遺聲十二　風雅十二詩譜
古樂有倡歎散聲　先采蘋後草蟲十三
鄉飲酒歌詩合樂　王風在衛詩後十四
作黍離或壽或伯封十五　楚元王受詩傳後
芣苢爲蔡人妻作十六　衛宣夫人作柏舟
息夫人作大車　黎夫人傅母作式微
申人女作行露(本注)　莊姜傅母作碩人
列女傳說詩爲魯學　甘棠勿翦勿拜十七
維鵜在梁(本注)　陟彼岵兮
周召南爲房中樂十八　相鼠詩爲妻諫夫十九
載馳以衛女入詩二十　韓詩內外傳
騶虞風可爲雅二一　魚麗雅可爲頌
小雅猶有風體(本注)　大雅之正幾於頌
范處義詩補傳　晁說之詩序論
霸者興變風息二二　齊風爲懿王時詩(本注)
邶風爲夷王時詩　變風先齊邶後陳靈
大夫九能諸義二三　凡能之士主音樂
仲梁子說詩先毛公二四　毛詩說簡而深二五
鄭以禮說詩多拘泥　鄭說綠衣庭燎異義
鄭義公遜不諫亦入　劉孝孫毛論正論
芣苢鶴鳴可自得解二六　鴛鴦二章悟比興
江漢之女見周俗二七　變雅作於大臣羣臣二八
變風見匹夫清議　騶虞騶吾騶牙二九
天子之田有梁騶　騶虞爲邵國女作三十
投壺言雅二十六篇三一　投壺以風爲雅
可歌不可歌間歌　貍首文似鵲巢
大雅小雅之材　伐檀或即伐木(本注)

雅頌以什爲統　無衣詩閔周非美晉三二
詩亡春秋作三三　歌詠宜自生民始本注
詩出於民之性情　于言徂來新甫地三四
萇楚詩疾恣三五　檜亡由叔妘
十月農畢言改歲三六　豳土雖晚猶寒三七
孫毓毛詩異同評　七月流火三八
熠燿宵行三九　熠燿其羽
董逌廣川詩故　七月王業起農桑四十
風雅終周召以復正四一　興於詩諸證四二
晨風黍離感親　誦汝墳爲親從仕
王偉元門人廢蓼莪　講鹿鳴兄弟同食
甫田悟進學　衡門識處世
鹿鳴刺道衰四三　安國蔡邕傳魯詩本注
漢大樂十三曲　杜夔雅樂四曲
琴操詩歌五曲　宵雅肄三宵爲夜四四
南陔六篇亡辭四五　三芑三杞三荼四六
伐太原遷戎四七　采薇爲懿王詩四八
變風先齊衛　史以膺戎狄爲襄王四九
六月出車史屬襄王　出車詩文宣兩說
褒姒黨先世皆名臣五十　作詩自著其名五一
孔聖子聖皆自聖五二　天克定克聾五三
百君子各敬相畏五四　王氏新經諸義本注
畏天畏人證詩五五　無競維人證史五六
大命傾於愎諫證史　君子是則是傚證史五七
巧言猶知顏厚五八　不愧人不畏天
東有甫草五九　東遷後圃田屬鄭

甫田原圃在東都　詩有夏正無周正證六十
十月之交爲八月　推朔日辛卯日食本注
蘇子由陳少南詩解　尒無正名篇六一
方叔以元老壯猷六二　小弁伯奇作六三
維憂用老　鴟鴞詩刺邠君
犲彼甫田六四　南箕北斗六五
普天王土爲舜詩六六　青蠅刺魏武信讒六七
韋昭說采菽黍苗六八　鄭禮注諸說異箋六九
鄭箋易毛諸義　爰其適歸七十
榛楛興君子干祿七一　旱麓山近漢廣七二
鼉鳴如鼓七三　棫樸興左右趣舍七四
申甫爲周翰七五　申甫申呂
生甫及申七六　蹶父皇父無稱甫
樊仲山甫無單稱甫　命程伯休父
宣王撥亂之志七七　庭燎沔水以箴規七八
祈父以司馬職廢作七九　轉予卹爲四伐戎
詩尹氏與春秋先後八十　召故老訊夢八一
赫赫宗周衰兆八二　國亂職競由人
裳裳者華與世臣八三　家父仍叔尚見春秋
厲王稱汾王　執我仇仇八四
三事亶侯多藏八五　小大東杼柚之空
皇父爲羣邪之宗　神聽鑿平見信好八六
神之式穀見與直　播厥百穀種數八七
文基武內周和八八　詩雅分經傳本注
公劉詩爲周禮所本八九　君之宗之
其軍三單　徹田爲糧

咨女殷商九十　靡哲不愚事證九一
善人載尸事證　孔子說烝民緝鑾詩九二
菁莪詩句解本注　韓子說詩繁簡
明道善言詩　愛莫助之數仲山甫九三
仲山甫諫立戲料民　韓城燕師地九四
出宿于屠九五　申侯爲封外戚藉口九六
甘盜言內寇攘證史九七　大師維垣九八
孟仲子說詩傳詩九九　於穆不似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百　天夭是加本注
昊天成命以郊祀百一　說成王成康義異
周頌有康昭以後詩　成王不敢康百二
貽我釐麰亦作麥百三　赤烏以牟麥俱來本注
陳少南不取商魯頌百四　陳氏詩解
三壽作朋諸說百五　三頌傚誇異體百六
商頌繁周頌簡百七　正考父校商頌百八
奚斯閟宮頌魯作　商頌美宋襄謬說
商頌十二篇亡七本注　史克作魯頌由請命
詩毛傳未行多異說　薛夫子父子爲韓詩
長發雖禘祭之別百九　孔子就太師正雅頌百十
黍離降爲國風　萇楚箋端慤情慾義百一一
甯戚歌碩鼠百一二　四月秀葽非葽繞百一三
衞武九十五作抑詩百一四　抑戒亦爲懿
侯包韓詩翼要　衞武作刺詩年不合本注
西戎以寒爲板屋百一五　詩中華字車字音讀百一六
朱子論詩中叶韻法本注　零露漙矣當作⿱雨專百一七
衡其從横畝衡爲百一八　徐仙民毛詩音

干旄詩馬數爲加禮百一九　權輿詩簋食爲禮衰
營謝戍申美刺異義百二十　采薇揚水公私不同本注
狐裘黃黃歸言行百二一　奴召公祖南仲濟美百二二
敬之羣臣進戒諸證百二三　漢魏引詩序諸說百二四
獨斷載周頌序本注　孟子說北山詩同序
葉氏論衞宏作詩序　朱子詩序辨說百二五
浹漈詩傳辨妄　宋儒去序言詩本注
歐陽詩本義　詩草木蟲魚古賢圖百二六
詩格物多識諸義百二七　鶴鳴誠不可掩
隰有荷華喻君子　葛屨褊羔羊忘
蟋蟀儉蜉蝣奢　檀穀美必有惡
黍以爲稷蠅以爲雞　贈芍貽椒芳馨之辱
相鼠碩鼠以疾惡　采葛采苓爲傷讒
孟子善言詩百二八　申毛詩出荀卿百二九
荀卿說卷耳鳲鳩詩　不敢暴虎爲敬不肖
荀子引詩多逸篇　轅固申公無愧言詩百三十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　匡衡說詩解頤
草木鳥獸蟲魚疏百三一　詩譜徐整太叔裘注百三二
詩緯言四始五際百三三　五際革命改正四辰
天保卯祈父酉　采芑午大明亥
四牡在寅爲木始　嘉魚巳火鴻鴈申金
五際有天門戌本注　四始五際毛義應注
太始冊文爲詩所起百三四　劉迅說詩三千言百三五
李行修請置詩博士　九德九夏豳雅豳頌百三六
貍首似雅體非風本注　詩音律猶易象數
宋公成䪞鐘樂百三七　學庸孝經引詩法百三八

補亡詩南陔義百三九　陔夏以鼓陔爲節
夏侯湛補亡詩本注　善爲詩者不說百四十
詩無達詁　子建言胡顏之譏百四一
說文稱毛有同韓者百四二　得此𪓰䵹
碩大且儼　伐木爲刺詩百四三
魯修泮宮衛勸學百四四　鄭子衿城闕之刺
爲詩音者九人百四五　我心慘慘爲懆
伐鼓淵淵爲鼝　古香止取蕭脂酒醴百四六
后稷之穡由甽田百四七　有相之道
興雨祈祈百四八　以按徂旅爲遏莒百四九
夏屋蘧蘧百五十　關雎大明於始見義百五一
思齊又爲關雎始　二南之業本文王本注
文武皆有聖母　衛武山甫皆言柔嘉百五二
土宇彌性相因證史百五三　葛生駟鐵變遺風百五四
唐風爲堯舊都　秦仲孫兵討西戎
魯以稷配天見頌百五五　季孫行父請命作頌本注
庭燎數遞降　刪詩篇數百五六
詩有刪章刪句刪字　孔子不刪詩本注
二南後次國風諸義百五七　邶鄘自別於衛
次曹檜豳思復二南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四

## 周禮


周禮字數 標題注　河間獻王得周官 一
唐太宗稱周禮　歆綽安石三用周禮
文中子程子知周禮　行周禮宜本睢麟
武帝及諸儒排周禮 本注　以周禮爲理財陰謀書
周公致太平之跡　周官經周稱禮之始 二
周官周禮之別 本注　漢注解周禮諸家
周禮置博士　成風卜偃稱周禮
今周官非古周禮　冬官屬地官不亡 三
司空篇雜出於五官　五官合冬官無羨數
周禮爲未成書　周禮止載六鄉實職 本注
俞氏周禮復古編　周禮書成未行
周禮制不合書孟子　考工記爲先秦書 四
漢博士作考工記　周官出山巖屋壁
冢中得科斗書考工　考工制度非周典
獻王取考工補闕　冬官亦稱事官
千金購冬官 本注　竇公獻書爲宗伯文
補亡取考工記序　易祓周禮總義
經禮三百 五　經禮曲禮之別 本注
周禮之名有七　鄭注周禮二誤
鄭注引王制司馬法　引漢官比周官
徐筠周禮微言 本注　周禮三綱領
了翁止齋周禮二書　劉歆以周官文姦 七
新莽襲周禮諸制　周禮內外官數 八
制官格心輔德法 九　冢宰領膳服嬪御
宗伯領冕旗巫祝　周輿替由臣庶
官常弛張證史　太師治王燕私事 本注
內宰世婦屬外臣 十　太公立九府圜法 十一
顏注九府遺職歲　九府見爾雅管子書
九嬪放月紀 十二　王宮士庶子證史 十三
奄止上士證史 十四　八則禮俗義 十五
司徒以俗教安 本注　王及后世子五不會 十六
冢宰羞服之式　唐人誤解不會 亦見九條注
膳服賦止關市　司徒司馬不言財兵 十七
鄉遂兵財在其中　教典自經界始 本注
後世言生財足兵　井田出夫兵之數
鄉遂互爲軍田 十八　上劑下劑有萊無萊 本注
土圭土其地 十九　匠人建國諸法
參日景考極星　詩考工正南北法異 本注
行人不朝不夕　師氏保氏教同居異 二十
王門王闈之別　國子名稱別見
師氏三德證諸儒 二一　周禮書外言師氏 二二
保氏九數諸名 二三　重差夕桀爲漢法
合耦于鋤 二四　里宰街彈室
里胥坐塾出民　庖人注蟹胥 二五
籩人注鱐爲乾鯗　土會土宜辨物 二六
九州土物土宜之名　草人制見管子草土 二七
土圭測地景差 二八　歷測景差不同
地中陽城浚儀不同　諸公地或百或五百 二九
言實封與兼附庸異　虞夏爲殷之公
大司徒正治致事 三十　大宰受會大計

車乘人數合司馬法三二　甸七十五人實百人
戰車重車先後　步百爲畝準今數減三三
小畝中畝大畝步數　九等地各爲三等三三
不易一易再易　遂人匠人溝洫制異三四
畿內用貢邦國用助　九夫十夫分合諸說
周制井田通天下　匠人爲前代之制
遂人溝涂因禹三五　稻人以水佐耕
司險以水佐守　鄉遂法弛證史
井田以制侯國王畿本注　合耦爲人耦牛耦三六
天官五鹽義及所出三七　式貢之餘共玩好三八
共玩好之失證史　邦布出入爲泉布三九
射御爲正心修身法四十　五御名義
貨賄用璽節四一　楬而璽之
司門正貨賄四二　迹人官尚見春秋四三
司祿闕由諸侯去籍四四　外朝地猶漢殿四五
周禮疏引星備書四六　五禮之別三十六四七
後世時行禮附周官　九磬之舞爲大聲
諸書言招九招九韶　律呂上生下生諸說四九
太卜三兆繇頌諸辭五十　卜師四兆事證五一
方功義弓四兆義　鄭諤周禮解義
春官六龜之屬五二　六夢亦見列子五三
噩夢亦作蘁夢　大祝共祭五四
肅拜猶今時揖五五　眡祲十煇名義五六
三夢十運九變　經運十煇同占
歲年分中數朔數五七　準節氣中氣置閏法本注
歲以建寅爲正　年從時王之朔
四時致日月法五八　二至二分日躔景長
分至月弦望所在　曆法歲差
月行九道　星土辨九州封域五九
十二次分野　分星州郡有改易
地紀天綱　五帝墟分野
五岳分野　唐一行論分野
歲星超辰年數六十　太歲爲陰行地
外史達書名六一　文字形聲之別
六書分文字　鄭注引內外傳字異六二
司爟變國火救疾六三　四時取火於木本注
爟火權火　出火納火六四
山林金錫厲禁　挈壺晝夜漏刻數六五
司寤夜時早晚　昏明日出入異限
星見日出入異時　王昭禹周禮詳解
職方氏亦作識方六六　兗浸盧維非雷雍六七
治朝燕朝外朝分掌六八　王服章不同公六九
冕旒取法天數　司刑宮罪除復七十
戎右贊牛耳七一　萍氏幾酒證經七二
典命朝儀同大戴七三　狐貉不踰汶七四
有虞上陶遺器七五　周人上輿軌度七六
車輻言揱同萷七七　冶氏鋌十之注讀七八
㮚氏爲量尺度七九　嘉量銘祭侯辭文妙八十
梓人文奇古　祭侯辭互見不同八一
司儀君所問諸辭八二　周禮有古書今文八三
屬民讀灋　冥氏注鄭讀八四
南郊圜邱異同八五　禘爲五年大祭

配食明堂
魯之削爲書刀 八六
築氏爲削形製
雍州西無九畿地 八七
冀州北可畫五服地
師氏司隸衞王宮 八八
遂師及窆抱磨 八九
太史抱式占天時 九十
冕服各章形製 九一
弁服元冠諸形製
鄉遂都鄙授田法
旗物互建之義
師都非鄉遂大夫
州里縣鄙爲鄉遂吏
騂牲黝牲異用
祀神禮神取物不同
九州貢物非待朝
貢見二事不可合
豆區鍾釜容數
世室重屋爲連及
鄭剛中周禮解義
閒田餘夫羨卒義 九二
侯國三年貢士數 九三
興賢能教國子
征漆林爲禁奢 九四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五

## 儀禮


儀禮字數標題注　五禮士軍禮一
吉凶賓嘉篇數　儀禮亦稱曲禮
臣瓚以儀禮爲經禮　事禮今禮
逸禮諸篇有存者　吳草廬儀禮逸經本注
儀禮置鄭氏博士　中霤禮逸文
經禮曲禮皆有書　三千三百之數
獻王所得有禮禮記　文公謂儀禮無用二
文公旹讀儀禮　十七篇有儀有禮三
孔壁多三十九篇　逸禮諸篇名
古文禮亡於隋前本注　禮古經五十六篇
古經出魯淹中　儀禮之名緣起
壞老屋得逸禮　鄭注引逸禮
天子巡守禮　朝貢禮朝事儀
王居明堂禮　烝嘗禮入學禮
天子拜日東門　帝入五學各事
古大明堂之禮　明堂禮三出闈視事
中霤禮軍禮　禘於太廟禮
聘禮釋幣制　張忠甫儀禮識誤
儀禮五傳弟子四　未冠笄著卷幘五
滕薛名鹵爲頍　兄弟畢袗玄六
士冠醮用酒七　士喪商祝夏祝
儀禮不言周本注　燕禮言諸公
五十以字加伯仲八　古人重字
初冠稱伯某甫　先伯仲後字以序稱
先氏後伯仲以尊稱　令月令辰文互見九
三加醴醮各辭　日入三商爲昏十
昏期取陰之來本注　鄉飲酒三尚十一
鄉大夫本作鄉　鄉飲酒禮有四
鄉射設豐形制十二　豐侯亡酒圖爵形
燕禮洗當東霤十三　四阿東榮
重屋夏屋　漢不諱喪服十四
父在爲母　叔嫂制服
凶禮移二爲五　六朝人多精禮十五
特牲不言牢十六　太牢少牢中牢
士特豕饋食　歐公不讀儀禮十七
爲人後降服不降稱　高抑崇不考儀禮
布八十縷爲一升十八　聘禮君行一臣行二十九
皮樹亦爲繫豎二十　射儀合於賓筵行葦二一
少牢饋食合楚茨　射禮有三
燕禮主賓致辭文二二　覲禮宮壇方明二三
士相見義補篇語二四　鄉先生爲父師少師二五
大夫士致仕教塾　上老庶老右師左師
庠序堂室異制二六　豫則鉤楹內本注
周立四代學　州學之豫同榭


## 禮記


禮記字數標題注　大經中禮記文爲少
魏鄭公類禮一　曲禮雜採諸書二
若夫坐如尸衍脫　恆言不稱老證史三
賜果君前證史四　儗人於倫證史五
將入門易爲適舍六　放飯流歠齒決

醜夷不爭證史七　獻民虜田宅八
受珠玉爲禮衰　張拱葉拱九
君子欠伸義十　前有車騎周末制十一
射氏禮記音義隱十二　禮記隱義諸解
伯氏不出圖君十三　檀弓筆力勝左傳十四
檀弓爲六國時人　吾將安仗脫文十五
舜葬蒼梧九疑山十六　曾元曾申十七
師偃子申詳言思　附庸以名字爲大小十八
附庸取義於城十九　南北東西遙近二十
周尺兼十寸八寸二一　孟春蟄蟲始振二二
仲春始雨水　驚蟄雨水互易取義
穀雨清明互易　雨水春分物候本注
命榜人脫文　七十二候增益二三
七十二候早晚　七十二候載曆
中氣候應日數　月令雁凡四見二四
鴻雁來誤北　來賓賓爵兩讀
小正淮南記雁　月令分今古本注
雁有父母子之異　魚上冰不言負二五
虎交鶡巢早晚二六　雉雊雞乳早晚
各書記物候互異本注　司天有穹天說二七
宿離不貸二八　地氣上騰驗土梗二九
冬祀行祀井同義三十　唐刊定月令本注
鷹化鳩爵化蛤三一　物類以陰陽互化本注
盤號無稷曰明粢三二　好問近乎知三三
執簡記奉諱惡三四　曾子問詳於變禮三五
禮運作者三六　蜡賓之歎可疑



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小康大同過分別
得夏時坤乾以觀禮三七　六情五性三八
仁者天地之性三九　懸弧禮木名矢數四十
冢宰降德於民四一　內則言教以齊禮
養老諸禮四二　悌達有四
家語大傳言養老　文王治岐養老
子能食能言之教四三　人君教幼子法
數與方名四四　教數日學書計
六甲五方書計　四十始仕去就四五
婦人守內則諸證四六　樝梨鑽之四七
樝亦作柤作查　士練帶率下辟四八
魯桓紫綏僭宋後四九　皮弁視朝五十
黈纊前旒取專誠　賜魯天子禮樂五一
魯重祭郊禘　成王以二王後待魯本注
魯有二世室五二　魯有桓宣幽之弑五三
明堂位言多誣　魯郊禘非禮五四
少儀退朝歸游義五五　發慮憲離經辨志五六
畿內學庠序之數五七　弓先箕冶先裘五八
樂記言性與天理五九　樂記作者
大學之教正業六十　教學惟詩書禮樂
樂記言天理六一　王肅樂記注六二
禮主其減六三　禮有報而樂有反
石聲磬　樂記取公孫尼子本注
舜南風之詩六四　五音十二律六五
少宮少商少徵　古旋宮不用二變本注
七音六律　三老五更六六

里尹主之六七　少連大連善居喪六八
七祀中司命義六九　祭義術省之七十
審端經術　孔悝鼎銘七一
經解以詩爲首七二　坊記引論語七三
坊記注引孟子異七四　中庸本大戴語七五
仁有相人偶之義七六　期之喪達乎大夫七七
古不降服　大經大本七八
衣錦尚絅七九　尊德性道問學八十
服膺爲鏤心八一　建櫜義通皋比八二
葉公顧命語八三　深衣方領八四
續衽鉤邊　視不上於袷本注
命射辭半見大戴八五　哀公問儒服非切八六
儒行言自立特立八七　親民當爲新八八
盤銘以大學傳八九　知止后定兩義九十
惟善爲寶證史九一　三賓象三光九二
禮逸篇辨名記九三　禮器素青沿秦事九四
聘義輕財重禮九五　徐容居稱駒王九六
中庸注信知配水土九七　過可微辨不面數九八
兼職省費非王制九九　賜臣不過九命百
殷人先罰後賞百一　仁右道左百二
沐粱沐稷百三　善教使人繼志證史百四
刑不上大夫百五　影寢不慚爲慎獨百六
咏嘆淫液百七　月令言來歲二百八
共飯不擇手百九　穎爲警枕百十
舜葬蒼梧南己百一一　儒行之異十七條百一二
儒行經解非聖言　家有塾證義百一三



左塾右塾之坐　絜矩至不踰矩百一四
射圃拒人非聖意百一五

大戴禮

大戴撰注篇卷標題注　大小戴荀賈書互同一
大戴始三九終八一本注　大戴有闕有重出
大戴注誤鄭氏二　盧辯爲大戴解詁
明堂九室合洛書本注　易本命篇同家語三
武王十七銘四　金匱陰謀諸銘辭
古帝王銘諸器本注　武王東面受丹書五
朱子山谷書踐阼篇六　夏小正傳注七
聖人得國無日食八　勸學篇同荀子九
鼫鼠五伎　蟹二螯八足
如長日加益十　行所聞則廣大
良賈深藏若虛十一　冠辭迎日辭十二
公冠誤公符本注　五儀穆穆純純十三
禮察篇言審取舍十四　東有開明十五
庶虞甚征　商老彭仲傀十六
仲傀亦爲中蘬　綴學之徒十七
傳言以象胥十八　反舌舌人
爾雅以觀古十九　靈公殺洩冶二十
鄧元去陳以族從　官人言少壯老無業二一
月令注引小正二二　夏小正無中氣日數
時訓因小正加詳　傅崧卿注夏小正
孔子三朝記七篇二三

樂

樂經以秦闕亡標題注　樂德樂語樂舞

五莖六英一　古皇六樂名異本注
旋宮以明均律二　變徵變宮相演
六十聲八十四調　七音清濁一均
二變四清　半律子聲
王朴考正雅樂　黃鐘爲萬事根本
用尺量定律　吹律得聲
徐景安歷代樂儀本注　陳晉叔樂書
范鎭新定樂法　房庶補亡樂書
景祐樂府奏議　景祐廣樂記
皇祐新樂圖記　蔡元定律呂新書
律當辰音當日三　六十律相生法
錢氏三百六十律　賈疏引樂經四
新莽立樂　陽成子長作樂經
大唐之歌樂辭　漢鮑鄴等上樂事
食舉之樂本注　樂經存亡
雙劍飛白五　挾琴赴曲
阮籍樂論　戴望之好樂
樂名歷代異稱六　周禮奏九夏
宋樂名永　梁樂稱雅諸名義
周樂稱夏諸名義　唐樂稱和諸名義
宋樂稱安諸名義　號鐘繞梁綠綺諸琴
蔡邕製焦尾琴事　琴賦初學記言古琴七
叔夜廣陵止息曲八　廣陵散爲魏晉名
日宮散月宮散　歸雲引華獻引
廣陵散始杜夔　銅山靈鍾相應九
銅澡盤應鐘而鳴　劉歆鐘律書十
隋牛宏樂議　周無射鐘毀隋十一
制氏樂止紀鏗鏘十二　李延年變新聲
夏侯太初辨樂論　伏羲網罟歌十三
神農豐年詠　黃帝龍袞頌
元次山補樂歌諸辭　竹彈歌
琴曲十二操名義十四　伯牙作水仙壞陵操
制律必得真秬黍十五　縱黍橫黍尺律異本注
楊傑元祐樂議　劉昞太樂令壁記十六
唐呂才製尺八諧律十七　尺八爲笛名
元宗吹尺八謫人間　房介然善竹笛
聽音觀樂知風俗十八　齊衰作大呂十九
孔子鼓瑟見狸鼠二十　蔡邕以螳螂疑殺聲
聶政琴成入韓二一　晉孔衍撰琴操
鐘磬二八一堵二二　十二子聲即清聲
劉几王堯臣論樂　禮樂互用無偏勝二三
禮樂無全書二四　詩與樂相須
子夏述樂記　魯賜禮樂不盡同周二五
魯君臣後僭禮樂　魯夷樂止東南
鄉飲酒言二終四二六　鄉樂爲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　新宮三終無管詩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六

春秋

春秋字數標題注　春秋謹嚴一
學春秋爲切近法　用夷禮則夷之
史皇邪正相半　詩亡然後春秋作二
詩春秋相表裏　楚詩夏南無中國
魯莊忘父讎婚齊本注　春王正月諸說三
胡傳周未嘗改月　春秋名義本注
左氏言時先經諸證　夏時冠周月之非
元年義取體仁四　隱十年無正五
隱不書即位　侵伐之數及義例六
古人即位爲即立七　輸平渝平相通
春秋筆削與文辭異八　游夏不能贊一辭
十四人求周史記九　百二十國寶書
星霣如雨爲修後語　棄取寶書得六十國
春秋非魯專名　荊公不爲春秋十
荊公以莘老詆春秋　雅言無春秋
春秋以懼見人性十一　書尹氏齊崔氏義十二
周衰諸侯有史十三　小史掌邦國之志
國史有內外左右　日食推驗不盡合十四
莊十八年不日食　交會後有不食頻食十五
日食之頻有脫簡　書時月多闕文十六
春秋事之深切著明十七　春秋猶律之斷例
春秋如用藥治病　公矢魚於棠十八
正二三月書王十九　書王之月總數
二三月書王存二代　紀侯大去國爲生名二十
隕霜不殺菽二一　有蜮有蜚有螟二二
魯僖遭旱修政二三　僖公世書雨書雩
春秋以名勸懲二四　公如京師非以朝二五
歸賵二書法二六　母以子貴
齊衞胥名爲方伯二七　齊僖稱小伯
書郊書雩皆有故二八　昭定書蒐爲權下移二九
定公書元先即位三十　春秋志火存陳
春秋三書孛三一　孛變甚於彗
齊景使禳彗　星孛東彗見西三二
恆星不見星隕三三　沙鹿崩
晉霸由師武臣力三四　晉納捷菑弗克
晉侵齊以喪還　晉通吳疲楚三五
楚通越撓吳　城邢列三國稱師三六
城緣陵書諸侯　城楚邱封衞
齊桓之霸十二會三七　兵車衣裳會數
九合不必通糾　盟首止復書諸侯
盟洮序先王人　晉文會盟逼王畿
晉盟王子虎　桓文正譎事證
春秋甚幽而明三八　春秋無達例
董子深於春秋　董仲舒春秋決獄三九
漢廷多以春秋斷獄　公孫宏以春秋緣吏
禘太廟致夫人四十　濟西田許田賂齊鄭四一
取郜鼎納莒僕寶　貨范鞅竊寶弓
三叛人以邑來　魯如京師之數四二
魯朝聘大國之數　王使聘魯之數本注
魯隱奔天王喪　衞人立晉不書公子四三

衛本都徙處　春秋書入國諸義四四
獻六羽稅畝書初四五　史表書初本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四六　公會戎盟戎
齊鄭聘盟使弟　世子忽歸鄭
許叔入於許　納幣覲用幣
鄭伯逃盟乞盟　宋公會盂戰泓
盟翟泉圍鄭　衛遷帝邱及狄盟
城虎牢戍虎牢　城杞城成周
羊舌肸習於春秋四七　春秋爲國史大名
學春秋始終俱宜四八　五霸即五伯四九
三代之五伯　春秋五霸說各異
霸爲諸侯伯長之號　分三公爲二伯一公本注
王霸無異道　王不書天五十
桓去秋冬二時　春秋有天法王法
春秋爲盡性之書　春秋爲傳心要典
三忠臣書及五一　三叛人書名
書克段許止明孝弟　書仲子成風維綱常
郜鼎衛寶以義利書　遇清會稷以亂書
宣定立於仲季五二　叔孫昭子殺豎牛
晉文請隧弗許　趙鞅入晉陽書叛五三
襄王以狄出五四　淮夷列諸侯之會
春秋特書正名分五五　成宋亂宋災故
用致夫人　溴梁之會書大夫
公在乾侯五六　書居出居及在之異
雩閱蒐稱大五七　肆大眚
書大雩二十一　盟溴梁會申爲書變五八
申之會兆於宋　溴梁之盟兆雞澤
魯不會北杏鄄五九　申之會魯不至
齊師宋師次郎　魯不亟於從齊楚
二尹氏以非禮書六十　魯大夫陪臣僭竊六一

左氏

左傳字數標題注　諸儒論三傳得失一
左氏三病十一事疑二　左氏有秦孝公後事
左邱明在孔子前　左氏非邱明八驗本注
左氏去孔子八十年　左氏立學以言劉氏三
左氏出張蒼家無傳　處秦爲劉氏
敬仲畢萬事非先見四　陶唐氏劉氏
沙鹿崩爲新都兆　夜明爲釋氏生
正義左氏立學語誤五　杜序優柔語所本六
穆后聲子婦人謚七　春秋中婦人以謚著
羽數以八爲佾八　傳中生而稱謚九
苦成叔非謚本注　富辰成鱄言周封建十
石祁子言可訓世十一　臣無貳心天之制十二
原繁臣節可議　鄭伯謂燭之武十三
上思利民爲忠十四　正時之義合素問言十五
杜氏長曆置閏之失十六　王貳於虢十七
王叛王孫蘇　左氏文多乖於名分
冀國冀戎十八　顛軨鄍三門
冀并於晉封郤芮　民未知禮未生共十九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民生在勤二十
元愷之才皆德二一　狄之鄋舒
鯀禹並言世濟失辭二二　貴能貧賤有恥證史二三

楚夏州衞戎州二四　秦夏聲本注
葵邱申禁見管子二五　齊桓五禁有躬蹈者
晉文合諸侯申禁　趙衰以壺飧事封原二六
諸侯諒闇用吉禮二七　伯宗伐潞不待諸證二八
西陸朝覿出冰二九　火出夏爲三月本注
韓宣子譽嘉樹三十　宋伯姬婦中伯夷三一
衞賜貞子成子生謚三二　豢龍氏御龍氏三三
寧殖愧諸侯之策三四　先二子嗚三五
子文逃富三六　晏子不受富
鄭僑任怨三七　司城子罕之賢三八
非斯誣子罕劫君　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本注
臧文仲廢六關三九　萇宏違天四十
楚克陳爲天道　召陵皋鼬蔡衞異長四一
會盟異長　晉楚互長
命孔子司寇稱祖四二　夷庚爲平道四三
齊入晉孟門四四　匠慶以小君喪責卿四五
衞公叔發名拔四六　顏高弓六鈞四七
冉有用矛樊遲爲右　有若宵攻
飛矢行人上下四八　五十凡毋弟有二四九
春秋書法凡例　靡滅浞立少康五十
師曠歌北風南風五一　讒鼎崇鼎岑鼎五二
鄭志宋志五三　取長葛經傳異時五四
左氏雜用三正　左氏爲古學五五
公羊先左行爲今　鄭賈條左氏長義
左氏大官廚　公羊爲賣餅家
夏五艮八五六　舜出於虞幕五七
虞幕非虞思　穆有塗山之會五八
塗山有四本注　將以璵璠斂五九
孔子稱璵璠止斂　范武子家事治六十
宣子吉射之敗　公孫成多饗大利六一
猶秉周禮六二　齊猶有禮
隱桓時大雪六三　近寶則公室貧六四
晉去故絳居新田本注　班固不足離騷六五
楚辭王逸洪慶善注　隨會知政盜奔秦六六
趙襄子勝翟有憂色　祁奚救叔向
欒盈誤欒達　隨會趙文子相距年
孔子趙襄子相距年　宣子桓子之誤
杜氏世族譜疑帝系六七　臧岑校本左傳六八
杜預手定左傳本注　岑之敬策春秋
孟獻子愛穆伯二子六九　使臾駢送賈季孥
齊晉楚霸先服鄭七十　虎牢城皋制一地
魯之家法不修七一　桓宣篡兄
文哀淫亂　成風事季友
敬嬴事襄仲　周人以諱事神七二
春秋不非君臣同名　投璧誓白水七三
求諸侯莫如勤王七四　辰嬴事無閨內法
木瓜美齊桓　唐風不錄晉文
定太子逆襄王正譎　隱焉用文證史七五
秦穆悔過爲修聖七六　穆公恤民諸語
楚共王論巫臣語　楚興藍縷衰翠豹七七
欒王鮒毀叔向七八　梁邱據之佞
向戌求名不列盟七九　趙盾崔杼不蓋惡

齊豹盜三叛人　春秋無賢臣論八十
原伯魯不說學八一　季氏貳魯侯八二
天警晉違天八三　楚辟我衷何效八四
君子違不適讎八五　儒爲二國憂八六
申包胥似張子房八七　棼冒勃蘇卽包胥
包胥逃賞　莫敖大心沈尹戌
邾文公知命八八　楚昭知天道
惠王知志　裨竈梓慎所言
宋景公時熒惑徙舍　趙宣子感鉏麑八九
春秋書災異九十　隕石六鷁
有雲夾日　天子有日官本注
宋襄求諸侯敗泓九一　楚靈卜得天而辱
國有人無人諸證九二　不有君子不能國
無謂秦無人　大夫不氏不名九三
隱不爵命大夫　宋三世無大夫
君弑稱君稱國九四　魯宗人釁夏守禮九五
夫差報越九六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九七
老聃萇宏存文獻　晉楚之臣能互知政九八
邲戰爲楚霸盛衰　蕭魚爲晉霸盛衰
以樂賞魏絳　范宣子假羽毛
春秋終請討陳恆九九　孔門皆忠於魯國百
手文魯虞友古篆百一　春秋虞氏微傳百二
虞荀張蒼傳左氏　儉德之共百三
伯宗以直言不容晉百四　國武子好盡言
晉不討大夫之逆百五　弗問斬袪斷旌讎百六
晉之從政者新百七　申叔豫戒薳子馮百八
國語非邱明作百九　左傳國語互異
左氏爲楚倚相後　左邱失明有國語
臧文仲玉磬告糴百十　伯宗索士百十一
畢陽送州犂於荆　知果別族爲輔氏百十二
張孟談遇知過　邇者騷離百十三
騷離離騷皆楚言　鳴玉以相非武子百十四
王孫圉對趙鞅語　子產稱公孫稱國百十五
臧僖伯氏爲追稱　依蹤歷莘百十六
前華後河　晉寶犨鳴犢二人百十七
非國語非非國語百十八　子太叔九言百十九
越得歲吳伐之凶百二十　刑書刑鼎竹刑百二一
三尺法二尺四寸簡　能忍恥無害趙宗百二二
辛伯諗周桓公百二三　疑妻疑室疑相
左氏以成敗論人百二四　以多文辭舉是禮百二五
是謂一終言星百二六　益爲皐陶子百二七
皐陶庭堅不祀　庭堅卽夷堅
嫠不恤緯百二八　齊女有禮
莒婦投紡　誰能去兵證史百二九
郯子能言其祖百三十　籍談忘祖
衆仲胥臣善姓氏　行人子羽能姓氏學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百三一　寤生義通寤傲百三二
王孫雒謀先黃池會百三三　晉四姬穆王盛姬百三四
叔向習春秋不知諫百三五　叔向衰於晚節
叔向女齊爲師保百三六　語晏嬰公室之卑
治杞田侵小　魯晉有先世典法百三七
魯田賦晉刑鼎　古志克己復禮百三八

胥臣言如賓祭　左氏聞闕里緒言

主孟啗我百三九　稱主不獨大夫

主君與主諸稱所屬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七

## 公羊


公羊傳字數標題注　董江都治公羊一
何休爲公羊罪人　黜周爲二王後
魯隱爲受命王　五始三科九旨
七等六輔二類七缺　五行志多公羊說
獲麟推代周誕妄本注　血書白書之誕
春秋屬商　何氏文謚例
康成發墨守　公羊授受
公羊撰於壽及子都　穀梁引公羊文
春秋始隱公義二　平王惠公先後
漢廷以春秋決事三　石曼姑受命立輒本注
士匄不伐齊喪　大夫受命不受辭
天王不能事母　曹沫手劍劫盟四
齊紀九世復讎五　會夾谷不復九世讎本注
不討賊復讎非臣子六　狩于郜爲通讎
祭仲廢君爲通權七　齊桓震矜葵邱會八
盛桓公以夷五霸　衞石惡之惡以名九
仲孫何忌譏二名　二名有兩義本注
用致夫人譏立妾十　次西宮誅去妾意本注
宋仲幾不蓑城十一　公羊鄭禮注多齊言十二
公子遂如齊譏喪娶十三


## 穀梁


穀梁字數標題注　傳主通經當理一
鄭地不在冀州二　秦自殽戰爲狄三
滅庸後秦爲楚役　伯宗攘輦者善四





俠爲所氏證史五　大夫未爵命不氏
庚子孔子生六　石尚欲書春秋七
歸賵歸脤之書　穀梁所得爲多八
范寧糾本傳六事　范注公言二家之失
大侵蒐狩禮合詩傳九　穀梁說四時田獵十
鄧公地爲某十一　穀梁子名及時十二


## 論語


論語字數標題注　有子曾子稱子一
史記言師有子之謬　有子言論
檀弓記有子不盡實　哀公問主於宰我二
虞主練主用桑栗　論語三家
張侯論兼齊魯　宅不處仁三
起予非助我四　管氏三歸二說五
舉直錯枉措爲加六　百世可知見乎起七
千歲坐致見乎進　默而識之八
屢空一說虛中　申棖申棠申黨申續九
達巷黨人項槖十　太師摯等在紂時十一
太師疵少師彊　考所爲觀所由十二
老彭一人二人十三　籛鏗堯臣至商
老氏自然無所作　互鄉在鹿邑十四
不舍晝夜十五　小人同比證史十六
近思遠慮十七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十八
進互鄉抑闕黨十九　一言興喪證史二十
佞人難遠證史二一　君使臣臣事君二二
父慈子孝無則義　孔顏孟三子氣象二三
孔子天地元氣　顏子和風慶雲

孟子泰山巖巖
麻冕純字通紂緇二四
緅五入非一入二五
所因三綱五常二六
子疾病子貢出卜二七
仁者無欲故靜二八
智者日進故動
執禮謂持禮書二九
雅頌得所易舊次
詩未刪雅頌之所
雅頌得所爲樂音
直躬證父爲信三十
直人名弓
五臣爲五龍三一
武九臣爲九駿
以博奕日問道三二
仲尼不如顏回三三
八士時世說各異三四
八士在虞官
八士爲南宮氏本注
孟莊子獻子三五
夢見周公三六
逸民不論朱張三七
朱張字子弓
隱居放言三八
放言爲置不言
夷齊姓名行第三九
孤竹封國
沮溺荷蓧仲子操行四十
子路拚雉四一
共嗅說不同本注
子不語因語而見四二
恕爲一字銘四三
思無邪爲三字銘
爲力不同科別解四四
譬諸草木區萠四五
小道泥遠孔子語四六
以能問不能孔子語
卞莊子勇塞三北四七
首陽山有五四八
孔孟荀子觀水四九
躬自厚薄責人五十
孔庭之教五一
四勿九思先視五二
庶人不議不及士五三
士有言責
非帷裳必殺之五四
深衣餘衣削幅
言偃滅明爲南人五五
子路令郈食溝者五六
孔子去魯
身正令行證史五七
不知命證史五八
審富貴安貧賤五九
鳶魚逝水見道六十
聖凡心有昏明
涉沂風雩詠饋六一
教之化民深於命六二
蘧伯玉不對孫寧六三
孫叔敖三相三去六四
溫故不知新六五
足爲史不足爲師
蘧顏昏夜不改行六六
曾子七十著書
孔子嚴事蘧伯玉六七
弟子公伯寮申繚
縣亶縣豐縣瑣
鄵亶鄵單之異本注
南郭言孔門雜入六八
子貢對東郭子思本注
無可無不可六九
心身席割皆以正七十
善人即吉士七一
有恆即書常人
微生高稱尾生七二
鄭校讀論語五十事七三
魯齊古論語異讀本注
論語各家傳受注說
南子二異說七四
毋必亦有必七五
易鄉黨言必
顏曾子貢獨受道七六
子貢存魯亂齊本注
子貢列貨殖
儒林不及游夏
循吏不及冉季
論語諸言勿字義七七
顏子成己成物七八
唐棣常棣不同七九
闕黨互鄉童子八十

孝經

孝經字數標題注
六家異同一
孝經非曾子自爲二
行在孝經
稱仲尼同中庸
馮椅古孝經輯注
古文孝經三
孝經家傳受本注
諍父非責善四
王介甫孝經解
是何言與注誤入五
古文孝經指解本注

閨門章鄙俗　范祖禹進孝經劄子
朱子刊誤分經傳　鄭注孝經非康成六
顏芝得孝經十八章本注　孝經列學議獻
陸澄論孝經　文王配上帝
爭臣爭子爭友七　敬樂憂哀嚴五致八
孔鄭分章不同九　唐元宗注孝經
鄭注孝經爲小同　劉知幾等議孝經
比妻子於徒役　後人增章應古文
學教皆从孝字十　孝經言不敢者九十一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十二　盛綽讀孝經十三
能事親則能事神十四　嚴父配天十五
明堂非以考配　事親終於喪祭十六
孝無終始本注　曾子全歸猶易簀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八

孟子


孟子字數標題注　孟子自著或記集一
孟子稱諸侯皆謚　趙引中庸誤論語二
告子名勝亦名不害三　摩頂致於踵四
劉熙孟子本注　雪宮見晏子五
齊王由反手六　文王望道未見
孔子小管仲本注　琴張琴牢七
子張善鼓琴　周公施四事八
滕定公文公二謚九　滕臣引志曰十
齊王悅吹竽鼓琴十一　騶忌南郭先生
景差乘輿濟人十二　曾西即曾申十三
郅惲引忠賊二語十四　庠序孝悌證義十五
恥之於人證史十六　瑯邪羽旄合爲一事十七
喪地不止七百里十八　孟子有意無意佚語十九
孟子外書四篇　守氣守約不正對二十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二一　立命委心二二
仁術擇術二三　楊墨之學所出二四
楊墨事實本注　莊子言近子莫二五
楊似老墨似佛二六　仁安人義正我二七
費惠公以邑爲國二八　仁人心求放心二九
曹交以國爲氏三十　三子知聖人汙三一
趙注孟子非全文三一又三五　禹生石紐西夷人三三
孟子字子車或子居三三　林氏續孟子三四
孟子疏僞作三五　宋槧本孟子本注
孫氏孟子音義　置郵語本孔子三六
墨子薄喪託禹三七　齊王多好遠賢證史三八
好樂當讀爲悅樂本注　上好下甚證史三九
不仁得天下證秦四十　湯曰天吏尹曰天民四一
孟子學伊尹之任四二　仁在乎熟證諸子四三
子路管仲之別　諸侯之寶三四四
天吏伐暴證史四五　民爲貴證史四六
善推其所爲四七　收斂此心以求放
守身爲大四八　行不義得天下證史四九
難罔非道證史五十　道一而已五一
孟子屢言人倫五二　不祥蔽賢五三
滄浪之水五四　滄浪歌互襲
恆心惟士證孔孟五五　修身見世自爲治平五六
鹽鐵論引孟子詳略五七　民心得失證史五八
孟子終堯舜湯文五九　利與善之間六十
窮義達道六一　養心莫善寡欲六二
神農之教見諸子六三　孔孟不入秦六四
變置社稷六五　求在我求在外六六
三宿出濬當爲晝六七　以刃與政六八
仁勝不仁六九　蓋大夫蓋祿故址七十
五霸等遞爲罪人七一　戰國作偁晉定
戰國而七國之　孟子檢發即常平法七二
狗彘食人食　陳季甫求放心讀書七三
民無恆心謂戰國七四　文武與民好善


小學


終軍知豹文鼮鼠一　詔從竇攸受爾雅
說文鼨豹文鼠　邠國㠯國二

爾雅四極　尸子述爾雅諸文三
爾雅注家疏家本注　犍爲文學郭舍人四
甥姪名義五　猶子從子從孫
姊妹之子　傅負版六
蒐懷羊亦言戎葵　蘇蔌栮榿七
櫝苦荼爲茗荈八　急就篇
牡蒙黃昏合歡九　鼨鼠天雞六駮十
彭蜞彭越螯蟛　日及木槿
唐元度十體書十一　大篆九篇
說文引王育說　九經字樣
尉律試八體十二　亡新時六書
古籀奇字隸書佐書　倉頡爰歷博學
繆篆鳥蟲　許愼說文
老復丁十三　顏注急就篇淺陋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十四　郭公郭亡
夏有闕文　書馬與尾當五
乳虎穴爲虎　殪戎殷壹戎衣
湯齊讀爲躋　烏馬魚魯
雒增隹隋去辵　皐似皇改罪
對以言失實去口　棗合棘束去疎
藁爲六穗禾　八寸策八十宗
丁字有尾鉤有須　趙爲肖齊爲立
龍卷龍袞元端元冕　輿雲爲輿雨
鸞聲鉞鉞　鋠鐺鑠金根車
來一東二縫　皐印白下羊四下羊
三豕己亥　秀九禾州二刀
文武爲斌日月爲易　貨泉爲白水眞人
裴爲緋衣小兒　来爲四十八
三十爲卅　梁父七十二家
尉律四十九類　亙從二間舟
閏月爲門五日　安國書爲隸古文
楊雄訓纂　蕭何署書二闕十五
秦惠文時三石　大湫巫咸亞駝辭同
李斯前有小篆　月稱十二十四十九十七
乙子丁子己子　古字重疊爲之
呂大臨考古圖　毛伯敦簠銘周姜敦十八
眉壽綰綽十九　宣和博古圖本注
孔子篆季札墓二十　太公碑年壽二一
趙明誠金石錄　祭尊祭正祭酒二二
詛楚文㠯巫咸文二三　秦誓文三本
徐楚金說文繫傳二四　飲器象爵取鳴聲二五
漢永初討羌符二六　安息國書旁行二七
右行左行下行書　梵佉盧造書法淨天
讀書須識字二八　小篆八分行書章草二九
隸書亦名眞書楷書　歐陽誤八分爲隸
書品六體論本注　郭氏汗簡佩觿
張伯英作草書　古今法言苑
邵氏律呂聲音之學三十　韻書先後應四時
經世圖聲音體數　宮聲兼五聲
聲經音緯　三十六字母圖本注
婆羅門書言音韻　七音三十六母三一
梵人長於音　佛經贊德偈頌本注

切韻法音和類隔　切韻指掌圖
華書梵書　諧聲譬況三二
翻切之始　永明體文用宮商
慢聲急聲　二聲合一字諸證
切韻唐韻廣韻三三　彩鸞唐韻上下平統
上下平分宮商　李登聲類
呂靜韻集分配五聲　四聲切韻四聲譜
四聲韻略　禮部韻略
窄韻附近通用　蒐爲古文天三四
集韻始丁終司馬光　前漢古字韻編
廣韻姓氏遺充歸三五　賁育謬說
充以國爲姓　顏魯公韻海鏡源三六
宋諱避鏡爲鑑　自環爲私背私爲公三七
宋元憲寶玩佩觿三八　蘇晁不忘識字
漢惟子雲稱識字　爲文宜略識字
無事好看韻書本注　郭恕先佩觿義
夾漈譏說文虛設字三九　拘桌胼僕等別隸
孫休罌虁自制字四十　梁四公造字命名
三倉有訓纂滂喜四一　揃搣皆娍四二
不字其李點讀法四三　李氏蒙求續蒙求四四
蒙求平上平去遞間

總經

六經六藝一　七經九經十二經
六經六緯　五經五緯爲十經
五經博士　四經象四時四君
孔子藏書周室　周續之趙典通經

文翁遣相如受七經　谷那律爲九經庫
六藝以易爲原二　五經合五常
文帝置一經博士三　漢置博士先後
傳記博士　五經傳受諸人
漢熹平至宋七石經四　衛恆祖得古文邯鄲本注
晉石經未成　唐石壁九經
毋昭裔捐俸琢石　宋石經分隸諸人
後蜀石經闕唐諱　張參詳定五經刊壁五
宋石經蜀陜二本　鄭覃進石壁九經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發冢求詩書六　書必博見七
根株注脚八　六經注我
虞溥學詁九　聖人述史爲經十
六籍有經有史　書義如真珠船十一
古人皆手寫經史十二　板本始唐末益州
後唐九經鏤本　巾箱中五經
傅咸七經詩皆集句十三　王羲之寫七經詩
康成注禮引緯說十四　河洛七緯篇數
七經緯諸名　緯候起於哀平
光武時信緯爲內學　秦苻堅魏孝文焚緯
李尋以緯說王根本注　宋隋禁收讖緯
讖與緯有別　歐陽請刪疏中讖緯
經疏有好有次十五　經注有行有不行
讀經未盡皆古人十六　讀經好高多躐等
孔子向北辰告經備十七　孔子爲素王元聖十八
慶歷前談經守故十九　七經小傳三經義

經筵進講義緣起　慶歴後非毀先儒
排擊疑讖諸經　以姦言進經幄二十
書亡秦誓詩亡魯頌二　禮亡魯郊禘秦僭時
樂亡肆夏雍徹　三年通一經三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九

## 天道

天去地道里一　七衡六間相去
二至二分相距　南北東西四隅相去
晷儀千里差一寸　天門地戶
二十八宿相距　天行里數
天起牽牛地起畢昴二　日月權輿星紀
天皆空虛無實形三　水浮天載地四
水輪風輪虛空　剛風大氣
天有四和四極五　日月徑千里六
大星徑百里　魯勝正天論
二十八宿度分七　斗有餘分
星度紀赤道　黃道度有斜直
步歲主冬至十建　歲文從步從戌
劉向五紀論　日卻
赤道天度黃道日度　大初曆四分法八
日星歲差不同　斗追不常在寅卯
言歲差有過不及　蓋天渾儀九
渾儀法要　周髀家言天
天象笠天裏地　日行五道
朱規爲赤遊　劉智正歷
星官書始黃帝十　黃帝立五官占天
刻景長短十一　張淵觀象賦十二
大象賦言星十三　少微爲士大夫本注
畢爲罕車　附耳動主讒
進賢主舉逸才　卷舌知佞讒

靈憲渾天賦　丹元子步天歌十四
五星房箕東井三聚十五　恆星不見星隕
月星齒斅畢星十六　趙尹臯傳天數
客星入太微入斗本注　星家甘石巫咸十七
傅說騎箕尾主女巫十八　傅說星非商臣
天剛君堅十九　日食不盡如鉤二十
日食正陽之朔　月二十二食而旣二一
九星天蓬天芮等二二　九魁六神
北斗七星外有輔弼　北斗九星相距
杓端兩星爲矛盾　風雲皆陰陽互根二三
經緯星陰陽互根　天地各具陰陽
孔毅父星說倣天問二四　莊子天運篇簡妙
傅元擬天問　黃姑河鼓織女二五
善風怒風二六　小祝寧風旱
昌黎以旱訟風伯　五色雲爲咎徵二七
臚唱時五色雲見　月落參橫景未真二八
王及甫天經二九　星見辰伏戌三十
星正午中未　堯典中星舉四時
月令中星舉十二時　星至申爲流
七月流火　定之方中
堯典月令星差　班史分七曜爲二志三一
星出辰沒戌三二　三辰五辰十二辰
稱辰無定義　今日今辰之別
月令中星舉弧建三三　東壁東井名義
南箕北斗名義　王景崇哀冤厭星變三四
二儺攘日星之氣三五　唐以後儀岳臺測景三六

周禮日景測地中法　古測景在陽城

曆數

顓頊曆元起甲寅　秦顓曆起乙卯
漢太初曆起丁丑　漢武改年太初應曆
史記曆術甲子篇　劉歆三統曆
四分曆庚申元二　甲寅曆效於孔子時
孔子修殷曆　殷曆不與交會應
十二公正朔不皆子　漢存黃帝等六曆
小曆大曆三　符天曆調元曆
王朴欽天曆　羅計二隱曜立成曆
曆右移律左轉四　曆以差改以驗用五
宋乾道曆　蓂莢爲曆草六
堯爲帝成曆　朱草合朔
梧桐知閏　伯陽京虞納甲法七
漢上沈括論納甲　九天九地
五運六氣應天地八　五六天地之中
六氣配六神　氣運於旱潦難通
十二相屬九　論衡十二禽
龍馬牛犬蛇羲爲合　鴻荒年數十
十紀說茫誕　長含經言渾淪以前
經世書言開闢後　疑年譜主厲王以前
年略譜起共和　堯年起甲辰未確
史記世表年表之別　十一星推人命十一
三命五星　定之方中擇地法十二
我辰安在論命　子商見姓有五音
吉日庚午擇日　晝夜漏刻十三
百刻十二時六十分　三不能比兩十四
捐悶四維　數術記遺
太元經本老子十五　太元經新論俱有二
潛虛法太元皆心學十六　中爲心體
元虛見天地之心　氣候十二日一代十七
小榆中榆　中氣極氣
治曆有積算差驗十八　曆元卦氣所起同十九
豳詩十月言改歲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

地理

地志不必及人物標題注　明一統志誇多
杜君卿言地理四事　李宏憲斥地理通弊
宋儒言志主人物　四至八到
禹受地記一　崑崙之高本注
脩槃水出崦嵫　醴泉瑤池
禹本紀古圖書　赤縣神州二
八極裨海大瀛海　中國八十分之一
泰略取諸地　山東兵強由水土
管子以水道言民　風俗繫水土情欲本注
蕭何收圖書知阨塞　輿圖計里畫方
二寸爲千里　禹貢地域圖六體
禹釃二渠引河四　漯川爲二渠之一
勃海碣石　河從頓邱入渤海
海旁出爲勃本注　旁跳合聲爲勃
虖沱河徒駭河　鳥鼠朱圉之地五
秦德公徙鳳翔雍地　章邯雍王爲槐里
禹甸至九陽山六　羽人裸民國
丹邱不死鄉　九江爲洞庭七
敷淺原彭蠡　豫章潯陽柴桑
帝女居洞庭山本注　姑蔑太末八
浙江出黟縣南率山　漸江出南蠻夷中
餘句之山　句踐地所至
越居吳王甬句東　齊棧道木閣九
齊王走城陽山中　楚北甘魚之口十
魚陂甘魚陂　沈黎汶山郡省并十一
筰都丹駹夷　漢置蜀西南諸郡
荀卿爲蘭陵令十二　蘭陵有二
文中子父令銅川十三　銅鞮縣
同州本司州十四　子夏居西河石室十五
文中子河汾敝廬　地理志言風俗十六
桐柏大復山十七　淮水又至廣陵淮浦
淮陵睢陵　齊俗之後始景公十八
齊冠帶衣履天下　高枲山壺山出浯水十九
浯溪在湘水南　元次山家浯溪
引漳水溉鄴二十　舄鹵生稻粱
溝洫志民歌鄴令　西通武關鄖關二一
洵水上有關　商周以封建禦邊二二
唐以幽鎭扞契丹　夷狄入由郡縣削弱
契丹緣起　石敬塘求援契丹
滄州漢武臺二三　唐伐高麗刻石
蜀道難言開國二四　蜀王先世諸名
岷嶓庸蜀　秦滅蜀置守
天下水數二五　水經注郭酈二家
水經三國時人作　桑欽通地理無水經
山海經附益地名　本草附益地名
水經經注舉水例　三輔黃圖作者二六
水經注引黃圖四　神明臺九室
棘門石杜橋　船庫官攻縣
武侯家南陽隆中二七　天不足西北二八
地不滿東南　九龍嘉德殿二九

洛陽長生殿上陽宮三十 | 元武門迎仙宮
東都改名神都 | 皋陶釣雷澤三一
舜漁濩澤 | 服澤之陽
王嘉爲南陵丞三二 | 南陵在霸陵南
治梁及岐三三 | 呂梁山狐岐山
臨晉以限東諸侯三四 | 武關函谷以限南北
鮑明遠登大雷岸三五 | 大雷口小雷口
無過雷池一步 | 吳都賦茂苑三六
長洲或蘇或東陽 | 欒城殺胡林三七
陳思王愁思岡本注 | 巴州奇章山三八

諸子

曾子書切於日用一 | 曾子書編輯著志本注
律曆更相治二 | 間不容翲忽
荀變可將五百乘三 | 子思之年可疑
周廟欹器四 | 黃帝金人三緘銘五
輿几巾机金几箴銘 | 孔子逆姑布子卿六
羸乎若喪家狗 | 非十二子止十子七
史魚子思孟子見非八 | 荀卿用楚辭九
彈冠振衣 | 教非其人之喻
橫革直成爲禹輔十一 | 化益真窺橫革
罼牢天下十二 | 三見齊王不言事十三
千萬人情一人情十四 | 荀子監本建本互異十五
五泰五帝 | 河間獻王言十六
獻王有功諸經 | 法言序在後十七
法言四家集注 | 宋咸升法言序
蘇氏論太元法言十八 | 太元法言擬經傳
稱漢公甚於美新十九 | 莽大夫
五兩綸半通銅二十 | 半章印青綸佩
靈根朋牖爲心學二一 | 殿奏太平十二策二二
太極殿原爲大輿 | 文中子序述名經本注
河汾諸弟子 | 詩失於齊魯二三
封禪秦漢後心二四 | 房魏不守師說
閉心閉口閉門二五 | 中說去取文史二六
記注誣史道二七 | 張元素問禮二八
黎民懷德戎狄二九 | 王通弟凝續
王績題詩黃頰山壁三十 | 白牛谿講道
仲長子光天隱三一 | 獨游頌河渚先生
藏用以密 | 中說擬論語本注
汾亭操因釣者作三二 | 薛收白牛谿賦
孔子龜山操 | 詩分四聲八病三三
文中子世家傳系三四 | 王勃兄弟稱珠樹本注
劉禹錫王質碑 | 王無功北山賦並序三五
文中子諸弟未實 | 援琴鼓蕩什
文中子之年 | 李德林言文
問禮關朗 | 薛道衡見子收
房杜魏爲門人 | 王通好高自大本注
世說中說浮實三六 | 管子書多古字三七
管子尹知章注 | 召忽得天下不生
立后而手實三八 | 瀆田悉徙
管仲以爭利無後 | 管子非一人一時筆三九
輕重篇鄙俗 | 石壁著茅之謀
管子有申韓老莊說 | 賓胥無弦章決獄四十

景公以射思晏子 本注
黃帝六相 四一
黃帝討蚩尤
弟子職 四二
作內政教士之子
老子攙入語
佳兵不祥章
常善救人章
河上公注有二
王弼傅奕注老子
唯嗇早復 四四
老子言有所激 四五
申韓原於道德
生之徒十三 四六
常無常有 四七
荆公喜老子
無天下可有天下 四八
聖人適情 本注
谷神章爲養生宗 四九
谷神一作洛神 本注
五千文容成所說
除日無歲無內外
文子爲老子弟子 五十
平王問道文子
文子語多取於他書
文子篇數分析 本注
文子或計然辛研作
農家范子計然
積薪燎後處上 五一
老萊子齒舌之喻 五二
老萊子著書言道家
常樅語老萊子 本注
壺邱子林 五三
列子二師
列禦寇有道士 本注
列子子產同時
列子載戰國時事
列子以仕衛爲嫁 五四
西方聖人 五五
西極化人騰天
列子與佛書表裏 本注
狐父之盜餔餓者 五六
盜跖漁父篇寓意 五七
東坡疑莊子四篇
莊子祠堂記 本注
食十漿餽五漿
楊朱爭席
莊子書可化拘滯 五八
輪扁以書爲糟粕 五九
道之傳受以心 六十
庚桑楚篇皆禪 六一
老子猶龍 六二
用意如飛鴻井魚
莊子善言風 六三
調調刁刁
女以妄聽之奚 六四
造物則奚 本注
干縣令異解 六五
成元英莊子疏
儒墨楊秉四家 六六
公孫龍子字子秉
列子釋文 本注
越雞魯雞 六七
君親事其心 六八
聖人神人不過問 六九
孔老孟莊同時
養知養恬 七十
向秀注莊未竟 七一
郭象竊向注
鼓筴播精言賣卜 七二
郭注言恩怨夢寐 七三
杜夷幽求子
墨翟禽滑釐 七四
禽滑釐異文 本注
庖丁行所無事 七五
屠牛坦刀莫鐵
胡子著知言 本注
王坦之廢莊論 七六
朱子取天運篇 本注
莊子言六經分明
豫且射白龍中目 七七
神龜以囚見夢
冰炭結於五藏 七八
齊物論非欲齊物 七九
吹萬不同而自已
莊子逸篇
諸巧雜十增二
莊子內外雜篇
各家莊子注 本注
畏累虛
闕奕三士謀致人 八一
元天之上
游梟問雄黃逐疫 八二
巫咸爲黔首驅疾
插桃枝連灰 八三
鬼智不如童子
童子夜嘯 八四
小巫見大巫棄茅 八五
尹儒夢受秋駕法 八六
空閱來風 八七
桐乳致巢
緜謳由斥苦 八八
庚市子堅毀王 八九
子貢出卜孔子病 九十

孔子從弟子五人九一　離珠飼鳳鳥琅玕
鳳文聖仁賢智　善卷蒲衣師堯舜九二
不噉不義水九三　踞竈聽春秋九四
羊溝雞塗狸膏九五　欲見鳳遭燕雀九六
豫章初生可抓九七　失時鵲起九八
六驥致金鐵九九　孔子識沙邱辨士百
鹿與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百一
聲氏牛問夢百二　戴尊累十百三
士羊得牛斷指得頭百四　羌人燔死揚灰百五
葉公好龍之喻百六　驚怖顛病之徵百七
射所見以鈞異百八　函牛鼎蟻不措足百九
鄭龍不愛身活人百十　田而得士
梁君以白雁射人百一一　公孫龍下車撫心
齊景不以人祠旱　獵而得善言
視皮輒囊喻學百一二　易牙知秋禽百一三
祝牧謂妻鼓佩百一四　泰山梁父勒石百一五
槐兎目鼠耳百一六　鷦鷯布穀之變又百一九
深目鳶肩百一七　禮若亢鋸之柄百一八
叔文相苔母猶績百一九　好學爲福
學猶飛鳥羽翼　不學變心行
莊子逸篇十九　老子指歸引莊子本注
僮子行任車　卵胎爲鴻虎
積微之善至吉祥　身我神道
始不始生不生　金玉成積國不安
速賞深罰盜愈多　胸瘕不可鑿
蟁蝱蟣蝨不射斫　同明同形同利同功
陰陽始終　嬰兒忠於仇讐
窮谿之獸無兕虎　嚴君平以諱稱莊子
道德經象天地　楚人賣矛及盾
魄二首　有繫謂之縣
襄公知大體　禹問兩祖浣女
玉女投壺天笑　霓電虹
水靜猶明　海水周流致地動
朽瓜爲魚　梁麗衝城
何子朗擬馬捶　不生不化
盲無與乎眉目　則不假文履
蘭膏翠蚌致災百二十　鳴鐸以聲毀本注
薰燒膏銷　縱橫家蘇子
孝己事親夜五起百二一　舜讓天下蒲衣
太子晉服師曠　尸子書二十篇本注
勝母盜泉朝歌百二二　舜祠田漁雷澤百二三
舜若日月父母　劉彥和文心雕龍
程子子華子百二四　傾蓋語孔子
鬼谷輪師　河圖上躋下沈本注
風輪水樞　有大造於趙宗
程子前後不一人　叔向讒萇宏百二五
殷法刑棄灰百二六　衛鞅論囚赤渭本注
周衛士於從衡百二七　西周君獻地二十六
失度孤男成駒百二八　侯後雅後推哆
桀染羊辛歧踵戎　桀時有干莘
榮夷終號公鼓　崇侯虎導紂
褒施驪姬　燔詩書明法令百二九

楚損枝官百三十　韓非子注
儒服妨耕戰百三一　公孫龍堅白異同辨
鄧析子無厚篇　持鱣食蠶百三二
深宮之女皆儀秦　虞鄭之扁鵲百三三
輪矢不自爲圜直百三四　左下距魏辱費金璧百三五
西門豹納璽　烹阿封卽墨
郭開后勝受間金　秦萬金間信陵
二目視一國百三六　鄭長者之書
聖人治吏不治民百三七　高赫爲賞首百三八
楚傒胥卬負　咎犯善隱
石乞侍坐屈建　仲尼使視介子推
荀息累棊加雞子　楚共王逐申侯
晉文遇欒武子　葉公問樂王鮒
延陵生誤延陵王百三九　徙赤菽賜田宅百四十
債表仕長大夫　鞅徙木予金效吳起
宿沙煑鹽善漁百四一　魯仲連子十四篇
柳子厚辨鶡冠子百四二　伯己什己等五至本注
郭隗言師友臣役　伍里扁鄉縣郡
軌里連鄉　禍福倚伏
至德若不繫舟　烈士貪夫所徇
鶡冠子用鵩賦　玉璞鼠腊百四三
尹文子　愼子言聰明聾聵
承桑修德廢武百四五　吳子四十八篇
韓信多多益辨百四六　治衆如治寡
部曲爲分什伍爲數本注　孫子十三篇
傷農事害女紅百四七　李克七篇

鍾鼎銘番吾之跡百四八　華山之博
郭有道碑無愧　昌黎諛墓
持金爲劉義壽本注　周武帝除天下碑
伊尹五就呂尚三就百四九　鬼谷子縱橫家
秦儀師鬼谷子百五十　捭闔之術先揣摩
胠篋轉丸飛鉗　騁其巧伏其精
蒯通善長短說百五一　縱橫家蒯子主父偃
戰國策名短長書　雋永長書修書
邊通學短長　鬻子書遺語百五二
自長自短非增損　柔仁廉淸各有貴百五三
列貴虛騈貴齊　朱貴己臏貴勢
廖貴先良貴後　見後見詘
見齊不見畸　陳駢作道書
王廖兒良　宋鈃見少無見多
梓人傳本呂覽莊注百五四　予功以主不以佐
賞巧匠遺規矩　起昌陵疏本呂覽百五五
屠黍去晉歸周百五六　臧三耳三牙百五七
壹動而五美附百五八　冠履不易用百五九
日中必彗　太公六韜
金版六弢　尉繚子
因水因地因時　張夫人諫苻堅本注
有因成無因敗　淸澈富熅百六一
調和大暢　郊祀歌后土富媼
文仲勝盜自矜百六二　寒壽暑夭百六三
蠶以寒餓引日多　道家冷醫家温本注
春貸秋賦民皆欣百六四　魚德蝯腸

種樹傳本淮南　驚馬爲聾蟲百六五
狂馬猘狗　龍聽以角不以耳
學猶渴飲河海百六六　李少君家錄百六七
葛稚川乞爲句漏令　抱朴子內外篇
漢武禁中起居注百六八　漢武故事
穆天子傳體制　女史內起居注
夢與少君登嵩山　西京雜記
荀悅申鑒　韋編鐵擿漆書百六九
黃石公素書三略百七十　風后化老子授張良
朱買臣好學百七一　流粟漂麥
禮從宜不從俗百七二　慎子十二論
鄭簡公任子產百七三　抱鐘而朝
景公田署梁忘返本注　泰士子牛治齊獄
泰祝子游主宗廟　申田圭田野倉庫
齊景以五子比四支　晏子言爲知本
蔡中郎祕論衡百七四　王充師班彪矜己
王充厚辱其先　詆孔刺孟
宋人學而名母本注　蔡氏談助
周成魯哀問舜冠百七五　冒皮句擷
東戶季子百七六　雁行不拾遺
餘糧宿畝首　子思子二十三篇
老氏以無爲德百七七　咸言虛不言無
劉邵人物志　泰否出絕不常百七八
出乎顏淵韋元成百七九　黔婁子四篇
覆舟奔車無夷孔百八十　魏武刪削孫武書百八一
闔廬盡觀十三篇　婦人試戰

魏武新書　迷陽草味美多刺百八二
楚狂遊北門　卻曲傷足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一

考史
世有三士一　國策韓非誤張儀
韓非初說秦　鄒忌田巴論諛美二
管晏遊觀對　狐咺諫齊王三
檀衢東閭行刑所　狐援類洩治
莒即墨不下燕四　田單以即墨復齊
即墨大夫諫入秦　汪立信移書似道本注
文天祥策四鎮　孫武策吳破敵五
國策逸文遺事　燕王與樂閒書六
樂毅答書燕王　絕交去國七
公孫宏有二八　漢晉時有公孫宏本注
國策逸文九　由余仕戎伐戎十
樂毅不圖燕　舜造漆器禹雕俎十一
褚遂良論奢靡之始　齊威刑毀譽十二
威王姬知佞臣　烹阿封即墨
田文非孟嘗君十三　吳起商文論事君
三閭大夫掌族屬十四　招屈景忠楚
屈氏亦爲甲氏　漢徙諸國關中
卞莊子館莊子十五　陳軫論救韓魏
秦爭韓魏十六　范雎遠交近攻策
韓玘士韓　范雎論穰侯失策
李斯論趙高逆謀本注　周赧後繫秦十七
西周公東周君　六國纂於異姓十八
召公澤及戰國　秦先取蜀後楚十九
白起勝楚　富比陶衛二十
魏冉商君　國策文不易得二一
董晉語回紇懷光　譚忠說劉總
韓愈狀晉謚美　滅周生高覆齊生景二二
滅國自滅二三　秦滅於始皇
二世時七國並起　始皇除謚期萬世二四
新莽推歷紀改元　宋明帝給期三百
光武復租惕遠期　趙王不忍獻五城二五
尹翁歸不可干私　傅堯俞不敢餽陳金本注
燔書愚民二六　指鹿爲馬束蒲爲脯
子嬰刺趙高　銷刃箝語
比干秣馬金闕歌二七　殺桃林春秋屬晉二八
史記字數標題注　三皇五帝諸說二九
舜歷試在位年壽三十　太康至少康百年三一
史記不著少康功　祖乙去相居耿三二
思盤庚違序說三三　太甲桐亳年數三四
祥雉立廟說違序三五　九世廢嫡無中丁三六
大戊爲太甲孫三七　不窋失官奔狄三八
公劉避桀居豳　古公二子皆同母三九
文王受命稱王四十　武成言大統未集
受命作周　武王觀兵盟津四一
武王封先聖後四二　焦薊鑄黎封地異名
襄王叔帶爲母弟四三　周召共政曰共和四四
共伯和行天子事　邱首共山
后稷封邰由堯四五　伐紂卜龜不吉四六
穆王即位年壽四七　五羖大夫事互異四八
賜秦岐西地四九　秦獻岐東地

秦境東至河　終南山在岐東
秦襄穆相去年遠　紀高后違經五十
漢呂唐武立紀　汲黯公孫宏事謬五一
汲黯歷官至卒年　史記有錄無書
渥洼神馬　咸池五車天横五二
參白虎位申非正西本注　敬王元王年數違異五三
貞王定王貞定王　史記疏略牴牾
吳世家光僚世次五四　史公採用世本說
闔廬刺王僚　斷髮文身不可用五五
太伯仲雍虞仲　太宰嚭入越未誅五六
微子牽羊把茅五七　燕世家召公疑周公五八
衛莊公再娶夫人五九　衛武簒兄共伯國六十
武公暮年箴戒　共伯髡髦早死
夷姜稱夫人六一　鄭桓庶弟母弟兩歧六二
虢鄶獻十邑六三　桓公寄帑謀虢鄶
齊徙薄姑治臨菑六四　齊頃欲王晉景六五
諸侯相朝授玉　魯哀歸卒有山氏六六
西伯太公陰謀六七　言兵宗太公
伯禽報政之遲　鄂侯哀侯事六八
晉城求爲絳都六九　文侯錫命誤重耳七十
史公未見書序　文侯重耳相去世代
申生母非齊桓女七一　秦穆夫人非女弟
夷吾重耳母非姊妹　武王夢生子名虞七二
夢龍夢蘭　陳佗免厲公事七三
史記分一人爲二　史記以無爲有
舜姓姚氏後賜姓嬀七四　重黎祝融吳回七五
祝融後八姓　蚡冒熊達七六
楚莊王好讔七七　伍參子伍舉
燕世家孟子勸伐燕七八　稷契堯皆帝嚳子七九
鯀爲舜五世從祖　堯爲舜三從高祖
舜非顓頊之後　微子封宋八十
管蔡周公長幼八一　畢公毛公
聃季載叔振鐸八二　林季載即南季本注
魏惠王及襄哀紀年八三　反言論秦魏成敗八四
趙朔娶晉成姊八五　屠岸賈滅趙事難信八六
程嬰匿武事無據　王文恪記宣宗失實本注
孔子世家小聖人八七　墮都攝相年不合
伯夷傳多寫作怨八八　叩馬之諫難信
伐商已在位十一年　弟子傳言子貢失實八九
魯齊吳越事乖違　有若爲師撤坐九十
商瞿五大夫之語　宰予以不附田常死九一
闞止子我誤宰我　稱去邪事誤滕爲梁九二
刺客傳皆有害名教九三　曹沫劫盟事難信
豫讓真義士本注　張叔未嘗言按人九四
張歐不如釋之守法　五羖相秦事失實九五
楊雄後遷而引其語九六　韓魏陪楚莊葬馬九七
史記載事先後顛倒　貨殖傳述子貢九八
陽由與黯俱爲忮九九　同車不均茵伏
汲黯折宏揖青　陳涉例湯武春秋百
夾漈譏孟荀傳百一　游俠傳取近仁義百二
六家要指宗道德家百三　儒與五家並數
封禪書意旨百四　泥金檢玉

開金縢書揃蚤事百五　張釋之歷官事實百六
文景時廷尉　公劉至太王歷年百七
秦服戎晉和戎百八　魏絳和北戎
平王末諸戎本注　齊人歌田成非謚百九
鸜鵒謠稠父宋父本注　正統時城隍雨滴謠本注
劉秀謠飛來謠　過泗水求九鼎百十
商頌非正考父追作百一一　微子箕子比干去留百一二
太師疵少師彊奔周　天道與善難窺測百一三
秦廢太后逐穰侯百一四　以臣事使臣武子百一五
不蜚不鳴進讒兩見百一六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二

## 考史


三皇之書一　易以卜筮存
本草素問以方伎存　秦燒詩書百家
神農問太乙小子本注　本草上中下三品
藥分君臣佐使　唐慎微證類本草
帝皇王霸象四時二　莽時霸橋災
霸者繼空續乏　七國冬之餘冽本注
温公文潞詠舜詩三　舜崩蒼梧葬九疑本注
湘夫人以涕揮竹　虞舜不南巡
巡狩當總於禹　二妃不以期頤從狩
孰五斗米頃四　炊五斗黍許時
天官書占歲日風月本注　緋衣人召長吉
廉頗攻樂乘奔魏五　秦行金間李牧
郭汾陽解兵柄　周陽由擬汲黯不類六
鄭莊與黯同傳之非　梟鸞不接翼
賈生弔屈原七　跖爲秦大盜
莊蹻暴郢　楚不能禁大盜
楚莊蹻有二　莊豪伐夜郎王滇本注
唐蔑唐眛　秦利珠翠擊越八
尉屠睢將監祿轉餉　殺西嘔君譯吁宋
桀駿大破秦軍　發讁戍備越
尉佗求女爲衣補本注　蒙恬將兵北伐
士人贅壻略南越　淮南王諫伐閩越
美人和項羽歌九　楚漢春秋
項羽飲帳中作歌本注　丹書鐵券辭十
漢封功臣多不終　呂后欲爲高墳十一
東陽侯張相如　下蔡亭長詈淮南反
漢啓九國皆同姓十二　長沙以異姓王
班表削書之非　鬼神避斷行
水搖物作　趙高能誦名言十三
樂書十九章十四　房中歌郊祀歌
李延年拜協律都尉　淳于髡十酒說十五
羅襦翠笄　滑稽傳言飲量本注
齊用越人蒙十六　鄒陽獄中上書
辯士匿名書十七　二世爲十八子本注
杜預撰善文　摯虞作文章流別
獻鵠獻鴻說互異　楚人沐猴而冠
蔡生舍木侯爲人　韓生說羽都關中
高祖赦令無自矜二十　石鼓文不矜伐
漢詔周文齊桓並言二一　漢制度霸王道雜
董子尊王絀霸　王任德霸任刑本注
魏晉王霸兩失　班史敘漢臣無倫
漢求才羣士嚮應　軍中皆左袒二三
受刑右肉袒　王孫賈陳涉軍袒右
約法三章異讀二四　淮陰羞與噲伍二五
沛公欲留秦宮　鴻門譏項羽
排闥入見　狗屠非漢臣可及
未易可輕句法　漢書刊誤補遺二六
朱子書論刊誤得失　三劉漢書標注
吳斗南爲五總龜　通鑑不忘符瑞二七
漢高宋高射蛇事　惠帝立四皓碑二八

文章緣起高士傳　楚山丹水
武帝決防年獄二九　明帝辨墾田牘
昭帝知燕王旦之詐本注　內長文字誤三十
周成漢昭喻苗三一　李悝盡地力之教三二
李克七篇　見細德之險微三三
漢書命世奇作三四　中興記傳不足觀
班固與諸人撰漢記　陸澄引史記注班書三五
班馬詳略文異　垓下戰先驕楚兵
齊陸澄博覽　古本漢書篇第三六
嗣王範得漢書真本　劉之遴等校漢書
之遴言古本之謬　梁人僞撰漢書古本
以後代史例說班史　范史皇后次帝紀
南北史諸王后妃次　西京雜記作者三七
庾信不用吳均語　吳均齊春秋通史本注
蕭賁畫山水能書　漢書言號言聲字法三八
網漏吞舟之魚　王霸等爲廷平
王溫舒使吏督盜　韋平父子宰相三九
周勃亞夫父子相　平當父子
于長忠臣九篇四十　忠臣傳列陰陽家
七略別錄　董公魯兩生名逸四一
董公如時雨不著功　兩生如鳳不可羅
轅生脫屣圭組本注　陳萬年以諂教子四二
范滂姜敘母勵子　楊阜爲韋康復仇
翟義母不爲禍去本注　梁以韓安國距七國四三
荀藩等推琅琊主盟　典午司馬氏隱謎
王蠋不受燕封　田單封安平君
封建郡縣之異　翟義與南陽
武臣勝儒者四四　辛慶忌救劉輔朱雲
張萬福拜陽城　成帝后趙飛燕本注
裴延齡傾陸宣公　韓說之救倪寬
靡有孑遺耗矣四五　飢者毛食
衞綰以獻車爲郎四六　鼎躍鼎官
武力鼎士　五屬國處匈奴四七
北地屬國後置　西河美稷
胡三省地理注稱佳本注　郭忠以張掖擊匈奴
張良爲張仲張老後四八　張湯張晧留侯後
張氏譜　相如爲自敘傳四九
馬班傳相如錄自　古人皆自敘風徽
漢財用之數五十　都內禁錢
少府領園地作務　淮南憚衞青汲黯五一
何武李尋論重賢　伍被言衞青將兵
徐奕步騭論重賢　不附王莽諸人五二
馬宮傳無事跡本注　宋金二史紛煩
五大夫城　中山五王皆侯
核中監　重常負貳
漢功德見諸儒書五四　陳平仲紀光武
孟堅頌孝明　董子制度之別五五
下食上珍　不窺園有五人五六
炫焯閉門讀書　號萬石者五家五七
廖剛四子秉旄節　石奮父子尊寵
馮揚八子二千石　嚴延年母責錄囚
秦伯平羣從之貴　張稚圭平獄之應

司馬安蕭望之萬石　二入官以上諸人五八
漢文減喪服五九　光武七廟共堂
魏祖制終服四篋　晉武合祀郊至
荀胡論喪制　顏倫善御六十
秦漢末皆立嬰六一　張竦陳遵殊放約六二
秦少游以字見志　行難工處易持
智得不如拙失　趙忠定父行實
趙侯蹈儒所難　著作君昌言隱德
郢客爲侯六三　李大善令隰川
楊炯令盈川　周校文苑英華
嚴延年劾霍光廢立六四　昌邑王妻延年女
宣帝時三大議　武帝不宜立廟樂
戾太子謚　自言所舉及原爵六五
平陽侯窋舉鼂錯　魯王道堅舉九齡
糊名易書之始　道佯伊呂策高第
魯王方嚴有禮法　張說所對第一
祥符中立騰錄　成公不受官祿六六
成帝使郎受政事　太史公退處士
士安諸書不足據本注　通鑑刪樊英語
高帝爲謚號之始六七　崔駰章帝謚議
恭顯始爲朋黨言六八　管子國策言朋黨本注
有果氏以新易故　因遺劍決翁婿事六九
婿七子二遺札　巢父許由各一人七十
山父不貪天下　毛莫如少路七一
分館陶爲屯氏河　蕭該漢書音義
王式授詩褚少孫七二　褚先生續史記

褚氏家傳　田何子裴傳易七三
樓護居五侯之門七四　陳羣雅杖名義
名號侯止虛封七五　樊噲賜號賢成君
傅寬賜號共德君本注　爵級四等不食租
裴松之注三國志　史雋漢雋雋永七六
壺關三老訟太子冤七七　令狐茂隱城東山中
東海相遺張敞蠏七八　張敞以正違忤
刑餘爲周召七九　魏相因許奏事
宦官禍始宣帝　許廣漢誤取他郎鞍
宣帝益吏奉八十　黃霸以神雀欲上聞八一
漢惠後立無名子八二　張皇后陽有身本注
王陵黜王呂氏　賈捐之議罷朱崖八三
楊賈更相薦譽本注　劉歆元韶賣國不終八四
彭城絕食啗衣袖　繹侯畏誅被甲八五
文帝裁絳侯　楊雄自比孟子八六
校獵賦稱楊墨　樓護執呂寬養呂公八七
朱家脫季布　趙充國不歸功於人八八
眞卿咨賀蘭進明　諸史皆沿流春秋八九
經與史分　漢宮室出入儀九十
周衞擊刁斗　近臣不著鉤帶入房
匈奴書稱天稱日月九一　突厥致隋書稱天日
許后以減用上書九二　設爲屏風張某所語
端遇竟寧前　黃石公三略九三
玉枕中素書六章　陰謀祕法
李藥師靖　臧宮馬武請伐匈奴
董子欲置名師養士九四　爲博士置弟子員

明經以取青紫　教子擬籯金
漢延方聞之士本注　秦漢後淸議尚嚴九五
陳湯韓信無節行　主父偃不爲齊容
士大夫愧李陵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二

考史

范史語近詞冗一　蔚宗自稱其史
翟公巽東漢通史　六夷諸序論奇作
馬后以援卒入宮二　致堂論馬援未核
馬伏波班未崇本注　雲臺不圖伏波
馬援戒兄子書三　王昶作名字戒子侄
戒人言過先自言　嚴敦通輕俠客本注
龍伯高敦厚周慎　杜季良父喪致客
郭伯益好尚通達　徐偉長託古人見意
劉公幹少所拘忌　任昭先內敏外恕
季良以援書致敗　裴松之論援昶傷人
明設丹青之信四　光武詔束手之路
東觀漢記　東觀儲書比蓬萊山本注
明告以生活　黃老養性之福五
光武聽朝講論不倦　明帝通春秋尚書
我自樂此不爲疲本注　謝承父條策文南宮六
漢尚書作詔文　中書舍人主文
謝承後漢書　鍾離意黃瓊諫旱七
成湯魯僖以旱自責　六事六過本注
郅惲占天象諫莽八　取以天還以天
魯丕廷對策文九　魯恭年八十餘
袁宏後漢記　文苑傳始東漢十
東坡書論秦漢文　漢魏晉政柄所歸十一
尚書中書門下省　三省遞重之由本注
唐合二省置政事堂　杜密劉勝居鄉不同十二

士大夫實念實事　杜季良以馬書免官
龍伯高擢太守　杜請託劉無干及
隱情惜己同寒蟬　王昱服善
佛書沙門始東漢十三　浮屠不三宿桑下
明帝夢金人飛行本注　蔡愔秦景等使天竺
攝摩騰竺法蘭　佛經四十二章
天神遺佛好女　革囊盛衆穢
襄楷上疏諫節慾　白閒雙鵠十四
黃閔弓弩屬　閩越王獻黑白鷴本注
大予樂應讖文十五　禹使范氏御二龍十六
鐘鳴漏盡禁行者十七　崔寔政論宜置座
四民月令見風俗十八　政論以嚴致平
景帝減笞爲輕捶本注　歲再赦好喑啞十九
唐太宗不數赦　光武惑龐萌之佞二十
嚴子陵規侯霸語　耕富春山不屈
楊震李固之進二一　鄧隲梁商能進賢
關西孔子本注　伯起兩奏乳養婦
魏昭爲郭泰供給二二　荀爽御李膺
殷陶黃穆侍范滂　經師人師本注
林宗二呵作粥　士大夫迎滂歸
陳繼儒門下雲集　衲袖拂涕
昆陽令結單立約二三　都鄉正街彈碑
募役之始　蘇章借故人立威二四
于禁斬舊友昌豨　源懷劾于祚尼須
一天二天　精廬精舍講授地二五
晉武居沙門精舍本注　姜肱兄弟爭死

盜就精廬求見　任昉文章冠時
王阜欲出精廬　佛寺爲靜舍
于吉讀道書精舍　孔融答王修條教二六
孔北海知有劉備　叔先雄持父尸浮江二七
張真妻帛沈淵持尸　南匈奴注淺陋二八
天公老禿翁　竇憲並恩兩護
坐樹大鯁　章懷與諸人注後漢
劉邠漢書刊誤　曹盱迎伍君淹水二九
婆娑樂神非神名　邯鄲淳爲曹娥碑
蔡邕文半銘墓三十　郭有道碑無愧色
胡廣黃瓊頌本注　邕乞刖足成漢史
龍忌寒食一月三一　子推被焚之誣
司火司烜舊制本注　美稷童竹馬迎伋三二
剖竹得朱書本注　玉況爲大司徒三三
陳留飛蝗不集本注　虞延進止從容
謝承書之誤　漢詔人主自爲三四
光武詔鄧禹進討　漢武令相如視草本注
漢晉春秋帝蜀漢三五　習鑿齒裁抑桓溫
正統主蜀主魏三六　黃權以天象言正統
三國君殂皆應天象　赤烏夾日應楚昭本注
白虹貫日應吳僚　通鑑以藝祖正統
綱目以高宗正蜀　邵公濟武侯廟文三七
史臣壽姦言　譙周定議降鄧艾
郤正作降牋　壽夭可占世運三八
亮統孝直無大年　譙周以大年主降
武侯以敗吳思法正　譙周自以壽比向雄
魯肅稱呂蒙大弟　非復吳下阿蒙
譙登死梓潼之難　武侯言交在經遠三九
武侯不用魏延計四十　陳壽被捷誣武侯
昭烈武侯規模遠四一　魏吳廢立制强臣
後主素服哀孔明　政由葛氏祭則劉
亮歿後代者皆賢　武侯屯軍五丈原四二
據武功作竹橋射懿　姜維奏殺黃皓
黃崇勸瞻據險　斫綏陽以向陳倉
子龍伯苗戍赤崖　武侯書表中逸事
瞻尚綿竹死節　沓中種麥逃讒
畏蜀如虎　陸機晉史虛夸
蜀老知亮枉　武侯事多湮沒四三
先主永安囑後事本注　諸葛隱沒五事書
八陣圖遺址有三四四　魚腹石跡如故
八陣形勢各異　君子龍潛鳳翔四五
徽亮俱隱耕稼　水鏡採桑與統語本注
伏龍鳳雛　孔明拜德公床下
魏徵先爲道士仕密　李密書招徐鴻客
鄧艾自陰平取蜀四六　人心思漢去漢四七
鄧艾入蜀自矜本注　譙周上書議降
呂溫武侯廟記　張陸崖山戰死事
魏文以嗣娛憂服四八　魏文自比舜禹
子建拜墓宴吟　憲英知魏不昌
法術通達流弊四九　魏文倡爲放曠
魏晉矯苦節爲曠蕩　秦漢來好尚變亂本注
荀彧附曹比子房　荀彧爭九錫自殺

魏律用鄭章句五十　律八例猶春秋之凡
子律違從闕供異　六經亞文
商君受李悝法經本注　蕭何增益爲漢律
法律條數篇數　唐律周刑統
宋衮同姓之稱　節義臣蠶姦鉏五一
文欽等欲誅司馬　不附司馬諸魏臣本注
晉齊史書忠逆顛倒　隋史不貶尉遲迥
諸葛誕疑懼不安　諸史書寇書叛曲筆
王陵索棺釘太傅　袁粲劉秉沈攸之寃
牛毛麟角之喻五二　蔣濟上萬機論本注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五三　全昱責朱三負唐
擊益迸骰本注　三世五世長者五四
仕宦難於衣飯　管幼安如郭林宗五五
蘇文定管寧贊　木榻膝處皆穿
郭泰不違親絕俗　文武郊鄭鄗非中土五六
孫權知俗儒誣文　虞氏江表傳
吳稱尊號郊天本注　孫權破羽臣曹五七
朱子言權亦漢賊　裴注論關羽孫權
况長寧甄文緯五八　費褘圍棋辦賊
費褘害於郭修　呂岱戒元遜十思
嚴畯以書生辭軍事五九　魯肅後軍屬呂蒙
陸遜薦式忘怨　堅策輕敵隕身六十
孫權合肥越橋幸免　孫休釋嫌李衡六一
諸葛恪受託孤詔　涂塘涂中清流關六二
賀臘誅孫綝　孫峻薦恪殺恪六三
諸葛恪剛很自用六四　東關新城勝敗
晉史多采小說六五　曹干晉紀
孫檀二陽秋　棄史班宗徐庾
採碎事爲綺豔本注　房褚等撰晉書叢冗
元帝爲牛氏子之誣　劉遺民曹續無名
晉紀論近王化根源六六　豐城二劍事未實
師古不錄新異事　鮒魚鵩鳥寓言本注
張華傳載劍事之非六七　沈約喜造奇說
冒姓司馬之誣六八　宣帝酖寵將牛金本注
魏收元行冲信讖　郭展養生及馬六九
潘尼乘輿箴　晉諸公贊
存心審當及畜牧本注　庾后牙尺威帝七十
庾亮殺宗廢羕　庾后效和熹臨朝
殷芸小說　阮籍蘇門歌七一
籍爲鄭冲草勸進文　蘇門生嗣宗互嘯
反鏡索照七二　擬天希聖語所自
陶侃夢登天門折翼七三　忠節橫秋霜貫白日
陶侃祖約不與顧命本注　温嶠邀侃平石頭
庾元規拜陶士行　王隱晉書供紙於亮
秦以天醉得金策七四　庾翼論歲星應季龍
錢神銅臭本注　何曾荀顗非孝七五
何曾父子驕奢　荀顗阿附賈充
釋吳以爲外懼　不去州郡武備
山濤非清談流　七賢不取山王
延年五君詠狷忿本注　王戎好利執牙籌
邵子西晉吟　荀勗夕陽亭語
石勒行販嘯上東門　劉曜陷長安

晉宋壬辰丙子事類　賈充結婚太子七七
疑赦大赦郊赦七八　謝安遊山墅圍棋七九
謝元張元問禦秦　臣勝臣夏侯勝
王謝孫奉冊璽桓元八十　朱子歎嗣守之難
陶侃非淵明祖本注　昭明誤讀陶詩
侃子皆凶暴　題甲子不著晉號
桓元一廟不及列祖八一　卞承之論桓元未核
忠義傳二人可削八二　韋忠仕劉聰死羌
茂先華裴頠慾　譙登應傳不傳
王育劉敏元仕逆　唐許李修晉史之謬
淵明述夷齊箕子八三　延之誄淵明
綱目書晉徵士　南史爲淵明立傳
淵明眷眷王室　魏志傳管幼安本注
策用扶老藤椐樻八四　蔡順不理朽桔槔
淵明與子書　韓元長八世同居
汜稚春七世同財　賊不入韓仲黃境本注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顏魯公題栗里詩八六
十題甲子始庚子本注　葛巾漉酒
臥北窗稱羲皇上人　陳舜俞不奉青苗法
陳劉遊廬山六十日　杯蛇虎石二出八七
蒼蠅集筆端傳赦八八　嵇康以非湯武見殺八九
晉史傳嵇康之謬　韓通附建隆本注
山濤舉叔夜　嵇康證呂巽誣安
師引二敗爲己過　司馬昭惡甚於師九十
昭以東關殺王儀　劉殷失節劉聰九一
事君幾諫之非　干寶論晉創業異周九二

晉焚石勒聘幣九三　晉破苻堅滅二寇
清談尚能自強　孝靜簡文悲詠九四
郄超請急省父　文襄使崔季舒毆帝
劉毗奉表元軍稱臣　上元尊號貢銀絹
元主命帝后爲僧尼　祖逖言晉亂由下九五
姚弋仲誡諸子歸晉　王猛願苻堅勿圖晉
宋末逃遁叛降諸人　右軍以翰墨掩九六
右軍遺殷浩謝萬書　謝安浮文虛談
王謝登冶城見志本注　曾子固墨池記
慕容儁恪足患九七　覘國以人爲輕重
竊范氏鐘掩耳　晉明石勒掩飾本注
楊盛不改年號如陶九九　清水氏仇池公本注
袁宏恥伍伏滔百　彥伯策桓溫九錫
伏滔著正淮傳　葉舜玉攻似道仕元本注
謝邈徐邈焚削詔辭百一　杜預恐伐吳無及百二
隋文代陳以顯行　吳張悌渡江決戰
韓擒降蠻奴平金陵　江左篇製溺元風百三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　郭璞始變永嘉體
許詢孫綽祖元　集蘭亭諸人
羲之好服食養性本注　梁武帝勅撰通史百四
王暉業著科錄　高峻小史
辨宗錄本注　周朗言樍寶笥衣百五
耳視目食　取果刻鏤朱綠之本注
篡晉篡魏未肆　劉裕弒零陵王
齊梁襲篡弒跡　徐傅謝死猶里克百七
文帝如叔孫昭子　廢營陽迎宜都本注

宋主討謝晦　宋文魏太武不克終百八
佳兵不祥好還　言漏衾袵難結商豎本注
荆棘凶年由師旅　齊武議葬裴后立石百九
王儉言誌墓非古　誌銘之始諸說
顏延之爲王球志墓　司馬越女冢銘
穿窖得王戎墓銘　張衡墓刻石二本
比干墓銅槃銘語　誌墓初用甎後刻石
繆襲葬親製埋文本注　石誌但述家世姻族
無德業不爲銘　賈淵世傳譜學
張融風止詭越百十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米芾書艮岳賜硯本注　蕭子顯文破析刻雕
齊書虛美隱惡　梁武諱順稱應天百一二
應天從人語沿襲　顏見遠以齊亡不食
梁詔通用足陌錢百一三　唐以八十爲陌
王章減所出爲七七　借陌字猶什伍
九陌省陌　皇甫鎛爲墊錢法
東錢西錢省錢　長錢短陌
二十五八十五爲百　私用至四十八錢
賈景興不負滕百一四　喻汝礪捫膝掛冠
宇文泰自擬伊周百一五　高歡逐孝武立善見
泰酖廢帝殺明月　魏長賢譏切時政百一六
魏收傳蘭艾混淆　高洋廢魏主自立百一七
石虎苻生僭竊　齊文宣委政楊愔
主昏政清本注　執笏始宇文周百一八
隋定紫緋綠諸等服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百一九
萬乘不隙布衣　靜住子本注

梁世子親疾拜醫　東平王約以孝經諷
晉以賈充興亡　隋以楊素興亡
元感敬業異父祖　祖君彥檄煬帝百二一
明帝光武不異反支　李繪未入學通急就百二二
入學忌偶年　梁武策錦被事百二三
沈約疏栗事少三　煬帝忌燕泥庭草句
漢文自謂遜賈誼本注　僧虔以書拙筆見容
通鑑去取南北史百二四　李垕南北史世說
南北史多小說　萬寶常聽樂知隋百二五
房彥謙父子先見　隨惡走改隋百二六
去安步爲裂肉之謬　陳立國二十二年百二七
江左有人無人異說　陳軍南北支離本注
槐衮無納牖忠　麾鉞鮮結纓節
呂文煥夏貴降元　蒙古得劉整知虛實
賈似道行打算法　魏帝陽瘖不終百二八
范粲陽狂不言　潛嘿晦身有過人量
寧死不生狗國諸人百二九　袁粲褚淵顧託異節
石頭城謠　沈攸之不爲齊屈
魯廣達悲君感義　賀若弼攻陳北掖門
郭質檄忠節討姚萇　郭質兵敗降萇
賈堅立馬射羨卒　劉思忌寧爲南鬼
田崧仇池之對　龐德不爲關公屈
辛恭靖不屈姚興　陳容願與臧洪死本注
文伯願見文陵松柏　元顥和願爲忠鬼
宋亡死節諸人　范天順汪立信
牛富王福赴火　趙卯發夫妻死節

江萬里父子死節・　芝山後圃止水亭
夏貴僮洪福不屈　李庭芝姜才被執死
李芾一門死節　尹穀以將死冠二子
潭民感義多自盡　韋孝寬知兵不知義百三十
尉遲迥討楊堅　楊堅篡國同莽百三一
莽堅女皆能守堅　顏見遠死節蕭齊百三二
顏之儀拒隋文索璽　顏杲卿真卿死節
顏之推歷事四朝本注　祿山牧羊羯奴
李希烈欲相平原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四

考史


唐分十道置府兵一　言府兵諸書不同
折衝果毅府兵數　關內置府隸諸衛
更統軍爲都尉本注　十道疆域名號
府兵緣起　鄴侯祖世掌兵任
隋鷹揚府　府兵得寓農法
兵歸府將歸朝　府法壞方鎮强
募壯士充宿衛　李泌子獄中著家傳
十哲配饗爲立像二　開元詔十哲爲聖像
魏徵勸行仁義之效三　突厥頡利罽賓服順
太宗文學徐庾四　虞世南諫作豔詩本注
范仲淹教人學唐賦　張公謹抵龜不卜五
機會間不容穟　韓厥士匄不與弒
唐太宗臨湖之變　太宗重靖勣之守
堯君素射妻殉國　歷代贈勝國死節六
劉原父東坡譏歐史　韓通陳橋死難
齊爲袁粲立傳本注　晉錄傳許諸葛瞻
唐贈鷹擊郎將刺史　與焦千之言韓瞠眼
王融唐餘錄　治亂以賢姦久用七
房杜秉政之年　李林甫秦檜久相
袁天綱相武氏之貴八　李淳風知女主兆成
篳子夢遊鈞天奏樂　唐佩魚佩龜取義九
金銀袋品級本注　銅虎符銀兔符
銅魚符銅龜符　佩取魚衆鯉强
鬻牒度僧道尼十　鍾紹京稱義男於宦十一
倚楊思勗爲爪牙　刑人之言爲辱
林甫國忠等結高奄　高力士本姓馮
李揆以子姓事輔國　門第人物文學本注
五父三絶　鄭薰不敍宦階十二
仇士良碑誣妄　甘露事爲中官相戕
號隱巖七松處士　宣宗語韋澳畏內侍本注
大赦得蔭子施門戟　李訓殺守澄謀去宦
士良挾帝誅戮　鄭薰誣鄭畋罪
席豫未嘗草書十三　細猶不謹況爲巨
稱祿山公直無私　史褒小人失實
孔光黨王莽　孔光不言温室樹
嚴武欲殺杜甫之謬十四　甫醉登武床斥其父本注
冠鉤於簾三　杜詩眷眷嚴武
張九齡欲引嚴挺之　季鷹破吐蕃七萬衆
李德裕驚喜事誣十五　杜悰黨李宗閔
安得訪此寂寥　武宗任文饒以興
諫議袞袞可喜　唐相辭學士加大十六
李泌傳崔圓前誤後　唐改置集賢院本注
試縣令理人策第一　韋濟實不副言十七
薦方士張果老　少陵贈韋左丞詩
徐嶠齎璽書迎果老本注　李翱面數宰相過十八
求知制誥爲誣善　李逢吉出紳罷愈本注
中書門下易班序十九　宰相兼職除拜本注
移置政事堂　李靖兵法及問對書二十
附益李衛公書　李藥師與舅論兵本注
改東宮書詔爲準二一　諸王以下官畫諾

學批鳳尾諾　令牋教啓諸名
天子肯下奏曰可　陳伯之惟作大誥
三東宮官畫諾留案本注　江夏王留壓學書
玉麒麟償鳳尾　范岑功曹謠
唐六典開元禮之善二二　陽城奏罷矮奴貢本注
晉天福廢翰林學士　唐建官制理書
唐巡陵掃除芟薙官　宰相不兼錢穀二三
劉秩元稹以官自責二四　韋詩言愧俸錢
劉祚鄉黨房琯本注　元微之晚節改變
宗室表列宰相有遺二五　李肱以宗室狀頭
宗室相賢否不同　唐制舉名目二六
由制科至宰相執政　富弼才當大科
賜李垕制科出身　明無制科重一甲人本注
劉蕡名最高官不達　宋策制科諸人
中書六論題　昌黎試不貳過論二七
劉蕡明春秋試直言　宏詞制科之別
應麟兄弟中鴻詞科本注　李焘命子試極諫
策官畏中官不錄蕡　李承休聚書供饌二八
袁傲進太元幽贊二九　半千孫詞辨注射
李泌七歲能文本注　韋應物補傳三十
韋待價前後年誤　許琯韋應物無傳本注
藝文傳闕薛鄭諸人　韋蘇州清德
庾氏絕劉闢不覲三一　陽城元稹孔戡之節
香山欲樊著一家言　屈軼手肺石心本注
南內龍池　九齡龍池聖德頌
道侔伊呂科對策本注　鄭餘慶書儀三三
劉岳温公增損書儀　各家著書儀本注
起復冥昏之制　女坐婿馬鞍合髻
書儀七分好　唐宋將權專分異三四
貞觀二年易邊將　宋分州任將得宜本注
唐罷忌日行香三五　歷代設齋行香本注
香末散行爇手　國忌集僧道授香圓
唐文宗昭於宦寺　程異元稹阻裴度
唐帝語周墀制家奴本注　魯公爲汾陽廟碑文三七
端一之操堅明之姿　推赤誠蹈白刃本注
楊綰贈官無愧三八　華袞法賻之貢本注
江心鑄鏡三九　千秋節進方鏡露囊
童典綵囊承柏露　五明囊百草露洗目本注
宴百僚花萼樓下　無憂王寺佛骨四十
唐三迎佛骨　昌黎諫佛骨表本注
開佛書歲豐人泰　歷代通典用編年法四一
通子取法魯史三傳　續尚書載詔策章疏本注
楊文莊好言士族四二　諱行錄編登科進士
温彥博耗思不再棋四三　敖庾藏餳
賈潤甫諫李密心驕　十棋之變本注
欃鋋斯盡一義　骫桑餓人斯食
新史如虬戶洗谿體　馬總通歷本略論四四
公子曰先生曰　李翱奏史館定謚四五
行狀指事說實　范文正碑事誤
張文定草詔冊之誤　忠獻事實不相應
文正止壽太后疏　太宮履長之賀本注
升祔二后失禮四六　改左右散騎曰侍極四七

金蟬珥貂八貂本注　職源載見行官制
盧鴻一新史刪一字四八　楚越人梟乙疑鴻
唐一行師事普寂本注　徵嵩山處士入見
房元齡請解機務四九　斷章表閣門不復受
王莽辭宰衡勿受本注　南單于上書告杜崇
韓柳元白異操五十　子厚後附王叔文本注
元稹先後殊節　管華嵇阮異操
忠姦賢哲同姓名五一　唐白足禪僧蔡京
吳桓彝不署亮罪狀　晉桓彝死蘇峻之亂
南曾參北曾參　野人毛遂墮井死
王莽朱買臣有二本注　三董卓四王敦
九張良兩王匡　先曾爲僧諸人
魯公乞米帖言食粥五二　元載制祿厚外官
楊綰奏加京官俸　魯公自湖州召還
運命論言一人天下五三　李康爲尋陽長
張蘊古大寶箴　沈約八十寫簿書五四
傅隆七十寫書籍　李方元循簿籍役民本注
孝宗問百僚廷爭事五五　開元錄繫日條事
孫樵讀雜報文　周益公奉詔錄中語本注
蕭遘九葉相唐五六　蕭分皇舅房齊梁房本注
梁蕭氏有功在民　姚崇陳十事始相五七
通鑑以崇爲要君　戚屬不任臺省本注
福先寺金仙玉真觀　說王三原先陳時政
詔使王起廣五位圖五八　五運圖述古今治亂
太白上宣唐宏猷文五九　太白爲和蕃書本注
緋衣小兒謠六十　張權輿噉度應讖



帝城橫亘六岡象乾本注　金根車即桑根車
韓昶臆斷改字　綰衮擢第狀元
親耕乘瑞山車　韓昶自爲墓誌
罷貢淡菜蛤蚶六二　孔戣三上書去官本注
元稹罷貢海物郵役　畢炕不書忠義傳六三
廣平拒祿山死節　河北郡有顏平原
柳伉疏黜程元振六四　唐史不立柳伉傳
贊絳詞臣能獻替　吐蕃黨項陷無奔命本注
翰林待詔雜僧道等　皇甫湜孫樵文學韓六五
孫樵文謹嚴之篇　李翱文得韓之醇本注
皇甫湜得韓奇偪　孫樵得文訣來無擇
林寶姓纂謬誤六六　鄧名世姓氏辨證
齊秦非氏於國　鉏邱茅夷非複姓
鄭樵氏族略祖林書　林氏出姬姓非氏地
班固鬻筆受金六七　陳壽索丁氏米作傳
班史不言父從事　劉允濟齊名王勃本注
劉知幾史事五不可六八　孫盛王劭直筆取族
王韶之以史書懼陷　劉裕使韶之酖晉帝本注
史通屢言王劭直筆　干寶直言受譏
李晟錦裘繡帽自表六九　殷孝祖鼓蓋隨戰
狄青戰帶銅面具本注　李椅常衮化閩俗七十
淮西蔡人安悖逆　漢黨錮以節義著七一
唐朋黨以權利合　錢李敗於貢舉事本注
牛李奮私昵黨　甘陵二部相譏
宦倖恐君近儒好學七二　仇士良教其徒蠱君
張布排韋曜鄭沖　李宗閔沮鄭覃殷侑

杜佑理道要訣十類七三　重君子輕小人不斷七四
漢武見黯異於宏　踞廁見大將軍青
明皇知林甫妒嫉　房琯非破賊才本注
宋璟責直取名　裴士淹以辨學得幸
善言善藥不可離　孟詵居名子平里
唐倚節度兵平安史七六　河北分帥繼襲之患
僕固懷恩用賊黨　李寶臣為張假子本注
房琯建言諸王分鎮七七　祿山以分鎮驚嘆
賀蘭進明讒房琯　程致道發揚琯議
晉元帝江左立業本注　劉蕡以惡宦貶司戶七八
劉蕡對策在宦始末本注　真卿鄭畋倡義討賊七九
李昌言襲畋軍　黃巢陷東郡本注
漢文制喪二十六日八十　元宗變期二十七日
韓偓書歲銜不用梁八一　厚齋仕止比偓圖本注
白馬清流之禍　唐末節義數人
馮道楊凝式無恥　官韓偓後勸忠
致光香匳集為累　偓允定策誅劉季述
淵明書晉處士　張公禮撰碑書齊官
僕固李日月毋罵子　焦暉白玉殺僕固子本注
渾瑊伏兵敗朱泚　李光弼章陟各有長八三
光弼不入援憂死　朝恩程元振謀弼本注
宰相監修國史八四　唐主欲自觀國史
房魏父俱得佳傳　李成公常袞化閣八五
王福時執謚不更八六　許敬宗棄子贖貨本注
何曾忠孝以奢謚惡　許成易謚皆曰恭八七
陳執中以罪謚榮靈　漢唐戮贈異施八八
贈張衡謚忠為獎賊　封德彝叛逆相唐
裴虔通削爵流徙本注　漢唐宋戶口增減八九
書唐六臣以貶惡九十　書晉處士以表節
周世宗頒圖均田九一　元稹奏手實抽稅法
均田表曲盡利病　歐公言不以天參人九二
溫公言王霸無異道　胡氏譏分天人心迹
五代時寒食野祭九三　紙錢之始
王璵習祠祭禮于上　蔡邕有取上陵禮
錢若水不燒楮鏹　祭河用寓龍寓馬
唐定寒食上墓常式　唐立青帝壇迎春本注
諸陵寢時祭諸儀　五時牢具色食所勝
秦時駒欒車木寓車　康節比楮錢於明器
寓錢起於漢瘞錢　齊東昏剪紙錢代帛
杜正獻家祭享諸儀　杜嗣先兔園冊府九四
劉岳詔馮道遺冊　虞世南北堂書鈔本注
天子廢置由士卒九五　唐明宗反爾報烈
明宗家世變故本注　告身綾紬錢罷復九六
百官皆賜告身本注　劉岳言告身制辭
周去符契用印章九七　銅虎竹符等緣始本注
符節敕宗雙下　史貶馮道春秋法九八
范質欠世書一死　馮道依違拱嘿本注
范文素本良輔弼　唐後主不和親契丹九九
石晉與士皆契丹　歲給金帛妻以女本注
薛文遇詔呂琦失策　桑維翰草表臣契丹
割盧龍雁門以北地　景延廣激怒契丹
全昱疑式不從逆百　公是非在一家

楊涉持璽綬與梁本注　楊風子託心疾致仕
外黃內黃下黃地百一　歐史小黃地誤下黃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五

考史


唐叛兵逐帥將脅君　宋以階級著令甲一
用儒臣爲郡守縣令　收節度鎮將權
史思明表誅李光弼本注　李懷玉擅推侯希逸
肅宗偷安徇行伍　康張逐刺史王政
藝祖運量之大　高宗詔士師哀矜二
廷尉天下之平　高柔請告劉龜名
游肇不奉勅曲筆　崔伯易感山賦三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富州縣
藏富於民於國之異本注　公度自號曲轅先生
大行爲禁山失地利　一法百利論
謁京官拜伏非禮　真文忠言治體
立國理財御民用人　藏富天下
袁機仲論威權上下五　臺諫阿合宰相
呂蒙正疏冊夾袋　傅休奕白簡竦坐
洪君疇長臺端　造謗詩尼賢
藝祖陳橋誓師二章　檢點身加黃衣本注
長編采近著有遺七　曾子宣日記
王定國甲申錄　李微之舊聞證誤
王沂公筆錄　執政輟坐論之由
長編不質言續通鑑本注　李文簡致力長編
長編先失傳後出　王鞏號青虛先生
宋賦役十倍漢唐八　林勳獻本政書
李微之言取二取四　并租庸調二稅
義倉役錢再租庸　春夫急夫夫錢數調
常平預買鹽諸錢　課利淨利過利諸錢
楊炎均庸錢入二稅　耆戶長保正
折稅和預激賞丁絹　稅米義倉和糴
斗面加耗　上供格歲額
雜斂有寬剩禁軍　經制總制月樁
折帛和買綱運　都茶場榷貨務
東南二君子九　范文正名節
歐陽子議論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凡三變本注　歐陽以濮議從祀
止齋學田記　兩朝國史有託言十
非寇準是丁謂　蒲宗孟附呂非司馬
王允不令邕修史　丁寇報復以南北本注
重修哲宗實錄　元祐八年事無存
參取玉牒日歷足史　小人遏絕史書十一
紹興相檜史最疏略　李文簡手記京檜事本注
哲錄載思陵語　昭慈母后之賢
李常寧對策名言十二　天下宗社成壞
劉行簡論君子小人　宋講行郊禮之年十三
元豐後官制誤藝祖十四　造薰籠事
呂正獻書坐右銘十五　張覇戒子受不善
李秉家誡言少年　編錄善事自警十六
書懿行詩文粘壁　胡原仲傳論語文定本注
道州明道生皆道十七　元祐黨人有附益十八
慶元黨有非黨者　蔡編黨碑三百餘人
黨籍列傳譜述　慶元黨人家乘
小元祐　侂胄以鷗弁祖章蔡

僞黨五十九人　楊萬里未入籍
薛叔似皇甫斌猥瑣　歐集表周君無名十九
周堯卿孝友合歐表　二舍士失征君名
寶儼定太廟四大舞二十　易大舞用原廟殿名
石晉故疆二一　劉仁恭割地遺虜事
契丹陷營平二州　灤州灤河烏灤河本注
石晉割賂諸地　契丹主冊石晉爲帝
割十六州失地險　盧龍之險在營平
平州路燕京路　仁宗制科十五人二二
何泳富弼蘇紳　吳育田況
張方平再舉制科　錢明逸彥遠兄弟
吳奎夏噩陳舜俞　錢藻王介
蘇軾轍兄弟　錢易制科在前本注
邵亢以宰相姻報罷　制科之盛錢氏一家
王彰所對不入等　汪輔之以無行罷
吳育蘇軾策三等　夏噩以私貸民錢廢
郊赦文襲遺匈奴書二三　乘宗社爲薄物細故
朱子言乞憐仇讎　孝宗以近習察大臣二四
秦客卿論大臣從臣　朱子論大臣小臣
徐鼎臣君臣論　文潞公釐錯論
蘇明允任相論　石慶醇謹無匡正
皇朝文鑑有深意　士大夫異於近習
有位恥餽遺苞苴二五　脯臨金珠詩文契券
投匭進封事本注　高宗廟號陵名初議
太子參決庶務詔二六　手詔用事之非
奄寺用故事建節二七　王承休誤承宗
胡寧擢童貫經略　李輔國以宦王爵本注
田令孜以宦主兵　龔澄樞以宦師傅
南軒東萊不辭賜二八　胡忠簡繳欽夫章服
陳騤沮成公職掌　黃勉齋不足先輩
繳賜不欲老韓同傳本注　孝景重文鑑書
東萊象山學術二九　帝后神御寓佛寺三十
景靈宮十一殿　元豐時原廟六殿
御容告遷入內本注　別殿五以奉母后
曹輔有二人三一　秦少游調定海主簿
選人改換七階　曹輔子草履負擔本注
周恤巡內黨人　蔡京導帝微行
輕車小輦七幸　律疏刑統不同三二
孫奭爲律文音義　勑令格式新書
范質建議定刑典　初卽祚坐駕頭三三
緋羅繡帕覆七寶床　正衙法座形製
扇筤皆繡或銷金　內侍夾駕左右次
抱繡裹兀子馬上　更朝加覆黃帽
景祐郊赦錄叛後三四　梁適石介事同遇異
詔書不具草諸人三五　白居易辭除嚴孟制
東坡論不允辭免詔　周必大辭除貴戚制
莫濟封還錄黃本注　倪思封還詞頭
蔡幼學尤犄繳奏　韓偓不草廢喪詔
腕可斷麻不可草　師羿具衆耳目
蔣園亭沼粗適三六　恨林木未就
亭沼如爵位時至得　林木如名節久乃成
臺榭如富貴　蔣堂延譽後進

盧仲甫必爲佳器　尹師魯誌附論辨三七
有宋先達爲古文　柳開穆修鄭條返古
鄭條著金斗集　師魯文簡而意深本注
疾讀五行俱下　歐文欲以簡慰士友
宋文承五代卑弱　楊大年文事藻飾
柳歐等兩振文體　伊川不短前輩三八
黜舍比聖門語委曲　和靖言在養忠厚本注
剖析精微之功宜言　定大計惟謀臧否三九
建炎後相多奸佞四十　李綱沮於汪黄
鼎浚沮於檜及其黨　隆淳大臣充位
慶嘉政在侂胄彌遠　更一相日更化
相賈宋亡猶西晉　賈似道少落魄本注
紳適草頭木脚四一　草頭古天下苦民謠
薛胡聶趙爲四木本注　開禧貪濁之事四二
平原列壽禮天慶觀本注　扃鐍二十皮籠
以記問取人　梁適對次公名字
湯思退對生人婦　許敬宗對顓頊帝邱
寶德元勤職寡學術　封濟王意取水絶
降封巴陵非令典　厚齋請封鎮王賜謚
王莽時大旱濟枯　鎮王指瓊厓置史本注
呼彌遠爲新恩　彌遠清之議易儲
建儲更名同前代四五　君親觀史難直筆四六
時政記內廷日歷　一手揜天下目
宰相安與生事四七　李良嗣言遼可取本注
童貫賂女真得空城　葛勝仲王黼聯姻
胡文定久仕及罷職四八　朱子立朝日短

沈繼祖誣朱子十罪本注　朱子忤侂胄及平居
邵公濟世亂避蜀四九　築室犍爲西山
温公覽奏長吁五十　温公妻清河郡君本注
黄定策時政無諱五一　孝宗擢榜首能容直
徐霖上書著直聲五二　不爭公義而仇明德
史嵩之姦深本注　霖書發姦術多名言
趙汝騰推崇徑坂　初制策題寫卷甚簡五三
慶歷時罷寫策題　蔣之奇失書策問目
二蘇對策有遺五四　治當先內
謝安言何以爲京師　陸贄言虛實相養
曹參戒勿擾獄市本注　命秩分官有四
王儉論京師符伍　單穆公言錢貨輕重
温公等第策卷　圓毬兩號彌封
游復考行妻子夢寐五五　和金戰金自守各議五六
趙鼎再相無設施本注　史浩與張浚詰難
呂文靖以子著美五七　史直翁以子掩美
史所薦舉皆大儒本注　申公明恩怨成君過
發策以時宰諱詔五八　蔣良貴不避相家諱
張浚諱稱樞使本注　胡文定父子奏疏五九
唐以山水代無逸圖六十　宋以山水代耕織圖
陳師錫奏圖畫經史　徽宗考試畫學
無逸爲元龜本注　延春閣壁畫耕織
樓璹圖耕織各事　令禁中養蠶
二陳同論京卞　寫張去華元元論
吏治視上趨向六一　漢唐循吏酷吏諸人
富鄭公使還辭遷秩六二　顧恩夷狄輕侮之恥

澶淵役罪己待罪　倪文節論屈己盟戎
李延平論治道四言六三　愿中聞道遠引本注
王傒賣國牙郎六四　竇鑒唐琦不降辱
幵傳販國吳牙　袖石擊琵罵李鄴
梅執禮謀迎二帝　爲以安勞義利相權六五
吾輩八字箴　蔡元定師朱子同謫本注
李茂卿一門死節　策文擢魁可觀世道六六
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六七　張齊賢太原勝金
范韓使賊骨寒膽破　宗澤李綱沮於三姦
虞允文采石卻敵　儒生搢紳知兵
東萊策言遠過未備本注　二府覩賜契丹金繒
李伯紀奏巡幸三所　耿南仲每事撓沮
金主駐軍雞籠山　劉錡歎大功出儒生
小人乘陷由不和六八　公孤無私無朋
元祐羣賢自爲矛盾　曾布不容韓忠彥
趙鼎張浚相侵抑　徽宗初政稱小仁宗本注
攻河南罷光世異議　曾張竊君子之名六九
宋史姦臣傳未核　相天覺兩爲商霖
張商英作姦諸事實　科舉誘致偏方士七十
廢譜牒鄉貫之由　元祐諸賢昧夬卦義七一
宰相非久居地七二　司馬公仁爲己任
秦史夸者死再　陳恕第茶法三等七三
手詔罷鹽法榷榷　周均兩稅鹽鐵本注
王仲山仲嶷降虜七四　綦叔厚行詞責降
秦檜爲王仲山壻本注　仲嶷啟懇秦檜
王珪爲三旨相公　襄陽置榷場築堡七五

玉帶事如虞公子常　北使利誘黑炭團本注
二史居喪戀位七六　太學諸生論起復
徐仁伯經幄進言　四不才臺諫見逐
范鍾杜範入相　史嵩之榜掠應文煒
徐元杰諸人暴亡　堂食以毒無下筯本注
鄭寀不得中毒情　行安石學廢史書七七
經筵不及國風書誓　羣小僞作諫疏誣善七八
侯昌業時病疏僞攻　冥官揭諦道場誣詞
鄒浩疏僞爲他子語　田令孜假賜緋不聞本注
徽宗詢立后諫草　學校興廢皆由崇寧七九
魚肉銖兩爲旌別　第文藝等爲三品
州縣殿最在學宮　黃裳言三不宜
蔡京罷科舉仿三舍本注　大學詩述花石之擾
三學攻訐橫盛　賈似道利啗三學
無名詩譏賈媚秀才　增六行忠和爲八行八十
八行二行八刑律士本注　徐中行逃八行科薦
真文忠引四子自箴八一　魏了翁白鶴山教授本注
崔菊坡辭相　陳宓慕顏陶諸葛
朱墨銘驗理欲分寸　徐榮甫衣履垢敝
上蔡初造程子安遇八二　明道狀有聖賢氣象八三
呂祖儉論世變意氣本注　學無常師八四
譙定學易郭曩氏　袁道潔學於賣香翁
篋叟瞽翁蜀隱士本注　譙巖有青城大面勝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六

河渠

戰國壅川壑鄰一　碣石九河論海
齊桓遏八流自廣本注　定王五年河徙
河決酸棗潰金隄二　千里隄
王尊祀神請身塡　漢火德多水災
唐土德少河患　河朔地以屬藩不聞本注
唐書載河決瓠子　滑州水壞西北防
博州黃河隄壞　賈讓言金隄高下
河徙頓邱東南三　決濮陽瓠子注鉅野
鄃居河北無患　田蚡言強塞非天事本注
故瀆商竭周移　河徙砱礫字誤
滎陽漕渠礫溪口　塞瓠子築宣防宮四
龍淵宮亦名瓠子宮　萬里沙還沈璧馬本注
從官負薪寘決河　秦決河灌魏都
漢歌吾山平即魚山　導二渠北行復禹迹五
二渠所出本注　播九河爲逆河
漯水所出　晉河岸傾壅龍門
梁山崩壅河三日　大陸澤名廣河澤
河決館陶分爲屯氏六　毛河篤馬河本注
決鳴犢口屯氏河絕七　清河郡靈縣
東北故黃河稽本注　河決東郡漂二州八
隄成改元河平　河復決平原流千乘
王延世再治河本注　信都等處河水溢九
李尋言勿塞觀水勢　求索九河故迹
枯洚渠即降水　爾雅九河八名
八河所在諸說　一爲經流諸說
簡絜分合諸說　九河漢得二唐得六
九河當滄平二州境　齊禁曲防不塞河
淪海王橫一家言本注　首中尾三河包六
九河次從北而南　胡蘇扶蘇名義
碣石爲逆河注海地　按經義治水無隄防十
鯀湮水有隄禹無隄　九澤既陂非爲隄
賈讓陳治河三策本注　禹鑿龍門山十一
鱣鮪渡龍門點額　砥柱亦名三門山
河出孟門本注　東受降城
南屈北屈　伊闕兩山相對
趙軌使女寬守闕塞　淇口以東爲石隄十二
按視遮害亭西　河決魏郡十三
王景修汴渠成十四　河汴分流復舊迹
汴渠即蒗蕩渠　滎陽漕渠礫溪口本注
景吳作浚儀渠　于岑積石爲八激隄
虖沱石臼河十五　羊腸倉積粟
鄧訓理石臼河通漕本注　河所出山曰崑崙十六
于闐山出玉　崑崙虛水出四陬
吐蕃西南河所出　西羌本三苗之別
河曲羌在河關西本注　積石西析支河上流
吐蕃黃河錄　張騫使大宛窮河源
河源有二　蔥嶺蒲昌海紫山
金城河溢十七

田制

秦廢井田開阡陌一　制畝二百四十步

秦地曠人寡　晉地狹人稠
誘三晉人發地利　百人兵農各用半
阡陌本井田舊制　阡陌名義
經畛涂所容占地　聽民兼幷買賣
盡人力以盡地利　田皆出稅無欺隱
唐租庸調法　楊炎夏秋兩稅法
使黔首自實田　畝有東南異阡陌
遂洫溝澮縱橫無定　限民名田毋過制二
趙過爲代田法三　甽代爲播休本注
轅田卽三易之地　古畝百步漢增制
師丹建言限名田四　列侯公主名田之限本注
王嘉奏均田制壞　罷苑賜董賢田
莽更天下田曰王田五　檢覈墾田戶口六
隱覈法憑簿書　後魏均田制度
露田男婦分授　奴婢依良丁牛受田本注
唐丁口衆不授田　口分世業之田壞
北齊男婦受露田八　受輸調充兵
永業田桑田麻田本注　隋發使四出均田九
狹鄉寬鄉受田　唐武德初定均田制十
分黃小中丁老計年　唐步畝頃之制本注
唐制受田倍於周　豪右占田踰制
振貧無術許賣田　賈敦頤舉沒賦貧民
貞觀永徽戶口　斗米四五錢
行千里不賚糧　宇文融爲勸農使
檢括逃戶籍外田十一　兼幷家私斂重公稅
陸贄請爲占田條限十二　均田圖製素賜諸道十三
周艾穎等分行均田　元稹同州均田奏
蘇氏論均稅之害　薛孫呂李爲國斂怨
宇文融召天寶亂　周道止於均平
方田法興廢本注　南唐以田肥瘠定稅十四

歷代漕運

穿渭渠通漕一　劉仲馮疑渭渠無迹
漬渭洞河　虢公敗犬戎渭隊本注
穿褒斜道通漕　褒斜水多湍石本注
沔合漢漢合沮口　褒谷商谷斜谷
寇恂河內轉輸三　鄭宏奏開零桂嶠道四
舊運從東冶汎海本注　自沮至下辨運道五
驢馬僦五致一本注　虞詡燒峽石翦水
嚴厲沃醯碎石　武侯由斜谷運流馬六
陳頊至壽春開渠七　鄧艾屯田著濟河論本注
宛邱百尺堰　杜預用溫清水浸田八
開楊口達巴陵瀉險　石門渠爲古濴口九
使袁真攻譙梁開渠　敖城疊石遏渠口本注
千金堨五龍渠十　劉曜決千金堨灌石本注
張方入洛破千金堨　隋自蒲陝等州運米十一
廣通渠引渭水　各州置倉給京師本注
開山陽瀆通運十二　募運米能達砥柱險十三
三穿砥柱爲三門山　開通濟渠引穀洛水十四
板渚刊溝通運　汴水浪宕渠
穀洛鬭　吳城刊溝通江淮
末口或誤宋口非本注　永濟渠引沁水十五
征遼運東萊海口十六　唐于三門東西置倉十七

河陰柏崖集津三倉　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開山爲陸運　劉晏按行運道遺跡
李泌開車道避底柱　楊愼矜兄弟能繼父本注
韋堅引滻水望春下十八　開廣運潭
姚南仲疏建望春宮　上津扶風洋川通運十九
汴水梁公堰通運二十　甬橋渦口蔡水通運二一
梁崇義襄鄧阻兵本注　張萬福發進奉船
杜佑策琵琶溝運路　疏雞鳴岡通舟
李勉治蔡渠引潰　改閔河爲惠民河
江淮運道咽喉甬橋　万俟著開金商運路二二
渭橋東渭橋置倉二三　横橋七百五十柱本注
淮陰項城潁激運路二四　楊子院由縣改名
疏汴水埇橋泗上二五　漢志有兩泗水
荷氏或誤乘氏本注　浚五丈渠通靑鄆漕二六
引京索河入斗門本注　導汴水入蔡水二七
蔡河古琵琶溝　楊侃賦言天設二渠
洧水溲水所出　黃帝登具茨受芝圖
塞原武決河二八　漕運源流因革本注
三代漕運法不備　戰國漕運非國都
秦始運天下之粟　漢唐講漕運漸詳
唐府兵漕運相消長　唐以韓滉米至相慶
唐宋運分三節四路　李錡因漕運跋扈
相風旗專官主管　漕運壞自蔡京

兩漢崇儒

漢高太牢祠孔子一　魯人家孔冢百餘室
孔里講禮飲射　廟藏衣冠琴車
孔冢高廣步尺　異木百數無能名
闕里背泗面牆　武帝置五經博士二
爲博士官置弟子員　西京太學
太常爲肄習地　何武歌太學下
王咸以救鮑宣舉旛　王褒作中和樂本注
依鹿鳴習聲歌　立學校由仲舒策
韓延壽修治學官　文翁修起學官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三　施讐與講同異本注
秘書藏未央殿北　礲石爲渠以導水
石渠閣藏秦圖籍　孔霸以帝師賜爵
孔吉爲殷紹嘉侯四　劉向說上興辟雍五
孔子世爲湯後　封孔均褒城侯六
孔損徙封褒亭侯　西漢孔喬封侯二一本注
褒城是亭侯非縣侯　言徙封以脫文誤
光武幸太學起辟廱七　明帝養老詣孔子宅八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九　祠孔子作六代樂
帝親稱制臨決本注　賜諸孔男女帛
祠孔子及諸弟闕里十　太學講堂廣長
三九月行大射禮　孔子宅所在
州縣學皆立孔子廟　白虎門于門立觀
孔子先聖顏回先師本注　修繕太學造房室十一
試明經下第補弟子本注　增甲乙科員
太學國子堂東碑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十二
蔡邕書丹刻石　熹平石經成于光和
封孔羨宗聖侯十三　晉後魏隋唐封孔裔
唐尊孔子文宣王　祖無擇言祖謚宜避

宗議改號衍聖公　顏子爲兗公本注
十哲爲侯夾坐　曾參伯孟子配享
後周敬禮孔子　葺祠禁樵訪孔顏後
明定至聖先師號　改大成殿爲先師廟
四配俱以聖稱　十哲稱先賢某子
祔祀稱先儒某子　去王號及公侯伯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七

評文

左屈始以文別經一　漢時經術文章已分本注
流連光景之文　離騷稱楚君爲哲王二
屈子望君堯舜湯禹　史言王不明非屈意
左附經騷孤行不同本注　蘭蕙二草相似三
零陵香薰草　江蘺生海水似亂髮四
芎藭蘪蕪槀本相似本注　芎藥可離實江蘺
杜蘅非杜若　蛇床似蘼蕪
蘄茝蘼蕪　九章哀南夷謂楚五
忠湛湛願進　披離壅蔽
聲有隱物有純　恭顯陷周堪劉更生
裴延齡陷陸贄陽城　漢元帝優柔不斷本注
唐德宗猜忌　宋玉登徒子偕受釣七
元淵或諱泉誤洲　陵陽白雪或作陽春
蜎蠉蠉淵便蜎　蜎子學黃老術
涓子著天地人經　餌朮得鯉符致風雨
元洲善釣　古文苑得於經龕
騷左言羿澆二姚八　藝文類聚多格言九
女誡女典誡子諸書　道知讎世知賢
蘭形棘心玉曜瓦質　性明欲簡嗜繁氣昏
求高反墜務厚更貧　閑情塞欲
王粲潘尼安身論　論德吾薄說居吾貧
名利集純白離本注　英華出於性情十
賈劉楊張文如性　李注文選有遺缺十一
謂督勤勞督通篤　執友之心

李善號文選學本注　林挺瓊樹非赤色十二
瓊赤玉誤比梅雪本注　搏力句卒嬴越法十三
越子爲左右句卒　曹王皐自將教戰本注
十抽一推推爲椎十四　二十成丁以下爲推本注
魋結讀椎髻　佛書聖弟子三人十五
遣三弟子震旦教化本注　儒童光淨二菩薩
老子爲摩訶迦葉　詰咎文命風伯雨師十六
訟風伯本子建文　小黠大癡十七
各家送窮文本注　正月下旬送窮
張敏頭責子羽　子雲逐貧賦俳體
歐陽詹行誼十八　黃璞閩川名士傳
林藻賦珠見夢本注　四門溺妓函髻之誣
常袞比行周芝英　大行盤谷十九
李愿仕隱二人本注　韓柳不同道二十
師說闢佛作史刑禍　子厚不爲師信佛
紀封鏤牒臣不多讓　符命非立極之本
史在據事跡實錄　柳州文可疑諸篇二一
馬退山茅亭記　百官請復尊號表
代令公舉裴冕表　請聽政第二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郴州謝上表誤柳州
舜禹謗譽咸宜篇　愈膏肓疾賦
劉夢得答戲語書　巨衡揣鈞石銖黍
食蝦蟇詩不傳　八愚詩石刻之士本注
代劉禹錫同州謝表　上大理崔卿啓
崔元翰詔令温雅　答元饒州非次山二二
元輿作冷泉亭本注　虛白亭候仙亭

觀風亭見山亭　其佐多賢二三
饒娥碑誤於傳聞二四　魏仲兕饒孝女碣
姚父醉漁溺死本注　黃溪記倣西南夷傳二五
悲汝南子桑仿天運　賀王參元失火書二六
王栖曜茂元仲元　文以裁綴經史病頌二七
昌黎以藝樹喻文　韓侍郎白頭戒本注
袁淑驢雞九錫文二八　廬山公淩稽山子
毛穎傳所本　水族加恩簿本注
劉夢得文不及詩二九　劉祭韓以文自譽
劉柳劉白本注　周霍有勳伐闇儒術三十
枚嚴善文章爵未顯　劉柳姚宋互有所短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本注　二生兩公負所遇
德裕集鄭李兩序　魏鄭公砥柱銘三一
禹挂冠遺履墮簪　梁簡文誡子書三二
立身文章異謹放　文可見行
謝沈文傲冶皆小人本注　大同哀辭三三
蕃歆寄宿知子年　扣門言所產年錄
黃申家子以兵死　落花芝蓋句摹倣三四
徐庾體綺豔本注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三五
師古以文本罷職　李善文選學三六
少陵詩言文選　天雞有二
熙豐後廢選學　非所望於蕭傳本注
宋景文三抄文選　宋初尚文選
文選爛秀才半　安石三經新義字說
元次山惡圓文三七　不圓爲卿爲顯榮
范文正靈烏賦　戲兒圓轉器本注
獻百官圖貶饒州　元景安議欲姓高
玉碎瓦全　李義山賦三怪物三八
佞魖讒䲭貪魃　白傅富壽樂健達言三九
構石樓香山本注　鑿八節灘
黔婁子却聘著書　榮啓期三樂
衞玠體病多羸　口兵戒可食不可言四十
愼鍵忍閽本注　秋儲競巧皆奢奕四一
養流睇李虎發本注　少游文潛學文於蘇四二
秦得工張得易　長公少公以文倡本注
蘇氏門人四學士　仲庶氏吳句法本詩四三
以姓屬州溪　豫章以樹名郡
懷璽未燬　嚴子陵釣壇本注
愚溪冉溪染溪　酸棗以棘名郡
溫公五規　元次山出規辭
梟狼不鳴噬非瑞四四　猛虎雖伏非仁獸
呂向諫突厥入仗　文潛序言弛邊備本注
訊黃石羅十二棊四五　靈棊經占卜法
東方朔密占衆事　婦居不識廳屏四六
言笑不聞於鄰　荆公表外祖母文
大樂十二均圖四七　鸞對織婦問
三先生論事錄　文繡被牆屋本注
緹帛嬰犬馬　顧子敦言爲程氏病
就山間讀通典十年　場屋文如校人魚四八
文士文猶巧言　堯孔之文由道心本注
太宗詔修三大書四九　太平御覽編故事
文苑華英總類文　冊府元龜編君臣事

太平廣記小說類本注　修書役叛臣怨心
日覽太平三卷因賜名　中興賦序襲兩都五十
韓安國不能几賦五一　王子敬修禊詩不成
以詩賦罰酒　會蘭亭賦詩諸人本注
鄒陽几賦語　不可無此人此書五二
易天下大勢惟人　陳龍川科舉策對文
同甫以大有爲望君　一月四朝語可恥
樂毅論裴王異本五三　文選無崔寔政論
右軍增刪樂毅論　未絹士師五四
閉眼諾大張橐　楊萬里以思陵去位
南豐詩文刺荊公五五　禮閣新儀序指新法
長渠記斥妄興水利　兵間詩刺徐禧
論交詩斥呂惠卿　孫仲益論曾王事
溫公乞罷諸使紛擾本注　欲決汴水溉田
議洩三十六陂水　開六漯河功無成
徐德占狂疏輕兵　呂惠卿傾安石
荊公子固始合終暌　子固未爲不能詩
少游謂曾不工有韻　賈生思周鬼神五六
賈誼以鄧通遷長沙　衛青仇李廣
虺蟄機牙不測　宋景文與鄭資政書
犦牛牲菌雞卜五七　張說宋公遺愛碑
東坡潮州文公廟碑　於粲荔丹與蕉黃本注
楮幣入策題非古五八　紙幣與錢相權
古三幣首珠玉本注　會子交子皆官劵
郭子皐監交子務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五九
后山得文法伯夷傳　山谷問東坡文法本注
不及古人如觀日月　后山文不合卽焚
堯而許之等句相仿六十　月而日之星而辰之
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本注　五而六之圓而方之
論語前無論字六一　論道經邦本攷工
彥和非不讀爲書本注　屯經綸亦讀倫作論
讀書志譏文心雕龍　夢執丹漆器隨仲尼
杜牧誤龍星爲真龍　王維誤去病爲衛青
和凝文多自鏤板六二　楊綰論著不示人
詅癡符譏衒賣　賣粉聲曰詅粉本注
貨魚詡市爲詅　和凝演綸等六集
香奩集嫁名韓偓　擊轅相杵中韶音六三
壤翁轅童　數牛徵舟句法所本六四
長平威振杜郵死　越子膝行吳君忽
晉宣尸居曹爽怠　李園養士春申易
傳贊句法相規仿　意車文馬六五
理强意乃勝　氣盛文如駕
杜牧與莊充論文本注　辭采章句爲兵衛
韓非車馬鞭策喻國　翻空徵實語意六六
沈謝輩好作奇語　文主理不在奇
文潛與李推官論文　植於燕雲句法所本六七
飴同養老黏牡異用六八　顏太初文多足觀六九
溫公太初文序　東州逸黨詩刺嵇阮
鄆州牧榜掠屬令本注　針工許希不忘師
祠扁鵲靈應侯　儒取富貴忘素王
聖祐弟襲文宣封　范諷好朋飲高歌
黎德潤以吏誣繫獄　是亦名樓園不名人七十

絜齋兩世恬退本注　宋賢姦二爭七一
由是非治亂爭存亡　溫荊爭新法是非
陳瓘袖疏論蔡京　李綱策阻於耿南仲
曾開抗聲斥檜本注　非第安危止論存亡
陳瑩中罷職繳四奏　史龔記事文誤實七二
烏介依康居之誤　烏介走保黑車子族
郅支幷丁令殺漢使　鄭珙以善飲死契丹
韋曜強飲之誤　劉沔石雄大破回鶻本注
轄戛室韋之別　韋曜即吳韋昭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八

評詩

淵明賢之真一　去義農少復真
此中有真意　羅願陶令祠堂記
閑情賦白璧微瑕　責子乞食非所譏
述酒爲哀零陵　劉裕使兵掩恭帝本注
張褘酖王自飲　文有先秦西漢風
東坡論閑情賦同騷　子美譏淵明有託
黃子廉飲馬投錢二　吳黃蓋爲子廉後
郝子廉飯娣留錢本注　飲水投錢事相似
雞鳴高樹巔龔改三　杜詩滴博雲蓬婆雪四
韋皐踰的博嶺圖維本注　雪欄山蒲婆嶺
飲中八仙名氏五　陶峴製二舟泛烟水本注
女樂奏清商曲　客置僕妾共載
袁郊甘澤謠以雨名　飲仙或有裴周南
焦遂號醉吃　石壕吏爲硤石縣六
僕射如父兄本汝墳七　論詩未覺國風遠
朔方軍斷河陽橋　汾陽潏水之敗本注
悲陳陶永貞行公議八　房琯用牛車兵敗本注
血作陳陶澤中水　悲青坂
王伾王叔文用事　韋劉柳黨王
狐鳴梟噪　睗睒跳踉相嫵媚
昌黎以王韋貶山陽　寄三學士詩疑劉柳
黃閣非宰輔事實九　給事中爲閣老
嚴武妙年入官　三公黃閣之義本注
張敬兒語妻嫂開閤　李德裕驚不封敕
宰相稱堂老　送李晉肅卹賀父十
三月三日賦　聚三都之麗人十一
土門杏園地十二　井陘關入陘之五
李郭橫行河朔本注　董秦從子儀圍相州
子儀破安太清　杜位宅守歲十三
四十明朝過　盍簪喧櫪馬
列炬散林鴉　杜位以林甫壻流貶
示獠奴阿段十四　獠男婦以長幼呼
阿馨阿夷阿等　李之芳使吐蕃被留十五
詩家秀句傳　兩過蘇端詩溢美十六
文章有神交有道　蘇端毀黷遭貶
楊綰諡文貞改文簡　可歎行豐城客子十七
羣書萬卷常暗誦　王季友白首短褐
見子如瓊枝　季友工詩入李勉幕本注
李勉不下輔國出宰　李義山掌茂元書記
五雲高太甲句義十八　張燕公不解碑語
七曜在南出聖人　華蓋旁六星曰六甲
帝所遊往五色雲起本注　太甲或當爲太乙
漢武受六甲靈飛　楊升庵襲困學記
閭邱均能文詭進　安樂公主薦閭邱
蕭使君詩杜自注二十　事嚴母若己庭闈本注
陳倉石鼓遷徙　魏太武排仆秦石刻
佛貍好名不韻　嶧山碑以摹拓火焚
欲以數槖駝輿石鼓本注　鉉竦嶧山非真本
旌節二字本周禮二二　國忠劍南旌節導駕
蔚藍天亦作鬱藍二三　度人經三十二天

東帝曰鬱繼玉明本注　初月不高星爭光二四
成都詩喻意　日轂冥濛
杜韓少作未實二五　國忠仲通朋比爲姦
張説子均垍仕祿山　于頔李實貪虐
昌黎稱頔實在始　杜美鮮于文不及武本注
諷張均求仙得幸　魯公碑稱述鮮于
三奇戍或作三城二六　陳洎等兵出三奇
黔蜀岸漑土銼　西山雪嶺松維堡本注
八哀詩姓名二七　蘇源明不汙僞爵
李邕不能治細行　鄭虔授僞職虧節
名士如珠玉象犀　殷浩輩有名無用
杜以儉德爲時砭劑二八　明皇以後致亂
別李義詩勉少年二九　道孝王元慶後嗣
小孺繡芳蓀本注　顧誠奢文學善八分三十
李潮八分遜韓蔡三一　韓擇木隸追蔡邕本注
衞包蔡鄰能書　邕裔蔡有鄰書瘦勁
李陽冰爲太白從叔　鄭駙馬孝行三二
代國臨晉二公主　鄭莊任俠致賓客
竇主山林　館陶公主號太主本注
鄭潛曜刺血書祈神　橋陵詩同鄭顥夢聯三三
玉殿莓苔青　宣宗上僊兆鄭夢本注
池鵝詩言鳳池三四　梅聖俞謝鵝詩致謗
梅得生蒸兩鵝餉本注　讀山海經猶賦遠遊三五
淵明悲痛王室　精衞銜西山木石
刑天斷首葬常羊山　形天無千歲譌誤本注
厚齋哭袁鏞詩悲痛　息嬀留侯詩見是非三六

杜牧之咏桃花夫人　王介甫咏留侯
息夫人見故夫守門本注　五言不始自李陵三七
優施中飲歌暇豫　成帝時邪徑童謠
十九首作者不一三八　宛洛語已及東都
傅毅作孤竹篇　枚乘作八首
禮言詩負詩懷義三九　式微詩聯句之始四十
柏梁爲七言聯句本注　柏梁作者二十五人
賡歌五子歌皆聯句　日月星辰和四時
挽歌非始田橫客四一　公孫夏命歌虞殯
綈謳所生以斥苦　薤露蒿里二曲之分
韋孟致官夢王室四二　諸言生寄寓死歸四三
東方朔八言七言四四　詩七言八言句
合樽促席相娛本注　昔者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之臣　詩體無九言
張衡詩清典可味四五　秋蘭嘉美人怨不獲
陳思王靈芝篇四六　綵娛不獨老萊
韓伯瑜泣母笞不痛本注　彥先以觀像悟焦通
古詩止雜擬追和四七　和韻用韻依韻次韻
元白皮陸唱酬體　王肅兩妻致詩本注
次韻詩六朝已見　回文及覆詩所自
蘇蕙織璇璣圖　盤中詩由中周四角
星星白髮生鬢垂四九　柏梁河梁變體意五十
杜韓詩文若元氣五一　山谷詩得法少陵五二
李杜韓柳俱學選　杜韓變多李柳變少
陳后山學詩黃豫章本注　小學取杜詩古樂府五三
禮鼠拱而立五四　開弓射鵰吺

鵩然若謪之靜　高居限參拜
相鼠拱立稱禮鼠　君臣綱罟兵禮師小物
鵩共求代嶽伯　上日馬人來五五
馬留人以援後流寓名　中印度馬人戀主
林邑兩銅柱界南北本注　毗舍利王分身爲蠶
今月不如古月朗五六　今山古山今海古海本注
王冑死於庭草句五七　風度蟬聲遠
隋煬善屬文忌才本注　薛道衡死於燕泥句
忍事敵災星五八　呂居仁官箴取忍字
王沂公言喫蠶醋本注　表聖以瓔匪號耐辱
盛山十二景詩五九　韋處厚詩諸和者本注
盛山古巴東朐䏰縣　花樹韋家宗會法六十
花撲玉缸春酒香　伊川言骨肉通疎本注
一舸逐鴟夷之誤六一　沈西施以美亦報胥
鴟夷一物一人名　高熲不留張麗華
張大碧黃居難名字六二　李赤自言詩如白
孟郊推崇張碧本注　十詠詩李赤誤太白
李赤惑於廁鬼死　黃樂地通名刺
陸魯望詩用太元六三　紅鸞童麋鷫鷞
赤舌燒城　繞帳生犀一萬株
毛澤民詩所本六四　買絲繡作平原君
黃金鑄鍾子期　毛滂以詩受知東坡本注
李長吉七歲能詩　詠賈生文帝詩同異六五
宣室問誼鬼神事　文帝夢黃頭櫂郎
馬子才慕徐節孝本注　唐以詩取士六六
鼓瑟霓裳詩取錢李　昌黎薦劉述古詩

唐試士詩賦題名次　太學生誦阿房宮賦
公薦通榜帖諸人　羅昭諫詠松見志六七
昭諫說錢鏐討梁　唐六臣賫冊禪梁本注
杜荀鶴奴事朱溫　賦無雲致雨詩本注
陌上桑增損楚詞六八　東坡歸去來集字
一字至七字詩　一字至十字詩六九
一七令詞調　一叢花十戶賦七十
白詩咏牡丹感時　兩片雲數鄉稅
雲叟詩傷珠翠　五千七百不言里七一
八千三千俱不言本注　方六七十等句法
提二尺盜一杯句法　昭蟹譏爾雅七二
賣餅斥公羊　唐彥謙鹿門詩
白傳詩迂叟隱人七三　溫公獨樂園本注
東坡名醉翁　堯韭舜榮禹代糧七四
李群玉蒲澗寺詩　金鹽玉豉本注
舜華姬歌　自然穀繭禹餘糧
古樂府詞曲流別　倚聲製詞起唐李七五
漢立樂府設官製詞本注　賦騷曲引行歌謠等
寒山子詩用事屬對七六　施孟述同遇異
劉遵祖似羊公鶴　侏儒飽方朔饑
虞翻以青蠅爲弔客　二鶴化客弔陶
虞玩之更定黃籍　白徒白丁
青蚨子母錢　曹娥碑題八字
黃口白頭　穿七札讀五行
綠熊席青鳳裘　寒山子楚詞超妙
翠屏山寒巖本注　隱者拾得相往還

酒壚孟狗噬挈器　枕流漱石
公般爲雲梯　紀昌飛衞交射
巧人爲棘刺母猴　顧犬補牢不爲晚
衞洗馬比二王　鍾離春醜女
筆端鋒端舌端宜避　黃腸題湊
文王不忍露白骨　獮猴性捨一取一
音聲輪獅子吼　王子喬緱山白鶴
琴高乘鯉飛越　詩家景如藍玉生烟七七
藍田出美玉本注　今茲來茲謂年七八
諸侯有疾曰負茲本注　元帝蘭澤多芳草詩七九
取古詩句爲題之始　六字常語一字難八十
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有子建風八一
九日元圃侍宴詩　寥寥清景
王仲寶名恐太盛本注　劉苞九日侍宴詩八二
移陰語詩詞頻見　晨露每看花萼拆本注
陸詩言非閉寂不知　行行至吳會八三
吳郡會稽郡連稱　諸書言吳會皆二郡本注
百一詩譏切取義八四　室致陰臺積陽
李虛己曾致堯倡酬八五　浮聲切響
麗人行用八字最響本注　第二第五字要響
李公受呂本中詩啞　包豐詩俱可見志八六
秀幹成棟精鋼不鉤　水面獨搖風
包孝肅郡齋壁詩　豐稷不受籠絡
王化基詩美璞見志本注　清敏指斥章曾不阿
處心作事戒著盡八七　邵子不著不盡詩句
安樂打乖二吟本注　二正獻詩不崇居室八八
唐時木妖之號　孫叔敖以優孟重封本注
蕭何置田宅處窮　霍景桓何以家爲
文園家徒四壁立　太宗輟材營徵室
楊震以清白貽後　竈婢乳媼可開
老去生涯萬卷書　荊公詩多悖理八九
李雁湖發明介甫詩　李仁甫四子名
明妃曲淺漢恩樂胡　日出堂上飲杜水喻
君難託怨遇哀　重商鞅事相類
范沖楊繪論荊公心術　蘇文定論兼弁詩本注
譚勳惡王說多善變　文郭詩戒東坡譏刺九十
饒黎汪寓宿州作詩　呂榮陽麥熟繅絲曲
北客西湖句　文與可子瞻爲中表本注
東坡量移合浦　蔡安州詩以注遇禍
與也箋云之謔　畏口未畏文
饒德操祝髮名如璧　蘇門四文士九一
二蘇四客文品　陳后山答端叔論文本注
蘇門六君子別集　晏元獻韓持國雪詩九二
雪花六出本注　花雪降殿庭賦詩
謝莊以雪集衣爲瑞　軒龍堯鶴九三
二白鶴橋下語寒　今茲昔歲明年對舉本注
啓僤九代乘兩龍　禹使范承光御龍行
黃帝鼎成騎龍升　二黃人守日九四
青帝風青女霜　翟汝文伉直忤秦本注
太白明如李九五　雨不成遊布路歸
熒惑踰歲星如連李　客星大如李本注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溫公詩柳風葵日九六

坡詩孤月此心明　樂承業著諫苑九七
醉鄉記次酒德頌　汚泥蓮糞土芝九八
朽梈蒸菌芝　浮雲孤月詩深造九九
欒城文不帶聲色百　歐陽放他出一頭地
坡公看人文稱快　無意於文之文本注
翠欲流爲色鮮翠百一　翁呷翠粲
萃蔡綷繚爲衣聲　羅衣璀粲本注
一朵妖紅翠欲流　後山焚稿學黄詩百二
學文猶學奕　弟高於師僅能及
豫章得法於少陵本注　東坡與歐陽鬭詩百三
梅聖俞詩送晦夫　梧桐留鳳
合浦石康論詩　茅庵琴床圖畫本注
聖俞奇二蘇贈詩　歐陽窮於聖俞詩
鳳咮足笑　坡詩黄花用小正百四
温公詩候雁魚陟本注　山谷詩晚年愈深百五
草木文章帝機杼　花竹和氣人安樂
魏鶴山稱山谷詩文本注　蘇蕙子寶連波百六
武后織錦迴文記　春蛩秋蟬喻虛談
山谷演雅　機春巧勝掘地斷木百八
孔融肉刑論　漢陰丈人惡桔橰本注
看鏡道如咫百九　遠人來驩視道如尺
觟觽解豸同獸百十　山谷呈吉老詩
太元本互異　皐陶令羊觸罪本注
楚文王好服觟冠　獬廌猏貈
八百老彭嗟杖晚百一一　醇朴乃器師
堂密有美樅百一二　松柏之鼠不知堂樅
日月吹噓爲對百一三　雨露生成爲對
後山挽温公詩語　孔公緒噓枯吹生本注
詠孔韋詩誅姦蕭斧百一四　孔光不言温室樹
戒衣冠望董賢車　韋執誼黨叔文貶崖
不喜聞嶺南州縣　磨蕭斧伐朝菌本注
槐里令上書求見百一五　成帝時言路未塞
請斬安昌　文潛子京咏朱雲詩
麻姑山詩依仿百一六　歐公自稱廬山高詩
聖俞擊節歎歐詩本注　詩句互相因襲百一七
佳月明作哲　身與杖藜爲二
無人與馬成二　兩黄鵠怨旱謠
何以報之雙玉盤　青玉案黄金罍
子午谷丁卯橋　計出柏馬下
木雁不材遇異　沈慶之加三望車本注
翟方進罷鴻隙陂　飯我豆食羹芋魁
立埭用丁卯日　許渾別業橋側
招揚之眾詩喻柏馬　東坡柏石圖銘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崔德符言作詩之要百一八
張芸叟逾耳順言詩　未窺六甲先五言本注
高適五十始爲詩　東坡山谷言作詩
陳去非學詩雀鷗　詩忌俗忌有意用事
曾文昭河間詩誤布百一九　龔彥和兄弟名重
大壯勸兄夬早退本注　何武厚兩龔兩唐
徐師川與中貴唱和百二十　程致道封還除書
鄭本然居士諶　鶴脛魚須句
師川不汚邦昌僞命本注　高宗辨湛薦徐俯事

思陵好山谷詩及俯　喻汝礪不汚僞命
徐琛爲檜中表得用　朱新仲詠魯公昭君百二一
魯公烈日一人　顏色如花心糞土
單于府名後起本注　呼韓邪子妻母
昭君上書求歸　菊一名傅延年百二二
梁克家咏梅仿沂公百二三　九鼎變百花羞
沂鄭俱魁天下位相　此生安排狀元宰相本注
誠齋學詩四變百二四　學五律后山
半山七絕唐人絕句　江湖荆溪集自序本注
讀正觀政要詩百二五　新豐逆旅無顧者
命酒一斗八升　馬周鳶肩火色
羊鼻公嗜醋芹　爲常何條二十餘事本注
遼東役思魏徵　李勣力戰破高麗
鞦韆白山鴨綠江　水禽信天緣百二六
張武子不爲歲晚計本注　劉應時贈武子詩
霽月耿東南　掬水弄清泚
可人古錦囊　陶河漫畫信天詩
蘇雲卿東湖隱遯百二七　張魏公孤忠如孔明
兩翁之心秋月白　物色灌園蘇公本注
張德遠德長才短　趙南塘挽忠定詩百二八
汝愚謫死于道　考亭注楚詞寄意
胡紘奏趙唱引僞徒本注　朱子焚奏稿告病
蔡元定爲朱子決著　更號遯翁
朱子稱孫燭湖二絕百二九　子陵答侯君房書本注
狂奴故態　富春山七里瀨
陳仲弓弔張讓父　荀淑子孫改節

太邱後爲賊佐命　東來西兕
周平園王荆公佳對百三十　戎馬生於郊
佛貍死卯年謠　虛室生白吉祥攸止
汗簡刮青皮炙火　殺青滿架書新繕
臧質答魏太武書本注　虜馬飲江水
玉女諫金夫躬百三一　韓玉汝暴于乳虎
杜詩可怕李金吾　孫玉汝金機賦本注
更中尉爲執金吾　韓縝酷虐少恩
怪書披月看銅牆百三二　老壽山黃銅爲牆
鬼星石室火青色　謝遺塵隱南雷本注
虎獄劍餌　田園圖史分貧富百三三
鼎鼐樓臺辨有無　龐籍退老詩
寇萊公不營私第　圖史富書生本注
夏文莊臨龐疾　無地起樓臺
詠漢高叔孫通互見百三四　摶黍黃鳥諸名百三五
麥秋在野　樹桃李得休息
狄梁公桃李在門　摶黍百金拱璧取與本注
禰衡摶黍雁戲黃祖　漠漠春鋤影外天
王泠然裴門桃李　桃李蒺藜所得異
簡主謂子質失樹　不斟何斟言病百三六
壙寮謂無官　春帖用翠管銀罌
邢子才日思誤書　曾吉父呂紫微倡和本注
茶山居士　曾有積立鐵百三七
壁色立積鐵　大出遊秋罷語所本
呂居仁寄弟詩　田叔暴坐苑外本注
紫芝詩論輔嗣元暉百三八　二謝詩元暉語工本注

嶽麓寺道鄉臺百三九　東坡謫黃州築雪堂
境與人俱香　田承君勉道鄉語
姓氏多因謫籍香　虞虔劾陳宗禮
鄒浩夜渡湘江本注　士所當爲未止此
潘庭堅以夢易名　因方牛首名牯
竹生便直梅死猶香　吳吉甫試搗藥兔詩百四十
闞摶月見沫星　一戰期收桑榆
聖人之道猶日中　太元月闞其摶本注
璽書勞馮異　湯伯紀自儆詩百四一
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
湯文清歎伯厚真儒　湯王鄰居講論
薛士龍讀三國志詩百四二　蝸角蠻觸國相爭
李公佐南柯記　槐安國征檀蘿國
王荆公讀蜀志詩本注　問舍求田意最高
植杞梓藝蘭蓀百四三　晏子鑿楹納書
宣尼壁經晏子楹書本注　徐道暉四人爲唐詩
徐淵子號竹隱　任元受七夕詩百四四
勿填河漢留洗甲兵　盡言以養覩辭魏公
得神丹遺母不獻公　伊川不作詩百四五
有丹壽斯民　王子真候伊川嵩山
冲熙處士功行碑　邢和叔以丹遺伊川本注
王筌受籙進洞宮　郭恕先不就敘理百四六
末劫歸佛　忠恕善篆隸能畫本注
文鑑取送將歸賦百四七　楚詞後語取息夫躬
揚雄亦蔡文姬之傳本注　蔡確羅織士大夫
浮溪詩何事非戲劇百四八　晉惠問蛙鳴官私

官蝦蟇可給廩　張芸叟論逸詩百四九
石鼓是車攻詩　顧況詩見韋集爲勝百五十
好鳥依嘉樹　林堂含餘清
白雲帝鄉遠　華陽真逸本注
程可久自題眄怡齋百五一　達己病人
六月松風萬籟寒　詩人達者惟高適百五二
宋詩人一相三執政　蘇黃韓呂四從官
唐能詩顯達諸人本注　高適五十始爲詩
能與貧人共年穀　必有明月生蚌胎百五三
朱孔目散粥予入官本注　曹堯咨平糶應子
宜黃人戒勿犯曹　東屯稻米蜀第一百五四
青苗陂通淵水　帥漕月得九斗
淵明心遠之義百五五　上蔡語合心遠
真西山心遠室跋　所見不逾尋丈
所志不過錐刀　宋正甫和人詩百五六
三聖傳心惟主一　六經載道不言真
經言誠卽爲真本注　攻媿桃符因陸百五七
神荼鬱壘主衆鬼　立桃板于戶名仙木
嚴寒例謝常來客　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百五八　揚雄答劉歆借方言
班嗣答君山借莊子　朱希真小盡行百五九
郡縣不頒官歷　落葉爲秋花作春
以無歷見邴諸詩本注　朱敦儒以秦相致仕
鷓鴣天詞見傳誦　金石在波中百六十
萬物皆流金石獨止　詩文取喻金石諸語本注
公行子章章指　洪邁雪詩百六一

滕六巽二阻獵　崔希真得葛三畫
王逢原譏退之詩百六二　感二鳥符讀書城南
陳了翁書堯夫誡子文　愛子情至導子志陋
玉帶金魚激子本注　諸論退之示兒詩
諭王庭湊出元翼　孔子不編石鼓文百六三
陋孔子俗義之致譏本注　荆公弔杜醇王致百六四
筠筒釣魴鯉　稚子松間拾墮樵
四明慶歷五先生本注　荆公令寧禮儒
唐子西內前行百六五　天子稱宅家諸語
天家官家大家之義本注　義熙初蘆荻謠
文宋瑞或人詩百六六　金馬勝遊銅駝遺恨
人笑諸淵今齒冷　龍首黃扉一夢
應麟攷第賀得士本注　古誼龜鑑忠肝鐵石
上因天祥名稱宋瑞　留中齋大魁享富貴
羅壺秋幾以詩羅織　先西音轉相韻
何夢桂詩讖夢炎　夢覺功名黍一炊
翁與可上徐忠簡詩百六七　范六丈謀讜聖人
王晉公知子二郎官　姚仲約逆勞劫盜本注
范公不欲導主誅戮　王祐百口保符彥卿
鄭得言私試策問百六八　李良翁詩餞博士
太學諸生笑愈　少陵戲簡鄭虔詩
廣文歸馬遭官長駡　李丑父忤丁大全
班超不能讀父兄書百六九　投筆思立功異域
班氏父子業史書　蘭臺舊家學
王撝畫燭課子文本注　王温州不附史嵩之
賜汲古傳忠及竹林字　詩有四忌百七十


平易奇險怪誕之過　如抄錄帳目無精采
說功名如詔諛卦影本注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十九

評文

鄧潤甫草東宮制一　建儲非以私親
圭器莫若長子　鄧温伯附安石本注
晏元獻謝記室表二　衣鈌袵宮鈌隅
邢峙命去邪蒿　五雀六燕三
陸農師謝尚書表　六燕相亭喻銓試
海蜜誤侮食四　侮食來王左賢入侍
別風淮雨　龍躋歸宋樹伐五
躋龍牽牛狀孔子　唐人習用龍躋語本注
刻桐魚扣石鼓　畢衆敬父子相代六
乘板輿觀斷決而喜　張湍繼父翁守巴郡
即君類我府君　魯恭令中牟二異
傅季珪斷野父爭雞　王楊盧駱四傑本注
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文如懸河酌不竭
佇光于五字　鍾會爲松表定五字七
蘇許公求政職表本注　五字擢英才
燕許俱以文名　張文定制敕簡盡八
薦舉勅及察舉守令　文盎然如在春風中
范文正參政制　大恩之下難爲報九
大名之下難爲處　制表切年月隸事十
鄭湜厚齋草不名制十一　天下之達尊二
人臣之不名五　嗣秀嗣榮王不名
趙汝愚罷相制本注　周南仲草貶秦檜制十二
兵于五材誰能去之　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一日縱敵百年爲墟　金縱秦檜歸國就和本注

南自南北自北　南遷錄秖牾難信
葉適謝草詔　洪野處直學士謝表十三
擢列侍從　王褒中和樂職詩
此盛德事吾何足當　衞玠玉振江表十四
襲用正始遺音之誤　海涵地負
關雎正始之道本注　天鋒鏘正始之音
擯奪朱之亂色　喜懼之年短長之日十五
朝倚門暮倚閭　父曰子母曰季
胡文定辭召試本注　識表魏舟之象十六
曹倉舒載象稱斤　駿駕駟馬從梁來
沛獻王以京易占雨　蟻封穴居大雨至本注
上官儀視草工詩　詞掩蘭臺之駕
周茂振入館謝啓十七　改桃菜爲桃棗
輿謝息桃邑萊山　古柳卯同字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馮衍遺田邑書本注
郕守不以晉喪邑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曹娥碑蔡邕題文　當隳不隳逢王叵
淮陰行情調殊麗　頭昂尾懐懐
清淮春淚軟　無奈脫萊時或挑菜誤
鼎學士之大稱十八　天平軍壁記
牙璋玉節賜令狐　紂高天下以聲
林木翳然濠濮間想十九　清風颯至羲皇上人
得知千載上賴古書　作吏一行便廢此事
會心處不必在遠本注　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嵇康絕交書　餌术黃精令人久壽
春秋十賦工對二十　熊虎狀豺狼聲

魯馬爲櫝衞鶴乘軒　雞犧斷尾象齒焚身
虞不臘矣吳其沼乎　好魯以弓請謹守寶
賜鄭以金盟無鑄兵　泉臺蛇亳社烏
歐陽試左氏失誣論本注　晏元獻牡丹歌詩表二一
神雀頌五人稱美　重陽和詩第二等
二宰相詩無優劣本注　寧皇服藥赦文二二
陳正甫以詞學中等本注　盧思道賀甘露文
神漿天酒二三　凝照三階之下
水澤腹堅土膏脈起　大廈耽耽九戶開闢本注
明堂九室九戶　華山仙掌承露鼎
立三階受要　俗語皆有所本二四
爾有利市寶賄　良賈不爲折閱不市
爲家數甚多　誰謂伏事淺
分付諸客歲盡交代　具爲區處
爲我多謝問趙君　卽賜布帛帷帳什物
一切事自由不恤錄　輒隨方曉示
事付主者各有主者　幹吏卑末習讀程式
布施優裕　百行行頭皆官師
臣敢煩當日　地主歸饋
不得舉杯相於悒悒　比當相料理
差長進勤於長進　當復更治徒棄功夫
蹲夷之義婁羅之辯　見端不如見本分
老措大毋妄沮吾事　崔愼由拗木枕措大
要假長安本色　古老之人無聞知
不能宣備　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致意尊公尋遂初賦　家嬴弱不能收拾
使歸更尋思　不識世情
阿誰爲失　趨來趨至爾來
將軍罷休就舍　計今見在者
牽帥老夫以至此　先輩居士道人
主人翁習知之　使樂城小家子得幸
其不中用趣自退避　卿是我輩人
羣賊兩兩相視　檢覈戶口年紀
百家雜碎從火　加手下巳有大衆
知軍中細碎事　若干純若干國
膠加牢愁　墨床謂无賴
鯀之治水無狀　筆畫人事之終始
敘致旣快事加有理　留連至今
數呼相工問息耗　百年己分可長保
本師祖師始師　生熟不盡於前
與先后有瓜葛者　輒訓導譬解發遣
鈍悶以終　誇張愺恅
近局本貫十字街　少府見錢多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二五　黃童對日食兒月
熙祖聰慧封廣陵　明帝數歲岐嶷
童烏荷戟入榛　楚王似晉封文
王元之劉元城表二六　芝蘭之性終香
葵藿以誠向太陽　水萬折必東似意
盈不求槩似度本注　趙元鎭移吉陽軍表
丁翁表如嚴霜烈日　劉歧與父辨寃啓
王禹偁筮小畜名集　驢非驢馬非馬二七
烏不烏鵲不鵲　龔遂謂民帶牛佩犢

史疾語楚王鵲烏本注 狐非狐貉非貉
黍不黍稷不稷 組似組綸似綸
受寶璽賀表二八 西王母獻白環玉玦
僬僥珍羽 諸山得銀礬
答韓魏公周益公詔二九 處分十道策本注
雷孝友乞祠不允詔 華陽集詩稱至寶丹
鄭安晚再相制三十 温公乞佐文彥博
節使除拜爲納節 王曾再登揆席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本注 執政就咨諏
常程文書委其下 尊優正相諸儀
首相次相領院 黄伯庸賀雪表三一
袁安臥雪不干人 李愬雪夜破蔡州
上天同雲平地尺雪本注 李公甫表用嚙氈等
黄疇若可爭衡文士 耿秉復陳少陽後三二
如可贖兮百身 猶將宥之十世
克正罔敢弗正 進良以率不良
人之有猷有守 予其懋賞懋官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三三 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李顯忠復節鉞制三四 秦伯用孟明霸西戎
馮唐持節赦魏尚 英國衛國公善兵
舉人周與人壹本注 文帝法太明
張韓除節度使制 蹇蹇匪躬多多益善
前茅之偵獨柳之誅 汪玉山制誥第一
壽皇尊號詔三五 率百官若帝之初
於萬年受天之祜 周益公辭免表
真文忠草貸盜賊詔三六 赤子盜弄潢池兵

天下豈有白頭賊本注 王卿月爲澹庵制三七
仲連蹈東海不帝秦 藺相如名重泰山
胡銓不下拜穹廬本注 疏斬秦檜王倫孫近
竿其頭藁街 不處小朝廷求活
引壁睨柱叱左右 盧肇海潮賦三八
濡馬褐救焚 王章疾臥牛衣
編亂蔴爲龍具本注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三九
帳具几杖待杜任 手詔韓富文曾詢禮
待遇契丹使臣本注 呂成公代父謝官啓四十
杜牧一揮江海 黄州齊安郡本楚地
池州秋浦縣本鄣郡 昭明因魯美封貴州本注
蔣良貴託代謝啓四一 漆室女憂國葵
效老人之結草 真文忠辭疾除拜詔四二
漢宣舊恩封丙吉 未獲報疾必愈
賢卿甚於德吉 何夔以疾辭亭侯本注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鄭威愍除謝章
不掛權恩不沾相潤 潛公馮翊死義
傅至樂啓指張說四四 東門之柳自凋
元都之桃何在 楊國忠訴鄭侯柳詩
遊元都觀兩題詩 財色譬刀刃頭蜜
井眉瓶動常危 張說除拜不草詔者本注
張克明上朱子啓四五 行藏倚樓勛業看鏡
朱子跋免解啓自感本注 寄尋墜經卯之趣
二甲一丁四六 背無二甲腹無二壬本注
管輅言不壽徵 挽兩石弓不如一字
宋正甫詩新奇工緻 大敵勇小敵怯四七

今日是前日非　步騎千餘破尋邑本注
矍圃去者半存者半　孔門益者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沙謝啓四八　昌黎荊潭倡和詩序
湖之南壤地二千里　平原偕楚十九人
毛遂備員而行　毛憲子降第五甲末本注
經元而白馬驪而黃四九　朝取温造暮拔石洪
近舍皇甫遠求居易　子雲草元解嘲
附丁傅董賢得起家本注　秦使九方皐相馬
羅致北涯南涯生　福先佛寺刻珉詞
皇甫湜怒謂裴晉公　近舍某而遠徵白
洪舜俞上鞏嶸啓五十　東坡詠門外鵠袍士
半山賞梁間燕語詩　劉季孫題詩廳事本注
風舞雩月離畢五一　山谷詩江梅桃李喻
冰雪空自香　少游下蔡贈妓詩
玉佩丁東別後　天知道和天也瘦本注
招教子辭郡守啓五二　張宣公答教官啓五三
真文忠買鳩訴判五四　倪若水諫捕鵁鶄
孔戣疏歲貢蚶蛤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五五
識承平王孫故態　騎竹馬日至會昌春
姜噩以聲妓老病風　稽古閣上梁文五六
王相親老辭辟書五七　温嶠奉檄絕裾
徐庶失母方寸亂　南軒論太真得失本注
呂倚謝饋錢酒五八　王禹玉餉萬錢壺酒
莽貨泉爲白水真人　青州從事平原督郵
坡詩青州六從事本注　烏有一先生
詩會餘蚔之文五九　𥳑凝含酖之墨
筆銳千將墨含醇酖　貝甲大小文彩異
餘泉白質黃彩本注　餘蚔黃質白彩
獨孤綬放馴象賦六十　子雲晚悔甘泉作
林邑日南產象　楚人燧象奔吳
宋言數雞鳴渡關賦六一　秦關百二齊客三千
雞口牛後本注　考官淺陋黜人六二
帷帳洪鐘船趖　人主勢重萬鈞
航琛越水輦賮踰嶂本注　梅雨時有大風
清議扶晉六三　壯士守秦不足
亶聰明作無作聰明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工執藝事以諫賦六四　非刀匕供膳宰舉觶
釋椎鑿上輪人議書　鄭千之推汪周誥命
厚齋詞命傑出　寄悲憫于代言之文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

雜識

漢畫存隸續中一　李翕五瑞碑西狹頌
王稚子二闕　高貫方墓碑
顧陸宗畫有漢法　吳道元巧思減古意
劉寬碑載圖畫本注　黃龍白鹿承露人
嘉禾連理木　左右車騎挽槀陁
文翁高朕石室　三皇五帝三王像
仲尼七十弟子像　析里橋李會郙閣頌
丁房雙闕人物　金延廣母子碑
李剛石室四壁雕刻　顧愷之帝相列像
陸探微丹青入妙　宗少文圖壁臥遊
曹夫人與楊夫人書二　房子官綿百斤
房子城白土可濯綿　文絹香車衣籠本注
趙州臨城縣泜水　古文苑出佛龕中
孫盛晉陽秋　善惡皆以勳言三
佛言受苦受樂　鳩摩羅什譯大乘經本注
曇摩羅讖曇無讖　法華成實論大藏經
摹藏大相國寺御書四　寶奎殿頌贊撰記
章郇公受詔書額本注　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翔鸞結字液金填畫　栅小殿禁中過後麗
雙宣學士草麻五　鄧潤甫鎖麻二十二
莫壽朋權麻六道　劉原父立馬草九制本注
四制分草爲雙鎖　南豐一日草數十制
莫儔留金仕僞楚　草追贈制非典故
降制封史彌遠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七

楚芝蘭奏祭祀諸儀本注　甘露降祠庭
繆忌奏祠太乙　太乙佐五帝
爲壇開八通鬼道　親王布政榜首尾八
所領節鎮爲管內　封王與除節鉞異
唐朝隃領之制　隃領本作遙領
宏詞以裏尺巫咸黜九　徐子儀試三家星圖
保氏注五射　九巫皆筮字誤
王擕致束脩不受本注　求尺牘借詞學書
朝美務觀取字所本十　務外遊不如務內觀
蘭生而芳石生而堅　蘭石持正魯直字義
夢秦少游生放翁本注　史克卻莒僕
曼淵晉曼清後十一　西王母形狀十二
天暒而見景星十三　暒晴卽說文姓字本注
民依霧主吸霜十四　天可倚杵
筮謀類卽是謀類　用乞麋壽萬年十五
硜犴鷖彌翳倪十六　鰒爲魚字奇稱十七
蘭氏蘱氏草稱氏本注　洞簫稱謚
良魚在淵　帛魚皪皪異文
有鱄有鮊卽白魚　手五指之名十九
將指手足不同本注　闔閭傷將指失屨
啑鹽指季指　足駢拇指枝指
接菑也四玃且也六　秦處度蠶書二十
秦少游子名湛　兗州言旣蠶事爲最
九州有宜蠶不宜蠶本注　水母目蝦去住由人二一
山雌之肥其意得　簞瓢捧茹本注
參佐廨三間瓦屋二三　住東頭住西頭

士龍士衡形體本注　陳簡齋寄弟詩
末祿國有軍達等蔬二三　泥婆羅國獻波稜
和緩皆秦良醫二四　秦醫蚼治背腫
巫彭作醫　古醫僦貸季苗父
岐伯俞拊扁鵲巫咸本注　作器物諸事二十官
黃圯老延致二李二六　呂西垣得林少頴
方德順陸亦顏本注　胡原仲劉致中
和伯迂仲　倪齋齋戒三不妄二七
爭校不如持養二八　朱子與諸人論辨本注
林黃中論易西銘　二陸論無極太極
陳同甫論義利王霸　李猷黃子游義烈士二九
陳東歐陽徹忠直　德明似張澈作玉雪本注
講堂繪五人像　柴仲山丙丁龜鑑三十
丙午丁未輒有變　天地間集四隱集本注
隱於樺林九䆒間　浮休子參寥子同號三一
張鷟青錢學士本注　僧道潛爲坡游詩友
其生也浮其死也休　陸賀黨叔文誤贊三三
無垢心傳錄編由甥　張子韶謫居南安本注
王庭秀磨衲集語謬三三　鄭俠進餓民圖致雨本注
漢唐發陵賊三四　陽連真伽發趙氏陵本注
唐珏諸人收陵骸　植冬青樹於所函土
坐以待日三五　古人早起戒晏諸語
管寧科頭晏起自責　事親宜知醫三六
古以親疾精醫諸人　殷仲堪湯藥眇目本注
康節父間道奔宋三七　舍世祿爲窶士
康節家世本注　邵溥使燕拜寺墓
蘇頌書帙名三八　蒲宗孟日不失書
東坡規傳正奢酷本注　素王妙論稱富者三九
恩覆子孫澤及鄉里　黃帝五法管子九府
范蠡十術三致富　計然南遊越本注
賜先聖冕服四十　戴記左氏禮變著始四一
春秋諸史書始　物祖事始事物紀原
誄士之始　周以士爲爵猶無謚
臺駘本壺駘亦通狐　桓公作僞主始二主
魯取吳始不命天子　妃主葬給鼓吹
庭燎差數　大夫享君致殺
黃帝鼓吹曲諸名　周易集林占風雨四二
江總著書遣日四三　劉元城正色答遣日
懲羹吹齏傷桃戒李四四　馮道問唐明宗疾
北夢瑣言記十國事本注　動靜一理喻鐘聲四五
朱子聞鐘聲心出入　成康時戶口籍數四六
鹽石新論四七　王符潛夫論
洗金攻玉濯錦浣布　丁度土牛經序四八
土牛色取幹支納音　策牛人服色本注
黃石星精色質四九　黃石公記
圯上老人爲隱君子　蜀石經避諱字五十
范魯公不忘唐　竊鈇投杼之疑五一
掇蜂拾煤　鼂迥不喜術數說五二
天命知命委命之別　慈湖責希元訊日者
裴晉公魚蒜生老語本注　文潛詩誤盧杞爲元五三
顏平原使希烈死節本注　元載籍家椒八百石
文潛昌谷訪長吉居五四　長吉弱馬錦囊

延年術熊經鳥伸五五　華佗六禽戲
魏文五搥之鍛　梟浴蝯躩虎顧
菘葑蔓菁相似五六　蕪菁至南變菘芥
瑤簪玉笛不可見　司空圖論救時自處五七
陳太邱仁愛容衆　郭有道勤誨誘人
表聖佯墮笏歸隱本注　化書言奢儉貧富五八
季元衡儉說八言　晏子儉嗇吝愛之別
齊邱子竊譚峭書本注　覩驅雞得御民術五九
溫公獨樂園讀書堂六十　草木以妨步礙冠去
周子不除窗前草　王渙之達言六一
舟車仕宦以危自處　商鞅董卓輕民六二
不可與慮始樂成　百姓麇沸蟻聚本注
上梁文始閭闔門六三　兒郎偉兒郎懣本注
舉大木呼與謣　仁義足包寬嚴六四
傳元席端左右銘六五　冠銘戒居高在上
被銘言溫寒厚薄　鶡觚子傳子本注
梁元帝孝德傳六六　涓塵之孝河海之慈
孟郊詩寸草春暉語　坡詩微生慈顏沈贄本注
草木無謝天力處　春風不見梅李實
杉梅猶人與不待文六七　不扶而直傲冰雪
漢晉隋唐戶口六八　劉夢得何卜賦六九
沿吉泝凶穜利稑厄　坡詩耕雨刈晴順風
隋煬自比長城公七十　陳后主沈后從駕
通鑑釋文之誤　外間大有人圖儂本注
曾攽書解誤曾肢七一　機雲李德林非利國七二
張華稱利獲二俊　周高祖平齊之諭

河橋鹿苑之敗本注　尹氏五葉不別七三
饑荒羅鼎作粥　尹吉甫清風堂
錄異傳佚作者　太宗陸機義之傳論
梁鵠書懸著帳中七四　衛恆四體書序
醉師宜官竊札　王次仲善隸楷
魏武釘壁玩孟黃書本注　朋鵬皆鳳字
逍遙遊言鵬鯤　崔譔莊子注
王簡棲頭陀寺碑七六　屮字宜闕疑
夷吾記封禪十二七七　獻子五友忘二
城隍神見祀典之始七八　赤蛇繞牛口本注
探藤曲效王建體七九　魯人酒薄邯鄲圍
西河渡橋南越悲　調紅藤指黃犢本注
袁良碑卽轅生　漢楚相距滎陽
楊升庵僞厚齋語本注　袁氏先世濤塗
共車千秋分一字　武帝起集靈宮八一
歐陽跋集古錄疏漏本注　石尤風亦作石郵八二
石氏女亡以尤行旅　士儒志行之異八三
劉元城不稱王鞏字　門人則名朋友字本注
名可竊鄉不可欺　李翺戒王載名韋陽八四
後生不稱前輩表德　著韡騎驢字劉延世
韓霜露李日月逆傳八五　柳芳世族論八六
巫乙陶匠卜譌乙　乙氏商湯後
明州唐末五亂八七　吳令老裘劉二亂本注
明州由鄮縣分置　裴璩敗王郢年月八八
舜蹠堯桀之分八九　劉柳呂溫坐叔文黨九十
議罷中人兵權　韋皋以私銜構獄

王叔文進由東宮本注　叔文革除夙弊
子厚欲借叔文伸志　年少氣銳昧幾微
諸人意未可厚非　温公受欺蔡元良
未讀永貞行　鄭注李訓有心人
老子師商容常摐九一　見舌守柔
常摐日月星氣書本注　席壽氈壽褥壽九二
犀甲壽百年　八米盧郎或爲采九三
盧思道挽文宣八首　八米關中語言精鑿
四三王六五帝九四　三王不足四本注
五霸不足六　四三墳六五典
三二曜六五緯　燕丹子小說家
君苗欲焚筆硯九五　崔君苗登樓賦
士衡才多綴辭煩九六　士衡雅好清省
石季甫爲鄮令九七　車永以甥致書陸雲
毋姊憂短狐沙蜮　士龍書陳明州風土
北青齊東交廣　陂田罻羅
光赫之觀盤戲至樂　采蜯捕魚鱣鮪比目
炙鱉鯸臛滄鰲　鰒魚石首鱁魚
蚌蛤蚶蚢石蛣　始皇在鄮三十餘日
楊孚異物志　萬震南州異物志
荀卿譏子夏拘謹九八　六朝文放蕩開於荀本注
秦楚始師皆蘄地九九　王翦大破荊軍
陳勝起大澤中　東坡用檀弓文法百
迅雷風烈錯綜語百一　春與猿吟秋與鶴飛
吉日良辰　蕙殺蒸奠桂酒
隕石五六鷁退飛　徐仲車謂鄭棨知量百二
朱三鄭五　歇後鄭五作宰相本注
伊尹自知能相　蘊武自知不能相
寶祐間詩禍　東風繆掌花權柄
寶章閣前後同百三　五臺山真容院
沮溺耦耕黃城山百四　子路問津處
接輿耕方城　葉公討白公入方城本注
讀書有善有不善　石勒使人讀漢書
立六國此法當失　蘇威讀孝經一卷
蕭繹聚書萬卷燒之　崔儦以五千卷署戶
房法乘好書不治事　盧殷止以書爲詩資
廟堂二字所見百六　雜卦外文家用也字百七
鍾子翼哀辭本荀子百八　四言間七言爲句
靈光殿四七句增兮本注　坡甥柳展如評論
漣漪風水成文百九　老泉文甫字說
波濤淪瀾涇潮漪本注　辨才詩如風吹水成文
寥如巧婦織錦　昌黎文驅經獨立百十
周恭叔跋秦璽文百一一　秦璽後稱傳國璽
李斯魚蟲篆　晉後魏石晉璽文
元后投璽折螭角本注　李斯請去詩書百家
矯詔殺扶蘇蒙恬　不恣睢督責爲桎梏
甄宮井五色氣　宋以得璽改元符
太祖不受契丹秦璽　浮沚集
嗣位製寶百一二　受寶禮再行
賈涉得寶蒙古進繳　詔求美玉製八寶本注
益八寶爲九寶　璽匭更名寶檢百一三
周時印已稱璽本注　魚保宗請置匭受書

銅匭四各塗方色　經略總制武臣百一四
文武臣賣降　明季重武臣亦降賊本注
歷朝鹵簿儀圖書百一五　政和改修飾丹采
趙安仁戴斗懷柔錄百一六　王晦叔戴斗奉使錄
和好後結伴覲見儀本注　擊壞形製廁中法百一七
流品賢不肖之辨百一八　陸子靜講學象山本注
相如諭巴蜀檄百一九　父兄子弟教率
廉恥關俗長厚　唐蒙通夜郎擾蜀本注
終日不言義無用心百二十　民勞則思善心生
澤陂詩刺寤寐無爲　張釋之爲王生結襪百二一
裴度鞠場當李愬謁　劉之道東歸集
歐公始黜煇後取狀　堯舜聖仁賦爲人誦
讀經史博約法百二二　朝經暮史晝子夜集
雅言不聞性道百二三　程子不言無極太極
後魏北齊俗字百二四　巧言爲辯文子爲學
柳䛒傳又䛒之訛本注　佛書多以䛒爲辯
追來爲歸　小兎𩴾神蟲蠶
赤章蔓枝斷轂去國百二五　大鐘方車遺夙繇
仇由厹由厹猶異文本注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百二六
晁子止昭德讀書志　春明坊昭德坊
養素園密巖室　宋晁二家多藏書本注
東京記載坊巷官廨　昭德新論
校書如掃塵　春明宅子以書儌高
桀惑末嬉好琬琰百二七　伐珉山得二女
斲名苕華之玉　道士道人所來百二八
樓觀置幽逸人　太霄經尹軌真人

神明臺九室　無極永壽年號百二九
赤明上皇劫數　延康龍漢開皇本注
度人經元洞玉律　九氣二氣分天境
元始天尊開劫度人　道家出黃老
清淨無爲虛無應物　太上天真黃庭大洞
丹藥符籙流變　林靈素神霄錄百三十
公卿造廬拜受　李綱傳曾不行
女真已北道號本注　傅奕排釋氏百三一
孅兒幻夫模象莊老　佛家竊老子好處
道家竊佛家不好處　杜光庭依仿佛氏
葉法善元奘等削書本注　李蔚諫飯僧贊唄
六根四大本列子　真誥地獄道竊佛
魏禁事胡神銅泥像　北斗經依託引北辰百三二
旁行敷落之教百三三　安息國畫革書旁行本注
散真文布置諸天　塞種分散卽釋種百三四
四姓出家同佛姓　晉宋閒僧道稱道人
從所受學爲姓　支遁帛道猷有本姓
道安言從釋迦爲姓　帛尸梨蜜多羅本注
桑門比邱優婆等義　道人左道士右
摩尼茹葷屏湩酪百三五　老莊學盛召胡及釋百三六
漢明帝夢金人白光　盟詛仙怪巫蠱符讖
姚興立波若臺崇佛本注　寇謙之好仙道
榆欓盛經白馬負圖　騶衍羨門子高
西方之人謂周百三七　西方之書周志類
桀戎厭世窮幻駕空　佛生年前後說異
懷與安實疚大事　周魯二莊夜景百三八

四月八日之謬　佛出脅行七步
迦龍衞城二龍浴佛　修多羅讖百三九
扁鵲言秦讖之出　梁觀國議蘇文百四十
真文忠論地獄　傅奕蕭瑀論佛本注
天堂賢人登　李壽翁言易盡鬼神百四一
唐符袄正視流內百四二　隋唐九品官階本注
勳品流外　唐京城胡袄祠
始至朝拜非古道百四三　國忌緇黃薦靈
真人心若珠在淵百四四　衆人心若瓢在水
明鐘止水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武切中百四五
侯景遣單人直殿　錢一億萬贖捨身
索蜜呼荷荷　同泰寺無遮大會本注
代宗真宗諱世元百四六　祠宮諱元爲真
真武真梠太真經　女冠爲女真兆亂華
夢趙元朗授天書本注　剽襲西極化人爲佛百四七
東野詩垂老抱佛脚百四八　投老欲依僧譇謔本注
東坡宸奎閣碑銘百四九　自然神耀非有師
仁宗書賜廬山僧本注　懷璉阿育王山建閣
惟佛與佛乃識真　長蘆宗賾頌百五十
魏周唐三武毀釋　沙門法不住取足
斷薪續禪床晏坐　馬祖藥山問答
三條篾束肚皮　玉食金碧之奢
窮土木妖龍蛇區建造　墨名儒行
脫皮膚盡有真實　儒事實佛法空百五一
沙門德士互興滅百五二　王導禪指蘭闍百五三
蘭若音兩讀本注　父子廢復佛法相反百五四
遺教經普門品跋百五五　持戒爲定慧本
李習之藥山問答　黑風吹船落鬼國
引諸沈冥出苦海　械自脫獸自奔
補陀大士真實爲　制心如牧牛馭馬本注
攝心三無漏學　變火坑作蓮花池
盧景裕誦經脫枷鎖　于頔紫玉問答
維摩詰病衆生病百五六　錢文季維摩庵記
妙善國毗耶城本注　白衣居士
丹霞禦寒燒木佛百五七　學校土木之非
招提蘭若皆私造百五八　寺由官賜額
山臺野色　薛苹奏中條山泉涌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一

經義出注


唐疏言多難殷憂易一　匡衡說詩陳關雎四二
昏椓靡共　兔羅雉離四五
一字爲一言四七　酌彼康爵四八
居国卒荒　孔安國以今文讀古四九
梅賾上孔傳　周易正義五十
經典釋文　葵邱德衰六七
蕭魚怠晉　苟寅求貨七九
楚子常求裘馬　孟子七篇
黄霸獄中受書八一　邠卿避難注孟子
胡邦衡貶謫注易　崔瑗繫獄問禮
王氏新經義八三　七月篇言日月
螻蟈鳴　湯嫁妹辭九三
周禮疏九六　泄冶諫靈公九九
說文解字百　論夏享先王百三
夏礿　大戴禮曾子篇百一四
益字上橫水百一九　大戴禮言五大罪百三二
誣神者殃及三世　麢羊𤢿羊百七二
徐鍇說文繫傳又史二八一　天官言挾日百七四
鄭興鄭衆注周禮　說文㗊字兩見書七
訛譌僞三字通十二　說文丣丣二字十三
左傳五教遺三十六　長發詩下土方十九
元愷二三　伯宗稱善人
司服衮冕二六　郊特牲服章魯禮又周禮六九
日月爲常　考工記火以圜二七



司服希冕　二鄭周禮注
七經小傳　鼏盪舟
羿有二　畏威二字通用三二
四聲轉用三五　音同文異
昊天上天蒼天四四　豫州滎雒波溠四五
周禮疏　波播豬都字通
男南任三字通用四六　會黃池四七
五權之法五五　國語爲外傳
普天之下爲舜詩六四　子惠思我子產詩
碩鼠詩爲飯牛歌　溫恪爲先聖傳恭六五
覲禮壇宮分明六八　朱子讀方明爲乃明
孔安國論語注七三　何晏爲集解
黎侯式微衞以士八十　聰明文思爲五事八九
或有二二字通用九一　詩禮傳言宗言族百八
大門宗子　魯孝公導訓諸侯
晉選公族大夫　詩存商頌邶鄘衞百九
月采爲小采夕月百十　月令月采相譌
師氏保氏百一二　文王世子大司成
女皇堯妃散宜氏百一三　無毋字通百一五
堯至孟子八聖四賢百一八　凡蔣邢茅胙祭百二三
傳稱周公諸人　衞靈善宛春言百二六
欒氏之勇亦子勇　史伯嬰伋論和同百二七
盟向陽樊不從鄭晉百三一　石碏以義厲國百三四
狐趙以遜化國　衞多君子
晉卿以爵相讓　冀缺夫婦
齊太史守官百三五　魯宗人守禮

夫椒爲吳復父讐百三九　揚之水罪平王
式微詩貶黎侯　胡安國春秋傳
伯禽卒哭征徐百四十　云員二字相通百四二
傳言元亨利貞黃裳百四四　國語言詩
史佚爲尹逸　文章根本在六經百四七
是氏相通百五一　軫星主風百五二
帝乙歸妹百五六　毛漸使西京得三易百八二
條狼氏車轘刑百九三　詩歌政事道德並傳二百
破斧士以周公爲心　舒荼字通二百五
二伯九牧五官之長二百七　箕畢爲風雨師詩五
史記多古文說八　黎氏始飢
惟刑之靜　儀禮經傳通解十二
曹粹中詩說十三　孟子兩高子二十
僖王命曲沃伯三二　曲沃武公
三月蠶畢言歲單三六　月令季夏火星中三八
火星與心星別　投壺魯鼓薛鼓節四五
文王以昆夷修德四八　紀侯譖齊哀事
衞頃公賂夷王　襄王叔帶事四九
鄭三良衞多君子五六　隨季梁忠國
陳止齋周禮說五九　辰弗集房推步六十
正陽爲四月十月　日食忌正陽月
分至日食不爲災　孫覺春秋經解
易禮東西鄰鄭注六九　賢人草木相關七一
趙氏世孟智氏世伯八三　仍氏世字叔
翼九宗五正　遂氏四族
禘祫郊祭感生諸說百九　宗廟有祫無禘

春秋集傳纂例　孔子自衞反魯百十
范寧穀梁集解　學記教弟子法百一一
碩鼠謂顧見百一二　經傳華車相韻正轉百一六
呂忱字林百一七又周禮二五　諸言敬戒敬恭百二三
六經即聖人之心百三八　尚絅章猶樂之亂
陸象山言論語難讀　張九成孝經解
羣經音辨　子產不毀鄉校百四四
陸氏釋文自序百四五　吳才老韻補
張氏五經文字　畝甽耜耰之制百四七
家人吉在反身百五一　魯惠公請郊廟禮百五五
史角止魯郊　魯郊禘非禮
齊百庭燎晉請燧　王制作者周禮六
張禹以論語文訣　詩禮發冢
志春秋行孝經十二　詩視定星景岡十九
夕與邪聲轉　后妃兼有保傅二三
景祐集韻二五　楚重至郊三一
蔿掩別楚地九等三三　子駟爲田洫三五
子產作封洫伍田疇　晉欲齊盡東其畝
易卦師寓兵於農　井田壞致戎
古用牛惟服車證　詩詠御射之善四十
武子使公冶問璽書四一　月令固封璽
陳祥道禮書四九　傳記龜卜卦繇諸辭五十
左傳諸繇辭　爾雅十龜爲易十朋五一
經傳諸言夢五三　尊三老共綏執授五四
少牢上佐食綏祭　挼祭墮祭
昏禮掃扱地拜五五　拜手空首

介者不拜　三肅使者
賓將掫六二　御下捆馬
閩芊蠻夷　書有酒誥易戒濡首七二
大戴禮七三　古禮經傳通解
汶江字同嶓岷七四　大江出汶山
虞閼父爲周陶正七五　春秋筦冥之學八四
天皇大帝八五　五天帝五人帝
啓蟄祈穀之祭　祖有功宗有德
子罕削賞以投八六　董叔孟子並言天時九十
祭法用騂犢句讀九一　五祀祭物尸主儀禮一
崔氏三禮義宗　出其度量濟制三
迎春祀高禖　春秋二儺
毋休於都　穿竇窖
水始涸　馬牛放佚
樂師大吹而罷　周禮猶醵
射人贊射牲　功布道布
千車自後射　哭踊袒免無服禮
均服振振五　郊祀服袀玄
孔孟無伯仲在字下　迅雷風烈錯舉九
聶氏三禮圖十二　殿屋四注
大夫士屋制　夏侯勝善說禮服十四
曾子曾申親在問服　舅姨之服同爨緦
孫文子公登亦登十九　張氏三禮圖二十
單子爲王官伯二三　古堂室虛實各半二六
大經中經小經禮記標題注　孫炎葉遵禮記注一
孝子巧變安父母二　來朝走馬非騎乘十一

左師展以昭公乘馬　狐突以讒杜門十三
胡銓禮記傳　撰定論語弟子十四
子張子娶於言游十七　公羊說氏人名字十八
酺璧羨尺寸二　易象春秋稱周禮三七
色舉翔集去就義四五　魯惠請郊禮五一
魯始封分物　劉原父春秋諸書
葉夢得春秋諸書　陳傅良春秋諸書
較之功立武宮五二　季氏立二毀廟
周魯郊時異五四　周四望魯三望
春秋書新作讖譜　六經六藝合四術六十
衛氏禮記集說　報褒字通六三
更叟互譌　術述遂通用七十
首經各書不同七二　險儉通用七五
顏子孟子言立八七　新逆當爲親八八
虞箴祈招詩讒鼎銘八九　商盤周量
三大辰九二　五德配五行卦位九七
方慤禮記通考九九　蔣繼周禮記大義
貢士三適三賜百　條狼氏誓鞭大夫百五
呂氏芸閣禮記解百一五　后蒼曲臺記大戴十二
穆繆純肫通用十三　王風不復雅春秋二
雅士風末士　擊鼓詩知怨文仲
無衣詩知待王命　詩士陳靈之變風
變風變雅鄭舉終始　詩士或頌或雅諸說
王者迹熄不巡狩　詩士爲風與西周詩
正歲正月之異三　一之日二之日
程子胡氏春秋傳　劉質夫春秋傳

程沙隨張洽春秋傳　陸質春秋集傳五
蘇轍春秋集傳　古鐘鼎文位爲立七
閔因春秋叙九　公羊解詁及傳疏
呂氏春秋講義十一　生子書於閭史十三
薛氏春秋經解指要　崔氏春秋經解本例十五
趙岐孟子章句　古人以大爲名者二十
程氏春秋顯微例目二三　胡氏春秋通旨三七
李琪春秋王霸世紀　鶉奔詩次定中前四三
温公疑孟子言霸四九　孫氏春秋尊王發微
王介甫左氏解左氏二　公穀立學緣起
士禮無樂舞八　東萊左氏博議十二
程氏春秋分紀十六　公羊書弑季氏之失十七
智伯盆成括不才子二二　周公才兼德行
皐陶九德皆才　高宗不言無喪服二七
桊誓言時不可失二八　詩三星以俟嫁娶二九
參心皆三星　治亂廢置字反用三九
趙震揆春秋類編四十　命皇父稱祖四二
東晳補亡詩四三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四四
孔門顏氏八人四七　杜氏春秋釋例四九
八方之風五一　許氏五經異義五五
連山歸藏皆占七八　夏瑚商璉六四
羿澆二姚左騷同六五　經籍有六朝舊本六八
齊雲昌春秋例苑　孔維校五經疏義
東萊左氏傳續說六九　呂氏自以博議爲非
平平爲辨治百二　五十矢爲爲
荀子釋卷耳彫弓　孫以王父字氏東百一五
父字爲氏諸人　公子公孫之稱
公孫子不得祖諸侯　劉章刺刺孟百一八
一句一字俱爲一言百一九　孔氏聘辭諸問對百二五
鄧名世春秋四譜百三十　論語文散見古書百三七
公羊傳注疏公羊一　何休公羊解詁
啖助趙匡春秋二　長言短言十二
穀梁傳注疏穀梁一　冀州爲中國通稱二
冀爲中土中州　十二哲增赤師有若論語
蘇氏論語拾遺　葉氏論語釋言三
胡氏論語詳說　孫氏論語說六
見起見進見困　棖棠堂三字通九
鉅后項音通十　仲尼問禮老聃十三
尹氏論語解二三　緇布紂帛純服二四
士妻紂衣　縓頳纁緅緇入染色二五
三綱六紀之義二六　諸書言三綱
季札楚莊言詩次異二九　太史執書讀禮書
論語爲義說三人三二　堯舜作幹楨
仲尼作師誡　東坡論語傳三五
孔墨並稱之始三六　王雱論語釋疑三七
春秋少陽篇三九　胡明仲論語詳說
謝氏論語解四二　胡氏論語指南四四
黃祖舜論語解義四五　黍稷莪蒿之惑五二
張九成論孟解五九　王元澤論語口義
晁景迂非孟子孝經四　諸儒引書誤記孟子二
無垢孝經解　吳才老書裨傳
誠齋易傳　舜服三苗三六

禹治水制喪法三七　漢詔引孝經刪字五七
古書多終以堯舜五九　眞西山疏靜壽無逸六二
八蜡祀四方六五　爲草木疏記諸人小學七
唐諱淵爲深爲泉天道十二　沙鹿崩由晉文十五
殷巫咸爲術家所宗十七　奉姜嫄祀張仲十八
宋諱懸爲垂三　爾雅蒼頡篇有附益地理二五
罣皋字通諸子十二　負苓者病畫卦三十
耳牙字通百五七　仲翔取坤虎不取兌史一五二
三傳述經小聖人八七　春秋時二人同名九一
毛屯字相混史二七一　伊利俱盧取聲韻九一
吾爲之范氏馳驅史三十六　誠齋易傳多史事史四三六
三百五篇當諫書河渠十　禹貢行水春秋斷獄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一

#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二

## 史事出注


邢原清議易四　杜襲絶繁欽
蔡澤說范相秦八　封建郡縣有得失十一
羿浞事　少康一旅復夏
共和有二說　陳涉亡秦
秦置郡縣　劉更生論正臣十七
朋黨論小人君子二三　厚齋元初晦隱二八
董公說漢王發喪　魯兩生徵召不行
萬石君家法　魏割河西地去安邑二九
大峴爲齊南天險　周宣料民構怨
漢削藩除國　漢戚黨專政
宦寺專權封侯　唐代方鎮强恣
南蒯筮叛三七　魏相匡衡相漢四二
劉元城夏至論史事四三　陳完奔齊
王政君得幸　容齋論盛衰倚伏
武氏入宮　女貞入貢
李翱論小人難去五五　紹聖後失政
王荊公學術五六　邵子論君子小人六一
許敬宗勸立武昭儀六五　楊畏鄧潤甫變法
元祐變紹聖　新平人恥城角六六
隴西李氏隤家聲　魏文慕通達廢清議
黃汪毀宗澤　孫覿非復讎詆岳飛
汪藻表雪邦昌罪　秦檜稱元臣
臺臣詆張魏公　邦昌受冊寶
淮平後用異鏄六七　潞定後封趙歸真
公仲進賢止歌田七一　孔明薦郭費董允
管仲三歸後奢　魏相因許伯
上書去副封　里克中立七七
鄧析兩可說　鄭用竹刑
虛美浮文七八　王羲之責謝安
王翦間李牧七九　陳平間呂夫
房琯討賊無功八十　龜山附蔡京父子八八
唐元宗恃安致變百三一　李鼎祚讀書臺百三三
齊賜遊說士列第百三九　棘下稷下稷門
宋人重南重北百四八　邵子聞杜鵑聲
种氏世爲名將　春申君說秦百五三
虞翻斥仙人百五六　陸希聲以僧進用
范寧斥何晏王弼百五七　王夷甫死時悔悟
柳芳以貶著書百六六　黃帝世系書二
博士官處書未焚　漢惠除挾書律
蕭何收秦圖籍　楊賜上封事七
劉愷論刑　史記索隱十二
史記正義十四　伊川進黜十七
皇王大紀十八　魏武赤壁之戰二三
唐莊宗失詐　史記律書寓兵二三
漢書刑志寓兵　懿王時戎狄交侵
周衰還戎伐戎　冊文誄祭用帝王事二八
蕭咸斥董賢冊文　班固爲憲燕然勒石
韓稜斥拜竇憲議　倪陳互糾冊史相庥
聖清聖和擬侂胄　文事武備擬師旦
帝王五德終始勝克三九　黃帝受命風后四二

冶城本金陵里
分野值災不可禳
吳闢溝通淮通汴四七
韓江刊江山陽溝
漢文柔撫諸事四八
漢元帝牽制優柔
夷陵巴陵東陵四九
晉諱曜爲昭五五
左太沖藩溷著紙筆
李善書篚文選學
唐朱朴議遷襄鄧七一
宋陳亮論錢塘氣泄
先帝遺詔七四
秦拔上黨韓趙危八十
唐平澤潞服三鎮
平原君受馮亭
宋諱匡爲刊八六
居巢羣舒國九四
諸侯改元九七
通鑑外紀
晉文賞雍季先咎犯九八
趙襄子賞高共之禮
漢宣之明用宏石百二一
唐宣宗不知令狐綯
改章奏誤字
中山靖王聞樂對百二二
漢景七國之難
田單解裘衣涉百二六
孫寶斥孔光稱莽百二七
漢唐卽位行冊禮百二九
林劉議服中上尊號
唐喪制以日易月
周民東土不事秦百三一
賈至議取士浮艷
賈幼鄰至唐
魯諸儒國中講習
魯守禮義不降漢百四二
漢取少文悃愊吏百五九
宋武葛燈籠麻繩拂百六八
太宗柞木梳黑角篦
姦慝託禪放誣聖言百六九
桓溫廢奕海西公
新莽以安漢公居攝
建成元吉臨朝遇變
蘇威五教百七十
皇太子冊文稱謂百七二
范蠡說越取吳百八一
張良言天亡楚
唐德宗恥見屈正論百八三
吳華覈以蜀亡上表百八四
荀卿史公等法後王百八五
文帝宣帝尚近今



李斯請除百家語
淵明義熙後書甲子百八八
陳咸用漢祖臘
漢高養民致賢人百八九
光武延攬英雄
李燾宰相年表百九一
沈勁張嵊李堪蓋愆百九二
劉頌言君臣各有司百九五
平文釋滯制權
史記正義詩九
漢安世房中樂十八
神來燕娭
魏改安世歌爲享神
范滂母勉子死節二七
威烈王命三大夫三三
赤眉號尤來三老三四
鄭志誤爲吳志三八
康成孫皓不同時
魏文侯太子擊事四二
匈奴先世四七
驪山之禍
穆王夷王伐戎所獲四七
西晉亡由匈奴
光武禁上書言聖五二
明皇六上尊號
安石父子擬周孔
申包胥責子胥語五三
淮南王憚汲直五六
秦正先非刺趙高
李雲諫封中常侍
章華諫陳後主
孟昭圖沈蟇頤津
漢陳實清議五七
晉阮籍等放曠
長樂老馮道無恥五八
宣王封母弟咸林五九
秦八年涒灘字譌六十
商周師如烏荼六二
高帝光武取宛七五
後唐莊宗能立志七七
姜后脫簪珥待罪七八
杜伯左儒事
成帝封舅五侯八十
魏武夢三馬同食槽
兎舞鎬京八二
周亡三川震岐山崩
楚靈愸寘之于耳八四
成帝嘆息休劉向
號石父好利八五
宋弊政始末
賈山至言借喻秦九十
號文公諫不籍畝九三

歷代外戚賢否九六 傅燮疾中官上疏九七
甯戚三歌干齊桓百一二 穆生以醴酒去楚百一九
逵充惜超父子忠姦百二二 荀彧陳羣隕家聲
三卿策天子即位百二三 黄初以鶡鴞詔舉賢百二四
太液亭尚書君臣圖百二六 晉衛協明帝畫品
唐周財程修己工畫 漢諱荀爲孫百二九
伊耆伏羲音樂百三四 葛天康衢歌謠
煬帝後主諸豔曲百三五 開元禮開寶通禮百四六
趙過代田法百四七 晉幽公反朝三卿百五四
二世望夷宮自殺 唐太宗治中弊政周禮一
王由私屬七 李斯趙高相傾軋九
石顯貴幸傾朝 唐信任北司黜南司
申屠嘉責鄧通 楊秉劾常侍覽瑗
孔明言宮府一體 貞觀南牙北門之分
普鼎止薰籠移竹 李沆阻立後宮
文彥博責內侍祕疾 漢大長秋詹事等官十
漢唐財用移主奄寺 胡氏皇王大紀十一
元王子入京師受業十三 唐內侍不立三品官
唐六省官有內侍 魯孝公京師爲國子二十
東西周爭水灌稻三五 商鞅決裂阡陌
秦政決通川防 戎馬如入無人境
溝洫廢長城與 秦碣石門刻辭
李悝爲魏盡地利 叔均始作牛耕三六
趙過教民耦犂 禹伯益夷堅三事
後周四鹽政三七 漢鹽官唐鹽縣數
宋出鹽池鹽場井數 猗頓起晉郇瑕氏地

新莽泉分十品 秦漢用璽形制四十
唐改璽爲寶四一 漢法斗檢封
舜時黄龍負璽 殿名起于春秋戰國四五
董賢重殿爲僭制 漢司徒府之地
唐貞觀顯慶開元禮四七 帝嚳命咸黑作舞四八
舜命質修九招英列 章帝幸闕里作六樂
漢文始五行舞 梁武作鍾律緯四九
夏后鑄鼎繇五十 漢立代王卦名
晉語漢書卜辭 漢武以占知神馬五一
唐六典擬周禮六八 漢明帝采古說制服六九
秦漢郊祀輿服 漢文除肉刑不及宮七十
漢律春答準肉刑法 舜陶河濱事七五
倉唐對文侯問八二 唐以突頡利爲宿衛八八
磬室反鼎八九 趙彥以孤虛法討賊九十
實田覈田括隱田九二 隋開丁口立戶頭
舜造漆器九四 褚遂良對漆器雕俎
秦漢冠制儀禮五 禮服授皇太子十四
唐去國衈篇 五服附今之始
服制禮文與今多異 杜之松借王績家禮十五
雷次宗爲諸侯王講禮 六朝講喪服經諸人
漢帝不追崇所生十七 晏子聘魯趨蹌十九
陳宣帝立方明壇二三 蘇綽虛辯定六官
蘇威五教 白虎觀講經同異二五
胡廣事繼母禮記三 桓榮捧果以拜四
倉唐使魏對五 沈季銓事母七
經筵值雪論感召十 騎兵始戰國十一

車戰騎兵　新莽封爵置附城十九
歷代南北東西里數二十　魏以後士家歷名二三
唐設中和節進農書二九　氾勝之教田
春居諫齊宣爲太室四二　齊五素易一紫四七
良夫紫衣狐裘　史角在魯始爲墨五一
伐紂凡七日六五　賈山至言七十
通鑑外紀七一又左十六　崔琦對梁冀
秦檜遴于除授九九　裴延齡請兼官
溫公諫后妃混一百三　韓非事荀卿百四
馬融授生徒　唐一行日食議大戴禮八
唐玉輅三登泰山樂十一　叔孫通制朝儀十二
樂毅報燕王書十九　聶政父爲韓王治劍二一
宋諱縣爲架二三　明堂位制度隆殺二五
古史書月不著時春秋三　秦祀巫成爲詛楚文七
歷代日食之數十五　緯書起哀平閒十七
漢武望祀九嶷射蛟十八　始皇候大魚出射之
富弼告神宗憂災二三　皇甫規求附黨人二四
貴人不求尊號二六　豫章君後始立廟
齊魏會笠澤相王二七　秦政東帝于前
漢末亡書魏年三十　光武可先書元
溫公資治通鑑　九鼎震三三
唐之患吐蕃南詔三五　宋女真契丹之患
中丞議薛況罪三九　孔季宣斷梁人獄
終軍詰徐偃鼓鑄　呂步舒治淮南獄
仲舒以弟子下吏　張湯請博士補廷尉
嘉祐時郭后祔廟議四十　史彌遠立理宗事五二



呂后則天立本紀五六　則天中宗實錄議
孫氏唐史論斷　范祖禹唐鑑
史家記事追言謚左氏九　魏受禪碑列名十三
唐六臣所爲　王積翁留夢炎降元
文天祥以留遇害　通鑑書叛書寇之失十七
張知白溫公皆守儉二三　劉道原返貂裘
陳無己累日不煩　杜預議既葬除服二七
叔向議王除喪宴樂　樂毅羊祜伐國不待二八
周世宗令南唐繕完　陸質黨王叔文三二
魏明帝生謚烈祖三三　擾龍宗白事董卓三三
賈充憂謚傳其惡三四　秦李斯分過三七
宋以子冉討囚墨翟三八　文靖言李辰妃喪四五
魏丞相使金抗議四八　顏杲卿近安祿山五十
史記帝王世系可疑六七　取西域傳校漢書六八
班固真本漢書　葫蘆中漢書
秦先攻韓據成皋七十　三晉分地取成皋
楚漢爭成皋　史伯語鄭桓公寄帑
魏武侯浮西河　佳兵好還
括獻爭立七一　周以前祖父不諱七二
生諱始漢宣　荀彧勸操迎獻帝七四
召平高于四皓七五　應曜隱淮陽山
申屠蟠不屈于董卓　秦法刑棄灰于道七六
秦子楚不習誦八一　隋高祖不說學
張睢陽責令狐潮八二　雷萬春中矢不動
寇公行遣倒用印八四　宋景定來諸叛人八五
秦昭王問儒無益八六　子房復仇辟穀

梁王琳縞素赴軍　張承業諫莊宗稱尊
司馬楚之感沐謙 八九　商君載甲操戟
李林甫重闢複壁　費褘戕于魏降人
李壽蔣繼周言星變　漢用三傑楚黜范增 九二
劉輔諫立趙倢伃 九五　錢潛諫立郭貴嬪
鄒浩乞停策劉妃　燕昭築宮招士 九六
慕容盛討蘭汗　楚蒙穀負雞次之典 九七
深寧拜疏出關 百　李斯韓非玷荀學 百二
汲長孺爲戇 百四　朱雲欲斬張禹
卞壼如含瓦石　晉靜公遷爲家人 百五
漢赦季布 百六　魏武帝免梁鵠
孫休弗罪李衡　樊噲引趙高戒帝 百八
袁盎以人彘戒文帝　賈誼借秦爲喻
蔡京禁讀史 百十　豫讓爲義士 百一一
智果別族爲輔氏 百二十　韓孟談遇智過
漢興不以五星聚井 百二十　韓信步騭之屈 百二二
唐穆宗銷兵變起 百二九　漢罷郡國都尉兵
晉去州郡武備　偃師獻倡穆王 百三十
魏了翁乞復舊典十 百三七　雋不疑叱衛太子 公羊二
蕭望之不乘匈奴亂　馮奉世亟擊莎車
嚴助不聞問謬對　燕丹用荊軻劫秦
漢武復仇伏匈奴　卓師陵温廢君 七
東漢二名諸人 九　莽諷單于毋二名
江劇啓哀帝屈私 十　杜預巧飾經傳議服 十三
長安京兆通稱 穀梁二　趙涉說亞夫走藍田 四
平澤潞用杜牧說　劉相如勸張浚迎敵

孔廟王君侯伯封罷 論語九　孫臏斯非相戕 十六
蘇秦張儀同學　孔明論三國形勢 二十
董公李勣言闢與士　夕陽亭勖私賈充
唐太宗開文學館 二　瀛洲十八學士
許敬宗成立武昭儀　裴晉公淮西賓佐
李宗閔薰熾中外　漢致六翮 三
申屠嘉折鄧通 五七　董仲舒事驕王
魏相廉正抑霍氏　袁安任隗抑竇氏
申屠嘉引袁盎坐　朱博黨丁傅 五六
賈捐之詔石顯　馬援論高帝光武 六九
何妥秦王責蘇威 孝經十三　唐代配祀 十五
世本士于漢後 孟子九　田單解裘衣涉者 十二
慶元六君子 二十　申不害干韓 二三
鼂錯公孫宏言術　國滅後多重見者 三十
賈誼說文帝興禮樂 三八　武帝不喜汲黯清靜
光武封卓茂 三九　太宗誅高德儒
董公說漢王發喪 四五　陳涉假湯武 四六
昭烈攻劉璋取益州 四九　法正說璋討張魯
孔明汾陽知義　蘇秦無二頃田 五五
民心思漢忘漢 五八　江陵祁山嚮從
王朗詐稱成帝子　帝王經世圖譜
唐仲友與朱子相軋　魯仲連不帝秦 六四
荀子譏秦無儒　孔子順義不入秦
齊威王趙肅侯朝周　句容下邳多盜 六五
商鞅致秦富强之術 六九　常平倉所自 七二
荼字始見韋曜傳 小學八　秦存展季壠 二十

太宗書燕公父墓　秦楚交好背詛二三
屈原靳尚懷王　楚人憐懷王怒秦
徐景安歷代樂儀三三　昭襄王呂不韋冢經說六
秦冢遭發　隋諱煬帝改廣爲博天道一
唐國史補八　黃帝受河圖闓苞十
趙公子章作亂十六　趙過代田法二六
魏書爲穢史　新五代史五代會要歷數十三
鄒衍怪誕地理二　鮑校戰國策十
三服官所獻十八　漢求蓬萊安期生二三
李少君化去　武氏骨醉二嫗三十
武氏以崇不歸長安　張柬之等迎中宗
枚乘諫吳王濞謀逆三六　契丹執出帝北歸三七
王溥唐會要諸子三　唐定封禪儀注二四
柳州許慇黜封禪　公儀休相魯閉心二五
周賄晉使勿籍二七　起居注緣起掌錄
張公論事能回天二八　元魏君孝文稱最二九
孝文字子見義　呂惠卿手實法三八
蘇轍古史　明德后不欲封馬氏五十
魏相論用兵　陸抗上疏言政令
王吉上疏言得失　枚叔諫吳王濞
鄭昌上書頌蓋寬饒　何法盛竊郗紹書七一
蘇秦士燕走齊百三十　楚兩龔不屈莽
楚父老弔龔勝　羊勝公孫詭惡鄒陽百二二
程嬰屠岸賈事未實百二四　桑公授扁鵲百三三
崔浩論人物　呂婆樓進王猛
王猛經國治秦　慕容恪輔少主
劉裕討桓元受九錫　周元王晉出公傳世百六
周威公　世本有二又十一卷史五三
貞觀政要又十四卷史三　唐史發潛八
韋宏質以諱誤賢二三　胡武平集中制策
王氏五代會要九一　范氏五代通錄九三
三劉漢書刊誤漕運一　通鑑舉要補遺評詩二四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二
書籍雜文出注 目上繫作者姓名其人亦附見
韓非子易五　淮南子七
賈誼新書八　越絕書越紐錄九
陰符經十三　畫墁錄四三
緯書萌芽四七　緯書不始哀平
漢儒信緯不信緯　二墳五典八索九邱四九
桓譚新論五三　劉行簡苕溪集五五
顏子好學論六十　李習之復性書
郭璞洞林六二　楊雄作太玄六七
難經八二　顓頊曆
洛下閎太初曆　傅元口銘九十
范諤昌證墜簡九五　桓寬鹽鐵論百
聖證論百二　太平御覽
荀卿子百九　周髀百一四
鄭志百三九　觀物內外篇百四八
東坡試刑賞論百四九　汲冢書百五四
覈靈賦百六二　陳止齋身後書百六六
孫盛晉陽秋　劉道原十國紀年
柳芳唐曆　真西山養正堂記百七八
顏之推家訓百八十　顏彥沖屏山集
不韋成呂覽書二　鬻子四
墨子篇數五　宋祁筆記六
班固典引七　朱子感興詩二
家塾書鈔二三　水經注作者三五
周公職錄四三　周公城名錄

曾子固校上說苑五一　巾几法盤杅誠五三
皇極經世五九　開元大衍曆議
孔叢子出依托七七　莊子司馬彪注九三
逸周書竹書紀年九七　揚雄所著書九八
柳子厚封建論百二八　緯書元命包百三八
阮氏中說註　劉彥和文心雕龍百四三
唐元行沖釋疑百四五　應仲遠風俗通百四八
王仲任論衡　晉汲冢所得書百七三
束晳分釋竹書　晉太康得竹書始末
呂覽名類篇百七九　黃帝泰索諸書百八二
周髀算經　後山黃樓銘序二百
東觀漢記詩百二　酈氏水經注二百一
初學記詩一　蔡邕張超青衣賦六
括地志九　令禽惡鳥論十五
劉向列女傳十六　王讜唐語林十七
杜虞通典十八　班固白虎通德論十九
范處義解頤新語二　李氏涌水集
李邦直淇水集二五　傅安道至樂集二六
麗澤論說集錄四四　黃帝至周魯六曆六十
佑闕大同曆　沈存中夢溪筆談
桓寬鹽鐵論六二　王充論衡六三
雜家劉子六七　楊泉物理論八七
夢溪筆談百　方廣寺板屋詩百一五
呂忱字林百一七　黃帝素問注百三四
劉迅作六說擬經百三五　文君白頭吟
宣和博古圖百三七　大晟樂書

蔡邕正交論本朱穆百四三　韋彤五禮精義百四六
王文考靈光殿賦序百五十　班賈鄭通科斗書周禮四
劉徽九章算術二三　海島算經爲重差
趙明誠金石錄二四　洪景伯隸釋
陸氏吳地記　山海經緣起附益三六
穆天子傳　蔡邕獨斷四一
五行家有易三備書四六　東坡夢齋銘序五三
汲冢書師春編六十　官歷刻漏圖六五
漢樊毅華嶽碑記六六　逸周書互有同異
孫公談圃七一　列子釋文七四
孔氏聘辭八二　聖證論諸說八五
遁甲孤虛義九十　王史氏二十一篇儀禮三
武榮闕幘傳講五　何承天禮論十五
王儉禮論條目　孔子袪讀禮論
隋江都集禮　杜王論喪禮二帖
喪禮書號凶儀　劉氏牛羊日歷十六
宋崇奉濮安典禮儀十七　明經放冬集禮記標題注
司馬伷甯朔新書一　魏鄭公諫錄
唐會要集賢注記　劉向列女傳六
春秋繁露十八　時訓非周公書三
淮南子注家二四　農書九家百十四篇二九
北人本業記　慎子篇數四三
袁宏後漢紀　裴子野宋略
張彥遠法書要錄四七　列子注及釋文五八
尸子魯人佼作六四　孔子家語
王度記六七　七略七錄七志七三

元徽四部書目　徐彥伯樞機論澀體八一
荀子引聘禮志九五　杜氏理道要訣百九
元豐九域志百一一　太公金匱陰謀大戴禮四
管子弟子職七　孔叢子小爾雅
馬融廣成頌十五　張揖博雅十九
仁宗寶錄樂二　吳越春秋十三
明堂位非小戴書二五　真文正文章正宗五二
蘇氏諡法書左氏七　劉羲叟長曆十六
呂氏大事記十七　胡氏讀史管見
柳子厚弔萇宏文四十　厚齋挽袁進士詩六一
六臣文選注六三　柳子晉問效七發六四
程氏考古編六七又小學三二　黃氏談藪談苑六八
東坡三良詩六九　曹植王粲三良詩
東坡秦穆墓詩　儒家顧子書七八
劉氏公非公是集　公是集梁邱據詩
孫郃文纂八十　洪氏容齋四筆百十
反離騷畔牢愁百一三　柳子厚文學國語百一八
朔誦二十二萬言百一九　杜牧之孫子書百二十
曹叔通新禮百二十　劉向列女傳百二七
世本公子譜百三十　白虎通德論穀梁十
王直講集論語一　孫應時燭湖集六
王質雪山集七　洪興祖受楚辭補注十五
楚辭集注證後語　朱子因趙汝愚注騷
韋曜博奕論三三　曹操祭橋元文三三
小說家所出四六　進銳退速老子語
石曼卿歌詩集四八　吳筠心目論五二

陰符經有精語
厚齋夢跋太學書五三
劉晝新論六六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孝經四
晁說之儒言
彭忠肅五致錄八
司馬温公家範
郭顯卿雜字指十
元豐聖訓十五
李吉甫郡縣志孟子五
韓非子十一
楊子法言十九
金樓子二
孔叢子七卷三三
休弈傅子二篇
桓次公鹽鐵論五七
藝文志考六三
陳後山談叢六五
范蜀公集
李氏樂靜集六六
二程文集小學五
田敏進印板書十
易參同契十三
郢書燕說十八
元惲法苑珠林二七
司馬光潛虛義三四
唐文粹唐書唐會要經說五
皇覽冢墓記
奴書七
任子道論
桓譚新論十二
葛洪抱朴子
金樓子
柳氏自備
鬭令內傳天道一
周髀算經
張稚讓廣雅
抱朴子內外篇四
後漢志七
武經總要八
黃帝素問內經二三
清河三孔集二四
柳州龍城錄二八
東坡少游梅花詩
東京記三卷三六
田俅子三篇曆數六
百體有十二時書九
皇極經世十
都利聿斯經十一
管子十七
晁補之雞肋集地理一四
元豐九域志五
輿地廣記
楊萬里誠齋集十二
陳述古古靈集
龔氏中說注十三
太平寰宇記
元次山自釋十九
程大昌雍錄二六
王嘉拾遺記
殷芸小說二七
劉氏異苑
漢袁良碑跋二九
馮衍顯志賦三一
賈子書非真本三四
鮑參軍集三五
鍾嶸詩評
元和郡國志
虞綽長洲玉鏡書三六
宋白續通典三七
魏劉劭皇覽諸子五
仲長統昌言二十又百六三
王績東皋子三十
李氏詩苑類格三三
李百藥撰著
沈約四聲譜
沈約永明體
世說新書撰注三六
張巨山紫薇集三七
商屯田墓銘六四
東坡夢齋銘
韓集舉正考異七八
張氏柯山集
長柳占夢書八十
張紘嘆陳琳所作八五
武庫賦應機論
葉水心鞏仲至銘百二四
呂南公灌園集百四七
置齋哀斧書
余安道武溪集百八十
戰國策注家史一一
古列女傳十二
真氏讀書記十三
韋氏洞歷記二七
唐仲友著書五一
五言之始史二九
笑塢老人自備三十
崇文總目七六
翟汝文忠惠集史三一
文選六臣注十五
朱子感興詩三五
陸游籌筆驛詩三七
温庭筠五丈原詩三八
呂氏儒家要覽三九

閣陸陰平劍閣詩四六　張文潛梁父吟四七
虞喜志林五八　何氏姓苑
左思有雅頌遺音　程大昌演繁露六九
夏侯湛抵疑七二　閔子騫贊
李文饒貨殖論七四　陳舜俞廬山記八六
程致道北山小集百十　陸宣公翰苑集史四一
王溥唐會要　洪氏容齋隨筆十四
范攄雲溪友議　張固幽閒鼓吹十三
老學庵筆記十九　唐科目圖科名記二六
程氏雍錄三三　華山記三九
荆楚風土記　開元昇平源五七
朝野僉載六十　登科記六四
翰林故事　皇甫持正集十五
孫可之集　程俱山北小集七七、
獨孤及毘陵集八五又評文二集　李氏朝野雜記八九
孫氏續通曆九一　呂南公灌園集九三
五經文字　非有齋類稿史五十二
苕溪集　馬永卿元城語錄十四
呂氏師友雜志　慶元黨禁十八
章氏春陵圖志十九　王氏東都事略
洪文惠盤洲集二三　江休復嘉祐雜志三三
中興館閣書目三七　尹和靖語錄三八
綦崇禮北海集七四　趙茂實庸齋集七六
李伯紀栟櫚遺文七九　呂氏大愚集八三
潘氏關中記崇儒二　汪彥章浮溪集評文一
吳地記廣志四　雷公藥對

姚令威集十三　朱子韓文考異
歐陽行周集十八　各家登科記
皇甫持正集二五　沈亞之下賢集二七
劉禹錫夢得集二九　鄭亞會昌一品集三十
元子猗玗子次山集三七　玉溪生樊南甲乙集三八
晁無咎雞肋集四五　楊次公無爲集四七
邱文定集四八　鴻慶居士集五五
胡承公忠獻集七一　羅端良鄂州小集評詩一
葛魯卿丹陽集　韓子蒼陵陽集
王無公東皋子集十一　河嶽英靈集十七
皮陸松陵集四七　詩苑類格四八
計氏唐詩記事五九　毛澤民東堂集六四
羅隱甲乙集六七　杜荀鶴唐風集
郭功甫青山集九十　饒節倚松集
汪信民清溪集　呂希哲東萊集
韓維南陽集　劉氏異苑九三
夏均父遠游堂集百　仲彌性浮山集
唐子西集百一七　李師中誠之集
朱新仲灊山集　敖器之曜翁集
崔鷗婆娑集百一八　曾子開曲阜集百一九
徐師川在湖集百二十　張良臣雪牕集百二六
孫應時燭湖集百二九　洪舜俞平齋集百三三
黄朝英緗素雜記百三五　呂氏能改齋謾錄
呂本中東萊詩集百三六　趙紫芝青苑齋集百三八
潘庭堅紫巖集百三九　汪藻浮溪集百四八
顧況華陽集百五十　巖壑老人集百五九

朱子真獵較集　野處猥藁瓊野錄百六一
王逢原廣陵集百六二　文文山指南吟嘯集百六六
鄧氏栟櫚集百七十　陸氏陶山集評文二三
楊炯盈川集六　蘇頲許公集七
張方平樂全集八　張氏玉堂集
尤氏梁谿遺稿　洪舜俞平齋集十
南仲周氏山房集十二　衛涇後樂集
胡武平文恭集十四　胡文定武夷集十五
曾氏茶山集　周茂振海陵集十七
夢得劉賓客集十八　王安中初寮集十九
元獻遺文臨川集二二　汪玉山文定集三四
趙南塘庸齋集四二　毛澤民東堂集四九
李忠愍集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四

人名出注

袁康吳平姓名隱語易九　陸宣公贄
干寶　女媧氏十
五胡姓名十一　秦亡後諸士二八
東陵侯召平　召平有二
四皓　伏生浮邱伯
高堂生　張芸叟四三
鍾會王弼四六　賈逵張衡馬融四九
杜預　韋昭本名曜
王肅又百二　嘉祐諸賢五五
元祐諸賢　蘇舜欽五七
葉夢得晁說之五九　李二曲
喻玉泉六一　申屠蟠六三
宗爺爺六六　許廣漢七一
呂成公七二　張敬夫七三
郭仲晦七四　胡忠簡七五
史臣論殷浩八十　虞翻八二
程沙隨　李舜臣八三
張眞父張行成八四　楊時八八
傅休弈九十　周南仲九一
馮時行九二　商君有二乙九三
荀爽張說　陸佃九四
胡瑗九五　魯恭趙溫百一
蔡節齋百四　薛季宣百一四
韓康伯百一五　王輔嗣無後
顏延年李泰發百一六　管輅
唐一行又百三六　林艾軒百一九
桓元卞伯玉百二二　明僧紹
李林甫楊國忠百三一　安祿山哥舒翰
湯伯紀　王昭素百三四
吳斗南　羅隱
孟長卿　朱新仲朱希真
洪興祖百三六　阮逸百三七
棘下生百三九　叔孫通號稷嗣君
張文饒百四十　胡文恭宿百四七
謝上蔡良佐　邵天炎古
張嶠邵伯溫百四八　陳忠肅瓘
曾子固鞏百四九　种明逸放百五十
郭仲通逵　郭忠孝郭雍
陸終六子百五四　陸希聲陸質百五七
南齊張思曼緒百五七　梁伏曼容
魏何平叔晏　宋耿南仲百五八
後周衞元嵩百六一　楊子雲百六二
宋徐復林瑀百六三　賈魏公昌朝
晉孔坦百六四　周茂叔張子厚百六五
柳芳劉道原百六六　李公晦百七十
楊備孫奭呂大防書六　宋敏求
王欽臣　郭忠恕
范景仁十八　袁絜齋二三
倪文節思二八　韋宏嗣曜五五
皇甫謐八五　顏師古八六

賈景伯逵八八　李子材杞九四
譙允南周九五　劉子政向九八
王景文張安國百四七　張伯玉亦稱百林
陸士衡機　吳斗南仁傑百五八
魏芳爲邵陵公百六九　東晳爲疏廣後百七三
陳無已師道二百　真西山德秀二百八
徐文藻整詩二　張子並超六
吳叔永泳七　李仲蒙育
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九　趙復齋彥肅十二
馬永卿嬾真子十四　伯奇死爲伯勞十五
施士丐十七　繆熙伯襲十八
張稚讓揖三二　周堅伯磐四一
李栟李樗　高忠憲攀龍五八
袁季平延七四　李忠定綱
魏荀顗何曾八三　江左褚淵王儉
唐季崔胤柳璨　司空圖自號耐辱九一
何進賈謐九六　楊國忠安祿山
庾亮蘇峻馮王　啖叔佐趙伯循陸質百九
翼奉郎顗百三二　束廣微晳百三九
何士威佟之百四六　崔亭伯駰百五十
胡五峯宏仁周禮三　蔡九峯沈
李盱江覯十　漢朱虛侯章十三
呂徽仲大防十五　趙無愧徐仲車二
張蒼耿壽昌　何承天信都芳二八
竇埜之儼三三　周益公必大三六
張行成翼元四九　王象賢貽孫五五

王君懋劭六三　王次點與之九一
荀景猷嵩儀禮一　夏子喬竦十
劉原父敞十一　崔駰李尤十二
王無功績十五　唐牛僧儒楊漢公十六
楊虞卿號黨魁　元行冲澹禮記一
王方慶綝　射孝宗慈十二
高誘爲漢末人二四　虞翻二子及喜二七
呂和叔温二九　王君懋劭三
王无咎補之五七　文子計然默希子五九
王肅有兩六二　公孫尼子六三
海東曾子六八　孫子荆楚
宋裴松之　高松溪登百六
韓仲聞臯樂八　聶政有兩二
陳齊之長方春秋二十　漢郎雅光顗二三
張仲通洞四十　陸質啖助趙匡四八
權載之德輿左氏五六　杜鎬安德裕錢熙六八
江端禮端本百一八　朱子元博百二一
湯東澗溪論語二一　魏博士周生烈三二
魯有兩惠伯三五　唐孔穎達四六
袁絜齋燮五十　陳仲猷葉仲珪六十
袁正肅王去非孝經十　王梅溪十朋十四
趙邠卿岐孟子二　王補之无咎六
名申皆字子西十三　郢君章惲十四
陳仲舉蕃十七　周子靜龔益卿二十
子夏門人田子方等　皇甫士安謐三三
唐林慎思三四　石徂徠介四六

李伯玉成季六六　四先生五先生七三
梁劉士深杳小學七　明董斯張閔元衢十四
宋董彥遠逌　張燕公說二十
趙明誠妻易安居士二　李潏水復三
孔光張禹許敬宗二八　柳宗元附叔文
李彥平衡　晉鳩摩羅什三一
顏真卿蕭穎士三六　趙克繼謝飲經說四
章友直楊南仲　晉虞允源溥九
陸魯望龜蒙十　沈驎士袁孝高十二
裴仲賈漢　田敏
衡陽王蕭鈞　劉仲郢
晉傅咸十三　梁沈約十七
胡翼之瑗天道一　楊倞張湛三
何承天八　祖沖之
信都芳九　劉子房智
劉潁川兄弟　李播李淳風十三
王希明十四　公子牙公子章十六
李孟節郤　丁孝公鴻十九
王彥靈巖叟二　啓元子王砅三
魏伯起收三一　劉元卓洪歷數二
曹士蔿三　劉惠卿昞四
張文饒行成十六　洪景伯适十七
李舜工垂地理四　酈善長道元二五
牛宏牛僧孺三八　汪處微晫諸子一
王無功績三一　杜執禮淹三四
傅元傅子三九　王季海淮百六五

姚宏史一一　薛季宣十二
李淇水潏水不同八七　呂子晉希純百五
王致君迹百七　劉度百十二
劉淑檀敷包咸史三二五　晉干寶唐李華六六
白牛居士八六　通元先生果老史四十七
沈作喆寓山三十　張九齡子壽三三
鄭餘慶劉岳三三　崔寧崔蠡三五
蕭穎士茂挺四一　范傳正張司業九三
木石先生史五三八　李尋子長河渠九
柳子厚從兄評文一二　庾子山王子安三四
醉吟先生三九　獨孤至之及六十
禪月大師釋貫休評詩六四　戴幼公叔倫七七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五

物類 出注


邵子言木之神 易三六　莊子言筌蹄 四六
龜雉蘭玉召災 六九　十二筩叶鳳鳴 八二
靡草葶麥氣候 八六　葶藶款冬
百草權輿 書三六　瑞雉無釋雞二號
秭鳺先滜　昆蟲閶懌 八八
童牛角馬 百七十　孔章得豐城二劍 百九十
王阜擊磬鸞鳥集 二百二　張液柳谷湧寶石 二百六
鮚醬台鰲 周禮二五　顆鹽監鹽末鹽 三七
戎鹽石鹽岸鹽　宿沙瞿子善煑鹽
祁望守鹽蚃　唐辨龜九類五色 五一
看龜灼龜法　諸先生言八龜
牛耳無竅以鼻聽 七一　引牛與荊公辨耳
面牛鼓簧　牛龍耳聵
漢酺酒榷酒酤 七二　紛容葥參 七七
麥秀䅘禾氾移 七八　梓慶削木爲鐻 八十
筆名由起 八六　筆點黍而書
蔻齒兩縷共一 儀禮十八　瓜桃橘柚不削剖 禮記四
以鞍爲几 十一　丈引尋常起度 二二
堇荼荃蕙之變 三二　鄭不識樝梨 四七
傳亮譏張敷樝梨語　幧頭幓頭之製 四八
向栩著絳綃頭　江充襌衣曲裾 八四
朱勃方領矩步　婦人上服曰袿
九錫典物 百　温公布衾圓木枕 百十
祭謨誤彭蜞爲蟹 大戴禮九　五刃不礪 論語三一



投酒器蒱博具 三三　杜宣以弓爲虵 五二
李廣以石爲虎　照乘珠結綠懸黎等 孟子四四
岳州迎貓鼈鼠 六五　陽羨買茶始漢語 小學八
蔡居安食瓜徵典 十四　周彥倫言早韭晚菘 三二
黃腸題湊 經說六　趙師雄夢梅花 天道二八
冰紈綺繡純麗 地理十八　縰爲方目紗
酇沛山鑄斬蛇劍 二六　鷃雀亦作鴳作鴽 史二八一

困學紀聞翁注編目卷二十六

雜義出注


體用連言本釋氏易五九　宋儒言體用字
月闕其摶六七　宋儒言敬義七三
八風先後八二　北方諸義
朔方爲陽始　太元四方四時名義
火日金水百一四　通書言誠幾百六五
正蒙言豫　漢書稱長者書二二
吉臣吉主　晉野瞽而齊明三四
歷法孟幼雌雄三六　五行生克及自生數三九
莊子言六極五常八九　康成戒子書言遊歷百二四
馬昭守鄭謬肅百四三　康成爲東北一人
張融稱鄭兼言其失百四五　張釋之不拜嗇夫百五九
五則名義百六三　尊賢不及二代百七五
六家謚法百七八　商高言歷度矩數百八二
造六嘗以逆陰陽　谷神不死
高子之學詩二　吉甫妻譖伯奇事十五
清平瑟三調十八　韓非言八儒三墨二四
歲年取義三六　康成戒子書言讖夢三八
天定人定之勝五三　星連四方名者四六五
安石言行心迹七十　文中子嘆遼東之役七一
形勢先關中次襄鄧七五　呂氏所自出
裴度午橋綠野堂九一　衣冠之盜九七
上中下三壽百五　杜鴻漸黎幹論配祖百九
鄧郁立小板屋衡山百一五　朱子遊高臺上封
衣服關言行諸證　雜曲少年子百三五

巴渝舞談容娘名義　朱子論文中子讀經
祭祀所用諸香百四六　唐韋形論上香非古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百四八　日爲天明月地理周禮十二
師開鼓琴知室夕十九　古有宅經無葬經
隸首作數二三　街彈碑或誤爲衛二四
管子河圖言物土二六　管子草物十二衰二七
晏子治東阿上計三十　諸書言上計不上計
司馬法孫子三二　唐仲友出處著書
諸書言牛耕義三六　伊尹稱五和之美三七
管子言官山海　海王之國正鹽筴
古泉一品二品五銖三九　周景王鑄大泉
泉法母平子子權母　造父習御泰豆氏四十
尹需習御夢秋駕　御史恭射使端
殿爲屋高嚴通呼四五　諸書言殿統上下
五行周天行度四六　日月五星乘黃道
五星王相休廢色異　孔子遇嬰兒知韶作四八
律有候月候日之異四九　言律呂諸家
左旋八八爲伍　西伯卜太公繇辭五十
夢有正有感　婦人有揖無拜五五
拜尚右尚左　武氏尊婦人不令拜
婦拜袖扶而上下　婦人首飾盛難俯伏
長跪問故夫　推手揖引手撎
婦人拜天臺如男子　乙巳占五九
二至改水改火六三　晉長明燈火變青
春三月易水火　金木等物五方互出六四
銅鐵山水泉各數　岳臺晝夜時刻六五

甲乙五夜猶五更　二至後漏刻增減
晝夜有天人之異　承天太極兩儀三朝六八
瀆山瀆水七四　正人復扈賜敦七九
五天六天八五　太微五天之際
感生帝之祭　天帝稱名之別
日者旋式正棊九十　雷公太一六壬三式
孫鄭不合冠子事儀禮二　吉日辰良錯舉九
古謂刻爲商十　三商高春
言天形者六家禮記二七　虞氏穹天安天說
天圓篇言物理三五　韓子分性情爲三品三八
孟母程母明禮四六　婦不識廳屏
文王增琴絃六五　宿田更舍六六
疊羅支不嘗肉六八　言命分三科三名六九
旃僕薄借棊七六　朱子論無極義八十
不對舜冠之問八六　茂選俊英賢傑九三
元黃改色九四　趙高青黑黃易色
立尸侑葬夷禮存百九　民居服食教學之數百一三
會黨正社禜讀法　弟子職諸儀
古弟子北面大戴禮五　息黥補劓之方六
傅元進爵鶵觚子樂七　徐生善爲禮容十二
盧肇酒令十七　明堂位非小戴書
衛樸精曆術春秋十四　百七三日餘一交會十五
古祭祀親射牲十八　安民乞免鐫碑名二四
李仲寧不欲鐫碑　人事感天地三三
司空城旦三九　匹夫宦官蠻夷有謚左氏七
讀書記錄取人言十二　忠不專于事君十四
事親言忠養　回回歷閏日不閏月十五
素問言立端推餘　郗雍善視盜六六
臧榮緒庚子拜經又穀梁四　名子者當爲孫地七一
崑崙山五色河七三　郭泰名在八顧七五
禹泣罪人七六　顏舍不筮命八二
不可學他不是八四　天占人人占天八八
天官日官太史局九十　熒惑入斗犯氐
慧星見地生毛　張衡善術學
叔輒哭日食　孔子之周問禮樂九七
張文潛手文曰耒百一　浮邱毛公師荀卿百二
賈逵出張蒼門　董子公孫宏不言儉
歲星善火星罰百二十　熒惑移三舍
忍恥忍辱忍詬百二二　忍醜忍垢
杜有道妻𡰥從之　君子小人幸不幸百二四
子至亥爲一匝百二六　泣而益洪水
漆室女魯監門女百二八　子沈子女子諸稱公羊
披褐先生　才亞后稟論語十
項槖居萬流屋　容成氏五千文十三
昌黎猛虎行所指二　陶侃惜分陰三
四產得十六人三四　二十一子孿生七
董子言水九似四九　六根六塵六識五二
張無垢以佛語爲號五九　杜子美無可無不可
供養在家佛孝經十四　莊周學本老子孟子二四
王肅不好鄭三三　新垣平言日再中五十
袁充言日景長　楊莊言可否材不材六十
丹經守一六二　莊子儒發冢事經說六

金色界香水海天道四　光明藏寶林香花
霍山爲天柱山三六　魏伯陽虞翻同地曆數七
洪氏盤洲諸勝十七　咏蘭陵詩地誤地理十二
文中子先世十四　靈金內府二六
太乙精吹藜授牒　鮑明遠與妹書奇麗三五
明遠妹有文才　方伯謩取釋氏志堅諸子四五
孫思邈答言老莊五十　汲長孺學黃老五一
王安中榜室初寮　盧生邯鄲夢七三
淳于棼南柯夢　杜珝好元理八十
大巫山小巫山八五　傳記多托仲尼百三八
誤合不同時人　周舉五經縱横史三二
章子寺報竹平安三三

周易字數

乾惕震恐

修辭立誠
上下繫終
以月幾望
文辭今古
異稱

易防未然
履霜堅冰
邵子言剝
復姤夬

潛龍不見
括囊无咎

貞固爲元
之本

#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元圻案）〔宋鄭晰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元圻案）一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　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實乎誠歟修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色　〔宋朱氏雲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　朱子答鞏豐曰　修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廷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溫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夬者也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擾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楊龜山易說曰〕月幾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元圻案）一〔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　〔呂成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原注見韓非解老　可以發明貞固之說。（元圻案）一〔宋眞西山大學衍義曰〕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　〔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生不知何人作

潛龍閉關義

堅冰女壯義

乾坤爲大父母卦
姤復小父母

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句讀

以陰陽言日夕

亢龍潛龍

勿用義賈干不同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干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又坤初六注干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江南人鄭夬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　〔邵子八卦正位圖曰〕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案人閒訓云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閻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隸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何云）以惕爲息殊爲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宋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鬭靡耳　（全云）據首條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衡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朱子更定於義爲協　（方樸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王弼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曰謂至向夕之時猶懷憂惕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篇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能與高高能與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云）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急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正也居位無所建白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卽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蓋以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黠於黃老則尚粗（又云）賈生潛亂入而不能出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　〔深寧通鑑答問曰〕范雎鑒於穰侯主眷旣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功者去之言翻然謝事棄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譎說攘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雎謀也澤克踐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蚑負而顚蝸升而枯彼蔀家覆餗者曾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知易也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干寶曰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爲非

進退存亡得喪互伏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案見外傳計倪篇陸宣公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下文云]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其語本此[元圻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後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絕者爲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一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延齡贄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謚曰宣

坤六五象羿莽媧武干寶說坤五

坤之六五程子以爲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案]干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愚謂此說爲長[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晉書干寶傳]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攷]干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鬱邑志林載之

屯利建侯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何云]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瑯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云]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誤○[元圻案][皇甫謐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鉏及夏之衰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羿不修民事而信寒浞浞殺羿篡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哀公元年左傳]后緡方娠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繹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氐後秦姚萇羌爲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爲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爲郡縣

履分嚴咸情通

否泰以下濟爲義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無邦[元圻案][宋樓氏鑰攻媿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爲貴而以下濟爲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爲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爲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宋何坦西疇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陽浸勝剛浸一長臨將泰遯將否

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而長爲泰自遯而長爲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陡頓恁他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亦以爲然[宋李氏椿爲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否姤繫桑繫柅

繫於苞桑三柔在下而戒之也繫於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元圻案]否三陰在下姤一陰初生[否九五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初筮原筮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從之曰原筮[元圻案][宋游氏酢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童觀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艮爲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而成巽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美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爲之无可咎責君子爲之鄙吝之道[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

孚嘉孚剝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劉更生上

封事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鳴豫**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湯誥 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哀公五年左傳 鳴豫者歟。〔元圻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謙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頻復頻巽**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三。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元圻案〕〔宋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爲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致於頻巽

**月幾望三占不同**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尚不至於亢也 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元圻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應於二〔中孚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匹四乃絕之而上信於五故爲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隨言出門**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詭隨。〔元圻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豫冥升**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元圻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

**大蹇朋來渙其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僞朋也。〔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圻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復解豫言朋**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密雲不雨**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亢○〔元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甘節甘臨**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案〕慎作謹避孝宗諱 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小雅巧言 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正爲甘則无攸利

**舍車而徒自求口實**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元圻案〕〔賁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彖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碩果不食證史**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剝。〔閻按〕召平有三此必指謂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全云〕東郭先生梁石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爲俗吏所窘其時甬上故公相家子弟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矣深寧序桃源世譜已有此數語○〔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賤〔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閻云召平有三一見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爲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爲陳王徇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設險守國證史

思患豫防證史

下陽舉而虢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虎牢城而鄭懼。襄公二十九年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撤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全云〕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釆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圻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爲齊南天險　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北伐獫狁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沔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　漢景帝時鼂錯創削地之議以致七國之叛誅夷削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淮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顓政而漢祚中移戚黨之禍烈焉　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衆誅竇憲而宦豎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等定策繼統誅閻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　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衞薛嵩盧龍李懷僊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置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朋來朋亡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何云〕兩朋字異義○〔元圻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蹇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陰陽闔闢終則有始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而始也。〔元圻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蠱彖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器象以卦命名

爾雅小罍謂之坎。釋器大琴謂之離。釋樂萬物之象無非易也。〔閻按〕又有彎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圻案〕〔閻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爻終始皆九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九。

易言天行有人事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元圻案〕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勗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家人言物行恆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元圻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初卽乾元碩果生仁

復之初。卽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爲木果。在春爲仁。〔案〕此仁爲果中之仁發生也。在冬爲幹。歸根也。終而復始。〔元圻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仁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元董眞卿周易會通〕剝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

易爲君子謀中諸貞字包承爲小人謀

張子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正蒙大易篇文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全云〕爲君子謀亦正所以爲小人謀○〔元圻案正蒙大易篇〕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左傳〕僖二十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卽張子不爲小人謀之意　〔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字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可獨訓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　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遇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貞凶貞厲貞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彖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二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恆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彖不可貞爲節過苦傷於刻薄物所不堪也小過九四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　〔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皆包承君子則吉　〔明章楓山懋曰〕易不爲小人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乾坤言中庸誠敬乾坤於二言仁義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卽具此理。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言敬以直內。〔元圻案〕〔魏鶴山簡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　〔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爲邦九二君德故也　〔馮氏椅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二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元圻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　〔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　〔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案〕此何妥語見周易義海撮要行法俟

何天之衢

魏相以易相漢繫於金柅

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知繫於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方樸山云以魏相與匡衡並論可云不䕶者卓矣　〔全云〕魏相與匡衡不同科魏相育得有失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元圻案〕〔漢書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代為丞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奏之戚宦蓋指諸霍宏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書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云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楊龜山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使之勿行也　〔詩召旻毛傳〕椓夭椓也〔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其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

陽盛陰生證史

潛龍知亢履霜知戰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謂天風姤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士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閻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為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驁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圻案〕〔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道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　〔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幷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渡浙江㒃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於幷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　〔漢書孝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久之宣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為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案鳳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盛自鳳始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於武德七年甲申太宗以丙戌即位至十一年丁酉入宮正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　〔宋李氏燾續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真國遣渤圖刺來貢名馬　晉以太康元年平吳而前一年劉淵為左部帥張芸叟名舜民自號浮休居士又號矴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復集賢殿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墁錄詩文名畫墁集　〔通攷〕載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內七八兩卷則郴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今集

積善之家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與仁與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

田獲三狐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元圻案〕〔東萊易說曰〕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　〔逸齋詩補傳曰〕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罹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罹網羅之多君子不樂其生自比於雉也

易象井鼎頤飛鳥王輔嗣忘象說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元圻案〕〔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宋王氏炎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注獨行然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自知其不可而復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為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為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　〔宋郭氏雍傳家易說自序曰〕易之為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讓王篇〕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

伏羲十言之教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全云〕漢上先生朱震以為鄭康成之語。〔案〕漢上易傳引之謂是鄭六藝論之文羅泌路史後紀注亦云

易緯言正本理物毫釐千里漢上易

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易則此所謂易二云者。蓋緯書也。〔何云〕差之毫釐謬以千里[illegible]於董子之論在緯書末作以[illegible]卽經解亦非哀平以後書也〔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穆公趙簡子紀夢二[illegible]其始也降至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緯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illegible]人以爲妖妄然則奚至哀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略尚無讖緯不知此係祕學不在羣書之列〔元圻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云云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　大戴禮禮察篇保傅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荊門朱震子發撰

康成注易多改讀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泰包荒謂荒讀爲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爲互。〔鄭注〕互作牙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楡。〔鄭注〕荑木更生謂山楡之實晉。錫馬蕃庶。讀爲蕃遮。謂蕃遮禽也。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國朝惠氏棟九經古義曰〕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閻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宅與坼相似故誤作坼馬鄭皆從古文非改坼爲宅也〔又引釋文云〕馬陸坼作宅云根也困。劓刖當爲倪仉。〔釋文〕荀王肅本劓刖作臲卼云不安貌鄭云當爲倪仉萃。一握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此條當在困劓刖之前夫三爲屋周禮小司徒攷夫屋註文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爲動。說卦。爲乾卦。乾當爲幹。以上俱見釋文其說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元圻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於厚齋所輯鄭注中其厚齋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屯君子以經論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擊蒙鄭作繫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視履考祥〔晁氏會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日中則昃昃作㫄見公羊疏麗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尚云庶幾也說卦震爲龍龍讀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巽爲繩直爲工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爲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　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虛也大雅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爲康

八卦之說爲八索

書序。漢孔安國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爲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爲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爲周禮蓋亦類此唯馬融以爲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全云〕八索亦未必是八體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說。〔元圻案〕〔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驗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　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於學官〔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曜注云史爲晉諱改之

伏羲文王周公作易孔子十翼爲傳繫辭二作說爻辭多文王後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案見卷首論卦辭爻辭誰作朱子本義謂繫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卽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案〕〔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中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總曰繫辭分爲上下二篇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敘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王肅本是也。〔何云〕揚子雲解難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儒林傳注亦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〇〔元圻案〕〔宋晁氏郡齋讀書志〕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采諸說附益之又經典

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易著商周事
存乎其人
阮天隱易筌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案〕〔朱竹垞經義考〕引阮逸說舉作主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見漢上易繫辭傳上朱文公語錄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全云〕解存乎其人句頗附會○〔元圻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一易筌六卷太常丞建安阮逸天隱撰易筌今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泰六五

文王箕子用晦而明

明夷之象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爲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全云〕用晦所以明道微有語疵易爲小人諱口○〔元圻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連山歸藏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商易簡未詳所據〔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平間爲郎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並以夏易詳而商易簡爲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卦得賁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何云〕何用蔓引○〔元圻案〕此條紀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蓋一事而傳之者異

夬五陽決一陰
小人道憂
孚號有厲
牽復吉

苕溪劉氏上殿論用君子小人劄子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全云〕劉一止字行簡○〔元圻案〕〔宋王得臣麈史〕載李翺易詮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肆蓋小人在上故繇辭曰剛長乃終是也與劉氏之說可以參看 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時文潞公富鄭公韓魏公同平章事趙清獻爲殿中侍御史包孝肅副樞密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參知政事衆正盈廷羣邪屏跡小人道消之象元祐哲宗初元〔魏鶴山奏疏曰〕哲宗踐阼崇慶垂簾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孫覺蘇轍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爲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攽在詞掖而經筵講讀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又曰〕紹聖親政之後首相章惇繼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曾布登二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追責生者貶竄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 方司馬文正當國之日惇京方假紹述之說以惑人主假朋黨之名以傾正人小人道憂之象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此夬之象辭所以有有厲之戒而姤之所以次夬也 〔呂成公己丑課程曰〕小畜九二牽復吉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爲陰所畜俱上欲復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祕書省校書郎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

荊公說求王明
王介甫易義

井之九三荊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何云〕是亦輔嗣清言之傳也 〔全云〕何氏以爲此特輔嗣清言之儔尚未盡其實荊公學術略具於此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爲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云〕荊公作易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荊公之說○〔元圻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王介甫易義二十卷龔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王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宮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害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二書偕行於場屋 荊公易解今佚此條見易義海撮要

復見天地之心
陽進陰退俱爲復
復爲反本

王輔嗣復象傳注以寂然至无爲復又復大象注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於程子之前其聰明非尋常才士所及 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太極圖說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荊公曰陽以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元圻案〕〔王弼復象傳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 復大象正義曰復爲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 〔蘇子美復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彖曰剛反又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耶 〔元胡氏一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朱子語錄鄭兄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寂然至無乃天地之心曰他說无是亂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

七日復七日得
薛温其易義
易言用无體
利貞者性情也

面一畫作甚麽又程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然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卻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荆公說見周易義海撮要復六二　蘇子美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舉進士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元圻案〕此薛温其之說也見易義海撮要震六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温其易義散見周易義海其釋皆引唐事以爲之證當屬宋初人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閻按〕景迂名說之卽後所云晁以道也　全云　李二曲嘗暢此論○〔元圻案〕溧陽周孝廉柄中書李中孚答顧寧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孚集中有答顧亭林二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經亭林遺書辨之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又次之又曰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彼之竊我非我藉彼不得援儒而入于墨李答書云經傳之文拈體或不及用語用則遺夫體初未嘗兼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盧惠能始其解金剛經以爲金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既而禪宗咸主其說雖以吾儒賢者亦習見習聞籍以立論解書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有卽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所載尤不一而足〔又云〕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謙開善遊以故蚤聞其說愚按體用本乎釋氏晁以道已有此言而未明指其所本今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孔疏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无以爲體此非體用兼舉見於注疏者乎孔疏姑置勿論康伯晉人在惠能之前自注惠能初唐人是體用本出儒書彼之竊我信有徵已以之解經亦不始於朱子二程遺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又云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此伊川之言也至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見伊川易傳序中伊川生平不看雜書大儒立言闡道固不必有所本卽云有本亦本於易注斷非本於其所不讀之佛書伊川之學三傳而爲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潛心於學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是延平教人亦標此二字朱子近師延平遠宗伊洛全體大用提唱發揮可以知其淵源所自矣今不考易注之文以爲出於惠能又不考程子之言以爲聞之謙開善亭林雖再三往復而引據未詳其說卒詘而不得伸余病其張異學之幟而滋後世之疑也是以摭而論之　厚齋此條引葉晁之說而未有折衷蓋未信以爲然也嘉慶壬申在黔於狄觀察夢松處得見周孆齋此說因詳錄之以補厚齋未申之旨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尚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經義考〕引晁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生平慕司馬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　李二曲名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鴻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及反身錄奏進　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獎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

小人道消
泰不拔茅言吉以其彙絕句
儉德避難
无往不復有命无咎
羸豕孚蹢躅入於左腹

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元圻案〕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時伊川始冠遊太學胡定安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卽請相見遂以爲學職　〔唐李翺之著復性書三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也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名篇亦卽性其情之意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案〕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喻氏〔全云〕名樗字子才龜山弟子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戾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可以知其說之詭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妥　〔邵子觀物內篇曰〕唐堯之世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殷紂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　〔經義考〕喻氏樗易義今佚王圻曰祥符人建炎進士　〔同年蕭山王穀塍宗炎曰〕玉泉喻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古占法二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絕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爲。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洞林正義蓋皆本於仲翔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故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朱子本義。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原注〕申屠蟠以之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後漢書申屠蟠傳〕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禍蟠確然免於疑論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元圻案〕〔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爲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元圻案〕

觀風設教證史　居賢德善俗證史　日中則昃證史

一〔唐書姦臣傳〕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高宗卽位復官爲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卽妄言曰田舍子賸穫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宋高斯得恥堂存藁經筵進講云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　〔續通鑑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卽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淸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復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呂大防范祖禹范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改元紹聖　〔姤初六王弼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豭强而牝弱謂之羸豕孚猶務躁也　〔程傳〕羸弱之豕其心在乎蹢躅蹢躅猶跳躍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嘗在乎消陽也又明夷六四傳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李世勣成於許敬宗元祐之爲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鄧潤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鄧長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隤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襃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閻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酋病作慚則此新平以爲恥恥似當作慚蓋恥屬苻堅慚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元圻案〕〔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當戶有遺腹子名陵爲騎射愛士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曰陵旣生降隤其家聲　〔晉書傅玄傳休奕舉清遠疏云〕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淸議　〔宋劉時舉續編年資治通鑑一〕高宗建炎元年七月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南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以爲狂　〔趙與旹賓退錄〕謂孫覿作吳幵墓誌極論屈體求金之是倡言復讎之非又作韓忠武墓誌極詆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顚倒悖謬　〔汪藻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高宗中興頌歸美秦檜稱爲元臣良弼張嵲紹興復古頌用意亦然　〔朱子張魏公行狀〕云　臺臣王珉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張邦昌僭位上書言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高宗卽位陳興復大計金人聞其名嘗尊憚之稱爲宗爺爺汪黃輩譖澤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憂憤疽發於背臨卒猶大呼過河者三謚忠簡　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卽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金人冊寶卽僞位僭號大楚

齊德衰於召陵〔閻按〕當作葵邱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昇鑄用潞定而歸眞惑易曰日中則昃元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全云〕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已有震而矜之意深寧之語不錯○〔元圻案〕召陵之會在僖公四年葵邱之會在僖公九年鄭康成謂葵邱之會桓德極而將衰　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而悼公受之　〔朱子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淮西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鎛鹽鐵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十三年七月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又武宗會昌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潞人聞之大懼郭誼與王協謀使人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遣使奉表降是年二月以趙歸眞爲道門教授先生　〔太元中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於西晉范望注生明於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圓於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　〔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童牛禁未發　白賁素履證物　艮觀身復觀心　泰拔茅漸進正證史　寬以居之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伊訓無彝酒則誥教小子酒誥易曰童牛之梏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元圻案〕〔黃山谷詩〕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　〔藝文類聚〕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縝則折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攸之褘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何云〕滿朝皆霍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乎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也此等盲論只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爲之耳　〔全云〕欲發霍氏弒君之罪故因許伯此不甚爲弱翁病是也謂中書置自武帝則先朝敝政獨不可更革乎弱翁固是賢相然不能防宏石之惡究屬美中之瑕○〔元圻案〕〔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史記管晏列傳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僖公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漢書魏相傳〕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爲宦者丞　宏恭石顯宣帝時宦官注見前十一頁今第六頁　〔宋蘇士龍邨書番察劉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　〔袁絜齋管仲器小論曰〕管仲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築臺門反坫用國君禮己爲淫奢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元圻案〕〔朱子語類〕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　呂成公名祖謙字伯恭謚曰成

坤二敬義本丹書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爲本。程子以居敬爲先。〔案〕此二句亦南軒答李敬修語　張宣公答李敬修書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元圻案〕〔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太公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朱子答黃嵤曰〕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便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　〔龜山語錄曰〕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曰行吾敬義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二意　張宣公名栻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

艮有天命人欲之限

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閻按〕沖晦郭雍所賜號　〔全云〕此條出白羊問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元圻案〕〔宋史隱逸傳〕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封頤正先生　〔四庫全書〕總目載郭雍傳家易說十一卷與宋志合今聚珍版本無此一條郭子和又著卦辭旨要經義考引此條於卦辭旨要之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吳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言復同復卦

小畜上〔案〕上當作下諸本皆誤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全云〕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元圻案〕〔書錄解題〕澹庵易傳拾遺十卷大槪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李泰發爲之序今　四庫全書不著錄經義考云佚而引此條於後蓋卽拾遺之說也　胡澹庵名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抗疏詆和議謫吉陽軍孝宗卽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謚忠簡宋史有傳

同人于野艮其背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隨弗兼與證史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全云〕宋建中靖國之說所以致亂○〔元圻案〕〔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晉語〕優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賁後受剝之義

虛美薰心。〔閻按〕路溫舒語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羲之語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剝。〔元圻案〕〔漢書路溫舒傳上疏曰〕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

莫益之或擊之證史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爲虜。漢金閒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謂孟子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

益之屯占上爻

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萬氏集證曰〕晉盈當作晉寅〔左傳定公四年〕合諸侯於召陵荀寅求貨於蔡侯不得遂辭蔡侯晉由是失諸侯晉寅卽謂荀寅也若欒黶之子欒盈荀罃之子荀盈均無求貨事○〔元圻案〕〔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爲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珮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冬蔡侯吳子唐子伐楚五戰及郢子常卽囊瓦之字　〔戰國策〕李牧數敗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閒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趙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殺李牧史記李牧傳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遂滅趙　〔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閒於楚軍項王果意不信鍾離昧等亞夫乞骸骨歸　〔項羽本紀〕亞父者范增也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又〔孟子列傳〕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上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擊之　〔余友上虞王汾原煦曰〕益震下巽上屯震下坎上益第六爻變爲坎益之屯也則占本卦上六爻辭

翰音登天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全云〕殷浩與房琯有別○〔元圻案〕〔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巽爲雞雞鳥之類聲聞於天者鶴也雞無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反其可長乎　〔晉書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中時擬之管葛朝廷欲遂蕩平關河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將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史臣曰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　〔唐書房琯傳〕琯字次律河南人元宗狩蜀拜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見肅宗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琯請自將平賊詔琯持節招討西京得自擇參佐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大敗殺卒四萬

困不失亨證史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餘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爲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夏侯勝傳〕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　〔趙岐孟子題辭曰〕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　李泰發以論和議忤秦檜謫嶺南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爲胡邦衡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落瘴鄉而玩意三畫可謂困而不失其所亨非聞道者能之乎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子瑗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如是

連山首艮證坎冕以習卦氣起中孚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曆元。黃鍾爲律本。北方終

六日七分 坎六爻節 氣物候

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解見周易集）沙隨程氏（全云。沙隨先生迥字可久。）云。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元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元圻案）（程沙隨周易古占法卷一）乾坤六爻新圖說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云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一條。見周易古占法卷二。（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杜子春云。連山宓戲）疏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正義）鄭康成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閶闔風居西方。（按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郵）（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同。（孔穎達易疏）七日來復。云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漢上易）載李溉卦氣圖。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麋角解。在冬至小寒之間。（漢書律曆志上）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春秋繁露）陰陽終始。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曰朔方。（太元八十一首）第一首曰中。范望注曰。象中孚卦。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首曰中。（京房易傳）坎牛宿從位降戊子。（元文曰）罔直蒙酋冥。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望注。五者太元之德。萬物臣以生長。四方以名。北爲萬物之終始。故冥罔重也。罔無冥昧也。（司馬溫公說元曰）易有元亨利貞。元有罔直蒙酋冥。（惠氏棟易漢學曰）仲翔之意。艮爲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乾坤皆八日。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間。（漢上易太元準易圖說曰）律曆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顓頊之曆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洛下閎運算轉曆推步晷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閎能知曆法而止。揚子雲通斂建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元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曆。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朱子發之說。（三國志吳虞翻傳）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程沙隨睢陽人。浙江通志稱爲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著易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古易占法一卷。（書錄解題醫家類）難經二卷。渤海秦越人撰。漢志但有扁鵲內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秦越人。

日月爲易 復七日臨 八月

卦有十百 千之數 各卦中卦 名相錯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全云。名舜臣）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集證）（參同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說文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虞氏曰。虞翻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從日下月。說文所謂秘書者。參同契之類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螻蟈鳴。（高誘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介甫詩義已佚。散見於李黃毛詩集解中。按七月篇黃實夫曰。先儒以一之日爲用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其說與介甫合。而不引介甫說。何也。（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洙曰。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也。殷在乎始。其言遠。故稱日。蓋用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李子思名舜臣。隆州井研人。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其所著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已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案此漢上易需初九傳文）張眞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

純陽純陰中有陰陽

八月七日三說

坤象傳無堅冰字郭京周易舉正

包承小人

頤初九王弼說爲精

愼言語節飲食

曰頤中有物噬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亂張文饒〔全云〕名行成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圻案〕〔錢塘厲氏鶚宋詩紀事曰〕張震字真父號無隱居士蜀之益寧人慶元中知湖州除福建提刑〔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行成字文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圻案〕〔周易集解五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易正義曰〕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爲八月故至於八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爲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胡旦從之〔易正義〕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爲八月〔朱子語錄〕問臨卦至於八月有凶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未可知也王弼注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得六日七分剝卦陽氣之盡在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易正義序〕康成曰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曰〕兩漢諸儒皆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而明之又曰九月剝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冬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又曰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案〕孔疏似併二說爲一至朱子發乃分明厚齋蓋據以爲說〔周易集解〕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生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生也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漢上易〕卦氣圖說先儒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賁象傳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爲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原注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〇見卯酉刑德章〇〔元圻案〕〔後漢書和帝紀注〕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臣賢案五月一陰爻生可以言微陰起今月令云孟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董仲舒雨雹對曰〕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原注〕郭京本無初六字〇〔元圻案〕〔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爲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撰京嘗任蘇州司戶序稱京家藏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象相證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全云聖人非道廣之太邱〇〔元圻案〕〔楊龜山易說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爲言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子語類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卻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程子著易說熙寧九年進士高宗朝官工部侍郎謚文靖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閻按〕宋李孟博亦嘗取斯四言戒其子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元口銘也頤愼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集證〕〔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七〕傅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穴潰河溜沈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朱子語類〕或曰諺謂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晉書傅元

教人用蒙不用復學易自復始

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時爲司隸校尉貴遊備服臺閣生風諡曰剛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蒙復兼施也〔全云〕南仲謂人能養之於蒙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已而用復是兼施矣何說滯〇〔元圻案〕〔劉屏山聖傳論曰〕學易者必有門戸復卦易之門戸也入室者必自戸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觀此知南仲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淳熙庚戌進士官至祕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艮趾艮輔艮身艮背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何云〕名時行云。〔原注〕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傴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至善也〇〔元圻案〕反躬艮其背朱子感興詩句也止其所不見本程子語〔經義考〕馮氏當可易論二卷佚程迥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號縉雲先生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　馮椅厚齋易學間引當可之說

帝乙歸妹子夏易傳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漢上易傳〕以帝乙爲湯亦以前二說爲證 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何云〕燕公文不足據以證經 若左傳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見周易集解 二說不同。正義皆略之。〔繼序〕〔按易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爲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檀弓又按白虎通姓名章亦同〇〔元圻案〕〔馮椅易學曰〕商君有三乙成湯爲天乙一也祖乙圮於耿二也自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嫁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書錄解題曰〕隋唐志有子夏易傳三卷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攷漢志初無此書孫坦周易析蘊言此漢杜子夏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禧九年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註曰〕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也〔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諡曰文貞　鄎國公主銘載唐文粹〔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爲帝乙虞翻又曰震爲帝坤爲乙〔宋沈作喆寓簡曰〕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明兩作水洊至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語類取之。〔全云〕陶山陸佃字農師荊公之弟子而放翁之祖也〇〔元圻案〕〔陶山集九八卦解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鄰爲兩於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爲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洊而至爲洊於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康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與農師之說合　陸佃越州山陰人熙寧三年擢甲科累官吏部尚書著陶山集已佚　四庫全書由永樂大典錄出次爲十六卷

震象脫不喪匕鬯

漸陸爲漸逵河圖授受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脫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全云〕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之易本於諤昌諤昌之易得於种放〔方樸山云〕以陸爲逵謂於協韻可也注逵爲雲路則可疑〔集證〕〔惠定字曰〕按御覽一百六十六載王肅注云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聲而畏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匕鬯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范諤昌王昭素謂彖辭出上脫不喪匕鬯四字〔按〕王肅注當如二人之說〔讀書志一〕證墜簡一卷天禧中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易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〇〔元圻案〕〔經義考〕范諤昌證墜簡一卷佚〔漢上易圖說〕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摶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仁宗朝以布衣召拜校書郎爲湖州學官學者稱安定先生著易傳十卷晁公武曰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

比建國視侯坤土坎水相得

釋文。全云陸德明作 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夏官大司馬 疏謂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元圻案〕〔周易集解〕引子夏傳作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今本子夏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讀書志一〕周禮疏四十卷唐賈公彥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大學博士今併爲十二卷

睇于左股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元圻案〕〔內則〕跛倚睇視〔註〕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按釋文夷于左股釋云夷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睼是未嘗遺也豈深寧所見之本與今不同耶

朋盍簪

朋盍簪。簪疾也。王弼注 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閻按〕〔杜詩〕盍簪喧櫪馬近杜註號爲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〇〔元圻案〕〔集解〕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又引虞翻曰盍合也坤爲盍戠聚會也戠舊讀作撍〔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朱子本義從虞王之說〔程傳〕郭兼山楊龜山俱從侯說義海撮要載劉牧曰簪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之危賴臣以安之則遲用侯說自牧始〔宋新仲尚覺寮雜記云〕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〇〔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二〕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撍所以爲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迥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即弁服之笄也〔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晁氏之說見易規訓詁條

說苑引易佚文

說苑。〔全云〕劉向作 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

鹽鐵論引易佚文 說文引易佚文

漢魯恭趙溫說易 潛龍履霜應氣候 議獄應中孚氣候 姤施誥應夏至 有孚盈缶 過涉滅頂

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見敬慎篇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見君道篇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元圻案〕〔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鹽鐵論遵道篇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目部相字注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讀書志二〕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愼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爲觀於文木旁目爲相相亦觀也

後漢魯恭上鄧太后奏議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章懷注曰〕易中孚象辭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何本二箋本皆作十一月案卦氣圖坤十月卦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則中孚正是十一月卦當從之又諫盛夏斷獄疏云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諫擊匈奴疏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圻案〕〔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其先出於魯頃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諸疏俱載本傳趙溫字子柔獻帝西遷代楊彪爲司空附見後漢書趙典傳溫典之子也〔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趙溫與李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會不改悟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云云

噬乾胏得金矢 西鄰禴祭 鼓缶歌嗟 剝牀以簞 履言禮豫言樂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胏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閻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元圻案〕王肅說見御覽八百六十二卷〔唐徐堅初學記〕二十六脯類引王肅此注離陰作純陰故食之作以食之〔易王肅注〕隋唐志宋史經典釋文敘錄皆著錄肅朗之子也三國志與父朗同傳陸德明曰肅字子雍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康成〔書錄解題類書類〕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扈蒙等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禴煑新菜以祭蓋以禴爲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即承輔嗣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劭伏儼之徒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毛傳亦謂夏曰禴爾雅作夏礿禮記注皇氏曰礿薄也〔程傳〕〔橫渠易說〕〔郭氏傳家易說〕〔漢上易傳〕俱從王輔嗣說朱子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何云〕名淵西山長子解云鼓缶而歌當衰〔經義考〕引之衰作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經義考〕衰作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何云〕張子云悲衰耆故爲樂不爲則復嗟年耋之不足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經傳訓解四卷易象意言一卷〔會稽茹先生敦和讀易日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耋是也則以日昃之離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簞謂祭器見釋文澹庵云易於剝坎取象簋盛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成公之說見東萊易說本於漢書敘傳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元圻案〕太元樂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注曰〕象豫卦禮

渙其羣　蒙泉履霜　不菑畬凶括囊爲腐儒　元亨利貞隨四德　乾坤鑿度宰相宜讀易　乾乾夬夬諸疊字　坤畜泰濟爻無卦名　巽木離雹坎有雲泉兩之象大象取卦義有異革言水火　坎離內景外景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注曰〕象履卦此又孟陸之所本也〔崑山徐氏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渙其羣。蘇明允仲兄字文甫說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元圻案〕〔程傳曰〕方渙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以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朱子語錄〕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非相篇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襄九年穆姜以元亨利貞爲隨之四德。爲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讀書目有蒼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爲巛鑿度〔注文曰〕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宰相剝勅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元圻案〕專指大象之取象而言如屯震下坎上而象曰雲雷屯蒙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噬嗑震下離上而象曰雷電噬嗑大過巽下兌上而象曰澤滅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晉坤下離上而象曰明出地上解坎下震上而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革象傳曰〕革水火相息〔漢上傳曰〕兌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兌爲金金者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如此始可言象矣〔余友正定王椒園定柱曰〕大畜之兌亦爲川大畜疑當是大過上六過涉卽涉川之義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名季宣號艮齋

韓康伯注繫辭康伯不受業王弼　易家分象數義理李氏集解宗康成朱子發去取易家鄭王言易不同

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還反釋言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離內陰外陽。故爲火爲日。〔元圻案〕〔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月內景與天圓篇說同〔張子正蒙參兩篇〕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注〕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讀書志三〕曾子二卷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　薛季宣永嘉人曾知常州故或稱薛常州著浪語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陳振孫曰〕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爲談客。事見晉書韓伯傳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亦承正義之誤〔又云〕郭京亦爲此言又云晉書本傳不言其注繫辭惟隋書經籍志及陸氏釋文載之〔晁公武讀書志〕韓康伯名伯潁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閻按〕韓康伯連蘖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越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蓋詩人多不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元圻案〕〔三國志〕王弼見魏鍾會傳注引何劭弼傳曰正始十年秋遇癘疾亡年二十四無子絕嗣　魏主芳正始十年己巳晉簡文帝元年辛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　〔世說新語二〕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注〕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程子伊川答張閎中書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答鄭子上問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案〕本傳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何云〕馬陸當指馬融陸績荀則荀爽也〔全云〕荀爽亦象數之學何說恐誤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煇易十卷意者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指或是煇耶其說以荀王爲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爲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元圻案〕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庭誥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

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爲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乞可知矣 李泰發名光上虞人謚莊簡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宋史有傳 一行唐時僧也精於歷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晁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蓍以七備卦以八用 〔三國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注引輅別傳曰及成人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敘曰〕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 〔朱子發進易傳表曰〕馬鄭荀虞說雖不同要知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王弼盡去舊說雜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 〔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江左祖尚元虛弼學始盛然晉專立鄭學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王

輔嗣伊川言易不同　晁子止易廣傳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全云〕輔嗣疵類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也　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云〕誠齋易傳亦然　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閻按〕晁子止名公武鄆撰晁氏讀書志者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元圻案〕〔書錄解題〕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敷文閣直學士清豐晁公武子止撰載猶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沖之叔用其父也 經義考詁訓傳一名易廣傳佚

坎離先天地氣數之感

吕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吕陶撰陶字元鈞號淨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事跡具宋史本傳宋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今就永樂大典採掇裒輯分爲三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載易論上中下三篇此條所引其中篇之文也 周易義海撮要亦載其全篇

伏羲易當觀圖　八卦之畫皆字　左傳引易有畫卦　易起於畫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閻按〕艾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案〕此三句見林希逸艾軒集序　誠齋〔閻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既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〇〔元圻案〕誠齋語見所作劉文郁周易玄綱序誠齋易傳☰☷古之天地字也曷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爲☵☲立之爲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巛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鳥跡哉後代草書天字作亙即☰也　今本乾鑿度無以八卦之畫爲古文之文見乾坤鑿度上卷〔項氏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即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巛尚爲坤川尚爲水餘可知矣　〔左傳正義曰〕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然則卦象非左氏本文也　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謚文節〕〔牟子才艾軒謚議曰〕平生不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

卦氣圖陰陽爻數　復至咸姤至中孚卦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案〕〔李溉卦氣圖〕見漢上易朱子發曰其說源於易緯　自復至咸凡三十卦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亦三十卦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家人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并乾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　陰陽自然之數也〔全云〕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義

孔子釋易法　文言詳乾略坤　上下繫釋易見例　龜山論解易法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元圻案〕〔龜山語錄〕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說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故某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守位曰人　聚人曰財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　桓元明僧紹作仁釋文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元圻案〕〔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爲當從釋文　〔蔡邕釋誨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周易集解泰大象注〕引虞翻曰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然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異耳　〔隋書經籍志〕晉桓元宋卞伯玉俱有周易繫辭注今佚　〔釋文敘錄〕桓元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僞楚皇帝卞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起並注繫辭經義考云俱佚

筮卦古用木畫地　以錢代蓍法　三多三少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原注〕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乃以方版寫之　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八也見儀〔閻按〕儀當作士冠禮疏〔元圻案〕

易中多舉數爲義二十九卦數例

一〔項氏家說〕一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面一背爲拆此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背一面爲單此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揲〔錢氏養新錄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之拆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著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著〔朱子與郭沖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乾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案〕今本乾坤鑿度作戶三百 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今本多高陵二字 蠱先甲後甲三日。今本作蠱三日甲 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字 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今本無七日二字 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於乾鑿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閻按〕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朔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恆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〇〔元圻案〕王氏此條悉述乾坤鑿度之文閻氏謂有遺誤蓋易緯七種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校刊閻氏不及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案鑿度原文頤十年下有剝字注曰九月陽盡王氏未載所以卦數不符

七卦具四德乾不言所利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元圻案〕此條述乾卦文言正義之文〔張氏舜民畫墁集五〕易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遏惡揚善財成天地之道

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

屯作君蒙作師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爲學賁爲文艮止有篤實義

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元圻案〕〔程傳曰〕大畜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龜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賁也〔漢上易傳曰〕艮爲山篤實也

易立乎中行乎中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圻案〕〔朱子答連嵩卿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太極具於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太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萬物也

斯其取災亦作㒸郭京周易舉正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爲斯賤之役。唐郭京〔全云〕郭氏京著周易舉正 謂斯合作㒸。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㒸字。〔元圻案〕王定桂曰㒸當同廝養之廝與本卦童僕義全非泛訓爲賤也以㒸爲訓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當從語助爲長案旅六二得童僕貞九家易曰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則斯似當作賤義然陸績解初六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語助之訓亦已古矣　郭京周易舉正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惟見於崇文總目書錄解題於宋咸易補注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文獻通考云〕李燾以京爲開元後人

其命亂也證史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全云〕東澗先生湯漢 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元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元圻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司馬溫公稽古錄十五〕論曰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海內庶富四夷賓服浸淫於貞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以娛樂爲良謀以聲色爲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一旦變生所忽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唐書姦臣傳〕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自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又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便佞專循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又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更名祿山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閒己乃請顓用蕃將故帝寵祿山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又哥舒翰傳〕哥舒翰其先蓋突厥酋長哥舒部之裔安祿山反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拔歸仁執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清

易大傳易家別說易緯語誤易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歟。〔閻按〕凡書引易爲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豈得謂即大戴禮記〇〔元圻案〕〔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有五殺人爲下〔宋李心傳丙子學易編曰〕司馬談論六經要旨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

荀九家易名氏　馬荀易義　雲行雨施　離坎爲陰陽府　九家易內張氏朱氏　李氏集解三十五家

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爲大傳然劉向封事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爲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函蒋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朱子本義取之　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爲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案〕漢紀此下有臣悅叔父故司徒八字　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爲之又無自敘二字蓋誤〔全云〕此在荀紀河平三年有此數語何氏讀荀紀不審而反以此爲誤　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注　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注　皆諸儒所未發。〔元圻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又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魏郡太守馬融傳十卷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荀爽注十卷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宋衷注九卷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荊州五等從事陸績述十三卷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後漢偏將軍鬱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翟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請褒績女鬱生爲義姑表一篇翟子元易義隋唐志皆不著錄〔經義考〕十陸德明謂九家易內有張氏朱氏不詳何人釋文載有張倫本未審即其人否〔又曰〕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即其人〔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爲秘書省著作郎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資州有鼎祚讀書臺知爲資州人耳所採凡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說〔陳振孫曰〕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序卦雜至咸十四字　序卦不言乾坤咸　易分上下經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案〕〔晁以道錄古周易自序曰〕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　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云〕名行成　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名希眞〔集證曰〕名翌希眞乃朱敦儒之名　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元圻案〕此亦沙隨易古占法下引新仲之語〔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稱荀爽傳夫婦人倫之始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故側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咸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王氏此條似據此爲說然云仁傑亦從王晁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其篇第以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其不從王晁實有明證萬氏集證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誤也仁傑稱晁以道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據書錄解題載以道古周易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稱卦象各爲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晁公武讀書志又稱其先詹事公以道古周易十二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並無取麗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之文公武述其家學不應舛誤如此當考〔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二云〕王昭素酸棗人學古純直李穆師之薦於朝太宗召至便殿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奏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喩該證微含箴補賜國子博士上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非寡欲〔讀書志〕二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經義考〕引岷山縣志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岷山博洽經史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蠹隱〔玉海三十六〕舊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興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灊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居桐廬爲中書舍人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有灊山集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卽十九卷中所載作小畫行者

吳晁古周易序卦雜經師說

夢得子厚九六論　朱子論三揲掛扐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閻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何云〕雖視義疏爲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譏之非過也○〔元圻案〕〔劉禹錫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在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與老而稱也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爲證〔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朱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夢得以爲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二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宋儒言古易七家　洪興祖易攷異釋疑　一行纂子夏傳　邵李二家古易　張弧作子夏傳　阮逸作關朗易　戴師愈作麻衣易正易心法　先陰後陽　觀殷道得坤乾　周易備三易之義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異釋疑。〔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弧本若何○〔元圻案〕〔書錄解題〕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爲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耳又古易十二卷音訓二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朱晦庵刻之於臨漳會稽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又古易考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序雜卦又古周易十二卷國子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費最晚出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人之舊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視諸本爲無據〔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爲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宋稅氏與權校正古周易序曰〕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晁景迂生建中靖國辛巳幷爲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於家巽巖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逮淳熙壬寅朱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謂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議晁生幷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本義則篇第與汲公脗合〔邵公濟聞見後錄云〕予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易之地舊祕閣亦有本據此二說則古易又有邵李二家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歷知真州饒州忤秦檜貶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唐劉肅大唐新語〕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郯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穎學行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景迂語〕關子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后山語〕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本之朱子○〔元圻案〕〔晁以道傳〕易堂記曰今號爲子夏易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四庫全書總目〕按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爲僞本晁說之又稱爲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今朱彝尊經義攷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又出僞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僞撰關子明易示蘇老泉〔朱子語類〕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僞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　師愈之名見朱子再跋麻衣易說後〔書錄解題〕正易心法一卷舊稱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跋師愈字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中與胡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也〔元圻案〕禮記禮運觀殷道吾得坤乾焉〔正義曰〕殷易以坤爲首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杜子春云歸藏以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魏鶴山曰〕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即連山

康成易贊易一名三義　易含萬象　京易占驗本周孔　四易地人天鬼　易體一用三　桓譚先中後三易　京氏易本焦氏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下〔閻按〕魯亦有棘下爲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旁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踵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康成釋而辯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魏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爲八篇小同編次爲十一卷原本久佚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崖略者也〔易正義〕論易之三名曰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條作張逸問書贊云今厚齋以爲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案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此條今京氏易傳無之見困學紀聞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惠氏棟曰〕八純俗作六世誤○〔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八純爲天易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陸績易說〕引孔子曰與此辭同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全云〕文饒之言亦无據桓譚所云先天中天後天三易尚不可信況晚出譔後之謬語云〔四庫書簡明目錄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衍災祥更甚於延壽其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

互體約象言互體始左傳鍾荀王去取互體

天地定位節虞義消午息子順逆

辭變象占乾動自震始項氏易玩辭

陽大陰小過畜分大小

謙卦三吉三利家人五爻皆吉

乾六爻不言吉

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於此〔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元包通靈等凡七書

京氏謂二至四爲互體三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全云〕深寧於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合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〇〔元圻案〕〔日知錄曰〕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　此條所引儀禮疏今本無而莊二十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見李氏集解蓋用納甲卦氣之說〔元圻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　納甲卦氣之說項氏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輔漢卿〔全云〕輔廣朱子弟子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原注〕〔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〇〔元圻案〕〔魏鶴山答丁大監黼書曰〕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卽象勿用卽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　〔原注〕引項說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一　〔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知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

陽爲大陰爲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爲義〔元圻案〕〔朱子語錄〕陽爲大陰爲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　〔宋蔡氏淵易象意言曰〕凡卦中陽爲大陰爲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爲義又曰小畜者巽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巽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又曰〕大者爲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爲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元圻案〕〔元曾氏道傳易學通變曰〕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卽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卽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之飛三四之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

漢書敘傳六世耽耽其欲浟浟〔原注〕音滌注頤六四爻

其欲浟浟

皇極經世師承

先天圖合運數

歐陽公不信圖書蘇曾論圖書可信

辭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顏注以浟浟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尚實其義不同〔集證〕〔釋文〕逐逐如字敦實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𨗨𨗨云遠也說文𨗨音式六反〇〔元圻案〕今本子夏傳亦作逐逐〔王弼易注〕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栻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元圻案〕〔四庫書胡文恭集〕四十卷從永樂大典裒錄無張栻書後文蓋已佚矣　胡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諡也宋史有傳　〔朱子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晁氏讀書志一〕邵古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父也世本范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文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觀物外篇衍義謂先天圖圖在邵子皇極經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卽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爲聞杜鵑聲閣本作發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以人事知之〔方樸山云〕以陰陽言　〔全云〕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曾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〇〔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溫解〔陳氏振孫曰〕觀易外篇康節門人張崏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纔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多故名外篇崏登進士第仕至太常寺主簿〔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鵑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　〔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溫子文撰康節子也南渡後官至利路轉運副使宋史入儒林傳　陳忠肅名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紹興中賜諡忠肅彈蔡京疏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語見東坡易傳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

心易事易　易備兵法　將才　薛仁貴易注　郭氏父子易說　漢丁寬易　崇效天卑法地　既濟崇智卑禮　狐涉水濡尾

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論議不苟同如此。〔元圻案〕〔歐陽公廖氏文集序曰〕秦焚書六經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怪妄之尤甚者　〔曾子固洪範傳曰〕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元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　〔蘇子由撰東坡墓誌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　〔蘇詩王注〕子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迂齋〔閻按〕迂齋樓昉號〔全云〕昉東萊弟子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閻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閻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爲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閻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　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何云〕前語蹈空後語卑狹　〔全云〕丁寬及身爲名將何須至种郭而始悟○〔元圻案〕种明逸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侯康節之易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世衡字仲平放兄子知環州專以信結諸羌子古諤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种世衡幼子誼知蘭州從軍嚴整每戰未嘗負諤子朴朴弟師道字彝叔少從張子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靖難軍節度使聞命即行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斂游騎守牟駝岡增壘自衞建炎中追謚忠憲弟師中字端儒與金兵戰於榆次死之師中老成持重時稱名將謚莊愍　郭逵字仲通開封人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討平番部黨令征等郭忠孝字立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伊川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郭雍字子和忠孝之子著傳家易說　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唐藝文志著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　〔漢書儒林傳〕丁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元圻案〕此真西山書頴齋記中語〔横渠易說〕智極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　〔朱子語類〕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又曰〕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原注〕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戰國策〕一作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爲辯使於秦上書說秦昭王云云

鬼方鬼戎　高宗　未濟三陽失位　箍桶人問易伊川　火珠林言卜筮　虞翻吞易三爻　陸希聲夢三聖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荊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全云〕漢人以鬼方爲西戎則非荊楚也卽如楚世家以季連爲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遽蔓其號朱子之說似誤○〔元圻案〕〔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又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條作武丁三十五年疑誤二事爲一　〔史記殷本紀〕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　〔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傳殷武殷王武丁也　〔晉書束晳傳〕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　〔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元圻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揲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閻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爲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黨韋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全云〕翻雖狂直不失爲貞士不似希聲由宦官而進用又云閻注誤希聲事不載唐書本傳別見楊文公談苑及葉石林避暑錄話蓋希聲嘗授僧晉光書法後晉光以書供奉得幸希聲因祈使援己贈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當時洴澼人晉光遂以其名達於中貴因得召用深寧所謂比之匪人也豈得以陸質黨韋執誼而疑深寧之譌質爲希聲耶○〔元圻案〕〔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又傳曰〕權與張昭論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陸希聲易傳自序曰〕予在乾符初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丈有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　〔唐書陸希聲傳〕希聲通易春秋老子昭宗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謚曰文〔陸質傳〕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

何晏疑易七事九事

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晁說之以道易規曰〕虞翻學吾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學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與言伏羲之易也翻乃敝於五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葉夢得避暑錄話上〕陸希聲所隱君陽山或曰頤山在宜興湖洑今金沙寺其故宅也方閑居時內供奉僧晉光以善書得幸嘗從希聲授筆法所傾援己乃以詩寄之云云晉光卽以名達貴倖乃得召晉光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末遠猶有所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朵頤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原注〕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何云〕平叔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元圻案〕〔南齊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梁書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三國志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敍任爲腹心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註晏字平叔〔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歟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累遷太尉洛陽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衍因勸勒稱尊號勒使人夜排牆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坎爲雲爲雨女子貞不字

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虞翻之說也〔案〕見周易集解坎象傳注郭子和從之〔原注〕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雷雨作解○〔原注〕卽郭雍傳家易說中語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何云〕南仲之說也朱文公從之〔元圻案〕耿南仲字希道開封人欽宗時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宋史有傳〔經義考〕耿氏南仲易解義十卷存說文字乳也虞仲翔解作妊娠程傳從之葉給事紹楏云〔正定王定柱曰〕女子貞不字連貞字爲文當從笄而字之訓爲長

咸感兌說徵史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閻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盛德精義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衛元嵩易元包太元本易緯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序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稱奉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曆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全云〕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沙門也而不信釋教異矣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元圻案〕〔書錄解題易類〕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祕書少監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其書以八卦爲八篇先坤次乾次兌艮離坎巽震〔又目錄類〕中興館閣書目二十卷祕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曰〕揚子雲太元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出於京房〔唐李江衛氏元包序曰〕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元莫之與京〔經義考〕二百七載釋道宣曰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僧佯狂放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

易始龍馬龜書宋人言數宗劉牧易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何云〕子雲傳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於依託何足據乃欲持以斷此等大公案耶○〔元圻案〕覈靈賦語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晁氏讀書志〕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田況爲序又鉤隱圖三卷劉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徐復推卦值年林瑀易會元紀譖易者不占

曾子固爲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卽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大略篇曰善爲易者不占〔元圻案〕〔曾子固徐復傳曰〕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固求東歸仁宗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元授學者〔葉石林曰〕萬松嶺復故居也〔宋王偁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强君德〔李燾長編一百三十二〕仁宗慶曆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沖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卦衍占之四方無異變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强君德乎帝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二十五〕仁宗慶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卽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帝王卽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上卽位其卦直需其象曰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賈昌朝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材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跡遂罷黜瑀　〔王介甫賈魏公碑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諡曰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瑀等周易會元紀　佚　閩書瑀甫田人擧天聖二年進士

砎于石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何云〕說文下引易作砎〇〔元圻案〕釋文古文作砎鄭古八反云謂磨砎也馬作扴云觸小石聲　〔晉書孔坦傳〕坦字君平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知將軍怱疾醜類翻然同擧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砎石之易悟哉　〔又桓溫傳〕砎如石焉所以成務　〔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蓋從古文作砎讀爲戛　〔本義云〕其介如石則從俟果假如堅石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砎字何注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早辯解夙吉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爲之於未有。在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元圻案〕〔周子通書誠幾德篇〕誠無爲幾善惡　〔張子正蒙神化篇〕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舂陵人知南康軍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二程子師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所謂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晚授易傳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閻按〕止齋陳傅良號　〔全云〕陳傅良字君擧〔春秋後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全云〕名恕謂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閻按〕〔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寄慕容儁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驪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向彼國購得乎〇〔元圻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示予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　〔樓攻媿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質公後傳數篇相示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蹐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二年而此書始出於篋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好著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　劉道原筠州人渙子擧進士官祕書丞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　〔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故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　〔范甯穀梁傳敘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詮八卦精言易緯辨中備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咕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三箋〕〔方心醇粹然云〕咕音呫張口也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備馬氏經籍志稱爲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

左氏論易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原注〕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〇〔元圻案〕南蒯事見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純坤稱龍十月無陽稱陽月復積陽於坤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圻案〕漢上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節傳十月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無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爲其純陰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也　〔詩采薇〕歲亦陽止〔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无陽故以名此月爲陽　〔朱子語類〕剝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利用祭祀困於人感於神李公晦困齋說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原注〕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〇〔元圻案〕〔眞西山讀書記二十三〕載李公晦困齋說曰困之爲卦二五皆剛而得中爲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爲三陰所揜蔽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類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卦爻七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韓文公語〕見送窮文　〔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禹貢解下引邵武府志曰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弟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寶慶二年眞德秀袁甫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樽酒簋貳用缶言酒皆有坎險象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也。說本朱子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於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圻案〕〔謝疊山易說曰〕坎爲水爲險爲毒水之險毒者酒也

莧陸夬夬項安世易玩辭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按說文艸部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莧羊如麢羊。角有文。俗作羱。〔元圻案〕〔宋羅泌路史後紀注〕引孟喜章句曰莧陸獸名夬有兌兌爲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莧夫子莞爾而笑之莞　〔爾雅〕釋獸麢大羊郭注麢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又羱如羊注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傳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虎尾猶朽索深淵

聖人不以位爲樂也。董子語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

王弼易注多格言讀易先弼瑗安石程子易不言象變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元圻案〕吳祕法言注今佚其說見於司馬溫公法言集注〔周禮天官注〕作從甲至甲謂之挾日〔正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周易義海撮要〕陸希聲曰甲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創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命故爻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當作用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爲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

父母六子卦義

效天入神

生自觀其道者〔今汲古閣本脫者字〕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於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今汲古閣本作心生〕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引作峨峨清奇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方樸山云〕程子不論象不論卦變皆弼說也〇〔元圻案〕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圻案〕此眞西山孝友堂記文語

蒙頤言養正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元圻案〕真西山爲莆田王實之作養正堂記曰蒙之爲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閼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己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

家人利女貞徵經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元圻案〕谷永曰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郭氏傳家易說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發蒙閑家才士口易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教兒嬰孩。教婦初來。〔元圻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溫公家訓用之〔楊誠齋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穉蓋本於此〔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爲祖〔何云〕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摭其辭皆口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〇〔元圻案〕〔書錄解題〕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沖撰父韐兄子羽子翬以蔭入仕朱文公其門人也　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爲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爲秩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謹識於硯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中得之沾溉之益良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偕也丙戌春爲故友閻百詩先生校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閱記諸第一卷之尾何焯書

〔全云〕何氏之言足以警世之讀易者然深寧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反復於陰陽消長治亂之故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口易乎其中有無當於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何氏篤信其師傳之易以彼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前輩未可輕議也

困學紀聞注卷一

#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尚書字數

外史掌三皇五帝書

臯夔稷契不讀書

武王受丹書

書〔元圻案〕〔鄭畊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尚書十三卷經注幷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昭公十二年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絻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者也。案見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曰於是仲尼年二十八孰謂無書可讀哉。〔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荊公耳〇〔元圻案〕〔宋邵氏博聞見後錄〕曰王荊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荊公默然〔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絻師尚父亦端絻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光張禹何嘗不讀書乎

黃帝誨顓頊語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元圻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歲在申名涒灘　是時尚未有挾書之禁〔高誘注呂氏春秋序曰〕呂不韋者濮陽人也始皇帝尊爲相國不韋乃集儒生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

九共帝告篇殘語

嘉禾揜誥

書逸篇

九共即九丘

伏生大傳

書大傳〔全云〕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全云〕夾漈先生鄭樵字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校讎略〕恐未然。〔元圻案〕〔鄭康成尚書大傳注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明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所傳二十八篇無泰誓而此書有泰誓傳又九共帝告嘉禾揜誥皆逸書而此書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爲異矣〔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書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書藝文志書類〕徐邈注逸篇三卷〔鄭氏樵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第二篇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丘古文丘作丠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也　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湛其九世孫也

賈誼書引古帝王語

淮南引堯戒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考證〕財今本賈誼書作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溥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愼此而已矣。帝堯曰。吾〔說苑〕吾作堯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說苑君道篇〕載以爲此河間獻王之言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今本賈誼書日下有士字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靜居獨思譬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

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以上四句亦見〔說苑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與此戒略同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紬繹於斯〔何云〕皆似戰國諸子之語若上古之書必更簡質〇〔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始祖〔修政語下篇〕粥子對文王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暯暯然如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暗然如日之已入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對成王曰與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又曰為人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又曰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富可為也壽不在天乎粥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閧不私相煞也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夭遏之誅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王子旦對武王曰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又師尚父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呂成公大事記曰〕秦始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宋蕭森希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又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又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

墨子載書
周公讀書見士
尚書隸古本
杜林古文
孔壁古文
安國以今文校古文
尚書音五卷
開元時改洪範
天寶時衞包改古文
漢唐稱今古文不同
郭忠恕定古文
孫奭請摹印古音義
開寶時新定釋文
楊備得古文書釋文
呂微仲得古文本
中文尚書

墨子南使衞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閻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衞之文現載貴義篇此云十三篇與程氏書錄解題合〔何云〕聞之前輩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新舊唐書〕〔宋志〕皆作十五卷惟〔通志藝文略〕又別出三卷者一本蓋即陳氏書錄所載止存十三篇之本〔郡齋讀書志〕墨子五十卷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為說云是宋時亦有完本厚齋未之見也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以上見序錄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本〔案〕〔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為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宋太祖九年改元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宋真宗初元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閻按〕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〇〔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雜亂不可復讀遂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又〕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等撰〔陸德明曰〕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四卷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馬端臨通考經籍考〕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

吳才老書禆傳以閏月正四時
舜讓于德不台
在治忽采政忽
民儀十夫
文王克明俊德
伊訓惟元
亮陰諒闇
予若觀火
我其發出狂
天難諶
文思晏晏

子京撰祁謚景文　楊備字修之億之弟慶歷中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晁氏讀書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哲宗時拜尚書右丞封汲郡公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謚正愍　宋敏求字次道綬子賜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欽臣字仲至洙之子文潞公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集賢待制〔後漢書劉陶傳〕明尚書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東都事略〕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並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禆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原注〕晁景迂云〇〔閻按〕開元當作天寶後並同

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〇〔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其辭曰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註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或作曶。〔原注〕鄭康成曰笏也　〔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爲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集解曰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圣乱曶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原注〕是朔旦冬至之歲〇註語亦歷志本文

高宗亮陰。禮記〔喪服四制〕作諒闇。〔原注〕註讀爲梁闇 漢五行志作涼陰。〔師古注〕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反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處 大傳作梁闇。〔康成注〕闇讀如鶉鶴謂廬也

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爲觀。〔見夏官司爟〕

微子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此裴駰集解文〕

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棐諶。〔師古注〕天所應輔惟在有誠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原注〕〔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書體晏晏之姿〔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文多不同劉熙釋名曰安晏也然則文異而義同

高宗享國百年
費誓棐誓
度作詳刑
哀矜折獄
折民惟刑
假我一日
上刑下刑輕重
顧畏民嵒
七始詠
王莽作大誥
尚書伏生授受
書始二典終費秦
大傳題唐傳虞傳
說文稱唐書虞書
左傳稱夏書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宋洪适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見漢書本傳〔閻案〕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費誓。說文作棐誓。史記作肹。大傳作鮮。〔閻案〕一作獮史記〔魯世家〕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大司寇〕注云度作詳刑。

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注〕〔原〔大傳〕哀矜哲獄

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悊民。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原注〕賜通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

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說文顧畏于民嵒。多言也。〔原注〕尼輒切〇〔元圻案〕〔尙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康成注曰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與漢律歷志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舉兵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曰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注孟康曰民之儀表謂賢者　〔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費誓說文云周書有棐誓從米北聲廣韻作粊從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粊裴駰謂尚書作粊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粊誓　楊賜震之孫秉之子後漢書本傳賜字伯獻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引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曰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釋文敘錄〕尚書伏生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倪寬寬已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濟南林尊受尚書于歐陽高已授平當當授朱普沛國桓榮受尚書于朱普　〔後漢書劉愷傳〕愷字伯豫安帝初清和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義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　〔萬氏集證曰〕今本說文嵒字凡兩見一品部嵒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嵒北讀與聶同見輒切一山部嵒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曰從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畏于民嵒句惟石部碞下云磛碞也從石品周書曰畏於民碞讀與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所見本異也〇〔元圻案〕〔書錄解題書類〕書禆傳十三卷太常卿建安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詁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經義考云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吳棫舒州人閩書作建安人　後有民之疾苦條引書作民嵒則此條作嵒蓋傳刻之誤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元圻案〕〔呂成公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閻案〕〔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于堯典內　〔三箋程易田曰〕〔案說文〕引堯典八條舜典十一條皋陶謨一條益稷十三條只一條作尚書一條作周書轉寫誤也餘三十條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遜一條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援之以爲論說　〔集韻〕〔引顧寧人日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放勳乃殂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

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六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元圻案〕〔大傳〕自九共以下題曰虞傳此舜典合於堯典之一證日知錄之說辯矣然孔穎達書正義曰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云云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今據此以洪範爲商書可乎況大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共以下別題曰虞傳禹貢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總題則俱曰虞夏傳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別錄題皆作虞夏書漢魏相傳未可輕議

堯典得敘事法　月令紀時不如堯典

夏小正。〔大戴禮〕記　月令。〔禮〕記　時訓。〔逸周書〕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史〕記　天文志。〔漢〕書　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爲法。〔原注〕〔堯典〕以日中宵中爲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元圻案〕〔鄭漁仲六經奧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　〔曾子固作王冏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星辰兩解　五禮兩解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爲三辰。〔全云〕當主前說爲是　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云〕亦前說爲長○〔元圻案〕〔堯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疾月行遲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辰處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鄭以偏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星與辰別以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　〔皋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本〕紀　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索隱云〕爲依字讀　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强讀爲訛。字雖訓化。〔爾雅釋言〕訛化也　解釋紆回。〔原注〕今史記作南譌○〔元圻案〕〔孔傳〕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譌與訛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薛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偽偽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偽古文尚書作偽也索隱作爲者古偽字皆省文作爲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訓曰〕歲大旱禾不爲高誘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索隱本是也〔案爾雅釋訓〕作造爲也〔詩王風兔爰〕尚無造毛傳造偽也〔大雅思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爲也索隱蓋本爾雅　〔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閏州別駕

柳穀昧谷　度西宅西

周禮〔天官縫〕人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案正義曰〕是濟南伏生書　虞翻云。鄭元所注尚書。古篆丣字反以爲昧。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見三國志虞翻傳注案注〕文無古篆丣字反以爲昧八字　裴松之謂翻言爲然。〔元圻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丣柳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　〔尚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康成注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柳聚也齊人語　〔宋沈作喆寓簡〕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伏生傳書云〕秋祀柳穀康成曰柳聚也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云云　〔史記五帝本紀〕作昧谷索隱曰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堯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說文丣部〕丣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西部丣古文酉從丣丣爲春門萬物已出丣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丣莫飽切丣與久切〔段氏玉裁曰〕壁中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尚書依之今文尚書作柳穀鄭注周禮取之今文古文斷難合一者也鄭本不誤而仲翔誤會謂其改丣爲昧

嵎夷禹鐵　郁夷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原注〕古夷字　薛氏曰。今登州之地。〔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二〕銕古鐵字也說文嵎字下注云嵎鐵蓋峓誤爲銕銕轉爲鐵也〔釋文馬云〕嵎海隅也夷萊夷也〔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曰〕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三嵎夷海嵎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也〔唐書藝文志〕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四岳佐禹　賜姓共工四岳　爲神農後　申呂齊許　堯讓位許由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周語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閻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頊之衰則四岳爲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共共工也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爲氏〔周語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　〔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樓暘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齊許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

五典五教　五作十道　魯共王壞孔壁　伊川書說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遺其二焉。惟孟子得之。〔元圻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顏師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契爲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　〔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爲右注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而不及朋友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五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晁氏讀書志卷一上〕一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舜誅四凶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云〕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聖矣既出而爲當時巍科威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爲言之與　〔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推伊川尚不脫時文識見

鯀共諫堯傳位

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元圻案〕程子說林少穎尚書全解引之　韓非說見外儲說右上又曰堯不聽舉兵而誅鯀於羽山之郊誅共公於幽州之都　〔呂氏春秋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宋王偁東都事略〕程子字正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爲秘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聖中黨論與坐貶官

流宥五刑墨劓等爲賊刑　范景仁正書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宮大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五峯作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剕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元圻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髦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　〔書舜典孔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范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　〔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剕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　〔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今書無之　〔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　〔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諡忠文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

書序方設居方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元圻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稾飫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孔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諸侯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孔疏何也　〔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元圻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二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一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爲告舜念哉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元圻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吉士吉人常人

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愷曰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爲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圻案〕〔文十八年左傳〕舜臣堯舉八愷八元流四凶族正義愷和也言其和於物也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傳又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　〔成十五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大雅卷阿之篇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藹藹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爲國家之福也　〔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　〔韓詩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主之說蓋亦本之於書　長者之稱疑始於韓非子厚重自尊謂之長者

儆戒無虞

儆戒無虞絜齋〔閻按〕絜齋袁燮號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

舜征有苗

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注〕見卷一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條下 無虞豈可不儆戒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元圻案〕絜齋解七旬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書纂傳引之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肅爲左右督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響震失色 〔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年十月滅梁復汴州爲宣武軍十二月畋於伊闕二年二月求唐宦者九月幸郭崇韜第十一月畋於伊闕十二月及張后幸張全義第三年畋鞫射雁射鴨不一書矣 〔書錄解題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新聞至君奭而止今本作十二卷經義考云未見四庫全書著錄 〔眞西山絜齋行狀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學者稱曰絜齋先生

九德三俊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元圻案〕〔東萊書說曰〕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侯蓋世守以爲知人之法 〔眞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爲成德此知人之法也 〔宋黃氏度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後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安止欽止
宅厥心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大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元圻案〕〔眞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服十二
章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春官司服〕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元圻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史記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同名耳 〔林之奇書解曰〕舜觀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 〔宋劉彝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璪火粉米
黼黻
宗彝爲廟
器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粉米黼黻艾軒曰粉米黼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圜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圜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粉米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黹同蓋有由來也〔元圻案〕〔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彩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此孔注天子之服十二章也孔以宗彝爲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爲二物方足十二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爲虎蜼〔賈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案鄭以宗彝爲十二章之一故并粉米爲一章林艾軒謂粉米黼黻當各爲一物蓋從孔傳 〔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從玉喿聲虞書曰璪火粉米〔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璪音早 〔考工記〕火以圜註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 〔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說文黹部〕有黺字無粉字玉篇黹部亦無粉字黺字註云黺粉也 天官辨方正位句下〔正義曰〕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有二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贛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 林艾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蹌蹌
鳳凰來儀
馬氏尚書
注

鳥獸蹌蹌馬融以爲筍虡七經小傳〔全云〕劉原父作用其說書禪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筍虡也〔劉原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蹌蹌然也 〔經義考書類〕馬氏融尚書注隋志十一卷佚 〔書錄解題二〕七經小傳三卷劉敞

箾韶　丹朱奡兩人名　罔水行舟　自我民明威　衞包改古文書　威用六極　皐陶德繼三聖　左禹右皐陶　蠻夷猾夏明刑治　皐陶形體諸異狀

撰前世經學大抵訓述註疏其以意言經者著書行世自歐創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二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二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箾韶。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韶箾舜樂名也諸儒誤以簫管解之。〔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林氏尚書全解六〕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箾箾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箾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舞樂名箾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韶舞箾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箾以是知箾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曲爲之說

說文奡嫚也。引虞書若丹朱奡。論語奡盪舟。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奡盪舟者。恐即謂丹朱。〔閻按〕羿奡並舉篡夏之賊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擬不當〔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集證〕〔案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奡亦非所謂澆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括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衞包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二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邈音威馬融本作威據此則非衞包所改矣〔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永傳同〔林少穎曰〕古文書畏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子夏亦曰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閻案〕舜以天下讓禹禹獨推皐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何云〕皐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〇〔元圻案〕〔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宋時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皐陶稱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皐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皐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於羽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爲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故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爲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〇〔元圻案〕〔漢書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訓〕曰皐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也。皐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憫獄謠〕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皐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喑〔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楊倞注云如削皮之瓜青綠色〔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抱朴子外篇〕偶喻皐陶喑而與辨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侯鯖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謔語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皐陶之狀如削瓜

夔一足　禹伊尹形體異狀　大費佐舜馴鳥獸　伯益伯翳　隤敳伯益作虞　馴鳥獸　咎繇君雅　異文　禼倕鮌偪　受羿　伯翳非皐陶子　黃氏書說　姜爲伯夷後　四岳爲伯夷族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卷十九〕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敳本於此〔閻按〕伯益即伯翳辨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或未及見其論著乎〔全云〕金仁山之言亦未確〔集證〕〔金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禼皐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虺之爲偪紂之爲受辟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紀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禼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鮌不得爲鯀他如仲偪不得爲仲虺受不得爲紂辟不得爲羿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嬴偃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益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敳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〇〔元圻案〕〔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佐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鳥獸賜姓嬴歷夏殷爲諸侯古今人表列隤敳柏益於上中而不列伯翳足以證金氏之說〔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其注則後魏酈道元作〔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尚書會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

伯夷以禮神佐堯
虞史伯夷言明幽
皇帝哀矜清問
伯夷降典

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與秭鳺先滜〔閻按〕尚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為伯夷後將齊有二祖乎〔全云〕四岳既為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閻說何憒憒　〔方樸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為說顓頊皇帝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國語脗合潛邱考之不詳〇〔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為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閻氏此注蓋本於此　〔語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與姊鳺先滜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文不同

重黎舉夔為樂正
重黎羲和
四岳五稱

呂氏春秋〔察傳篇〕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羲和又謂羲和即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即四岳舉夔耳〇〔元圻案〕〔堯典正義曰〕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用執中命
龜語冊文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厥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燄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閻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為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　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罪歟　〔方樸山云〕以此為坊後世猶有來宗道祭崔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　〔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泛言其德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諂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強為之辨豈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慨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絀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沒〇〔元圻案〕〔漢書佞幸傳〕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婚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　〔後漢書竇憲傳〕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降者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令班固作銘〔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序〕云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後漢書韓稜傳〕帝西祀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　〔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于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何異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猶無異于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謹按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曰亶由師錫之公將荐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仍從富弼制曰遂歷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拂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敝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雅不矜朕志先定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敝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為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顏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謚文節宋史有傳

禹謨洪範
言五行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案〕此大禹謨正義之文

五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此唐封演聞見錄之說續博物志說同〇〔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木金土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　〔漢書郊祀志〕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又贊曰孝武之世倪寬司馬遷等從臣誼之言服飾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柔立柔惠
柔嘉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大雅崧高〕不直為諂柔嘉惟則〔大雅蒸民〕失其則非嘉也〔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為勝〇〔元圻案〕〔呂氏讀詩記〕柔嘉惟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逸書大道
亶亶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元圻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今在第二頁

禹貢釋文
引職錄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注今闕　〔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

九德九功之歌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 啓九辨九歌

虞書說仁閔覆下

滎播既都

一百里任國

揚州沿江海達淮泗

江始入淮 東坡書傳

〔鈔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叙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奏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愚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韶樂則誤矣

說文日部旻字引虞書曰仁閔覆下〔何本〕作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蓋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曰以經傳言天其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又曰元之閑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旻下言之〔玉篇廣韻〕亦以仁覆閔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旣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閣本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嶓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馬鄭王本皆作滎播孔氏以滎波爲一水 〔蔡氏書集傳曰〕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孔氏以爲一水非也〔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爲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 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原注註〕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 男任二字蓋通用〔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令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爲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尚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二字轉相爲訓也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 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

弱水無力獨西弱爲六極

九江東陵即巴陵曾氏尚書義

朔南暨聲教

禹修教服有扈 夏相伐扈 修德伐扈戰甘 不爲啓擊有扈於牀 有扈爲牧豎 有扈以傳子伐夏

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此自淮入泲之道也〔閻案〕此句從初刊本增補○〔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邗江 〔宋樂史寰宇記〕一開封府封邱縣黃池在西南七里東南三里〔左傳哀十三年〕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晉爭長〔又一百二十三〕揚州江都縣合瀆渠在縣東二百里本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溟自江東北入射陽湖今謂之山陽瀆 〔東坡書傳十三卷〕晁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爲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爲極○〔元圻案〕弱水既西正義水皆東此水獨西 〔蔡氏書傳〕楊子厚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删丹縣 〔林氏尚書全解引王安石〕曰弱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云〕曾或 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吳本紀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元圻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秘監旦晁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以巴陵爲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逕北會於彭蠡澤又曰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 〔宋史藝文志〕曾旼等尚書義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於錄 〔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爲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何云〕此本之鄭康成○〔元圻案〕〔史記夏本紀集解〕於朔南暨下引鄭元曰朔北方是以暨字截句也 〔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爲句疏引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史記註〕本如此六字何本作小註今從閣本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扈國爲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仲春紀先己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案〕一本

孥戮非及子　因奴正士孥戮汝有脫簡

湯以甘誓勒銘

五子之歌述禹訓　五子歌諸予字所屬

關石龢均

古文尚書始末

呂覽無才字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爲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賁錄何關之補○〔元圻案〕〔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楚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墨子明鬼篇曰〕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蓋說苑之說所本〔朱子楚辭集注曰〕該恐是啓字季少也競戰而疲弊也啓少能秉德爲禹所善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廢其後人爲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王逸注〕啓攻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牀上何以遇啓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春秋先己篇〕高誘注傳曰啓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云〔畢秋帆沅校勘本載孫氏星衍之言曰〕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帝啓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本已誤矣〔盧氏文弨曰〕伯古多作相後人疑爲相因并誤刪啓字〔曾子固校上說苑序曰〕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二篇與舊爲十八篇而序其篇目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戮顏師古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云予則奴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奴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案〕奴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者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並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云〕及至困亢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元吳氏澄書纂言〕謂予則奴戮汝與上文詞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于此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元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子貢曰條小註〔太平御覽五百九十蔡邕銘論曰〕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甗鼎有丕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蔡氏集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元圻案〕〔蔡傳〕又以萬姓仇予之予謂指太康林少穎曰陳博士云夫所以爲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所宜憂所宜愧皆任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樂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

夏有觀扈

五觀爲啓子武觀爲畔觀縣爲洛汭地五觀猶三朡

湯都南亳地　帝誥帝俈帝嚳

財賦之所底愼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註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圻案〕均尚書作鈞〔林氏尚書全解十二〕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之說書者皆從之〔朱子或問潘子善問曰〕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并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爲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氏集傳序〕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三國志吳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皓時爲侍中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李善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搆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祕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唐書文藝傳〕李善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昭十年傳夏有觀扈漢地理志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

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爲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爲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尚書詁之而即韋鄭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抉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爲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於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尚無此語外傳始以爲夏殷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續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爲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爲啓子且趙孟舉三苗姚邳徐奄皆指畔國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諷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畔國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證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與朱均管蔡並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啓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即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爲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爲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俈從先王居故作帝俈〔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書序〕俈

湯從帝嚳都亳帝告篇逸語
湯征篇逸文
白樂天補湯征文
辰弗集于房推仲康時日食互異
鳩方微子去就繫國夏商書終篇見意
孥戮汝予其殺

作告〔孔傳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誥〔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索隱據孔氏傳以爲帝告別無所見〔案〕〔說文言部〕誥告也告部嚳即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嚳作帝俈玉篇收部俈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閻按〕脫勉哉二字 勉哉二字從何本補 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云白居易 蓋未之考〔閻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〇〔元圻案〕白樂天補湯征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予畀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予佑厥粢稷乃困於仇餉吁嗟於祀神震怒肆於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 按皇極經世十二仲康元年壬戌征義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〇〔元圻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按虞劆以季秋日食爲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爲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況此以求豈無牴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虞劆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于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劆則合于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與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爲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〇〔元圻案〕〔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宋羅泌路史曰〕商書終于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爲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案〕與甘誓傳異 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爲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 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元圻案〕文靖乃呂夷簡謚全注誤

齊桓塞九河自廣
十二章孔鄭異義
十二師孔鄭異義
呂覽引夏商周逸書
荀子引中蘬逸書
楊倞荀子注引逸書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詩周頌般之篇 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禹貢 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案〕此九河既道正義文 九峯蔡氏書集傳 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閻按〕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所爲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束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〇〔元圻案〕〔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其文稍異書詩正義皆孔穎達所作而不同如此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爲正其說以爲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紩也畫以爲繪紩以爲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爲繪施之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爲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于後則是此言專爲作服而云爾豈于其中雜入宗廟之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爲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爲繡而繡之以爲祭服豈暑月染葛爲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華蟲爲二物粉米爲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爲善又曰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爲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爲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爲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爲長王氏此條蓋從林說今按少穎之說尚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宗彝爲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爲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于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云〕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孔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蟲爲二物又以粉米爲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 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呂覽無乃聖字 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恃君覽驕恣篇 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爲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孝行覽 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慎大覽 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此〔元圻案〕宋洪邁容齋〔四筆五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廟者鬼

商書始言仁性誠學　言教以商書爲備　好生安惠中寓仁　允恭溫恭

萊朱卽仲虺　仲虺爲奚仲後　臣扈祖己爲仲虺後

湯始改正朔　甘誓著三正　正正月月正異義　夏以上皆寅正　古帝三正迭用　石林書傳

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鬱魅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典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作詩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爲可笑〔荀子堯問篇云〕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呂覽不同○〔又容齋續筆十二〕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案〕朱竹垞曰四篇皆古文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語閔馬父之言　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何云〕必以孔子爲出於家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爲備○〔元圻案〕〔真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卽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呂成公雜說云〕孫愷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孟子云伊尹萊朱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趙岐孟子注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原注〕未詳所據〔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冑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尚矣〔原注〕爰革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圻案〕〔舜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元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侯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正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英華四百六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羲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爲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爲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爲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月爲正宜以永昌元年十有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爲一月〔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　林少穎之說見尚書全解十六

伊訓言有牧方明　祖乙居耿　盤庚爲陽甲臣盤庚三篇異義　殷五遷五邦諸說　五遷地名及傳世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語類曰方當作乃卽所謂乃明言列祖之成德〔閻按〕此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圻案〕〔律歷志下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注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見盤庚正義　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禆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圻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若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元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金仁山亦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之說異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于相地乃遷都于耿　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皇極經世十二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據此則索隱邢音耿之說非　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爲圮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全云〕坡公作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孫○〔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乙曾孫　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元圻案〕〔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孔傳圮于相遷于耿〔正義曰〕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圮于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

乙圯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林氏尚書全解十八案序曰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囂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汲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爲據意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　〔愚案〕〔釋文曰〕馬云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五邦併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亦與序文比言圯于耿合　〔皇極經世十二〕乙未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踐位圯于耿徙居邢巫賢爲相甲寅祖乙崩子祖辛踐位庚午祖辛崩弟沃甲立乙未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丁卯祖丁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癸巳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己亥陽甲崩弟盤庚立五遷復歸于亳改號曰殷史記以祖丁爲祖辛之子經世紀年以祖丁爲沃甲之兄則與祖辛爲兄弟世次不合

天永命于新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與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與也。也何本作矣 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荊襄爲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　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　此等議論非不實學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啖也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　〔全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氏誤又云唐經黃巢朱耿之亂安得尚有奢侈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爲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爲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覿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圻案〕〔唐書朱朴傳〕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報朴爲人木彊無他能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擢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宋范晞文對牀夜話云〕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衆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相王淮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引盤庚逸文

大傳。二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

湯用元牡告天墨子國語引湯誓文湯禱兩非誓衆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閻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元圻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文曰今天大旱下云不憚以身爲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爲引湯誓與　〔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隋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此條所引孔注即集解所載也

德不德證漢昭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蓋得此意。〔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諡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桑穀湯戊武丁不同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閻按〕呂氏春秋亦同 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劉向蓋襲大傳之誤。〔閻按〕〔說苑〕記於太戊世又記于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祥妖怪二本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韓詩外傳三〕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振窮七日而穀亡〔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于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尚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意也〔呂氏春秋記〕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其辭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爲卜者曰耳說苑記太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又敬慎篇引孔子曰〕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案〕今本無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而說苑有之厚齋或誤記爲大傳歟

傅說胥靡版築事傅巖地築巖爲居其地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裨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按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元圻案〕〔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正義曰〕地理志傅險即傅說版築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虢之界又有傅說祠〔墨子〕傅說衣褐帶索庸築于傅巖〔說苑雜言篇〕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一

高宗報上甲微
商契至微傳世
商以日名子始上甲
立志遜志
西伯戡黎爲武王
西伯陰行善事
文王內秉王心謬說
戡黎地近商都

後漢書張衡傳〕委乖築而據文軒注謂傅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于王公皆與孟子合〔通志殷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歟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吳氏蔡氏之說蓋本於漁仲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論書篇引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閻按〕孔叢子真僞書朱子所謂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圻案〕〔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圉曹圉子冥冥子振振子微索隱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三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鮒撰凡二十一篇末爲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臧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全云〕司馬遷嘗問尙書于孔安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于此○〔元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王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爲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衞狄人迫逐黎侯衞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唇亡齒寒衞終爲狄所滅衞之士猶商之士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鎭服形勢其可忽哉〔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圻案〕〔西伯戡黎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衞其臣勸以歸也旄邱責衞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衞衞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衞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衞〔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鎭今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鎭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鎭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泰誓爲大會以誓
晁氏尙書訓詁傳
周親仁人
予有亂十人
一人數邑姜
太伯叔旦無伐紂心
式商容閭
商容三論
非周君
商容馮馬
徒欲伐紂
商容辭周
公三公
商容爲商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衞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原注〕或說謂新經以泰爲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原注〕音泰者非○〔元圻案〕〔林少穎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尙書義疏云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衞包〔案正義曰〕經云大會於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是初唐時亦作泰〔經義考〕晁氏公武尙書訓詁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閻按〕辯亦見古文尙書疏證第二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下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閻按〕今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萇宏引大誓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亦有臣字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閻本脫也字〕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圻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故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蓋邑姜必非文母〔朱子論語註〕蔡氏尙書傳皆從劉原父之說林少穎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邑姜爲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爲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闕其所疑可也〔陽湖趙氏翼陔餘叢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以亂臣爲邑姜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僖公五年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元圻案〕楚辭天問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注云旦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武王東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不佑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耶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不可天對云頸紂黃鉞旦孰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諫之者以徽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旦不嘉其意一也　天對柳子厚所作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全云〕皇甫謐作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之禮樂

往伐歸嘼
東郊不闢

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案世紀〕原文臨衆下有不惡而嚴是以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樂毅列傳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語見史記留侯世家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　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答曰善哉去取之審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閒書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汙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紀正有斟酌也〔樂記正義曰〕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愚按〕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生明二云〕表商容之閭不應于注禮有異鄭以箕子爲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云式閭表閭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故隨文爲義正義前一說得之〔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等傳玄晏春秋

顏師古刊謬正俗二云。武城序往伐歸獸。當依嘼字。

分北三苗
闢四門

毋侮矜寡
畏高明

曰濟曰圉
曰涕曰悔
賈許馬鄭
治今文
安國史記
爲古文

五事哲謀
肅艾見詩

費誓序。東郊不開。按說文及古今字詁。開古闢字。闢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謂虞翻分北三苗北古別字〇一〔元圻案〕〔匡謬正俗二〕武成序往伐歸嘼徐仙民音嘼爲始售反〔按武成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義相承〔又說文解字云〕嘼犍也字林嘼音火又反獸字從嘼從犬助則六畜之字本自作嘼於後始借爲養字耳且嘼獸類屬不同嘼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便謂古文省闕即呼爲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闢〔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先民音開按說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開古闢字闢古闢字但闢既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闢爲開〔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虞書〕闢四門闢作闢從門从𠬞此經闢字亦當從說文作闢唐石經作闢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　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瑯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師古官秘書監宏文館學士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刻大傳補遺續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官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爲圉。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圉。鄭依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圛圛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圛即洪範曰驛其下乃注文古文尚書曰涕曰圉。與周禮注同。〔三家經字〕〔按說文口部〕引尚書與毛詩箋周禮注同蓋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康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白字似圛圛升雲爲一句半有半無爲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〇〔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案洪範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圛史記作涕涕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涕後人轉讀爲涕也〔說文曰〕圛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據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昆蟲闓澤闓懌猶愷悌也亦發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

詩小雅小旻。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皆爲洪範之學。〔元圻案〕〔小旻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　〔朱子詩集傳曰〕爲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荊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洪範始思即致知**

曾子固〔熙寧轉對〕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閻按〕真西山言韓愈李翺舉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圻案〕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毋或作威作利**

韓非〔有度篇〕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亦當作毋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尚書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呂皆在未焚書之前，必有所據。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按〕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僅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無作好惡　聰明惟辟作福威**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作威。

**箕子名胥餘**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元圻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又敘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鄒陽傳。

**巢伯來朝　南巢不義湯獨朝周扈不義禹獨臣商**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無所據。〔集證曰〕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先皇理宗云。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朡，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特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之。○〔元圻案〕〔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水經二十九〕沔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羣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春秋楚人圍巢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朱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爲後先也。

**金縢異說有二**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

**周公葬畢事**

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

**周公揃爪祝成王病**

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閻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譙周語亦索隱所引〕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云〕南軒曰以下當自爲一條。〔全云〕只是一條，何說非。○〔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案此條今本大傳佚，盧學士文弨採師古注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揃爪事於成王時。〔後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變動，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公郊，而天立反風，雨禾稼復起。〔案〕章懷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雅雨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三國志蜀譙周傳〕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耽古篤學，爲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我之弗辟**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閻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爲東征，罪人始得爲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爲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於太史公。〔朱子與蔡仲默論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

九年大統未集文王受命之年錫命西伯專征伐

崇德報功證史

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誇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案〕世紀之說史記周本紀正義引之 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維莫春在鎬。今本周書作鎬 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閻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辯見古文尚書疏證卷二第二十條〇〔元圻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　〔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西伯昌薨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　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爲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爲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　〔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祕書丞高安劉恕道原撰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辟恕爲屬嘗謂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爲前紀而本朝爲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廢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爲外紀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勖束晳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氏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又編年類竹書紀年二卷〔按〕〔晉書束晳傳〕晉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元圻案〕〔呂氏春秋孝行覽〕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〇〔淮南子人間訓〕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貴也〔元圻案〕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晉文篇說苑權謀篇　〔史記趙世家〕趙滅智氏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

丕子之責爲負子

歸禾餽禾

三監地爲邶鄘衞

三監諸說不同

三亳有二說阪尹爲三亳之一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家以丕爲負。索隱引鄭元曰丕讀曰負。〔下云〕此爲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 隗囂移檄曰庶無負子之責。見後漢書本傳 蓋本此。本此謂本史記 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元圻案〕〔朱子語錄云〕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甚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侍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　〔書正義引康成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釋文丕鄭音不與索隱所引鄭說異豈康成固有二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作餽禾。今本書序餽字俱作歸 史記周本紀以歸爲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元圻案〕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說文食部餽亦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孔傳 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國。邶鄘衞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案詩正義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 唯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蘇氏書傳 從孔說。林氏全解 蔡氏傳 從鄭說。

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立政篇孔傳 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二說俱見書正義 林氏從鄭說。呂氏東萊書說下當從前增蔡氏 〔閻按〕呂氏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叔爲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　〔全云〕三山林之奇字少穎呂成公師也〇〔元圻案〕〔康成邶鄘衞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逸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爲衞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　三亳康成以阪尹即三亳之一皇甫謐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爲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周之西界隴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亳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并曰阪未詳皆不以阪尹爲三亳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引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云唐孔氏以爲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爲近古〔盤庚上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原注〕引孫毓之說見詩正義

民獻十夫失其名周公喜十人來歸十夫非十亂
康叔宇于殷中旄父宇于東
東土爲邶鄘衛
酒誥篇俄空
酒誥若圭璧逸句
劉向校書脫簡
歐陽大小夏侯書
圻父農父宏父句義
復子明辟周公踐位事
王雱書義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樸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圻案〕〔大誥正義曰〕將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某於十夫亦云〔程泰之演繁露八〕〔史記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冄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元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邶鄘〔案〕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爲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問神篇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閻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詳余尚書古文疏證胡朏明說〔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閻說非〔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揚雄傳曰〕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藝文志書類〕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尚書章句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以向爲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荊公以違保辟絕句〔案〕〔小雅祈父箋引書曰〕若疇祈父知古文以父字絕句也〔朱子詩傳引酒誥曰〕祈父薄違從荊公以爲夐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此二說楊慈湖五誥解從之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和張文潛贈晁无咎詩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何本〕作信矣○〔元圻案〕〔朱子語錄〕人言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須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註從父字絕句荊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林氏尚書全解酒誥篇〕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迫迴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言司徒之迫逐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司徒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篇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爲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于名教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非攝其位〔書錄解題〕書義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殺羣飲爲告者之詞
梓材三誥主戒殺
張氏尚書小傳
暨厥臣達大家
周重封建宗族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辭奈何以爲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元圻案〕東坡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鍛鍊以勸之殺悲夫殆哉〔經義考張震尚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真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俱見定公四年左傳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閻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此引逸周書皇門解節刪字句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

迷民讎民
頑民忠商
邦之安危
惟殷士

三日粤朏

營成周務
德不務險

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全云]此有慨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爲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圻案]大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宰職九兩注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宗繼別爲大宗以收族者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蕭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明於道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 [宋陳氏傅良曰]殷民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爲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爲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强宗爲言陵夷至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酬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爲指頑民恐非○[元圻案][召誥經文]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讎訓爲匹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又自不同 [全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爲欲迎二王[illegible]寧所以晞噓而言此○[元圻案][東萊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于言表略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漢律曆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元圻案]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 [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注曰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 [宋史繩祖學齋佔嗶曰]余作補亡月采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 呂氏春秋恃君覽長

周召爲師保

有若散宜生

越惟有胥伯
大傳胥賦以稅言

無逸亦作毋逸

無逸呂刑言享國

利篇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略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爲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王公設險之言皆贅矣○[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召誥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緜緜延延於萬年而不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長短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爲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呂覽]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之賢不計其傳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天下與人安能救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能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此君奭篇序文 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奭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 [閻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 禮記文王世子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爲宗伯之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 大戴記賈誼書言師傅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在上中當以散宜爲氏[閻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 大傳二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圻案][劉歆曰]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 [呂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

祖甲爲武丁子帝甲享國先中宗後祖甲武丁祖庚傳世

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尚書全解東萊書說眞西山大學衍義從之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薛季宣書古文訓從之書正義以鄭爲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何云〕曲爲之說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一孔傳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爲據而妄引之乎〔閻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〇〔元圻案〕〔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按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寧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即云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耶

無逸言不敢同孝經

堯兢兢舜業業禹孜孜湯慄慄文王翼翼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不敢者九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元圻案〕〔董子對策曰〕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項氏家說十自警雜說曰〕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一經之義總挈於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自作元命顧畏民嵒顧諟明命

言獄罔攸兼證中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嵒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元圻案〕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畏于民碞作嵒乃傳刻之誤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司馬公知人論曰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抉擿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元圻案〕〔荀子曰〕王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漢書左雄傳〕宣帝興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重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資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聰察彊記宮中廝役給洒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漬污帛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譴之〔唐書令狐綯傳〕綯字子直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通鑑〕宣宗十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蔡仲之命證史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王名勝孝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卒謚靖〔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又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爲伯禽弟周公之子八人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考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按〕〔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邢茅胙祭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卽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則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興輔之者周公也宰孔亦有識見〇〔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閱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于魯繼世爲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于畿內繼世爲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爲非而陳少南爲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路人然決無是理也

周公子食采爲王臣君陳分正東郊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此君陳篇序文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閻按〕地理之學莫妙于目驗趙充國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兗豫之域者也〇〔元圻案〕鄭注見聘禮

爾乃順之于外斯謀斯猷稱后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

成王告君陳失言君陳用坊記文

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闇愎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閻按〕〔尚書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爲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冤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第二十七條。〔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爲古文作僞之證。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爲僞。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眞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卽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僞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諫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〇〔元圻案〕〔蔡氏尚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陳氏櫟書集傳纂疏引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尙忘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眞氏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衞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有容德乃大證史

推誠以待士。則欒氏之勇。亦子之勇。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 用賢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元圻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巖下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衞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庶言同則繹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二十年左傳 子思之論衞。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繹。〔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眞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悸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瓦合者也。〇〔元圻案〕〔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孔叢子抗志篇〕衞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乎。〔漢書孫寶傳〕平帝立。會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薛氏書古文訓曰。衆言同乎爾者。爾當繹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大明黜陟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論宋元封建 謂天子不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天下自私其子孫也。殆未考周制也。〔元圻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被衮冕東坡論顧命易吉

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案〕以上潛善問辭 朱文公答 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朱子自注云〕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下云〕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也。〔何云〕尤得之 劉韶美〔閻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 議曰。唐自武德高宗年號 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何云〕朱子語錄特恥其說發自蘇氏耳。〔閻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而卽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〇〔元圻案〕〔東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惜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衞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閒。未易以泥常論也。〔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二日癸巳。皇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遺詔。上縗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宋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俟終制。議雖是。其言竟用栗議。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命作策畢公句讀

畢命見風俗證史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元圻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册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事見桓公七年左傳陽樊之民不肯從晉事見僖公二十五年左傳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全云〕豈特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閻按〕賈誼語而秦曆促恥尚失所〔閻按〕干寶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史記周本紀〕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二十六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綰條奏貢舉疏曰[illegible]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惟擇浮艷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illegible]遷二年楊綰上條奏貢舉疏詔諸司通議李棲筠賈至嚴武並是綰議論疏也

及民歷三紀化周衛傳七世風先變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元圻案〕〔畢命曰〕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正義曰〕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鄭康成邶鄘衛詩譜曰〕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七世之後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衛風先變

閑之維艱格其非心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illegible]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樹之風聲證史

衛石碏以義厲一國事見隱公四年左傳而甯武子蘧伯玉之類莘莘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事見僖公二十七年左傳而知莊子范文子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元圻案〕〔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碏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鰌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于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則讓于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又佐之至臼季見冀缺于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倡之也直至景公時猶宣子讓其下皆誠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唐薛登上疏曰〕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德義大訓證史

齊太史之守官事見襄公二十四年左傳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事見哀公二十四年左傳周孔〔閻按〕孔當作公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呂刑皇帝或無皇字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何云〕在盡信書下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爲天則非〔閻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元圻案〕盧六以云云〔閻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墨子尚賢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皇帝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問易篇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元圻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君牙冏命非穆王言

文侯之命非平王書

張子韶書傳統論

張子韶〔全云〕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號無垢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圻案〕橫浦集冏命論曰余觀君牙伯冏之篇亦虛心於治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馳騖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三復兩篇見其懇懃惻怛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僞辭立誠以勸勵于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即尊位而乃不以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奔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曰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尚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膽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五十年略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春秋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矣〔揚之水朱子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殺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哉〔史氏浩書講議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袁氏燮經筵毛詩講義式微篇〕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皆援古以諷也　張子韶作書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一篇載橫浦集中　胡氏安國字康侯建安人謚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諷時事

伯禽征徐
作棐誓
王來自奄
費誓肸誓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棐誓〔禮記曾子問注〕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卽戎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穀之役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閻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時周公猶在〇〔元圻案〕費史記作肸今閻何本俱作肸說文無肸字誤也今據史記改作肸〔曾子問正義曰〕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魯共公舉
觴擇言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爲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見史記儒林傳〕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元圻案〕〔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辟席擇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鮑彪注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云來云然
通員

周益公〔文苑英華後序〕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卽云也〕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原注〕古文作員〔何云〕員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考〔集證〕〔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卽云是尙書本作云衞包改古文始從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爲云也

書七觀先
義仁誠
七觀有度
事治美政

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原注〕〔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皐陶謨益稷觀政泰誓觀義此其略略異者〔集證〕〔引大傳說略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卻合〇〔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郤缺言九
功九歌
楚語言重
黎說命
遲任史佚

春秋時郤缺之言九功九歌〔文公七年左傳〕穆姜之言元亨利貞〔襄公九年左傳〕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公十二年左傳〕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麓〔俱見周語下〕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襄公四年左傳又見魯語下〕成鱄之言皇矣之雅〔昭公二十八年左傳〕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魯語下〕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上〕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下〕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上〕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元圻案〕〔周語韋昭注〕旱麓詩作麓古字通 遲任見商書盤庚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馬氏繹史曰尹逸卽史逸亦曰史佚

王粲難鄭
尙書事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原注〕〔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尙有意于經學也〇〔元圻案〕〔顏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元行沖釋疑曰〕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又曰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喩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慮之失也〔唐書儒學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帝命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于官留中不出行沖疑諸儒間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隋經籍志〕王粲尙書釋問四卷唐藝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官師相規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襄公十五年〕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元圻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族師之類余友王汾原煦曰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適士也

顧命記考
古圖
禹貢序遊
歷

王景文〔全云〕名質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全云〕名伯玉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

伊尹周召年壽　沃丁大霧葬伊尹　太甲潛出殺伊尹

商之刑罪重不孝

伐紂前師鼓𡔷譟

曰時五者來備五是五氏五韙

禹貢。〔何云〕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元圻案〕〔王景文爲張安國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裒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勤　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善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張安國名孝祥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爲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湖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　〔義門〕疑王景文爲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國爲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集中于湖集序也張伯玉即蔡絛鐵圍山叢談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達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嘉祐中爲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曰。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氣壽篇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不貳云。壽若召公。〔元圻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水經注〕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句注皇甫謐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　〔竹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加　〔論衡氣壽篇〕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太尉楊駿辟爲祭酒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冏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　〔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𡔷譟。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圻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𡔷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注𡔷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家云五是〔閻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之五韙。李雲謂之五氏。何云韙其義氏其音當爲是也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爲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覲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爲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爲卜筮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爲是○〔元圻案〕〔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注韙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星好風雨　闡義洪範五行氣應

五福言富不及貴福極以考己得失

趙注孟子多言逸書　孔子得帝魁書中候十八篇百二十篇尚書　張霸百兩篇

土氣爲風。水氣爲雨。〔按〕水字宜作木字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金克木。木爲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又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閻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歟○〔元圻案〕〔洪範正義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又鄭云〕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　〔漢天文志曰〕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漢志軫星亦好雨或雨字爲風字之誤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閻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萬氏集證載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圻案〕〔曾子固洪範傳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威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　〔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亢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于民也　〔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犯篡竊何有終極〔又顏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拜讜言　〔閻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元圻案〕今本趙注讜言仍作善言蓋後人所改　〔尚書緯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故趙邠卿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也　〔按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

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緯書出于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尚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事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孟子之時古書猶可攷今有不可强通者

帝乙爲湯六世孫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閻按〕〔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尚書〇〔元圻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爲成湯云云〔唐書儒學傳〕陳正節潁川人語見本傳

林之奇呂成公書說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全云〕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奇尚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時得建安余氏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也然之奇初稿爲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時又有所增修許之乃祖歟〔又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則門人雜記之語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爲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

制治保邦言未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商周戒利口憸人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七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又曰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周公訓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冏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此漢之家法。〔何云〕意本蘇傳　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竇嬰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漢治日衰矣〇〔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爲人木强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悃愊至誠也

恭敬忠恕

恭在貌。敬在心。書洪範正義之說也。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詩關雎序春秋左傳桓公六年正義之說也。

無求備兩證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爲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有忍有容兩證

彊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爲强恕讀伊洛書太滅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于侯子之隔壁聽與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何云〕牽合不成理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之次第也〇〔元圻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彊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己與物渾渾乎爲一矣

式和民則則字義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

力穡知稼穡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晉欒書語見宣公十二年左傳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語見魯語上

呂刑言三后先本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閻本無此三字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敝烈於洚水。四維不張。其害憯於阻饑。〔元圻案〕〔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呂刑司刑輕重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爲中典甫刑爲重典非也〔元圻案〕〔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漢書刑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案〕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呂成公蔡氏集傳皆從之

呂刑言敬言中

舜皋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元圻案〕〔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湯貽則垂裕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閣本云〕繩拂元板作蠅拂於陰室〔案〕事見通鑑宋武帝紀大明七年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事見唐郭湜高力士傳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集證〕〔按容齋續筆十四〕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後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託岱宗洛書作僞

因岱宗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礉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簒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既禪位顏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太后遣芳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衆師安所避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公〔晉書郗超傳〕超謂桓溫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鎭壓四海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又帝奕紀〕太和六年溫內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爲東海王後降封爲海西縣公〔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元始五年平帝崩世絕選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莫若遵周公之事無忌趣之入白秦王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成惶悚引弓三射不能彀王一箭斃建成再中元吉

新莽蘇綽大誥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全云〕何氏過推蘇綽未免永嘉一輩人議論○〔元圻案〕〔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漢書王莽傳〕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莽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諭以當反政孺子之意〔揚雄太元更次五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范望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于今不合于古利用革矣〔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畏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凌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製作故義門云爾

秦穆悔過誓師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殽歸作誓與史不同

穆公修乎聖

邵子謂修乎聖者秦穆之謂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四〕注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爲真乎則彭衙之窮兵何也若謂自茅津以後作誓是謬爲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爲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圻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用心與其懟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孟侯二義康叔封爵

大傳略說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孟迎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

周書七十一篇 史記漢儒周書說 汲冢稱竹書非周書說

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元圻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宏爲皇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胄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冬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怠〔文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又史祥答隋太子廣書云〕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爲太子〔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漢書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詩地理考〕衛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晉武帝年號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何云〕此條寶佳然何與經事當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案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事本周書克殷解望商邑不寐事本周書度邑解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鄉射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羽部翰字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翰者若皐雉又豕部豲字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今本周祝解爪作蚤馬融注論語鑽燧改火引周書月令原缺今本補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杜注已成而汲冢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繼之柔矣襄公二十六年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原注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攷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閻案〕王氏云當攷余因偏考一束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元圻按晉書束晳傳〕晳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二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太康元年吳寇始平余在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曉　王氏此條本李巽巖逸周書考

禹湯成王時貢物 王會八方贄物

書大傳禹貢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案康成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穀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王會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愼以下其贄物二十一〔孔晁注〕稷愼肅愼也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注〕義渠西戎國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驪自權扶以下其贄物九〔注〕權扶南蠻也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唐公虞公位次 王會殷夏公爲杞宋三恪二王後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及二代其說非矣〔方樸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爲三〔正義曰〕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二十餘亡國名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案孔晁注〕戎夫左史名遂成也集取要戒之言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士〔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卽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質沙帝魁所伐世本之夙沙也後有夙氏夙沙氏宿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爲北地今慶州平州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葛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譙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于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有鄶攷之潛夫論卽祝融後也今鄶城〔六韜曰〕會氏南氏世本有男氏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有果今果州畢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

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穀平一作平氏阪泉姜姓其後蚩尤彊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六韜作懸原〔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西夏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言冬陽夏陰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精誠篇張文潛代范樞密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于此〔閻按〕淮南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召聽憲制謚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載不同〔原注〕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呂成公策問〕曰以文名顥以康名閼天以尊顯閼天謚當攷○〔元圻案〕〔玉海五十四〕編定六家謚法二十卷判太常范鎮同判寺周沈等撰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及扈蒙六家別其同異去其重複刊謬補缺集爲一書　呂成公策問今本集不載

夏箴商箴佚句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傳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證〕〔案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　〔名類篇引商箴曰〕天降災布祥并有其職○〔元圻案〕〔盧氏文弨曰〕御覽三十五引小人無兼年之食數語作夏箴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五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即謂此也　呂覽十三曰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召類之譌今即以應同名篇

周書九紀九星三極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選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又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弨曰〕文選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

周書言姑與天與蘇秦蕭何引周書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原注〕戰國策　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原注〕見漢書本傳　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閻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

老子語本周書

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原注〕朱子曰老子爲柱下史故見此書〔閻案〕〔蘇秦傳引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眞出陰符可知○〔元圻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有山氣形神農之教黃帝書張天覺僞三墳三皇太古書

三墳書無傳宓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原注〕周髀　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戊篇虙戲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陰陽峜字未詳　許行爲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閻按王元美云〕峜當讀如計以企有跂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峜研亦可證○〔元圻案〕〔周髀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漢書食貨志鼂錯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　〔列子天瑞篇〕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又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太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子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爲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醫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　〔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張天覺僞撰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周髀圖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鼻祖　〔鄭漁仲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遜志善惡異用

有言遜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

戡黎祖伊恐

學古入官證義伯夷以禮折民

舜克艱文無逸立政戒勿以憸人

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爲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爲梁邱據之苟同〔元圻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唐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案〕此西伯戡黎序文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元圻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幷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見呂刑漢儒以春秋決獄注詳第六卷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無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閻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治之乃荀卿治之何則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亦曰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滔滔者豈非皆李斯之徒也乎〇〔元圻案〕荀子非相篇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史記李斯列傳〕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秦幷天下以斯爲丞相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臣請諸有文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又張釋之列傳〕釋之補謁者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漢書元帝紀〕帝爲太子柔仁好儒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且俗儒不達時務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委任〔劉原父草進唐書選秩制〕亦云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己制度文物可觀故也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爲而已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又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

洪範稱祀稱商書

克商由獲仁人

堯曆象舜璣衡

尹陟說周召畢六相

尚蓋前人之愆

五刑外重典

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文公五年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元圻案〕〔洪範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南史隱逸傳〕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代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咸成哀間爲尚書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與漢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言〔元圻案〕〔漢書蕭何傳〕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禹進說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張文饒曰堯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曆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二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閻案〕〔書序〕傅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〇〔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尚書百篇圖一卷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嵊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全云〕孫則若李敬業之於勣〇〔元圻案〕〔眞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晉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興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爲慕容恪所執遂遇害〔梁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閣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嵊別傳嵊爲吳興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嵊降嵊斬其使爲神茂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諡曰忠貞子〔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爲侯後流巂州以憤恚死子湛誅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預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轘〔鄭注杜子春曰〕條當讀爲滌除之滌

叢脞屢省之義

殺之三宥之三

皇天非心並言格

玩物喪志證史

好問則裕諸證

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時周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僞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弑逆之賊乃偶一用耳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亨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脩則壞。〔集證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宥同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元圻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晉書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爲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制權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笑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事見僖公二年左傳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六年左傳此可以爲玩物之戒。〔元圻案〕〔穀梁僖公二年傳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恆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

舜難任人聖讒說

二典深微之意並傳作二典者聖人之徒

詩歌本虞廷五子洪範伊訓有叶韻林氏書解言聲歌

擊石舞獸重簡

而好問者勝。〔閻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余嘗集陶宏景皇甫謐爲杜聯曰〕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亦可見其志云○〔元圻案〕老子語見文子自然篇〔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于難任人。命九官。終於堲讒說。孔子答爲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案〕子固說林氏尚書全解引之謂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後山〔閻按〕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元圻案〕〔陳後山集十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彭城當其衝守臣蘇某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某乃作黃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師道伏維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又惟感而誦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預於此〔後山門人魏衍爲後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祐初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秘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傳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臯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案〕林少穎曰蘇氏劉氏皆以爲益稷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

上帝降衷于民

宮。〔閻按〕東漢有學宮字此其一皐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全云〕東觀漢記以下疑另爲一條〔方樸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簡蓋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有疑寧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稷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出夔曰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人故云爾〇〔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爲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爲也且爾時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東觀漢記列傳十二〕王阜字世公蜀郡人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集于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敕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蓋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卷久已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葺勒爲二十四卷〔常璩華陽國志序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全云〕疊字稍淺

歸師寧邦本覲禮平國封國忘讎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元圻案〕〔儀禮〕覲禮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爲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彤弓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大爲民荼毒也。〔元圻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鄭注〕荼讀如舒遲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荼楊倞注荼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荊荼是懲〔索隱曰〕〔荼音舒〕〔又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是荼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昧谷柳谷地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爲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縫人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也。〔閻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爲甘州衛〇〔元圻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搜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窒之宋晉初其文愈明

周召畢公爲伯

周之盛也。內諸侯爲伯。爲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爲伯。爲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五官之長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衛湜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卽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太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卽唐虞之四岳也〔愚按〕二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爲之長而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從而生哉

言有命聖狂不同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眞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元圻案〕此條皆眞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眞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眞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以天民爲不足畏克綏厥猷爲修道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爲桀紂秦隋。

詹元善〔全云〕名體仁朱子弟子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卽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〇〔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眞氏大學衍義取之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莅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諸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閻按〕余此仍遵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〇〔元圻案〕〔禹貢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在左馮翊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王氏天與書纂傳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爲雍州之梁山則當爲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爲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爲是〔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北流湳水又東流入於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至是乃爲河之巨險卽呂梁矣〔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

廚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困學紀聞注卷二一

毛詩字數　大毛公小毛公　毛詩授受　毛傳說合古書　程子葉夢得重毛傳　高子說詩　高行子受詩源流　靈星之尸　魯齊師緣起　仲梁子說詩　孟仲子說詩　會申李克傳詩　申公非曾申　呂氏讀詩記　陸璣詩疏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詩〔元圻案〕〔鄭畊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註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字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原注〕失其名初學記。二十一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子〔明道遺書〕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元圻案〕〔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初學記之說似本于此〔經義考卷一百毛氏萇詩傳下〕引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于子夏可乎此說可以釋程子之意〔書錄解題類書類〕初學記三十卷唐集賢院學士長城徐堅元固撰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注〔孟子〕云高子齊人。〔原注〕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何云〕但通其訓詁而不辨義理之是非漢儒之爲詩皆高子也〔全云〕何說過矣程子何以稱毛公哉○〔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其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又曰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曰高子者不知何人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則彼是也〔李王毛詩集解三十九〕李迂仲曰絲衣之詩繹祭之樂歌也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行於廟門之外豈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小弁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爲小人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于小弁抑亦失之于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星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余兄靜軒先生曰〕淮南子主述訓君人之道其猶靈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蓋本于高子〔朱竹垞經義考卷一百〕書齊魯韓三家詩後曰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答張逸問曰〕仲梁子魯人當六國時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全云〕東萊先生作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元圻案〕〔釋文序錄曰〕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　〔呂成公讀詩記論訓詁傳授引陸璣草木疏曰〕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剋李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少與楚元王交伃傳其太子戊安得親受詩於子夏其誤顯然三箋

詩六義分經緯　豳雅豳頌豳風諸說　程名言篇備六體　太師言六義次第　鄭氏名箋之意　逸詩篇名遺句　貍首驪駒　祈招鑾之

層纍序謂讀詩記所引首可信今本陸璣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則剿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其語誠然然以讀詩記引之爲可信則偏矣　〔四庫全書總目詩類〕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其說以小序爲主陳振孫稱其博採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串如出一手魏了翁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又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吳陸璣撰〔釋文序錄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末附四家詩源流而毛詩特詳困學紀聞議其誤以曾申爲申公王柏詩疑亦詆其所敘與經典釋文不合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語呂與叔〕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案〕程子說呂成公詩說拾遺引之讀詩記。一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大田篇傳〕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爲豳雅。〔良耜篇傳〕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爲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原注〕呂成公云豳雅頌恐逸　〔元圻案〕〔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頌今之德廣以美之〔孔穎達詩大序正義曰〕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卽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朱子曰〕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的故謂之三緯〔讀詩記一〕論六義張氏曰今一詩之中蓋兼有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于大雅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言吉甫作誦〔豳風七月〕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正義曰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夜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必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等篇是豳之雅思文等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龡豳雅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芟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爲豳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豳詩似尚爲近古況周禮出于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爲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旁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爲曲說也

逸詩篇名若貍首。〔原注〕射義驪駒。〔原注〕大戴禮漢書注祈招。〔原注〕左傳見昭公十二年鑾之柔矣。〔原注〕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薺。〔原注〕周禮河水。新

柔矣
肆夏采薺
茅鴟新宮
河水
鳩飛
唐棣衣錦
詩刪句
誰能秉國成
歐陽說刪詩
明明崇尚生開

宮茅鴟〔原注〕左傳　鳩飛〔原注〕國語　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大宗伯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原注〕論語唐棣之華之類○〔元圻案〕〔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周禮春官〕鐘師諸侯奏貍首　〔大戴記投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　〔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曰〕今無貍首周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　〔漢書儒林傳〕詔徵王式爲博士時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公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注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襄公二十六年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逸詩見周書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　一

〔周禮春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鄭司農曰采薺肆夏皆樂名或曰皆逸詩又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使工爲之誦茅鴟注逸詩名刺不敬之詩〔又昭公二十五年〕賦新宮正義曰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辭義皆亡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又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僖公二十二年左傳〕公子賦河水注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　晉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也又公子賦河水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　〔朱子斯干集傳曰〕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周禮大宗伯注〕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正義曰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歐陽公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禮記檀弓原壤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陸氏佃曰此其貍首之詩歟其所謂大小莫處御于君所其詩中間之詞歟執女手之卷然蓋上之所以接下御于君所蓋下之所以事上　〔邱光庭兼明書〕有補新宮三章茅鴟四章　〔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奏崇尚生開三終孔晁注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案〕此三篇不知其爲逸詩耶抑夫子所刪也

關雎爲畢公規康王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元圻案〕〔宋范氏處義逸齋詩補傳曰〕關雎詠太姒之德爲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蔚宗並祖其說近時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爲康王大臣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太姒之事以爲規諫故孔子定爲一經之首〔惠氏九經古義〕引王氏此條云云〔案〕藝文類聚三十五卷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並作此以規之邕賦亦載集中無畢公作關雎語　〔後漢書文苑傳〕張超字子並河閒鄚人有文才又善草書

賦比興諸說
毛公獨標興體
吳鶴林詩本

鶴林吳氏。〔全云〕名泳　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云〕凡詩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何獨興之一體也蓋必誤會興於詩之義而妄云者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比興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原注〕文心雕龍〔一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于此　〔閻案〕〔淮南泰族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于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安與毛義同時○〔元圻案〕〔朱氏經義考〕吳氏詩本義補遺宋志一卷佚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云云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于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全謝山曰〕吳氏名泳〔案〕〔宋史列傳〕一百八十二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仕至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知泉州所著有鶴林集然則其人在朱子之後詩本義補遺非其所著也　〔胡致堂與李叔易書曰〕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唯河南李仲蒙之說最善其言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攷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錄以奉呈　〔葉石林避暑錄話下〕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

關雎爲康王政衰詩
關雎至騶虞皆刺詩
鹿鳴四牡皇華爲刺
王風爲魯詩
四家詩授受

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與趙子直書〕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謐。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原注〕〔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閻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書儒林傳　〔全云〕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精韓詩哉艾軒謬說○〔元圻案〕〔釋文序錄曰〕漢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

詩萌芽於楚　二南爲江漢地　詩一變爲楚辭

公侯見周事殷　汝墳篤夫婦君臣義　周民猶生王室

召亭爲召公采邑

二南小雅遺聲

風雅十二詩譜古樂有倡歎散聲

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外內傳號曰韓詩〔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玆多於是矣安國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史記五帝本紀〕黎民始飢〔一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始也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爾雅曰謐靜也〔歐陽公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鄭漁仲六經奧論〕三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揚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于上楊賜曰康王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太史公曰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范蔚宗曰康王晚朝關雎作諷薛氏章句謂關雎詠淑女以刺時皆謂作於周衰之文〔薛士龍浪語集二十四〕答何商霖書曰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爲據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非賦其詩者乎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全云〕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囈語〇〔元圻案〕〔通志昆蟲草木略序曰〕周爲河洛召爲雍岐河洛之南瀕江雍岐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屈平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肯直諫〔艾軒與宋提舉書曰〕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爲得之又一變而爲離騷耳與此條所引意同而辭異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元圻案〕〔朱子曰〕兔罝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王氏安石曰〕汝墳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二章篤於君臣之義〔王氏詩地理考引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爲王室文王之心可見矣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案此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正義引釋例及陸氏釋文之說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縣何本作國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閻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〇〔元圻案〕〔鄭康成周南召南譜正義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郡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爲召州是也〔唐書藝文志正史類〕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又地理類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魏王泰命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允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蘇勗撰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案〕今張子全書不載此策問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元圻案〕〔呂氏讀詩記一〕呂和叔寄劉凡伯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十四詩樂十二詩譜雅詩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黃鐘清宮俗呼正宮風詩六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無射清商俗呼越調朱子曰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今亦莫得聞矣此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詩何所考而爲此也竊疑古樂有倡有歎倡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則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其得失云〔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二經部禮類四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宋朱子撰初名儀禮集傳集註朱子乞修三禮劄子所云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卽是書也其劄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案今本卷數與書錄解題所載不同蓋直齋止載朱子本書今本所續二十九卷則黃榦楊復增修也趙彥肅字子欽號復齋太祖之後常舉進士歷官寧海軍節度推官著復齋易說六卷

先采蘋後草蟲　鄉飲酒歌詩合樂

王風在衛詩後

作黍離或壽或伯封　楚元王受詩傳後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全云〕曹侍講放齋名粹中李莊簡公壻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元圻案〕〔鄭詩譜序正義曰〕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又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經義考曹氏粹中放齋詩說〕宋志三十卷未見紀聞引曹氏說詩三條皆其說也曹粹中字純老定海人所著詩說今四庫書目不著於錄蓋已佚矣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何云〕亦是曲說〔全云〕馬永卿名大年劉忠定弟子〇〔元圻案〕此條是紀馬永卿所著嬾真子第四卷中語〔張南軒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斷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程子以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言之最詳以文多不錄

新序節士篇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全云〕是因王風次衛誤以王之首章爲衛之卒章而謬撰此說者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

唯見於此。〔元圻案〕不可以爲衞詩以上皆逸齋補傳之文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元王子富富子辟疆辟疆子德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父德任爲郎〔曾子固曰〕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韓詩黍離伯封作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又以爲稷之苗乃自知爲憂之甚也〔藝文類聚二十四〕魏陳思王曹植令禽惡鳥論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念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案〕此文無其弟伯封以下十三字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載此論有之　〔文選〕陸士衡君子行注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又馬融長笛賦注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使置妾空居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伯邦當是伯封之誤

芣苢爲蔡人妻作　衞宣夫人作柏舟　息夫人作大車　黎夫人傅母作式微　申人女作行露　莊姜傅母作碩人　列女傳說詩爲魯學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元圻案〕〔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曰〕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芣苢柏舟云云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　〔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且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于捋采之終于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苢之詩又衞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衞至城門而衞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又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又黎莊公之夫人既往而不同欲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義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項氏安世家說四〕按列女傳芣苢蔡人之妻作也行露申人之女作也女嫁於酆夫禮不備持義不往也邶柏舟衞宣公夫人作也式微黎莊公夫人作也碩人莊姜傅母作也莊姜操行衰惰而母救之也大車息夫人作也劉向父子世受魯詩故其作列女傳所載如此去古既遠獨毛詩存韓詩猶有外傳及薛君章句齊魯二家不復可識因此亦略見魯學之一二故備錄之以顯今毛氏序必皆古之國史本文矣

甘棠勿翦勿拜　維鵜在梁　陟彼岵兮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案〕讀詩記引之無身字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甘棠董氏引士丐說。〔全云〕唐人詩說無傳者今世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元圻案〕〔唐語林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岵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作伐非也　〔程泰之演繁露六〕翦者斷也勿拜則不止勿翦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讜之名不見史傳是書雖倣世說而所記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　〔韓文公銘曰〕士丐官太學博士其字未詳　〔讀詩記三〕引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作正文復引董氏曰施士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作小註

周召南爲房中樂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一百四十五樂五〕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下云〕漢代謂之三調○〔元圻案〕〔王肅曰〕自關雎至芣苢后妃房中之樂　〔鄭氏周南召南譜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　〔漢書禮樂志〕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之樂至秦名爲壽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神來燕享禮樂志作神來燕娭師古曰娭戲也言庶幾神來燕戲聽此樂也　〔宋書樂志曰〕魏侍中繆襲奏安世哥本漢世哥名今詩哥非往世之文則宜改變案周禮註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維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　〔三國志魏劉劭傳〕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注文章志曰襲字熙伯　〔唐書杜佑傳〕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建中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曰安簡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缺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號爲通典

相鼠詩爲妻諫夫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與。〔元圻案〕漢書班彪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子固字孟堅天子會諸侯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戴馳以衞女入詩韓詩內外傳

韓詩外傳。二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元圻曰〕下文曰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夫衞

騶虞風可為雅　魚麗雅可為頌　小雅猶有風體　大雅之正幾於頌　范處義詩補傳之詩　晁說序論

霸者興變風息　齊風為懿王時詩　邶風為夷王時詩　變風先齊伯後陳靈　大夫九能　諸義　八能之士主音樂

女行中道處中聖檮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孟子小弁章〕趙岐注云高子齊人尹士章注云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是有兩高子也此高子當即孟子弟子非前十七條所稱高行子也　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經典序錄曰〕今內傳已亡存者外傳十卷而已〔明王弇州曰〕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原注〕潏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〇〔元圻案〕〔宋史藝文志一〕范處義解頤新語十四卷經義考云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此條所引解頤新語之說見於逸齋詩補傳第十六卷中〔案〕〔四庫全書總目〕十五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云云則此書為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今讀王氏所引解頤語互見於補傳中益可證為處義一人之作矣〔書錄解題十七〕別集類潏水集四十卷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二年進士博學有氣節　經義考一百十九晁氏說之詩之序論一卷存

歐陽公〔詩本義定風雅頌解〕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元圻案〕〔鄭氏詩譜序曰〕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始終也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今本通卦驗作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政德所行與此文互異惟禮記月令正義所引與此條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元圻案〕〔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鐘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宏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音調律曆者律曆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鄘定之方中正義曰〕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取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士喪卜日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但辭亡也田能施命者謂於田獵而能施教命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註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既作器能為其銘若栗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盂几杖皆有銘此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器名而書以為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之若鐵之戰趙鞅誓軍之類山川能說者謂行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為兩讀以義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其行為文辭以作諡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曾子問註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諡是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語若荀偃禱河蒯聵禱祖之類是也

仲梁子說詩先毛公

毛詩說簡而深　鄭以禮說詩多拘泥　鄭說綠衣庭燎異義　鄭義公遜不諫亦入　劉孝孫毛詩正論

芣苢鶴鳴可自得解　鴛鴦二章悟比與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案〕仲梁子亦見檀弓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卷上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四庫全書提要曰〕今本鄭志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見先師非指仲梁子〔原注〕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　韓非子顯學篇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原注〕史失其名〇〔元圻案〕〔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羣輔錄〕八儒即本韓非子惟孫氏作公孫氏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褖。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庭燎以為不設雜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閻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〇〔元圻案〕宋章俊卿羣書考索別集經籍門載李清臣詩論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夫詩性情也禮形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案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綠衣之詩鄭氏以為褖不諫亦入鄭以為入於宗廟狼跋狀周公安閒自得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孫庭燎見宣王有怠政之漸而鄭以為不設雜人之官諸類此者不可悉舉〔漢書藝文志〕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邶風綠衣小序箋〕綠當為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大雅思齊箋〕文王之祀於宗廟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小雅庭燎箋王有雜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宋史藝文志二〕劉孝孫毛詩正論十卷朱竹垞曰佚〔歐陽公詩本義〕賓之初筵論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　李邦直名清臣大名人官門下侍郎〔書錄解題〕載淇水集八十卷歐陽公愛其文以比東坡〔閻注〕所引林艾軒之說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艾軒〔與陳體仁書〕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為無得於詩者。傅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

江漢之女見周俗

因悟比興之體。〔元圻案〕〔朱子傳公行狀曰〕公諱自得字安道濟州濟源人中年讀詩至鴛鴦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宋史藝文志傳〕自得至樂集四十卷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元圻案〕〔周南漢廣序正義〕曰作漢廣詩者言廣德所及也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芣苢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即自詣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

變雅作於大臣羣臣變風見匹夫淸議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何云〕此條可爲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之證〇〔元圻案〕大雅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小雅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騶虞騶吾騶牙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爲證。〔全云〕牙字古與互通蓋因虞通吾因吾通互因互通牙仍作互音讀耳〇〔元圻案〕〔後漢書班固傳〕制同乎梁騶注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史記東方朔傳〕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又曰史之說有得獸而不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音聲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所謂騶牙則詩所謂騶虞者爾

天子之田有梁騶

騶虞爲邵國女作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大司樂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三辯篇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全云〕此條上是一條誤分爲二〇〔元圻案〕周禮春官鍾師凡射王奏騶虞鄭司農云騶虞聖獸〔正義曰〕按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質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投壺言雅二十六篇投壺以風爲雅可歌不可歌間歌貍首文似鵲巢大雅小雅之材伐檀或即伐木雅頌以什爲統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案〕此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文選上林賦注三十作二十誤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原父七經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張揖言大雅之材。未知何出。〔閻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程易田云〕聞之金輔之曰尋大戴原文間歌下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誇史賓拾聲叡挾十六字蓋可歌者鹿鳴以下八篇廢不可歌者七篇商齊可歌二篇間歌史辟以下八篇所謂凡雅二十六篇也厚齋似未審其句讀〔繼序按文當云〕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誇史賓拾聲叡挾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數蓋大戴記投壺後半篇與帝繫篇如表如譜旁行斜上而投壺分上下二格上爲泰射下爲投壺凡雅二十六篇云云分在下格有綱有目子目字多溢在後行當三篇間歌句下元本以絲聯之傳寫脫去七篇可歌三篇間歌皆有子目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可以意想皆脫去耳〔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二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傳琴操乃其異文耳〇〔元圻案〕大戴禮投壺原文與王氏所引同惟三篇間歌之下尚有史辟史義云云十六字即程氏所引是也〔四庫全書校本云〕〔案〕史辟以下八篇之名當接於八篇廢不可歌句下譌竄在後故盧氏據以正讀〔朱竹垞曰〕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鄭譜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職云五人爲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案卷首之篇命之爲什長則所統之篇即可謂之十人張揖之以一篇爲一人亦此意歟　張揖字稚讓清和人魏太和中官博士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今惟廣雅存

無衣詩閔周非美晉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何云〕曲沃以庶孽而奸大宗三大夫則以庶姓賊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又豈得並論哉〔全云〕深寧此說亦本朱子〇〔元圻案〕詩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朱子辯說曰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史記晉世家〕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又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爲諸侯〔朱子綱目〕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王氏通鑑答問曰〕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

詩亡春秋作歌詠宜自生民始

詩出於民之情性

干言徂來新甫地

萇楚詩疾恣檜亡由叔妘

沃之命有曲沃之命然後有韓趙魏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武公晉穆侯之曾孫也晉侯緡穆侯曾孫之孫也武侯尙忍於晉侯緡則三大夫何有於晉君俱酒哉出爾反爾之戒深矣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春秋傳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原注〕孟子集註同〔全云〕此主變風終陳靈之說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與趙子直書曰。文中子關朗篇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何云〕採詩之官廢則詩亡也不得以王疑孟說非　〔閻按〕〔沈約曰〕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刪後更無詩之說非〔全云〕上皇之世六義未備不得以沈疑鄭○〔元圻案〕〔詩大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楊龜山先生經說曰〕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雖亡而無政春秋所爲作也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始春秋所以始隱此胡文定之說所本　〔歐陽公曰〕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正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性情性情能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幾於聖人之心矣　沈約語見宋書謝靈運傳論康成語見詩譜序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地理志。邢州內邱縣有干言山。〔原注〕〔李公緒紀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堯山縣　集證李說見太平御覽四十五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原注〕一名尤來　新甫之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六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原注〕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史記自序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考也。〔何云〕此王氏詩地理攷所由作〔集證〕〔詩地理攷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唐孔氏曰干泲在郊則言禰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又元和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水經汶水條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又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　〔又按〕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漢之柏人縣西北有堯山山東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宋之奉符縣泰安府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名新甫山○〔元圻案〕〔隋書地理志〕中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內邱有干言山　王氏詩地理考五卷今附刻於玉海中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妘。〔元圻案〕詩序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周語檜作鄶注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人唐尙書云亦鄭武公滅之不由女亡也昭謂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

十月農畢言改歲

豳土雖晚猶寒孫毓毛詩異同評

七月流火

熠燿宵行熠燿其羽董逌廣川詩故

通於天人以取其國此之謂也

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元圻案〕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祭義〕鄭注歲單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二。箋一傳二　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元圻案〕寒鄉寒來早則寒去必晚故孫毓云雖晚猶寒正得毛傳之意正意擬於鄭志晚寒亦晚溫之語引毓說而非之以爲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王氏特取孫毓之說蓋所以破正義之墨守也〔隋志〕毛詩異同評十卷孫毓撰長沙太守〔釋文序錄曰〕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此隋書經籍志文　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全云〕小同鄭康成孫○〔元圻案〕〔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箋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體當作禮卽謂月令也盡以謂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心名荅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是鄭言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案〕隋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弟子追論師說及應荅謂之鄭志分受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謂之鄭記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末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緖等所考定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也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康成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以書戒子益恩曰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五年春夢孔子告予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獻帝建安元年歲在丙子五年歲在庚辰故合辰巳之讖吳亡於孫皓在晉武帝太康元年庚子五年甲辰皓死於洛陽時年四十二當生於漢後主延熙六年癸亥距康成之卒四十年〔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荅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吳傳刻之誤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又云〕燐螢火也　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集傳〕夜行下有喙下二字　有光如螢。其

七月王業起農桑　風雅終周召以復正　興於詩諸證　晨風黍離感親　誦汝墳爲親從仕　王偉元門人廢蓼莪　講鹿鳴兄弟同食　甫田惜進學　衡門識處世　鹿鳴刺道衰　安國蔡邕傳魯詩　漢太樂十三曲

說本董氏說文。火部引詩熠燿宵行。熠燿盛光也。末章云庚倉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東山箋云〕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正義曰〕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熠燿字同而訓異故朱子明其不然〔呂氏讀詩紀十六〕引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蓋取董氏之說而不盡從〔書錄解題二〕廣川詩故四十卷董逌撰其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　經義考云佚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元圻案〕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班孟堅曰〕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元圻案〕〔陳止齋曰〕風之終繫之豳雅之終繼之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與〔逸齋詩補傳曰〕國風終于美周公二雅終于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磬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何云〕北史可謂興於詩矣。李枏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原注〕和伯弟樗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爲學詩之法。〔閻案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兒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亡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後漢書周磬傳〕磬字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晉書孝友傳〕王裒字偉元痛父死非命隱居教授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詩〔林少穎作李和伯行狀曰〕公讀書務求有益于吾心者而不爲空言每謂吾於甫田得爲學之道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小雅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傳曰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夫學殖也不殖將落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可以悟進學衡門之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夫知足則不辱知止則不殆故可以識處世〔呂成公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定師生之分

太史公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弦風諫。〔案〕見文選十八嵇叔夜琴賦注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

杜夔雅樂四曲　琴操詩歌五曲　宵雅肄三宵爲夜　南陔六篇亡辭　三芑三杞三荼

鹿鳴。通典樂六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又樂七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原注〕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全云〕〔原注〕呂氏說與蔡氏說合〔又云〕太史公問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安國亦爲魯詩學者也則太史公所傳當是魯詩中郎寫石經用魯詩則中郎所傳亦是魯詩○〔元圻案〕〔晉書樂志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人杜夔能識舊法使創定雅樂又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云云〔三國志方技傳〕杜夔字公良〔藝文類聚四十四〕蔡邕琴賦曰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鷄鳴高桑〔逸齋詩補傳詩篇目論曰〕鹿鳴文武治內之政孔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不應以刺詩冠小雅篇首就如馬蔡之說其殆關雎之類雖作於文王之後實則文王之事也孔子讀鹿鳴見君臣之有禮則非刺詩明矣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爲夜誦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爲小。則夜誦之說非矣。〔何云〕麗澤論說亦東萊緒言○〔元圻案〕〔呂成公禮記說曰〕舊說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咏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宵雅肄三之意故門人錄於麗澤論說中與讀詩記十七鹿鳴之什下引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麗澤論說集錄十卷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裒輯不可以不傳喬年祖謙弟祖儉之子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詩集傳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原注〕〔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集證〕曰鄉飲酒禮疏○〔元圻案〕詩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劉原父〕讀亡爲無董氏逌廣川詩故李氏樗詩解黃氏震日抄皆從之張子則謂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名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詩之可習嚴氏粲詩緝從之〔朱子集傳〕謂鄉飲酒禮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遂爲定論〔元劉氏瑾詩傳通釋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鼙鼓之節也其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詩芑有二。薄言采芑。〔小雅〕采芑毛傳菜也。〔案〕〔陸璣草木疏曰〕薄言采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豐水有芑。〔大雅〕文王有聲毛傳草也。維糜維芑。〔大雅〕生民毛傳芑白苗也白粱粟也。〔爾雅釋草〕芑白苗註今之白粱粟〔正義大雅生民云〕維穈維芑　說文芑白苗嘉穀禮記表記

伐太原還戎

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鄭風〕〔將仲子毛傳〕杞木名也〔正義曰四月傳〕云杞枸檵此直云木名則與彼別也柳屬也〔陸璣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白色理微赤故人以爲車轂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此二詩毛鄭無說集於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小雅〕四月毛傳文〔嚴華谷詩緝〕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於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荼有二誰謂荼苦苦菜也〔毛傳文陸璣草木疏〕誰謂荼苦荼苦采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有女如荼茅秀也〔鄭出其東門毛傳〕荼英荼也言女皆喪服〔箋云〕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釋文〕秀或作莠音同劉昌宗周禮音莠音酉〔正義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言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言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晉萬人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以薅荼蓼陸草也〔周頌正義曰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嚴氏詩緝曰〕邶風誰謂荼苦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綿菫荼如飴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萑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史以膺戎狄爲襄王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於俞泉〔案〕夷王穆王之孫穆王征犬戎在三十五年夷王伐太原戎在三年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原注〕〔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　籍談語見昭公十五年左傳書此以補詩說之遺〔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集解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史記匈奴傳〕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料民太原注詳後考之周語條西晉之亡由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盡五部軍事將兵在鄴始江統徙戎論可謂先見

六月出車史屬襄王出車詩文宣兩說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褒姒黨先世皆名臣

采薇爲懿王詩

變風先齊衛

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閣本校云〕元板作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懿王之詩矣〔原注〕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元圻案〕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尚書傳四年伐昆夷注云犬夷昆夷也〔周禮正義引伏生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昆夷而作〔朱子集傳〕此遣戍役之詩蓋無由證其爲文王也〔逸齋詩補傳曰〕班氏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詩譜序正義曰〕莊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鄭謂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靖爲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是衰闇之主〔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命爲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下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魯頌〕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六月〕出車〔今本史記作輿閣本亦作輿〕彭彭城彼朔方〔出車〕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元圻案〕〔史記匈奴傳〕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出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云云詩序出車勞還率也不言爲何王之詩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毛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故是篇詩序正義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朱子止從序說六月詩序宣王北伐也朱傳同魯頌閟宮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

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元圻案〕〔後漢書左雄傳〕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注七子皆褒姒之黨謂皇父爲卿士仲允爲膳夫家伯爲宰番爲司徒蹶爲趣馬聚爲內史楀爲師氏也　〔項氏安世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

作詩自著其名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家父孟子難。〔元圻案〕〔節南山正義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氏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魏了翁跋黃尙書子由與任千載逢詩曰〕節之詩尹氏以太師秉國鈞方茂惡怒正莫敢戲談周大夫既誦言之而其辭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巷伯之詩彼譖人者方幡幡其詞好好其容寺人既深詆之而其亂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詩中譏刺之詩率多微婉辭義隱匿姓名至於自狀其人甘於抵冒忌諱如此類絕少以其時考之此何時也而是理卒不可泯

孔聖子聖皆自聖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皇父自謂甚聖　具曰予聖。〔小雅〕正月毛傳　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宋崔氏鶠唐明皇論曰〕開元天寶之間羣臣至六上尊號諛亦甚矣而明皇受而不辭蓋將自以爲聖歟其播越流離至於亡國非不幸也聖矣夫光武之爲君也詔天下上書不得言聖明矣哉顯宗之爲君也曰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自今有過稱虛譽尙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安石與子雱皆以經術進當時頌美者多以爲周孔或曰孔孟范鏜爲大學正獻詩云文章雙孔子術業兩周公安石大喜曰此人知我父子雱死安石題其祠堂云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是眞以孔聖比其子矣安石在相位行新法舉朝交爭安石有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旦猶聖是亦以聖自許也小雅之詩曰皇父孔聖又曰具曰予聖古來迷國困上之臣先後一轍云云王氏此條或亦有感於安石之事歟

天克定克鞏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全云〕厚齋惓惓包胥其郎鄭所南盼望陳丞相自占城至之意耳〇〔元圻案〕〔小雅正月〕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朱子傳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大雅瞻卬〕藐藐昊天無不克鞏〔朱子傳曰〕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　〔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　〔蘇子由詩傳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逸齋詩補傳曰〕視天夢夢若無所見非無所見特以天未定故未勝人耳定則能勝之矣

百君子各敬相畏　王氏新經詩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案〕荆公之說呂成公讀詩記取之　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閻按〕王氏二十年杜門不出概見於此　〔全云〕三不足畏之說何以與斯言相反〇〔元圻案〕書錄解題二新經詩義二十卷王安石撰亦三經義之一也皆雱訓其辭而安石釋其義

畏天畏人證詩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無競維人證史　大命傾於愎諫證史

鄭用三良。未可間。衞多君子。未有患。季良忠諫。彊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正先諫誅。嬴運促。李雲忠隕。漢宗覆。章華羅僇。陳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何云〕章華見南史傅縡傳後〇〔元圻案〕〔僖公七年左傳〕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又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良在何益　〔漢書賈捐之傳〕置之爭臣則汲直注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蒙耳〔又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注正先秦博士　〔後漢書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桓帝延熹二年誅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封列侯雲露布上書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奴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震怒逮雲死獄中〔南史傅縡傳〕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後主時除大市令禎明初上書極諫其略曰陛下溺於嬖寵惑於酒色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轍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後主大怒卽日斬之〔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七月田令孜殺左拾遺孟昭圖又宦者田令孜傳孟昭圖上疏曰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勑使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蟆頤津　〔錢易南部新書巳集〕孟昭

君子是則是傚證史

巧言猶知顏厚不愧人不畏天

東有甫草

東遷後圃田屬鄭甫田原圃在東都

詩有夏正無周正證十月之交爲八月推朔日辛卯日食

圖爲田令孜矯詔沈蜀江裴相徹有詩弔之曰一章何罪死何名投水惟君與屈平從此蜀江煙月夜杜鵑應作兩般聲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元圻案〕〔後漢書陳寔傳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士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唯陳先生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所以聲教廢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世說新語〕注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畏于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閻按〕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〇〔元圻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歷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以東林邪黨逮先生書遺疏自沈止水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五代史馮道傳〕道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得官爵以爲榮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原注〕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原注〕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釋地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之鄭言之〔閻按〕〔詩集傳〕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余謂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莞叔邑莞叔爲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隸諸侯之版謂圃田爲莞叔之封非也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也〇〔元圻案〕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釋文曰〕甫毛如字大也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友始封於鄭〔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僖三十三年左傳〕鄭之有原圃杜注以爲圃田澤〔邵氏爾雅正義曰〕鄭有圃田當云周有圃田今云鄭者爾雅不成於一人之手或七十子之徒据東周疆域改周爲鄭　止齋陳傅良號宋史有傳書錄解題二周禮說三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

蘇子由陳少南詩解

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案〕〔今劉氏七經小傳〕無此文而王氏六經天文編上引此爲張行成之言〔案〕〔劉原父救日論曰〕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爲災歟其說與此條所引正相反當從天文編作張行成之說讀詩記引之亦作什方張氏　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劆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見唐書曆志下〕虞劆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曆家每因之孫莘老〔全云〕孫學士覺安定人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少南〔全云〕陳侍郎鵬飛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原注〕〔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原注〕曆申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何云〕辰弗集于房大衍曆作仲康卽位之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交泛二十六日五千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見元史曆志距辛巳元三千四百八年　或言古文尚書不可信以今西法推之不合者庚辰在保定質之武進楊道昇先生以推大衍授時二曆皆合錄之左方　辛巳至戊辰三百四十七年爲元上推仲康五年癸巳建戌月辰弗集房距年三千七百五十五算中積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八十四日四一八九六二七七五　冬至〔癸酉日〕　九日六七四七九四二　四五閏餘十八日七九八六一二〇七七一乙　天正十一月朔〔甲寅日〕五十〇日八七六一一八二一六七八九　交三日二八七〇六六五九七八九　九月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一八二乙〇一二八五五九　入蝕限交泛二十六日四七〇七七六七八二五九　在陰曆交前九度半强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閻按〕嘗以曆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正得日食非惟虞劆卽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曆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曆注有乾象曆抑數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穎達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不知康成考之一方作箋云〕東州名儒豈欺我哉　〔又〕嘗以曆上推始皇八年壬戌歲是年秋恰有甲子朔與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之文合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爲是不然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矣王氏似未諳曆法〇〔元圻案〕〔十月之交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此知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又曰此八月卽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是亦分月而云孔醜者日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　〔左傳

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又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無術〔朱子集傳〕〔引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猶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唐書曆志下〕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日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先王之所惡也〔漢書藝文志〕曆譜黃帝五家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唐書藝文志曆算類〕虞𠛬大同曆一卷〔宋孫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宋史藝文志〕載覺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今惟春秋經解十二卷刊入通志堂經解〔書錄解題〕二詩解集傳二十卷門下侍郎眉山蘇轍子由撰於序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又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葉水心曰〕少南諱鵬飛溫州永嘉人其於經不爲章句之學晚而始得仕用之末及而斥逐以死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著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夢溪存中居潤州之別業也

雨無正名篇

元城語錄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集傳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元圻案〕范處義解頤新語已佚此二語見逸齋詩補傳十八其言曰說者多取韓詩爲證謂名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竊意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好事者之附會正大夫乃詩中之語故欲以正大夫合之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且與前篇弗躬弗親不自爲政之語相應不必立異也　通志堂刊本謂名雨無極句脫去極字當補

方叔以元老壯猷

鹽鐵論未通篇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闓按〕今本作商荼周烏〔全云〕亦屬附會○〔元圻案〕〔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注云荼苦菜也烏燕烏也白項而羣飛者也愚案若烏若荼蓋以物色之黑白喻人髮也此注以白項爲比周師之老似矣然烏之白在項而不在首故稱人之髮黑者曰烏鬢曰烏雲若以苦菜比商周之少更非其類鄭風有女如荼箋荼茅秀也〔正義曰〕毛之秀者其穗白色則以荼喻老以爲喻少皆合王氏此條可正今本鹽鐵論之誤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鹽鐵論十二卷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榷酤與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爲書凡六十篇後罷榷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爲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明華亭張之象爲之注

小弁伯奇作維憂用老

鴟鴞詩刺邠君

小弁趙岐孟子注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全云〕此乃韓詩與黍離之說合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全云〕邠君即指成王誤以爲刺耳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書虛篇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元圻案〕孟子仁則榮章趙岐注云言此鴟鴞小鳥猶尙知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刺邠君不如此鳥〔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傅作是時太子宜臼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中山王劉勝亦以爲伯奇蓋皆指吉甫之子伯奇也案詩曰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蓋憂周室之將亡真太子體國之言若吉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好論說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箌彼甫田

韓詩箌彼甫田箌卓也爾雅釋詁箌大也郭璞注云箌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耶原注疏引韓詩○〔元圻案〕釋文甫田倬彼陟角反明貌韓作箌音同云箌卓也〔余友奉新周邵蓮曰〕說文有菿字無箌字玉篇菿箌兩收菿字注云都角反韓詩菿彼甫田毛作倬箌字注云豬效反捕魚具也與罩同是菿當从艸从竹者誤

南箕北斗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爲南斗或以爲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元圻案〕〔小雅大東正義曰〕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在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董氏廣川詩故〕曰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朱子集傳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南斗柄固在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普天王土爲舜詩

呂氏春秋孝行覽愼人篇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邱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元圻案〕〔呂覽愼人篇曰〕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

青蠅刺魏武信讒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傷讒爲文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論篇目曰〕袁孝政釋劉子云云今據魏自有國風若果爲魏詩聖人刪詩雅頌各得其所豈容以風爲雅袁氏亦豈惑於齊魯韓三家之說乎〔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劉子十卷隋志不著錄唐志作梁劉勰撰陳振孫晁公武据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序作北齊劉晝撰陳氏載其序曰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爲劉勰劉歆劉孝標作云云不知所据何書故陳氏以爲終不知晝爲何代人惟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見北史儒林傳然未嘗播遷江表與孝政之序不符

韋昭說采菽黍苗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晉語文公在翟篇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元圻案〕詩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晉語文公在翟篇〕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韋昭注〕采菽三章屬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其首章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黍苗亦小雅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邵伯勞之

鄭禮注諸說異箋鄭箋易毛諸義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閻按〕二禮謂周禮禮記 如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維禹敶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汭阬之卽。至於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隣西隣。是也。〔閻按〕康成註易東隣爲日出東方象西隣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〇〔元圻案〕〔後漢書康成傳云〕先從張恭祖受韓詩〔禮記坊記〕注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云此是魯詩〔正義曰〕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按〕〔鄭志答炅模云〕註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詩乃改之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孔子閒居〕鄭注見後第七條正文〔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穆王之時訓夏贖刑謂呂侯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註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註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之後故與禮別也 〔表記〕註鵜鶘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正義曰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淫其翼今鵜胡獨能不濡故爲才〔按〕詩註云鵜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與此乖者註禮在前註詩在後故不同也〔周禮地官稍人註云〕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正義曰〕毛詩云維禹甸之不爲敶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 〔禮記中庸註〕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大雅文王篇毛傳〕載事也 〔禮器註〕革急也猶道也正義曰文王有聲之詩革作棘猶作欲字異義同 〔周禮夏官職方氏註〕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泥之卽〔正義曰〕〔按〕彼毛傳云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與此義違者按詩上云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今爲水名者蓋周公制禮之時以汭爲水名汭卽皇澗名曰汭耳猶禹貢太嶽至周爲霍山也 〔孔子閒居註〕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正義曰〕詩長發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商頌長發至於湯齊傳云〕湯與天心齊〔箋云〕至于湯而當天心〔經又曰〕聖敬日躋傳云躋升也〔箋云〕聖敬之德日新〔釋文曰〕鄭注禮讀上爲湯躋讀此爲湯齊齊莊也 〔坊記註〕東隣謂紂國中也西隣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正義曰〕鄭注既濟九五曰互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方東隣象也月出西方西隣象也與此文異 〔錢氏大昕曰〕〔惠定宇云〕鄭箋宗毛然亦有从韓魯說者如唐風素衣朱襮以繡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詩皇矣侵阮徂共爲三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爲藥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也

爰其適歸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月〕爰當作奚 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宣和徽宗年號靖康欽宗年號 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跡異。荊舒之謂也。〔全云〕王荊公用意氣則有之言行心跡不至歧而爲二也章蔡之致亂不可竟以罪荊公〇〔元圻案〕〔朱子楚辭後語〕謂安石致位宰相流毒四海而其言與生平行事心術無毫髮肖夫子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 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荊崇寧中追封舒王

榛楛與君子干祿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周語 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元圻案〕〔大雅旱麓〕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毛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正義曰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苦殖云云毛依此文爲義 〔中說立命篇〕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旱麓山近漢廣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名粹中著詩說 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閻按〕沱本作池卽沱字 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元圻案〕〔王氏詩地理攷〕曰九域志興元府有旱山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卽雨 〔嚴氏粲詩緝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王氏以嚴說爲不然故曰與漢廣相近以正之

鼉鳴如鼓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集證〕陸佃埤雅釋魚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取以冒鼓蓋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也〔臨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佃安石之客也故訓鼉鼓從王氏說〇〔元圻案〕〔大雅靈臺篇毛傳〕鼉魚屬〔正義曰〕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 〔逸齋詩補傳二十三〕鼉水畜也樂作於辟廱鼉聞之而亦學逢逢然和鳴以應之又是一義

棫樸與左右趣善

賈誼書容經篇。諺云。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卽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

申甫爲周翰
申甫申呂

〔元圻案〕〔新書保傅篇〕天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大戴禮保傅篇〕文同惟太子作天子　〔後漢書爰延傳〕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徵拜大鴻臚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善人同處云云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見鄭語左氏傳成公七年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齊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原注〕〔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爲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閻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元圻案〕〔尙書呂刑孔傳〕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故傳解之　〔唐宰相世系表〕呂氏出自姜姓至周穆王呂侯入爲司寇宣王世改呂爲甫水經淯水注梅溪又逕宛西呂城東史記曰呂尙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故因氏爲呂尙也　〔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六月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　〔後漢書光武紀〕莽地皇三年光武與李通從弟軼起於宛更始元年正月伯升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　〔王氏詩地理考引林氏曰〕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卽宛也　李忠定名綱字伯紀邵武人祖徙無錫登政和進士事跡具宋史本傳高宗卽位拜尙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如姚崇疏上十事王氏所引其巡幸事中語也又言臣嘗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夫南陽光武所與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生甫及申嶽父皇父無稱甫
樊仲山甫無單稱甫
命程伯休父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原注〕〔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閻按〕〔漢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於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元圻案〕詩蒸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毛傳仲山甫樊侯也〔正義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傳吉甫尹吉甫也韓奕蹶父之子傳蹶父卿士也常武南仲太祖太師皇父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命大將乃用其以南仲爲太祖者今太師皇父是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崧高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正義曰〕孔子閒居注以甫爲仲山甫〔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序云〕崧高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侯褒賞申伯焉故詩之稱申伯者十四申甫並稱者惟首章耳〔朱新仲猗覺寮雜記〕謂甫侯乃穆王時人去宣王時甚遠觀蒸民一篇專美山甫則崧高所美爲山甫不疑東萊呂氏實夫黃氏皆以康成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爲非而黃氏謂申甫皆宣王時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朱子集傳〕謂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皆不從鄭箋之說李迂仲据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於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卽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皆出于四岳之後故連言之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此說是也詩人之美其人者多推本其先祖之德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是也甫申皆四岳之後詩言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由先以及其後言能世濟其美也又言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由後以及其先言能繩其祖武也若申甫爲同時之人何以下獨美申伯而不復更及甫之一語乎

宣王撥亂之志

左氏傳昭公二十六年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何云〕宋之孝宗豈伊無志哉惑于羣小偷惰之言志不定故也○〔元圻案〕〔大雅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後唐之莊宗能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太廟而告成功亦以能立志故也及得志意滿而漸不克終矣

庭燎沔水以箴規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元圻案〕〔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請愆〔一註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齊后之女也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旣出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樂色忘德敢請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過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興之名焉　〔小雅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逸齋補傳十七〕庭燎首章以夜未央而問次章以夜未艾而問卒章以夜鄉晨而問則宣王怠意已見視朝漸晚矣至煩賢妃脫簪待罪詩人之規信於蓍龜也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韋昭註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二年宣王田於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說苑立節篇〕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弗許　〔墨子明鬼篇〕載杜伯事與韋注所引周春秋其辭略同疑皆非其實也唯說苑爲近正　〔小雅沔水序〕規宣王也逸齋補傳十七卒章有讒言其興之戒必宣王頗惑讒言不親諸侯故近臣規之也

祈父以司馬職廢作轉予卹爲四伐戎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

詩尹氏與春秋先後

召故老訊夢

赫赫宗周衰兆

國亂職競由人

裳裳者華與世臣家父仍叔尚見春秋厲王稱汾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全云〕此二條乃亭林顧氏日知錄中論宣王所本○〔元圻案〕〔祈父正義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言姜戎爲敗棠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則休父賢者也言職廢者蓋休父卒後他人爲之其人不賢故職廢也　〔後漢書西羌傳〕宣王三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年分與外紀不符

尹氏不平。〔節南山〕赫赫尹氏不平謂何 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隱公三年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昭公二十三年 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元圻案〕〔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漢書元后傳〕成帝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之志聞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咈其耇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元圻案〕〔小雅正月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周語史伯曰〕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吳語〕吳王還自伐齊申胥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爲哉。〔元圻案〕有兔舞于鎬京見竹書紀年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又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史記作幽王二年　〔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虐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朱子集傳曰〕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何云〕〔正義〕謂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閒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 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彧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閻按〕〔孔穎達辨詩〕家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閒者年月長遠並應別人然王氏亦指其後人言○〔元圻案〕〔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節南山序云〕家父刺幽王也正義曰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末必是一人也　〔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引之以謟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大雅韓奕〕韓侯娶妻汾王之甥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卒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　〔隱公六年左傳〕翼九宗五正註翼晉舊都也唐叔受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强家九宗一姓爲九族也　〔莊公十七年左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註四族遂之彊宗　荀彧陳羣注見後召公是似條　〔晉書荀顗傳〕顗字景倩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魏時累遷侍中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武帝踐阼進爵爲公　何曾字穎考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南齊書褚淵傳〕淵字彥回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復尚文帝女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太祖謙讓不許又王儉傳儉字仲寶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太祖爲太尉引爲長史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　〔唐書姦臣傳〕崔允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允素善朱全忠委心結之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偪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允與全忠善恐導之翦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允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允出居華州全忠引兵還屯河中允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釂酒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允閒內隙與相結得梅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天下又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也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圖篡弒宿衛士皆汴人璨亦厚結之爲哀帝曰人望歸元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爲冊禮使師日進道

執我仇仇

三事亶侯多藏小大東杼柚之空皇父爲羣邪之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元圻案〕〔小雅正月傳〕曰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註皆傲慢賢者　〔楚語〕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乃有乾谿之亂　〔漢書楚元王傳〕成帝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遂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於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羣邪之宗。〔何云〕此皆感歎田公之事　〔全云〕宋之弊政始於趙與籌岳珂之聚斂繼而爲史宅之趙汝楳之履畝又繼而爲賈似道之公田深寧所以浩歎也何說未備○〔元圻案〕〔小雅十月之交傳曰〕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箋云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人言不知厭也〔小雅大東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以號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　〔十月之交經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皇父則爲之端首兼擅衆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神聽和平　見信好　神之式穀　見與直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雅伐木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案][程子曰]鳥鳴嚶嚶以物情興朋友之好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小雅小明上句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播厥百穀種數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　物理論今佚此文見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七

文基武鑿　周內　詩雅分經傳

詩大小雅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全云]漢儒引緯書有易傳書傳之稱則此亦其類非三家詩傳也○[元圻案][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爲喻也言周國之興譬如爲室文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榱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爲室猶言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以成之大雅十八篇小雅十二篇爲正經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　[讀詩記十七][按]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北史魏李彪求復舊職表曰]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公劉詩爲周禮所本　君之宗之　其軍三單　徹田爲糧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爲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元圻案][大雅公劉傳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朱子集傳曰]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李氏樗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　[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　[正義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稱單也[又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正義曰]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　[逸齋詩補傳]正君臣之位以統率於上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立大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凡周家軍制徹法皆始於此也

咨女殷商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爲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元圻案][逸齋詩補傳]蕩蕩上帝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爲諭也　[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

靡哲不愚事證　善人載尸事證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元圻案][大雅抑傳]國無道則愚[箋云]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　[大雅板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　[唐書卓行傳]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作亭名休休作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又裴度傳]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文宗時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搢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號綠野堂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王安石曰]善人載尸畏禍故也

孔子說烝民緡蠻詩句　解菁菁者莪　韓子說詩繁簡　易道善言詩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曰訓釋盖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何云]若庸人不得不申重反覆非少作故　[全云]既庸人矣何必與申重反覆以求一遇○[元圻案][昌黎集上宰相書曰]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案年譜公時年二十八[又論孔戣致仕狀曰]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强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事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之也公時年五十六　[邵氏博聞見後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宏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讀詩記二]引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曰瞻彼洛矣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只兩言而意已盡矣足以推廣王氏之說

愛莫助之歎　仲山甫　仲山甫諫立戲料民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元圻案][周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又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王卒料之又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燕人終於千畝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用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大雅烝民愛莫助之箋云]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韓城燕師地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爲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原注]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爲長[閻按]韓侯入覲入字便知韓國不在畿內遠與北燕爲隣肅說果長○[元圻案][大雅韓奕箋云]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水經注十二]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爲獫

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鄭康成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則去北燕二千餘里必無遠役燕民往城之理故以燕爲燕安不以燕爲燕國惟王子雍以韓城在涿郡方城縣則與燕爲近則燕卽北燕也不必迂其說爲燕安矣李迂仲黃寶夫從鄭氏曹氏詩說逸齋補傳朱子集傳從王氏〔釋文〕燕王肅孫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

出宿于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李氏以爲同州𨞈谷。今按說文邑部𨞈有左馮翊𨞈陽亭〔原注〕同都切 馮翊。卽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元圻案〕〔朱子集傳〕屠地名或曰卽杜也　〔金壇段玉裁曰〕屠𨞈古今字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作荼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郃陽縣東河西故城南

申侯爲封外戚藉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爲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何云〕庾亮有賢名然終致蘇峻之亂　〔全云〕曹操篡漢而伏完死難司馬氏篡魏而張緝死難蕭道成篡宋而王蘊死難楊堅以外戚篡周而尉遲迥亦以外戚死難外戚非必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王商馮野王傅喜三人元成哀若能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要之在知人耳然深寧則有感於賈妃而言〇〔元圻案〕〔漢書恩澤侯表注〕應劭曰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以爲論也〔後漢書何進傳〕進異母女弟選入掖庭靈帝立爲皇后皇子辯卽位何太后臨朝進輔政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陰規誅之遂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　〔晉書賈充傳〕充無嗣謐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謐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佐命之後賈后〔賈充女〕專恣謐權過人主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　〔案〕晉亡於賈謐謂西晉也當有西字　〔唐書外戚傳〕楊國忠太眞妃之從祖兄拜右相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國忠知終不出己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　〔五代史雜傳〕馮玉定州人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事一決於玉四方賄賂積貲鉅萬　〔晉書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蘇峻多納亡命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甘盜言內寇攘證史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案〕〔大雅蕩箋云〕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傅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元圻案〕〔後漢書傅燮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爲護軍司馬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云云　〔資治通鑑唐紀〕穆宗長慶元年裴度討王庭湊元稹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魏宏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蕩掃幽鎭先宜肅清朝廷　〔鹽鐵論文學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大師維垣

大師維垣。鄭箋以爲三公。王介甫以爲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元圻案〕〔大雅板之七章大師維垣箋云〕大師三公也〔朱子集傳曰〕師衆〔呂成公讀詩記〕引王氏曰大師大衆也　鄭以大師爲三公故讀大爲泰呂從介甫爲大衆則大當依本音而亦音泰似誤集傳無音蓋讀如字

孟仲子說詩傳詩

於穆不似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原注〕仲子子思之弟子 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注〕〔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全云〕孟子事子思已云時世闊絕況孟仲子乎〇〔元圻案〕〔周頌維天之命正義曰〕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又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天夭是加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案〕李黃集解引筆談而未正其誤 亦無岨字。〔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謂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天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徂矣岐云云　〔後漢書作都夷傳〕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注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詩作徂〔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以矣字絕句集傳徂作岨〔朱子曰沈括云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書錄解題小說類〕夢溪筆談二十六卷沈括存中撰序云退居絕過從所與談者惟筆硯而已

昊天成命以郊祀說成王成康義異周頌有康昭以後詩

歐陽公詩本義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以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

成王不敢康

鉛我釐麰亦作麰赤烏以牟麥俱來

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兩都賦序文）曰。成康沒而頌聲寑。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元圻案）周頌昊天有成命箋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天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執競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噫嘻傳）成王成是王事也。（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案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為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為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為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為解。辭無紆曲。後儒遵之者固衆。而譬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為大。孔子刪詩。雅頌得所。既以頌為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次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似非得所。且禋祀大典。文王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王誦解亦可。然晉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繁遏。執競也。朱子取呂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告。以昊天章為康王之詩。則國語穆叔之對。稱執競為先王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為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要皆未識朱子虛公之心爾。頌首集傳云。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禮以詮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蔑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又按）（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集傳）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元圻案）（讀詩記）昊天有成命引朱子曰。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服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朱子初亦從舊說。（又引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也。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牟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為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見漢書本傳）文選（班孟堅典引）注。引韓詩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原注）（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麰當從古注。（何云）來字即麥字之半。歐陽公不識字耶。（又云）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麰。與毛鄭合。○（元圻案）（周頌思文傳）牟麥。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正義曰。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惠氏九經古義）案鄭稱（後漢中庶子）字指。釐字从𤄊。徐仙民讀與來同。（歐陽公詩本義十二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以牟為麥。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云云。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甚多。而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來牟為麥可知矣。

陳少南不取商魯頌　陳氏詩解

三壽作朋諸說

三頌微誇異體

商頌繁周頌簡

正考父校商頌

奚斯作閟宮頌魯

商頌美宋襄謬說

商頌十二篇亡七

史克作魯頌由請命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全云）不取魯頌。亦非無義。○（元圻案）（晁氏讀書志二）陳氏詩解二十卷。皇朝陳鵬飛少南撰。（書錄解題）謂少南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陳氏詩解）今四庫書不著於錄。經義考云未見。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集證）（宣和博古圖）保其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元圻案）（閟宮傳）壽考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正義曰。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三壽。三老也。（逸齋詩補傳二十七）三壽謂大國三卿。或曰三壽謂上中下。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魯人頌僖公與三壽之人為朋也。（朱子集傳曰）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史記樂書）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元圻案）（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毛詩李黃集解四十二李迂仲曰）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為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學行篇）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全云）襄公最不道。何足頌乎。注

詩毛傳未行異說　薛夫子父子爲韓詩

長發雝禘祭之別

二云韓詩章句美襄公〔裴駰集解〕作修行仁義欲爲盟主今本史記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案〕宋穆公七年始入春秋穆公宣公之弟歷殤莊桓始及襄公孔父嘉見殺在魯桓公二年是年殤公被弑莊公立襄公即位在魯僖公十年 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原注〕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何云〕魏文帝呼薛夏爲薛君然魏略不言其傳詩定指薛漢也 〔閻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益見非考甫作〇〔元圻案〕〔鄭康成魯頌譜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文公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駉傳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請於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 〔商頌譜曰〕湯中宗高宗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伐紂封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大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 〔班固兩都賦序〕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奚斯頌僖歌其路寢 漢時毛傳未行故多異說司馬貞史記索隱洪氏容齋續筆毛詩李黃集解皆有辨正其說與詩正義略同 〔三國志魏王肅傳〕〔注〕魏略曰薛夏字宣聲黃初中爲祕書中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而不名謂之薛君 〔惠氏九經古義曰〕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薛夫子名方邱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范蔚宗不著漢父名字蓋由馬班史漢皆父子述作而成書於子也 〔後漢書注〕文選注或引薛夫子或引薛君蓋稱薛君者皆漢說稱薛夫子者則方邱說耳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下〕學者謂閟宮但曰奕奕新廟奚斯所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矣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長發大禘商頌毛傳箋云郊祭天也雝禘太祖周頌毛傳箋云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爲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元圻案〕〔長發序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嚳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則圜丘之祭名爲禘也 〔雝序正義曰〕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禘既大祭而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之可知 〔春秋纂例曰〕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康成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爾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又云祖之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哀平間僞書也 〔文獻通考〕代宗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圜丘周人配以遠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配享諫議大夫黎幹以爲禘者宗廟之祭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爲十詰十難以排之是禘之爲祭天祭宗廟唐時猶聚訟也宋衞湜禮記集說於祭法首節列鄭注於前次及孔氏熊氏皆從鄭學者也次及王荊公十二家之說於後皆從王肅之說者也朱子注論語禘之說亦從趙伯循 〔本朝惠氏棟著明堂大道錄〕禘說專明鄭義 〔書錄解題三〕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爲統例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循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

孔子就太師正雅頌黍離降爲國風

萇楚箋端愨情慾義

甯戚歌碩鼠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衞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元圻案〕〔哀公十一年左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晉書范汪傳〕子甯字武子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爲世所重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愨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經義考云佚今四庫全書亦不著錄 〔衞湜集說〕學記大學之法節載廬陵胡氏曰易蒙卦初六發蒙則知未發猶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愨長大無情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而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所據〔原注〕〔三齊記〕載甯戚歌 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〇〔元圻案〕〔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注云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云云畢氏沅校本載孫云後漢書馬融

四月秀葽非葽繞

衛武九十五作抑詩抑戒亦爲懿侯包韓詩翼要衛武作刺詩年不合

西戎以寒爲板屋

詩中華字車字音讀朱子論詩中叶韻法

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誤〔盧云〕〔按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一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早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嘯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清且蘭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我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贋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艸部〕葽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元圻案〕〔爾雅釋草〕葽繞棘蒬註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邵氏正義〕葽繞一名棘蒬說文云蒬棘蒬繫傳謂即遠志是也〔說文又云〕葽艸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此說文別釋秀葽之義或遂謂詩言秀葽即今遠志非也〔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蒬一名葽繞一名細草〔陶注云〕狀似麻黃而青〔圖經云〕遠志生泰山及冤句山谷今河陜京西州郡亦有之據此則曹氏之說非

董氏〔全云〕廣川董逌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大雅抑〕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元圻案〕大雅抑正義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世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乎〔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一朱子詩集傳曰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董逌廣川詩故注〕見前十五頁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爲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爲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原注〕〔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閻按〕高臺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又案南史隱逸傳〕南嶽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是南嶽上之有板屋舊矣○〔元圻案〕〔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在其板屋小戎正義引之蓋從其義一朱子方廣板屋詩曰　秀木千章倒層甍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詠小戎詩亦取山多林木之意又有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至上封用擇之韻贈上封諸老詩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稷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雩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

零露漙矣當作䨏

衡從其畝衡爲橫徐仙民毛詩音

干旄詩馬數爲加禮權輿詩簋食爲禮衰

營謝戌申美刺異義

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爲敷與居爲韻後倣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爲先〔集證〕〔引顧氏唐韻正曰〕華古音敷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爾雅華荂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荂荂音敷陸德明曰古讀華如敷不獨江東也今十虞部有荂字西漢時司馬相如上林賦華與沙叶音娑東方朔誡子詩華與和多叶始入歌韻至說文又有尺遮之音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至後漢始有居音非也○〔元圻案〕〔朱子詩傳遺說曰〕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釋文〕漙本亦作團徒端反集傳叶上兗反顏氏正俗云〔全云〕顏之推作案呂氏〔全云〕呂忱字林作䨏上兗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一〕鄭詩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爲之漙字讀爲團圞之團按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䨏或作漙耳單作專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作團義矣下云零露瀼瀼豈復亦論其從橫之貌乎　顏書本名匡謬正俗王氏單舉正俗避宋諱也〔謝山先生云〕顏之推作蓋因顏氏家訓有音辭篇多辨音韻遂誤以師古爲之推耳　〔隋書經籍志小學類〕字林七卷晉弦令呂忱撰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縱衡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元圻案〕此亦匡謬正俗之說見卷一　〔齊風南山篇釋文〕衡音橫亦作橫字又一音如字衡即訓爲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正義曰〕衡古橫字也　〔檀弓鄭注〕衡讀爲橫　徐邈字仙民東莞人東晉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著毛詩音晉書有傳〔鄭漁仲曰〕徐音雖亡然陸音多本於此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爲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何云〕五之六之鄭箋皆以爲見之數○〔元圻案〕〔程子詩說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　〔朱子秦風權輿集傳引漢書楚元王傳曰〕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申公白公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輔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營謝戌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

采薇揚水公私不同

親親。平王忘讎也。[全云]營謝本不足美矣宣王之詩蓋多溢詞故此等城作皆歸揚扢之中○[元圻案][朱子王風揚之水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所必誅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毛詩李黃集解八李迂仲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遣戍則同其而美刺則不同也

狐裘黃黃關言行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前。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元圻案][毛詩李黃集解二十九李迂仲曰]古之士有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望而爲則傚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民之所以取法也[又曰]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行之無常也

似召公祖南仲濟美

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鑒。或附曹。羣亡漢。朱蘇文忠慨焉。[閻按]鑒似宜作愔尢切東坡以愔平聲字遂不用耳文公悕焉。[元圻案][三國志魏賈逵傳]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拜諫議大夫太祖崩鄢陵侯彰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晉書賈充傳]充字公閭父逵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軍將敗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於是抽戈犯蹕[又郗鑒傳]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嘗謂王敦曰丈夫既絜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及蘇峻祖約反進鑒爲司空奉詔流涕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子愔字方回性至孝徵拜司空固辭不起子超桓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三國志魏荀彧傳]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桓順之間知名當世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彧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又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文帝踐祚徙尚書令[東坡戲作賈梁道詩曰]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朱子聚星堂書贊曰]彧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今古共歎

敬之美臣進戒諸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周頌敬之小序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不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注策編竹爲之後易之以玉焉[毛詩李黃集解二十九黃實夫曰]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亹亹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以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漢魏引詩序諸說　獨斷載周頌序　孟子說北山詩同序　葉氏論衛宏作詩序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詔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全云]毛詩蓋于是始列學官也陳氏魏志失紀○[元圻案][曹風候人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四年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書者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云云石林之說朱竹垞經義考亦引之惠定宇九經古義引之作鄭漁仲[錢氏大昕養新錄一]謂紀聞引葉氏云云近儒陳啓源始非之云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憂勤而終逸樂此魚麗序也班固東京賦德廣所及此漢廣序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可謂非漢世乎吾友惠定宇亦云左傳襄廿九年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樂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又蔡邕獨斷載周頌卅一章盡錄詩序自清廟至般一字不異何得云至黃初始行于世耶愚又攷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唯小序在孟子之前故孟子得引之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即都人士小序文]詩序蓋出於古道之遺言也陳啓源字長發吳江人著毛詩稽古編

朱子詩序辨說　浹漈詩傳辨妄　宋儒去序言詩　歐陽詩本義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與趙子直書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全云]厚齋蓋亦不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多武斷○[元圻案][書錄解題二]詩序辨說一卷朱子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辯其是非又夾漈詩傳二十卷辯妄六卷鄭樵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失[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全書亦不著錄[通考載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書專行三家遂廢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黃氏日抄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歐陽公本義詩譜補亡後序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林艾軒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云云又一書駁本義關睢樛木兎罝麟趾諸解辨難甚力

詩草木蟲魚古賢圖

詩格物多識諸義鶴鳴誠不可揜隰有荷華喻君子葛屨褊羔裘怠蟋蟀儉蜉蝣奢檀穀美必有惡黍以爲稷蠅以爲鷄贈芍貽椒芳馨之辱相鼠碩鼠以疾惡采葛采苓爲傷讒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幷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衞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原注〕〔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〇〔元圻案〕〔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一〕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則毛詩圖之有古聖賢同一意也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第一品〕晉衞協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殆爲兼善〔第五品〕晉明帝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　〔夏文彥圖繪寶鑑二〕唐程修己冀州人時周昉任越州長史修己師事之盡得其畫人物口授之妙　〔杜荀鶴松窗雜記〕開元中有程修己者以善畫得進謁元宗修己始以孝廉籍召入故不甚以畫者流視之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案〕〔周南關雎毛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　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小雅鹿鳴毛傳〕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　德如鳲鳩言均一也〔曹風鳲鳩毛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德如羔羊取純潔也〔逸齋詩補傳二〕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　仁如騶虞不嗜殺也〔召南騶虞序〕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騶虞義獸白質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鴛鴦在梁得所止也〔小雅鴛鴦箋〕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自若無恐懼　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小雅小宛毛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豳風七月毛傳〕倉庚離黃也鵙伯勞也〔箋〕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　蒹葭露霜變也〔秦風蒹葭毛傳〕蒹葭葭蘆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　桃蟲拚飛化也〔周頌小毖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正義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　〔朱子集傳〕拚飛貌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朱子集傳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義本中庸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周南漢廣毛傳〕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正義〕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清潔人無求思者　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鄭風山有扶蘇箋〕荷華生於隰喻忽置美德者于下位〔毛詩李黃集解十黃實夫曰〕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　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小雅四月箋〕非鶉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　匪兕匪虎慨勞役也〔小雅何草不黃箋〕兕虎比戰士也〔正義〕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循彼空野之中乎　蓼莪常棣知孝友也〔小雅蓼莪序〕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蘇子由詩傳曰〕莪蘿可食而蒿不可食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其父母生己之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小雅常棣序〕燕兄弟也〔毛傳〕常棣棣也〔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楊龜山爲國子祭酒常論此詩以爲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萼萼則承華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　蘩蘋行葦見忠信也〔召南采蘩毛傳〕蘩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又采蘋毛傳〕蘋大蓱也〔箋〕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大雅行葦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隱三年左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葛屨褊而羔裘怠也〔魏風葛屨序〕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檜風羔裘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蟋蟀儉而蜉蝣奢也〔唐風蟋蟀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曹風蜉蝣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毛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小雅鶴鳴毛傳〕穀惡木也〔正義〕以上檀擇類之取其上善下惡〔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大雅緜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之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王風黍離李迂仲曰〕說文黍稷屬而黑者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惛也〔逸齋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齊風雞鳴正義〕常禮以鷄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警懼但恐傷晚故以蠅聲爲鷄鳴　綠竹猗猗文章著也〔衛風淇澳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皎皎白駒賢人隱也〔小雅白駒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贈以芍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鄭風溱洧毛傳〕芍藥香草〔陳風東門之枌毛傳〕椒芬香也　男女相會戲謔以此爲贈貽故曰芳馨之辱　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衛風伯兮毛傳〕諼草令人忘憂〔嚴氏粲曰〕我欲植之以銷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鄘風載馳毛傳〕蝱貝母也〔朱子集傳曰〕將欲升高望遠以抒憂想之情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大雅緜柞棫拔矣箋〕柞櫟也棫白桵也〔皇矣柞棫斯拔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朱子緜集傳〕拔挺拔而生不拳曲蒙密也　〔小雅無羊以薪以蒸箋〕麤曰薪細曰蒸〔正月侯薪侯蒸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正義〕薪蒸柴樵之名　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大雅卷阿箋〕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而喻焉〔王風兔爰逸齋詩補傳六〕謂兔狡而難取以喻背叛之諸侯雉介而易羈以喻周之君子自喻也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罹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　相鼠碩鼠疾惡也〔衛風相鼠序〕刺無禮也　〔魏風碩鼠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采葛采苓傷讒也〔王風采葛序〕懼讒也〔毛傳〕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唐風采苓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毛傳〕苓大苦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孟子善言詩

申毛詩出荀卿

荀卿說卷耳鳲鳩詩不敢暴虎爲不敬不肖荀子引詩多逸篇

袁固申公無愧言詩王式以三百五篇諫匡衡說詩解頤

〔何云〕絕佳賦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禮記禮器文〕皆誦言而忘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爲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元圻案〕〔歐陽公詩本義麟之趾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一〔宋周紫芝毛詩講義自序曰〕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爲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鳲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注〕孫卿姓荀名況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注〕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勸學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不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一〔王霸篇〕引詩曰如雪霜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天論篇引詩何恤人之言兮臣道篇引詩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解蔽篇〕引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引詩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正名篇〕引詩長夜漫漫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法行篇〕引詩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注云皆逸詩　〔王霸篇〕如日月之光明句下有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厚齋詩考弁引之以爲逸詩蓋傳刻者誤入注逸詩二字於日月句下也當從詩考

法言〔淵騫篇〕曰。守儒。袁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說詩解頤者。能無愧乎。〔全云〕申公同門穆生其最高者也王式之徒有薛廣德廣德之徒有龔舍而齊詩有蕭望之師丹而韓詩亦有王式皆足以雪匡衡之恥者也〇〔元圻案〕三箋本誤載謝山之說於前一條之下今改正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又申公魯人也事浮邱伯受詩武帝迎申公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又王式傳〕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　〔匡衡傳〕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代韋元成爲丞相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

草木鳥獸蟲魚疏

詩譜徐整太叔裘注

詩緯言四始五際五際革命改正四辰天保卯祈父酉采芑午大明亥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巳火鴻雁申金五際有天門戌四始五際毛義應注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元圻案〕一〔經義考載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　〔書錄解題云〕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四庫全書總目十五〕案書中所引爾雅注僅及漢犍爲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不知陳氏何以云然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原注〕見釋文敘錄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爲太叔求。而不考敘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爲正。暢爲陽也。〔原注〕整字文操吳太常卿〔閻按〕徐整暢太叔裘隱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也〔集證〕隋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玉海三十八國史志云〕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秘府經典釋文敘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蓋謂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譌也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主。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以上俱見太平御覽六百九〕〔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以上見詩大序正義〕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三箋本附程瑤田云〕王氏言四始五際引據未審詩緯汎歷樞之言五際也見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下〔孔氏正義云〕鄭於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孔氏此釋頗能說五際之義然緯言辰在天門今曰亥爲天門疑不能明及考後漢書郎顗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徵顗顗條便宜七事其第七事中引詩汎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聽候言神在戌亥司候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也据此始與孔氏所釋相應今孔疏所引詩緯恐後人據轉寫譌本而改之吾疑王氏所採已是僞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云云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辰爲神字之譌也卯爲改正亦當爲革正之譌郎顗傳所說甚明而宋均之注尤顯又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亦可與天門乾所據之說相發明且翼奉傳注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卯酉午亥外加戌以定之是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又五際推演據汎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言之甚鑿鑿然其法未經講習終難了然而應劭之注翼奉傳則又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爲五際是又不承取

詩緯之義至詩緯以卯酉午亥配天保祈父采芑大明四詩終亦疑不能明也瑤田又按詩序之言四始指爲國風小雅大雅頌箋以爲王道興衰之所由而詩緯則謂亥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亦淺近無深義又配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雁諸篇夫固有所受之度亦不關至要吾疑作詩時不當與十二子相應則毛氏之說允矣至章懷太子注郎顗傳云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又以四詩之首篇爲始義亦淺近不若詩序王道興衰所由之義爲精深也瑤田又按讖緯家言康成說經多引用之此亦一端其來有自故推演頗有徵驗未可盡非之然而儒者之道先難後獲責效望報非所敢知苟其通經致用其爲明效大驗可勝言哉郎顗所謂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歸咎於不求賢則逆天違人而災眚降化不行也因舉黃瓊李固言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則可垂景光而致休祥然則災異屢見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繼序按〕程說甚覈但十二支可云十二子亦可云十二辰祇言辰則嫌于辰巳之辰耳韓詩外傳嘗改內傳○〔元圻案〕〔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奉上封事曰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後漢書郎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順帝時災異屢見顗詣闕拜章曰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嗟吁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詩大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正義曰〕四始者鄭答張逸問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太始冊文爲詩所起

曹氏論詩二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閻按〕〔鄒平馬公驌曰〕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瀾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摯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何云〕太虛寥廓以下直似東漢人語○〔元圻案〕〔隋書樂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通鑑外紀〕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罟以贍天下之人命曰立基〔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列子仲尼篇〕堯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庫全書總目〕一百三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冰注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則素問之名起於漢晉間矣故隋志始著錄也然隋志所載止八卷全元起所注已闕其第七冰爲寶應間人乃自謂得舊藏之本補足此卷宋林億等校正謂天元紀大論以下卷帙獨多與餘篇絕不相通疑即張機傷寒論序所稱陰陽大論之文冰取以補所亡之卷理或然也

劉迅說詩三千言李行修請置詩博士

文粹二十六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鬭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雜著文中子續經說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元圻案〕〔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房中樂〕注見本卷〔唐書樂志〕隋煬帝不解音律大製豔曲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萬歲樂藏鉤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玉女行觴神仙客鬭百草泛龍舟還舊宮長樂花等曲〔陳書後主張貴妃傳〕史臣曰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皆美妃嬪之容色也〔李太白集〕古樂府有少年子一篇元蕭士贇補注云樂府遺聲遊俠二十一曲有少年子〔國初王琦輯注云〕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少年行少年子皆入雜曲歌辭中齊王融梁吳均皆有少年子太白樂府有折楊柳王琦注文獻通考鼓角橫吹十五曲中有折楊柳〔晉書樂志〕漢高祖自巴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爲前鋒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故名曰巴渝舞〔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以爲古詞一說司馬相如云云與雜記同〔唐崔令欽教坊記〕踏謠娘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或呼爲談容娘　劉迅知幾第五子唐書本傳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唐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易說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服其精當〔中說禮樂篇〕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說　李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朱子文集六十七王氏續經說曰〕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大略則彼之贊易則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序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

九德九夏豳雅豳頌貍首似雅體非風詩音律猶易象數

艾軒策問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閻按〕貍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體非風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八十條〔何云〕是二者蓋亦無害乎其不知也況強以臆說求之終亦不知而作而已○〔元圻案〕〔林艾軒集策問曰〕九德之歌九夏之奏貍首之節與夫豳雅豳頌皆曉然見之於經而求之三百篇之中無有也如九德九夏則雅頌之流也貍首則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然豳一國之事不應有所謂雅者周公之所載仲尼獨缺而不取者又何耶〔薛士龍浪語集答何商霖第三書曰〕詩家之音律猶易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又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亦不爲無取于辭

宋公成鉦鐘樂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鉦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鉦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

學庸孝經引詩法

補亡詩南陔義陔夏以鼓陔爲節夏侯湛補亡詩

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集證］［博古圖錄］䡾鐘六器銘文略無小異皆曰宋公成之䡾鐘考歷代之樂顓帝曰六莖䡾與莖通則䡾鐘者是爲顓帝之樂宋商之系二王之後得用天子禮樂則歷代之樂章固當有之蓋此鐘特其一樂之名耳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則所謂宋公成者不知其爲誰也惟太祖有天下實起睢陽故國號大宋是六鐘既出於宋地而銘文又有曰宋公成則其於受命之邦出爲太平之符者正其時歟由是作樂之初特詔大晟府取是爲式遂成有宋一代之樂〇［元圻案］［宋陳均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七］徽宗崇寧四年八月大晟樂成大觀初頒新樂於天下先是端州忽上銅器□□驗款式乃宋成公之時物而端州上與王之地故詔文有曰獲英莖之器于受命之邦［史記宋世家］襄公名茲甫［陳氏書錄解題目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象而記其名物錄其款識［又音樂類］大晟樂書二十卷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傅會身爲度之說炳爲大司樂精爲緣飾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詠嘆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卽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閻按］［邵文莊寶言］中庸尚絅章猶樂章之亂蓋一篇之總要也［全云］陸文安公所云六經皆我注脚之語斯之謂也觀深寧所言而後知其不足駭〇［元圻案］［陸象山語錄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　張子韶名九成著孝經解四卷宋史藝文志著錄書錄解題云一卷

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全云］相戒以養之說精矣然何以云南戒其義難通則恐束氏亦有所本〇［元圻案］［文選十九］束廣微補亡詩六首一曰南陔李善注聲類曰陔隴也［五臣注］［呂向云］南方養萬物之方此以戒養故取以爲名據此可釋謝山南戒之疑　束晳晉書有傳［文選補亡詩注晉書曰］束晳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書錄解題經解類］羣經音辯七卷丞相眞定

善爲詩者不說詩無達詁

子建言胡顏之譏

說文稱毛有同韓得此䵷鼀碩大且嬐

伐木爲刺詩

魯修泮宮衞勸學鄭子衿城闕之刺

爲詩音者九人

賈昌朝子明撰［世說新語二］夏侯湛作周詩以示潘安仁注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也其詩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侍朝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然則補亡不止束晳也湛與晳俱晉武帝時人

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元圻案］［荀子大略篇］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董子繁露精華篇］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說苑奉使篇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占春秋無通辭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元圻案］［文選二十］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云卽上胡不遄死之義明非別有胡顏之句也又云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蓋釋毛詩胡不遄死之意非謂毛傳有此文也善注引毛詩經傳甚多引經則有詩曰有毛詩曰引傳則有毛萇曰毛萇詩傳曰今此獨作毛詩謂謂者繹其意也言詩人之意無禮而不速死則有靦面目耳

說文敘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䵷鼀爲蟾蠩。碩大且嬐爲重頤。皆韓詩之說也。［集證］［說文黽部］鼀下䵷鼀詹諸也詩曰得此䵷鼀言其行䵷鼀式支切女部嬐下云嬐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嬐五感切〇［元圻案］［王氏詩攷］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間殊又曰新臺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澤陂碩大且嬐薛君曰嬐重頤也五檢反並見太平御覽一見九百四十九卷一見三百六十八卷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是以正雅爲刺也。［全云］亦是魯詩〇［元圻案］［後漢書朱穆傳］穆字公叔作崇厚論云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論曰朱穆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爲穆貞而孤又作正交論以廣其志注邕論略曰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邕之以伐木爲刺詩實本於朱穆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衞文公敬教勸學。它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元圻案］［魯頌泮水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鄭風子衿序曰］刺學校廢也其三章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曰］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

我心慘慘爲懆伐鼓淵淵爲鼘

古香止取蕭脂酒醴

后稷之穡田甽田有相之道

明。〔原文〕此下有以已見三字定爲一家之學。開元中。修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爲懆。〔原注〕七到反伐鼓淵淵爲鼘。〔原注〕於巾反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元圻案〕〔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等音合爲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十卷。〔敘錄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小學類〕韻補五卷。宋吳棫撰。棫字才老。書錄解題詩類載棫毛詩補音十卷。注曰。棫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武夷徐蕆爲韻補序曰〕才老與蕆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書錄解題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爲酒爲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案隋書禮樂志一〕梁天監四年。何佟之曰。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無此條所引數語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元圻案〕〔宋史禮志一〕凡常祀天地宗廟。皆內降御封香。凡所告亦內出香。遂爲定制。嘉祐中。裴煜請大祀悉降御封香。中小祀供太府香。元符元年。左司員外郎曾旼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與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於是每陛各設香。〔長編三百十七〕神宗元豐四年十月。詳定禮文所言。宗廟之有祼鬯焫蕭。則與祭天燔柴。祭地瘞血同意。蓋先王以爲通德馨於神明。近代有上香之制。頗爲不經。〔按〕〔韋彤五禮精義曰〕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云〕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上古禮樸。未有此制。今請南郊明堂用沈香。氣自然至天。示恭合質陽之氣。北郊請用上和香。地道親近。雜芳可也。臣等考之。殊無依據。且今崇祀宗廟。明堂器服。牲幣一因古典。至於上香。乃襲佟之議。如曰上香。亦祼鬯焫蕭之比。則今既上香。而又祼焫求之古義。已重複。況開元開寶禮亦不用乎。注云。從違當攷據。厚齋此條似議而未從也。〔唐書藝文志禮類〕韋彤五禮精義十卷。〔又儀注類〕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張說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爲開元禮。命蕭嵩總之。〔書錄解題禮注類〕開寶通禮二百卷。開寶四年。命劉溫叟等以開元禮重加損益。以成此書。〔梁書儒林傳〕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少好三禮。時太尉王儉爲儒宗。頗相推重。高祖踐阼。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唐書儒學傳〕韋彤。京兆人。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氏春秋〔士容論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

與雨祈祈

以按徂旅爲遏莒

夏屋蘧蘧

關雎大明於始見義思齊又爲關雎始二南之業本文王文武皆有聖母

漢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元圻案〕〔任地篇注曰〕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又曰〕耜六尺。其刃廣八寸。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甽。遂西之人謂之壋也。〔畢氏沅曰〕周禮廣尺深尺曰甽。此云三尺。黃東發謂於正文不合。其言曰耜者。今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尺而成一隴。此之謂畝。而百步爲畝。總畝之四圍。總名其博八寸所以成甽者。犂頭之刃。逐塊隨刃而起。其長竟畝。其起而空之處與刃同。其濶此之謂甽。案此所云則與周禮相近。壋字書無考。〔漢書食貨志〕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興雨祈祈。祈祈徐徐。則入土。鹽鐵論〔水旱篇〕云。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集證曰〕西京雜記載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〇〔元圻案〕〔小雅大田傳曰〕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元圻案〕〔韓非子二難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以請解炮烙之刑。〔毛傳〕以阮徂共爲三國。又以旅爲地名。鄭以旅爲兵衆。以孟子證之。則毛義爲長。〔孟子正義曰〕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云。夏屋。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李善注高也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原注〕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〇〔元圻案〕〔秦風權輿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人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正義曰〕夏大釋詁文。屋具釋言文。〔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法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後人以夏屋爲屋宇。蓋本於揚子雲。〔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游大學。與班固傅毅齊名。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文選十一〕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後漢書文苑傳上〕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游魯作靈光殿賦。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原注〕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何云〕此說從南豐列女傳序中來。〇〔元圻案〕〔大雅第二篇大明序〕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思齊序〕文王所以聖也。〔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曾子固烈女傳目錄序曰〕古之君子未嘗不

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文中子曰〕予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

衛武山甫皆言柔嘉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爲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土宇彌性相因觀史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衰僖公九年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爲都晉之亂所以萌莊公二十八年左傳〔全云〕晉雖世有赤翟白翟中山之禍然不因此而亡國深寧特有慨於宋室耳○〔元圻案〕〔三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葛生駟鐵變遺風唐風爲堯舊都秦仲孫兵討西戎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爲北方之强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爲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侯然晉之分爲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爲治威疆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俗焉〔元圻案〕〔唐風葛生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氏詩譜〕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秦風駟鐵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小戎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詩譜〕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又曰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史記晉世家〕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伯盡幷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又秦始皇本紀〕始皇崩於沙邱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二世齋於望夷宮趙高與其壻閻樂其弟趙成謀立公子嬰二世自殺〔賈誼曰〕秦爲天子二世而亡〔詩大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魯以稷配天見頌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爲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元圻案〕〔魯頌閟宮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后稷〔禮記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衛氏集說〕引蔣氏君實曰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周應有是用之之事乎論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時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魯頌譜曰〕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復魯舊制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正義曰〕駉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禮記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註〕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正義曰〕庭燎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又曰此數出大戴禮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僖公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季孫行父請命作頌庭燎數譏降

刪詩篇數詩有刪章刪句刪字孔子不刪詩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云〕今石經論孟乃宋人所補盼譌爲盻然宋板四書集註已改正素以爲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是也〔閻按〕此必無之事〔全云〕深寧開卷不取月離于畢素以爲絢爲孔子所刪之說則朱子發之論亦非其所取此條必尚有辯正之說而今失之又云李淇水亦嘗有此說見象山集○〔元圻案〕朱子發之說本於歐陽公〔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在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朱子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水心葉氏曰〕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李淇水卽清臣也其說見陸象山語錄上

二南後次國風諸義邶鄘自別於衛次曹檜鄶思復二南

止齋答黃文叔書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案〕原文此下有匪風下泉四字有如曹鄶然君子以是爲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閻按〕呂東萊於詩一說朱子於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曰〕蓋嘗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一商略之今王氏詩說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於此○〔元圻案〕〔詩譜〕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之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鄶風終於匪風序曰〕思周道也〔曹風終於下泉序曰〕思治也

困學紀聞注卷二

周禮字數
河間獻王得周官
唐太宗稱周禮
歆綽安石三用周禮
文中子程子知周禮
行周禮宜本睢麟
武帝及諸儒排周禮
以周禮爲理財陰謀書
周公致太平之跡

周官經補
周禮之始
周官周禮之別
漢注解周禮諸家
周禮置博士

# 困學紀聞注卷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周禮〔元圻案〕〔鄭畊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禮十二卷經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單三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何云〕太宗語出於文中子第十卷王福時所錄未可以爲信也不封建下尚有不肉刑三字劉歆始用之〔案〕王莽之王田市易是也蘇綽再用之〔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乃命行之王安石三用之〔宋神宗之青苗均輸是也〕經之蠹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爲經之蠹唯文中子〔中說魏相篇〕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告呂與叔〕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子而已〔全云〕案唐太宗銳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福時之言未必妄雖然貞觀之治稍可觀而以言乎先王睢麟之意何有無論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堂之間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乎衞公鄂公俱遭讒李君羨以疑似死即魏文貞公亦不保始終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能真知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於綽也○〔元圻案〕〔王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曰〕太宗召房杜及魏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唐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曰〕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樵六經奧論周禮辯曰〕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朱子語類〕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故義門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爾〔葉水心序黃文度周禮五官說曰〕周官既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閻案〕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案〕此儒林董鈞傳文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

成風卜偃稱周禮
今周官非古周禮

冬官屬地官不亡
司空篇雜出於五官
五官合冬官無羨數
周禮爲未成書
周禮止載六卿實職
僉氏周禮復古篇
周禮書成未行
周禮制不合書孟子

考工記爲先秦書
漢博士作考工記
周官出山巖屋壁

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原注〕見于釋文〔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閻案〕〔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衞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程易田云〕案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即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冬官鄭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第目曰天官地官云云但稱官者是也〔集證曰〕〔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繆爲之解詁〔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荀悅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王莽時奏以爲經置博士○〔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隋書經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又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鄭康成序云〕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葉夢得春秋攷〕二周官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其爲之必有其目矣須句之滅成風猶能爲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爲周禮而襄王避子頹之難出居于鄭卜偃勸晉文公以爲周禮未改吾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爲天下者大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先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蓋因其始但名周官經而爲此說

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十九〕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全云〕程文簡公大昌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云〔全云〕字壽翁象山弟子爲復古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閻按〕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傅會○〔元圻案俞氏復古編自序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犂然當於人心者〔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蔡氏以爲周公未成之書蓋本於此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文定公安國季子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西山先生子受業朱子之門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

塚中得科斗書考工考工制度非周典獻王取考工補闕冬官亦稱事官千金購冬官實公獻書爲宗伯文補亡取考工記序易祓周禮總義

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事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氏祓字元章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既周典大不類〔閻按〕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周禮鄭氏目錄冬官考工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增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裴氏等闕也〔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猶微眇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出安知其爲大司樂章乎〔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乃周官經六篇又與禮正義漢書之說不同〔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第七十卷〕夫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奚及乎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槩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此說本於易氏〔宋志易祓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三十卷經義考云未見今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南宋館閣續錄〕載易祓字彥章潭州寧鄉人〔周密齊東野語〕謂祓詔事蘇師旦由司業躐擢左司諫其人不足道也〔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學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眞書孔穎達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蓋亦僅矣

經禮三百經禮曲禮之別周禮之名有七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漢藝文志禮經三百〔案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

鄭注周禮三誤鄭注引王制司馬法引漢官比周官徐鈞周禮微言周禮三綱領了翁止齋周禮三書劉歆以周官文姦新莽襲周禮諸制

典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元圻案〕〔禮記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朱子曰〕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爲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汩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何云〕以王制爲孝文時博士作者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者參斷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方樸山云〕案鄭氏每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爲殷禮何曾以釋周官徐氏妄說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方樸山云〕古兵農不分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全云〕魏文靖了翁字華父○瀘州贍軍田記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算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夏休井田譜序謂以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全云〕鶴山同時傅琴山之說與此略同琴山名伯壽象山弟子○〔元圻案〕〔宋王氏炎曰〕康成之釋訓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緯書汩之一則以臆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經義考〕徐氏鈞周禮微言宋志十卷未見江西通志徐鈞字國堅淸江人得之子蚤歲擢第知金州續中興書目徐鈞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云〔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宋志〕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傅良周禮記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陳傅良周禮說三卷舊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案以上三書今　四庫書皆不著錄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方樸山云〕未見的據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禮可乎〔原注〕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元圻案〕〔漢書張禹傳〕永初元延之間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因用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通鑑〕王莽始建國三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卽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幷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爲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取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

出布者宂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案通鑑此文本漢食貨志而有所增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漢書食貨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原注〕引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周禮訂義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職官一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閻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據 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據周禮當作二萬五千二百六十五人 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下諸侯官數則合 此乃官數。非爲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宰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方樸山云〕此一語說盡周官 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全云〕此說是 我朝趙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閻按〕宜增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報 趙鼎於內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元圻案〕〔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一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漢書佞幸傳〕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唐書劉蕡傳〕文宗即位宦人握兵權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對策極言其禍曰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漢書申屠嘉傳〕孝文時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後漢書楊秉傳〕桓帝五年代劉矩爲太尉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宜亟屏斥投畀有虎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六年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案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蓋誤認周禮世子不會之說與魏鄭公於房元齡之見責而謝也進曰元齡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可謂深知宰相之職何於太子取物之詔而不聞諫諍也其後張元素雖以用物過度諫止太子已無及矣〔劉元城語錄〕太祖嘗令後苑作熏籠數日不至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本部本曹本局本局覆奏得旨依方制造乃進御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後世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熏籠是小事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爲例〔宋呂氏雜記〕李文靖沆爲相時真廟常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妃如何文靖對使者引燭焚詔口附奏曰但道沆以爲不可其事遂寢〔東都事略〕〔文彥博傳〕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稍有損增必白〔王明清揮麈餘話〕紹興中趙元鎮爲左相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王彥節也元鎮即呼彥節詬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勒令罷役彥節以聞翌日元鎮奏事畢喻之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欲以爲苑囿然卿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警朕之不逮也〔胡五峯皇明大紀十九〕論曰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況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席置宮闕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朱子答潘恭叔書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誤矣



李泰伯〔全云〕盱江先生李覯〇〔案〕盱江集周官致太平論內治第二 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爲之猶有成周遺意〇〔元圻案〕〔天官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王氏訂義〕引呂成公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之太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注世婦後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中士八人〔後漢書宦者傳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宋鄭伯謙太平經國書曰〕漢大長秋爲后卿蓋內宰之意又曰前漢大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后上書辨論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領於外朝及唐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王與之曰〕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天官之屬 泉府。地官 天府。春官 職內。

九府見爾雅管子書

職金秋官職幣天官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東坡對策從顏注愚按爾雅釋地醫無閭之珣玗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府淮南墬形訓引爾雅五穀下多桑麻二字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武王十九年所述與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又按史記管晏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裴駰集解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輕重鹽鐵論輕重篇文學引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案〕通典無此句惟食貨門錢幣上有太公立九府圜法句又錢幣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有太公立九府之法句則之貨二字當作圜法或作之法然則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卽管氏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何云〕九府當如顏注〔集證〕〔引宋張淏雲谷雜記曰〕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牽强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卽此爾蓋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圜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〇〔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五峯先生所述皇帝王霸之事自堯以上六閼逢無紀堯之初載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貫通經典採摭史傳又因事而爲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　通典九府之名亦從漢書顏注

九嬪放月紀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云〕緯書中固亦有孔子緒言在焉〔全云〕聖人緒言存於緯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惜以妖妄之語揉之〇〔元圻案〕〔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曰孔子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爲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爲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燕寢而御之意〔公羊傳序正義曰〕案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王宮士庶子證史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案〕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漢諸侯子入宿衞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元圻案〕〔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十三年薨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衞於漢高祖封爲朱虛侯又〔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奄止上士證史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案〕〔春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也〔東萊呂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於六省開閹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元圻案〕〔唐書宦者傳序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　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祕書省殿中省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義司徒以俗教安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案〕〔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呂微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元圻案〕〔周禮訂義一〕引龜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爲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案〕〔地官司徒之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似分禮俗爲兩事然曰以俗教安則所以教之者亦惟以禮而已〔王昭禹周禮詳解曰〕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　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相哲宗謚正愍

王及后世子不會冢宰羞服之式唐人誤解不會膳服賦止關市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案〕〔天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鄭注式謂財用之節度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天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則其用簡矣〔全云〕唐人誤會世子不會之說而啓承乾之僭越吾故曰唐太宗非能知周禮者〇〔元圻案〕〔楊龜山與胡康侯第八書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爲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止齋陳氏曰〕古者關幾而不廛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地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易氏祓周禮總義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又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生薄於自奉

司徒司馬不言財兵鄉遂兵財在其中教典自經界始後世言生財足兵井田出夫兵之數

鄉遂互爲軍田上劑下劑有萊無萊

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國諸法參日景考極星詩考工正南北法異行人不朝不夕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全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而斂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〇〔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二十六〕引陳君舉曰地官掌教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訓人司教鼓人不過六七而已謂之教典何也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奠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於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臧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敦龐以服從上令是爲教典〔呂伯恭曰〕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資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又四十七引孫偉夫曰〕夏官不曰掌兵而曰掌邦政政修則兵可不試〔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統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夫家之衆而供萬乘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列國之賦皆同此數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鄭註互見其義〔元圻案〕遂人疏曰小司徒註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註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稍異以其六鄉上劑致民六遂下劑致甿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王氏詳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案〕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考工記文〕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原文此下有曰立宮何爲夕司空八字〕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宮〔本書作城〕何爲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爲不易詳見胡仲子集〇〔元圻案〕〔考工記匠人注〕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疏曰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臨下故最短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爲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於傳也〔孫編修星衍晏子音義〕載王侍御念孫之說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大雅〕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師氏保氏教同居異王門王闈之別國子名稱別見

師氏三德證諸儒

周禮書外言師氏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案〕此論見後漢書祭祀志中卷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注見卷二四十六頁〔今二十二〕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全云〕魯孝公下另是一條舊本誤屬上文〇〔元圻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使其屬守王闈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虎門路寢門也門外中門之外闈宮中之巷門〔疏曰〕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闈門〔爾雅釋宮〕宮中之門爲之闈〔邵氏正義曰〕劉昭所述以門與闈散文言之耳對文言之則闈爲小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宮中小門爲之闈〔左氏哀十四年傳云〕攻闈與大門是闈爲小門別於大門也陶淵明列魯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周禮三德說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案以之朱子集皆作是已〇〔閻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爲師氏而稱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

言告師氏。[元圻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正義曰]以其掌教故知爲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爲父師師氏爲大夫故知爲師氏　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東萊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教　[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則后妃兼有保傅矣

保氏九數諸名重差夕桀爲漢法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案][錢氏養新錄曰]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譌　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元圻案][地官保氏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　[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曰]　在昔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曆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紀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史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爲之作注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　九章算術九卷按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彩祕而約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又海島算經一卷晉劉徽撰唐李淳風等奉詔注據徽序九章算術有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絕深從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輒造重差幷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據此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爲書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爲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爲十也案二書皆從永樂大典輯錄　[漢書張蒼傳]蒼陽武人也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合耦于耡里宰街彈室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地官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後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案以上皆黃山谷雜著語 趙明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爲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歟。[元圻案][金石錄十八]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不知其何碑也　[水經注二十九]比水注澧水逕平氏縣故城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又三十一]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　[隸釋十五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爲街遂云莫曉其爲何碑　[逸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與彈相庸抱經堂校本引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與游惰則互相糾是彈惠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蓋取則於古　[書錄解題譜牒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明誠宰相挺之之子　[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隸釋二十七卷宋洪适撰适字景伯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

里胥坐塾出民

庖人注蝑籩人注鱐爲乾鮝

庖人。天官注。青州之蟹胥。[原注]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醬也 集韻。蝑蟹醢。四夜切。[原注]當從集韻 籩人。天官注。鱐者析乾之。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鮝。[原注]讀如想[全云]周時蝑鮝尚青州而漢時則以吾鄉之奉化者爲尚漢律所載鮚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尚有山名鮚䱜鮝則以天台者爲貴二物皆浙東典故○[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呂忱撰太乙山僧雲勝注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吳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土會土宜辨物九州土物土宜之名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案玉篇蘟於謹切 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怸。注怸密也正字通音尤 次曰五纑。次曰五壏。[玉篇]音檻壏堅[大廣韻]堅土也 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正字通音革 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 次曰五殖。次曰五觳。唐韻音斛 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壤之物而知

草人制見管子草土

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全云〕漢時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始撰爲五行生成之用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淮南墬形訓作農土正南邛州曰深土。淮南作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淮南作幷土正中冀州曰白土。淮南作中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淮南作台州北方元州曰成土。淮南作濟州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薄州正東揚州曰信土。淮南作申土○〔元圻案〕〔陳振孫曰〕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河圖之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蘻。〔集韻〕音鬱芳草也蘻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唐韻〕音貫爾雅釋草雚芄蘭雚下於蔞。蔞下於荓。〔集韻〕音牽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原注〕註蘻即鬱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歟。〔元圻案〕管子注舊題房元齡晁公武以爲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尹知章而無房元齡知後人改題也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睿宗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測地景差歷測景差不同地中陽城浚儀不同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爲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爲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以上大司徒正義文嘗考隋唐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宣武帝永平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濬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元圻案〕〔隋書天文志上〕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元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彊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路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唐書天文志〕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　〔五代史司天考〕周世宗詔端明殿學士王朴撰定歲餘朴奏曰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尙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　〔大司徒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幷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考定元嘉歷　〔魏書張淵傳〕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算數

諸公地或百或五百言實封與兼附庸異虞夏謂殷之公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列國一同。襄二十五年左傳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僖公五年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公虢字乃夏字之譌虞公固非虞仲之虞也○〔元圻案〕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實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周禮訂義〕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辯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鄫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愚按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鄭司農陸農師呂東萊皆同

大司徒正治致事太宰受會大計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爲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

車乘人數合司馬法甸七十五人人實百人戰車重車先後

其壐。新序。雜事二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范睢列傳秦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圻案〕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註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　太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會大計也

朱文公〔答王南卿〕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案〕司馬法云云亦杜牧註所引左氏傳。宣公十二年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輜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離也邲之役車馳卒奔以乘晉軍故晉軍於邲及明重車乃至謂必後一日者非也去大軍稍遠則鈔擊彌易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全云〕輜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繼接應者亦不可泥○〔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爲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又司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　〔呂成公左氏傳說六〕邲之戰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丙辰楚重方至以此知輜重嘗後一日到蓋楚之軍甚有法輜重不過後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相遠時便有邀擊之患太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　〔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十二〕兵車攻守之圖注曰四閭爲族攻車一乘七十五人車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兩爲卒守車一乘二十五人二車合百人載兵謂之兵車以戰謂之攻車載任器謂之重車亦謂之守車　〔經義考〕唐氏仲友說齋六經解一百五十卷九經發題一卷佚〔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知台州抑奸扶弱發粟賑饑創中津浮橋以濟涉政聲卓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歸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　〔案〕倉使謂朱子也劾仲友疏具載大全集中

步百爲畝準今數減小畝中畝大畝步數

古者步百爲畝。〔案〕〔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古之百畝。爲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爲今三百七十五畝。寶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寶說〕玉海食貨門亦載之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二說不同。〔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陲漢乃偏於天下○〔元圻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商鞅以二百四十步爲畝通典無此文〔玉海食貨田制〕引唐突厥傳杜佑謂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　〔通典食貨田制下〕大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自注曰自秦漢以降卽二百四十步爲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然則寶儼之言亦祇據漢令文而云然非必以二百四十步不始於秦也　〔東都事略竇儼傳〕儼字望之幼能屬文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儼上疏言累朝以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九等地各爲三等不易一易再易

禹貢之田九等。蔿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爲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元圻案〕一此三山鄭氏鍔周禮全解之說　〔襄二十五年〕左傳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杜註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防隄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隰臯水涯下濕爲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鄭註田之肥墝有五等收入不同〔又正義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卽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匠人溝洫制異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

畿內用貢邦國用助九夫十夫分合諸說周制井田通天下匠人爲前代之制

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類）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全云〕薛艮齋陳止齋輩）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第二十）云。周畿內及（天下）諸侯一用貢法（稅夫無公田也）。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全云〕劉彝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元圻案〕〔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重輕。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周禮訂義二十五〕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概則徑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咸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士龍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愚按〕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有遂。卽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爲溝。卽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而成間有洫。則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有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爲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之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蓋與劉執中之說同。〔易氏祓周禮總義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爲一里。十倍之而爲十里之洫。又倍之而爲百里之澮。特言其一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洫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十里者百。是澮爲萬井。乃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太遼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商夏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法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遂人爲成周之制明矣。

遂人溝涂因禹稻人以水佐耕司險以水佐守鄉遂法弛證史井田以制侯國王畿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以爲怨（襄十年左傳）。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襄三十年左傳）。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成二年左傳）。甚而兩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何本載閻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〇〔元圻案〕遂人溝涂注已見上疏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入都及國城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史記商君列傳〕鞅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又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其辭曰皇帝奮威德幷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又周本紀〕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戰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朱氏漢上易傳〕師大象傳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于民衆井田之法也〔漢書食貨志〕上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陵夷至於戰國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胡子知言〕王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

合耦爲人耦牛耦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見海內經）。周益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集證皇侃論語疏犂耕犂也）。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春秋篇）新序（刺奢篇）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

天官五鹽義及所出

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費省而功倍爾。[元圻案][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疏曰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以牛耦故鄭兼云焉 [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目趙過爲搜粟都尉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 [周益公泰和曾氏農器譜序曰]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思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景文亦未爲得也竊疑牛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 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啟周文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巂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 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廬陵人孝宗時拜右丞相光宗立封益國公謚文忠自號平園老叟宋史有傳

監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於盬。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祁望之守。作俑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全云]隋書祇載河東張掖西海山池隆山巴東金山蜀四池餘不見○[案]今漢志所載實三十有六 唐有鹽之縣一百五。詳唐書地理志 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爲池二。[全云]即解州之二池而西夏鹽州四池鄜州七池會州一池不與焉契丹亦有鹽池 爲監七。爲場二十二。[全云]實止十六場蓋合六倉言之 爲井六百有九。[閻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 [全云]據會要作井七百五十五 法益詳而利無遺矣。[全云]盬鹽宋時謂之顆鹽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煮海或煮井而會要以煮鹻者亦與焉其實煮鹻是掘地以出者形鹽非散鹽也自生鹵地故曰形又有出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石者皆形也飴鹽宋時無之蓋取諸外國者○[元圻案]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鄭司農云]散鹽湅治者[元]謂散鹽鬻水爲鹽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曰]杜讀苦爲盬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爲盬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之鹽戎鹽即石鹽是也 [說文鹽部]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 [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即解縣鹽池也 [穆天子傳六]乙酉天子西絕鈃隥乃遂西南戊子至於盬郭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 [成公六年左傳]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注猗氏縣鹽池是也 [史記貨殖列傳序]猗頓用盬鹽起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 [管子輕重甲篇]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瀆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說文]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 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注鄭司農曰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 [僖公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 [通典飲食十]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管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爲國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 [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注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 [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玉海一百八十一] 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間故全云宋以盬鹽爲顆鹽散鹽爲末鹽 [案王溥唐會要八十八] 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糶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據摭其文耳 [水經注二十三]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歟

式貢之餘共玩好 共玩好之失證史

玩物喪志。召公以爲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元圻案][胡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邦布出入爲泉布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元圻案]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正義曰]周景王已下並漢書食貨志文 [周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

射御爲正心修身法五御名義

古者以射御爲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之善

貨賄用璽節揭而璽之　司門正貨賄　迹人官尚見春秋

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

造父之師泰豆氏〔案〕〔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　呂氏春秋有始覽聽言篇造父始習於大豆尹需之習秋駕〔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夜乃夢受秋駕於其師注秋駕善御之術呂氏春秋博志篇與此文同尹需作尹儒皆學御者也說苑說叢篇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閻案〕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亦正心修身之法〔閻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蔑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嘆之鄭司農註云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人并名亦不能詳惜哉○〔元圻案〕〔樓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曰〕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地官保氏正義〕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君自左射故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是也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案〕〔地官掌節疏曰〕節以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疏曰〕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職金云揭而璽之秋官職金註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揃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曰揭卽今之版書揃卽今記錄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爲後易分別故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衞宏云秦以來天子爲璽又獨以玉爲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爲寶〔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爲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元圻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衞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寶　〔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凡百四篇傳於世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後而歸於正也注讀爲征非是〔元圻案〕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爲征征稅也〔一周禮訂義案〕正故書爲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由諸侯去籍　外朝地猶漢殿　周禮疏引星備書

司祿闕地官文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不復存〔閻按〕欲以此補集註爲以經解經○〔元圻案〕〔晁氏客語云〕呂晦叔謂王荆公曰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元圻案〕地官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而云乎大慶續見高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大慶攷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蒺藜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於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又史記〕楚莊王欲以棺槨葬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況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又曰漢書梁王立爲輔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尙苛刻宮殿之裏毫氂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巋然議者不以爲僭制則人臣之堂亦爲之殿矣〔藝文類聚〕宮闕名曰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之殿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爲僭也至魏張遼傳文帝爲起殿舍又特與遼母作殿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卽是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　〔程大昌演繁露十五〕〔顏師古漢書黃霸傳〕注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然董賢傳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註曰殿有前後僭天子制也則更不以殿爲高屋矣豈以殿之重復者乃爲天子禮耶不然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

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集證〕按隋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元圻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有又云黃道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內外一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芒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圜廢則內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晨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五禮之別三十六後世時行禮附周官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案〕〔大宗伯註〕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禮樂志一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元圻案〕〔唐六典四〕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曰賓禮其儀有六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有五十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唐書禮樂志一〕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爲大磬諸書言招九招九韶

九磬之舞。注云。當爲大磬。〔案〕〔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爲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大韶故破從大韶也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韶者。九名。子識其三焉。所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文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衍書曰〕夏后開舞九韶史記。五帝本紀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爲舞〔閻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注招英列皆樂名也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原注〕秦唯韶舞二樂存　〔閻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召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　〔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据漢志○〔元圻案〕〔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陸氏釋文九韶舜樂名　〔淮南子原道訓〕耳聽九韶六瑩高誘注九韶舜樂　〔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樂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　〔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律呂上生下生諸說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案漢書律歷志〕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族參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注張晏曰黃鍾長九寸已二乘九得十八已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當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大司樂註〕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宮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疏曰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辟之者尊之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隋書律歷志上〕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爲乖鄭元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元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眞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迺執象數以配眞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陳用之禮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爲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

大卜三兆繇頌諸辭

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篇〕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淮南。〔天文訓〕黃鐘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大蔟大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京房〔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問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晉志云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 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晉書律歷志〕上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利用罔見通途 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隋書律歷志〕梁武帝鐘律緯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酉自無差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夢溪筆談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八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玉海三十六〕張行成撰翼元十二篇〔四庫全書總目禮類〕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師友談記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注除館閣校勘用為太常博士宋史則作官至祕書省正字祥道王安石客故多排斥舊說晁公武陳振孫皆稱其精博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莊公二十二年左傳〕成季卜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閔公二年〕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莊公二十八年〕衛侯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襄公十七年〕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閻按漏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〇〔元圻案〕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頌者卦繇之辭〔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云云〔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臣謀召立代王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云云〔沈存中夢溪筆談七〕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卜師四兆事證方功義弓四兆義鄭諤周禮解義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事見昭十七年左傳〕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事見昭十二年左傳〕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元圻案〕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方功義弓之名未聞〔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鍔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蒯筮得黃裳元吉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義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駮駮緣壁之語非為覆射之事乎〔又載薛士龍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與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廢興成敗之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宋史藝文志〕鄭鍔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四庫全書不著於錄

春官六龜之屬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 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元圻案〕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註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又曰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前左足〔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六夢亦見列子噩夢亦作蘁夢

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蘁。東坡曰。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元圻案〕〔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東坡夢齋銘序〕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言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無夢也歟〔真西山劉誠伯字說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容齋隨筆十五〕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大祝共祭

肅拜猶今時揖

眡祲十煇名義

三夢十運九變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之語（見後漢書明帝紀）蓋取孝經緯（〔元圻案〕〔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甚矣疏曰鄭不從綏與羞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爲綏祭蓋據少牢爲說故王氏援孝經緯漢書以正之）

鄭司農（大祝）注肅揖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注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疏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撎入門之灋推手曰揖引手曰撎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冑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註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爲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灋）項氏（安世家說五）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原注〕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閻按〕嘗共胡朏明讀此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抽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爲解頤〔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爲正確〔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者莫過首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〇〔元圻案〕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對趙普語是葉夢得石林燕語釋文瑩玉壺清話）

眡祲掌十煇（〔釋文〕煇音運）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

經運十煇同占

歲年分中數朔望準節氣中氣置閏法歲以建寅爲正年從時王之朔

四時致日月法二至二分日躔景長分至月弦望所在歷法歲差月行九道

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此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注以經運爲十煇先儒謂日之煇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爲煇（〔元圻案〕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註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鄭剛中解義曰〕案二鄭解十煇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註云〕運或爲煇當爲煇是眡祲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案賈公彥曰〕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或謂周以建子爲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

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爲一歲〇〔元圻案〕〔春官太史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氣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爲歲朔氣帀則爲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帀此即是中數曰歲　周以建子爲正以下皆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案鄭注小宰正歲云〕謂夏之正月則剛中亦本之康成也　〔侯官林樾亭喬蔭三禮陳數求義云〕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蓋歲即夏正年即周正二者並用以序事事有當從正朔者則用周正以尊時王之典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協天運之宜三統可以建子建丑而言歲必以建寅爲正時王之朔則不謂之正而謂之年矣歲以太歲所在得名由今歲寅月之中氣數至來歲寅月中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十二中氣一周是謂中數年以正朔得名由今年正月之朔數至來年正月之朔凡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月朔一周是謂朔數年歲之分以數術言之爲中朔之數以典則言之爲夏周之正注特據其一耳　林樾亭先生余甲午鄉試座師香海先生之兄也兄弟同登福建乙酉科鄉試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

星土辨九州封域十二次分野分星州郡有改易地紀天綱五帝墟分五岳野分唐一行分野論

斗。壁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壁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曆法歲差也。〔元圻案〕〔訂義引陸農師禮記解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極近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極遠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旋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全云〕李淳風作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鄗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集證〕六經天文編引之爲陳傅良之言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原注〕尾箕艮維燕可以言東北之說康成尙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閻按〕保章氏星土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星土星所主土也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衞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唐天文志〕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值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鎭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書錄解題歷象類〕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歲星超辰年數太歲爲陰行地

十有二歲。〔春官保章氏〕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潏水二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元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見唐書歷律志五星議三山陳氏〔全云〕卽陳用之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元圻案〕〔馮相氏疏曰〕云歲爲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帀則總有千七百二十八年十二跳辰帀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帀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師春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云〕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

外史達書名文字形聲之別六書分文字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原注〕卽賈疏文王文公二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爲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全云〕此引荊公之說夾漈謂獨體爲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何云〕叔重既曰說文又曰解字文字二義鄭最分曉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尙義。諧聲尙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全云〕此引漁仲象類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集證〕說文敘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

鄭注引內外傳字異

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意林引王嬰古今通論云〕蒼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鎛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掫昭公二十年環人注引御下捔馬今作兩宣公十二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閩芉蠻矣今作蠻芉〔集證〕〔左傳昭二十年〕賓將掫主人辭春官鎛師注夏官掌固注皆引作賓將趨〔按〕掫趨古字通襄二十五年陪臣干掫〔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作御下捔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捔皆力掌反周禮釋文捔音兩又音亮是兩捔字通也〔鄭語〕蠻芉蠻矣職方氏注引作閩芉蠻矣〔按〕周禮釋文閩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

司爟變國火救疾四時舉火於木爟火權火

司爟〔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引鄹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案〕司爟疏先鄭引鄹子書論語註引周書不同者鄹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原注〕改水唯見於此〔全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〇〔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林艾軒資中行〕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燈晉分隋張猶青熒用此事也〔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高祖起爲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云〔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鑽燧易火抒井易水〔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曰〕雍時舉爟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權火音爟火周禮有司爟〔許氏說文〕舉火曰爟〔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火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絜皐如淳曰權舉也

出火納火山林金錫厲禁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爲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通有篇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閻按〕丹謂丹揚章謂鄣郡〔全云〕丹章謂丹揚豫章閻氏謂鄣郡非也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而金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篇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澤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絶域殆不可得而知矣

挈壺晝夜漏刻數　司寤夜時早晚　昏明日出入異限　星見日出入異時　王昭禹周禮詳解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箭晝夜共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全云〕字光遠荊公弟子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戊爲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文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月令〕正義文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元圻案〕〔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初學記漏刻門衛宏漢舊儀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又梁漏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秋官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審其說獨蜀本作戊字竊謂戊字爲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訛而曲爲之說爾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戊夜也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等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記王與之作周禮訂義編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爲徽欽時人〔玉海十一書目〕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幷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爲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伯照蓋即王普之字

職方氏亦作識方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內篇尚書家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後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十仞廣十里周禮識方氏華爲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跋尾云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譌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周禮職方解註〕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六〕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耳〔史通內篇二〕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與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兗浸盧維非雷雍

兗州其浸盧維。〔閻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案〕逸周書石經亦作盧 注云當作雷雍字誤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 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水部濰字 濰水出琅琊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廢盧縣盧水所出也濰水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元圻案〕康成以禹貢無盧維故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以證盧維爲字之誤　〔水經〕濰水出琅琊箕縣濰山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淳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　〔黃氏度五官說曰〕水經注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治朝燕朝外朝分掌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案〕〔天官大宰〕王眂治朝則贊聽治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註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 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夏官大僕〕王眂燕朝則正位註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秋官朝士〕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寢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三曰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原註〕內朝二外朝一〔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註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閻按〕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元圻案〕唐六典七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注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注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注蓋古之內朝也　〔晁氏讀書志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撰李林甫張說等注以三公三師三省九司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敘以品秩擬周禮六官云蓋唐極治之書也

王服章不同公冕旒取法天數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袞。春官司服註 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矣。〔元圻案〕〔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秦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蒼之議初服冕旒衣裳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粉米爲二物宗彝爲宗廟彝樽蓋從安國書傳

司刑宮罪除復

五刑之灋。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呂刑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閻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宇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刖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晁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愚按漢刑法志文帝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詔又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宮刑而議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宮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蠶室後漢安帝永初中陳寵子忠疏請除蠶室刑則崔浩之言爲可據也

戎右贊牛耳

孫君孚〔閻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籍謫 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荊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辯。〔又云〕詩誰謂鼠無牙荊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今按荊公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荊公聞而知之。〔閻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注　〔方樸山云〕知之當作改之　〔繼序按〕以埤雅證之則引牛與荊公辯者乃陸農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仲達禮記正義如何肯改今王氏訂義陳氏集說尚載荊公原文厚齋但就一處覽之故以爲無其說耳○〔元圻案〕陸農師埤雅三戎右曰贊牛耳桃茢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爲戒〔焦氏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爲面牛鼓簧爲聾故也世之學者以爲坤牛取順蓋知其一而已　〔鄭鍔曰〕牛性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三〕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先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劃至耳果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　〔書錄題解小說類〕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孫升君孚所談升元祐中中書舍人坐黨謫汀州　〔蔡條鐵圍山叢談〕王元澤奉詔爲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詩書蓋多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

萍氏幾酒證經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漢武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 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元圻案〕秋官萍氏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婚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東萊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酺酒蓋恐耗靡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卻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典命朝儀同大戴

大戴記十二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傳以爲朝事義〔元圻案〕朝事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篇之文〔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註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

狐貉不踰汶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元圻案〕〔列子湯問篇釋文曰〕周禮貉踰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嶓同武巾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史記夏本紀〕汶嶓既蓺集解鄭元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又曰〕汶山導江〔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卽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　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興化任先生大椿得之於淮陰淮瀆廟中別爲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於書後

有虞上陶遺器

有虞氏上陶考工記文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閼父爲之〔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爲帝時所尙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彥已先駁之○〔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　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鄭註〕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疏燕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軌度

周人上輿考工記文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度

車輻言揱同箾

輪人注揱讀爲紛容揱參之揱疏云今檢未得愚謂卽上林賦紛溶箾蔘〔集證日知錄上林賦〕字作箾音簫宋玉九辨箾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張衡西京賦櫹橚槮卽此異文

冶氏鋋十之注讀

冶氏注鋋讀如麥秀鋋之鋋表記注移讀如禾氾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載歟〔原注〕移昌氏反

桌氏爲量尺度

滷水二云桌氏爲量鄭元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邑命正人出師復邑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元圻案〕〔考工記〕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注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

嘉量銘祭侯辭文妙梓人文奇古

嘉量之銘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侯之辭詳見下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笱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達生篇謂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圻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繫辭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祭侯辭互見不同

大戴記十二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何本載閻云〕大戴記作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萇宏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案〕此注引漢書郊祀志文侯者射埰也因祭寓意以爲諸侯之戒〔元圻案〕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飲强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爾蓋據大戴記

司儀君所問諸辭

司儀秋官之屬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問君曰已下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奉使篇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閻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

周禮有故書今文屬民讀瀍

冥氏注鄭讀

南郊圜邱異同禘爲五年大祭配食明堂

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〇〔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願奉使乃遣之文侯召而見之曰擊無恙乎云云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以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趙倉唐事亦見韓詩外傳惠氏周禮古義王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瀍八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瀍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朱子以下自爲一條〇〔元圻案〕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註嬪故書作賓疏云言故書者鄭註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註故云故書作賓　〔釋文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漢書儒林傳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非也〔元圻案〕〔漢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疏廣授琅邪莞路貢禹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莞冥之學〔師古曰〕冥音莫零反　〔惠氏周禮古義〕秋官冥氏注王伯厚云云案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爲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譏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三曰讖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北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高宗七年改元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元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以上皆見唐書樂志三〇〔元圻案〕〔禮記郊特牲正義〕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秖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謂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以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以德稱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項而宗堯鄭註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正義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註〕祭感生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圜丘祭昊天最爲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顚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又云〕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太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　〔陳氏及周禮辨疑曰〕鄭氏惑六經緯書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發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　〔三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隋書經籍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魯之削爲書刀築氏爲削形製

雍州西無九畿地冀州北可畫服地師氏司隸衛王宮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削　〔全云〕筆削之削非此削何說非〇〔元圻案〕初學記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　〔余友王煦曰古人以筆點漆而書誤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即削也〔左傳〕宋向戌以賞示子罕賞書也子罕削而投之是其證〔又考工記〕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形製略如偃月必不宜於刻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可以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元圻案〕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

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頡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遣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率衆擊斬之

遂師及窆抱磨

遂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燕新序雜事第三作歷室蓋古字通用。［元圻案］［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綍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棟爲歷當作秝說文秝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史記樂毅傳］索隱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　［戰國策］燕九韋昭注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太史抱式占天時

太史大師抱天時注二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棊［集證］［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　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水部注文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吳越春秋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　［隋志五行類］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　［唐志五行類］雷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爲孤對孤爲虛［又趙彥傳］彥爲宗資陳孤虛之法以討賊○［元圻案］［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注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並禁私家畜三曰六壬式士庶通用之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也今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　［同年王觳睦宗炎曰］左傳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孟子公孫丑下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皆出師抱天時之證得時失時以式所加之辰言杜左傳注不時謂觸歲月者術家所謂衝太歲犯月破也趙岐注孟子以天時爲時日干支五行孤虛王相之屬則宜言泱辰不言環攻矣

冕服各章形製　弁服元冠諸形製

鄭剛忠名詩［全云］忠當作中解義如冕服九章。［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春官司服引鄭詩曰王之吉服九自大裘至元冕服六自韋弁至冠弁服三總而言之皆曰吉服大裘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裘者惟天體爲甚大故以名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圓後方後仰前俛袞冕袞之爲言卷也畫升降二龍袞服自龍始其章九不用十二章享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尸服袞故服袞以享之鷩冕無山龍自華蟲以下以爲章則曰華蟲以名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色之著冕卽實以名之也毳冕虎蜼二物不可以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毳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爲罕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絺字粉米兩物共爲一章言粉其米以爲章其在裳則當繡及爲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繡也元冕元者至幽之色衣既無文裳乃有黻取其兩己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韋弁服者爵弁也康成引左氏韎韋之跗注爲說韎者赤色以赤色之韋爲弁亦服赤色之衣裳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爲弁言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爲物能求其類以是爲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冠弁服不言韋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爲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蓋別也冠弁服者康成以爲委貌卽元冠也以形言曰委貌以色言曰元冠

鄉遂都鄙授田法

授田二等。［小司徒職引鄭鍔曰］說者謂授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爲三等者蓋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余以爲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言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卽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爲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强內故也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言爲六鄉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事故邦國之田於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

旗物互建之義

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春官司常引鄭鍔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太常與旂至於旜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載之矣軍旅又載之旟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旐則都鄙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爲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各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俯觀其徽雖百戰而不亂奚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更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爲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爲孤卿有事則命爲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爲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爲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旜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旜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爲之爲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爲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閑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閑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爲州四百里爲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旐也所迭載者亦旐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閑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大司馬總論引鄭鍔曰］成周法制如織之有經司常之大閱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爲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爲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

閑田餘夫羨卒義

侯國三年貢士數與賢能教國子

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州里爲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役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爲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縣鄙稱之遂爲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爲鄉也則縣鄙非鄉之官又明矣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引鄭鍔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牴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學此類多矣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秋官大行人引鄭鍔曰〕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爲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嬪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爲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太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爲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爲來朝始有貢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爲一茲所以紛紛也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考工記旊人引鄭鍔曰〕考諸家說豆區鍾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爲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十升字當爲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穀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爲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匊二升二匊爲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爲穀則穀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爲豆區鍾釜之法先王之爲鍾釜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爲醢說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引鄭鍔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加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周人明堂之制故併述二代宮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皆辯明使有條理。〔經義考〕一百二十三鄭鍔周禮解義二十卷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鍔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今四庫書不著錄　鄭剛中周禮說王與之訂義所採獨多與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初趙汝騰進其書於朝補一官終泗州通判卒年九十七

古者國有閑田。田有餘夫。夫有閑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閻按〕楚子重爲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爲晉陽猶曰寬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秦而自實田。〔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至隋而閱丁口。〔隋書食貨志〕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至唐而括逃戶隱田。〔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田〔通鑑元宗紀〕二月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唐書宇文融傳〕時戶版刓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幷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途有二。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元圻案〕〔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注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歲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征漆林爲禁奢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元圻案〕〔鄭剛中解義曰〕漆之爲物特爲器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　舜造漆器事見韓非子說苑　〔王明清揮麈錄〕太學生劉希範上書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遂良爲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事之若漆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

困學紀聞注卷四

儀禮字數
五禮亡軍禮吉凶賓嘉篇數
儀禮亦稱曲禮
臣瓚以儀禮爲經禮事禮今禮
逸禮諸篇有存者
吳草廬儀禮逸經
儀禮置鄭氏博士
中霤禮逸文
經禮曲禮皆有書
三千三百之數
獻王所得有禮禮記

# 困學紀聞注卷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儀禮〔元圻案〕〔閻氏曰〕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

三禮義宗〔全云〕崔〔靈恩作〕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皆亡。禮器注曲禮謂今禮也。卽指儀禮。而儀禮疏云亦名曲禮。〔原注〕晉荀崧亦云 朱文公從漢書。藝文志 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逸禮中霤在月令注疏。奔喪投壺釋文引鄭氏云。實曲禮之正篇。又遷廟釁廟見大戴記。可補經禮之闕。〔全云〕草廬所輯儀禮逸經十八篇蓋本於此〇〔元圻案〕〔經義考引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〇〔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〇〔儀禮疏〕儀禮一部之大名亦名曲禮者見行事有屈曲故有二名也〇〔宋書禮志〕太興初議置周官禮記鄭氏博士太常荀崧上書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元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〇〔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註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廟之儀又孟夏其祀竈祭先肺註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孟秋其祀門祭先肝〔註〕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祀竈之禮又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註〕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云〕皆中霤禮文又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以下亦當是中霤禮文疏不註者以本祀中霤不言可知也〇〔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禮經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元等皆曰經禮卽周禮曲禮卽今儀禮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而非專爲禮設也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釁廟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倘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旂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〇〔梁書儒林崔靈恩傳〕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書錄解題作三十卷蓋是書宋末猶存也〇〔晉書荀崧傳〕字景猷潁川臨潁人太尉彧之元孫也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〇〔元吳氏澄纂儀禮逸經八篇〕一投壺禮二奔喪禮三公冠禮四諸侯遷廟禮五諸侯釁廟禮六中霤禮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自識云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又纂儀禮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聘義公食大夫義朝事義〔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周官不稱禮明是設官分職之書安得謂之經禮師古注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據此則儀禮之爲經禮明矣

文公謂儀禮無用
文公善讀儀禮
十七篇有儀有禮
孔壁多三十九篇
逸禮諸篇名
古文禮亡於隋前
禮古經五十六篇
古經出魯淹中
儀禮之名緣起
壞老屋得逸禮
鄭注引逸禮
天子巡守禮
朝貢禮
王居明堂禮
烝嘗禮
天子拜日東門

韓文公讀儀禮。謂考于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猶以爲無所用。毋怪乎冠禮之行。不非鄭尹而怪孫子也。〔全云〕無所用者以其委曲細瑣諸節目耳非謂冠昏喪祭大綱也〇〔元圻案〕〔韓文公讀儀禮曰〕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之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觀此則於今無所用之言蓋文公之微辭耳〔鄭漁仲曰〕安得善讀儀禮如韓文公者與之論儀禮哉 〔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全云〕張忠甫淳永嘉諸儒之一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此張忠甫儀禮識誤序文 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無傳焉。〔原注〕注謂古文作某者卽十七篇古文也論衡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恐非〇〔案〕〔經典釋文敘錄曰〕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 天子巡狩禮。〔王氏漢藝文志攷證二〕自注云內宰注 朝貢禮。聘禮注 王居明堂禮。月令禮器註 烝嘗禮。射人注 朝事儀。覲禮注 見于三禮註。學禮見于賈誼書。新書保傅篇 古大明堂之禮。見于蔡邕論。中郎集明堂月令論 雖寂寥片言。斷圭碎璧。猶可寶也。〔閻按〕孔壁古文禮三十九篇讀隋牛宏傳始知書亡於隋以前故隋經籍志無其目 朝事儀見大戴禮記卷十二非逸經也 〔賈誼引學禮本禮記保傅篇〕古大明堂之禮蔡邕明言禮記皆非逸經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禮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 〔阮孝緒七錄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後漢書鄭元傳〕凡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儀禮之名始見於此 〔漢書劉歆傳〕移讓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末孔安國獻之 〔朱子語類〕魯共王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聞焉 〔周禮〕天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元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䄊與〔儀禮聘禮釋幣制註〕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月令〕孟春迎春於東郊註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仲春祀高禖註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命國難註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仲夏毋休于都註毋宿于國仲秋天子乃難註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仲秋穿竇窖註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水始涸註季秋

帝入五學各事
古大明堂之禮
明堂禮三
出闈視事
中霤禮軍禮
禘於太廟禮
聘禮釋幣制
張忠甫儀禮

儀禮五傳弟子

未冠笄著卷幘
滕薛名蔮爲頍

兄弟畢袗玄

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仲冬農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註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季冬命樂師大吹而罷註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註仲秋乃命國醵以上鄭注所引皆王居明堂禮文〔周禮〕夏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註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儀禮〕覲禮天子拜日于東門之外註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鎭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賈誼新書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所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註三禮曾引之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篇僅及其三云云今將前註未及者附載于此春官司巫註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秋官士師註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亦見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註儀禮少牢饋食禮註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禮記奔喪篇註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又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又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四庫全書總目二十〕儀禮識誤三卷宋張淳撰淳字忠甫永嘉人是書久無傳本故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綴錄成編惟缺鄉射大射二篇〔隋書牛宏傳〕修立明堂議曰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故莫得而正

六藝論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全云〕康成所註是戴聖〇〔元圻案〕〔禮記篇首正義曰〕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釋文敘錄曰〕蕭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同郡后蒼蒼授聞人通漢及梁戴德戴聖沛慶普自注云孟卿字孟喜父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守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士冠禮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滕薛名蔮爲頍。〔原注〕蔮古內反〔續漢輿服志〕蔮簪珥〔集韻〕有簂幗無蔮字〔疏云〕卷幘之類〇〔案〕玉篇亦有簂幗無蔮字隸釋武榮碑云闕幘。〔元圻案〕〔武榮碑〕君諱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釋云〕闕幘者未冠幘之稱〔後漢輿服志下〕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秦後稍稍作顏題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巾爲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

兄弟畢袗玄。士冠禮注。袗同也。古文袗爲均。疏云當讀如左傳。僖五年均服振振。〔案〕今汲古閣註疏本脫當讀如左傳句近刻倣宋本亦無此九字按後漢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阮芸臺儀禮校勘記曰〕說文無袀字均之爲袀猶玄之爲袨皆俗字也蓋袀字誤爲袗。釋文之忍反亦誤。〔集證〕〔惠氏九經古義〕袗元卽漢之袀元〔司馬彪輿服志云〕郊祀之服皆以袀元〔淮南子云〕尸祝袀袨高誘曰袀純服袨黑齋衣也篆書袗與袀相似古文作均故左傳云均服振振祭服上下皆元故謂之袀元戎事上

士冠醮用酒
士喪商祝夏祝
儀禮不言周
燕禮言諸公

五十以字加伯仲
古人重字
初冠稱伯某甫
先伯仲後稱字以序
先氏後伯仲以尊稱

令月令辰文互見
三加醴醮各辭

日入三商爲昏
昏期取陰之來

下同服故謂之均服〇〔元圻案〕均服振振漢書五行志引作袀服

士冠禮有醮用酒。注。以爲用舊俗。士喪禮云。商祝。夏祝。則禮之兼夏殷者。〔元圻案〕〔士冠禮疏曰〕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矣故鄭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舊也云聖人者卽周公制此儀禮用舊俗則夏殷之禮是也〔儀禮篇首疏曰〕儀禮不言周者欲兼有異代之法故此篇有醮用酒燕禮云諸公士喪禮云商祝夏祝是兼夏殷故不言周

二十爲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儀禮賈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禮記檀弓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閻按〕石林葉夢得號謂五十爲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爲重。〔元圻案〕〔士冠禮〕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疏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朱子語錄曰〕古者初冠而字便曰伯某父仲某父五十稱伯仲除下兩字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看儀禮賈疏卻云既冠之時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到五十始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取禮記看孔疏中正如前說疑孔疏是〔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石林葉氏曰〕或言士冠禮既冠而字曰伯某甫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誤此不然始冠而字者伯仲皆在上此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牛仲弓叔肸季友之類是也至於五十爲大夫尊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召伯南仲榮叔南季之類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某甫而言伯仲耳孔子諸弟子相字未有以伯仲在下者蓋皆不爲大夫也然孔子雖爲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誄之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甫猶通稱或者亦以爲重歟〇案葉氏夢得有禮記解今佚此說見於宋衞湜禮記集說中

冠辭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見其文。〔案〕此引賈疏之文論語迅雷風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錯成文。〔元圻案〕〔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淸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旣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旣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宋陳善捫蝨新語楚辭〕以吉日對辰良以蕙殽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

士昏禮目錄。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案惠氏古義曰〕三光靈曜當作考靈耀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按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

鄉飲酒三尚　卿大夫本作鄉

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以上皆賈疏文〕詩〔齊風東方未明〕正義云尚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全云〕夏竦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原注〕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閻按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淵隅是謂高舂高舂乃戌時似誤認〇〔元圻案〕〔士昏禮第一疏曰〕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於五禮屬嘉禮〔蘇子美答韓持國書曰〕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窗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景德三年舉賢良方正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莊著文莊集三十六卷

鄉飲酒疏曰鄉大夫飲酒〔案〕今注疏本鄉作卿尚德也黨正飲酒尚齒也公是劉氏〔全云〕劉敞原父曰謀賓介於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元圻案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疏〕鄭引孟子天下有達尊三者證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尊長尚齒也　〔公是先生弟子記曰〕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僎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　〔鄉飲酒禮第四疏曰〕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阮氏校勘記曰〕卿大夫通解要義楊氏俱作鄉者非　〔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鄭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陸氏釋文〕鄉去京反王氏此條可以正今本作鄉大夫飲酒之誤　〔歐陽公劉集賢墓誌曰〕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舉慶曆六年進士官終集賢院學士　〔葉石林曰〕原父以博學通經自許弟貢父次其集私謚曰公是先生

鄉射設豐形制　豐侯亡酒圖爵形

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湎負罌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元圻案〕〔鄉射禮注〕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曰燕禮君尊有豐注曰似豆卑而大彼承尊故言大此承爵不言大或小耳　〔聶氏三禮圖說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載杅以爲戒張鎰引鄉射設豐注云豐制蓋象豆而卑鄭注燕禮義同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　〔書錄解題〕三禮圖二十卷國子司業太常博士河南聶崇義撰自周顯德中受詔至建隆二年奏之蓋用舊圖六本參定故題集註　〔後漢書崔駰傳〕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文苑傳〕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　此條所引崔李箴銘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

燕禮洗當東霤　四阿東榮　重屋夏屋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原注〕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〇〔元圻案〕〔燕禮〕設洗篚于阼東南當東霤〔疏曰〕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對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也　〔宋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榮耳　〔考工記〕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周〔司馬相如上林賦〕高廊四注重坐曲閣

漢不諱喪服　父在爲母　叔嫂制服　凶禮移二爲五

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師古註云爾〕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而凶禮居五禮之末五服如父在爲母叔嫂之類率意輕改皆不逹禮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後唐始〔原注〕見五代史馬縞傳　〔閻按〕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曰閻渠有嚴親在奈何喋喋與人言喪禮預凶事非禮也余對以此條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案昔者孔子沒他日子張尚存見孟子子張死而是時曾子方有母喪則孔子在時曾子母在堂可知也既在堂胡忍以喪禮相往復若曾子問者乎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長孫無忌奏今律疏有舅報甥服則五服制度附于令不自後唐始五代史記誤〇〔元圻案〕〔漢書夏侯勝傳〕勝字長公東平人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善說禮服　〔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柳子厚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云〕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卹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　〔唐書禮樂志〕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從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　〔五代史雜傳〕馬縞不知其世家唐莊宗時權判太常卿縞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服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通典禮四十九〕周制父在爲母周屈也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爲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垂拱初始編入格又禮五十二周制嫂叔不相爲服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謂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嫂叔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哉謹案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　元行沖父在爲母及舅姨嫂服議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又云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蓋議而不從也

六朝人多精禮

宋何承天傳云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爲三百卷又王儉別抄條目爲三十卷〔閻按〕〔南史王儉傳〕作十三〇何本三箋本亦作十三梁孔子袪續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

特牲不言牢　太牢少牢中牢　士特士饋食

歐公不讀儀禮　爲人後降服不降　高抑崇不考儀禮

禮亦撮禮論爲之。朱文公謂六朝人多精於禮。當時專門名家有此學。朝廷有禮事。用此等人議之。唐時猶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禮序曰。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精華蓋鮮。杜之松借王無功家禮問喪禮新義。無功條答之。又借王儉禮論。則謂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今諸儒所著皆不傳。蓋禮學之廢久矣。〔元圻案〕〔何承天注〕見四卷十七頁　〔南史王儉傳〕儉字仲寶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齊武帝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三十八諡文憲　〔梁書儒林傳〕孔子祛會稽山陰人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南史儒林傳文同　〔隋書文學傳〕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晉王廣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令徽作序云云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　〔唐文粹八十一〕杜之松答王績書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皎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又王績答書曰杜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乃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謹因還使略申如左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我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　〔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績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求爲六合丞解去著書自號東臯子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日知錄四〕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室於鐘山西巖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昭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慰悼之辭宜終服月自注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已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

禮特牲不言牢。楚語天子舉以太牢。注牛羊豕也。卿舉以少牢。注羊豕。漢昭紀祠以中牢。注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原注〕〔唐牛羊日歷〕牛僧孺楊虞卿有太牢筆少牢口之語然太牢非止於牛少牢非止於羊也　〔何云〕〔大戴禮天圓篇〕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此則牛羊日歷所由名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牛羊日歷一卷唐劉軻撰牛指僧孺羊謂虞卿漢公也是不遜甚矣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楊虞卿傳〕虞卿字師臯宏農人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引爲給事中虞卿佞柔善諧麗權倖倚爲奸利以口語軒輕事機故時號黨魁　漢公虞卿之弟

歐陽公自云平生何嘗讀儀禮。而濮議爲言者所詆。高抑崇〔全云〕高憲敏公閌龜山弟子於鄉飲考儀禮不詳。而朱文公譏之。禮學不可不講也。〔閻按〕〔蘇氏談訓曰〕歐陽公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談濮議云修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几案有之因取讀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杖期云云與修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然則濮議正從儀禮得來昔未讀今知之耳王氏語誤但儀禮在不杖期條內歐公云杖亦誤○〔元圻案〕〔續通鑑〕英宗治平二年詔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司馬光議以爲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王珪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以爲王珪議是劾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朱子文集八十四〕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云一昨朝廷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疏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云云蓋謂此也

布八十縷爲一升

布八十縷爲一升。鄭謂升當作登。登成也。〔喪服篇〕冠六升注文　〔疏曰〕云八十縷爲升者此無正文經師相傳言之是以今亦云八十縷謂之宗宗卽古之升也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今織具曰筬。以成之多少爲布之精麤。大率四十齒爲一成。而兩縷共一齒。正合康成之說。〔原注〕衰三升其麤者緇布冠三十升其細者○〔元圻案〕〔爾雅釋詁下〕登成也　〔邵氏正義曰〕陞登也陞當作升

聘禮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今按此晏子之言。見韓詩外傳。衞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子不後寡君一等。〔閻按〕〔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焉晏子對曰夫一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至衛孫文子聘魯乃又一義王氏引亦非　〔集證曰〕〔左傳襄七年〕孫文子聘魯公登亦登〔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亦欲君行一臣行二言君先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是禮登階臣當後君一等按左傳正義已引君行一臣行二以證孫文子事○〔元圻案〕〔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聘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之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晏子退見仲尼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　〔朱子語類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皮樹亦爲繁豎

皮樹注云獸名。張鎰三禮圖云。皮樹人面獸形。〔原注〕它書未見○〔元圻案〕〔儀禮十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皮樹獸名今文皮樹爲繁豎　〔經義考通禮二〕張氏鎰三禮圖唐志九卷佚　〔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射儀合於賓筵行葦　少牢饋食合楚茨　射禮有三

詩禮相爲表裏。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元圻案〕小雅賓之初筵篇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傳有燕射之禮　〔箋〕將祭而射謂之大射　〔正義曰〕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己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

燕賓客即與射於寢〔大雅行葦篇〕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正義曰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爲大射禮射燕射皆無擇士之義故知此射必大射也小雅楚茨篇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侑勸也〔朱子集傳〕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　〔呂氏讀詩記〕二十二引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告飽主人不言拜侑〔案〕鄭註實猶飽也

燕禮主賓致辭文

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春秋辭命之美有自來矣

覲禮宮壇方明

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陳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此與蘇綽之六官蘇威之五教何以異〔原注〕傳曰不協而盟無故而盟百官不幾於戲乎○〔元圻案〕〔陳書宣帝紀〕十年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衞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宮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　王宮伯南史作王官伯〔王汾原曰〕左傳單子爲王官伯　〔通鑑梁紀〕敬帝紹泰元年初魏太師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更定六官又〔陳紀〕文帝天嘉二年周王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北史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周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子威字無畏隋尚書右僕射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士相見義補篇語

士相見義〔何云〕劉原父補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閻案〕〔士相見義〕劉敞補亡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取之○〔元圻案〕〔公是集〕載公食大夫義士相見義二篇

鄉先生爲父師少師大夫士致仕教塾上老庶老右師左師

鄉先生謂父師少師教于閭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書大傳謂之父師少師白虎通謂之右師左師〔元圻案〕〔士冠禮〕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註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疏此即鄉飲酒與鄉飲禮先生及書傳父師皆一也先生亦有士之少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士其實皆當有士也　〔書大傳略說〕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鄭注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　〔後漢書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注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白虎通辟雍篇〕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

庠序堂室異制豫則鉤楹內周立四代學州學之豫同榭

庠爲鄉學州學有堂有室無室有室則四分其堂去一以爲室故淺無室則全得其四分以爲堂故深〔元圻案〕〔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註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凡屋無室曰榭疏曰云序無室可以深也者據立州序而言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者則此篇曰堂則由楹外是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室堂相將有室必有堂言此者見庠則室堂俱有對榭則有堂無室也　〔玉海一百六十一〕宮室門古者爲室自半已前虛之爲堂半已後實之爲室

禮記字數大經中禮記文爲少

禮記〔閻案〕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實諸書末由蓄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一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傳耳爲之快絕附識於此○〔元圻案〕〔鄭畊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唐李元瓘請令貢舉人習周禮等經疏曰〕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詣讀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　〔殷侑〕〔請試三傳奏曰〕左傳卷軸文字比禮記多較一倍公羊穀梁比周易尚書多較五倍是以國朝舊制明經若大經中經能習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爲傳者猶十不一二今明經一例冬集人之常情趨少就易三傳無復學者禮記字少於左傳唐人已明言之

魏鄭公類禮

魏徵傳曰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藝文志云次禮記二十卷舊史魏徵傳謂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諫錄〔何云〕諫錄王方慶所集載詔曰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幷更注解文義粲然〔案〕元翟思忠魏鄭公諫續錄亦載此詔其詞同會要云爲五十篇合二十卷〔原注〕傳以卷爲篇　〔何云〕諫錄作二帙二十卷元行沖傳開元中魏光乘〔原注〕〔集賢注記〕魏哲請用類禮列于經命行沖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采獲刊綴爲五十篇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方樸山云〕請列於禮則戴記廢矣此議原非燕公駁之有見但類禮不傳亦可惜耳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沖著釋疑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

曲禮雜採諸書若夫坐如尸衍脫

恆言不稱老證史

箴石閣起馬伷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案］下文云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註理睽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魏氏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礱。［原註］［集賢注記］張說曰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徵因炎舊書整比爲注○［案］魏氏采衆說之精簡二句非釋疑原文乃從新唐書元行沖傳刪節之語朱文公惜徵書之不復見云［方樸山］此儀禮經傳之所以作也此張說文人不通經之過也。［何云］不妨兩行若以新廢舊惡乎可哉燕公未爲非行沖謂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案］釋疑原文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此從新唐書本傳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觀文公之書則行沖之論信矣［原注］［隋志］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　［閻按］詩除韓毛外又有葉詩二十卷宋葉遵注郎行沖所云葉遵也○［元圻案］［唐會要二十六］貞觀十四年五月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幷藏本于祕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刪其所說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　［張說駁行用魏徵類禮表云］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已向千年著爲經解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賜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　［釋文敘錄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八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又禮記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祕書監徵不就葉遵注二十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一唐志作葉遵　［唐書儒學傳下］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封常山縣公又藝文志禮類司馬伷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又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並王懋約注　［書錄解題典故類］魏鄭公諫錄五卷唐尚書吏部郎中瑯琊王綝撰又字方慶以字行所錄魏公進諫奏對之語又名魏文貞公故事又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初唐德宗時蘇冕撰四十卷武宗朝崔鉉續四十卷至是溥又採宣宗以降故事共成百卷又職官類集賢注記三卷唐集賢院學士京兆韋述撰敘置院始末學士名氏及院中故事　［一朱子偶讀漫記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今此書不復見甚可惜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見賈誼新書禮篇劉原父謂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何云］鄭注以若夫爲讀然則曲禮之所採摭非一書也［閻按］［大戴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之上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語精○［元圻案］［鄭注］若夫言欲爲丈夫也春秋傳是謂我非夫　［劉原父七經小傳］案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今脫一簡失弗訊以下十五字　［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禮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爲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

賜果君前證史

儗人於倫證史

將入門易爲適舍

放飯流歠齒決

醜夷不爭證史

獻民虜田宅受珠玉爲禮衰

張拱葉拱

恆言不稱老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元圻案］［後漢書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注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恆言不稱老　［曲禮正義曰］老是尊稱稱老是己自尊大非孝子卑退之情子若自稱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說苑奉使篇晏子曰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漢桓榮詔賜奇果舉手捧之以拜［元圻案］［後漢書桓榮傳］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習歐陽尚書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

儗人必於其倫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子擊中山倉唐奉使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儗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儗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云［何云］魏之文若是子夏西河之化歟子夏若用於魏其文豈勵爾哉○［全元圻案］［鄭注曰］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以大夫比士當以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

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曲禮闕二句將入門問孰存二句禮記作將適舍求毋固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本於曲禮［元圻案］［漢書劉向傳］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孼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

在醜夷不爭唐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元圻案］［唐書孝友傳］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云云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

古者王司敬民豈有獻民虜田以井授豈有獻田宅無總干貨寶豈有受珠玉記禮者周之末造也［元圻案］［正義曰］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禮記解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卽采地授之君公傳之先祖亦非己可擅與人者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此說則得之

張拱出曲禮注［原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原注］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辟席葉拱而對注兩手薄其心○［元圻案］今本書大傳無葉拱語　［盧氏雅雨堂大傳補遺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見文選四十四［盧氏文弨考異曰］困學紀聞因大傳作子夏葉拱而進

君子欠伸義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經筵進講。謂君以自彊不息爲剛。臣以陳善閉邪爲敬。講經理。討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無厭斁之心。下無顧望之意。是故學以聚之。而德益進。問以辯之。而理益明。蓋因以規諷云。[閻按]王氏在經筵爲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值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前有車騎周末制

古以車戰。春秋時鄭晉有徒兵。而騎兵蓋始於戰國之初。曲禮前有車騎。六韜言騎戰。其書當出於周末。[案][正義曰]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 然左氏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傳齊魯相遇以鞍爲几。昭公二十五年 已有騎之漸。[閻按][程大昌雍錄云]古皆乘車今古公亶父曰走馬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狄之遽不暇駕車余嘗戲題其端曰當時有姜女同行豈天立厥配亦善騎馬耶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註王行於大寢之中則奏肆夏詩爲節趨於朝廷之上則奏采薺詩爲節行緩而趨疾故車之疾徐亦以二詩爲節也釋名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則亦可謂之走 [何云]焯謂來朝走馬或豳西戎之俗○[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載陸氏佃曰古稱皇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爲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胡氏銓曰]春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

射氏禮記音義隱　禮記隱義諸解

曲禮禮器內則疏引隱義。二云按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射[閻按]今本作謝 [隋志注]梁有射慈射貞禮記音各一卷亡 氏撰。[原注]又音義隱七卷○[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 [釋文序錄]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三傳禮記音一卷案齊三傳三字疑有誤萬氏集證引之作齊王傳 [經義考]引册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又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齊人以相紋訃爲褌磬鬣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側之爲移也符長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即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案]王氏謂禮疏所引隱義即經義考所擿數條也據王氏以以此即射氏之文竹坨以射氏書名音義隱而孔疏及釋文所引曰隱義故疑爲唐志禮記隱之說而脫去義字按隋志又有禮記音義隱七卷無名氏而王氏自注幷及之則王氏亦不能必其爲射氏之文也[禮器疏]無引隱義之文王氏偶誤

伯氏不出圖君

檀弓載申生辭於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澹庵胡氏謂狐突事晉。未嘗去。此云不出。記禮者誤。[案]此蓋胡氏詮禮記傳之說見於衛湜禮記集說 愚考晉語。申生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申生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蓋未考此。非記之誤也。[元圻案][玉海三十九]胡銓禮記傳十八卷

檀弓筆力勝左傳　檀弓爲六國時人

檀弓筆力。左氏不逮也。於申生杜蕢。[原注]傳作屠蒯 二事見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庸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也。[閻按]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游夏等非檀弓○[元圻案][檀弓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今山陽有檀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 [釋文]檀弓魯人

吾將安仗脫文

家語終記云。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檀弓無吾將安仗四字。或謂盧陵劉美中。名才邵字美中 家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蓋與家語同。[元圻案][欽定禮記義疏]謝枋得曰劉尚書美中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案家語及高麗本皆有此五字應從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亦云爾

舜葬蒼梧九疑山

九疑山在零陵。而二云舜葬蒼梧者。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望祀虞舜於九疑注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營道 文穎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師古曰文說是也

曾元曾申師偃子申詳言思

曾子之子元申。子張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見檀弓。[閻按]言思爲申祥之妻昆弟則子張與子游兒女姻家也○[元圻案][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又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鄭注申祥子張子又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鄭注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

附庸以名字爲大小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與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元圻案][繁露爵國篇]春秋曰荊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云云 [春秋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州不若國言荊不如言楚國不若氏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氏不若人言潞氏不如言楚人人不若名言楚人不若言介葛盧名不若字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字不若子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附錄]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

附庸取義於城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王莽曰]以下十一字閣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集證][大雅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王制正義曰]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

南北東西遙近

周尺兼十寸八寸

孟春蟄蟲始振

仲春始雨水

驚蟄雨水互易取義

穀雨清明互易

雨水春分

物候

命榜人脫文

自通以其國事附于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墉也○〔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上〕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氏家說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蓋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枝郡爲屬城也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王制南北兩近一遙東西兩遙一近是南北長東西短〔閻按〕〔皇氏云〕近者言不滿千里遠者言不啻千里熊氏則以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此云長短用熊氏說　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隋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三十八里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皆南北長東西短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是周官大司徒賈疏文閻氏所引皇氏熊氏說是王制正義文周官賈疏從熊說禮記孔疏陳祥道禮記講義方慤禮記解陳澔集說鄭鍔周禮解從皇說　〔應鏞禮記纂義曰〕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外之消長大略可見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二〕仁宗皇祐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范鎭上書曰按周禮鬴法方尺圜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旣以爲尺則十寸八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　〔王穀塍曰〕蔡元定律呂新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左傳〔桓公五年〕啓蟄而郊〔原注〕建寅之月正義云太初〔漢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原注〕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次驚蟄此漢太初後歷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按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見後漢書律曆志〕而時訓通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歷同然則二書皆作於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閻按〕〔三統歷〕以武王元年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三月者建寅之月與左氏啓蟄而郊月數同是〔時訓解〕雖未必周公書而先雨水後驚蟄則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歷耳

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馬融注

七十二候

增益七十二候

早晚七十二候

載歷中氣候應日數

月令鴈凡四見

鴻鴈來誤北

來賓賓爵兩讀

小正淮南記鴈

月令分今古

鴈有父母子之異

論語謂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何云〕〔上林賦〕張揖注引月令云命榜人蓋周書月令之文○〔元圻案〕通卦驗雨水凍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鶬鶊鳴蝙蝠出驚蟄雷候鴈北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華日月同道　〔月令正義〕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歷改之也〔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案通卦驗及今歷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　〔熊朋來經說祝子經云〕驚蟄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啓蟄之日曰孟春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太元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太元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能至後人始以其書改之　〔元吳氏萊二十四氣論〕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歷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歷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　王氏此條與齊東野語辨證略同

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唐大衍歷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案〕見唐書歷志第十七上○〔原注〕李業興以來迄麟德凡七家皆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改從古義　〔集證曰〕〔元史歷志〕後魏李業興造正光歷北齊宋景業造天保歷後周甄鸞造天和歷隋張賓造開皇歷張胄造大業歷唐傅仁均造戊寅歷李淳風造麟德歷凡七家

漢上易〔卦氣圖說〕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揚子雲太元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何云〕訓下有脫字〔又云〕今歷家謂某月無中氣者國家當有凶衰之應然則時訓未作以前將何如耶　〔全云〕中氣不至非謂歷本上無中氣也蓋失其氣耳何說謬○〔元圻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間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是五日爲候也三候卽爲氣自立春之日至清明六十日凡十二候卽爲節　〔漢上易卦氣圖說〕亦止於皆以時訓非此條有闕文也

時訓月令七十二候鴈凡四見孟春鴻鴈來夏小正曰鴈北鄉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曰候鴈北〔原注〕〔月令注〕今月令鴻皆爲候而不言北蓋來字本北字康成時猶未誤故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其後傳寫者因仲秋鴻鴈來誤以北爲來○〔案〕〔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仲秋鴻鴈來呂氏淮南曰候鴈來季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時訓作化爲蛤與淮

南同呂覽無化字
小正曰九月遰鴻鴈。呂氏淮南曰候鴈來。高誘許叔重注以候鴈來爲句。〔原注〕賓爵老爵也棲宿人堂宇之閒有似賓客故曰賓爵○此呂覽高誘注文 季冬鴈北鄉。小正在正月。易說在二月。〔原注〕〔正義〕謂節氣有早晚○〔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陳振孫謂今本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殆不可曉然隋唐宋志皆許氏高氏二注並列陸德明莊子釋文引淮南子注稱許慎李善文選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淮南子注或稱高誘或稱許慎是原有二注之明證後慎注散佚傳刻者誤以誘注題慎名也高誘後漢書無傳其淮南子注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建安十年乃得思先師之訓爲之註解〔陳振孫曰〕盧君者植也則誘乃漢末人〔後漢許慎傳〕稱慎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則許慎在高誘之前數十年使慎先有淮南子注誘序何云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陵遲乎〔許慎傳〕秖言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傳於世或慎本無注而後人誤以誘注爲慎注歟然呂覽之爲高誘注古無二說今呂覽注明以賓字連下讀而淮南注則又曰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不應互異如此殊不可解〔月令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　夏小正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宋傅氏崧卿注〕遰音遞案唐韻迢遰去也避也　〔欽定禮記義疏〕鴈非中國之鳥也月令記鴈爲詳以生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啓行也正月鴻鴈歸啓行未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啓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二月至其鄉可知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略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以鴈固非中國之鳥也爵亦號嘉賓高氏賓爵之訓不爲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複不若來賓之義正　〔楊升庵曰〕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時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之干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案呂覽季秋紀〕候鴈來〔高誘註〕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稚弱未能及之於是月來過周雒也然則干寶之說本於高誘

魚上冰不言負

魚上冰。夏小正曰魚陟負冰。〔原注〕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案〕此夏小正戴氏傳文 淮南曰魚上負冰。〔原注〕注鯉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程易田曰〕淮南原注魚上無鯉字○〔高誘呂覽孟春紀〕注魚鯉鮒之屬也 鹽石新論宋吳仁傑撰 謂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爲闕然。時訓與月令同。呂氏春秋亦無負字。

虎交鵲巢早晚
雉雊雞乳早晚
各書記物候互異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驗云小寒季冬鵲始巢。詩推度災云復之日雉雊雞乳。通卦驗云立春。皆以節氣有早晚也。〔元圻案〕〔月令季冬正義〕鵲始巢者此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楊升庵曰〕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鶺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同備錄於此

司天有穹天說

月令正義。穹天虞氏所說。不知其名。按天文錄云。虞昺作穹天論。〔隋書經籍志〕梁天文錄三十卷祖暅作 晉天文志云。虞聳立穹天論。聳昺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論云。族祖河間立穹天。聳爲河間相。然則非昺也。〔閻按〕〔三國志虞翻傳〕聳第六子昺第八子也○〔元圻案〕〔月令正義曰〕凡說天地形狀之殊有六等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夜四曰昕天昕讀曰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虞喜所論　〔宋書天文志〕晉成帝咸康中虞喜造安天論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　〔太平御覽二〕虞喜安天論曰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說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爲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昺字子文翻第八子吳尚書侍中晉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　〔唐盧肇海潮賦序〕六曰穹天自注云虞聳作

宿離不貸

宿離不貸。蔡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元圻案〕〔衞氏禮記集說〕山陰陸氏佃曰宿離不貸蔡邕曰宿者日所在也離月所歷歷非一度處之詞也歷象以初爲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　〔鄭注〕離讀如儷偶之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唐邱光庭兼明書非之曰不顧經文妄爲穿鑿諸儒亦鮮從鄭義者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易之離卦彖辭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今云宿離不貸宿即星辰離則日月蓋覆上言星辰日月耳更爲別義居然可曉何爲改離作儷若然者離卦亦可以變爲麗卦乎

地氣上騰驗土概

地氣上騰。注農書曰土上〔案〕今本作土長〔國語註〕作春土 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氾勝之書也。〔正義曰〕農書九家百四十一篇神農十七篇野老十七宰氏十七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氾勝之十八王氏六蔡癸一篇此所引先師謂氾勝之書也氾音凡成帝時爲議郎教田三輔先置橛以候土土長冒橛則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 唐中和節進農書。按會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呂温進表云書凡十二篇〔案〕呂温集作二十 館閣書目云載農俗四時種蒔之法凡八十事。〔閻按〕氾勝之漢成帝時爲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書十八篇○〔元圻案〕〔閻注〕是漢書藝文志文　〔唐會要二十九〕貞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衆宴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生候維仲月勾萌畢達天地同和俾其昭蘇宜助暢茂自今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請令玉海食貨門引會要請令上有李泌二字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六年二月百官以中和節宴于曲江亭上賦詩以錫其年以中和節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三卷　〔唐書呂温傳〕載代百寮進農書表云伏准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云云〔案會要〕於貞元五年正月書勅百寮於二月一日進農書又於六年二月書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似是兩事而呂温表則似一事蓋武后所撰本業記本刪定農家諸書而成意者貞元五年所進農書是氾勝之等所作六年所進則兆人本業記故會要書曰始令百官進太后所撰兆人本業記歟然則書雖兩書而勸農之意則一也故呂温表曰宏我政本實惟農書　呂温河中人字和叔一字化光渭之子從陸贄治春秋梁肅爲文章唐書附入渭傳有呂衡州集十卷劉禹錫爲之敘

冬祀行祀井同義唐刊定月令

鷹化鳩爵化蛤物類以陰陽互化

齍號無稷曰明粢

好問近乎知

執簡記奉諱惡

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元數亦云冬爲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元圻案〕〔太元數第十一〕一六爲水爲北方爲冬帝顓頊神元冥星從其位類爲介爲鬼爲祠爲廟爲井　〔大傳洪範五行傳〕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　〔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祠之一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　〔欽定禮記義疏〕揚雄蔡邕劉安皆謂冬祀井蓋井水竈火皆功在養人而夏火冬水亦於義爲合行卽井也易曰往來井井蓋祀井於汲道之旁故云行歟若行道之神出祖則祭之無常時不當列於五祀中也　〔楊氏愼曰〕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王穀塍曰〕唐石經禮記第一卽御刪定月令十月之節其祀行開元禮明堂五時讀令冬月皆祀行唐六典祠部郎中條下冬享太廟兼祭行　〔唐藝文志禮類〕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集賢院學士李林甫等注解

鷹化爲鳩陰爲陽所化爵化爲蛤陽爲陰所化堇荼如飴惡變爲美荃蕙爲茅美變爲惡〔元圻案〕〔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愨曰鷹好殺而摯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季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　〔詩大雅〕緜堇荼如飴箋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離騷〕荃蕙化而爲茅注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也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案此曲禮正義文〔集證〕〔惠氏九經古義曰〕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按周禮大祝六號五曰齍號注齍號爲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此注所引獨無稷曰明粢一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又獻帝宗廟祝嘏辭〕所薦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眎香合嘉蔬鹹鹾豐本而不及明粢又蔡邕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元圻案〕〔隋書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秘書少監採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陸氏釋文禮記音義一〕稷曰明粢音咨一本作明粢古本無此句　〔衛湜禮記集說十四〕引項氏安世曰古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或與黍同號耳

公孫宏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學〔閻按〕〔宋袁燮傳〕入對寧宗曰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說苑建本篇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上書引禮記亦云好問〔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集證曰〕〔後漢馮衍杜密傳〕注引禮並作好問近乎知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傅傳大戴記篇名謂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者也〔元圻案〕王制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胡氏銓禮記解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賈誼新書傅職篇〕作不知日月之不時節與國之大忌

曾子問詳於變禮

禮運作者蜡賓之歎可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小康大同過乎別

得夏時坤乾以觀禮

六情五性

仁者天地之性

曾子問於變禮無不講天圓篇大戴記篇名言天地萬物之理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閻按〕此有謂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者然歟　〔全云〕講變禮言天地萬物之理豈用心於外耶是告子意外之說也閻說謬

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蜡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爲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答呂伯恭書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爲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帝王爲有二道則有病〔元圻案〕〔呂成公與朱子書曰〕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眞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原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王穀塍曰〕〔禮運正義曰〕自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同爲明五帝時事自今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爲明三代俊英之事故朱子謂分裂太甚　〔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嘗疑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近乎兼愛朱文公亦以爲然及見橫渠說惟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故知能親親而子子與孟子老幼及人同意不費詞而足用

夏時坤乾何以見夏殷之禮易象魯春秋何以見周禮此三代損益大綱領也學者宜切磋究之〔元圻案〕〔禮運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衛湜集說五十四〕金華應氏鏞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爲禮而乾坤之書顧以坤爲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必以寅爲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　〔昭公二年左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杜注〕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在魯　〔方氏愨禮記解〕易之所見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曰〕以制器者尚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　〔史記太史公自序〕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白虎通性情篇云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原注〕今禮運無此語五性仁義禮智信〔何云〕三代兩漢之書所以可重韓子愈原性與此合〔元圻案〕〔眞西山讀書記二〕白虎通論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六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所以扶成五性也性所以五何人本含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五性之名始見於此韓子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禮信義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仁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則天地之

懸弧禮木
名矢數

冢宰降德
于民
內則言教
以齊禮

養老諸禮
悌達有四
家語大傳
言養老
文王治岐
養老

心不立矣。爲天地立心仁也。〔元圻案〕〔禮運〕故仁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正義王肅曰〕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眞西山讀書記七〕程子曰心生道也乃是得天地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地之心

內則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賈誼新書胎教篇。懸弧之禮。東方之弧以梧。下云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冬木也五弧五分矢。東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餘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內則國君世子之禮。新書王太子之禮也。〔元圻案〕〔內則〕國君世子生云云故曰世子之禮〔新書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云云故曰太子之禮

上帝降衷于民。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師。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屬焉。故曰周公師保萬民。此君相之職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內則之篇以言教。〔全云〕二南是道德內則是齊禮〔集證〕〔朱子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

養老在家語則孔子之對哀公。在書大傳則春子之對宣王。記禮者兼取之。王制內則宣王問於春子。〔案〕今本大傳作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呂氏春秋。恃君覽驕恣篇春居問於齊宣王曰今王爲太室。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此卽大傳所謂春子。但其名不同。〔原注〕大傳名衛呂氏春秋名居〇〔元圻案〕〔家語孔子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高年者貴於天下也久矣次於事親是故朝廷同爵而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犯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大傳略說〕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注朝當爲國見君揖杖揖當爲去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揖拔也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車輪御爲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于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毋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天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饐祝鯁以食栥車輪輪胥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新序刺奢篇〕亦載春居諫齊宣王爲太室事與呂覽同春居作香居蓋因字相近而誤

子能食能
言之教
人君教幼
子法

數與方名
教數日學
書計
六甲五方
書計

四十始仕
去就

蒙以養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愼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愼子語見太平御覽七十六淮南主術訓。魏文帝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用其語。通鑑宋紀文帝元嘉元年裴子野論。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亦本於此。〔原注淮南云〕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魏文帝云相者導儀袁宏云身能衣今愼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〇〔元圻案〕內則子能食食則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太平御覽八十九引魏文帝周成漢昭論云〕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袁宏後漢紀安帝紀論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儀口能言而行人稱辭〔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愼子一卷周愼到撰趙人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捃拾殘賸重爲編次〔晉書文苑傳〕袁宏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撰後漢紀三十卷〔梁書裴子野傳〕子野字幾元河東聞喜人曾祖松之祖駰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

六年教數與方名。數者一至十也。方名。漢志所謂五方也。九年教數日。漢志所謂六甲也。十年學書計。六書九數也。計者數之詳。百千萬億也。漢志六甲五方書計。皆以八歲學之。與此不同。〔元圻案〕〔內則註〕方名東西數日朔望與六甲也〔漢書食貨志上〕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註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衞氏集說七十二嚴陵方氏曰〕書卽周官保氏所謂六書也計卽所謂九數也〔慶源輔氏廣曰〕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文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元圻案〕〔眞西山曰〕色斯舉矣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婦人守內則諸證

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案〕此劉向列女傳文 程子之母誦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見伊川文集上谷郡君家傳〕郡君姓侯氏程子之母也 唐時有不識廳屏而言笑不聞於鄰者其習聞內則之訓歟

樝梨鑽之樝亦作柤作查

張彥遠云鄭元未辯樝梨按內則注樝梨之不臧者。〔案〕樝何本三箋本作柤釋文柤音矩〔明王象晉羣芳譜曰〕樝與柤同又作查本草云酢澀而多渣故謂之樝 謂之未辯可乎〔閻按〕謂鄭公不識樝乃陶宏景〔三箋本載何云〕樝是今之山查非梨之不臧者故謂其未辯耳○〔元圻案〕陸氏釋文樝側加反字亦作查〔本草註陶宏景曰〕禮樝梨鑽之謂鑽去其核也鄭元不識以爲梨之不臧者〔說文〕樝似梨而酢故康成云梨之不臧者〔宋景文筆記〕乃謂今樝與梨絕不相類恐鄭所指非今樝也何也〔唐宰相世系表〕彥遠乃宏靖之孫官祠部員外郎著法書要錄十卷末載畫譜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氏讀書志稱其字曰愛賓〔續世說〕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著船戶外傳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查故是梨中不臧者便去〔按南史張敷傳〕敷小名樝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敷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望之故傳亮云然此皆本康成之說陶宏景不知何以云然

士練帶率下辟

玉藻士練帶率下辟句 注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釋文〕繂音律 積如今作幧頭爲之也〔原注〕幧七消反 後漢向栩著絳綃頭注字當作幧古詩陌上桑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儀禮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元圻案〕〔後漢書獨行傳〕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好被髮著絳綃頭 字當作幧以下皆章懷注文也〔萬氏集證曰〕幧說文云斂髮也又通作綃〔釋名云〕綃頭綃鈔也鈔髮使上從也〔類篇云〕或作幓〔儀禮喪服注〕如今著幓頭也又通作帩晉書五行志大元中不復著帩頭

紫閉色也孔子惡其奪朱周衰諸侯服紫玉藻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鄭康成以紫緌爲宋王者之後服賈逵杜預以紫衣爲君服皆周衰之制也〔閻按〕五素易一紫故蘇代書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元圻案〕〔玉藻正義〕鄭疑紫緌僭宋者以祭周公用八牲乘大輅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也〔衛湜禮記集說七十四〕引馬氏晞孟曰紅紫碧綠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緌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哀十七年左傳〕良夫紫衣狐裘註紫衣君服〔正義曰〕賈逵云然杜從之紫衣爲君服禮無明文要此云紫衣良夫不得服之玉藻云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鄭康成云〕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管子稱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則臣不得僭故言紫衣君服也 閻氏引蘇代語見戰國策

皮弁視朝黈纊前旒取專誠

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 沙隨程氏云皮弁視朝明目達聰若黈纊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專誠絜也〔元圻案〕〔衛氏禮記集說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裘冕爲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與此條所引意同而文異

賜魯天子禮樂重祭郊禘成王以二王後待魯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春秋意林〔全云〕劉原父作 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見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 公是〔閻按〕公是即前劉原父 始發此論博而篤矣石林葉夢得號 止齋陳傅良號 皆因之〔元圻案〕劉氏春秋意林上大雩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愆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云云〔葉氏春秋傳十二〕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葉子曰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成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夫成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勳勞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聞之呂不韋之書曰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陳氏春秋後傳五〕僖公四卜郊傳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自註記禮者以爲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案衞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爲備物辭不敢受衞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王於是乎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陪臣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假如明堂位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器服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則羽數何以始問於隱公昌歜形鹽以之饗天子之上公安用固辭湛露彤弓甯武子何以不答且致譏焉於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云魯僭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乎〔伊川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橫渠張子以爲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而命以禮樂特伯禽不當受馬氏通考謂此說得之明堂位首言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禮亦可以備一解〔書錄解題〕春秋傳十卷權衡十七卷意林一卷說例一卷清江劉敞原父撰又春秋傳十二卷攷十三卷讞三十卷葉夢得撰又止齋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陳傅良撰

魯有二世室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宮武公非始封之君毀已久而復立蓋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禮春秋之所譏

魯有桓宣幽之弒明堂位言多誣

魯郊禘非禮

少儀退朝歸遊義

發慮憲離經辯志

而記以爲禮乎。〔閻按〕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左氏明文○〔元圻案〕明堂位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穀梁傳亦以爲不宜立〔陸淳曰〕左氏云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啖子曰〕傳意以爲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劉原父曰〕邱明以武宮爲武軍杜氏知其謬矣因復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二說皆非是〔衞氏禮記集說卷八十〕新安王氏曰季氏立己毀之廟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魯世家。伯禽之孫濆弒幽公而自立。周昭公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太史公魯世家贊曰。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元圻案〕〔明堂位〕鄭註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禮記集說第八十〕石林葉氏曰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弒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緣而載之所以不及弒事○〔案明堂位〕果作於惠隱之際則桓宣之弒誠在後而幽公之弒已在前乃曰未嘗相弒仍失之誣王氏所以不舉桓宣之事以證也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屢書以譏其僭。又書新作南門。僖公二十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定公二年 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禮爲當用。則以泮宮閟宮春秋不書矣。〔元圻案林少穎曰〕經書郊九或因卜不吉或因牲死傷先儒止罪其屢卜與養牲之不謹不知聖人乃惡其非禮之大未暇及此瑣瑣也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禮始妄設周賜之說雖周郊以冬至魯郊以啓蟄天子四望魯三望似乎稍降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予以春秋正以有故而不郊爲幸無故而郊爲罪也泰山不享季氏之旅魯上帝而享魯之郊乎至三卜四卜五卜不從可見天心之不享也春秋書乃不郊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

少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樂不可極也。〔元圻案陸農師蔡州召還上殿劄子記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燕遊有出而無歸則縱朝退有進而無退則爭　〔衞氏禮記集說八十六〕陳氏祥道曰朝廷曰退寵樂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學記以發慮憲爲第一義。謂所發之志慮合於法式也。〔鄭註〕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 一年視離經辯志。一年者學之始。辯云者分別其心所趨向也。〔鄭註〕離經斷句絕也辯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也 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辯。爲善不爲利。爲己不爲人。爲君子儒不爲小人儒。此學之本也。

畿內學庠序之數

弓先箕治先裘

樂記言性與天理樂記作者

大學之教正業教學惟詩書禮樂

能辯志。然後能繼志。故曰士先志。〔元圻案〕〔衞氏集說八十八慶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朱子曰辯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爲善爲利爲君子爲小人也

畿內爲學二。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諸侯之國半之。王無咎字補之之言也。陸務觀取焉。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集證〕〔載陸務觀紹興府修學記〕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爲序十有二爲庠三百何其盛也　〔元圻案書錄解題〕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爲國子學官未及而卒　〔王介甫誌其墓曰〕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逆

列子湯問篇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張湛注云。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元圻案〕〔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鄭注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記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湛注蓋本於此　〔書錄解題道家類〕列子八卷鄭人列禦寇撰穆公時人注晉光祿勳張湛處度撰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此文子道原篇文 與樂記相出入。古之遺言歟。致堂云。樂記子貢作。〔閻按〕文子明於人生而靜上槩以老子曰蓋古有是言而老子傳之記禮者亦傳之非必有取於老也　〔樂記〕載子夏魏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是時子夏年一百有八歲子貢尚存乎　〔何云〕張守節謂公孫尼子者猶有所受○〔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文子十二卷案漢志道家文子九篇註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篇史記貨殖傳有范蠡師計然語又因裴駰有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語北魏李暹作文子注遂以計然文子合爲一人案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卷註曰周平王時人師老君又列范子十三卷註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書皆范蠡問而計然答是截然兩人兩書更無疑義　〔陳振孫曰〕默希子注文子以文子爲計然之字不可考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晁公武以爲唐徐靈府自號　〔史記注徐廣曰〕計然范蠡師名研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故閻氏云然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學記文 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

樂記言天理

王肅樂記註

禮主其減禮有報而樂有反

石聲磬樂記取公孫尼子

舜南風之詩

五音十二律少宮少商少徵古旋宮不

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閻按]吳文正謂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余亦謂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此還樂正之常法至及門高第方授以易春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藝乃六經非周官之所云六藝也〇[元圻案]子思語見孔叢子雜訓篇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如孟子性善養氣前聖所未發也[元圻案][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程子曰]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史記樂書引樂記而註兼存王肅說通典引大傳亦取肅注肅字子雍魏志有傳[原注][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閻按]北史王肅與劉芳合傳肅嘗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今聞卿釋頓祛平生之惑非不知經特不及劉石經之精瞻耳〇[元圻案][書錄解題]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直秘閣崐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爲一書著其姓氏[集說]前載所引姓氏有元魏王氏肅而不及子雍[北史列傳]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少聰辯涉獵經史父奐及兄弟並爲齊武帝所殺自建業來奔進位開封儀同三司封昌國侯尋都督淮南諸軍事卒年三十八諡宣簡[史記]樂書注引王肅樂記注六十四條通典五十五引王肅大傳註一條七十五引四條

禮主其減史記樂書作禮主其謙[原注]王肅曰自謙損也[案][肅又曰]禮自減省所以進德修業也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報讀爲褒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孫二說俱見史記樂書集解石聲磬鄭注磬當爲罄樂書作石聲硜[原注]口鼎反硜以立別[原注]史記正義樂記公孫尼子次撰[集證][按][說文]減損也王肅云謙自謙損也是減與謙皆有損義[周禮春官]太祝職九拜八曰褒拜注云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是報與褒通也說文硜古文磬何晏注論語硜硜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是磬與硜通也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隋書樂志樂記]取公孫尼子

南風之詩出尸子及家語鄭氏注樂記云其辭未聞[元圻案]鄭注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也[正義曰]如鄭此言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爲凱風非矣[按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矣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矣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按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也[尸子綽子篇]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均無南風之時二句惟家語辨樂篇有之[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四庫全書目錄]儒家孔子家語二十一卷魏王肅註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馬昭諸儒已論之詳矣[琴操通典]一百四十五引帝王世紀俱載南風之詩與家語同

艾軒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

用二變七音六律

三老五更

里尹主之

少連大連善居喪

七祀中司命義

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於二變也[全云]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州黃氏律呂精義〇[元圻案]詩名物疏琴有五絃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唐書楊收傳]時有安說問樂意收曰漢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奏此旋宮也[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有七音六音之論註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正義曰賈逵註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爲七器音也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五音以外更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然則樂之有七音由來久矣

三老五更按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更亦老之稱也[全云]月令章句以更爲叟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也〇[元圻案][殷敬順列子釋文]田更作田叟西口切張湛注更當作叟橫渠張子曰更疑爲叟[萬氏集證]引蔡邕問答云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从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

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按別錄王度記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元圻案]王度記白虎通公羊傳疏周禮正義皆引之曲禮下正義引作大戴禮王度記雜記正義又云似淳于髡等所說其說互異案漢書藝文志王度記不著於錄而後漢輿服志上註引作逸禮王度記疑是大戴禮中之逸篇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雜記文唐扶餘璋之子義慈號海東曾子頡利之子疊羅支其母後至不敢嘗品肉孰謂夷無人哉[元圻案][衛氏集說]一百三引馬氏晞孟曰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柳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人一等而已哉[唐書東夷傳]百濟扶餘別種也武德四年王扶餘璋卒冊其子義慈爲柱國紹王義慈事親孝與兄弟友時號海東曾子又突厥傳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注司命主督察三命疏引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案疏]又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孟子盡心章趙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孫子荊詩三命皆有極皆本援神契[全云]行善得惡豈可云遭命以謫暴乎當有誤文[集證][白虎通壽命篇]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

命以保慶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論衡命義篇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元圻案〕〔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馮翊太守此詩在祖餞類

祭義術省之審端經術

祭義曰術省之。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師古注術亦作述 術與述同。〔集證毛詩〕報我不述韓詩作術墨子非命篇窮人術之術與述同○〔元圻案〕〔祭義鄭注〕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正義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此孝子思念親之至也〔漢書賈山傳〕山潁川人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熊朋來經說學記術有序注云〕術當為述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愚按〕遂述古字通用〔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文遂取吾邊城遂之書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辵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

孔悝鼎銘

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注謂以夏之孟夏禘祭。正義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愚按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銘。行是人非。〔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秘書丞高安劉恕道源撰〔宋書裴松之傳〕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既成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

經解以詩為首

經解以經為首。七略藝文志。阮孝緒七錄。用易居前。王儉七志。孝經為初。〔全云〕今世著錄皆從阮氏例以時事之先後次之也○〔元圻案〕〔釋文序錄曰〕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為初〔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教也先以詩〔漢書劉歆傳〕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死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年十三徧通五經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也祖曇首父僧綽儉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

坊記引論語

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集證〕〔程子曰〕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為孔子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所作也

坊記注引孟子異

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禮。必有所據。

中庸本大戴語

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原注〕大戴禮家語〔閻按〕大戴禮記作銅提此從家語 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大戴禮〕險俱作儉行以僥倖。案見大戴禮記曾子本孝篇 中庸之言本此。〔元圻案〕〔阮芸臺曾子注釋曰〕臧鏞堂云儉與險通左襄廿九年傳險而易行史記吳世家作儉元按困學紀聞引之作險康成中庸注險傾危也

仁有相人偶之義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呂答未見當考〔案〕〔朱子書又曰〕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是說得書義有意思也 周禮夏官弁師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考工記注。轐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閻按〕鄭注大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偶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曰相人耦賈公彥疏亦屢曰以人意相存耦云〔集證〕表記仁者人也注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者何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偶人也引春秋傳者成十六年公羊傳文傳稱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定宇惠氏曰〕老子道德經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注云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又曰丹鉛總錄周禮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古今注云草屨名不借漢文帝屨不借以臨朝宋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按儀禮喪服繩菲注〕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人謂之屨子夏時人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又按說文系部緶字說云〕緶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緶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緶渠之切或从綦升庵之說不為無據○〔元圻案〕〔劉熙釋名二〕齊人謂草屨曰扉扉皮也以皮作之不借言賤易有言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錢氏養新錄四〕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桐當作相中庸仁者人也康成讀如相人偶之人此其證也〔鮑彪注戰國策〕全據說文為訓其注齊策亦云偶相人也是鮑所見說文猶作相也

期之喪達乎大夫古不降服

期之喪。達乎大夫。呂與叔〔全云〕藍田呂大臨汲公之弟橫渠弟子之說詳矣。朱文公答潘子善書謂古人貴貴之義。然亦是周公制禮以後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二十九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絕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謂不臣者猶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

大經大本

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衣錦尚絅

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為絅。或為絺。〔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盧氏文弨書大傳續補遺云〕頤人詩曰衣錦尚蘔見說文案今本說文艸部無蘔字系部絅字注急引也亦不引詩尚絅林部檾枲屬从㷀省聲詩曰衣錦檾衣又衣部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也皆不作蘔不知盧氏何以云然

尊德性道問學

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

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子靜（陸九淵之字）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全云〕蓋指吾鄉楊文元袁正獻舒文靖沈端憲及端憲弟子季文一輩。而某自覺於爲己爲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元圻案〕〔朱子答陸象山論無極書略曰〕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無極而太極如曰無爲之爲非謂別有一物也非如皇極民極之有方可以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又云如有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遵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其必同也

服膺爲鏤心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閻按〕今家語作右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閻按〕鏤心即服膺彥伯澀體芻狗爲弃人竹馬爲篠驂大抵如是○〔元圻案〕〔文苑英華七百四十五〕徐彥伯樞機論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腸楚越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唐書徐彥伯傳〕彥伯兗州瑕邱人名洪以字顯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爲戒〔全唐詩話〕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魄兎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建櫜義通皋比

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傳蒙皋比。〔元圻案〕〔左傳莊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註皋比虎皮〔正義曰〕僖傳稱胥臣蒙馬以虎皮今事與彼同知皋比是虎皮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鄭以爲甲兵之衣曰櫜櫜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

葉公顧命語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書祭公篇。公曰。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原注〕葉公當作祭公疑記禮者之誤〔全云〕原注十二字乃正文〔集證九經古義〕葉公之顧命注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棟案其辭有莊后大夫卿士非葉公之言也此周書祭公謀父之辭穆王時祭公疾不瘳王曰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嗚呼天子女無以云云祭公將歿而作此篇故謂之顧命其事亦見汲郡古文又曰此傳寫之誤非傳禮之誤二禮如明堂位文王官人皆采自周書

深衣方領續衽鉤邊

視不上於袷

深衣方領。朱文公謂衣領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續衽鉤邊者。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爲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康成注。鉤邊若今曲裾。文公晚歲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漢史攷之。朱勃之衣方領。（見後漢書馬援傳）謂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見漢書本傳）謂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攷司馬公之說。〔元圻案〕〔正義曰〕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方氏慤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五〕涑水司馬氏曰〔按漢書〕江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之袿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然則別有鉤邊不在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曲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不相連之處案此說與朱子異〔溫公又曰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引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如此似於頸下別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今朝服有方心曲領以白羅爲之方二寸許綴於圜領之上以繫於頸後結之或者袷之遺象歟〔後漢儒林傳曰〕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注方領直領也〔春秋傳〕叔向曰衣有襘杜曰襘領會也工外反〔曲禮曰〕視不上於袷鄭曰袷交領也然則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疑更無他物今且從之以就簡易

命射辭半見大戴

大戴記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此命射之辭也。〔元圻案〕〔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者之旌〔宋熊氏朋來經說二〕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小戴射義所記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此貍首之詩也大戴投壺篇所記上章本同而前一句曾孫侯氏爲數句隔斷恐泰射張侯等語本以解說侯氏因亂入正文爾下文又換韻曰弓既平張四侯具良云云此亦貍首之詩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此必第二章三章也貍首之詩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章而大戴尤詳

哀公問儒服非切

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於問儒服則不知。〔何云〕而史記乃以商羊楛矢爲言豈不陋哉○〔元圻案〕〔家語好生篇〕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亦見荀子哀公篇楊倞註云哀公不問舜德徒問其冠故不對也〔衛氏集說一百四十七〕陸氏佃曰某不知儒服猶問舜冠不對也

儒行言自立特立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獨行者一。人所以參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爾。〔何云〕如有所立又別一義宏詞人詩多故誤引也〔全云〕如有所立卓爾深寧蓋以爲卓然自立之謂不主舊說何氏譏其誤引非也顏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親民當爲新

大學之親民當爲新。〔案伊川程子曰〕親當作新言既自明其德而使人用此道以自新也 猶金縢之新迎當爲親也〔釋文〕新迎馬本作親迎 皆傳寫之誤〔元圻案〕〔朱子大學或問曰〕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

盤銘以大學傳

古之人文以達意非有意於傳也湯盤銘以大學傳虞人箴襄公四年祈招詩昭公十二年讒鼎銘昭公三年以左氏傳楚狂滄浪之歌以孔孟氏之書傳〔元圻案〕〔東萊博議衛禮至爲銘篇曰〕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

知止后定兩義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二云志有定向或問二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爲正〔元圻案〕〔余兄靜軒先生曰〕大學大全載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惟善爲寶證史

子罕卻玉左傳襄十五年韓起辭環昭公十六年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璠璵定公五年向魋之夏璜哀公十四年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爲寶

三賓象三光

鄉飲酒義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公羊傳大火原注心伐原注參北辰原注北極爲大辰漢文帝詔上以累三光之明顏注謂日月星見漢書文帝紀〔集證鄉飲酒正義曰〕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三大辰也〔方愨禮記解〕從顏氏漢書注則既曰設介僎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於義爲複

禮逸篇辨名記

春秋宣公十五年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禮記月令孟夏之月正義引之以爲蔡氏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蓋禮記逸篇也

禮器素青沿秦事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注言馬鹿而不言元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所謂元黃改色即此事也〔何云〕此條自當入攷史○〔元圻案〕〔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梁冀聞其才請與交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乃作外戚箴冀曰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將軍累世台輔不能結納賢良目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元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聘義輕財重禮

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義所謂輕財重禮也〔閻按聘禮記〕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荀子所引自本此於聘義無涉〔集證〕〔大略篇引聘禮志楊倞注云〕志記也是聘禮志即聘禮記也聘義云云亦即多貨傷德幣美沒禮下義疏

徐容居稱駒王

後漢東夷傳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然則駒王即偃王歟濟河即所謂西至河上也〔元圻案〕鄭注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

中庸注信知配水土

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注謂信猶五行之土說是也〔全云〕貞固足以幹事是知中兼信睿作聖是信中兼知理足以互備○〔元圻案〕〔乾鑿度孔子曰〕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事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天命之謂性正義皇氏云〕水神則信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中庸天命之謂性注木金火水土之神水神宜曰知土神宜曰信乃誤以信爲水神知爲土神而疏義又從而附會之亦不敢改今按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易文言正義引乾鑿度文同

過可微辨不面數

儒行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子路喜聞過善人能受盡言如諱人之面數則面訣之人至而曾子不當二數子夏矣事見檀弓以是爲剛毅焉得剛故程子〔案〕程氏遺書第十七伊川謂游說之士所爲誇大之

兼職省費非王制

說。〔元圻案〕〔禮記集說〕一百四十七呂氏大臨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尙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有所未合也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怒罵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方慤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故職或兼掌。愚嘗聞淳熙〔閣按〕孝宗在位十二年甲午改元中。或言秦檜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未嘗廢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御史中丞蔣繼周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數司。而收其廩。裴延齡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觀之。則兼職省費。豈王者之制乎。〔元圻案〕〔唐書裴延齡傳〕延齡河中河東人德宗擢延齡司農少卿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餘者比兵與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及補收其廩以實帑藏〔經義考〕一百四十二〔方氏慤禮記解〕通攷二十卷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注禮記解政和八年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又〕一百四十二蔣氏繼周禮記大義七卷佚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太師謚文恭

賜臣不過九命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則賜。不過九命。伏生大傳。謂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此言三賜而已。漢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九錫始見於此。遂爲篡臣竊國之資。自王莽始。禮緯含文嘉有九錫之說。亦起哀平間。飾經文姦以覆邦家。漢儒之罪大矣。〔集證曰〕〔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斧鉞九錫秬鬯緯書起哀平間而韓嬰文帝時爲博士已有九錫之說〇〔元圻案〕〔後漢書荀彧傳注〕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

殷人先罰後賞

表記。殷人先罰而後賞。漢武帝〔建元元年賢良策問〕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尙嚴哉。

仁右道左

仁右道左。仁對道而言。張宣公〔答吳晦叔書〕以爲言周流運用處。右爲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爲陰。而體之所存也。〔元圻案〕〔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鄭注右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

沐粱沐稷

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元圻案〕〔禮器〕君子之於禮有順而摭也〔正義曰〕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長編〕一百九十七仁宗嘉祐七年冬十月時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祖制度皇后與妃皆及三代諫官司馬光等上言大禮之所謹在于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云云無所嫌也皇后敵體至尊母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爲女君今封贈之典混而爲一臣實懼焉

善教使人繼志證史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弟子累其師。李斯韓非之於荀卿也。弟子賢於師。盧植鄭元之於馬融也。〔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〇〔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人有俊才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康成盧植皆其弟子

刑不上大夫

曲禮。刑不上大夫。家語〔五刑解〕冉有問刑不上於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其言與賈誼書同。〔案〕〔新書階級篇〕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而加詳焉。誼蓋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元圻案〕〔王氏周禮詳說曰〕刑不上大夫此云鞭五百王氏以爲誓其大夫之屬

影寢不慚爲愼獨

文子〔精誠篇〕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愼其獨也。劉子〔愼獨篇〕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原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集證曰〕晏子外篇〔云〕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是又劉子所本〇〔元圻案〕劉子注見卷三三十一頁〔朱子文集〕七十九滄州州學高東溪祠記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與宰相秦檜論不合

咏歎淫液　月令言來歲二　共飯不澤手　頴爲警枕　舜葬蒼梧南巳

去爲靖江府古縣令有異政〔書錄解題〕高東溪集十二卷今所存詩文僅數十頁而已厚齋所引之銘尚存集中其序曰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僦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愼獨顏間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云云請事斯語無怠厥終

大學章句。咏歎淫液。〔集證曰〕四字本樂記刊本誤爲淫泆。

月令言來歲者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來歲之宜。夏正建寅也。〔原注〕月令作於秦雖用夏時猶存秦制淮南時則訓與月令同漢太初以前猶以十月爲歲首○〔元圻案〕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鄭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季冬之月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鄭注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理道要訣〔全云〕杜佑作云。周人尚以手摶食。故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未盡。今夷狄及海南諸國。五嶺外人。皆以手摶食。豈若用匕筯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則廢。後魏文成時。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俗父母亡。取狀貌類者爲尸。敗化黷禮。請蠲革。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爲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則立尸之遺法。乃本夷狄風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華。猶未能絕。〔原注〕秦穆公魏顆之父陳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華久絕矣。〔閻案〕立尸乃古法外裔猶存耳　〔何云〕讀曾子問乃知君卿之論立尸誠謬朱子語類亦以君卿爲非乃不引經以折之何哉○〔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子部雜家類杜佑理道要訣十卷〔書錄解題雜家類〕理道要訣十卷唐宰相杜佑撰凡三十三篇皆設問答之詞末二卷記古今異制蓋於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觀覽

少儀。頴警枕也。鄭注文謂之頴者。頍然警悟也。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集證〕〔范祖禹司馬溫公布衾銘曰〕公一室蕭然圖書盈几案竟日靜坐泊如也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馬氏叢書樓校本頴元板作頍

舜葬蒼梧之野。案之閻本作山誤今從何本薛氏季宣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閻按〕海州蒼梧山即山海經之郁州無舜葬於此之說　〔集證〕〔高誘呂覽安死篇〕注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元圻案〕〔畢氏沅曰〕墨子云舜葬南巳之市御覽五百五十五作南紀引尸子作南巳〔案路史注云〕紀即冀故紀后爲冀后今河東皮氏東北有冀亭冀于國也鳴條在安邑西北其地相近記謂舜葬蒼梧皇覽謂在零陵營浦縣尤失之〔梁伯子云困學紀聞五〕引薛氏言蒼梧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亦非　〔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南豐曾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總二十三路四京十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軍四監一千一百三十五縣

儒行之異十七條　儒行經解非聖言　家有塾證義　左塾右塾之坐

儒行言儒之異十有七條。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案〕〔二程粹言〕子曰禮記之文多謬誤者儒行經解非聖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鯀之篇皆未可據也胡氏謂游夏門人所爲。其文章殆與荀卿相類。

古者無一民不學也。二十五家爲閭。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有兩塾。上老坐於右塾爲右師。庶老坐於左塾爲左師。出入則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察其長幼揖遜之序。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所謂家有塾也。〔集證曰〕此段約尚書大傳漢書食貨志白虎通之文聞之先儒曰。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典十義六德六行也。其學則五禮六樂五射六〔閻按〕六當作五馭六書九數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閻按〕先王之時至其心安焉皆魏華父瀘州學記之文其田以下其官以上有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服五章也二句王氏節去猶可獨原文其教則五事五典由人身而人倫最妙易作五典十義十義出禮運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等也不與五典複乎惜不及其時而問之　〔何云〕焯按恐王氏所見者初本傳於今者則華父又自改定也正歲孟月之吉。黨正社禜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集證〕此約周官之文弟子之職。攝衣沃盥。執帚播灑。饌饋陳膳。執燭奉席。無非學也。〔集證曰〕管子弟子職第五十九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饋食陳膳毋悖堂上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於戶側昏將舉火執燭隅坐敬奉枕席問所何趾漢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餘論未泯。清議在鄉黨。而廉恥興焉。經學有師法。而義理明焉。吁。古道何時而復乎。

絜矩至不踰矩
射圃拒人非聖意
大戴撰注篇卷
大小戴荀賈書互同
大戴始三九終八一
大戴有闕有重出
大戴注誤鄭氏盧辯爲大戴解詁
明堂九室合洛書

絜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聖人之事也〔何云〕非牽合此章所學者大學之道絜平天下之大道豈可僅以學者之強恕當之〔全云〕矩固無二尚未圓融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呂與叔曰孔子溫良恭讓其於鄉黨似不能言未聞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於聖人特門人弟子逆料聖人之意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原注〕此言可以厲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〇〔元圻案〕〔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亦未著錄蓋已佚矣〔衞氏禮記集說射義篇引藍田呂氏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互鄉難與言也猶與其進陽虎歡之仕則諾之以溫良恭儉讓之德行於天下未聞拒人如是之甚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故矍相之事疑不出聖人聖人沒門人弟子欲阿所好而爲此說將以推尊聖人而或不知其德雖逆料聖人之意或及於是而不知非聖人之所當言如記稱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固孔子之事也而謂孔子言之則非也

大戴禮記〔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二〕大戴禮記十三卷漢戴德撰周盧辯注戴德書爲戴聖刪削之餘凡八十五篇隋志所錄已佚其四十七篇盧辯注亦僅存八卷

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元圻案〕〔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云〕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不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

大戴禮盧辯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閻按〕〔盧辯傳〕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禮類〕附錄大戴禮十三卷案朱子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殆以注歸之康成攷內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甯郭象諸人下逮魏晉之儒困學紀聞指爲盧辯注據周書辯字景宣官尚書右僕射以大戴禮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纘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　明堂篇者先儒於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以下別出爲明堂篇也其文曰明堂凡九室又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朱子文集八十四〕書河圖洛書後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相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

易本命篇同家語
武王十七銘
金匱陰謀諸銘辭
古帝王銘諸器

易本命篇與家語執轡篇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元圻案〕〔易本命篇〕自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至篇終皆以爲夫子之言家語則作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至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皆子夏之言而多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三句又加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十四字下接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至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皆子夏述山書之言而多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聖焉三句而下又有子夏言終而退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一段

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後漢朱穆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集證〕几銘文選封禪文注引作太公陰謀　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太平御覽六百五〕箠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御覽三百五十九〕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以上五銘並載御覽五百九十〕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御覽百八十三〕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御覽百八十四〕牖之書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御覽百八十八〕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御覽百八十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御覽六百五〕書鋒曰忍之

武王東面受丹書

朱子山谷書踐阼篇

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王氏並載踐阼篇集解選注云出六韜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御覽百八十九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案〕〔蔡中郎集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杅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勤毚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導人主最於令德者也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止於十八章矣書於篇後俾好古者有考〔閻按〕書於篇後謂踐阼篇也王氏嘗集解踐阼篇○〔元圻案〕〔王氏自書集解踐阼篇後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踐阼篇〕載武王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金匱陰謀〕漢志不著錄隋志兵家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金匱二卷

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丹書之言此踐阼篇文皇氏曰王在賓位師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尋常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閻按〕古弟子北面郭隗曰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一曰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集證〕皇氏說見禮記學記正義

山谷以太公所誦丹書及武王銘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寫武王踐阼一篇以爲左右觀省之戒〔原注〕儀禮經傳刪且臣聞之至必及其世大學或問因湯盤銘及武王之銘〔集證曰玉海三十九〕紹熙五年閏十月戊子朱子侍講大學至盤銘日新因論武王有丹書一篇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上曰近有人進此書蓋黃庭堅所書也○〔元圻案〕〔黃山谷集題太公丹書後曰〕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鑑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莊子內篇大宗師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朱子文集有求程可久寫踐阼篇書

夏小正傳注

聖人得國無日食

勸學篇同荀子鼫鼠五伎蟹二螯八足

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元圻案〕〔書錄解題時令類〕夏小正傳四卷〔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禮鄭康成注禮運夏時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後人於大戴禮鈔出別行〔漢書藝文志〕孝經家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書錄解題小學類〕小爾雅一卷漢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時好事者抄出別行

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閻按〕慈湖楊簡號謂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謂日月薄食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委之數〔元圻案〕此條全錄慈湖集家記中語記又云胡康侯於春秋誤解日食殊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唐書曆志第十七下〕一行日食議曰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黃初以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紀曆者也

說苑建本篇引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如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與大戴禮荀子勸學篇略同隋唐志小學類又有蔡邕勸學篇一卷易晉九四正義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術〔原注〕晉蔡謨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謂勸學篇也　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大戴二螯八足〔元圻案〕〔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升高而招非臂之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而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篇文與此同〔晉九四正義曰〕晉如鼫鼠无所守也者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阮氏校勘記云不成一伎王〔按盧文弨云〕顏氏家訓作不成技術知

如長日加益行所聞則廣大
良賈深藏若虛
冠辭迎日辭公冠誤公符
五儀穆穆純純
禮察篇言審取舍

王字誤也〔荀子勸學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謝金圃師校刊荀子案曰〕說文有二敖八足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誤〔勸學又云〕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注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過屋云云即晉六四正義所引之辭也〔大戴禮勸學云〕蟹二螯八足非蛇蛆之穴而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又曰螣蛇無足而騰鼫鼠五伎而窮〔晉書蔡謨傳〕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康帝時徵拜司徒謨初渡江見蟚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曾子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疾病篇文董仲舒之言本於此。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亦疾病篇文仲舒云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元圻案〕〔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與史記老子之言略同。〔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老子曰〕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歟。〔原注〕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云迎日辭亦見尚書大傳。〔原注〕三句與洛誥同按大戴禮〔方樸山云〕一是公冠非公符見儀禮士冠禮賈釋甚明今本符字因字形相近而誤刻耳此書脩邱劭之義門校之而於此等處略不是正何耶○〔元圻案大戴禮公冠篇〕陛下擁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郊域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兒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案此四字題上文以別於成王冠辭〔後漢禮儀志注引博物記孝昭冠辭曰〕陛下擁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公冠篇〕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注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尚書大傳略說〕迎日之辭與公冠篇同〔漢書儒林傳曰〕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曲臺記以授大小戴注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哀公問五義。〔案〕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儀各本譌作義今據荀子哀公篇人有五儀訂正據此義當作儀云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緌緌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楊倞云緌當爲膠。肫與訰同。非也。〔集證曰〕禮記大傳序以昭繆注繆讀若穆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注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是穆繆古字通也儀禮士昏禮肫脾不升注肫全也釋文音純詩召南白茅純束箋純讀曰屯是純肫古字通也○〔元圻案〕〔荀子哀公篇〕楊倞注緌當爲膠相加之貌莊子云膠膠擾擾肫與訰同雜亂之貌爾雅云訰訰亂也言聖人治萬物錯雜膠膠訰訰然而衆人不能循其事

賈誼審取舍之言。見禮察篇。〔元圻案〕〔漢書賈誼傳上疏曰〕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東有開明庶虞蜚征
商老彭仲傀仲傀亦爲中蘬
綴學之徒
傳言以象胥反舌舌人
爾雅以觀古
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
官人言少壯老無業
月令注引小正夏小正無中氣日數時訓因小正加詳傅崧卿注夏小正

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原注〕避景帝諱也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案〕〔四庫全書大戴禮〕校本案各本重庶虞二字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原注〕庶虞蓋山虞澤虞之屬馬融廣成頌用飛征〔全云〕以下六條小註俱係正文○〔元圻案〕〔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澤虞掌澤國之政令〔後漢書馬融傳〕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揪斂九數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注飛征飛走也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今本作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原注〕仲傀當攷○〔元圻案〕仲虺史記殷本紀作仲鸓荀子堯問作中蘬石經仲虺之誥作仲傀楊子注中蘬與仲虺同湯左相　四庫全書校大戴禮記云仲傀即仲虺

小辯篇子曰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原注〕劉歆書綴學之士本此○〔元圻案〕〔漢書楚元王傳〕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　班固典引亦曰綴學立制

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原注〕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集證曰〕周語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注舌人象胥之官也　呂覽爲欲篇蠻夷反舌注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元圻案〕〔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注謂依於雅頌。〔原注〕張揖云即爾雅也爾雅之名始見於此○〔元圻案〕〔張揖上廣雅表曰〕昔在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䍐歷載五百墳典散零惟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晁氏讀書志小學類〕博雅十卷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乃更之爲博云

保傅篇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原注〕鄧元事唯見於此當攷〔閻按〕鄧元事亦見賈誼新書卷之十　何云焯謂此不必注前固云即賈誼書之四篇矣〔集證曰〕鄧元事一見韓詩外傳七一見說苑尊賢篇〔外傳云〕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幷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說苑語與大戴略同

文王官人篇〔閻按〕當作曾子立事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原注〕此言可以儆學者〔閻按〕荀子引孔子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余幾一日百誦之

傅氏夏小正序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集證曰〕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農率均田二月丁亥萬舞入學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四月王萯秀五月啓灌藍蓼六月鷹始摯九月丹鳥羞白鳥今按月令孟冬講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原注〕詩七月箋引小正者一〔集證曰〕四月王萯秀○〔案〕原注九字何校本亦作正文今從閻本朱子發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豈時訓因小

孔子三朝七篇　樂經以秦闕亡　樂德樂語樂舞　五莖六英古皇六樂名異　旋宮以明均律　變宮變徵相演　六十聲八十四調　七音清濁一均　二變四清半律子聲　王朴考正雅樂　黃鐘爲萬事根本

正而加詳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禮類〕附錄夏小正戴氏傳四卷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倣杜預編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傳於下每月各爲一篇而附以注釋〔朱子發漢上易書〕李溉卦氣圖後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承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於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

孔子三朝七篇。藝文志注。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此師古注文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凡七篇。〔集證曰〕〔漢志考〕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史記兩漢書文選注所引謂之三朝記爾雅疏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〇〔元圻案〕王氏著漢藝文志考

樂〔元圻案〕〔經義考〕一百六十七樂經隋志四卷佚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應劭曰周室凌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冑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卽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卽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緯動聲儀。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集證曰〕引見文選魏都賦注春官大司樂疏〇〔案文選〕傅毅舞賦亦引之漢樂志白虎通禮樂篇云。六莖五英。帝王世紀。高陽作五英。高辛作六莖。〔大戴禮帝繫篇〕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以六莖爲帝嚳樂。淮南子原道訓注。以六莖爲顓頊樂。通鑑外紀。云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異。〔元圻案〕〔通鑑外紀〕一孝經鉤命決云伏犧樂曰立基神農曰下謀祝融曰屬續〔帝系譜〕云伏犧樂曰扶來神農曰扶持〔帝王世紀〕云少皞樂曰九淵〔樂緯云〕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曰六英〔漢禮樂志〕云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皆緯書帝系諸譜〔漢志世紀〕放六樂撰其名故多差異非本稱也〔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

徐景安樂章文譜。曰五音合數而樂未成文。案旋宮以明均律。迭生二變。方協七音。乃以變徵之聲。循環正徵。復以變宮之律。迴演清宮。其變徵以變字爲文。其變宮以均字爲譜。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宮。倍應聲同。終歸一律。〔案〕〔唐書藝文志〕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玉海一百五引中興書目新纂樂書唐協律郎徐景安撰一名歷代樂儀共三十篇自一至十述聲律器譜自十一至三十述祀樂之儀樂章文譜其二十篇之目也其詞曰樂章者聲詩也章明其情而詩言其志文譜樂句也文以形聲而句以局言〔唐書禮樂志〕祖孝孫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迭爲綱

用尺量定律　吹律得聲　徐景安歷代樂儀　陳晉叔樂書　范鎭新定樂法　房庶亡補樂書　景祐樂府奏議　景祐廣樂記　皇祐新樂圖記　蔡元定律呂新書

紀黃鐘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繇濁至清爲一均〔唐會要周禮〕旋宮之義絕亡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

陳晉之〔全云〕陳晹祥道弟樂書謂二變四清。樂之蠹也。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樂書二百卷宋陳晹撰晹字晉叔閩清人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事跡具宋史本傳此書引據浩博辨論精審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紕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晹則曰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鐘爲清又謂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鐘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太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鐘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清協之也晹引李照十二鐘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尚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據若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蔟與正黃鐘應半夾鐘與正大呂應此理尤爲晹所不知也

朱文公答廖子晦書曰。半律。通典謂之子聲。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四律。有四清聲。卽半聲是也。變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周語王將鑄無射篇注〕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後漢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合爲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每律各添二聲而得之也。〔原注〕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鐘四寸半是也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案通典樂三〕鳧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比正聲爲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歐陽公五代史周臣傳〕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世宗顯德二年遷樞密使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玉海一百五〕會要顯德六年正月王朴上疏曰梁唐晉漢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其餘八十三調於是泯絕宜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遂作律准十三絃用七聲爲均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幷所定尺所吹黃鐘管所作律准並上進〔原注〕正聲云云乃朱子答張仁叔語見文集五十八

仁宗實錄。敘皇祐新樂。云。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鐘。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

律當辰音當日
六十律相生法
錢氏三百六十律

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二律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見於范蜀公樂書實錄蓋蜀公之筆也〔書錄解題起居注類〕仁宗實錄二百卷學士華陽王珪禹玉范鎮景仁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撰宰臣韓琦提舉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謂黄帝之法也司馬公謂胡李〔全云〕胡瑗李照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宋史藝文志〕范鎮新定樂法一卷又房庶補亡樂書總要三卷〔書錄解題音樂類〕景祐樂府奏議一卷皇祐樂府奏議一卷殿中丞致仕胡瑗翼之撰景祐廣樂記八十卷翰林院侍講學士馮元等撰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攷詳詔宋祁集賢與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之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定大樂制管鑄鍾并引聶冠卿爲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爲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宋阮逸胡瑗奉勑撰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較定鍾律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主逸瑗之說范鎮則主房庶之說往反爭議卒不能相一〔司馬温公傳家集與范景仁第四書曰〕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蔡附載景仁答書曰〕以律生度黄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季通謂律度量衡言蓋有序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於度若以累黍爲之是律生於量皆非也故自爲律吹之而得其聲〔原注〕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爲尺量然實錄不宜避私諱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樂類〕律呂新書二卷宋蔡元定撰元定字季通建陽人慶元中坐黨禁流道州卒事跡具宋史道學傳朱子序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淮南子天文訓云律以當辰音以當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京房六十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本於此〔繼序按〕錢樂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劉焯已譏之而萬寶常爲百四十四律歐陽之秀申其說曰百四十四律爲之體或變之又得二百一十六爲之用仍錢樂之法也杜佑十二變律蔡季通六變律亦皆從京房六十律得來〇〔元圻案〕〔後漢書律曆志上〕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韋元成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陰陽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生以黄鍾爲宮太蔟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

賈疏引樂經
新莽立樂
陽成子長作樂經
大唐之歌樂辭
漢鮑鄴等上樂事
食舉之樂
樂經存亡

雙劍飛白
挾琴赴曲
阮籍樂論
戴望之好樂

樂名歷代異稱
周禮奏九夏
宋樂名永
梁樂稱雅諸名義
周樂稱夏諸名義
唐樂稱和諸名義
宋樂稱安諸名義

蕤賓變徵此爲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之類從焉〔隋書音樂志〕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終於安運長四寸四分有奇總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自黄鍾終於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於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唯安運一律爲終不生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集證〕按三禮圖引樂經與磬氏疏樂云語同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漢元始平帝年號四年立樂經見王莽傳上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閻按〕王充論衡陽成子長作樂經〔全云〕樂經王莽所立作尙書大傳者豈及見之其卽河閒獻王所輯之雅樂伏生爲博士時嘗見而引之耳河閒之樂存肄樂官而不御成帝時王禹宋臯等世傳其學能說其義則必有其書矣王莽時乃遂輯以爲經〔集證按論衡超奇篇〕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元經對作篇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元子張卽子長也〇〔元圻案大傳咎繇謨傳〕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後漢律曆志上注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樂官但有太蔟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頗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四庫全書樂類總說曰〕沈約云樂經亡於秦考諸古籍惟禮記經解有樂教之文伏生尙書大傳引辟雝舟張四語亦謂之樂然他書均不云有樂經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別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又注曰隋志樂經四卷蓋元始四年王莽所立賈公彥考工記磬氏疏所稱樂曰當卽莽書非古樂經也晉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作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蓋用阮籍樂論之語〔原注〕〔樂論云〕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〇〔元圻案〕〔晉書戴邈傳〕邈字望之少好樂尤精漢史永嘉中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云云〔又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　樂論本傳不載見白帖樂類〔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樂論曰〕江淮以南其民好教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挾琴之容氣發於中聲傳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也樂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元圻案〕〔通典一百四十二〕周享神諸樂多以夏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多以和爲名〔周禮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宋書樂志一〕左僕射建平王宏議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隋書音樂志上〕梁天監元年國樂以雅爲稱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衆官出入奏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序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皇帝出入奏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君子萬年永錫爾允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尙書周官三公宏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撤也牲出入奏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奏牷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也降神及迎送

號鐘繞梁綠綺諸琴
蔡邕製焦尾琴事
琴賦初學記言古琴
叔夜廣陵止息曲
廣陵散爲魏晉名
日宮散月宮散
歸雲引華嶽引
廣陵散始杜夔

奏誠雅取尙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也其辭並沈約所製〔又音樂志中〕周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五等諸侯正日獻玉帛奏納夏族人奏族夏食舉奏深夏〔又音樂志下〕開皇中牛宏等議周禮王出奏王夏尸出奏肆夏叔孫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隨事立名皇帝出入皆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食舉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誠夏宴饗殿上奏登歌並文舞武舞合爲八曲仁壽元年奇章公宏等創製雅樂歌辭其祀圜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樂以降天神升壇奏皇夏之樂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樂皇帝降南陛詣罍洗洗爵訖升壇並奏皇夏初升壇俎入奏昭夏之樂皇帝初獻奏誠夏之樂皇帝旣獻作文舞之舞皇帝飲福酒作需夏之樂皇帝反爵於坫還本位奏皇夏之樂武舞出作肆夏之樂送神作昭夏之樂就燎位還大次並奏皇夏〔唐書禮樂志十一〕開元定禮始復遵用祖孝孫十二和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人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又以徹豆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飲以肅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通典樂二〕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祴和王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和享先農則奏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

〔玉海一百五〕會要建隆元年竇儼上言改樂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宗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爲隆安王公出入爲正安皇帝食飲爲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爲順安皇太子軒乘出入爲良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

傅元琴賦。〔案〕據玉海一百十賦字下當有序字疑刊本脫去 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宋書樂志一〕八音五曰絲絲琴瑟也齊桓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元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傅氏言之則非伯喈也 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何云〕此唐人改琴賦以就傅非宋志誤○〔元圻案〕〔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武帝爲晉王以元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鶉觚子卒謚曰剛〔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章懷注傳元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鐘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文選張載擬四愁詩〕李善注引傅元琴賦序與蔡邕傳注同〔又搜神記曰〕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而燒不盡因名焦尾琴有殊聲焉〔又初學記樂部琴類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脩況藍脅號鐘自鳴空中繞梁綠綺注司馬相如琴焦尾注蔡邕琴是焦尾之屬伯喈顯有明證〔王氏引章懷注〕以證宋志之誤而義門謂唐人改琴賦以就傅似誤會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注。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元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全云〕通考有廣陵止息譜○〔案李善注〕廣陵等曲今並存未詳所出又曰引應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 韓皐謂嵇康爲是曲。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於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今以選注考之。廣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原注〕魏揚州刺史治壽春亦非廣陵 顧況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敗散之說非矣。〔元圻案〕〔韓皐廣陵散解云〕妙哉嵇生之爲此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其音商主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余聲也所以知魏云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而與宮同音是知臣奪君之義也此所以知司馬氏將篡也王凌謀立荊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叔夜撰此將以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魏晉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顧況王氏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兄女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中散沒而王女生其間寂寥五六百年云云〔夢溪筆談音樂一〕亦引韓皐之說而辨之曰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宋何薳春渚紀聞八〕韓皐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屬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爲雅樂郎魏武平荊州得夔甚喜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魏氏春秋止云〕康臨刑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惟嵇康別傳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韓皐遂曲爲之解　魏氏春秋別傳之說俱見三國志二十一王粲傳注　韓皐字仲聞太傅滉子穆宗以舊恩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唐書本傳稱其生知音律

銅山靈鐘相應
銅澡盤應鐘而鳴
劉歆鐘律書
隋牛宏樂議
周無射鐘毀隋

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世說注引東方朔樊英事。樂纂又謂晉人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鳴。〔集證〕〔按世說文學門注東方朔傳曰〕孝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後五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又云魏時殿前鐘忽鳴張華曰蜀銅山崩此說與東方朔樊英事相類而人各不同〔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樂纂〕昔晉有銅澡盤自鳴張茂先曰此器與洛陽鐘聲諧宮中撞鐘故樂鳴以鑢之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　此事亦見劉敬叔異苑

朱子語錄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漢志無劉歆說樂。此記錄之誤。近思續錄亦誤取之。〔原注〕隋牛宏引劉歆鐘律書出風俗通○〔元圻案〕〔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開皇九年詔改定雅樂宏上議曰劉歆鐘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宏所引劉歆語與風俗通聲音篇同

周無射之鐘。至隋乃毀。〔何云〕詳見春秋正義 唐顯慶高宗七年丙辰改元 之輅。至本朝猶存。物之壽亦有數邪。〔集證〕〔昭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景王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在懸是也開皇九年平陳又徙於西京置太常寺時人悉得見之至十五年敕毁之○〔元圻案〕〔沈括夢溪筆談〕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泰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穩利

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

制氏樂止紀鏗鏘 李延年變新聲

徐氏之禮。善盤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樂。紀鏗鏘之聲。而不能言其義。漢世所謂禮樂者。叔孫通之儀。李延年之律。爾禮缺而樂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聲。亦不復傳矣。〔元圻案〕〔史記儒林列傳〕禮自孔子時其經不具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公是先生弟子記〕劉子謂楊翼曰鼓舞鏗鏘吾不知其異於樂也然而不知其義者是制氏之樂也折還進退吾不知其異於禮也然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又佞幸傳〕李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甚貴幸之

伏羲網罟歌 神農豐年詠 夏侯太初辨樂論 黃帝龍袞頌 元次山補樂歌諸辭 竹彈歌

夏侯太初辯樂論。伏羲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文心雕龍章句篇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原注〕竹彈歌見吳越春秋○〔元圻案〕〔魏志夏侯元傳〕元字太初〔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辯樂論曰〕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佃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唐文粹元結補樂歌十篇〕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猗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猗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隋書經籍志雜史類〕吳越春秋十二卷趙曄撰〔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陳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之謂也

琴曲十二操名義 伯牙作水僊壞陵操

韓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僊壞陵二操。〔元圻案〕〔初學記樂部琴類琴操曰〕古琴曲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而作此曲二曰猗蘭操孔子所作傷不逢時三曰龜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爲文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自傷作此曲八曰朝飛操牧犢子所作七十無妻見雉朝飛感而作此曲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牧子感之作此曲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十二曰壞陵操並伯牙所作〔集證〕按通志樂略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爲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牧犢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壞陵二操皆伯牙作則工伎之爲也故削之

制律必得真秬黍 縱黍橫黍尺律異 楊傑元祐樂議

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楊次公〔全云〕楊傑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案〕此釋草文其種異。以爲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原注〕

劉貺太學令壁記

晁子止曰縱黍爲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爲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爲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爲不足胡瑗是也○〔元圻案〕〔玉海一百五〕皇祐四年范鎮上書曰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而聲音生於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十者必相合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許慎云秠一稃二米今秬黍一米俟真黍至然後爲樂又楊傑言鎮有元祐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竊緣其樂先經仁宗制作後經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久矣不可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遂撰成元祐樂議七篇其二篇議秬秠　楊傑字次公無爲軍人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歷禮部員外郎出知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著無爲集　原注引晁子止語見讀書志房庶補亡樂書下

新唐書樂志。多取劉貺太樂令壁記。〔元圻案〕唐書劉子元傳子貺爲太樂令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元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三〕太樂令壁記崇文總目唐協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唐呂才制尺八諧律 尺八爲笛名 元宗吹尺八謫人間 房介然善竹笛

呂才傳云。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尺八。樂器之名。〔原注〕見摭言逸史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元圻案〕〔唐書呂才傳〕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舉善音者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云云即召才直宏文館參論樂事〔集證〕〔容齋四筆十五〕唐盧肇爲歙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遙望漁舟不闊尺八有姚巖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摭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回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元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爲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云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聽音觀樂知風俗

文子〔精誠篇〕曰。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與樂記意同。

齊衰作大呂

呂氏春秋。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樂毅書所云大呂陳於元英者。〔集證〕〔按晏子春秋諫下篇〕齊桓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云云泰呂即呂氏春秋所謂大呂也○〔元圻案〕〔呂覽仲夏紀侈樂篇〕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篇也畢氏沅曰此注非也貴直論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注云齊之鍾律也〔案史記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史記樂毅傳〕樂毅報燕惠王書曰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孔子鼓瑟見貍鼠 蔡邕以螳蜋疑殺聲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貍微行造焉。獲而不得。而曾子以爲有貪狼之志。〔何云〕事見韓詩外傳客有彈琴。見螳蜋方向鳴蟬。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爲有殺心。二事相類。〔元圻案〕〔韓詩外傳七〕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辟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淫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辟不亦宜乎〔藝文類聚琴類華嶠漢書曰〕初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召邕者比往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邕素爲鄉邦所宗主人遂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而飛螳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聶政琴成入韓
晉孔衍撰琴操

鐘磬二八一堵十二子聲卽清聲
劉几王堯臣論樂

禮樂互用無偏勝

禮樂無全書詩與樂相須子夏述樂記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七年琴成入韓。見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二豈韓有兩聶政與。[閻按]琴操多不足辯○[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聶政其一見戰國策史記刺客傳

范蜀公曰。清聲不見於經。唯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衞無異。案此范蜀公樂議論鐘之文[玉海一百五]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劉几乘驛赴詳定禮文所議樂六月同判太常王存乞召范鎭與几參考得失從之二十一日命知禮院楊傑同議大樂從劉几請也今考皇祐二年王堯臣等言。准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卽清聲也。唐制以十六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今太常鐘垂十六。[錢氏大昕曰]宋人避諱改宮縣爲宮架其云鐘垂十六亦改縣爲垂也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又樂工所陳。自磬簫琴籥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原注]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爲非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劉几言樂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爲正論[元圻案][歐陽公誌王堯臣墓曰]公諱堯臣字伯庸應天虞城人也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嘉祐元年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謚曰文安

西山先生曰。禮中有樂。樂中有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案][西山自注云]此卽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卽樂中有禮禮勝則離。以其太嚴須用有樂。樂勝則流。以其太和。須用有禮。[元圻案]此條皆眞西山答問禮樂語

致堂胡氏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閻按]此又以樂記子夏作　[全云]致堂前以爲子貢作者恐是傳寫之訛至於禮

魯賜禮樂不盡同周
魯君臣後僭禮樂
魯夷樂止東南

鄉飲酒言三終四
鄉樂爲房中之樂
大射歌鹿鳴三終
新宮三終無管詩

夫子欲爲一書。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嘆是也。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皐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請。在平王東遷之後。[原注]說見前　[閻按][小戴禮記]原無明堂位祇緣馬融增入遂紛紛至今○[元圻案]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正義曰]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唯與二方也[禮記集說嚴陵方氏曰]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亦隆殺之義也　[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太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禮記集說淸江劉氏曰]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曰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旂者大司馬天子載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此亦隆殺之微意也又經曰牲用白牡[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勳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　[欽定禮記義疏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別大戴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略加刪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歿用天子禮樂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殊不知周公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

鄉飲酒升歌三終。[原注]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三終。[原注]南陔白華華黍閒歌三終。[原注]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原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閻按]周禮磬師謂之燕樂亦曰房中之樂。大射歌鹿鳴三終。[原注]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管新宮三終。[原注]其篇亡

笙詩無辭。則管詩亦無辭。[原注][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則新宮有辭

困學紀聞注卷五

春秋字數
春秋謹嚴
學春秋爲切近法
用夷禮則夷之
史皇邪正相半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春秋相表裏
楚詩夏南
無中國
魯莊忘父讎婚齊

# 困學紀聞注卷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春秋〔元圻案〕〔李氏燾作謝疇春秋古經序曰〕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誤也今細數之更缺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是張晏所本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呂成公左氏傳說十八論〕楚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鄭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巡顏杲卿一等人於是知大段奸僞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道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會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爲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須是切近看道般事方會長進

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懍懍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爲作與〔何云精義先儒所未逮〕〔全云此亦是儒者之言聖人未必即是此意魯莊公忘父讎與齊爲婚尚何責於諸侯之不討夏南〕〇〔元圻案〕〔衛風小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公是先生弟子記〕無衣之詩其惠足以得民其智足以使臣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鄭康成詩譜序曰〕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故鄭舉其終始也　宣公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孫氏復春秋發微曰〕言楚人者與楚討也徵舒弒君天子不能誅諸侯不能討而楚人能之故孔子與楚討也〔胡氏傳曰〕其稱楚人殺夏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　〔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一〕王迹熄而詩亡趙氏以頌聲不作爲亡朱子以無雅爲亡考范甯穀梁傳集解序曰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作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陸德明謂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孔穎達謂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內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然則降王於國風而雅亡其說固不自朱子始矣然雖無雅猶有風也且政衰何以謂之迹熄乎呂成公謂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懍懍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陸清獻書取其說而言之不詳余於近代儒者得數說焉〔桐城方氏中履古今釋疑曰〕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春秋所以作也〔安溪李文貞公曰〕畿內之地亦有風謠雖兩周盛時豈能無風王朝卿士賢人閔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只可以正變分治亂不可以風雅分盛衰也觀二南體製不進於頌東遷後猶有魯頌況雅乎然西周不見所謂風東京亦無復雅者意畿內醇美之詩采附於二南以爲正風而衰亂之音則別爲王風以爲變至雅之無東則序詩者失之也今觀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周宗既滅今也日蹙國百里明是王畿有正風東遷有變雅之證況風詩是王者命太史采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奈何專以無雅爲詩亡〔常熟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成康之盛無論矣幽厲失道板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而後齊晉主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尚貢包茅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詞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於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於是郊鄏大鼎狡起於荊尸鴻汭遺封下夷於九縣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迹既熄詩既亡矣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於未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於已墜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又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而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王亦周初太師之本名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又曰二南也豳也大小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惟何彼穠矣爲平王以後之詩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此論雖與諸說互異而足以互相證明

春王正月諸說
胡傳周未嘗改月
春秋名義
左氏言時
先經諸證
夏時冠周月之非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案〕以上朱子答張南軒書　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說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朱子答林擇之書云〕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改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云云〔又朱子答胡平一曰〕凡此之類反覆推說盡有可通

元年義取體仁

亦儘有可難雖嘗遍問前輩亦未有決然不可移之說竊謂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似不若闕之之爲愈見文集五十八

石林葉氏〔全云〕葉夢得著春秋三種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劉原父曰〕穀鄧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石林之說蓋本於此陳氏後傳〔全云〕止齋作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全云〕清江張洽朱子弟子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爲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朱子荅呂晦叔書曰〕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閻按〕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春秋特筆哉○〔元圻案〕石林春秋攷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裒輯得十之七八其統論二云左氏記事大抵先經一時如隱書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以爲秋桓書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以爲春僖五年春晉侯殺申生左氏傳于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晉里克弑卓及荀息左氏記于九年十一月等疑皆從舊史之文舊史之序時亦皆本於夏正蓋既以正歲爲歲首則時有不得亂時不得亂則月亦不得易春秋所以易之者蓋編年以繫事而正朔王法之所謹不得不本周正也　〔陳止齋春秋後傳〕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風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云云　〔張氏洽春秋集傳〕春王正月傳曰按胡氏以爲商周雖改正朔而實未嘗改月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今按周人改月之證見於書傳坦然明甚但以當時兼存夏正故於經傳之間互見迭出後人因此或迷而不覺至胡氏又惑於商書之說臆決而爲此言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周官于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爲正歲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此其證之尤章明者又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此夏正也而以周之正月爲一之日觀此二者可以見其兼存之驗矣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之得天故未嘗廢而於因事當用之時每存之也　〔書錄解題〕春秋類　春秋傳二卷伊川程子撰又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通旨一卷徽猷閣待制建安胡安國康侯撰又春秋傳十二卷劉絢質夫撰二程門人其師亟稱之　劉質夫春秋傳程沙隨春秋傳張洽春秋集傳經義攷皆云已佚唯張洽集傳余近得抄本共二十六卷內缺十八至二十二二十三至二十六七卷　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諡文憲

胡文定〔胡安國諡文定〕春秋傳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與胡康侯第六書謂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原注〕東萊集解亦不取〔全云〕文定之說固腐甚然頗淵源於漢志○〔元圻案〕〔葉石林春秋傳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卽位而不求其爲仁者也故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與胡傳意同〔董子對策〕曰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羅氏泌路史餘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蓋從董子　〔漢書律歷志〕一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

隱十年無正隱不書卽位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春秋集傳微旨卷二〕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卽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元圻案〕〔書錄解題〕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唐給事中吳郡陸質伯淳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循傳其學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　〔隱十一年穀梁傳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陸氏之說本此〔葉石林傳曰〕隱何以不書卽位將以治隱也隱受國於惠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卽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卽位也以爲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其說亦本穀梁

侵伐之數及義例

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閻按〕胡傳以爲侵六十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元圻案〕〔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莊十年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隱五年穀梁傳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東萊春秋集解取陸淳纂例趙子曰〕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之說〔王晳春秋皇綱論〕侵伐取滅篇亦取之〔石林葉氏傳曰〕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爲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蓋兼取左氏趙氏之說似與孟子意合〔書錄解題〕春秋集傳十二卷蘇轍撰專本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古文卽位爲卽立輸平渝平相通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卽立按古器物銘凡言卽立或言立中庭〔案〕立中庭諸本皆作中立庭今從閻本皆當讀爲位蓋古字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案〕此皆趙明誠古鼎銘跋尾文在金石錄卷十二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下疑脫鄭氏注三字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蓋古字通用〔正義曰〕古文春秋者漢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詛楚文〔歐陽公集古錄〕秦誓巫咸文一作秦誓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變輸盟刺卽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卽左氏渝平也〔原註〕

春秋筆削與文辭異　游夏不能贊一辭

十四人求周史記百二十國寶書

星霣如雨爲修後語　棄取寶書得六十國　春秋非魯專名

胡文定謂以物求平恐未必然○〔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棟案立讀爲位〔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既入立於社南今周書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卽位于社是立字當作位也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及盄和鐘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邾敦銘云毛伯內門立中庭咼皷敦銘云蘇公入右戠立中庭北鄉韋宏嗣許叔重皆云列中庭之左右曰位明立字亦當作位釋者仍訓爲本字非也〔朱子語類〕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意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渝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意則只是渝字也〔詛楚文〕見古文苑一其文曰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邪甚亂宣侈競從變渝盟刺〔一韓元吉校本云〕渝石作輸變渝盟刺刺字不可解〔東坡詛楚文詩王注〕載詛楚文作變渝盟制當從之

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案〕〔程子春秋傳序曰〕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見文選四十二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元圻案〕〔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文選曹攄思友人詩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俱不及子游惟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與文選引史記同

公羊疏按閔因敘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原注〕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閻案〕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閻案〕三禮二字疑不可曉反覆窮思似是修爲二字質諸公羊傳疏頗合因自笑曰邢邵言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全云〕三禮二字當是三註謂其稿累易而成○案公羊傳首疏寶作脩爲則閻氏之說爲有據朱文公謂二書不傳不得聖人筆削之意〔元圻案〕〔經義考〕閔氏因春秋敘佚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徐彥疏曰〕周史而言寶書者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也又問曰若然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國乎答曰其初求也實得百二十國史但有極美可以訓世有極惡可以戒俗者取之若不可爲法者皆棄而不錄是以止得六十國也〔史通六家篇曰〕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朱子偶讀漫記云〕劉原父嘗病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國寶書三禮春秋而子反病二書之不傳不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也〔隋書經籍志〕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書錄解題〕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唐志亦不載〔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撰不知何據然亦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景德中侍講邢昺校定傳之〔經義考〕曰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荊公不爲春秋　荊公以莘老詆春秋　雅言無春秋

春秋以懼見人性

書尹氏齊崔氏義

周衰諸侯有史　小史掌邦國之志　國史有內外左右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亦曰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全云〕〔祁寬所輯和靖語錄〕海陵周茂振謂荊公妒孫莘老之言不可復加而遂詆爲斷爛朝報乃屬刻辭今觀和靖此語可以釋然○〔元圻案〕〔臨川集答韓求仁書曰〕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周茂振跋孫莘老春秋經解曰〕先君傳春秋於先生嘗言荊公初欲傳春秋而莘老之書已出忌之遂詆聖經曰斷爛朝報也〔經義考〕一百八十一王氏安石左氏解一卷存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楊龜山作孫莘老春秋經解序〕曰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荊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

鶴山李明復春秋集義序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元圻案〕〔經義考〕呂氏祖謙春秋講義一卷存黃震曰成公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曰〕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

書尹氏卒〔案〕隱公三年左傳作君氏此從公穀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昭公二十三年書齊崔氏出奔衛宣公十年此崔杼弒其君之始也襄公二十五年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微何云迂遠無當○〔元圻案〕〔公羊隱三年傳〕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　王氏此條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石林春秋傳曰〕尹氏卒貶世卿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擅立君諸侯之大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弒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爲是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一見法焉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始更魯歷〔案〕魯歷書錄解題作周歷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

日食推驗不盡合
莊十八年不入食

交會後有不食頻食
日食之頻有脫簡

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史記秦本紀〕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耳文在浪語集卷三十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語錄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見禮記內則閭尚有史況一國乎〔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閻按〕成王封伯禽有史有典策有春秋之制也〇〔元圻案〕〔陳氏傅良春王正月傳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自注〕本常州先生薛氏〔楊氏蘭春秋解〕自敘呂氏大圭春秋或問亦從薛常州說〔隋書經籍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夏殷以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荀悅亦云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原注〕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魯曆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原注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閻案〕春秋三十六日食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蓋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　衛朴以莊公十八年三月獨不入食法不知法推是歲五月壬子朔申時日食〔元史郭守敬曰〕蓋誤五為三是也詳見余潛邱劄記〇〔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八〕淮南人衛朴精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唯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咸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五衆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案〕此隱公三年正義文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原注〕漢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頻食〔閻按〕比月頻食此理所絕無者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之鑿鑿不必西法為然余嘗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某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秦雲九頻以為然〇〔元圻案〕〔隱公三年左傳注〕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正義曰〕戰國及秦曆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曆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修之漸益詳密今為曆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興以來殆將千歲為曆者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也〔注〕不能定故未之言〔又襄二十四年左傳正義〕劉炫曰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注記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也但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傳寫致誤失其本真也

書時月多闕文

春秋事之深切著明也

春秋有律之斷例

春秋如用藥治病

公矢魚於棠

西疇崔氏〔全云〕涪陵崔子方彥直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七年〔案〕十七當作十四閣何本俱誤作七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元圻案〕〔桓公四年杜注〕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他皆放此〔宋趙氏鵬飛春秋經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闕文也何休附會以為桓無王故貶去二時此妄說也十二公之中惟桓一公最多闕文五年春正月甲戌之下闕事并甲戌己丑書陳侯鮑卒十二年十一月一月之中兩書丙戌十四年夏五闕月十月日食闕日〔書錄解題〕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之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游諸公然則其賢而有守可知矣〔經義考〕崔氏經解佚本例例要存〇〔案〕今本題曰西疇居士春秋本例共二十卷書錄作一卷誤也王氏所引不見於本例蓋經解之文　西疇之說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引之

孟子題辭〔案〕趙岐作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董生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正義云此春秋緯文愚謂緯書起哀平間董生時未有之蓋為緯書者述此語耳〔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孟子十四卷趙岐注〔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

公矢魚于棠〔案〕隱公五年公穀經文俱作觀魚此從左傳朱文公語類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

正二三月書王

書王之月總數

二三月書王存二代

紀侯大去國爲生名

隕霜不殺菽

類按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全云〕左氏之陳魚則竭澤淮南之射魚則取其大者畢竟不同至其云則君不射之射恐是不射其利耳○〔元圻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葉石林春秋考五〕古者祭必親射牲故必因四時之田而取之臧僖伯始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末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射之爲言蓋矢也豈隱公本以觀魚不因于狩而假射牲以爲之名乎則觀正當爲矢不當言陳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一〕後世如秦始皇幸瑯琊候大魚出射之漢武帝射蛟江中皆魯隱之爲也　〔朱竹垞曰〕兪成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談謂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鱻而食之直作射解

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　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　先儒以爲妄〔元圻案〕〔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二月說曰羣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三月書王者一十七春秋之法唯元年不以有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　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總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穀止於哀公十四年書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二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十六兩年皆書春王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蓋通志堂所栞尊王發微文有脫誤可藉以校正〔伊川程子經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　〔隱公三年公羊傳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　〔左傳隱公元年正義曰〕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不奉周正周人豈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

紀侯大去其國〔莊公四年〕陳齊之〔全云〕字長方王信伯弟子　謂聖人蓋生名之〔案記曰諸侯失地名〕大名也若漢欒大是也愚按以大爲紀侯之名本劉質夫〔何云〕質夫名絢程門弟子○〔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　〔漢書漢武帝紀〕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師古曰〕褚大也　〔儒林傳〕有蘭陵褚大　〔經義考〕陳氏長方春秋傳佚張栻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胡氏寧曰〕伊川先生以大者紀侯之名罪其不能死社稷也　〔呂氏集解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地也

魯哀公問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韓非書所載也〔此內儲說上篇文〕以魯論焉用殺之言觀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託聖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何云〕夫所謂焉用殺者蓋以上失其道蚩蚩之民罹于刑辟或非其罪當以教化先之非縱捨姦慝宜殺而不殺也舜攝位而四凶伏其辜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何嘗非惟辟作威之道而迂儒以法家稱引故疑之乎　〔又云〕非之言自不足據○〔元圻案〕公羊經文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霣霜不殺草左傳穀梁傳皆作十月定公元年十月霣霜殺菽三傳同今韓非子云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合二事而一之足證其說之無稽

有蜮有蜚有蟘

魯僖遭旱修政

僖公世書雨書雩

春秋以名勸懲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莊十八年〕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原注〕〔爾雅〕蜚蠦蜰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元圻案〕〔呂氏春秋任地篇〕又無螟蜮〔高誘注〕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兖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邵學士晉涵爾雅釋蟲正義曰〕說文云蟘蟲食苗葉者左傳疏引李巡云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蟘通作蟥〔月令云〕仲夏行冬令百螣時起鄭注螣蝗之屬是蜮蟘螣一也〔劉敞春秋傳〕以爲非中國之獸未詳所據又曰蜚又名負盤廣雅云負蠜蟅也〔孔穎達云〕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衣物故左氏傳曰有蜚不爲災亦不書也春秋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一名蜚一名蠦蜰而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左傳註多作負蠜以此下有草蟲負蠜故相涉誤耳今按說文亦云蜚臭蟲負蠜也是蜚亦有負蠜之名也〔漢書五行志〕蜚劉歆以爲負蠜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山海經〕東山經曰太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經義考〕程氏迥春秋顯微例目宋志一卷佚

郎顗謂魯僖遭旱修政自敕時雨自降然春秋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雩已而書大旱公之德衰矣〔閻按〕〔晉袁甫傳〕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此何休註也○〔元圻案〕〔後漢書郎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邱人也陽嘉二年顗詣闕拜章帝使對尚書顗對曰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鐘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雨大澍也　僖三年六月雨穀梁傳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二十一年夏大旱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黃氏仲炎曰〕富公弼告神宗曰願陛下不以今日得雨爲喜更以累年災異爲憂此可以言春秋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袞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黨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俗之機乎〔閻按〕鐫工安民李仁甫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中碑林辨之　〔集證〕〔邵氏聞見前錄〕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崇寧二年蔡京又自書元祐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刻石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王明清揮麈錄〕九江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碑姓名呼使仲寧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爲姦不忍下手議之者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元圻案後漢書皇甫規傳〕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

公如京師非以朝

歸賵二書法母以子貴

齊桓胥命爲伯

齊僖稱小伯

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公如京師。成十三年 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何云精義○〔元圻案〕成十三年杜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胡氏傳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　〔張氏洽集註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爲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趙氏鵬飛經筌曰〕凡諸侯相朝皆書如如公如晉如齊皆朝也不曰朝而曰如尊天子也唯朝王則曰朝公朝於王所是也尊內則曰朝滕薛來朝是也

仲子之賵。宰書其名。成風之賵。王不書天。正三綱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豫章。君猶近古也。〔元圻案〕〔隱元年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程子曰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仲子繫惠公而言故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之禮賵人之妾不天亂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而名咺以見其不王王臣雖微不名況於宰乎　〔文五年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原甫曰〕一則名其宰而見貶一則去其天以示譏　〔隱公元年公羊傳曰〕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後漢書皇后紀〕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　〔晉書后妃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明帝即位封建安君至成帝咸康元年始別立廟於京都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桓公三年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春秋傳 以爲自相命。非正也。止齋春秋後傳 亦以爲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下云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鮮矣止齋自註本薛氏 愚謂齊衛胥命。此伯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事見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註徐廣曰徐今薛縣 霜凝冰堅。其來漸矣。全云春秋之末挾霸局者亦齊衛也於是齊景思更霸而率衛靈以伐晉○〔元圻案〕王氏此條本朱子語類問於張洽之說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言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桓公三年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程子胡傳〕皆善其不盟詛與公羊荀子同　〔劉氏敞傳曰〕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于天子正也諸侯有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又意林曰〕時齊僖公自以爲小伯而狄人追逐黎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率之職責衛宣公故此胥命者以方伯之事自相命也　〔張氏洽春秋集傳曰〕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專征之權與春秋謹書之志王命不行列國授霸從此階也下逮戰國諸侯欲稱王則齊魏會于笠澤以相王秦昭王欲稱帝則使人致東帝於齊僭竊交私百準一揆故知胥命者春秋謹霸政擅命之始也　〔朱子語類〕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勢必如此　〔國語〕及平王末而晉秦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稱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詩邶詩序〕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書郊書雩皆有故

昭定書蒐爲權移下

定公書元先卽位春秋志火存陳

春秋三書孛孛變甚於彗齊景使禳彗

書郊九。皆卜不吉。僖三十一年成十年襄七年十一年 失時 成十七年九月定十五年五月哀元年四月 牛災 宣三年成七年 則書之。書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桓五年秋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秋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十六年秋十七年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八月六年秋九月八年秋十六年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定元年九月七年秋是年九月十二年秋 建巳之雩。常事不書。〔元圻案〕〔胡傳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於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　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杜注〕龍見建巳之月　〔程子曰〕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昭八年蒐於紅十一年大蒐於比蒲二十二年大蒐於昌間 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定十三年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元圻案〕〔劉氏敞春秋傳曰〕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　〔家鉉翁詳說〕蒐軍政也魯自宿意如盜竊兵柄舉國中邱甸卒乘皆爲己之私有昭公不能君以是故也今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魯君可以有爲之日而定公庸且弱苟安目前而不能爲魯國深長慮兵柄可收而不能收公室自是無復興之望矣

定公六月卽位。而於春夏書元年。隱元年 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卽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太速。與魏太遽。非春秋存陳之意。〔何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卽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漢魏之事惟光武建武之元以六月卽位可從此例以更始失政天下亟望有君故也若延康黃初之予奪春秋之罪人也　〔全云〕溫公亦非奪漢與魏只是要書法一例其實書法何嘗不可變通○〔元圻案〕〔朱子與呂成公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　〔昭公九年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書錄解題編年類〕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丞相溫公河內司馬光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傳體爲志八卷以進神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迄乎五代就秘閣置局神宗御製序賜名資治通鑑

春秋三書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 而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見。則彗孛一也。晏子春

星孛東彗見西

恆星不見星隕沙鹿崩

晉霸由師武臣力

晉納捷菑弗克晉侵齊以喪還

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孛之爲變甚於彗矣。〔原注〕齊有彗星見於傳而經不書　〔何云〕經不書益見彗小於孛矣　〔集證〕〔漢文紀〕有長星出於東方文穎曰彗孛長三星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二丈無常也○〔元圻案〕〔後漢書天文志上〕孛之爲言猶有所傷害有所妨蔽所以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見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撝奪誅戮如仇讎自是觀之孛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孛之與彗相似匪同　〔史記齊世家〕亦載晏子之語孛作茀　〔今本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此天教也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又外篇〕記彗見者二其文皆與後漢書所引晏子不同王氏此條據章懷注

星孛東方。哀十三年冬 在於越入吳之後。哀十三年夏 彗見西方。〔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元年 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元圻案〕〔綱目〕周顯王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齊桓之將興也恆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命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無君矣。人事之感天地爲之變動。故董子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元圻案〕〔呂氏集解〕莊七年恆星不見云云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又僖十四年沙鹿崩許氏曰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隳晉文將興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史記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趙魏爲諸侯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彊其國。故傳曰。晉人虎狠也。文十三年 晉人無信。僖二十三年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宣十二年 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剝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正也。〔元圻案〕〔文十四年公羊傳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陸氏微旨中趙氏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淳聞於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師皆有名氏則必非微者矣書曰人何也曰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襄十九年左傳〕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大其不伐喪也

晉通吳疲楚

楚通越撓吳

城邢列三國稱師

城緣陵書諸侯

城楚邱封衛

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成七年巫臣之爲也 通越以撓吳者楚也。事詳國語 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全云〕端平之禍不在夾攻而在妄取三京或云元人志在盡吞天下即無入洛之師未必不構釁而動曰果爾則雖不夾攻而元於滅金之後亦自加兵於宋況女真之釁必無不報之理○〔元圻案〕〔左傳成七年〕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四年吐蕃發兵將寇四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屯於瀘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敘其叛吐蕃歸化之誠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貞元十年異牟尋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遣使來獻捷請復南詔號宣宗大中十三年南詔酋龍稱皇帝國號大理遣兵陷播州懿宗咸通元年南詔攻邕州陷之四年陷交趾五年寇巂州寇邕州十年陷嘉州十一年攻成都　〔岳珂桯史九〕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於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歸我　〔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金主遣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七年遼亡欽宗靖康元年金師陷京城又理宗紹定五年時與蒙古兵合圍汴京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　〔明張溥書馮琦宋史紀事本末〕三京之復後曰遼爲宋敵金爲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爲臣子其誰堪之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失在進之太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反其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僖元年 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僖十四年 狄入衛。踰年齊侯方城楚邱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邱而不著其城之者。僖二年 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云。〔元圻案〕春秋僖公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於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正義曰〕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稱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故具列三國之師詳其文以美之也今此總云諸侯不具書其所城之人爲其有闕也故總言諸侯以譏之　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胡傳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呂氏集解曰〕先儒以爲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畀此人也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媢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析義最精　〔經義考〕〔程氏迥春秋傳〕宋志二十卷佚

齊桓之霸十二會
兵車衣裳會數
九合不必通糾
盟首止復書諸侯
盟洮序先王人
晉文會盟過王畿
晉盟王子虎
桓文正譎事證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莊十六年至會于淮僖十七年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九合諸侯〔繼序按〕周秦漢魏以九合諸侯對一匡天下者數十處大戴記並有再爲義王句管子又有三匡天子句證之周語又云一合諸侯者又證之左傳有云再合諸侯三合大夫者知與富辰所云糾合宗族展喜所云糾合諸侯不同也但管子國語云乘車之會三史記云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均與論語參差而鄭康成韋昭范甯顏師古陸德明司馬貞亦各以意說 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車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邱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也牡邱之盟僖十五年陽穀之會僖三年淮之會蓋有兵車矣〔繼序按〕洮鹹是兵車穀梁傳有明文陽穀是衣裳范甯注有明文西疇失考〇案崔西疇此說黃氏日抄九引之 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會盟凡二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裳之會爾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謂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云爾〔方樸山云〕若以九爲糾則未可概曰不以兵車矣況九糾通用他亦無證〔繼序按〕莊子禹九雜天下之川九糾亦有通用者故朱子註楚辭亦破九爲糾 〔集證曰〕論語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槐按今本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皋邢疏所引皆同胡氏通旨因之然鄭康成注論語亦有柯無葵邱則釋文所引范甯注當有所本 李氏詔世紀序晉伯文紀云桓公會不踰三川盟不加王人〔案〕〔國語〕西周三川皆震注涇渭洛也 僖公五年經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註閒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宋高氏閎集註曰〕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 僖公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傳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僖公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二十九年經〕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註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春秋甚幽而明
春秋無達例
董子深於春秋
董仲舒春秋決獄
漢廷多以春秋斷獄
公孫宏以春秋繩吏

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事見僖七年左傳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事見僖二十八年經傳此夫子所以有正譎之辨〔元圻案〕〔經義考〕胡氏甯春秋通旨宋志一卷未見〔吳萊後序曰〕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甯集之名曰春秋通旨〔李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自序〕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二伯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猶子詔爲之補續其未成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此竹林篇文又曰易無達吉〔何云〕吉疑作占〔集證〕〔按說苑奉使篇引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如說苑所引則仍當作達吉 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閻按〕今繁露例兩作辭 陸農師稱之又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俞序篇文攻媿〔閻按〕攻媿樓鑰號謂真得夫子心法〔元圻案〕〔陸農師答崔子方書曰〕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何如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耳〔樓攻媿繁露後序曰〕仲舒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春秋繁露注〕見卷五十八頁今第九頁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原注〕隋唐志十卷〇〔案〕應劭語見後漢書本傳及晉書刑法志今僅見三事而已〔閻按〕藝文類聚亦載一事御史中丞衆議薛況之罪孔季彥斷梁人之獄〔集證〕〔按北堂書鈔〕聽訟門引孔叢子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見漢書刑法志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見本傳是以春秋爲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證漢儒之失〔原注一〕

〔鹽鐵論〕文學曰呂步舒弄口而見戮　〔閻案〕文學當作丞相史○〔元圻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載董仲舒決獄曰甲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惕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案〕甲乙與丙甲下疑脫父字　又曰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通典六十九〕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云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案〕通典本二事厚齋因同爲于氏所引故以爲一事也否則傳刻時誤二爲一並誤四爲三也　〔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不宜列朝省宣子況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疑咸受修言修宣之弟以毀謗宣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不可爲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陷死刑恐非法意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又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聖明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　〔漢書五行志〕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又董仲舒傳〕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史記酷吏張湯傳〕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史記儒林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　〔禮月令正義〕引鄭志獄夏曰鈞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說文〕獄司空也　〔蕭山王紹蘭曰〕白孔六帖引決獄二事其一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蘖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以上二論皆或說曰此下仲舒所斷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贓直百錢者當坐棄市其一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仁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縱之可也然則春秋決獄宋時猶有六事可考厚齋何以但云三事乎〔又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今考類聚卷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麑事非引決獄蓋朱閻俱誤記六帖爲類聚耳○〔案〕〔經義考〕董子春秋決事十六篇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禘太廟致夫人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激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元圻案〕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夫人爲哀姜公羊以爲齊之媵女先至脅公使立爲夫人者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　〔李仁甫長編一百九十一〕仁宗嘉祐四年八月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反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郭后之廢雖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恐其不安於春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于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能擅輕重哉〔禮官張洞駁議曰〕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無大過惡陛下閔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況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文以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於寢不祔於姑則郭后之沒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儷宸極終不廟食耶　張洞師事劉子望孫明復見石守道上范文正公書周益公跋歐陽公與張洞書曰洞字仲通開封人晁元咎雞肋集有傳任潁州推官文忠實爲守甚重之官至工部郎中

濟西田許田賂齊鄭

取郜鼎納莒僕寶

貨范鞅竊寶弓

三叛人以邑來

桓以許田賂鄭。桓元年 宣以濟西田賂齊。宣元年 身爲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郜鼎。桓二年 納莒僕寶玉。文十八年左傳 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敝。貨范鞅而昭公不入矣。昭二十七年 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定八年 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來。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黑肱 知利而不知義矣。孟子是以有不奪不饜之戒。〔元圻案〕〔呂氏春秋集解〕襄陵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濟西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則所藉以行者惟利而已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　〔桓二年胡氏傳曰〕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

魯如京師之數

魯朝聘大國之數

王使聘魯之數

魯隱莽天王喪

公如京師者一。成十三年 朝王所者二。案俱在僖二十八年時晉文以城濮之戰勝楚襄王勞文公于踐土已而狩于河陽也 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僖三十年文元年八年宣九年襄二十四年 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集證〕公如齊十二晉二十楚二大夫聘列國五十六 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爲有道之國。道焉在哉。〔元圻案〕禮記明堂位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天下以爲有道之國　王使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周公宣十年王季子又錫命者三賵葬者四歸脤者一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二〕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

衛人立晉不書公子
衛本都徙處

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隱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而不見於經按隱公果有奔喪之舉春秋必大書而特書之不知何休何據而云然

衛人立晉（隱四年）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何云〕此論甚嚴恐亦未必允也竊意州吁與晉其母皆賤故不稱公子　〔全云〕晉烝庶母於未立之前其不稱公子宜矣○〔元圻案〕〔朱子詩集傳〕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邱　〔閔二年狄入衛胡氏傳曰〕衛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楊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歿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　〔宋高氏閌春秋集注曰〕晉桓公之弟先公之子於次當立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別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於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亦足以備一解

春秋書入國諸義

書狄入衛（閔二年）書楚子入陳（宣十一年）不忍諸夏見滅於夷狄故稱入焉書吳入郢（定四年）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哀十三年）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何云〕其意蓋深痛乎伯顏之入臨安也然於春秋之旨亦密○〔元圻案〕書吳入州來其懲子重子反之讒慝貪惏以致禍乎書楚人入鄆其懲莒之城惡而不爲備乎

獻六羽稅畝書初史表書初本春秋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葉夢得傳曰〕初謹始也　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爲賦取法乎春秋〔元圻案〕隱公五年初獻六羽〔公羊傳曰〕譏初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劉氏敞權衡曰〕魯隱公以前蓋未嘗舞六佾於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魯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八年初立西時祠白帝〔六國表〕秦簡公七年初禾租秦孝公十四年初爲賦

陳同甫春秋屬辭
公會戎盟戎
齊鄭聘盟使弟
世子忽歸鄭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隱二年桓二年）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隱七年桓三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十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爲家事聖人以國事爲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桓十五年）曰不能大復國于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

許叔入於許
納幣覲用幣
鄭伯逃盟乞盟
宋公會盂戰泓
盟翟泉圍鄭
衛遷帝邱及狄盟
城虎牢戍虎牢
城杞城成周

公如齊納幣（莊二十二年）大夫宗婦覿用幣（莊二十四年）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案〕〔杜預注〕公不使卿而親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非禮也　夫婦之常禮不以强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僖五年）〔左傳正義釋例曰〕國君而逃師棄盟違其典儀棄其章服羣臣不知其謀社稷不保其安此與匹夫逃竄無異故例在上曰逃　宋公會于盂戰于泓（僖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公羊〕僖二十一年傳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胡傳〕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之義乎　盟于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年）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時而惰工於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晉文翟泉之會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鄭上年會溫朝王今一不預盟即加之兵晉秦同役而不同心卒不能得志於鄭也　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無霸〔胡傳〕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爲狄所圍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遂城虎牢（襄二年）戍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陸氏春秋集傳微旨卷下〕淳聞於師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而城之非正也城虎牢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之於鄭也　歸其險於一國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蘇氏轍集解曰〕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　城杞（襄二十九年）城成周（昭三十二年）曰大夫之於諸侯不自嫌城杞之役合十一國之大夫　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辨〔穀梁傳〕天子微故諸侯之大夫相率而城之〔胡傳〕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與列國等矣　其發明經旨簡而當〔元圻案〕〔葉水心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

羊舌肸習於春秋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

春秋爲國史大名
學春秋始終俱宜
五霸即五伯
三代之五霸
春秋五霸說各異
霸爲諸侯伯長之說
分三公爲二伯一公
王霸無異道

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昭二年左傳〕公羊傳所云不脩春秋也〔方樸山〕云二〔左傳正義〕周禮釋言之備矣○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正義〕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全云〕李之才穆脩弟子先視以陸淳〔全云〕陸伯淳啖助弟子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春秋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說見性理拾遺〕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元圻案〕〔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吳郡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著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眞西山讀書記春秋要指〕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朱子答魏元履書曰〕春秋前輩以爲此學者最後一段事蓋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孫明復〔全云〕泰山先生孫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書皆用此說通鑑謂王〔案〕王闓本誤作五今從何本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二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國語史伯曰〕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以霸爲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溫公疑孟曰〕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邵子於五霸取秦穆晉文齊桓楚莊〔閻按〕杜註五伯本服虔來見毛詩疏此三代之五伯也〔集證〕〔按應劭風俗通〕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趙岐注孟子〕五霸謂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從杜預應劭之說同姓諸侯王表則又云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顧寧人謂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當如趙氏之說列越王句踐而去宋襄○〔元圻案〕〔李氏覯盱江集卷三十二常語下〕或問自漢以來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自王以上天子號也帝亦稱皇王亦稱帝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所得爲哉〔司馬溫公迂書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脩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讀史管見卷二〕漢宣帝甘露元年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王道霸雜正猶美玉之與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朱子綱目〕取胡氏之說〔邵子觀物外篇下〕秦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復春秋總論三卷今佚

王不書天
桓去秋冬二時
春秋有天法王法
春秋爲盡性之書
春秋爲傳心要
三忠臣書及
三叛人書名
書克段許止明孝弟
書仲子成風維綱常
郜鼎衛寶以義利書
遇清會稷以亂書
宣定立於仲季
叔孫昭子殺豎牛
晉文請隧弗許

錫桓公命〔莊元年〕葬成風〔文五年〕王不書天〔案〕〔陸淳纂例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與葬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黃氏日抄八孫氏曰〕不書天者貶之愚謂孫說是也豈有貶天子禮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公羊傳〕〔桓公四年何休注云〕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故爲貶又桓七年注云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左傳杜注〕以爲史闕文他放此〔胡傳呂氏集解〕朱子皆從杜注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豈孔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胡文定春秋傳序〕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型國措之天下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何云〕三忠臣書及嘉其能與君共存亡也○案桓二年宋孔父莊十二年宋仇牧傳十年晉荀息〔伊川經說〕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而爲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注見前〕而不義者懼焉書克段〔隱元年〕許止〔昭十九年〕而孝弟行矣書仲子成風〔注見前〕而綱常立矣書郜鼎〔桓二年〕衛寶〔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黃氏日抄曰〕齊人主兵伐衛故分俘獲於諸侯俘二傳皆作寶諸儒多從之胡氏援俘厥寶玉爲說合以經文爲正而義利辨矣書遇於清〔隱四年左傳〕公與宋公爲會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清之遇不能討州吁弒君之罪而宋公反聽州吁之言合陳蔡魯衛以伐鄭故書以示貶會于稷〔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陳氏傅良後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爲之也而亂賊之黨沮矣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弗許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事在僖公二十五年亦見周語〕眞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爲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閻按〕寶慶理宗初即位乙酉改元之臣謂史彌遠懍懍焉春秋之法也〔元圻案〕〔左傳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杜注〕惡太子視其母弟〔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公子宋先入戊辰公即位〔杜注〕宋即定公昭公之弟季孫意如立之〔昭公四年〕叔孫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昭

子卽位朝其家衆曰暨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必速殺之暨牛懼奔齊孟仲子殺諸塞關之外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嘉定元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寧宗太子詢薨復立宗室貴和爲皇子寧宗崩廢貴和擁立理宗皆彌遠主之朝廷初不預聞也寶慶六年改封魯國公拜太傅加爵會稽郡王獨相理宗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　〔書錄解題總集類〕文章正宗二十卷參知政事真德秀希元撰自序云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而旨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詩賦

趙鞅入晉陽書叛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彊臣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也〔元圻案〕〔定十三年經〕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又曰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曰〕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氏傳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還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於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襄王以狄出淮夷列諸侯之會

平王之遷戎爲之也注見卷三襄王之出狄爲之也〔僖二十四年〕春秋之筆戎爲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諸侯之會〔昭四年〕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特書正名分成宋亂宋災故用致夫人溴梁之會書大夫

春秋以道名分〔莊子語邵子曰〕春秋爲君弱臣彊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其特書皆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桓公二年稷之會〕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襄公三十年澶淵之會〕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䘏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襄公十六年溴梁之會〕以君弱臣彊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元圻案〕〔劉敞春秋傳〕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誅宋災而謀之微矣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柰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公在乾侯書君出居及在之異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二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何云〕沙隨之引例可謂精審其曰帝在東宮者於文義尤有礙又作史必從實錄嗣聖紀元僅一月耳今自甲申以至甲辰皆冠以嗣聖凡二十年是又採孫氏西齋錄之僻論而以無爲有孔子修春秋當不若是也朱文公詩以爲范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閻按〕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詒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尙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紀昔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今唐書則帝紀后傳兩收則天殆亦參用其說焉〇〔元圻案〕閻氏所引卽唐書沈既濟本傳文傳稱既濟蘇州吳人不載其字　〔孫氏甫唐史論斷上〕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脩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云云此得春秋之法足證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元僞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他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崇帝統而黜僭號也〔范氏祖禹唐鑑七〕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之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周也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中宗卽位稱嗣聖元年二年武后遷帝於房州唐鑑自三年至十四年正月皆書帝在房州十五年復立帝爲太子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皆書帝在東宮故義門云有礙　〔項氏家說程迥可久曰〕春秋書王在畿內曰居於翟泉出王畿曰出居於鄭諸侯在境內曰公居於鄆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鑑用春秋書法中宗則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　〔葉石林春秋攷十五〕昭公在鄆曰居於鄆在乾侯曰在乾侯居之與在別內外也居者據而有之之辭則在者止焉於是之辭鄆雖小我猶居之則在上而尊矣乾侯寓於他人之境國君而至此亦不足以敵矣此足以證沙隨之說　〔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唐史論斷三卷天章閣待制陽翟孫甫之翰撰甫以唐書繁重遺略多失體法乃修爲唐史用編年體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爲論九十二首甫歿朝廷取其書留禁中今惟諸論存焉又唐鑑十二卷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父撰祖禹脩通鑑分主唐史元祐初上此書攷其治亂興廢之由爲三百六篇

雩閱蒐稱大肆大眚書大雩二十一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有一非禮也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原註〕諸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〇〔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桓六年大閱大蒐謂天子田莊二十二年肆大眚書稱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天子之事也　〔莊四年胡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周冬教大閱蠶三軍盡舉而閱之所以必於仲冬今六月耕耨之時其能無妨於農乎聖人書之以著其非時說者以大閱爲僭天子之禮愚謂大之爲僭惟大雩爲然大閱閱兵之名與治兵何異莊公治兵以爲常而桓公大閱以爲僭何邪〔又曰〕肆赦也書過也赦大過也或者以爲僭天子故書大若然則當書曰大肆眚矣安得曰肆大眚邪　〔伊川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無僭天子之說然則趙氏之說爲可從

盟溴梁會申爲書變申之會兆於宋

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雞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

溴梁之會北雞澤

魯不會北杏鄄申之會魯不至齊師宋師次郎魯不亟於從齊楚

二尹氏以非禮書

魯大夫陪臣僭竊

左氏左傳字數諸儒論三傳得失

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程易田云〕此條與左傳異而大夫無君之義則公穀言之綦詳〔公羊傳曰〕諸侯皆在言大夫盟偏剌天下之大夫視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曰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漢書五行志論災異亦詳及之曰至於襄公晉侯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又曰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言天戒與時政相應如此故穀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宋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申之會在昭公四年左傳於楚有襃無貶惟胡氏傳曰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又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王法所當斥持論極有關係王氏說蓋本此〔又按何休注公羊傳曰〕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故廬陵李氏曰胡氏不殊淮夷說本何休但休以爲能行義爲齊誅慶封與胡氏異瑤田謂何氏貶中寓襃云順楚病中國語意深微論古不爲無所見而胡氏所見者大矣〇〔元圻案〕孫氏尊王發微襄公三年雞澤之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言諸侯之大夫十六年溴梁之會直曰大夫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政也至於溴梁之會則又甚矣溴梁之會政在大夫也不言諸侯之大夫者大夫無諸侯故也〔又曰〕中國自宋之會政在大夫諸侯不見者十年昭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者威文既死中國不振制在夷狄故也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鄄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蘧啓彊之召。而後如楚焉。事見昭七年左傳 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全云〕此亦未審情事之言齊襄殺魯桓而魯莊尚從之安在齊桓之霸而反不從乎特以乾時長勺乘邱之怨未平故勿遽耳以楚師伐齊取穀魯僖從楚在從晉之先安在其不急於從狄申之會特畏晉不至耳〇〔元圻案〕〔陳氏止齋春秋後傳〕莊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將以詘魯耳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左傳成四年欲求成於楚而叛晉若非季文子非我族類之言則魯之從楚久矣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之惡。而私立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元圻案〕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胡傳曰〕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見定公八年經傳 僭諸侯矣。

左氏〔元圻案〕〔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此合經文計之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何云〕左氏言禮多誤

左氏三病十一事疑左氏有秦孝公後事左邱明在孔子前左氏非邱明八驗

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此六藝論之文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此范甯穀梁傳集解自序文 左氏之義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此史通申左篇文 左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劉原父之言也。原父語檢公是集及春秋傳權衡意林皆不載當攷 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案〕崔伯直春秋經解十六卷本例例要一卷〔注〕見本卷十頁今頁五今惟例要刊入通志堂經解中左氏失之淺三句例要中無此文 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晁以道之言也。此晁景迂三傳說 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何云〕誣亦當爲巫 或失之亂。或失之鑿。胡文定之言也。〔胡文定又曰〕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蘊之言也。此葉夢得春秋傳自序文 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朱文公之言也。〔朱子曰〕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疏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往往不曾見國史〔呂氏大圭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 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聖人之心矣。啖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三傳。〔韓文公贈玉川子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方樸山云〕啖趙以後云云宋景文之言也　〔全云〕公穀理亦未盡精

呂成公左氏續說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義。一也。以人事附會災祥。二也。說管晏之事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者十一事。〔原註〕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謂爲春秋學餘二十年館閣書目以爲依託〇〔元圻案〕〔呂成公春秋左氏傳續說綱領〕左氏只有三般病除却此三病便十分好所謂三病者左氏生於春秋時爲習俗所移不明君臣大義視周室如列國如記周鄭交質此一病也又好以人事附會災祥夫禮儀動

左氏去孔子八十年

左氏立學以言劉氏

左氏出張蒼家無傳處秦為劉氏

敬仲畢萬後非先見陶唐氏劉氏沙鹿崩為新都北夜明為釋氏生

作古人固是於此見人吉凶亦豈專係於此此二病也記管晏之事則盡精神纔說聖人便無氣象此三病也〔書錄解題春秋類〕左氏解專辨左氏為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邱明〔葉石林春秋攷三〕春秋終於哀十四年而孔子卒傳終二十七年後孔子卒十三年辭及韓魏知伯趙襄子之事而名魯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為經而續之知孔子者固不敢為是矣以年攷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魯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趙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察其辭僅以哀公孫於越盡其一世之事為經終泛及後事趙襄子為最遠而非止於襄子不知左氏後襄子復幾何時豈有與孔子同時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為邱明自司馬遷失之也唐趙氏雖疑之而不能必其說今攷其書雜見於秦孝公以後事甚多以予觀之殆戰國周秦之間人無疑也〔鄭漁仲六經奧論四〕啖助曰論語所引邱明乃史佚遲任之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邱明非也趙匡曰公穀皆左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邱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於何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邱明也左氏終紀韓魏知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若以為邱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邱明猶能著書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說而稱帝王子孫案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案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梁之語明驗五也左氏云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案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辯狙詐真游說之士捭闔之辭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晉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傳無邱明字故不可考真知言歟　王介甫左氏解今不傳荊公集亦無此序其所疑十一事不可得聞矣故兼取石林漁仲之說以見其大概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嘗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立。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閻按〕賈逵雖明劉氏為堯後止令逵選高才生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未嘗立學官立學官乃光武因陳元之言然旋立旋廢〔全云〕得立學官在曹魏正始中○〔元圻案〕〔漢書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為郎召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大夫〔左傳文十三年正義傳〕說處秦為劉氏尋討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為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註此辭以媚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之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隋書經籍志一〕左氏漢初出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劉歆考正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韓歆請立而未行陳元又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莊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閔元年〕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其處者為劉氏。〔文十三年〕其漢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舊也。〔何云〕以處者為劉氏為後儒所附益者孔氏正義已剛論之若使為劉歆輩所附益則班固去歆不遠肯著之高帝紀乎

正義左氏立學語誤

杜序優柔語所本

穆后聲子婦人謚春秋中婦人以謚著

新都之篡。以沙鹿崩為祥。釋氏之熾。以恆星不見為證。蓋有作俑者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二〕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左氏惑於流俗之見故亦從而書之〔宋董逌廣川書跋慶都碑〕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為劉氏非魯史本文乃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漢出堯後〔漢書元后傳〕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黃帝八世生虞舜舜以嬀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安孫遂生賀字翁孺徙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文選王屮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顯微吳縣記曰佛法未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辛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

正義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案〕此杜預春秋序正義文下云以詆公羊穀梁又與左氏作長義　愚嘗攷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後漢書鄭衆傳〕章帝建初六年代鄧彪為大司農八年卒官　章帝之子為和帝。後先失序。三誤也。釋文序錄亦云元興十一年。皆非也。〔元圻案〕〔正義曰〕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案前漢書王莽傳〕歆以地皇四年自殺安得於和帝時與鄭興父子奏上左氏耶〔鄭興傳〕興善左氏傳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為得其實新莽六年改元天鳳十二年改元地皇〔後漢書鄭衆傳〕亦不書奏上左氏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孔子之言也。〔案〕〔杜預春秋序正義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之篇有此文也　東方曼倩客難　杜元凱左氏傳序　皆用之。〔元圻案〕〔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論中用大戴禮語顏氏不注所出

老泉謚論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穆后始。〔案〕穆后見昭十五年傳　愚按魯惠公聲子已有謚。〔左傳〕〔首章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　在春秋之初。〔閻按〕文姜亦不從夫謚金仁山謂特謚為文也計必有秀慧之質晨雌之才者〔方心醇云〕哀姜成風敬嬴皆不從夫謚文姜沒於莊公時以子謚母恐未必如所云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謚法四卷宋蘇洵撰自周公謚法以後歷代言謚者有劉熙來奧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為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春秋廣謚及諸家之本刪訂考證以成是書後鄭樵通志謚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謚論〕又曰匹夫有謚自東漢之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路史論謚法曰〕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於穆天子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於高士傳其來久

羽數以八為佾

矣

衆仲對羽數。服杜之說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當每佾八人。杜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案〕〔隱五年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杜以為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 則人數如其佾數。宋太常傅隆以杜預為非。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云〔何〔韋昭國語注云〕八人為佾備八音也 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傅隆語見宋書樂志一 劉原父春秋權衡一 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之儀。〔閻案〕〔今本宋書樂志〕故必以八人為列人誤作八列誤作例王氏所見本尚古〇〔元圻案〕〔范甯穀梁傳注〕佾之言列八人為列 〔通典樂五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又樂七〕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常博士傅崇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謂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篇曰〕禘于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高誘注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朱子論語八佾注〕雖兼載服杜之說而意主服氏

傳中生而稱謚若成叔非謚

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俱見隱四年 荀子堯問篇 周公曰。成王之為叔父。穆天子傳。亦云穆滿。皆生而稱謚。紀事之失也。〔閻按〕顧寧人歷引生而稱謚及魯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以成為謚不知下文稱苦成氏晉語稱苦成叔子左傳苦成叔敖甯殖曰苦成家其亡乎則成非謚蓋亦邑名 〔集證〕〔日知錄二十二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為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為子口隱矣皆此類傳記中如國語國策史記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多是生時稱謚皆後人追為之辭也自東京以下即無此語文益謹而格益卑矣〇〔元圻案〕穆天子傳六卷注見卷四二十五頁今十二頁

富辰成鱄言周封建

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僖二十四年 成鱄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原注史記云〕文武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與此同〇〔案〕成鱄語見昭二十八年史記語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文武史記作武王 荀子儒效篇 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諸侯王表 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

石祁子言可訓世

元年詔 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詔載阜陵質王延傳 當以成鱄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閻按〕富辰首舉國名皆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明十六人何以言成鱄十五人當為正〇〔元圻案〕王氏謂以成鱄之言為正蓋指封建親戚不止二十六國耳故廣引荀子史記漢表以證閻氏似誤規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莊十二年 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事見檀弓 衛多君子。淵源有自來矣。

臣無二心天之制原繁臣節可議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 此天下名言。萬世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為篤論。〔全云〕此有感於劉王之輩〇〔元圻案〕〔博議曰〕原繁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亹儀突之變國四易主入則事之出則舍之視立君如傳舍觀原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讐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也據此繁之為人原有可議節取其言可也 〔書錄解題〕左氏博議二十卷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議而枝辭贅語則舉子所資課試也 〔西山讀書記君臣篇〕於左傳取荀息狐突解揚箴尹之言而未及原繁當更攷

鄭伯謂燭之武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僖三十年 觀魏受禪碑。載三國魏文帝紀注 唐六臣傳。五代史 利畱而樂亡者有矣。〔元圻案〕六臣張文蔚蘇循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也〔歐陽修五代史曰〕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 宋帝㬎德祐二年八月以王積翁為福建招討使十一月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留夢炎宋之狀元宰相喪心仕虜文天祥留燕王積翁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等於何地天祥遂遇害張天如曰宋之逆賊前莫惡於劉整後莫醜於夢炎非苛論也王氏此二條皆有感而發

上思利民為忠

君之於民。亦曰忠。季良曰。上思利民。忠也。桓六年 子之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必忠養。內則 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元圻案〕董子繁露亦曰教以

愛使以忠〔真西山劉氏傳忠錄後序曰〕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愛民無適而非忠也

正時之義合素問言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正時文元年之義。〔何云〕回回曆有閏日而無閏月似本之此○〔元圻案〕〔素問六節藏象論〕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注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歷有之皆他月節氣也故歷無云某候某閏月節閏月中也素問注見後卷九第十四頁今七頁

杜氏長曆置閏之失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曆。〔案〕〔王隱晉書曰〕杜預著春秋長曆至老乃成摯虞賞之經義考云已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裒集成書既違五歲再閏又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曆也。春秋分記〔全云〕程公說作云長曆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諸曆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羲叟起漢元以來爲長曆通鑑目錄用之。〔閻按〕〔春秋長曆論〕止有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二語是〔集證〕〔大衍曆議〕列國之曆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曆日有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於六家之曆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預所未曉也○〔元圻案〕〔文五年正義曰〕春秋之世曆法錯失〔杜推勘經傳〕上下日月以爲長曆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二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於常曆釋例云據經傳微旨考日辰晦朔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未必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據杜此言正是爲合以驗天非順天以求合也〔通鑑外紀注〕見卷五四十一頁今二十頁〔四庫全書別史類提要曰〕恕是書摭周威烈王以前事迹爲外紀又著目錄年經事緯上列閏朔天象下列外紀之卷數悉與司馬光通鑑目錄例同〔書錄解題三〕春秋分記九十卷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曆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之亂憂憤以死年纔三十七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著錄　劉羲叟字莊輿恕之子陳振孫曰司馬公通鑑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曆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

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左氏文多乖於名分

王貳于虢。桓五年王叛王孫蘇。宣十六年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周紀三赧王元年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方樸山曰〕公羊傳昭公將弒季氏亦類此然孟子明書燕人叛〔全云〕温公於陳霸先之攻王琳亦失書法○〔案〕〔大事記解題四〕通鑑書燕人叛齊燕之於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戍春秋書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叛特因用齊人之語耳書蜀漢寇魏。〔通鑑魏記四〕明帝太和五年二月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又明帝青龍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十二月晉兵寇洛州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於臣乎。〔全云〕左氏之失極多其無君臣之辨亦不止此如王使王孫蘇訟于晉及晉人討萇宏之類○〔元圻案〕〔通鑑綱目十五〕漢後主建興八年發明曰諸葛孔明左右昭烈爲漢討賊聲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名則正矣通鑑於孔明伐魏之舉反以入寇書之則是以討賊之人名之爲賊耳綱目於魏兵犯境書之爲寇然後名正言順而正僞之辨始明固非好爲立異也正前人之未正卒歸之是亦所以更相發明云爾〔讀史管見二十七後梁紀〕司馬氏自以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主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洪景盧容齋三筆〕王貳于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與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勿篤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書錄題解四〕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呂祖謙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及漢征和三年而止解題者略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又讀史管見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以通鑑事實而義少故爲此書議論宏偉嚴正間有感於時事其於熙豐以來接於紹興權奸之禍尤寓意焉

冀國冀戎顛軨鄍三門冀并於晉封郤芮

晉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杜氏以冀亭爲冀國。〔案〕〔僖二年杜注〕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嘗攷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郡之冀縣也。〔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戎冀戎初縣之〔集解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入顛軨者。蓋冀戎。〔原注〕前此虢公敗犬戎於渭汭蓋亦渭首之戎但秦之縣冀在晉假道于虞之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原注〕冀缺爲卿復與之冀〔閻按〕〔杜注〕冀即晉之冀亭最是王氏以爲漢縣則今伏羌縣也距虞千有餘里○〔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大陽有虞城有下陽城有顛軨阪皮氏有冀亭〔水經〕河水又經大陽縣南注地理志曰北虢也〔孔安國傳〕傳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地傳巖東北十餘里即巔軨阪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穆天子傳〕南登於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砥柱山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路史國名紀三〕冀并於晉郤芮封之漢之隋縣今隸晉有冀亭在皮氏東北〔傳云〕冀爲不道者據此三說則閻氏說是也〔路史國名紀四〕鄍冥也郊之平陸東北二十里有鄍城冀伐之者

民未知禮未生共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僖二十七年生之一字與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生同。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爲

民生在勤

元愷之才皆德

狄之酆舒

鯀禹並言世繼失辭

貴能貧賤有恥證史

楚夏州衛戎州秦夏聲

葵邱申禁見管子

活其說以爲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朱文公謂此說好〔元圻案〕溫公論今傳家集不載

楚箴曰民生在勤宣十二年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全云〕思則善心生此生字稍別

古者以德爲才十六才子是也見文公十八年如狄之酆舒見宣十五年晉之智伯〔晉語〕荀瑤有五賢而甚不仁瑤卽智伯也齊之盆成括見孟子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元圻案〕〔范淳父唐鑑曰〕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謝疊山曰〕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愷之才皆德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方樸山云〕正義已言之〇〔元圻案〕〔文十八年正義曰〕史克方欲盛談美惡說事必當增甚故其言美惡有太過之辭禹則鯀之子也說禹則云世濟其美說鯀則云世濟其凶明其餘亦有太過非其實也

貴而能貧〔案〕鄭伯張語見襄二十二年張文節〔全云〕知白〇〔案〕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在相位以盛滿爲戒謚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恥晉郤缺語見文十三年劉道原陳無已有焉〔閻按〕富而能臣見定十三年注能執臣禮〇〔元圻案〕〔司馬溫公訓儉曰〕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蘇子瞻司馬溫公行狀曰〕公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佗人可知矣父渙字凝之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王稱東都事略〕陳師道字無已徐州彭城人元祐中蘇軾傅堯愈孫覺薦於朝爲徐州教授除祕書省正字家素貧自罷歸彭城或累日不炊妻子慍見不恤也

楚有夏州〔案〕宣十一年杜注示討夏氏所獲也以夏變夷衛有戎州哀十七年以夷變夏〔閻按〕楚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夏氏也〔何云〕夏州蓋志夏徵舒之伐也而豈用夏之謂乎戎州或其地故有戎焉未可因其名而罪衛蒯聵固云我姬也何戎之爲〔全云〕深寧特有感言之耳秦有夏聲不必謂其變西戎之俗

管子大正篇〔案〕〔唐書藝文志丙部法家類〕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大正原作大匡避宋太祖諱作正管仲曰君會

齊桓五禁有躬蹈者晉文合諸侯申禁

趙衰以壺飧事封原

諸侯諒闇用吉禮

伯宗伐潞不待諮證

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毋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於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反質篇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二十五年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曰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文元年議太子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案〕事見晉書禮志中飾經舞禮不可以訓〔全云〕凡諸侯諒闇或天子有大慶則用吉禮謂國事用吉謬矣預之見黜於從祀未爲過也〇〔元圻案〕〔隱元年正義曰〕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與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案今晉書杜預傳無此文禮志有之文亦小異

伯宗伐潞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宣十五年樂毅伐齊曰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

西陸朝覿出冰火出夏爲三月

韓宣子譽嘉樹

宋伯姬婦中伯夷

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集證〕〔按通鑑晉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强敵也與羊祜語同○〔元圻案〕〔通鑑周紀四〕赧王三十一年燕王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君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云云〔又晉紀二〕武帝咸寧四年帝遣張華就羊祜問伐吳之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云云〔晏子春秋〕景公欲伐魯晏子曰不可魯好義而民戴之伯禽之治存焉不若修德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亦與伯宗等同意〔泰誓曰〕時哉不可失似亦有此意此先儒所以致疑於古文也周世宗謂南唐使臣鍾謨曰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庶幾盛德之言矣

西陸朝覿。其說有二。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雅西陸昴也。釋天文 劉炫云鄭爲近之。詩三星在天。其說有二。毛氏以爲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爲心二月見東方。朱文公詩傳從鄭說。〔元圻案〕〔昭四年正義曰〕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復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即是班冰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冰也如鄭元答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與杜說異禮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注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唐風綢繆篇毛傳〕三星參也在天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心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正義曰〕漢書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毛以秋冬爲昏時故云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王肅云謂十月也孝經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獨明是心亦三星也天文志云心爲明堂也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毛詩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鄭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爾故詩人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歟以爲參火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義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

季子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爲諸侯度。〔原注孟子注〕引苑宣子豫焉苑字誤〔集證〕按譽通作豫〔王元長曲水詩序〕優游暇豫〔李善注引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元圻案〕服說見昭二年正義　趙岐注見孟子雪宮章〔杜注〕譽其好也〔正義曰〕若是游其樹下宣子本自無言武子何以輒對故杜以爲譽其美好也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案〕〔程氏遺書二十二下〕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爲其不下堂而死也〔呂氏春秋集解高郵孫氏曰〕伯姬之行蓋婦人之伯夷也 左氏謂女而不婦。襄十二年 非也。陸淳又以爲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六〕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生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恆之矣所謂婦也〔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于師曰聖人之教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伯姬之行曠代而無一人非可傳可繼之道經文既無褒異當從左氏之說〔胡傳〕易曰恆其德貞婦人吉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聲勵天下之婦道也〔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恭公七年恭公卒伯姬寡至平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所記較三傳爲詳〔陳振孫曰〕陸質本名淳以避憲宗諱改焉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

衛賜貞子成子生謚

豢龍氏御龍氏

甯殖愧諸侯之策

先二子鳴

子文逃富晏子不受富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昭二十年 是人臣生而謚也。〔何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少未字而義尤協意尤明似勝王氏所據之本〔又云〕蓋出於湯自云吾武甚矣 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閻按〕孫盛謂此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是也何屺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恰有昭二十年衛賜北宮喜事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較近刻少未字而字意尤明義尤協似勝王氏所據之本王氏本與吾輩今日同余鑿節曰若果未死賜謚是豫凶事非禮也杜當以爲譏不應云終言之一字之增何啻霄壤宋槧本真寶也〔方樸山云〕死而賜謚常事耳何以書且文承戊辰殺宣姜之下宛似一時之事義門云云猶疑未可依據○〔元圻案〕若賜謚與殺宣姜爲一時事則注不應曰傳終言之〔三國魏明帝紀〕景初元年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注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飲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

蔡墨曰。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昭二十九年 後漢有侍御史擾龍宗。豈其苗裔歟。〔集證三國志董卓傳注〕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通志氏族略四〕引風俗通云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擾龍氏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羣

甯殖愧諸侯之策。襄二十年 賈充憂謚傳其惡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謂善。〔元圻案〕〔晉書賈充傳〕模字思範深爲充所信愛充年衰疾劇恆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模是賈充從子

左氏曰先二子鳴。襄二十一年 莊子曰子以堅白鳴。見德充符 黎送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襄二十八年 庶幾乎無欲矣。〔元圻案〕〔楚語〕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

鄭僑任怨

司城子罕之賢

非斯誣子罕劫君子罕以不受玉爲寶

臧文仲廢六關

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勸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僑不以防怨爲害而怨自弭。〔案〕蓋指襄三十一年不毀鄉校昭四年作丘賦事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爲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元圻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案〕語見二柄篇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語見史記李斯列傳愚按襄九年宋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襄十五年十七年傳載子罕事皆賢之檀弓亦稱之。檀弓載子罕哭陽門介夫事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與田常並言。不亦誣乎。〔左傳襄公六年〕子罕逐子蕩不言其奉君命豈因此而誣其專刑乎戰國策謂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卽左氏分謗之事。見襄十七年司城。宋之司空也。〔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注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宋無兩子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見本傳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爲子罕。皆所未詳。〔閻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伐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與田常事宛似自屬誣罔然王氏竟未讀此〇〔元圻案〕〔呂氏春秋異寶篇〕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又召類篇曰〕孔子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閒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惟仁且節歟〔史記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韓非子言子罕必與田氏俱說疑篇曰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衞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又曰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外儲說右下兩載司城子罕亦兩及田常李斯蓋踵其說耳韓詩外傳說苑稱子罕專政去君與韓非子略同〔近仁和梁氏玉繩曰〕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擅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耳

臧文仲廢六關。文二年家語顏回篇云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何云〕置之爲廢猶治之爲亂香之爲臭古人用字多如此〇〔元圻案〕〔宣八年公羊傳〕去

萇宏違天

楚克陳爲天道

召陵皋鼬蔡衞異長會盟異長晉楚互長

命孔子司寇稱祖

夷庚爲平道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

氣志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萇宏爲違天。定元年是人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爲天道。昭九年是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原注〕趙氏震揆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宏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廢人殷旣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又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顛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〇〔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肯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拄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柳子厚弔萇宏文曰〕豈成城以夸功矣哀淸廟之將殘嫉虎子之肆誕兮竊皇覽以爲讒〔呂溫古東周城銘序曰〕萇宏城成周晉女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宏違天必受其咎左氏明徵以爲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順也〔牛僧孺訟忠云〕萇宏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宏違天不免也〔國語衞彪傒又云〕長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邱明皆然其言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補自古無持危之臣乎〔宋史藝文志〕趙震揆春秋類論四十卷朱竹垞經義考云佚〔按〕王氏困學紀聞載趙氏類論一條云云卽原注所引是也其趙氏爵里竹垞亦不詳載蓋已無可考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皋鼬。將長蔡於衞。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衞侯於盟。定四年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衞侯之上矣。五月盟於皋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衞之文。傳不足信也。〔閻按〕盟與會不同盟較會之次爲重傳固云乃長衞侯於盟非會也會在召陵蔡在衞上盟在皋鼬衞則在蔡上異地復異事王氏於此析猶未精〔全云〕宋號二盟皆是楚先于晉而經仍以晉先楚蓋亦晉長于會而楚長于盟故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仍是趙孟爲客可證也左氏以爲先有信則妄矣〔方樸山云〕閻按得之〇〔元圻案僖二十八年經正義曰〕會之班次以國大小爲序及其盟也王官臨之異姓爲後故載書之次與會異也定四年召陵之會傳稱祝佗言於萇宏曰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萇宏說告劉子乃長衞侯于盟如彼傳文則踐土召陵二盟衞皆先蔡而經書諸國之序二會皆蔡在衞先者釋例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踐土載書齊宋雖大降於鄭衞斥周而言止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踐土召陵二會蔡在衞上時國次之至盟乃正其高下者敬恭明神本其始也是言盟會異次之意也閻氏之說本此

韓詩外傳。第八卷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原注〕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〇〔元圻案〕〔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亦此意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案〕〔李善注引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嘗覽古詩惜其不備故作詩以補之李善

注夷常也。[引毛傳] 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李善注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辯吳之所以亡也　論有上下二篇語見上篇] 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者藏車之所。[注又引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皇輿旋館] 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集證][按李周翰補亡詩注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呂延濟辯亡論注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五臣注與左傳正義同]

齊入晉孟門

齊伐晉入孟門。[襄二十三年] 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林成己春秋論謂孟門卽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於水經注。[閻按][胡朏明曰]唐文城縣卽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此孟門則近朝歌杜注以爲晉隘道非也文城河中之石槽山也余禹貢錐指冀州壺口下辨甚詳[集證][史記齊太公世家]上太行入孟門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隋志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唐志同水經第十六穀水條注京相璠與裴司空季彥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土地名

匠慶以小君喪責卿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襄四年] 呂文靖[全云呂申公夷簡]於李辰妃之喪。其意本於此。[元圻案]李辰妃仁宗生母也[王鞏聞見近錄曰]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卽引仁宗起過屏後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間諜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遷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聞言不入者文靖力也[又曰]仁宗初撤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仙寺發李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亡

衞公叔發名拔

衞公叔發。[見襄二十九年] 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枝。蓋傳寫之誤。[閻按]鄭氏注檀弓亦云名拔或作發[集證][按後漢吳良傳注]亦引作公孫枝○[元圻案][錢氏養新錄曰]予嘗見倪士毅四書輯說載朱文公論語注曰公叔文子衞大夫公孫拔也[又引吳氏桂曰]拔皮八反俗本作枝誤乃知今所行集注本非考亭之舊厚齋所見亦是誤本

顏高弓六鈞冉有用矛樊遲爲右有若宵攻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見仲尼弟子列傳] 定八年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豈卽斯人與。家語[弟子解]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爲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遲爲右。[哀十一年] 有若與微虎之宵攻。[哀八年] 則顏高以挽强名。無足怪也。[集證][顏氏家訓誡兵篇]顏氏之先本平鄒魯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春秋之世顏高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鬭夫爾據此顏黃門不以春秋之顏高爲仲尼弟子之顏高也○[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六]厚齋攷古最覈獨此條稍未審孔門之顏高少孔子五十歲見於家語然則生於定公之八年陽州之役蓋別是一顏高也[史記]家語之年多不可信惟是不問其生之年但以其死定公八年斃陽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以過匡

飛矢行人上下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攷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擧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勳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原注]見正義○襄十一年 攻媿之言本此。[原注]嘉熙庚子愚試胄闈王圖南發策亦用此二語[閻按][王氏淳祐元年辛丑進士前一年爲嘉熙四年庚子故猶試國子監也○[元圻案][樓氏鑰攻媿集書魏丞相奉使事實曰]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召對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續通鑑長編二百六十二]熙寧八年四月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弼言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諸侯兩兵已合飛矢在上走使在下其間辨說解釋遂各交綏而退却復盟好者比比皆是　蕭禧契丹使臣來請地界者

五十凡毋弟有二春秋書法凡例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元圻案][書錄解題]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預既爲集解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唐劉蕡爲之序　春秋釋例久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案]提要曰是書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統歸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啓新緒發大義謂之變例亦有舊史所不書適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卽以爲義非互相比較則褒貶不明故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先列經傳數條以包通其餘而傳所述之凡繫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釋例　此條所引亦見杜預春秋序正義　[宣十七年左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文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書稱弟者皆母弟之義　[馬氏繹史九十九春秋雜記總論曰]春秋書法有典策之舊禮全經之通例傳所稱發凡五十是也有一事之變例特起之新義傳所謂書不書稱不稱言不言先書追書故書書曰之類二百八十有五是也經有例而傳無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也又曰聖人之作春秋也有依凡之例有違凡之例有魯史之例有參酌衆國之例有二百餘年之例有一時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見之例有大義違疑聖心獨斷之例云云分晰最爲精審文多不能全載

靡滅浞立少康

魏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襄四年] 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眞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

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閻按】靡於后羿被殺後始奔有鬲氏故曰會事羿注非無因【全云】夷羿雖簒帝相仍居商邱浞簒羿又二十年始弒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凡竹書所言皆不足信而此條較左氏爲覈以其情事當如此也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尙得爲忠乎閻說非也然閻亦專據左氏而誤耳　【方樸山云】常山顏杲卿初亦迎祿山衣紫袍後乃倡義亦何嫌也○【元圻案】【帝王世紀曰】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與杜注同　【張南軒答李叔文書曰】邵康節皇極經世以寒浞滅相係于壬寅少康克復舊物乃在癸未凡四十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靡固有滅寒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歌北風南風

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襄十八年】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鐘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元圻案】服注云云見周禮二十三正義無射夾鐘作夾鐘無射【襄十八年杜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强弱【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音曲總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與杜八風義違蓋即指周禮疏所引之說也【周禮疏】但曰注云不著名氏厚齋因左傳正義而知爲服氏注

讒鼎崇鼎岑鼎

讒鼎之銘【昭三年】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見說林下篇】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新序節士篇呂覽季秋紀審己篇紀岑鼎事與說林略同惟樂正子春作柳下惠】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爲無據【繼序按】廣韻冬侵二部古音相通故崇讒岑可轉寫其收崇入東部收讒入咸者誤也

鄭志宋志

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元圻案】【隱元年左傳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襄元年左傳】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

取長葛經傳異時左氏雜用三正

宋人取長葛【隱六年】經以爲冬傳以爲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元圻案】【原父說見春秋權衡】　【朱子跋李少膺脞說】石林葉氏考左氏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三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日知錄四】隱公三年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若以爲周正則麥禾皆未熟四年秋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取者盡芟踐之終是可疑按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誤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周正月而間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左氏爲古學公羊先左行爲今鄭賈條左氏長義左氏太官廚公羊爲賣餅家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何云】以其中經古文故謂之古學公羊家已行於世以今文教授故謂之今學楊氏疏謬矣是以五經異義云【全云】許叔重作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以上俱見何休公羊傳序文正義】魏鍾繇謂左氏爲太官公羊爲賣餅家【元圻案】【後漢書儒林傳】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鄭興傳】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又賈逵傳】字景伯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上疏獻之肅宗立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三國志魏裴潛傳注魏略】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辯析長短【隋書經籍志】一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一集證】按太官北堂書抄引魏略作太官廚

夏五艮八

權載之【全云】文公德輿字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桓十四年】艮八之占【襄九年】名對也【元圻案】【唐書權德輿傳】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自太常卿拜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曰文　【四庫全書目錄】權文公集十卷　試明經策問曰夏五之闕雖繫月而何嫌艮八之占於兼山爲何義【襄九年傳注曰】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正義曰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也

舜出於虞幕虞幕非虞思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昭八年】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韋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爲夏諸侯鄭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爲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閻按】【金仁山前編】亦辨舜出於虞幕祖顓頊不祖黃帝之說頗悉○【元圻案】【金仁山前編曰】考之於書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攷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至於瞽瞍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勾望橋牛以至瞽瞍也【楊升菴集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舜之世曰舜祖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之史記蓋同

穆有塗山之會

穆有塗山之會【昭四年】注在壽春東北說文【山部】嵞會稽

塗山有四

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氏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國有禹虛。蘇鶚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以淮南當塗流民寓居於湖，僑立當塗縣以治之。唐屬宣州。〔集證〕唐志宣州宣城郡當塗，武德三年以縣置南豫州，八年州廢來屬。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滕撫傳〕徐鳳築城於當塗山中，注今宣州當塗縣山。〔蘇鶚演義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嵞山國，禹娶之，今宣州當塗也。〔仁傑按書正義引左傳解云〕塗山在壽春縣，則禹娶嵞山非宣之當塗。縣隸太平州，按圖經無所謂塗山者，則四塗山之說亦自不審。范蔚宗自于郡國志當塗注云徐鳳反于此，章懷太子不悟，何也。〔蘇文忠濠州七絕有塗山詩云〕樵蘇已入黃能廟，烏鵲猶朝禹會村。自注云：下有禹廟，山前有禹會村。又云：仁傑按，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一在宣州。九江之當塗以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濠州是也。宣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宣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

將以璵璠斂
孔子稱璵璠止斂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定五年 呂氏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案〕〔呂覽孟冬紀安死篇〕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云云。高誘注：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說文玉部璠字注云：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玉類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原注〕下與說文同 其卽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家事治
宣子吉射之敗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襄二十七年 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讒，錮逐欒盈，幾危晉國。襄二十一年 忝厥祖矣。再傳而吉射亡。定公十三年 宜哉。〔元圻案〕〔孝經曰〕家事理，故治可移於官。

公孫成多饗大利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哀十五年 子贛之責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全云〕此爲趙孟頫輩殺袁鏞以降元而發。〇〔元圻案〕全注三箋本入於上條之下，恐誤，今改入本條。〔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欃槍。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爲藏。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此詩載甬上耆舊詩第二卷。

猶秉周禮
齊猶有禮

猶秉周禮。閔元年 齊猶有禮。僖三十三年 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隱桓時大雪

呂向注雪賦〔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爲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爲陽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二云平地尺爲大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廣一丈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注。五臣者，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說意義，故復爲此注。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

近寶則公室貧
晉去故絳居新田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閻按〕〔東坡石鍾山記〕魏獻子之歌鍾也，獻當作莊。〔何云〕詩文中誤用事有自誤者，有因古人之誤而亦誤者，如晉問作魏絳，乃出水經注，非不記左傳，故以示博。此又一例也。〔方樸山云〕朱子註論語夏瑚商璉，亦因舊註，非不知與明堂位戾也。〔繼序按〕包鄭註論語，賈服杜注左傳，皆云夏曰瑚。〇〔元圻案〕〔水經六〕澮水下注曰：春秋成公六年，晉景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四庫全書校本〕〔案〕原本及近刻六年訛作元年，晉景公訛作悼公，韓獻子訛作魏獻子，今據左傳改正。若如義門所云，豈韓之訛作魏，唐時本已然與。晁無咎嘗取晉問以續楚辭，曰：枚乘七發蓋以微諷吳王濞毋反，晉問亦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薄事役而隆道寶云。

班固不足
離騷
楚辭王逸
洪慶善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爲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元圻案〕楚辭卷一離騷經王逸序注班固離騷經章句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文心雕龍辨騷篇曰〕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元圃非經義所載。〔書錄解題楚辭類〕楚辭十七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集，後漢校書郎南郡王逸叔師注，知饒州曲阿洪興祖慶善補注。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此條所引洪慶善語見楚辭卷一辨騷注。

隨會知政
盜奔秦
趙襄子勝
翟有憂色
祁奚救叔
向
欒盈誤樂
達

列子載隨會知政，羣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繆。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方樸山云〕了此則不必辨矣。說苑善說篇 載祁奚救叔向，以欒盈爲樂達。

隨會趙文子相距年　孔子趙襄子相距年　宣子桓子之誤

〔閻按〕欒盈史記作欒逞避惠帝諱也欒達二字乃欒逞傳寫之訛非說苑本然王氏偶未契勘及此　〔何云〕蓋得之傳聞不見史冊故耳

范宣子爲范桓子皆誤。〔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之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慝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而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又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士會繼趙盾爲政在晉景公七年趙文子乃盾之曾孫相去幾八十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元王元年趙襄子始立

杜氏世族譜疑

攷古編謂歐陽公論一帝三王世次差舛。發端於杜佑通典。〔案〕今本攷古編無此語　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發端乃杜預也。〔閻按〕曹魏時博士張融難王肅亦以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者又前於預○〔元圻案〕〔通典四十二吉禮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注司馬遷五帝本紀云舜則黃帝九代孫嚳之曾孫禹帝元孫計不合如此之差懸恐馬遷之誤　〔歐陽公帝王世次圖序曰〕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因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謬哉　〔文十八年正義〕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云〔按〕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案〕今本世族譜無此文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考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論經義異同史傳繆誤多所訂證

臧岑校本左傳　杜預手定左傳　岑之敬春秋策

雍熙中。太宗九年改元雍熙 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勑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原注〕見談苑〔全云〕楊文公億作 太平興國太宗初元年號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原注〕見晏元獻公書 〔案〕此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見宋文鑑一百十二 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讎不可以臆見定也。〔閻按〕齊武帝賜晉安王子懋以杜預手所定左傳梁蕭琛得三輔相傳班固真本漢書此二書當更奇　〔何云〕自靖康亂後北學益衰○〔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談苑十五卷丞相宋庠公序所錄楊文公億言論初文公里人黃鑑從公游纂其異聞奇說名南陽談藪宋公刪其重複分爲二十一門改曰談苑　〔南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陳書文學傳〕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　〔南齊書武十七王傳〕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撰春秋例苑三十卷世祖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爲深欣也賜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梁書〕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邱人九經及第淳化初官工部侍郎受詔校五經疏義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博貫經史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歷官工禮二部侍郎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皋河南人開寶二年登甲科至道中知睦州選判太府寺　錢熙字大雅泉州南安人善屬文李昉深加賞重爲之延譽令與子宗諤游遂登甲科

孟獻子愛穆伯二子　使臾駢送賈季帑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淵明者與在鳳翔時所作〔何云〕鳳翔所作本之康成 議論夐殊。呂成公博議論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子使臾駢送賈季帑。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議非是。可以見進德修業之功。〔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昔之詠三良詩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坡公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冠絕千古〔苕溪漁隱云〕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元圻案〕〔文選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王粲詠史詩〕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秦風黃鳥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東坡詠秦穆公墓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蓋從自殺之說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呂祖謙撰是編繼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續說久無傳本今見於永樂大典者以傳文次第排比之猶可成帙其中如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孟獻子愛公孫敖二子兩條俱以博議所言爲非是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矣　〔呂成公左氏傳〕續說卷五文六年盡具其帑與器用財賄條云左氏詳書之者蓋見得纖悉周盡向博議論趙宣子特地遣臾駢送狐射姑之帑全不是蓋古人風俗尚厚却不如此又卷六文十六年孟獻子愛穆伯二子條云獻子告季文子亦已信之矣二子皆死亦自愧不安而死孟獻子正是宗子宗子有君道博議所論此事非是

齊晉楚霸先服鄭　虎牢成皋制一地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夫。〔閻按〕〔戰國策三〕晉既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曰分地必取成皋韓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果取成皋是成皋不待鄭亡而久入晉矣○〔元圻案〕莊公二十七年爲齊桓之十九年同盟于幽陳鄭服也僖公二十九年晉文公盟諸侯于翟泉謀伐鄭也文公十四年爲楚莊王之二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注從楚

魯之家法不修桓宣簒兄文哀淫亂成風事季友敬嬴事襄仲

周人以諱事神

春秋不非君臣同名

者陳鄭宋〔戰國策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史記始皇本紀〕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范雎曰〕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漢書地理志〕成皋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括地志云〕成皋故縣在洛州氾水縣西南氾音似〔鄭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而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史記韓世家〕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秦始皇本紀〕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項羽本紀〕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楚遂拔成皋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吳起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又曰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皆簒兄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襲其跡矣。自成風事季友〔哀姜成風事俱見閔二年〕而敬嬴事襄仲矣。〔何云〕內言不踰閾成風聞季友之繇而事之非家法也然宋儒不察文義遂使與共仲通於哀姜同科則誣古良臣矣襄仲雖有弑君之大惡亦非孫子敬嬴也〔全云〕厚齋亦未嘗指爲烝淫也家法不修，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風化猶熾也。異清議者亦曰何以見魯衛之士〔哀十四年〕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元圻案〕邶風雄雉匏有苦葉新臺鄘風鶉之奔奔序皆以爲刺宣公宣姜也齊風敝笱載驅猗嗟序以爲刺文姜齊襄魯莊也〔史記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案桓六年正義曰〕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方樸山云〕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從名字句絕 曲禮注云：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曰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疏曰其並存者則不諱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蓋捨名而稱字耳 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周制方諱。〔原注〕夷狄皆無諱 漢宣帝〔三年〕詔曰：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諱矣。〔何云〕生而稱諱自漢宣始 博議謂名子者

投璧誓白水

求諸侯莫如勤王

辰嬴事無閨內法

木瓜美齊桓

唐風不錄晉文

定太子迎襄王正譎

隱焉用文

證史

秦穆悔過爲修聖

穆公恤民諸語

楚共王論巫臣語

當爲孫地，出顏氏家訓。風操篇〔閻按〕孔疏引熊氏曰石字誤當作名字蓋大夫有名惡者謂齊惡非石惡也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爲河。〔集證〕引見後漢張衡傳注 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僖二十四年〕〔何云〕此不足憑宏詞人俗習如此〔三箋戴闇云〕崑字下當有崙字有如白水即有如皎日也〔集證〕〔御覽六十一〕引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東北取曲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

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僖二十五年〕荀彧以此勸曹操迎獻帝。〔原注〕〔彧之言曰〕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案〕荀彧語見通鑑漢獻建安元年 豈誠於爲義者？故曰譎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繆稱訓〕非也。辰嬴之事，〔僖二十三年〕閨內之法安在哉？詩如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唐風不錄晉文，亦以是夫。〔元圻案〕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宋王晳春秋皇綱論〕齊桓之定太子也不欲使惠王廢嫡庶之正是其本志故仲尼謂之一正天下首止之會是也晉文公之迎襄王也藉以求諸侯信義之名非其至誠而狐偃勸以繼文之業王城之師是也以其不本尊王之義故謂之譎而不正

介子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僖二十四年〕君子之潛也，名不可得聞。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何云〕召平嘗事秦晚年失侯爲漢相客惡得賢〔案〕召平高於四皓乃朱子語 申屠蟠賢於郭泰。〔集證〕按廣韻十六蒸應字下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應劭其八代孫也召平當以應曜易之○〔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五〕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罹黨錮之禍比肩而譽之愚謂有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至而蟠獨從容高臥竟以不屈其用晦如愚風度高且遠矣

邵子〔觀物內篇四〕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北堂書抄不敏下有教不至三字〕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三十六 此雖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棄灰者。〔閻按〕嘗謂秦穆公曰其君實惡其民何罪楚共王曰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大哉二君之言可爲萬世法○〔元圻案〕尸子注見卷五南風之詩條〔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吳越春秋〕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

楚興藍縷衰翠豹　樂王鮒毀叔向梁邱據之佞　向戌求名不例盟趙盾崔杼不蓋惡　齊豹盜三叛人　春秋無賢臣論　原伯魯不說學

及善人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韓非子仲尼說〕隕霜而殺法刑棄灰〔說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

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宣十二年其衰也翠被豹舄昭十二年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全云〕此有感於南宋湖山之華綺

樂王鮒毀叔向襄二十一年以平公不好賢也梁邱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原注〕劉貢父詩云顧子曰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邱之佞于今不絕〔原注〕顧夷義訓唐志在儒家〔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梁邱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全云〕梁邱據果能諫於房亦何佞之有〔集證〕〔隋志儒家〕顧子十卷晉陽州主簿顧夷撰亡○〔元圻案〕近刻三劉文集公非集祇存詩四首公是集有雜詩一首云齊有梁邱據晉有樂王鮒據能愛晏嬰鮒能讒叔譽二臣璧兩朝事君爲悅豫景有尚賢志據逆以爲助平失宥善心鮒乃速其去毋以據爲賢易地則同趣或本貢父詩而誤入原父所輯集中近得四庫全書所輯公是集五言古詩多至十二卷獨不載是詩其爲貢父作無疑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襄二十七年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宣二年〔胡傳〕是盾僞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崔杼殺太史襄二十五年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元圻案〕〔杜預春秋序曰〕徵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正義曰〕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

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全云〕孫郃唐末拾遺吾鄉前輩也春秋無賢臣論以見當時藩府諸臣之無心王室〔集證〕〔晁氏讀書志四〕孫郃文纂一卷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孟揚之書慕韓愈著四十卷浙江志孫郃奉化人唐末爲左拾遺朱温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一卷即超然肥遯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元圻案〕〔孫郃春秋無賢臣論曰〕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猶大父也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坫毀孔之惡於是風教大壞海內焚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昭十八年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五十八年十二月秦質子異人逃歸〔解題曰〕按戰國策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

季氏貳魯侯　天警晉違天　楚辟我衷何效　君子違不適讎　儒爲二國憂　申包胥似張子房棼冒勃蘇卽包胥

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秦之焚書蓋兆於此　隋高祖素不說學亦二世而亡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曰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昭三十二年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閻按〕張睢陽語以前惟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皆理學精言　尹子奇按通鑑當作令狐潮○〔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令狐潮圍張巡于雍邱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張睢陽詩曰〕不辨風雲色安知天地心忠義之至乃欲以人勝天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宣十二年士伯之言畏而能自修者也雖晉之彊能違天乎宣十五年伯宗之言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昭六年杜注辟邪也衷正也王魏公之於寇萊公曰不可學他不是〔集證〕〔朱子名臣言行錄引龜山語錄云〕王魏公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用倒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哀八年斯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國者不狃之罪人也〔全云〕斯言也爲呂文煥劉整范文虎諸人言之○〔元圻案〕〔張天如書宋史紀事本末文謝之死後曰〕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所寄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爲虜前驅呂文福昝萬壽紛起效尤亂莫制矣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哀二十一年春秋之季已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元圻案〕〔荀子儒效篇〕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却吳定四年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讎未報則使越爲之謀以滅吳〔原注〕見吳語韓王成之讎未報則從漢爲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

包胥逃賞
莫敖大心
沈尹戌

楚君既入而逃賞。定五年 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案〕周敬王十五年楚昭復國。歷十三君至負芻而爲秦所滅。計二百八十三年。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此即武侯後出師表語。見三國志本傳注。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爲次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戍。其亡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鶴〔何云〕閣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誤 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全云〕楚氏作蒲 〔原注〕左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無濁水。疑是溳水字相近而誤 大敗之。棼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棼冒之裔。楚之同姓歟。〔嘉定錢氏大昕曰〕棼者楚之訛。冒者昌之訛。即古文申字。勃蘇與包胥聲相近。〔鮑彪戰國策注曰〕定四年以爲申包胥吳師。道補注曰。棼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相近 淮南修務訓云。申包胥贏糧跣走。走疑當作足 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躐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涕液交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修務訓〕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強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 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戌也。見定四年 戌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事見哀十六年 其聞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元圻案〕張良大父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後從沛公西入武關。說以破秦之策。事詳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新序〕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遂逃賞。終身不見。〔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梁元爲魏圍逼。徵琳赴援。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陳霸先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逆戰于沌口。禽安都文育。初魏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琳迎還湘中。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王。文宣遣兵援送。拜琳爲梁丞相。琳乃遣兄子叔寶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陳遣吳明徹進兵圍之。城陷被執殺之。琳故吏朱瑒致書陳尚書徐陵。求琳首曰。梁故建寧公琳。洞達艱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宏之眚。〔五代史宦者傳〕張承業字繼先。唐僖宗時宦者也。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舍。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不食而卒。〔班孟堅古今人表〕有申包胥。而無棼冒勃蘇。是一人也。乃於中下列沈尹戌。復於中中列莫敖大心。則以一人爲二人矣。

郗文公知命
楚昭知天道
惠王知志
禆竈梓慎所言
宋景公時熒惑徙舍

趙宣子感鉏麑

郗文公之知命。文十三年 楚昭王之知天道。哀六年 惠王之知志。哀十八年 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禆竈言鄭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昭十八年 梓慎言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昭二十四年 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何云〕揚子語。〔元圻案〕〔法言五百篇〕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呂氏春秋制樂篇〕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者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寧獨死。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是夜熒惑果徙三舍。與郗文公之知命相類。〔文選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鉏麑之於趙宣子。宣二年 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不亦愚乎。〔何云〕如費禕者又可戒也。〇〔元圻案〕〔魏書司馬楚之傳〕楚之。晉宣帝弟馗之八世孫。劉裕立。楚之規欲報復。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皆此類也。〔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唐書姦臣傳〕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爲清道。公卿辟易趨走。所居重關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三國志蜀費禕傳〕禕字文偉。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

春秋書災異　隕石六鷁　有雲夾日　天子有日官

沈醉爲循手刃所害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災異古史官之職〔何云〕周官馮相氏保章氏敘于太史小史之後內史外史之前則其職之相關可知矣。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史僖十六年。有雲夾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哀六年。在漢則太史公掌天官，張衡爲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孝宗在位十二年改元淳熙中，熒惑入斗，同修國史李燾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氐，祕書丞蔣繼周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災。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言。自景定〔閻按〕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後，枋臣〔閻按〕枋臣謂賈似道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知。甲子〔閻按〕景定五年彗星，宮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蔽可見。壬申〔閻按〕度宗咸淳八年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忽哉！爲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叔輒所以哭日食也。〔閻按〕馬貴與言古太史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故其時象緯有變而紀錄無遺〔元圻案〕〔史記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設客問作應閒以見其志云有閒余者曰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注曰官史官也左傳曰天子有日官　〔宋史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淳熙十年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係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奏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　〔玉海三天文書下〕淳熙十年上燾熒惑嘗入斗李燾言天道遠惟正人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此當是一事而傳之者互異

宋襄求諸侯敗泓　楚靈卜得天而辱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僖二十二年，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乾溪昭十三年。淮南子詮言訓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

國有人無人諸證　不有君子不能國　無謂秦無人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襄十五年。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文十二年。有士五人，晉文所以霸也昭十三年。有太叔儀，有母弟鱄，衞獻所以入也襄十四年。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襄三十年。曰子無謂秦無人文十三年。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襄二十六年。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有無而已。〔案東方朔曰〕得士者強失士者亡　梅福曰得士則重失士則輕　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宮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史記高祖本紀〕子房蕭何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魏之窺吳，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爲國有人乎？賈生之語見漢書本傳陳政事書　此皆以人爲盛衰也。〔何云〕以賈生之言終之深傷時無王導謝安耳○〔元圻案〕〔容齋隨筆十二〕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爲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爲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有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大夫不氏不名　隱不爵名大夫　宋三世無大夫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元圻案〕〔宋王晳春秋皇綱論卿書名氏篇〕隱公之卿多不氏蓋隱公以庶長自嫌若同於攝故所用之卿亦不正命皆去族以別之傳曰隱不爵命大夫此說是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杜注曰其事未聞於例爲大夫無罪故不稱名〔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公羊傳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傳曰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馬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正義曰死者不稱名無罪故也公羊傳曰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曰司馬官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三傳之說已不同如此至宋儒或各從一傳或各自爲說不可殫述矣

王氏論而不斷蓋闕疑之意

君弒稱君稱國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宣四年。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元圻案〕宣公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傳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杜注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　成公十八年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

魯宗人釁夏守禮

宗人釁夏之守禮哀二十四年，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葵邱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

夫差報越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弘老聃萇存文獻

晉楚之臣能互知政郊戰爲楚霸盛衰蕭魚爲晉霸盛衰以樂賞魏絳

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閻按〕劉輔諫成帝不宜立趙婕妤爲后棧潛諫文帝不宜立郭貴嬪爲后○〔元圻案〕〔漢書劉輔傳〕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書諫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三國志魏后妃傳〕文德郭皇后太祖爲魏王時得入東宮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祚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黄初三年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書曰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東都事畧〕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曰仁宗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宗廢后并斥美人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嫌爲萬世法也孟氏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宗故事存焉乞追停冊禮別選賢族

夫差之報越定四年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君子猶有取焉況吳乎〔全云〕此爲天水諸宗子言之○〔元圻案〕〔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往見郭隗先生爲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晉書載紀慕容盛傳〕盛寶之庶長子也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躍進攻汗斬之〔通鑑晉紀〕安帝隆安二年載慕容盛告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　慕容盛之言晉書不載而通鑑載之故曰君子有取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見尚書顧命易象在魯二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何云〕此指趙復姚樞許衡之徒言之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閻按〕奔楚在魯昭公二十六年事在倚相之後於是觀射父倚相〔何云〕左史倚相子朝以前人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閻按〕楚昭王失國猶賴蒙穀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中昭王反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非典籍之力乎○〔元圻案〕〔家語〕南宮敬叔與俱之周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制孔子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蒙穀事見戰國策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己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宣十二年晉君類能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襄九年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宣十二年晉自蕭魚

范宣子假羽毛

春秋終請討陳恆

孔門皆忠於魯國

手文魯虞友古篆

春秋虞氏微傳虞荀張蒼傳左氏

之後襄十一年精神景象非昔矣〔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楚莊既勝晉不肯築京觀此不敢自居功之意既伐陳因申叔之言即封之既入鄭因其君有禮復封其地退然不敢自滿引詩書之言宛有儒者氣象及其過周問鼎之輕重遽然陵轢天子聘齊不假道于宋聘晉不假道于鄭而又陵辱諸侯所謂儒者氣象已不復見又襄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于工賈皂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强如晉士會范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如親歷楚之朝晉楚兩强國所以兩立百有餘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見不敢輕畧故如此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年又曰晉悼公之霸至蕭魚之會霸業成就與齊桓晉文同悼公自即位以來許多工夫積累到三駕而楚不敢與爭此悼公一時之盛處然雖盛于蕭魚亦衰于蕭魚君臣之間志得意滿且以樂賞魏絳言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其君之驕可見如戚之會范宣子假羽毛於齊齊人有之已僭耳悼公不能正其罪今宣子假而私有之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則其臣之驕亦可知而悼公之衰墮亦可見霸業日衰不無自也　王氏此條似隱括呂成公諸說

請討陳恆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閻按〕馬公驌告余曰使孔子請討而得也經大書曰齊陳恆弒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也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絕筆矣春秋之作以亂臣賊子之故其不作亦以亂臣賊子之故哉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見哀十五年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夫子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此夫子之訓也〔全云〕然則深寧之拜疏出關豈得已哉宋史不知本末書之曰遯使與魯淵子輩同科當改正

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隱元年成季昭三十二年唐叔昭元年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从魯作⿱止衣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閻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載揚南仲韓城鼎銘釋文魯古作⿱止衣與說文合而董逌廣川書跋云劉炫謂有文在手曰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此字傳模已久又改爲⿱止衣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圖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圖公諸儒不能考定以爲啚者非也以古文考之以圖爲魯在漢猶然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引見杜預春秋序正義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許氏說文解字序〕北平侯張蒼獻左氏春秋傳書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

儉德之共

伯宗以直言不容晉國武子好盡言

晉不討大夫之逆

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二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原注〕〔毛詩傳〕以平平爲辨治又以五十矢爲束皆與荀子同 〔全云張蒼本傳〕言蒼無所不通恐或過情然要其多學可知且賈太傅出其門則亦偉矣又云尙有高賢如穆生〔又鹽鐵論〕有苞邱子尤高 〔繼序按〕苞邱子卽浮邱伯○〔元圻案〕〔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 〔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楊倞注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 〔惠氏九經古義五〕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傳云頃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詩亦云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貳周行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傳云天子敦弓敦與琱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正義以天子彫弓爲事不經見非也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莊二十四年 古之格君心者。必以儉。董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宏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宏正邪雖殊。而啓武帝之侈心則一。〔何云〕董子乃言不可無制度文章與宏言殊也○〔元圻案〕〔史記公孫宏列傳〕宏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余兄靜軒先生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於晉。成十五年 國武子好盡言而不容於齊。成十八年 小人衆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而以汲長孺爲戇。〔全云〕以爲戇猶可且以爲忮 朱游爲狂。晉士習於曠達。而以卞望之爲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也。〔元圻案〕〔史記汲鄭列傳〕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漢書朱雲傳〕雲字游魯人也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尙方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 〔晉書卞壼傳〕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阮孚每謂之曰卿恆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壼而誰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爲之也。會於戚而不討孫林父。會於夷儀而不討崔杼。會於適歷而不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簒奪之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哉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元圻案〕〔襄十五年經〕書衞侯出奔齊杜注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衞侯〔左傳〕晉侯問衞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衞有君矣冬會于戚謀定衞也 〔襄二十五年經〕書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某某于夷儀〔呂氏春秋集解泰山孫氏曰〕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執而討之以定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宣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 〔昭三十一年經〕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唐陸淳春秋集傳微旨下〕淳聞於師曰意如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與爲會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 〔史記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家人晉絶不祀 趙宣子趙盾之字也宣二年經書趙盾弑其君夷皋

弗問斬袪斷旃鞬

晉之從政者新

申叔豫戒薳子馮

國語非邱明作

左傳國語互異

寺人披之斬袪。僖二十四年 芋尹無宇之斷旃。昭七年 其讎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方樸山云〕晉文聞披言亦遽見之矣此論未公 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全云〕一是英雄一是奸雄一是中主之寬大者○〔元圻案〕〔史記季布列傳〕朱家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臣各爲其主項氏臣可盡誅邪滕公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 〔三國志魏武紀注衞恆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攻書至選部尙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權第六子權薨休弟亮承統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亮廢孫綝迎休御正殿大赦改元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休諡景帝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宣十二年 謂荀林父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定元年 謂范鞅也。一以喪師。敗于邲 一以失諸侯。定四年 書曰。人惟求舊。〔閻按〕謂荀林父新從政在本月范鞅新從政僅十日新字奇確 〔何云〕新謂任未久非驟居執政之謂○〔元圻案〕〔呂成公左傳說六〕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說曰荀林父以晉之名臣統元帥之權而不能制一先穀者蓋新進之徒威德未孚於人故如此楚嬖人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論林父最切當大抵賢才處事或至敗事者未必其才之不足處事之不審特其素望之未熟於人以至敗事古之人所以四十而仕五十而爲大夫蓋欲使涵養積習威望在人已熟然後可以從政若是養之無素驟居人上鮮有不敗事者

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馮是也。襄二十二年 告君亦然。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爰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元圻案〕〔史記樊噲列傳〕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又袁盎列傳〕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盎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召語愼夫人賜盎金五十觔 〔賈誼陳政事疏曰〕臣竊跡前事賈山至言曰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喻亦此意

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原注傳〕言鄢陵之敗苗賁皇之爲楚語云雍子之爲與傳不同傳元云國語非邱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 〔按〕劉炫語見襄二十六年正義傳元語見哀十三年正義 〔方樸山云〕左傳哀元年秋載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惟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於楚語則以懼吳爲子西語無患吳爲藍尹亹之言此亦互異之一 〔繼序按傳〕言鄢陵之敗晉語作苗棼皇與左傳同楚語異〔又按〕晉惠公卒左傳在九月國語在十月納公子重耳左傳在明年正月國語在是年十二月〔又按〕棠棣詩左傳云召穆公作國語云周文公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語作吳公先插左傳則先晉人 葉少蘊云。古有

左氏爲楚倚相後左邱失明有國語

臧文仲玉磬告糴

伯宗索士畢陽送州犁於荊

知果別族爲輔氏張孟談遇智過

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見漢書本傳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原注〕王荊公以爲六國時人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原注〕鄭漁仲云　左氏世爲楚史　鄭漁仲語見所著春秋地名譜自述司馬公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閻按〕黄楚望書出極辨以左氏爲楚人之非蓋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是也〔繼序按漢志〕有公羊外傳穀梁外傳〇〔元圻案〕〔韋昭國語解敘〕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葉少蘊春秋統論三〕司馬遷班固以邱明爲名則左爲氏矣然遷復言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按姓譜有左氏左邱氏遷以左邱爲氏則傳安得名左氏耶

臧文仲以玉磬告糴於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家類〕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五筆十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景盧撰每編皆有小序五筆未成書〔三筆十三〕再書博古圖曰予讀博古圖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閒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氏亦無玉磬之說〔國語四〕魯莊公時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晉語伯宗索士庇州犁得畢陽〔案韋昭注〕索求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犁於荊畢陽之孫豫讓見戰國策晉畢陽之孫章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集證〕〔吳師道戰國策注〕豫讓義士也史遷列之刺客而蘇氏古史亦謂之非賢失之矣朱子綱目附見于三晉始命之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特書以表之爾大事記解題略見而記不書未知呂子之旨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原注〕通鑑取此戰國策知伯率趙韓魏章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智過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原注〕韓非子同云更其族〔案〕韓非子十過篇載智過事智過卽智果也〔全云〕通鑑以事屬郄疵二說之先後不同〔集證〕〔古今人表〕知過繫於趙襄子之後從戰國策也師古曰知過卽知果〇〔元圻案〕〔國語〕作知果國策作智過當云智過卽知果也閻何本皆作智過卽智果也蓋仍顏師古之誤

邇者騷離騷離離騷皆楚言

鳴玉以相非武子王孫圉對趙鞅語

子產稱公孫稱國氏臧僖伯爲追稱

依嚋歷華前華後河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原注〕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揚雄爲畔牢愁與楚語注合〔元圻案〕〔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漢書楊雄傳〕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爲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原注〕襄三十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爲公子圍以鞅爲武之子皆誤〔元圻案〕〔皇王大紀五十五〕景王二年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公子圍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圍應曰楚有觀射父者能作訓辭以令於諸侯有左史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藪曰雲連徒州金木竹箭之所生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鞅有慙色　皇王大紀注見二十二頁今十二頁

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成十五年公羊傳文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原注〕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閻按〕子產之子左傳謂之國參〔集證〕左傳魯公子彄或云字子臧子臧孫達公子尾字施父子施伯見齊語鄭子然子國之弟其子然丹是皆以父之字爲氏者〔又按文心雕龍才略篇〕國僑以修辭扞鄭〔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二年遣使祭鄭大夫國僑〔徐彥伯傳〕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一薛登傳〕子皮讓國僑〔史通模擬篇〕云左傳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唐以前皆稱子產爲國僑也〇〔元圻案〕〔昭四年〕子產作邱賦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隱五年正義〕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字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國子流遺愛之體〔王當春秋臣傳〕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謚曰國

鄭語依嚋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黄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案〕此水經二十二洧水又東過鄭縣南注文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原注〕按下文前華後河則上文當作華〔閻案〕此證致精朱彝尊反以酈注華字誤誤矣〔何云〕明道本前華後河正作華〔方樸山云〕據今本國語華字雖俱作莘字然其上云若克二邑韋昭注云二邑虢鄶其下云鄢蔽補丹依嚋歷華君之土也注云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下又云

晉寶犨鳴犢二人　非國語非非國語　子太叔九言　越得歲吳伐之凶

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注云華華國也〔按〕此上下注語則兩華字明是兩地一爲邑一爲國不得合并且其注華字係於前華後河句下而又云華華國也與酈氏所引亦不同酈氏改竄韋注割截國語以兩爲一而王氏從之愚亦有疑〔集證鄭氏詩譜〕引史伯作依睬歷華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州郡部引鄭語亦作依睬歷華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周爲管叔封邑後爲鄭國漢置中牟縣隋置管城縣華陽城在今鄭州南○〔元圻案〕〔史記鄭世家〕虢鄶果獻十邑注虞翻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睬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太史伯曰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睬歷華君之土也可知國語古本華不作莘矣

晉語寶犨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寶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云鳴犢犨字通鑑外紀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鳴犢二十年書寶犨對簡子誤也〔集證容齋四筆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歎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犨而史記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竇犨蓋鐸犢及竇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余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犨其不同如此○〔元圻案〕〔索隱云〕鳴犢犨字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是以鳴犢竇犨爲一人也〔師古劉輔傳注云〕今永等指舉殺鳴犢一人不論竇犨是以爲二人而班氏古今人表中上亦列鳴犢竇犨爲二外紀蓋從班氏

江端禮〔集證云〕字季恭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爲法〔閻按〕東坡續楚語論即東坡非非國語〔集證〕唐志柳宗元非國語二卷○〔元圻案〕柳子厚與呂溫論非國語書曰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尨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至比六經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後世之訕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經義考二百九〕江氏端禮非非國語佚又劉氏章非非國語佚黃諭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又曾氏于乾非非國語一卷佚案此則非非國語有四〔宋徐度却掃編曰〕張嵲舍人言柳子厚平生爲文章專學國語讀之既精因得掇拾其差失著論以非之江端禮臨川人劉原父之甥也弟端本詩入江西宗派

古以一句爲一言左氏傳子太叔九言定四年論語一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一字爲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閻按戰國策〕臣請三言而已矣蓋一言臣請烹是古以一字爲一言不爲非〔又按盧六以曰〕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以一字爲一言是論語已有兩例也○〔元圻案〕東方朔自謂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似亦以一字爲一言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子

刑書刑鼎竹刑三尺法二尺四寸　能忍恥無害趙宗　辛伯諗周桓公疑妻疑室疑相

曰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嘉定中〔閻按〕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日官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眞文忠公除江東漕朝辭劄子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漢書高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元圻案〕〔孫子計篇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杜牧注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注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書錄解題兵書類〕注孫子三卷唐中書舍人杜牧之撰

子產鑄刑書昭六年趙鞅荀寅鑄刑鼎昭二十九年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定九年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詔聖篇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集證〕漢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禮官○〔元圻案〕〔漢書朱博傳〕博字子元杜陵人遷琅邪太守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又曰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後漢書曹褒傳〕褒字叔通魯國薛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奏上會和帝即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哀二十七年說苑談叢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閻按〕呂覽尹鐸謂趙簡子曰敦顏而上色者忍醜嘗戲謂韓信屈於市之少年步騭屈於郡之豪傑何淮陰人偏能忍辱耶亦一異〔何云〕杜有道妻嚴氏與有道從子預書云忍辱至三公〔方樸山云〕陸遜亦云能忍辱負重〔全云〕忍辱二字亦當別白杜婦之言易流於馮道○〔元圻案〕〔屈子離騷〕屈心而抑志兮忍垢而攘尤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此管子短語君臣下篇文管子之言卽辛伯之諗周桓公也桓十八年然管子能言之而不

左氏以成敗論人

能格齊桓之心。

朱子（語類）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蔡邕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閻按〕與論衡不同。王氏所擇精矣。〔案〕〔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與衛中行書）謂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常。君子得福爲常。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以多文辭舉是禮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襄二十七年）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辭。不知事何所出。〔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八〕司儀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王伯厚曰。此亦見說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禎按。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子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是謂一終言星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襄九年）今俗語云一匝。（匝閻本作帀）淮南子（詮言訓）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洪水之少。泣而益之也。〔原注〕朱子作數集。〔集證〕今本符言篇作數算。白帖引作數集。注。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爲一匝。原注俗語出於此。〔集證〕今本高誘注無人生子三字。呂氏春秋圜通篇。天道之圜。精也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高誘注。雜猶匝也。廣韻二十七合雜字下注云。雜。帀也。集也。

益爲皐陶子　皐陶庭堅不祀　庭堅即夷堅

或以益爲皐陶之子。列女傳。皐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原注〕李邕爲李思訓碑云。皐子贊禹。甘生相秦。皋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爲秦。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文公五年）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原注〕列子夷堅聞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堅也。〔閻按〕伯益爲皐陶之子。亦見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詳古文尚書疏證卷四第五十八條。○〔元圻案〕〔林少穎尚書全解二〕或以益爲皐陶之子。是未必然。伯益即伯翳也。其後爲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皐陶之子。則秦乃皐陶之後。而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卒。封皐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以是觀之。則益與皐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漢書藝文志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曰。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嫠不恤緯　齊女有禮　莒婦投紡

嫠不恤緯。（昭二十四年）齊女有禮。（成二年）漆室女憂君。況委質爲臣者乎。〔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之女嬰。莒婦投紡。復其夫之讎。而不知其君。與不恤緯者異矣。〔何云〕婦以夫爲天。〔集證〕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韓詩外傳二〕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元圻案〕莒婦投紡。事見左傳昭十九年。

誰能去兵　證史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何云〕讀後漢書。深以此爲光武之失。不謂厚齋固言之。須詳爲注釋本末。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皆見於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焉。故曰。誰能去兵。〔何云〕厚齋蓋傷宋初防節鎮尾大之禍。削其兵權。卒也外患疊乘。莫之能禦也。〔集證〕〔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勸帝密詔天下鎮兵。十之一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聚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募市人爲合戰。輒北。遂復失河北。○〔元圻案〕〔後漢書百官志五〕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典兵禁。備盜賊。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邊郡置農都尉。又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又劉昭補注古今注曰〕六年八月。省都尉官。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又應劭漢官曰〕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即强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懷妖僞。遐邇搖蕩。八州並發。烟炎絳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爲己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又劉昭注曰。晉太康之初。武帝詔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監御史。皆總紀綱而不賦政。治民之事。任之諸侯郡守。昔漢末四海分崩。因以吳蜀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一時之宜爾。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合之爲一。當韜戢干戈。與天下休息。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州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鄭子能言其祖　籍談忘祖　衆仲胥臣善姓氏　行人子羽能姓氏學

劉知幾（史通書志後論）曰。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昭十七年）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昭十五年）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見隱五年）晉有胥臣。〔原注〕見晉語。〔案晉語四〕司空季子言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云云。韋昭注。季子。晉大夫胥臣臼季也。後爲司空。鄭有行人子羽。（見襄三十一年）皆能探討本原。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原注〕鄭漁仲曰。世本公子譜二書。皆本左傳。〔何云〕觀漁仲此論。則世本雖亡。未嘗亡也。〔全云〕公子譜尚存。世本不可得。但觀諸書所引。亦不盡合於左傳。公子譜出杜預手。〔集證〕〔玉海四十二〕紹興四年。鄧名世上春秋四譜一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辨論譜說一卷。三月二十五日引見。九月六日賜出身。充史館校勘。〔隋經籍志〕春秋公子譜一卷。吳楊蘊撰。小公子譜六卷。晉杜預撰。○〔元圻案〕今本鄧名世栟櫚集。明正德時所刊。不載此條。所引之語。或即春秋四譜序文中句也。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

寤生義通寤儆

王孫雒謀先黃池會

晉四姬穆王盛姬

叔向習春秋不知諫叔向衰於晚節

叔向女齊爲師保公語晏嬰室之卑治杞田侵小

襄三十一年 程子伊川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見程氏遺書十

莊公寤生隱元年 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閻按周書寤儆解]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注云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史記解]王召左司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晝見而夜夢也則莊公寤生乃夢中所生解較直捷 [全云]寤生者牾生也諸說皆以意爲之○[元圻案][太御平覽]三百六十一風俗通曰俗說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按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余友曲阜桂未谷馥曰[崔鴻南燕錄]晉咸康二年公孫夫人晝寢生慕容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慕容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父懷歸於部落小帥其母姜氏因寤產洪驚悸而寤余初疑寤當作牾謂倒產及得二事不敢復執前說矣

黃池之會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見吳語 吳晉爭先雒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曰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雒太宰嚭然則雒亦嚭之流耳[閻按][何屺瞻傳]明道二年刊國語正作王孫雒與王氏當日所引本同今流俗本盡作雄 [何云]案明道二年所刊國語亦作雒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昭元年 考之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侯何誅焉[全云]穆天子傳不足據穆王尚不應至此○[元圻案][穆天子傳]盛姬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又曰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工人偃師獻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叔向習春秋爲平公之傅[案][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彪卽平公之名 而不能諫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昭二十七年 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全云]叔向晚節尤衰平邱之會其辭無理甚矣○[元圻案][胡子知言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三十年 公室之卑私言於晏嬰昭三年 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襄二十九年 師保固如是乎[全云]叔向爲趙文子傳言於宋是六卿之所用者安能當師保之任

魯晉有先世典法魯田賦晉刑鼎

古志克己復禮胥臣言如賓祭左氏聞闕里緒言

主孟啗我稱主不獨大夫主君與主諸稱所屬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哀十一年 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昭二十九年 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祖之法則治梅福語見漢書本傳 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原注]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元圻案]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爲文華閣待制了翁上章論十事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强主威十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故王氏云爾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昭十二年 或謂克己復禮古人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爲仁非指克己復禮卽仁也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僖三十二年 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亦此類[閻按]亦有辯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六條 [集證惠氏棟曰]論語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見逸周書官人解大戴文王官人篇參分天下有其二見逸周書程典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聖人言述而不作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但經傳散佚不能一一舉之耳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原注]注大夫稱主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原注]注大夫之妻稱主 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昭元年 魏戊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昭二十八年 此大夫稱主也[閻按盧六以曰]魯語以獻之家而主猶續懼干季孫之怒也此子稱母亦稱主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稱也昭二十九年 史記甘茂傳樂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夷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爲諸侯故猶稱主君[閻按周禮]主以利得民注云主謂公卿大夫是大夫稱主周之制也 [全云]閻說附會又云魏以主君爲稱未必如深寧之言蓋世降而名稱變耳 [集證]禮記坊記注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正義曰此據臣下自稱己大夫之君但得言主不得稱君若他人汎例言之大夫有采地者亦得稱君故喪服云爲其君布帶繩屨傳言君謂有采地者也若通而言之諸侯亦稱主曲禮執主器謂君也大夫自相命亦稱主左傳晉士匄謂荀偃事吳敢不如事主是也稱大夫之妻亦得曰主魯語季孫問於公父文伯之母

曰主亦有以語肥乎是也

困學紀聞注卷六

公羊傳字數
董江都治公羊
何休爲公羊罪人
黜周爲二王後
魯隱爲受命王
五始
九旨三科
七等
二類六輔
七缺
五行志說多
公羊推獲麟代周誕妄
血書白書之誕
春秋屬商
何氏文諡例
康成發墨守
公羊授受
公羊撰於壽及子都
穀梁引公羊文

# 困學紀聞注卷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公羊〔元圻案〕〔閻氏曰〕公羊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案〕此董子對膠西王語見漢書本傳繁露作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全云〕西京公羊之學江都最著江都之言五行志最多亦不甚醇至何休則愈妄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又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太史公史記自敍〕余聞之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公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何休註〕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爲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又註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預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云〕演孔圖文也又第一卷隱公第一下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案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母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春秋藉位于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稱爲公何以爲不正名不順言乎〔書錄解題三〕謂公羊訓詁傳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疏又曰〕何氏作文諡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是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莊十年公羊傳曰〕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後漢書鄭元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乎〔蘇東坡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紛紛也既曰據百十二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呂大圭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晉書王接傳〕接嘗謂何休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按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註曰公羊子齊人〔顏師古註曰〕名高〔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今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九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稱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併有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爲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後漢書儒林傳下〕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公羊解詁

春秋始隱
公羊義
平王惠公
先後

筆談〔全云〕沈括作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纂例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啖趙得於何書。鹽石新論以爲啖趙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二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綱目前編從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元圻案〕〔夢溪筆談十四〕〔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入春秋開卷第一義也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唐書啖助傳〕助字叔佐爲春秋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經義考一百七十六〕載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己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第四亡逸

漢廷以春秋決事
石曼姑受命立輒
士匄不伐齊喪
大夫受命不受辭
天王不能事母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顓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元圻案〕〔漢書雋不疑傳〕元始五年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公羊傳〕定公二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漢書蕭望之傳〕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計策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師古曰〕〔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

也〔又馮奉世傳〕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血畔漢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公羊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嚴助傳〕助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間者缺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公羊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

曹沬手劍劫盟

左氏載曹劌問戰。莊十年諫觀社。莊二十三年藹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沬列刺客之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原注〕穀梁柯盟曹劌公羊作曹子然則沬即劌也〔閻按〕〔盧六以曰〕索隱云沬宜音劌沬劌聲相近而字異耳 此游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荊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元圻案〕〔公羊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戰國策〕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沬之與齊桓則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荊軻至秦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

齊紀九世復讎會夾谷不復九世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莊四年漢武用此義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閻按〕高宗紹興八年魏光履敘次曰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元圻案〕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齊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書匈奴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周禮調人疏〕〔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謂殺者之身乃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一〔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

不討賊復讎非臣子狩于郜爲通讎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元圻案〕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云云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　此二條皆有感於高宗之忘仇也

祭仲廢君爲通權

以祭仲廢君爲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馬師孫綝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元圻案〕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范甯穀梁傳序〕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　董卓廢漢靈帝爲宏農王司馬師廢魏主芳爲齊王孫綝廢吳主亮爲會稽王桓溫廢晉帝奕爲東海王

齊桓震矜葵邱會盛桓公以夷五霸

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邱。其心盈亦甚矣。穀梁以爲美。非美也。孟子以爲盛。有激而云。〔何云〕盛桓公正所以夷五伯也○〔元圻案〕〔僖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衛石惡之惡以名仲孫何忌譏二名義有兩

以衛石惡爲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乎。又以仲孫何忌爲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閻按〕〔野客叢書〕後漢傳如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安得謂絕無第尚沿王莽之禁寥寥耳○〔元圻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劉氏春秋權衡十二〕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假令衛石惡實惡人者何至能變亂諸侯之盟乎衛比諸侯亦小國耳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之不然者且石惡名爾行未必惡也謂名惡者行惡名善者則行善矣董賢可謂賢乎〔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註〕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表臣子之敬不逼下也　〔漢書匈奴傳〕莽奏上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禮記曲禮正義〕引許慎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說

用致夫人譏立妾西宮誅去妾意

用致夫人。公羊以爲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董仲舒謂成風。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魯。其臣無一江虨乎。〔元圻案〕〔僖八年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宋張洽春秋集註曰〕穀梁傳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辭也劉向以爲成風而啖趙皆從之范甯謂欲尊其母實卑其母此言得春秋之旨　〔晉書禮志〕

中〕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朞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董子治公羊春秋其說具在繁露亦見於漢書五行志攷志曰釐公二十年五月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據此則仲舒實主公羊之說而以夫人爲成風乃劉子政之說也故范甯穀梁注亦引作劉向厚齋先生以此說屬之董子不知見何書當攷

宋仲幾不蓑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定公元年 漢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昭公三十一年 又云。宋仲幾不受功。定公元年 蓑字當從漢志作衰。〔原注〕音初爲反衰差也 與左氏合。〔方樸山云〕公羊釋文云蓑一或作衰一或音初危反此即漢志之說然不衰城頗費解

公羊鄭禮注多齊言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閻按〕見隱五年〇〔案傳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 化我〔按〕見桓六年行過無禮謂之化則我字非齊語〇〔傳曰〕曷爲謂之實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註〕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化我字亦見哀六年傳 樵之。〔按〕見桓七年〇〔經〕焚咸丘〔傳曰〕焚之者何樵之也〔註〕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齊人語也 漱浣〔按〕見莊三十一年〇〔經〕築臺于郎〔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註〕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 筍將。〔按〕文十五年齊魯名竹篾曰筍不與下將字連〇〔傳曰〕脅物而歸之筍將而來也〔註〕筍者竹篾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 踊爲。〔按〕僖十年踊豫也不與下爲字連〇〔傳曰〕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註〕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詐戰。〔按〕僖三十三年詐卒也不與下戰字連〇〔傳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註〕據不言敗績外詐戰文也詐卒也齊人語 〔方樸山云〕詐戰即作戰 往黨。〔按〕文十二年黨所也不與上往字連〇〔經〕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註〕黨所也所猶是齊人語也 往殆。〔按〕襄五年殆疑不與上往字連〇〔傳曰〕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 于諸。〔按〕見哀六年〇傳曰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註〕于諸寘也齊人語 累。〔按〕見桓二年〇〔傳曰〕及者何累也〔註〕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 𢝊。〔按〕見桓五年〇〔經〕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爲以二日卒之𢝊也釋文𢝊呼述反狂也齊人語 如〔按〕見隱元年〇〔傳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註〕如即不如齊人語 昉〔按〕見隱二年〔傳曰〕始滅昉於此乎〔註〕昉適也齊人語〔疏〕胡毋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 棓〔按〕見成二年〇〔傳曰〕踊于棓而闚客〔註〕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齊人語 脰〔按〕見莊十二年〇〔傳曰〕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註〕脰頸也齊人語 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多齊言。麴𪌭曰媒。〔按〕見媒氏〇〔地官媒氏註〕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之和成者今齊人名麴𪌭曰媒 疾爲戚。〔按〕見考工記〇〔考工記〕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註〕齊人有名疾爲戚者 麇爲獐。〔按〕見畫繪〇〔考工記〕畫繪之事山以章〔註〕章讀爲獐獐山物也齊人謂麇爲獐 漚曰湅〔按〕見㡛氏〇〔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涗水漚其絲〔註〕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湅 椎爲終葵。〔按〕玉人當作終葵爲椎〇〔考工記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爲椎于其杼上明無所屈也〔疏云〕終葵椎也者齊人謂椎爲終葵故云終葵椎也 手足掔爲骹。〔按〕見弓人〇〔考工記弓人〕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註〕茭讀如齊人名手足掔爲骹之骹〔疏〕時齊人有名手足節掔間爲茭取弓隈與簫角相接名茭也 全菹爲芋。〔按〕見士喪禮〇〔儀禮士喪禮〕其實葵菹芋蠃醢〔註〕齊人或名全菹爲芋〔疏云〕周禮醢人註云細切爲齏全物若䐑爲菹若然凡菹者全物不得芋名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則葵長者自然切乃爲菹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 祭爲墮。〔按〕見士虞禮〇〔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註〕下祭曰墮墮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爲墮 題肩爲擊征。〔按〕見月令〇〔月令〕季冬之月征鳥厲疾〔註〕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 滑曰瀡。〔按〕見內則〇〔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 相絞訐爲掉磬。〔按〕見內則〇〔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釋文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繫爲掉磬也 無髮爲禿楬。〔按〕見明堂位〇〔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註〕楬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楬 穅爲相。〔按〕見樂記〇〔樂記〕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註〕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穅穅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穅爲相〔疏云〕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故謂拊爲相也 殷聲如衣。〔按〕見中庸〇〔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註〕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 祈之言是。〔按〕見緇衣〇〔緇衣〕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註〕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 之類是也。方言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彊通哉。〔閻按〕〔王氏引何休註〕爲齊語者已見上矣猶有遺者莊四年怒莊二十年瘠莊二十四年僂莊二十八年伐又伐宣八年廢宣十八年墠昭二十一年因諸皆齊人語也〔三禮註〕遺者尤多〔司尊彝云〕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又云〕齊人命浩酒曰滌〔匡師云〕齊人言鈇質之椹〔蜡氏云〕曰齊魯間謂鼃爲蟈〔考工記云〕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云〕齊人謂斧柯柄爲椑〔士冠禮云〕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云〕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檀弓云〕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間語助也〔禮器云〕齊人所善曰麾〔內則云〕齊人呼佩巾爲紛〔又云〕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云〕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樂記云〕齊語稱裂爲殈〔雜記云〕齊人呼卷爲武〔喪大記云〕齊人謂棺索爲緘繩〔緇衣云〕資當爲至齊魯之語〇〔元圻案〕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註〕怒遷怒齊人語也〔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註〕瘠病也齊人語也莊二十四年經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具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註〕僂疾也齊人語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乃入故爲難辭也〔莊二十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註〕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又傳〕伐者爲主〔註〕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宣八年傳〕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註〕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宣十八年傳〕墠帷〔註〕掃地而祭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昭二十一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註〕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即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周禮春官司尊彝〕鬱齊獻酌凡酒脩酌〔註〕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今齊人命浩酒曰滌〔夏官圉師〕射則充椹質〔註〕杜子春讀椹爲齊人言鈇椹之椹椹質所射者習射處〔秋官蟈氏〕掌去鼃黽〔註〕齊魯之間謂鼃爲蟈〔考工記〕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註〕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廬人〕句兵椑〔註〕椑讀爲鼓鼙之鼙齊人謂柯斧柄爲椑則椑隋圜也〔儀禮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註〕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聘禮〕四秉曰筥〔註〕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名曰筥者〔禮記檀弓〕何居〔註〕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禮器〕君子祭祀不祈不麾蚤〔註〕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所善曰

饜〔疏云〕蚤謂先時也〔釋文〕齊人謂快爲饜〔內則〕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又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清白羞糗餌粉酏〔註〕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又魚去乙註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樂記〕卵生者不殰〔註〕殰裂也今齊人語有殰者〔雜記〕委武元縞而后蕤〔註〕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疏云〕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也〔喪大記〕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械

公子遂如齊譏喪娶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案〕〔春秋繁露玉杯篇〕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娶娶時無喪何以謂之喪娶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爲禮以爲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爲巧飾經傳以附人情。〔原注〕預但知春秋衰世之禮而未知先王制禮之本也公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〇〔元圻案〕〔范甯穀梁傳〕敘左氏以文公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　杜預議服見晉書禮志〔通鑑晉武紀〕泰始九年八月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杜預議云云又曰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穀梁字數

穀梁〔元圻案〕〔閻氏曰〕穀梁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

傳主通經當理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晉范甯作孝經序。襲其語。〔元圻案〕〔唐明皇帝孝經序〕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

鄭地不在冀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墬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閻按〕〔墬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爲證　〔集證〕〔日知錄〕古者天子常居冀州後人遂以冀州爲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有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按〕穀梁疏引鄒衍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〇〔元圻案〕中土之稱冀州猶今之稱京師爲長安京尹爲京兆尹也但祇可用之於辭章耳〔釋文云〕鄭本京兆鄭縣爲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爲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鄺氏云〕韓侯滅鄭韓都冀州故以目鄭

秦自殽戰爲狄滅庸後秦爲楚役

秦自殽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僖三十三年止齋陳氏傳良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閻按〕僖二十五年秦囚楚申公鬬克以歸三十三年有殽之敗使鬬克歸楚求成此秦楚修好之始事也〇〔元圻案〕〔陳止齋春秋後傳五〕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傳曰〕外相敗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也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搆怨自此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霸是故外會師而不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晉不競而楚霸秦亦與有力焉耳　文公十六年經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伯宗攘善者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案〕〔成五年傳〕孔子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註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　余友王汾原煦曰無績無後也〔爾雅云〕績繼也後伯尊子州黎奔楚州犂孫嚭犇吳是其證　董公遮說漢王。〔注〕已見前　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與亡安危之大。幾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何云〕李文饒平澤潞頗採用杜牧之說而反出之于黃州　〔全云〕高宗航海劉相如力勸張浚迎敵蓋董公之亞而其後相如亦蟄遯〇〔元圻案〕〔漢書周亞夫傳〕東擊吳楚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黽阸陿之閒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

俠爲所氏證史大夫未爵命不氏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案〕〔范甯註〕俠名也所其氏〔疏〕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麋信以爲所非氏所謂斥也　所氏見于史者。漢有所忠。〔原注〕食貨郊祀志石慶司馬相如傳　後漢有所輔。〔原注〕獨行劉茂傳　風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後漢劉茂傳註引之　魯有所氏。非但出於宋也。然無駭翬挾柔溺宛。先儒謂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此孫覺尊王發微之說〔呂氏集解〕襄陵許氏曰凡大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春秋之初尚謹此也無駭翬挾柔溺及宛之見隱桓莊篇是也　則俠之氏爲所非也。〔集證〕〔史游急就篇〕所不侵〔師古注云〕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爲氏〔又通志氏族略〕亦云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木之官聞聲以爲氏〇〔元圻案〕宋育所

庚子孔子生

石尚欲書春秋歸賑歸脤之書

穀梁所得爲多范甯糾本傳六事范註公言三家之失

大侵蒐狩禮合詩傳

淑熙寧間人鄭虎臣編吳郡文粹載所淑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案〕以上皆襄二十一年左傳正義文 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閻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贊不通歷法近黃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暗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元圻案〕〔南史隱逸傳〕臧榮緒東莞莒人也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爲主簿不到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敬禮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賵。〔何云〕隱元年 侯國不共貢職，而使石尚歸脤。〔何云〕定十四年 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乎。〔元圻案〕〔劉氏敞春秋權衡十七〕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穀梁〕曰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是殆不然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唯甯之學最善。〔全云〕六朝清言成俗甯獨能罪王何以救世道眞儒也〔集證〕〔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日知錄〕宋黃震言杜預註左氏獨主左氏何休註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今考集解中糾傳文者得六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解云惡內之言傳或失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拏傳解云季友令德之人豈當舍三軍之整佻身獨鬭以決勝負者哉僖十四年季姬及繒子遇于防傳解云左氏傳近合人情襄十一年作三軍傳解云周禮司馬法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總云諸侯一軍非制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解云般弑父之賊人倫所不容王誅所必加禮凡在官者殺無赦豈得惡楚子殺般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解云經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皆能糾正傳文之失○〔元圻案〕〔中說天地篇〕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穀梁說四時田獵

鄧厶地爲某

穀梁子名及時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元圻案〕〔襄二十四年傳〕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小雅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正義曰〕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馳道不除者曲禮註云爲妨民取蔬食也穀梁傳亦云道不除言祭祀不縣則有事但不縣樂〔穀梁傳〕〔又曰〕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祭不用樂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穀梁云〕君食不兼味〔昭八年傳〕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小雅車攻傳〕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正義曰〕〔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以爲槷與此不同〔毛傳又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𩩲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見隱五年 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篇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元圻案〕〔袁宏後漢紀〕章帝建初四年是秋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二〕白虎通義四卷隋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志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道德論十卷陳振孫書錄題解亦作十卷今本僅分四卷〔朱翌猗覺寮雜記〕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則轉輾傳寫或亦有所脫佚 近陽湖莊氏有輯白虎通闕文

某或作厶，出穀梁注。鄧厶地。〔集證〕〔老學庵筆記〕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註云〕鄧厶地〔陸氏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何云〕〔小顏藝文志〕注云名喜 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原注〕漢書但云魯學〔閻按〕名赤見風俗通名俶字元始見阮孝緒七錄趙氏損益義云然盧六以云宜補入〔集證〕〔晁氏志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

論語字數
有子曾子稱子
史記言師
有子之謬
有子言論
檀弓記有子不盡實

敘字元始皆未詳也〔又按論衡案書篇〕又云穀梁寘是穀梁子有四名也然名赤始自桓君山新論說最先後人多從之

論語〔元圻案〕〔鄭畊老曰〕論語一萬三千七百字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案〕〔羅豫章先生集二程語錄〕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曰柳子名宗元著論語辨二篇其上篇謂孔子之沒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常有師之號是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之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貌之似哉〔趙岐孟子注〕謂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曰有子不列於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子焉知禮則檀弓述之矣荀子解蔽篇云有子惡臥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和易其然歟曰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弟子解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魯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踊孺子䵍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爲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爲是〔閻按〕嘗讀此條因悟有若不可屈兩廡當於廟庭上廣而爲十二哲德行有三人焉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亦三人焉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亦三人焉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亦三人焉子游子夏子張或曰公西華政事之才實並由求旣聞命矣而子張之列文學也何居余曰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皆孟子言也前以孟子斷升有若則此以孟子斷屬文學於子張也何疑○〔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四書類〕論語拾遺一卷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更爲此書〔書錄解題別集類〕王直講集十五卷天台縣令南城王无咎補之撰无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游最久

哀公問主於宰我
虞主練主用桑栗
論語三家
張侯論
齊魯

春秋文公二年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何晏集解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元圻案〕〔魏何晏論語集解敘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二十一篇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爲張侯論爲世所貴苞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梁皇侃義疏曰〕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　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皇侃疏曰〕鄭論本云問主也○〔集證〕〔按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以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疏云出論語而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爲廟主耳據此則唐時今文論語作問主〔又〕〔按釋文云〕問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則春秋正義社主之說不爲無據

宅不處仁

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集證〕後漢張衡傳注文選注並同　石林〔案〕〔經義考〕載此條石林下有論語釋言四字云以擇爲宅則

起予非助我
管氏三歸二說
舉直錯枉措爲加
百世可知見乎起　千歲坐致見乎進
默而識之屢空一說虛中

里猶宅也。蓋古文二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致堂二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〇[全云]致堂說未穩。〇[元圻案][何晏集解]引康成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劉敞七經小傳曰]里猶居也。言人爲身謀居，惟居於仁爲美。[書錄解題]論語釋言十卷，葉夢得少蘊撰。致堂論語詳說二十卷，禮部侍郎建安胡寅明仲撰，文定之子也。[九經古義]按：擇名宅，擇也。擇吉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云：揀擇不處仁爲不智。

商爲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

說苑善說篇：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註取之。[元圻案][何晏集解]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趙順孫纂疏]或問：三歸之爲臺名，曰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而韓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是其證也。曰：舊說婦人謂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且雖臺名，安知不以處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則爲僭上失禮，與塞門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爲不儉，則亦但爲極臺觀之侈，而未至於僭也。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全云]餘姚燭湖先生孫應時，象山弟子。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原注]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閻按]此尤與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言錯四凶，引證合。[集證][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燭湖集二十卷、附編二卷，宋孫應時撰。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登淳熙乙未進士，知常熟縣，移判邵武軍。考楊簡作應時擴志及張淏會稽續志，均稱其紹熙初嘗應蜀帥邱崈辟，預料吳曦逆謀，其言果驗。

王景文二云：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原注]邵子之言見觀物篇。〇[元圻案]王質字景文，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著雪山集。王阮序其集曰：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其集久佚，今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爲十六卷，而此條所引不載其中。

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元圻案][何晏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朱子集註取其前說。

申棖申棠申黨申續
達巷黨人項橐
太史摯等在紂時　太師疵少師彊

申棖，鄭康成二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二云申棠字周。家語二云申續字周。以上論語釋文之文。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棠爲黨，家語弟子解以續爲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見宋洪适隸續。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案][通鑑唐元宗紀]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註]祇載申黨，而不及申棖。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明薛應旂宋元通鑑宋真宗紀]祥符二年五月，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六十二人爲侯，命文臣爲贊。俱列從祀。黨即棠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本史記作堂。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閻按]至明嘉靖始存棖去黨，以合論語。未行申棠，元板作申堂。[集證][隸續]郎中王政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盤洲云]鄭司農注魯論，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家語申續字周，史記申棠字周，此碑所用有自來矣。[文按]棖與堂通，詩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堂又與棠通，[魯峻碑]棠棠忠惠，令德孔爍，義作堂堂。〇[元圻案]明世宗時從張璁之議，始改稱孔子爲至聖先師，並罷弟子公侯伯爵，稱先賢；左邱明以下稱先儒。申棖、申黨，存棖去黨。

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案]見戰國策、史記甘羅列傳、淮南子。漢書古今人表獨不列項橐。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注：人，項橐也。見漢書董仲舒傳。隸釋載逢盛碑以爲后橐。[集證]董子逢盛碑，漢靈帝光和四年立，文曰：才亞后橐，當爲師楷。[洪氏曰][趙廣漢傳]鉤箱之鉤音項，后鉤偏旁相類，鉤有項音，故借后爲鉤，又借鉤爲項也。[淮南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作項託。[新序雜事五]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又以項橐爲秦人。皮日休文藪雜著云無項託。孟康之說未知所出，論語註疏無之。[元圻案][文選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注]引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案]見何晏集解。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集解]太師摯適齊章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太師摯等八人，註師古曰：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元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班氏之說蓋本於此。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全云]朱子弟子。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

考所爲觀所由

老彭一人二人　籛鏗堯臣至商　老氏自然無所作

互鄉在鹿邑

而犇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八人在紂時列上下二人武王時列上中誤合兩事爲一吳說見兩漢刊誤補遺第四卷樂師條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正蒙從孔安國注〔何云〕洋洋盈耳蓋所謂吾猶及見之者也當以孔注爲正

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人篇〔集證〕〔按逸周書官人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無察其所安句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何云〕老聃之生在彭祖之後不應反居其上故朱子定從包咸之說〇〔案〕〔禮記曾子問〕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正義曰〕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何晏論語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老彭卽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卽老子也〔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陸德明論語釋文〕包云老彭殷賢大夫也〔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老老聃彭彭祖　〔大戴記〕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　〔朱子論語集註〕從包氏大戴禮龜山答胡迪功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答汪尚書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卽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作兵由是起亦有此意致堂讀史管見卷十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案〕本文聞字下尚有或以析疑似五字或以以字下有老子兩字絕滅禮樂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非以爲師也〔集證〕〔楊升菴丹鉛總錄〕愼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爲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〇〔元圻案〕〔呂氏希哲雜記上〕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原注〕鹿邑屬亳縣〔閻按〕〔宋地理志〕亳縣當作亳州〔集證〕鹿邑縣今屬河南歸德府

不舍晝夜

小人同比證史

近思遠慮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進互鄉抑闕黨

一言與喪證史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元圻案〕〔梁皇侃義疏〕川流迅邁未嘗停止與朱子此說合　宋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事迹具宋史儒林傳著楚辭補註十七卷〔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檃括舊編定爲此本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　〔周密齊東野語〕紀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子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此條明胡爌拾遺錄襲爲己說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元圻案〕〔史記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臏至斷其兩足而黥之齊使者竊載與之齊齊田忌進孫子於威王遂以爲師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兵龐涓果至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剄　〔張儀列傳〕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韓非列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禍一言之喪邦也〔全云〕董公一言遂興漢李勣一言幾亡唐〇〔元圻案〕〔三國志蜀諸葛亮傳〕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亮曰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晉書賈充傳〕侍中任愷進說請充鎭關中充既出外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鎭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邵子西晉吟禍在夕陽亭一語

佞人難遠證史

君使臣臣事君父慈子孝無則義

孔顏孟三子氣象孔子天地元氣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

麻冕純字通紂緇

緅五入非一入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焉裴晉公淮西賓佐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元圻案】【舊唐書太宗紀】高祖武德四年太宗擒竇建德王世充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爲學士與之討論經義【唐書褚亮傳】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又姦臣傳】許敬宗高宗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十二年秋七月以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御史爲判官書記從度出征【又李宗閔傳】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唐書李宗閔傳】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李德裕可爲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視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大敗

尹和靖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澗【閻按】東澗湯漢號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元圻案】【宋志】尹焞論語解十卷又說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尹氏之說朱子集註取之或問尹氏之說朱子曰尹氏之說則爲君而言之爾若爲臣而言則君之使臣雖不以禮而臣之事君亦豈可以不忠也哉【皇侃論語義疏曰】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尹氏之說蓋本此　湯東澗名漢字伯紀安仁人度宗時官刑部侍郎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謚文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元圻案】【程氏遺書】謂孔子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鄭注純黑繒也側基反而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從上音如字非也按儀禮士冠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爲純周禮地官媒氏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爲聲【原注】【釋文】純側基反依字從糸才詩行露箋紂帛【釋文】云紂音緇依字系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又丰詩箋】云士妻紂衣儀禮純衣釋文無音亦非也【集解】純絲也取說文【集證】【說文】糸部純字下云絲也從糸屯聲論語今也純儉常倫切【祭統】以供純服正義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系旁才是古之緇字二是系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爲緇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爲黑色若衣色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〇【元圻案】【釋文】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繒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孔氏注一入曰緅【案】見何晏集解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

所因三綱五常

子疾病子貢出卜

仁者無欲故靜智者日進故動

執禮謂持禮書

雅頌得所易舊次詩未刪雅頌之所雅頌得所爲樂音

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釋器文今本入作染禮檀弓練衣黃裏縓緣儀禮喪服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以上蓋葉夢得論語釋言之文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原注】【正義曰】一入爲緅未知出何書【又云】三年練以緅飾衣似讀緅爲縓當以石林之說爲正〇【元圻案】【爾雅】一染謂之縓郭註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註淺赤三染謂之纁註纁絳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方爲緅【鄭註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是不得爲近喪服也今孔註云一入爲緅【皇侃疏云】緅者淺絳色夫三染爲纁纁是絳色五入爲緅則近於緇不得謂之淺絳色矣【孔註又云】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今檀弓及喪服皆曰縓緣而不曰緅緣是孔註誤以縓爲緅故厚齋以石林爲正矣

馬融注論語云所因三綱五常見集解大學衍義謂三綱之說始見于白虎通愚按谷永傳云勤三綱之嚴太元永次五云三綱得于中極天永厥福其說尚矣禮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有三綱之言然緯書亦起於西漢之末【元圻案】【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三綱者何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又曰】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漢書谷永傳】永字子雲長安人也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云云【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漢書揚雄傳】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永次五三綱得乎中極天永厥福【范望注】五爲君位君臣父子夫婦道正則三綱得綱舉則得其正故爲中極極得其中故天長其福也【樂記正義】引禮緯含文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與白虎通同

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九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極圖說同【何云】周子蓋用其語爾其云日進故動亦名理也〇【元圻案】日進故動包咸語俱見集解今本皇侃義疏作自進故動疏云智者何故如水耶政自欲動進其識故云智者動也邢疏作日進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

直躬證父爲信直人名弓

五臣爲五龍武九臣爲九駮

以博弈日問道

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案]宣十二年左傳注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正義]曰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也 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方樸山云]此解善矣然季札觀樂國風之次亦異今序夫子何獨不言而以雅頌爲得所竊意上文言樂正此言雅頌非指詩篇乃指樂音耳[樂記云]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正得其所之義[史記]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也○[元圻案][皇侃疏曰]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實兼賅石林樸山二氏之說而國風之次得所亦在其中矣[宋史藝文志]葉夢得論語釋言朱氏經義考云未見而附載前釋以宅爲擇及此條於後豈其說之僅存者歟

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務篇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卽葉公所云也。[原注][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爲人姓名妄也[何云]嚴者字於下則呂覽未始以爲人姓名致堂自誤也[全云]廣韻以直躬爲人名未必不因呂覽而誤何氏亦攷之未審[集證][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陸德明論語釋文]直躬鄭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駮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八十一引之 謂五臣九臣。[元圻案][何晏集解敘]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之義說[邢疏]周生烈燉煌人[七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集證]按慈林引周生烈子四條自序云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云[又按]抱朴子云舜駕五龍漢致六翮柳轍弔夷齊文云五乃不礪於武庫九駮伏轅於文塗皆本於此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此文子符言篇文 可以發明無

仲尼不如顏回

八士時世說各異八士在虞官八士爲南宮氏

孟莊子獻子

夢見周公

逸民不論朱張朱張字子弓

所用心之戒。[原注]言無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弈爲賢也讀此章者當以韋昭之論陶侃之言參觀[集證][吳志韋曜傳]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略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晉書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

曹操祭橋元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女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何云]操又云夏侯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孔子所謂吾與爾俱弗如也○[元圻案][後漢書橋元傳]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操嘗感其知己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自爲文曰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勖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九經古義十六]吾與女弗如也論衡問孔篇引云吾與女俱不如也陳耀文曰鄭元別傳元從馬融學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包注見集解 其說本董仲舒春秋繁露。[原注]記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案]注語卽節取繁露郊祭篇文 周書武寤篇。[閻按]當作和寤解 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韋昭註引 以仲舒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閻按]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爲卽仲忽命南宮百達遷九鼎卽伯達君奭有若南宮适卽伯适則八士者南宮氏也[康成註]成王時人者近之亦一解[魏書靈徵志]高祖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山叢談]鄭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較八士更多三乳[集證][邢疏云]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陶潛羣輔錄云]周八士見論語賈逵以爲文王時漢古今人表載周八士在中上列成叔武霍叔處之前二人皆文王之子則謂在文武時其說似允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爲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爲穆伯之子。以惠叔爲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皆誤。[原注]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閻按]穆伯卽公孫敖乃孟獻子之祖獻子父文伯名穀叔服所謂穀也食子者惠叔名難公孫敖次子叔服所謂難也收子者至惠伯爲叔仲氏父公孫茲祖叔牙與惠叔係從祖昆弟小功服非一人也[集證]魯有兩惠伯一叔仲惠伯與惠叔爲從祖昆弟一子服惠伯名椒孟獻子之孫於惠叔爲從曾孫○[元圻案]陳氏書錄東坡論語傳十卷文獻通考作論語解四庫全書不著錄

呂氏春秋不苟論曰。孔某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周公。[原注]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

隱居放言　放言爲置不言

夷齊姓名行第　孤竹封國

沮溺荷蓧仲子操行

子路揜雉共嗅說不同

以比孔子。(何云)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輔嗣注尤無稽　[集證](隋志)論語釋疑三卷王弼撰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篇儒效篇皆以仲尼子弓並言(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楊倞注)荀不以子弓爲朱張○(元圻案)(皇侃疏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合同也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見何晏集解　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見左傳僖二十四年　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邢昺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原注)真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案陳彭年事見道山清話　(少陽篇)漢隋唐志不著錄

胡明仲曰。少陽篇以夷齊爲伯叔之諡。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　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元圻案)論語不念舊惡章(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皇疏不言出於少陽篇亦不以夷齊爲諡(又云)姓墨台叔齊名致皆不與邢疏同邢疏蓋據陸氏釋文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云云其文略與皇侃疏同　(元陶宗儀輟耕錄)戴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初音怡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吾說則夷齊是名非諡矣　(經義考)胡氏寅論語詳說未見

沮溺荷蓧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視(視閣本作眎)世俗徇利亡恥。饕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忌憚。自以爲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列。學者其審諸。(全云)此言亦必有感於當時之爲孔光馮道者○(元圻案)(趙順孫論語纂疏)引三山黃氏榦曰接輿沮溺丈人此四人者若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恨不得識其面而端拜之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知止者眞不啻若犬彘求欲爲之奴隸而不可得也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聖人之道未至於夫子者皆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以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厚齋之說似本於此

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集證)(季秋紀審己篇)注云所得者小不欲夭物故復釋之　蓋因子路拱之。而爲此說。朱文公集註。引晁氏劉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元圻案)(邢疏)以共爲拱具晁氏說之依石經嗅作戛謂雉鳴劉氏勉之依爾雅嗅作臭古闃反謂張兩翅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朱子疑此章有闕文故兼採其說而未決所從張南軒從邢說蔡氏集說則謂共拱手也嗅疑作嘆子路聞夫子時哉之言拱手而起敬感雉之去就得時所以三嘆而作也未敢輕於改經故闕之

子不語因語而見

恕爲一字銘

思無邪爲三字銘

爲力不同科別解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元圻案)(陳氏書錄)謝氏論語解十卷上蔡謝良佐顯道撰(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陸務觀跋呂靖門銘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

爲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原注)五峯謂此說是　(何云)五峯誤矣不主皮句當作何解○(元圻案)馬融說見何晏集解　(陳氏書錄四)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監南嶽廟胡宏仁仲撰詳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宏文定之季子也　(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書亦不著錄

譬諸草木區萌

小道泥遠孔子語　以能問不能孔子語

卞莊子勇塞三北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峯曰。草木生於粟粒之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原注)(用樂記)區萌字音勾　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舜如此。(集證)(玉海四十一)紹興三十二年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元圻案)五峯語見五峯集卷五論語指南評黃祖舜繼道沈大廉元簡之說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後漢書蔡邕傳)上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顏師古東思平王傳注)引小道可觀亦以爲孔子語　(唐書孔穎達傳)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記室貞觀初封曲阜縣男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　(邵博聞見後錄七)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皆引用之誤

卞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此可見其有

勇也。〔全云〕〔東方朔上奏牘云以卞莊子爲衛尉〕〔集證〕〔新序義勇篇〕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見魯將軍曰昔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又按韓詩外傳〕載卞莊子事與新序同

首陽山有五

史記伯夷傳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石曼卿詩曰。恥生湯武干戈日。甯死唐虞揖讓區。謂首陽在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爲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爲得其實。〔原注〕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〇〔元圻案〕〔王貢兩龔鮑傳注〕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雒陽東北阮籍咏懷詩亦以爲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通幽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爲近是也　〔石曼卿首陽詩云〕遜國同來訪聖謨適逢爭國誓師徒恥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讓區大義充身安是餓清魂有所未應無始終天地亡前後名骨雖雙此行孤〔自注云〕夷齊在孟津諫伐紂而死於首陽其山在蒲蒲乃舜都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中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今本濟澮作溝澮案下有河濟之文則上不應復出濟澮蓋王氏所見本誤余同年丁小山杰曰宋諱亦避溝字或厚齋有意改之〔歐陽公石曼卿墓表〕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家於宋州之宋城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其爲文章勁健稱其奇氣　〔陳氏書錄二十〕載石曼卿歌詩集一卷

孔孟荀子觀水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而明爲學之有本。荀子成相篇亦云。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矣。於此見格物之學。〔何云〕錯會卻格字　〔全云〕以此證格物亦隔一層〇〔元圻案〕〔董子山川頌〕謂水似力似持平似察似智似知命似善化似勇似武似有德

躬自厚薄責人

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暴怒。見朱子語錄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元圻案〕〔魏鶴山作呂成公讀詩記後序〕稱其能得詩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成公於夫子一言蓋奉以終身矣　宋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受業於陸象山之門登進士第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宋史有傳

孔庭之教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案〕〔孔叢子雜訓〕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云云荀子勸學亦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原注〕經謂詩書〇〔元圻案〕謂原注四字即楊倞注文

四勿九思先視

四勿九思。皆以視爲先。見弓以爲蛇。見寢石以爲伏虎。視汩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視也。吳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陰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集證〕宋志吳筠心目論一卷　〔般若經〕六根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六塵者謂色聲香味觸法也眼見爲色塵耳聞爲聲塵鼻齅爲香塵舌嘗爲味塵身染爲觸塵意著爲法塵合爲十二處出復次六識者本自一心遍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見爲眼識從聞爲耳識從齅爲鼻識從嘗爲舌識從染爲身識從分別爲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合爲十八界若如實知自性皆空是爲能學六根六塵六識〇〔元圻案〕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風俗通〕予之祖父彬爲汲令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壁上有懸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胸腹痛切攻治不愈後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宣遂解　〔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　〔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小序〕閔宗周也〔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小序〕孝子不得終養也　〔吳筠心目論云〕動人者心亂心者目失眞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遣滯清神而已　陰符經一卷傳爲黃帝所作唐李筌稱於嵩山石室得之晁氏讀書志定爲筌所僞託朱子以其時有精語非有道者不能作嘗攷定其文

庶人不議不及士士有言責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亦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何云〕三代之士在後世則一命之小臣也方爲小民而以言責自任是侵官矣此漢宋太學諸生析理不精過乎中而不自知　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原注〕乙酉二月夢前宰輔以太學所上書求余跋語夢中作此語而識之　〔閻按〕乙酉爲元世祖二十二年宋亡已九載猶感夢如是與葉孟學爭王室何異　〔何云〕前宰輔似謂陳宜中　〔全云〕陳宜中在太學嘗上書攻史嵩之

非帷裳必殺之深衣餘衣削幅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何云〕〔集註〕用其餘若三字尤該括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原注〕集解不取集註用鄭說　〔集證〕〔爾雅釋器〕裳削幅謂之纀註削殺其幅深衣之裳又按鄭說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文集註復取深衣要縫半下之文意更完備〇〔元圻案〕集解引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與鄭義不背故皇侃即引鄭注以釋之云

言偃滅明爲南人

子路令郈食溝者孔子去魯

身正令行證史

不知命證史

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鄭註〕亦見左傳昭元年正義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又云〕湖北有澹臺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二〕引土地名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

韓非曰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飡閣本作餐下同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外儲說右上篇文此雖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原注〕〔攷左氏傳〕郈叔孫之邑也〔全云〕此不足據然王氏小註已知其非矣蓋既爲叔孫氏邑則季孫何預焉〔集證〕〔按〕〔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至衛子路出於蒲者也引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據此則子路爲蒲宰非郈也然攷北堂書鈔縣令類引韓子亦作子路爲郈令則訛蒲爲郈唐時已然

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全云〕申屠嘉事見袁盎傳魏相事見霍光傳○〔元圻案〕〔漢書申屠嘉傳〕嘉梁人也爲丞相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又董仲舒傳〕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宏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又霍光傳〕光薨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於是霍氏甚惡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後漢書袁安傳〕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竇氏大恨然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漢書袁盎傳〕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媿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謝山謂申屠嘉事見袁盎傳蓋指此也〔案傳又云〕盎說以文帝止輦受言嘉乃再拜引盎入坐爲上客盎未嘗爲嘉折也故注仍引嘉本傳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事見左傳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詔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衞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戰國策士誣聖之言故孟子辭而闢之〔漢書朱博傳贊曰〕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及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又賈捐之傳〕時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又共爲薦興石顯聞之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之竟坐棄市

審富貴安貧賤

鳶魚逝水見道聖凡心有昏明

涉沂風雩詠饋

教之化民深於命

朱子以無垢〔閻按〕無垢張九成號爲雜學論語集註獨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元圻案〕朱子雜學辨辨無垢中庸解云無垢本佛語而張公子韶之別號也張公以佛語釋儒書其跡尤著故正其名如此〔論語富與貴章集注〕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語類云〕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書錄解題三〕張九成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　四庫全書載其孟子傳二十九卷論語解不著錄據朱子辨則尚有中庸解也〔提要曰〕九成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謚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全云〕仲猷仲圭八字係小註宜雙行寫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閻本脫謂字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集證〕〔論衡明雩篇〕浴乎沂涉沂也象龍之從水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後漢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注引論語〔兩漢刊誤補遺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說者以爲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諸家讀如本字誤矣○〔元圻案〕〔集解〕包氏曰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吳斗南因仲長統之語而證以論衡王氏此條蓋舉而正之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原注〕王元澤○〔案〕元澤名雱安石之子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原注〕商君傳〔全云〕王元澤論語注嘗以龔原之請頒學宮○〔元圻案〕〔經義考二百十三〕王氏雱論語口義通考十卷佚陸游曰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荊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又二百十四謝氏良佐論語解宋志十卷未見

蘧伯玉不對孫甯

孫叔敖三相三去

温故不知新足爲史不足爲師

蘧顏昏夜不改行曾子七十作書

孔子嚴事蘧伯玉弟子公伯申繚縣亶縣豐縣瑣鄡亶鄡單之異

南郭言孔門雜人子貢對東郭子思

無可無不可

集註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

按左氏傳甯殖當爲甯喜〔何云〕出獻公孫林父甯殖偕爲之弒剽而獻公復入則甯喜一人之爲然亦殖之遺謀也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閻按〕孫叔敖爲令尹於楚莊十六年癸亥後七年莊王即卒叔敖死莊王時必無三相三去之事○〔元圻案〕〔淮南道應訓〕亦云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皆本於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邱足以爲史而不足以爲師〔集證〕朱子答范伯崇曰此論甚佳〔全云〕亦說得粗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勉學篇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集證〕一劉晝新論一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又按宋祁筆記〕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非老而學也然所出則未詳家語弟子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元圻案〕劉子十卷注見卷三第三十一頁今十六頁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見北史儒林傳

蘧伯玉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禮殿圖有之而唐宋皆錫封從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子象史記索隱以爲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閻按〕檀弓明著縣子之名曰瑣〔全云〕晉有縣氏檀弓有縣子左氏有縣賁父若仲尼弟子乃鄡亶非縣氏也鄡即鄡字故一作鄡亶蓋以地爲氏者〔繼序〕按史記有鄡亶而無縣亶〔集證〕〔史記弟子傳〕有公伯寮字子周〔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子〔譙周古史考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家語弟子解〕有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註〕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之或云即史記之鄡單也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原注〕非以狂狷爲譏〔全云〕六字係正文〔集證〕〔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又按〕尚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其辭略同

無可無不可致堂讀史管見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泥者纔足謂之無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閻按〕元稹亦稱杜子美詩爲無可無不可○〔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隗囂問以京師得失援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才明勇略非人敵也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心身席割皆以正

善人即吉士有恆即書常人

微生高稱尾生

鄭校讀論語五十事魯齊古論語異讀論語各家傳受注說

南子二異說

毋必亦有必易鄉黨言必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簀一於正而已論學則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元圻案〕曾子易簀事見檀弓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原注〕蓋即莊子所謂尾生東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集證〕莊子盜跖篇尾生釋文云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誘注以爲魯人〔又按尚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字微釋名云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是微尾二字古通○〔元圻案〕〔人表〕尾生高列中中〔師古曰〕即微生高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原注〕釋文〔集證〕〔釋文〕載魯讀云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治其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崔子魯論讀崔爲高無誨魯讀爲悔學易魯讀易爲亦正唯魯讀正爲誠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同下如授魯讀下爲趨瓜祭魯讀瓜爲必鄉人儺魯讀爲獻賜生魯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爲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折獄魯讀折爲制小慧魯讀慧爲惠謂之躁魯讀躁爲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爲歸矜也廉魯讀廉爲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而窒魯讀窒爲室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魯論無此篇今皆從古〔又按論衡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揚雄將作大匠箴云〕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皆從魯讀也○〔元圻案〕〔何晏集解敘〕魯論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唯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說而世不傳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苞氏周氏章句出焉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注

陳自明〔集證〕名晦紹熙元年辭科以子見南子爲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而不通矣〔集證〕〔按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又誤以南子爲夏南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閻云〕五當作七何本作七記必爲之事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著必然之理也〔全云〕不必如此牽合分析

顏曾子貢獨受道
子貢存魯亂齊
子貢列貨傳
儒林不及游夏
循吏不及冉季
論語諸言勿字義
顏子成己成物
唐棣常棣不同
闕黨互鄉童子
孝經字數
六家異同
孝經非曾子自爲
行在孝經稱仲尼同中庸
馮椅古孝經輯注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原注〕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是以戰國說客視子貢也又列於貨殖傳以論語一言而斷其終身可乎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貨殖何足以玷之〔集證〕〔史通雜說上〕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有季路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皆斷以勿蓋去惡不力則爲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爲好學所問曰爲仁曰爲邦成己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元圻案〕〔爾雅釋木〕唐棣栘郭註今白栘也似白楊江東呼夫栘常棣棣郭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邵學士正義詩疏〕引舍人云唐棣一名栘唐棣與常棣異而詩攷引韓詩序云夫栘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栘之華蕚不煒煒誤以唐棣爲常棣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又誤以常棣爲唐棣也〔邢疏〕郭註無今白栘也四字邵氏據詩書補之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何云〕心易放句尚非本病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元圻案〕〔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全云〕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五家而無虞翻注〔原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全云〕見隋志晉虞槃佑孝經注一卷〇〔元圻案〕〔唐明皇御製孝經序曰〕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正義曰〕六家卽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讀書志〕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全云〕

古文孝經家傳受
諍父非責善
王介甫孝經解
是何言與注誤入古文孝經指解
閨門章鄙俗
范祖禹進孝經劄子
朱子刊誤分經傳
鄭注孝經非康成
顏芝列學
經十八章
孝經列學議獻

馮氏說混〇〔元圻案〕〔錢氏大昕曰〕馮椅有古孝經輯注一卷〔孝經序正義曰〕按劉炫述義其略曰炫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假使獨與參言言畢參自集錄豈宜稱師字者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及左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許冲上其父說文曰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傳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子止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止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孟子集註取荆公之說〔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孝經解一卷王安石介甫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君子疾夫〔四庫全書總目目錄類〕郡齋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宋晁公武撰公武字子止鉅野人沖之之子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臨安少尹又儒家類儒言一卷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因自號景迂元豐五年進士建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爲經文古今文皆無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原注〕近世所傳刊誤以五字入經文非也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孝經類〕古文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編〔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祖禹書各一卷〔胡爌拾遺錄〕譏祖禹所說以光注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爌說信然又朱子孝經刊誤一卷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元圻案〕〔經典序錄〕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爲鄭元按鄭志及中經簿無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元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案書錄解題〕載康成孝經注一卷陳振孫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周顯德中新羅獻

爭臣爭子爭友

敬樂憂哀嚴五致

孔鄭分章不同

唐玄宗注孝經　鄭注孝經爲小同　劉知幾等議孝經　比妻子於徒役　後人增章應古文

別序孝經卽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樞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宮　[南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時國學置鄭元孝經澄與王儉書曰世有一孝經題爲鄭元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元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　[孝經序正義曰]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晉永和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元所著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說遂得見傳　[蕭山王穀塍曰]孝經鄭注久佚武進臧鏞堂輯錄爲一卷日本國岡田宇挺之於其國所傳羣書治要中得不完本亦輯爲一卷臨海洪頤煊復採釋文邢疏爲補證一卷凡三本鮑氏廷博並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一集又曰聖治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注上帝天之別名也[臧鏞堂按正義曰]禮無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大致本鄭注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案]今本荀子子道篇百乘之國國作家不輟作不毀　[家語三恕篇]四人作七人三人作五人二人作三人與孝經稍異

彭忠肅[閻按]忠肅名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嘗從朱子質疑五致錄見宋史本傳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言本於此[元圻案][樓攻媿彭忠肅神道碑]曰公丁內艱執喪盡禮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裒集格言類爲一書名五致錄　[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家範十卷宋司馬光撰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閒有光所論說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爲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纂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爲小同[據玉海四十一此條乃全錄國史志之文　[閻按]鄭氏乃小同注孝經非康成也說頗有徵○[元圻案][唐會要]開元七年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劉知幾議曰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皆云卽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爲非元所注請不藏於祕省而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然孝經非元所著其驗十有二條云云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爲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氏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蔚宗以爲鄭注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僞作閨門一章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旣亡後人妄聞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今議者欲取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請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　[唐志]鄭氏孝經注一卷經義考云未見又附載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元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允孫所爲也　[程大昌演繁露十八]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幷製序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自注云秦再思洛中記異　[後漢書鄭元傳]元子益恩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學教皆从孝字

孝經言不敢者九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盛綽讀孝經

能事親則能事神

嚴父配天

明堂非以考配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字[原注]慈湖何云楊簡蒙齋何云袁甫謂古孝字只是學字愚按古文韻學字古老子作斈郭昭卿字指作斈　[全云]袁正肅公甫字廣微號蒙齋正獻之子　[集證][隋志]雜字指一卷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元圻案][說文]孝效也从子爻聲郭忠恕汗簡云出字指[嘉定錢氏大昕養新錄曰]王伯厚引王去非云云又引慈湖蒙齋說古孝字只是學字案古文學作斈斈从爻孝从老判然兩字不可傅會爲一　王去非名遂一字穎叔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理宗時權工部尚書諡正肅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勢篇]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原注]見東漢韋彪傳注○[元圻案][孝經廣揚名章]孔傳能孝於親則必能忠於君矣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鄭注欲求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案]匡衡亦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愚謂梁元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學也[何云]蘇威屈膝於王世充虧體辱親也至矣安能讀此一卷書哉○[元圻案][通鑑晉紀]懷帝永嘉四年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云云[胡氏讀史管見曰]劉盛匈奴耳所嗜好乃爾又知行之爲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專門名家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　[隋書儒林傳]何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妥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又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也

范太史[全云]范祖禹字淳甫諡正獻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眞文忠公守泉州勸孝文曰侍郎王公[原注]梅溪也蓋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元圻案]王十朋字龜齡號梅溪溫州樂清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官龍圖閣學士諡忠文事迹具宋史本傳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原注]自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明堂以考肅宗配上帝一時誤禮非祀無豐昵之義○[元圻案][玉海四十九]起居舍人林虙編集神宗大猷丕訓爲一百門二十卷上之名元豐聖訓　[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請以太祖配祈穀以太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二百四十七]神宗

事親終於喪祭　孝無終始　曾子全歸猶易簀

熙寧五年十一月上問今明堂乃配上帝如何王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故以考配天夫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爲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懽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極。未爲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易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元圻案〕樓攻媿季公古文孝經指解後序曰孝子之事親終矣止爲喪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與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謂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

困學紀聞注卷七

孟子字數
孟子自著或記集
孟子稱諸侯皆謚
趙引中庸誤論語
告子名勝亦名不害
摩頂致於踵

# 困學紀聞注卷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孟子〔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一經義考載陳士元曰七篇二百六十章實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趙盖誤算也

孟子集注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以上皆吳伯豐問語吳伯豐〔全云〕朱子弟子〔案〕〔董眞卿曰〕伯豐名必大臨江人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元圻案〕〔風俗通曰〕孟子去齊又絶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韓退之答張籍書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朱子語類〕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晁公武曰〕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故子以愈言爲然

趙氏孟子章指〔何云〕章指二字始於邠卿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爲衞武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爲洞酌。〔原注〕〔吳才老書裨傳〕臣辯誤以晉侯重耳爲申生誠齋易傳後序誤以韓宣子爲季札〔元圻案〕趙注滕文公爲世子章章指曰言人上當則聖人兼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楊誠齋易傳後序曰〕季札聘魯見易傳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故土也著孟子章句〔書錄解題〕孝經解一卷張九成撰又書裨傳吳棫撰又誠齋易傳楊萬里撰〔案〕〔無垢孝經解〕吳才老書裨傳致堂無逸傳今四庫書皆不著錄蓋已佚矣

文選陳孔璋爲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墨子公孟篇作跛以爲長。偃墨子作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全云〕古註以浩生不害爲告子固謬然告子名勝亦別無所見〇〔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告子名不害見趙注亦見國策注而文選引墨子則又曰告子勝或有二名否則其一爲字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

劉熙孟子注
雪宮見晏子
齊王由反手
文王望道未見
孔子小管仲
琴張琴牢子張善鼓琴
周公施四事
滕定公文公二謚
滕臣引志曰

致至也。今本作放踵。〔原注〕無致至也三字時所見之本已作放踵〔何云〕孫宣公作音義〔元圻案〕文選任彥昇彈曹景宗文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正與孟子作放踵合〔又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作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王氏此條若據任彥昇文注則致至也與原注不合若據江文通書注則注作劉熙而非趙岐或王氏所見之本互異歟劉孝標廣絶交論云摩頂至踵李善無注〔隋志儒家〕有劉熙孟子注七卷

元和郡縣志。十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閻按〕今晏子春秋無李吉甫所引語〔何云〕焯按此則晏子春秋非完書矣〇〔元圻案〕〔文選雪賦注〕引劉熙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元和郡縣志四十卷唐李吉甫撰吉甫字宏憲趙州人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懿前有吉甫原序稱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鎭成四十卷輿記圖經之存於今者惟此書爲最古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元圻案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旣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趙邠卿注似本於此〔王安石王補之墓誌曰〕君南城人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嘗棄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元圻案〕〔昭二十年正義曰〕琴張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卽顓孫師服虔云七十子傳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賈鄭之說不知所出〔孟子正義曰〕家語有衞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集註從孫宣公又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邵氏晉涵南江札記曰〕趙注所據者賈鄭之說也王氏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哉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夏秋冬。其說陋矣。〔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元圻案〕趙岐滕文公爲世子注曰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班固謂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藝文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則世本之亡在漢以後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全云〕卽乘檮杌之類〇〔元圻案〕〔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

齊王悅吹竽鼓琴騶忌南郭先生

景差乘輿濟人

曾西卽曾申

郅惲引忠賊二語

庠序孝弟證義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考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先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爲成侯而受相印〔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韓非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六〕引戰國策曰田單爲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事亦相類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原注〕曾西之學於此可攷〇〔案〕〔杜預春秋敘〕疏劉向別錄云左邱明授曾申　楚鬬宜申見左傳僖二十六年　公子申見左傳哀六年　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閻按〕此足正集注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〇〔元圻案〕〔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注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序錄蓋本康成

郅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異〔元圻案〕〔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相招去曰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云云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旣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略說云歲事旣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恥之於人證史

琅邪羽旄合爲一事

喪地不止七百里

孟子有意無意佚語孟子外書四篇

守氣守約不正對

棄禮捐恥〔閻按〕賈誼語〇〔案〕〔見漢書本傳〕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棄秦所以敗恥尚失所〔閻按〕干寶語〇〔見晉書本傳晉紀總論曰〕晉之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爲一章〔全云〕管子又以觀海爲桓公事〇〔元圻案〕〔後漢書陳蕃傳〕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納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潏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爲秦幷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閻按〕魏無北地郡當作上郡〔正義云〕今鄜綏等州也秦本紀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卽魏世家襄王七年盡入上郡于秦事在孟子適梁後八年當梁惠王語時地止喪七百里仍是實錄〔全云〕潏水蓋亦主竹書云然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元圻案〕〔趙岐孟子題詞〕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漢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蓋幷外篇計之　〔宋宋咸注法言序曰〕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　〔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云云注有意謂志於道

周子靜〔原注〕端朝　爲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全云〕永嘉周子靜官至侍郎卽慶元六君子之一龔蓋卿南軒弟子〇〔元圻案〕〔朱子語類〕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立命委心

仁術擇術

楊墨之學所出

楊墨事實

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趙忠定横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益益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冑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鱗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從朱子學嘉定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文忠　〔元董真卿曰〕龔蓋卿字夢錫衡陽人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案見馬總意林〕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何云〕宏詞人陋習〔全云〕何說無謂〇〔元圻案〕〔四庫書簡明目錄雜家類〕金樓子六卷梁孝元皇帝撰原本十五篇久已散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存十四篇所徵引者多周秦古書非今所及見　第十四篇自序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云云茲言是也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淵明委心之言爲非〔方樸山云〕淵明原不講學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鼂錯言術數〔何云〕六字〔閻按〕抄本補公孫宏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元圻案〕〔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漢書鼂錯傳〕錯上書言人主之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智者術之原也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朱子語類曰〕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着箇巧的道理方得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考之不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子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此退之送王秀才序文〕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閻按〕〔史記儒林傳序〕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故曰子夏之學有田子方子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曰東郭順子爲真人爲天人正莊周所宗尚者安得謂非其傳流昌黎語皆有本〇〔元圻案〕〔列子楊朱第七〕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殷敬順釋文曰〕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愚按〕墨子親上篇及越王句踐吳起則在記在孔子後之說近是又淮南子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

莊子言近子莫

楊似老墨似佛

仁安人義正我

費惠公以邑爲國

仁人心求放心

曹交以國爲氏

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亦在後之一證〔史記老莊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案〕〔呂氏春秋當染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　韓子衍其空文朱子徵其實事故立論不同

莊子〔內篇養生主〕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案〕〔郭象注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　又〔外篇山木〕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原注〕楊朱書唯見於列子〇〔元圻案〕此條是述胡致堂論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語見讀史管見八　道家之清淨取諸老佛家之慈悲取諸墨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以上是江鄰幾雜志語〕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爲我矣〔何云〕言各有當董子不過謂自治宜嚴人不求備耳〔全云〕深寧之說亦防附會如荊公者又云董子之言疵纇甚多不止於此如謂設誠於內而致行之誠亦豈待設耶是外鑠矣太支離〔元圻案〕〔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又曰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又曰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閻按〕〔呂氏春秋〕亦有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爲日知錄所遺　〔集證〕閻氏四書釋地續齊乘云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據楚世家有鄒費郯邳意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同時金仁山註孟子與之不謀而合亦以爲季孫氏僭弓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余更考之呂氏春秋慎勢篇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說苑尊賢篇言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強僭以私邑爲國號殆無復疑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何云〕乃指仁之爲本心非直指本心爲仁也〔全云〕蓋以時文家當辨聖學耳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按〕曹亡久矣余有辨見四書釋地續　〔集證〕載釋地續說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則郯繫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

一十三年中雖未詳何年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載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觀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儼然滕更挾貴之風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

三子知聖人汙趙注孟子非全文

老泉二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爲句。趙岐謂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閻按〕〔何屺瞻曰〕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聞所未聞　〔元圻案〕〔容齋隨筆十〕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訓汙也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　趙注全文今曲阜孔繼涵安邱韓岱雲皆有刊本

禹生石紐西夷人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張守節正義所引今無此語。〔元圻案〕〔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孟子字子車或子居

孟子字未聞。〔何云〕趙氏題辭云然孔叢子雜訓篇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附會。

〔原注〕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傅子云孟子輿○〔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也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李善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旣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　〔宋莊綽雞肋編曰〕趙岐謂孟子字則未聞而李瀚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註爲孟軻是也　〔唐林寶姓纂曰〕孟子字子展　孔叢子漢志不著錄隋志論語家有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陳振孫謂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而其書記鮒之沒安得以爲鮒撰朱子語類以爲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集聖證論以譏短元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人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數十萬言〔案〕今祇存一卷

林氏續孟子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全云〕林謹思書今尚存陋甚然謹思死節其人足重○〔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續孟子二卷唐林愼思撰愼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節不屈死〔崇文總目載愼思之言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愼作謹避宋諱也

孟子疏僞作宋槧本孟子孫氏孟子音義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案〕〔晁氏志〕止載孫奭孟子音義二卷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何云〕爲疏直取宣公音義之序稍竄數語豈有爲之正義體大力艱反僅同附贅者乎其人蓋兎園塾師之下者譏論多依附王氏新學熙寧以後人也　今刊本趙岐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絕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相公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一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氏之舊也　〔方樸山云〕宋槧本亦有脫誤如不動心章脫去經文曰不同道四字幷趙注十四字亦無之余又從義門所藏小字板補正〔又云〕眞定梁氏所藏是北宋槧本今在侍郎王公之樞家其本復有篇序章有章指卽義門云僞疏所割者也諸經注亦往往與今刊本異余在京師會於同年王虛舟處閱之得以校正譌繆　〔元圻案〕〔書錄解題三〕孟子音義二卷龍圖閣學士侍讀博平孫奭宗古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又載孟子正義十四卷孫奭撰蓋不辨其僞也　〔朱子語錄〕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是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纏繞趙岐之說耳　近日阮芸臺中丞倣宋板十三經重刻於豫章趙氏孟子註遂復還舊觀

置郵語本孔子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篇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元圻案〕〔高誘注〕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畢氏校云之險也疑是皆險地

墨子薄喪許禹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元圻案〕〔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　〔宋書禮志五〕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集證謂韓非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淮南注云〕三月之喪是夏后氏之禮也三日當作三月

齊王多好遠賢證史　好樂當讀爲悅樂

好樂。好勇。好貨色。〔閻按〕好樂當讀如悅樂之樂莊暴此章惟鼓樂之樂讀如字宋陳善捫蝨新話實云詳見余潛邱劄記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元圻案〕〔史記賈誼列傳〕賈誼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初卽位謙讓未遑也〔又汲黯列傳〕黯學黃老之言好清靜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嘗毀儒面觸宏等

上好下甚證史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閻按〕〔晉傅元疏〕言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霸國且然況大一統之君哉　〔元圻案〕〔後漢書卓茂傳〕字子康南陽宛人哀平間爲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八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范忠文唐鑑一〕高祖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臣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

不仁得天下證秦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

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之任　仁在乎熟證諸子路管仲之別　諸侯之寶三　天吏伐暴證史　民爲貴證史　善推其所爲

世而失猶不得也。(何云)即集註中語○(元圻案)(錢氏大昕曰)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始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兵計混一者纔十二年較之王莽尤促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全云)孟子只是伊尹一路上人若顏子便近乎時韓子氣象近孟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閻云)案孟子自云學孔子 (元圻案)此注閻本不載而何本載之疑本義門語而何本誤作閻也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荑稗楊墨五穀之螟螣(元圻案)(呂成公孟子說曰)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荑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爲寶故曰諸侯之寶三。(元圻案)(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戰國策)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 (史記藺相如傳)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

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注見上卷可謂豪傑之士。(閻按)董公之言賴漢書始得聞○(元圻案)(史記高帝本紀)但云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書高帝紀二年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云云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全云)徂徠先生石介孫泰山弟子 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原注)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爲湯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閻按)趙威后對齊使者言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戰國時猶有此高論○(元圻案)(歐陽公石介墓誌曰)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舉進士甲科召入國子監直講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 (石守道對策曰)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國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書曰可畏非民

善推其所爲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

收斂此心以求放　守身爲大　行不義得天下證史　難罔非道證史

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該亡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元圻案)致堂之所謂存卽易之寂然不動也西山之所謂發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不虧其義不更其守禮記儒行語 何德將數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閻按)(朱子曰)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易傳及諸葛亮及汾陽(全云)昭烈不取劉璋則益州必歸曹氏其取之宜也但其失有二始之不宜以同盟之言欺孫權使其後有索還荊州之事繼之不應與劉璋結好而反攻之若毅然取之不妨辭吳軍獨上也亦不妨聲劉璋之昏亂而討之也 (元圻案)(通鑑漢紀)獻帝建安十六年三月操遣鍾繇討張魯十二月法正說劉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之劉豫州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備入益州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十七年十二月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僅及其半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之去乎松兄肅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與備關通備怒勒兵進據涪城璋遣劉璝等拒備皆敗劉璝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十九年四月雒城潰進圍成都諸葛亮引兵來會備使簡雍入說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 (袁絜齋孔明論曰)劉璋本以好逆而乃爲譎計以取其國璋固漢賊也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然既與之合矣而又襲之得無虧于信乎 宋陳長方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曰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曰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閻按)漢文帝改後元元年隋文帝改仁壽元年 (元圻案)(史記封禪書)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又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氣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通鑑隋紀)文帝開皇二十

年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以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自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改元〔隋書袁充傳〕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元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後果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卒亡天下是其受充之欺不特改元之小失也

道一而已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元圻案〕爲善而意在求名即是利爲儒不務實踐即是異端

孟子屢言人倫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不祥蔽賢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見內篇諫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滄浪之水滄浪歌五襲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上德篇亦云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禹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酈道元曰〕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恆心惟士證孔孟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案〕〔史記蘇秦列傳〕秦喟然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豈所謂士乎哉水心葉氏〔全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全云〕此亦因賤儒之世而鼓勵弟子耳○〔元圻案〕水心語見所作信州重修學記

修身見世自爲治平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原注〕文子符言篇亦云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全云〕文字之語稍有病

鹽鐵論引孟子詳略

鹽鐵論論儒篇文學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孝養篇文學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閻按〕〔鹽鐵論〕皆罪人也下有皆逢其意以順其惡句不宜漏又制權篇大夫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元圻案〕〔程大昌攷古編七〕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近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謂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民心得失證史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大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亡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閻按〕與政宋唐說齋之字名仲友金華人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江陵之行荊楚從之者至十餘萬人祁山之出隴右響應非民心去之也天命之移民亦無如之何〔元圻案〕〔漢書王昌傳〕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者李育張參等共立郎以百姓思漢故詐稱之以從人望〔通鑑漢紀〕淮陽王更始元年故趙繆王子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等信之立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宋唐仲友撰仲友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後守台州與朱子相忤爲朱子所論故宋史不爲立傳其與朱子相軋蓋以陳亮之誣搆觀周密齊東野語所載唐朱交奏始末一條台妓嚴蕊一條事迹甚明未可以是病仲友也

孟子終堯舜湯文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其意一也〔元圻案〕楊子雲法言終以孝至篇亦及堯舜夏殷周孔子其以孝至名篇蓋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曰吾志在孝經自謂得與於斯道之傳與荀子一也然則何解於語焉不精擇焉不詳哉

利與善之閒

利與善之閒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閒〔案〕〔法言淵騫篇〕或問子蜀人也曰李仲元者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材與不材

窮義達道

養心莫善寡欲

神農之教見諸子

孔孟不入秦

變置社稷

之閒。〔莊子山木篇〕語注別見 楊莊之言私。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趙注 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閻按〕〔真西山疏〕亦云。臣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集證〕〔宋史皇甫坦傳〕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揆度篇引神農之數。文子上義篇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謂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集證〕〔按漢藝文志攷〕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管子〕引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呂氏春秋。氾勝之書引神農之教。劉子文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入說。○〔元圻案〕〔藝文志攷〕卽厚齋所著。今附刊於玉海之後。〔賈誼疏〕引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但曰古人之言。非必出於神農可知。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閻按〕嘗謂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後有趙肅侯之朝天子。知魯仲連義不帝秦。不知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元圻案〕〔荀子彊國篇〕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子順。孔子七世孫。史記作子慎。〔孔叢子論勢篇〕子順相魏。陳大計輒不用。人謂子順曰。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魯仲連適游趙。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通鑑周紀〕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史記趙世家〕肅侯四年。朝天子。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於今乎。〔元圻案〕〔陳后山談叢卷三〕葉表爲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禮記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註。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類〕後山談叢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范蜀公。東坡爲作墓誌。稱著諫垣集十卷。奏議二卷。攷陳氏書錄解題。止載奏議二卷。今四庫書目。併奏議亦不著錄。豈二書俱散佚耶。

求在我求在外

三宿出澅當爲晝

以刃與政

仁勝不仁

求在我者。盡性於己。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有〔案〕閣本脫有字 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爲非。〔閻案〕魏冰叔亦言能無求者天不能賤。○〔元圻案〕〔李成季上劉莘老書曰〕夫犯分而進。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往時數月未嘗一走門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朱子李伯玉墓誌曰〕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贈太子少傅景山之曾孫。贈少師瑑之孫。贈太師郲之嗣子也。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厚齋所引成季語。蓋據朱子之文。〔樓攻媿益陽縣丞趙伯據墓誌曰〕公嘗教子弟曰。仕宦盡其在我。不可苟求妄進。與其有求於人。不若無欲於己。與其取賤於人。不若以賤自安。蓋趙伯據述成季之言也。〔書錄解題別集類〕樂靜集三十卷。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成季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邴漢老爲書其後。

宿於晝。水經注二十六云。澅〔閻按〕今本水經注作澅 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原注〕或云當作晝。〔通鑑〕作晝邑。〔元圻案〕〔宋邢凱坦齋通編曰〕畫當作晝。字之誤也。〔史記田單傳〕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晝音獲。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可證。〔周密齊東野語〕以爲高郵老儒黃彥利爲此說。未知與邢凱孰爲後先。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元圻案〕〔邵子觀物內篇八〕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不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者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於外。〔閻按〕商鞅四句出杜氏通典爲君卿語 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何云〕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集證〕〔通典食貨門〕秦孝公任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

蓋大夫蓋祿故址　五霸等遞爲罪人　戰國作俑七定戰國而七國之　孟子檢發卽常平法狗彘食人食　陳季甫求放心讀書

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之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强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集證〕〔漢地理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續漢郡國志泰山郡蓋縣沂水所出　〔按〕今山東沂州府沂水縣西北有廢蓋城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注卻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夫矣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元圻案〕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是時晉定不振中國無伯强侵弱衆暴寡諸侯恣行並爲戰國　三代之所以爲春秋以政自諸侯出也春秋之所以爲戰國以政自大夫出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莩閣本從漢志作荽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閻按〕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供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郎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集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耳殊不必泥班志　〔何云〕班志引孟子固謂壽昌之法有所自來止齋蓋卽據傳贊駁顏注耳　〔元圻案〕〔陳止齋與王德修書曰〕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秘書且以爲權道不知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是非常平乎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云云食貨志作斂是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二〕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云云其辭與厚齋所引同〕由此言之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　〔漢書食貨志上〕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贊曰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　〔義門云〕止齋據傳贊駁顏注傳字疑衍或當作志贊

陳烈〔全云〕字季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注〕古人之讀書如此○〔元圻案〕陳烈事見朱子語類　〔呂氏希哲雜記卷上〕福唐有陳烈季甫周希孟公闢鄭穆閎中陳襄述古竊經苦節以古人相期故當時有四先生之號章望之表民作四賢傳行於世又其友人劉彝執中方佐胡安定先生興學校於蘇湖閒及其歸也鄉人謂之五先生　〔葉石林燕語十〕謂陳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知名

民無恆心謂戰國　文武與民好善　終軍知豹文鼮鼠詔從竇攸受爾雅說文鼮豹文鼠　邠國汃國爾雅四極　尸子述爾雅諸文爾雅注家疏家

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 小學

爾雅釋獸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案〕〔文選〕任彥升表鼮鼠事注引三輔決錄今王氏言文選引竇氏家傳當更查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全云〕〔水經注穀水篇〕世祖得鼮鼠于靈臺　〔元圻案〕〔宋王楙野客叢書曰〕郭璞註爾雅謂豹文鼮鼠終軍知之其後如崔佺劉士元之徒皆從其說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氏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啓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國朝武進臧氏琳經義雜記一〕識鼮鼠者爾雅郭注以爲終軍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亦作竇攸〔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廷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鼮豹文鼠也則讀鼮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　〔玉篇鼠部〕鼮鼠名漢武帝時有此鼠文如豹終軍識之賜絹百匹

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水部引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原注〕府巾切○〔元圻案〕〔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注皆四方極遠之國

爾雅釋詁疏。按尸子廣澤澤同釋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云〕疑脫一不字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郭註〕〔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故邢疏引之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

犍爲文學郭舍人

甥姪名義

猶子從子從孫姊妹之子

氣〔今本氣作時〕和正光照〔閻本云元板作四氣和爲光正〕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太平御覽十九引尸子作秋爲收成冬爲安寧與爾雅本文同〕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見釋天〕〔何云〕此從閻校更考善本〇〔元圻案〕〔疏又引君治篇云〕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宋邢昺爾雅疏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今本作三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全云〕其時爾雅未甚盛行漢文雖嘗置博士不久即罷乃蜀人有通之者文翁之化可謂盛矣〔集證按〕犍爲文學諸書多引作犍爲舍人李善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偫注引作郭舍人移珍來享注引作犍爲舍人即一人也〔又按〕犍爲舍人爾雅注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二條其一䉛斷爲之定注云䉛斷鉏也一名定其一蘄茝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元圻案〕齊民要術二又引舍人釋草注蘄茝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山草也　舍人說書詩禮春秋疏水經注經典釋文說文繫傳太平御覽皆引之〔陸璣毛詩疏下引文學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於舅姑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案〕文見通典禮二十八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劉共父〔名珙〕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朱文公〔答劉共父書〕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原注〕記禮者言猶己之子　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閻案〕〔顏氏家訓云〕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　余謂呂氏春秋黎邱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先秦已稱兄弟之子爲姪見於此　〔方樸山云〕史記武安侯列傳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漢書子姪作子姓　〔元圻案〕〔杜君卿曰〕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甥〔甥字似當作生〕故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禮有從子從孫之目以此爲稱似稍穩當又曰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覆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降及後世則必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伯叔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猶子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



傅負版

蝂懷羊亦言戎葵

菋菽栮榿

檟苦荼爲茗荈

急就篇牡蒙黃昏合歡

鼮鼠天雞六駁

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　〔通典注〕見卷三第十頁　〔四庫全書總集類〕二程文集十三卷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嘗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珙所刻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以書抵珙及栻辯之甚力

傅負版〔釋蟲文〕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爲作蝜蝂傳者也。〔原注〕西京賦戎葵懷羊爾雅蒤懷羊璞亦曰未詳〇〔元圻案〕〔邵氏爾雅正義曰〕傅一名負版柳宗元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止至墜地死案宗元所說似寓言然負重之蟲所在有之特未聞有負版之名耳〔玉篇云〕蝂蝜蝂也則當云傅負一名蝂又釋草正義蒤一名懷羊西京賦云戎葵懷羊其形狀未聞玉篇蒤作𦽒

陸璣爲詩草木疏，〔見隋書經籍志唐志入楚辭類〕劉杳爲離騷草木疏，〔見唐書藝文志云二十一卷〕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廣家〕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集證〕〔通志藝文略〕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　文饒德裕之字　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菋菽字，書不見栮榿，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閻按〕菋菽璞註雖云未聞其實爾雅以菽釋菋菽即上文之蘵藪璞註今蘵蘵或曰雞腸草是也王氏千慮亦有一失〔元圻案〕〔邵氏正義〕案玉篇菽菋子菜而蘵藪亦名滋菜是一物也　栮集韻類篇並忍止切亦作栭木栭蓋即食物之木耳也　〔山海經〕單狐之山多機木郭註似榆可燒以糞田楊用脩以爲即榿也益部方物記民家樹榿不三年材可倍常杜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蘇詩榿木三年已足燒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二卷陸璣撰注見卷三第三頁〔梁書文學傳〕劉杳字士深平原人也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多所著述撰離騷草木疏一卷

檟苦荼〔釋木文〕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茗，荼芽也。東坡〔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閻按〕〔三國志韋曜傳〕曜初見禮異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茶事見史始此〇〔元圻案〕〔邵氏正義曰〕釋文云荼埤蒼作𣘻今蜀人以作飲音直加反茗之類案晏子春秋有茗菜之文然無以定其爲即今茗飲漢人有陽羨買茶之語則西漢已尚茗飲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學類〕急就篇四卷漢史游撰或稱急就章故其字謂之章草凡三十四章其字略以類從而不立門目文詞古雅始終無一複字隋曹壽以下註者不一今惟顏師古之註存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疑即此。〔急就章二十四〕牡蒙甘草菀藜蘆師古註曰牡蒙一名黃昏厚齋補曰本草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孫一名海孫一名蔓延藥對有牡蒙此一物〔宋張世南游宦紀聞曰〕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強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淵註云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韋宙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主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隨先生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吳名白功草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辟學爲五藏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辯鼮鼠，江南進士之問

彭蜞彭越　蟚蜞日及木槿
唐元度十體書大篆九篇
說文引王育說九經字樣
尉律試八體
亡新時六書古籀奇字隸書佐書倉頡爰歷博學繆篆鳥蟲許慎說文

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蔡謨不識彭蜞。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閻按〕木槿花朝開暮落故名日及不知日及改爲白及見宋史儒林敏本傳學之陋也。〔元圻案〕終軍事已見前〔唐書盧藏用傳〕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宋鄭文寶南唐近事〕後主壬申張佖知貢舉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有進士白云爾雅螒天雞𪃟天雞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之一在釋蟲一在釋鳥果有二因自失〔爾雅釋蟲〕螒天雞〔郭注〕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釋鳥〕𪃟天雞〔郭註〕𪃟雞赤羽逸周書曰文𪃟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說文〕𪃟天雞赤羽也一名鷐風〔歐陽公劉原父墓誌〕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蔡謨事注〕已見卷五〔爾雅釋魚〕螖蠌小者蟧註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蜞也似蟹而小邵氏正義曰古今註云彭蜞小蟹也生海邊塗泥中食土嶺表錄異云彭蜞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爾雅釋木〕椵木槿櫬木槿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花朝生夕隕可食或曰日及亦曰王蒸〔劉原夫七經小傳〕秦風六駮毛傳引爾雅駮如馬據陸璣詩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是別有樹名駁非爾雅所云駁也王氏云原夫識六駁蓋兼指歐陽公本傳及小傳二事〔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劉禹錫傷往賦𪆢日及之萼集作日反按廣志日及木槿也晉成公綏潘尼俱有日及賦　田敏淄川鄒平人歷仕五代入宋卒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其進印板書奏云守官膠庠職司較定蓋在梁爲國子司業在晉爲祭酒時也

唐元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爲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說文多引王育說。如亡部天屈西北爲无。秃部蒼頡出見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何云〕育之言大抵多不經○〔元圻案〕宣和書譜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作九經字樣又爲十體書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書錄解題經解類九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唐文宗太和十年改元開成

說文敘。尉律試八體。〔原注〕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原注〕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即隸也書孔安國尚書序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原注〕去大篆刻符殳書署書加古文奇字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原注〕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律即尉律尉律漢律篇名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說文敘改六爲八。〔閻按〕〔說文序〕漢興試八體八字實誤辯見余潛邱劄記〔程易田云〕說文序言周有六書秦幷天下李斯奏同文乃改省史籀作小篆以別大篆又初有隸書自爾秦有八體漢與有尉律以八體試之者即承用秦八體然則漢初蕭何但草律未定書體之數及亡新居攝使甄豐等校文書自以爲應制作始有六體許氏敘之甚詳安得漢興便以六體試學童邪藝文志試用六體自是班氏之誤然漢志已列六體之目亦不得從說文敘改六爲八也〔元圻案〕〔唐張懷瓘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甄豐定六書四曰佐書是也〔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古史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周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隸書者始皇使下邽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漢興有尉律學以八體試之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後漢書儒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慎自敘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稽譔其說分別部居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於耑引而伸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復丁。顏氏解爲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壯。〔原注〕〔朱文公詩〕自慶樽前老復丁黃庭經亦有此三字〔集證〕〔羅願記急就章後云〕顏註以慈姒爲祖姒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爲出於審曲面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爲慕趙盾譏擧解狃虛即𢒰𢒰以檻車膠爲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爲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元圻案〕〔書錄解題神仙類〕周明參同契三卷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其書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修鍊者祖之〔參同契二十全功章〕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姹女又明辨邪正章能存能亡長樂無憂〔朱子次亭字韻呈秀野丈兼簡王宰詩〕人言洞裏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
郭公郭亡
夏有闕文
書馬與尾當五
乳虎穴爲虎
殪戎殷壹戎衣
湯齊讀爲躋
烏馬魚魯
雒增佳隋去辵
辠似皇改罪
對以言失實去口

董彥遠〔閻按〕彥遠名逌東平人徽猷閣待制即撰廣川書跋十卷畫跋六卷者除正字謝啓。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此啓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董疏〕莊公二十有四年郭公胡傳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案〕〔新序雜事四〕齊桓公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孫莘老曰〕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耳闕文徒存於夏有。〔閔疏〕成二年衛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杜註闕文失新築戰事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閔疏〕〔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民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書殘武殪。〔閔疏〕〔宣六年周書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即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某按壹戎衣武成文啓指爲殘似據康誥頌亂湯齊。〔閔疏〕〔長發〕至于湯齊毛傳齊如字禮記孔子閒居註音躋詩孔疏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閒居躋作齊音齋故曰亂烏寫混淆。〔閔疏〕〔海錄碎事〕古詩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則本文寫字似有誤董疏寫當作馬魚魯雜糅。〔閔疏〕〔張華云〕魯之與魚滔滔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增河南之邑爲雒。滅漢東之國爲隋。〔閔疏〕〔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而加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隋字去辵而從隋避上則辠不從辛。〔閔疏〕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言辠人蹙鼻辛苦之狀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絕下則對

棗合棘束　去疎　㯓爲六穗　禾　八寸策八　十宗　丁子有尾　鉤有須　趙爲肖齊　爲立　龍卷龍衮　元端元冕　與雲爲輿　雨　鸞聲鉞鉞　銀鐺鑠金　根車　來一束二　縫　皐印白下　羊四下羊　三豕己亥　秀九禾州　三刀　文武爲斌　日月爲易　貨泉爲白　水真人　裴爲緋衣　小兒　乘爲四十　八　三十爲州　梁父七十　二家　尉律四十　九類　互從二間　舟　閏月爲門　五日　安國書爲　隸古定　楊雄訓纂

因去口。〔董疏〕古對字本從口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姓絕。〔閔疏〕〔晉書束皙傳〕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東皙傳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何云〕足當作爲疋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閔疏〕〔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䆃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但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某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從寸顏注導擇也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爲宗。〔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僻也皆如此丁尾亂眞。〔董疏〕〔莊子〕丁子有尾云李頤注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丁字作巾是無尾也故曰亂眞鉤須失實。〔閔疏〕〔荀子不苟篇〕鉤有須註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董疏按說文鉤曲也丁之曲者爲鉤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文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董疏〕〔玉藻〕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註卷或作衮字之誤也孔疏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註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又註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孔疏知端當爲冕者以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篆形誤爲誰正雲輿之祁祁。〔閔疏〕〔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按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何云〕此與篆形無與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閔疏〕〔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戊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按今庭燎作噦噦鎖定銀鐺之名。〔閔疏〕〔顏氏家訓〕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鎖鋃鐺大鎖也世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誤嘗作詩云銀瑣三公脚〔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爲銀也〔又云〕新刻已改鋃字車改金根之目。〔閔疏〕〔一事文類聚〕一退之子昶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知一束二縫之爲來。〔閔疏〕〔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牟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閔疏〕〔家語〕卜商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閔疏〕〔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臥室梁上須臾又夢益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董疏按說文秀字從禾從乃不從九也州字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傅會曰離析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閔疏〕魏明帝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爲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董疏〕〔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閔疏〕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及韻補〔董疏〕吾衍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蜴蜥形蜴蜥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曰日月爲易不可從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閔疏〕〔光武帝紀〕王莽篡位忌惡劉氏目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董疏〕〔說文〕泉字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書志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閔疏〕〔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裴度傳張權輿欲傾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啓非字似用張謠但以儷白不類惟加系旁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董疏〕非當作緋四十八安取於桑。〔閔疏〕〔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果卒〔董疏〕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桒字從四十八〔按〕〔說文〕從叒從木不從十從八也故曰安取於桑○〔案〕〔唐鄭棨開天傳信記〕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桒字識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極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二十七未足語世。〔閔疏〕〔秦始皇紀〕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駉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爲卅逮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董疏〕〔說文〕世字從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爲一世七字從一世旁作七似七字乃從卅而曳長之不從七也故曰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證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閔疏〕〔漢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董疏〕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者僅七十有二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閔疏〕尉律見說文敘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董疏藝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否誤存舟二間之爲航。〔閔疏〕〔顏氏家訓〕亙從二間舟詩云亙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爲舟航字誤安識門五日之爲閏。〔閔疏〕襄九年晉復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註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內王爲五字月爲日字晉攻鄭門門各五日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也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蓋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閻按〕今按書序一段似王氏後自較其說者余晚而得董斯張吹景集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彥遠此啓曰困學翁所不能詳其出者吾兩人以數年排纘力始語語分疏之寧非曠世一大快余故錄之於逐句下惟見襄十年傳者不錄斯張字遐周元衢字康侯並烏程人爲胡朏明鄰邑前輩朏明嘗稱其學貪奇炫博云〔何屺瞻云〕〔閔董〕果淹雅其引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而不舉本書微染俗學與胡傳學古編並後出書〔全云〕王氏引彥遠之序而未嘗有說故於小注發之非自駁其說也乃駁彥遠耳閻說非〔程易田云〕尉律四十九類二句瑤田按漢書刑法志云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藝文志云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言小學之課載在尉律中者非謂律有九千字也律蓋九章耳今曰尉律四十九類豈於九章中又析其類爲四十九耶董疏以揚雄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疑四十九爲八十九之誤以訓纂當尉律其謬甚矣〔揚雄〕〔訓纂篇〕乃元始中所徵通小學之百餘人令記於庭中之字取其有用者而作之其非尉律甚明藝文志載揚雄訓纂篇云順續蒼頡八十九章是中有蒼頡五十五章以建首乃以訓纂順續之訓纂止三十四章耳班固又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據韋昭註彼時所見一百二章通名蒼頡分上中下三篇每篇三十四章而五十五章之蒼頡則漢閭里書師所合李斯之蒼頡趙高之爰

蕭何署書二闕
秦惠文時三石大湫巫咸亞駝辭同李斯前有小篆
月稱十三十四十九乙子丁子己子古字重登爲之
呂大臨考古圖

歷胡毋敬之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也凡此皆小學之書與尉律不相涉也〔集證〕埤雅烏九寫而爲焉三寫而爲帝按字書載古諺云書經三寫烏爲焉成馬故閣校作焉據埤雅則仍當作烏增河南之邑爲雒漢書地理志注引魏略減漢東之國爲隋徐鍇說文繫傳三豕見呂覽察傳篇文武爲斌見宋書樂志何秖事見蜀志楊洪傳注〔元圻案〕董彥遠東平人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官司業也〔又揮麈錄云〕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祕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瓜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識者爲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出外蓋博洽之士然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記其受張邦昌僞命則其人品殊可議

宋景文公乞禁便俗字疏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由何始。說文冊部扁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元圻案〕〔玉海小學下羊欣筆陣圖云〕昔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有蒼龍白虎二闕以題其額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詛楚文。以爲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閻按〕石湖范成大號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刻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何云〕殆至李斯而後成遂大行於世〔集證〕〔董逌廣川書跋書詛楚文後云〕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最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篆書始變者也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集證〕〔宣和博古圖周南宮中鼎銘云〕惟十有三月庚寅周雒公緘鼎銘惟十有四月既死霸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集證〕〔呂與叔考古圖商兄癸彝云〕十九月惟王九祀世昌載敎云惟正月乙子王格于太室商兄癸彝云丁子王錫爵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卽甲子。丁子卽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都下雒公諴作障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雒公不知爲何人原甫謂古丁寧字通用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曾子固跋桂陽周府君碑云〕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亽人作仌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丞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不知故幷見之於此〔宋黃長睿〕〔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則若此者甚多有之商元癸彝文曰丁子周𢿱敦文曰乙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尙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子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董逌廣川書跋云〕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之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減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用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趙明誠曰〕余嘗考之古人君卽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說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考古圖十卷宋呂大臨撰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元祐中官祕書省正事事蹟附載宋史呂大防傳圖成於元祐壬申在宣和博古圖之前而體例謹嚴不似博古圖之附會

毛伯敦簠銘周姜敦
眉壽綰綽宣和博古圖
孔子篆季札墓
太公碑年壽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爲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案集古錄〕毛伯敦銘原父爲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而呂與叔以爲邾。考古圖邾敦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趙明誠曰〕今究其點畫殊不類鄭字呂氏釋爲邾皆莫可考

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爲張。曰宣王時張仲也。〔集古錄〕原父歸自長安以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而與叔以爲弡。考古圖弡仲作寶匜周姜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爲冏。曰穆王時伯冏也。而與叔以爲百。〔集證〕考古圖百下一字爲百卽首字也此作百誤古文難考。幾於郢書燕說。〔元圻案〕〔宋薛尙功鼎彝款識釋文〕於毛伯敦祝下一字作邾簠銘中上一字作張集古錄并載之〔趙明誠曰〕呂與叔以偏傍推之其字從㫗不從長以隸字釋之當爲弡弡字雖見玉篇然古文與隸書多不合未知果是否〔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曰〕弡音其勿反原父誤釋爲張字遂以爲張仲之器歐陽公從而文之以數百字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張仲之兄乎〔容齋續筆三〕燕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蘄綽綰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綰綽。孟姜敦銘綰綽眉壽。石湖范文穆公成大字致能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集證〕〔爾雅釋詁〕綽綽爰爰緩也〔元圻案〕〔東觀餘論〕周史伯碩父鼎說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四庫全書總目譜錄類〕宣和博古圖三十卷按晁公武讀書志稱爲王楚撰而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圖凡臣王黼云云都爲削去殆以人廢書則是書實爲王黼撰楚字爲傳寫之訛矣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元圻案〕〔集古錄〕謂吳季子墓銘據張仲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刊于石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以其名傳之久故錄之〔宋劉昌詩〕〔蘆蒲筆記六〕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𥎞予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旼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滄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戰國策〕〔顏斶曰〕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此文卽其謝表也

金石錄〔全云〕趙明誠作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

趙明誠金石錄

祭尊祭正祭酒

詛楚文卽巫咸文

秦誓文三本

徐楚金說文繫傳

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何云〕竹書不可據大率類此

〇〔元圻案〕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或呂伋亦先就封亦未可定但太公若至康王時始卒則成王大漸時正顧命元老何以無一言一事是竹書固不可信至太公之年歸文王時已八十歷武王成王當有百十餘歲史記亦曰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書錄解題目錄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款式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甫呂與叔黄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氏惟此書則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載鄉官又有祭正〔集證〕今本說苑無亦猶祭酒也

〔元圻案〕〔朱子曰〕關中人李復字履中及識橫渠先生紹聖間爲西邊使者博記能文今信州有潏水集者卽其文也 〔史記〕〔荀卿列傳〕齊宣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注禮食必先祭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

秦詛楚文作於惠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懷王遠屈平邇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親戚積怨深怒發於陳項而秦士也忽焉六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耶楚詛秦耶〔閻按〕此亦見王氏懷抱 〔何云〕其有爲言之也

〔全云〕陳項之假名於楚亦猶異日韓劉之託名於宋也〇〔元圻案〕〔集古錄〕秦祀巫咸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楚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轉寫之誤 〔姚寬〕〔西溪叢語上〕秦誓文有三本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冊告亞駝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攷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攻爲懷王也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又張儀至楚又因厚幣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復釋去張儀又楚世家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使張儀南見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說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張儀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秦昭王遺楚王書曰願與王會武關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於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遂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又曰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又陳涉世家陳三老豪傑皆曰將軍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項羽本紀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又范增曰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案〕三十卷以許氏原本十五篇每篇析而爲二 部敘二卷 通

飲器象爵取鳴聲

漢永初討羌符

安息國書旁行右行左行下行書梵佉盧造書法淨天

讀書須識字

論三卷 袪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共四十卷等篇呂太史〔全云〕成公祖謙謂元本斷爛每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本於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全云〕

蘇魏公頌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跡具南唐書本傳此書本出蘇頌所傳篆文爲監察王聖美翰林祗侯劉允恭所書卷末題子容者卽頌字也乾道癸巳尤袤得於葉夢得家寫以與李燾詳見袤跋

說文下鬯部爵字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宋符瑞志鳳皇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然則爵卽鳳皇歟〔集證〕〔論衡講瑞篇〕〔引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節節雌鳴足足宋志所採蓋禮記佚篇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甕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日辰與通鑑長歷不同蓋指此也今考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原注〕〔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當以長歷爲正 〔何云〕〔後漢紀〕二十字非側注〇〔元圻案〕〔黄長睿東觀餘論曰〕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尚完皆章草書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中二千石守丞建義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顏氏注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夾滐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

〔集證〕〔按〕法苑珠林梵佉盧居於天竺黄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畫誠異傳理則同翻譯名義佉盧風叱此乃大仙人名 〔元圻案〕〔唐書藝文志道家類〕釋氏元惲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元惲本名道世 〔四庫全書總目釋家類〕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唐釋道世撰道世字元惲上都西明寺僧是書成於高宗總章元年朝散大夫蘭臺侍郎隴西李儼爲之序

韓文公李陽冰科斗書孝經後記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子美漫成詩曰讀書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

小篆八分行書章草
隸書亦名眞書楷書
歐陽誤八分爲隸
書品六體論
郭氏汗簡佩觿
張伯英作草書
古今法言苑

邵氏律呂聲音之學
韻書先後應四時
經世圖聲音體數
宮聲兼五聲
聲經音緯
三十六字母圖
婆羅門書言音韵

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爲學者之戒。〔元圻案〕〔漢書孔光傳〕稱光經術尤明。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見王莽威權日盛。憂懼不知所出。而不能堅辭去位。故曰不知進退。張禹傳。稱禹經學精習。帝車駕至禹第。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故曰不識剛正。〔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幼善屬文。父善心爲宇文化及所殺。敬宗舞蹈求生。又陰揣高宗將立武昭儀。卽妄言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故曰不識忠孝。柳宗元傳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宗元等撓節從之。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附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故曰不識節義。　李衡字彥平。號樂菴。紹興二年進士。歷官祕閣修撰致仕。居崑山。其初成樂菴詩云。老子平生百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書。四面開窗都見竹。可以見其人品矣。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原注〕〔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張懷瓘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千文云杜藁鍾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何云〕隸書似在八分之前。行書似在草書之後。郭氏五季人。未足據也。〔元圻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卽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漢隸。因覽此碑。毅自題爲隸書。故誌之以祛來者之惑。〔書斷曰〕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或云後漢時人。隸書。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又曰。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則八分似在隸書前。而書苑曰。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則八分似在隸書後。未知孰是。〔書斷又曰〕章草。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按張芝本以善章草得名。則草書在行書之前無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著汗簡三卷。佩觿三卷。東坡爲作小傳。所謂恕先在焉。呼之欲出者也。〔書錄解題藝術類〕書品七卷。梁度支尚書庾肩吾撰。六體論一卷。唐昇州司馬張懷瓘撰。古今法書苑十卷。主客郎中臨淄周越撰。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何氏〕本作瞍 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於此。謂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見觀物外篇下 〔集證〕按皇極經世二注。鍾氏過曰。邵子經世聲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

七音三十六母
梵人長於音
佛經贊德偈頌
切韻法音和類隔
切韻指掌圖
華書梵書

諧聲譬況
翻切之始
永明體文
用宮商
慢聲急聲
二聲合一
字詁證

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此張子全書理窟中語 夾漈鄭氏曰。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元圻案〕〔通志藝文略〕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云云。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詳見上條 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爲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六書略五 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原注〕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曰〕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本等聲盡泛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近時始有專門者矣。〔四庫全書總目類〕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其檢例一卷。則邵光祖所補。光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參覈爲次。故高爲獨韻。干官爲開合韻之首。〔鄭夾漈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鳩摩羅什。天竺人。見晉書藝術傳。原注所引天竺國甚重文制云云。皆本傳文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六書略三 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案〕如鄭康成注經。謂某讀如某某之某 孫炎始爲反語。〔閻按〕音書止爲譬況三句。出顏氏家訓。〔何云〕焯按韋昭國語注中。閒有反音。亦叔然同時人也。 攷古編謂周

切韻唐韻
廣韻
彩鸞唐韻
上下平統
上下平分
宮商
李登聲類
呂靜韻集
分配五聲
四聲切韻
四聲譜
四聲韻略
禮部韻略
窄韻附近
通用

顯始有翻切非也。〔元圻案〕〔南齊書周彥倫傳〕汝南安城人入齊官中書郎兼著作文惠太子問彥倫菜食何物最勝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又文學陸厥傳〕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不言其始爲翻切也〔書錄解題雜家類〕考古編十卷續編十卷程大昌泰之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有可考者皆筆之　四庫書著錄無續編〔集證〕〔引顧氏炎武音學五書音論曰〕按反切之語自漢以上卽已有之宋沈括謂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鄭樵謂慢聲爲二急聲爲一慢聲爲者焉急聲爲旃慢聲爲者與急聲爲諸慢聲爲而已急聲爲耳慢聲爲之矣急聲爲只是也愚嘗考之經傳蓋不止此如蒺藜爲茨瓠盧爲壺鞠窮爲芎丁寧爲鉦僻倪爲陴奈何爲那和同爲降句瀆爲穀邾婁爲鄒明旌爲銘終葵爲椎大祭爲禘不律爲筆蘱無爲須子居爲朱窗龍爲聰蠮螉爲蠭卒便爲倩令丁爲鈴鶻鵃爲鳩瘯蠡爲座蔽膝爲韠側理爲紙扶淇爲灘狻猊爲獅以此推之反語不始於漢矣〇〔案〕〔余兄靜軒曰〕勃鞮爲披勃澥爲海卑居爲鸒蝃蝀爲虹〔又鄭氏詩箋〕韎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韋氏國語注〕急疾呼茅蒐成韎也尤二聲合爲一字之證

隋陸法言爲切韻五卷。〔案〕隋志不著錄〔唐藝文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慈蓋法言之名　後有郭知元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唐志五卷　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宋眞宗七年甲辰改元景德十一年戊申改元大中祥符重脩。今人以三書爲一。或謂廣韻爲唐韻非也。〔集證〕〔引顧氏音論曰〕切韻隋陸法言撰本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八人同撰集唐長孫訥言箋註郭知元拾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是十人今云九人者長孫訥言但箋註而未增加也〇〔元圻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廣韻五卷隋陸法言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增加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今〔四庫全書校本按〕陸法言本名切韻孫愐修之爲唐韻陳彭年等修之爲廣韻雖相因而作實各自成書　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閻按〕曾親見吳彩鸞所書唐韻次第較鶴山亦不合　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僊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眞字而來。愚考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則唐時平聲已分上下矣。〔案〕〔魏鶴山作吳彩鸞唐韻後序曰〕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聲去聲亦然聞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之表也今之爲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從眞字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本失矣　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沈隱侯隱沈約之諡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然後魏江式曰。晉呂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見魏書本傳　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約答陸

萬爲古文天
集韻始丁
終司馬光
前漢古字
韻編

廣韻姓氏
遺充歸
賁育謬說
充以國爲
姓

顏魯公韻
海鏡源
宋諱避鏡
爲鑑

自環爲私
背私爲公

厥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見南齊書文學陸厥傳　沈存中云。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何云〕當自爲一條〔米元章云以下〕〔元圻案〕〔宋許觀東齋記事曰〕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叔然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宋周彥論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四聲韻略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解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二十處許令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唐書藝文志樂類〕徐景安歷代樂儀三十卷今　四庫書不著錄

潛虛以萬爲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原注〕一古文韻　萬字碧落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集韻十卷舊本題宋丁度等奉敕撰考司馬光切韻指掌圖序稱仁宗皇帝詔翰林學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韻學自許叔重而降凡數十家總爲集韻而以賈公昌朝王公洙爲之屬治平四年余得旨繼纂其職書成上之嘗因討究之暇科別清濁爲二十圖云云則此書成於司馬光之手非盡出丁度等也〔書錄解題小學類〕前漢古字韻編五卷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又儒家類〕潛虛一卷司馬光撰言萬物皆祖於虛元以準易虛以準元〔潛虛曰〕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卬而瞻之宿躔從度卬則爲萬頫則爲隊卬得五宮頫得十數釋音萬古文天字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原注見孟子　歸字有齊歸。〔原注〕見左傳　其遺闕多矣。賁育謂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謬矣。〔閻按〕賁氏爲姓者音肥〔全云〕漢有賁赫　〔元圻案〕又有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見前漢書儒林傳〔寰宇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蓋以國爲姓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爲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末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傳。〔閻按〕宋藝文志一顏眞卿韻海鑑源亦僅十六卷鏡爲鑑避翼祖嫌名〇〔元圻案〕〔唐書顏眞卿傳〕元載以爲誹謗由檢校刑部尚書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又文藝蕭穎士傳〕子存能文辭顏眞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八部　云。自營爲厶。厶部　背厶爲公。〔元圻案〕〔錢氏大昕曰〕古音營如環

宋元憲寶玩佩觿
蘇晁不忘識字
漢惟子雲稱識字
爲文宜略識字
無事好看韻書
郭恕先佩觿義
夾漈譏說文虛設字
拘㮚胖僕寺別隸
孫休𩂬龑自制字
梁四公造字命名
三蒼有訓纂滂喜
揃搣皆𡟫

宋元憲寶翫佩觿〔全云〕郭忠恕作二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元圻案〕〔歐陽公歸田錄二〕宋丞相庠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七〕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二〕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李璧王介甫平甫歸飲詩注云〕晁景迂晚年嘗語人云日課識十五字景迂博學多識未見其比晚年衰病尚勤如此可以爲法也〔書錄解題小學類〕佩觿三卷國子周易博士洛陽郭忠恕恕先撰觿者所以解結也

夾漈。通志六書略五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元圻案〕下文云且如說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𠧪類生㮚生粟有半類生胖生叛有業類生僕生𨙸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爲虛設㮚當入木類粟當入米類則𠧪爲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爲虛設僕當入人類𨙸當入臣類則業爲虛設蓋句也𠧪也半也業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爲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𩂬劉龑因之。因之閩本作及圀 皆字書所無。〔原注〕梁四公記亦然〔元圻案〕〔三國志吳孫休傳注〕吳錄載休詔曰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𩃙𩃙音如兕觥之觥字𠅋𠅋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𡧨𡧨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㪉㪉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抄舊文會合作之〔五代史南漢世家〕劉龑初名巖又更曰陟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䶮字音儼以名焉〔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盧詵四公記一卷一作梁載言〔太平廣記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闖䦧𩇰杰𪟝䵯仉督四公謁武帝帝見之甚悅〔通鑑唐紀〕則天皇后天授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胡三省註照爲曌天爲𠀑地爲埊日爲囗月爲囝星爲〇君爲𠁈臣爲𢘑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𠙺〔裴松之孫休傳注曰〕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通志六書略五〕武后造字圀代國

隋志以蒼頡訓纂滂喜爲三蒼。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爲三蒼。幷訓纂爲四篇。〔閻按〕三蒼之名以隋經籍志爲定蓋趙高所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並於李斯蒼頡篇已久而不復可別識矣訓纂揚雄作滂喜賈魴作〔集證〕〔玉海四十四元魏江式曰〕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九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上卷至哀帝元壽中揚子雲作訓纂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叔郎接記滂喜爲下卷故稱爲三蒼〔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六藝經緯類〕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玉海所引江式語魏書北史本傳不載〔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引梁庾元威論書云云正與此文同〔張懷瓘書斷〕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母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總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班固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急就篇。第十五章沐浴揃搣寡合同。莊子外物篇。眥𡟫可以休老。亦作揃搣。〔元圻案〕〔顏師古急就篇注〕揃搣謂鬋拔眉髮也蓋去其不齊整者寡合同者言其妍䢘少對偶也〔厚齋急就篇補注曰〕莊子外物篇眥搣可以休老眥子斯反音咨亦作揃三蒼云揃猶鬋也搣亦作搣說文字林云搣批也 厚齋補註本陸德明莊子釋文

不字其字
點讀法
李氏蒙求
續蒙求
蒙求平上
平去遞閉
六經六藝
七經九經
十二經
六經六緯
意
五經五緯
爲十經
五經博士
四經四象
時四君
孔子藏書
周室
周續之趙
典通經
文翁遣相
如受七經
谷那律
九經庫爲
六藝以易
爲原

不字本方久反。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音箕。〔原注〕夜如何其 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原注〕攻媿集〇〔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歐陽蘇三家家詩押韻序云〕叔祖字元應於六經句讀點法悉有定規如不字本方久切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皆點平聲惟夜如何其則不點蓋本是以箕字而借爲其也

李瀚蒙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原注〕攻媿云 近世續蒙求者不知此〔全云〕此註是正文〔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蒙求集注二卷晉李瀚撰瀚始末未詳考李匡乂資暇集稱宗人瀚作蒙求則亦李勉之族〔又五代史桑維翰傳〕稱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晉高祖以爲浮薄當即其人也其注不著撰人名氏〔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補註蒙求徐子光撰〔晁氏讀書志曰〕李瀚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爲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意以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書錄解題類書類〕本朝蒙求三卷范鎮撰十七史蒙求一卷題王先生不著名氏或云王令也案此二書蓋即攻媿所云近世之續蒙求者〔集證〕按蒙求共七十五章章八句末一章四句前四十二章以平上平去平入相間後三十三章以平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原注〕孔子曰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始見於太史公滑稽列傳。〔原注〕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案〕下云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或云七經。〔原注〕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全云〕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以後則加孝經而去樂 或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原注〕莊子天道篇 或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原注〕南史周續之 或云九經。〔原注〕〔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 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全云〕景帝已以胡母子都爲博士則景帝已置二博士矣 立五經博士在武帝建元五年

邵子皇極經世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閻按〕吳文正謂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元圻案〕〔莊子天道篇〕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試往因焉往見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陸氏釋文〕十二經者六經加六緯一說云易上下經幷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後漢書趙典傳〕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注〕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靡不貫綜〔三國志蜀秦宓傳〕宓與王商書曰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魏州昌樂人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邵子觀物內篇四〕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注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

五經合五常

文帝置一經博士

漢置博士先後

傳記博士

五經傳受諸人

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白虎通五經篇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二說不同。然五經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元圻案〕〔白虎通五經篇〕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閻按〕今本作五。此云一。於事則合。於文則改。〔何云〕非改也。今所見者誤本耳。〔案〕〔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章懷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未知何據。豈唐時本已誤一爲五耶。攷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閻按〕此出楚元王傳韓嬰皆以詩爲博士。〔原注〕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閻本〕脫生字爲博士。〔原注〕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見武帝紀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爲五也。〔閻按〕〔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攷。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尚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非岐說之所本乎。第史文不備耳。〔全云〕據儒林傳。則張生歐陽生並受業於伏生。而張生爲博士。歐陽生未得爲博士也。歐陽生之曾孫高始爲博士。夏侯氏則出張生者。〔元圻案〕〔漢書藝文志〕易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說義二篇。不著其名。〔案〕〔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高孫地餘長賓。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志曰。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又曰。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又志曰。春秋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

漢熹平至宋七石經

衞恆祖得古文邯鄲

晉石經未成

唐石壁九經

毋昭裔捐俸琢石

宋石經分隸諸人

後蜀石經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全云〕正始石經不出邯鄲淳之筆。詳見衞恆筆勢攷。〔又云〕晉史則云稽康所書晉裴頠。唐開成中。唐元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集證〕〔玉海四十三〕紹興十三年二月。内出御書左氏春秋。又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六月。内出御書周易。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刻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大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元圻案〕〔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引洛陽紀。碑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實五經。〔晉書衞恆傳〕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書江式傳〕式上表言。魏初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晉書裴頠傳〕頠字逸民。博學稽古。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國朝萬斯同季埜石經考云〕觀漢世石經。刱始於熹平四年乙卯。告成於光和六年癸亥。實歷九年之久。則當裴公時。昏主尸位。海內大亂。其事之未成可知矣。〔愚按〕〔裴頠傳〕奏刻石寫經。在楊駿既誅之後。駿之誅。在永平元年辛亥。頠之被害。在永康元年己未。相距九年。內憂外患。迄無寧歲。爲而未成。爲得其實。〔舊唐書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邕刊碑立於太學。刱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覆校字體。〔宋范成大石經始末記〕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子書參焉。孝經論語爾雅廣政廣政蜀後主僞號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字畫。亦必爲蜀人所書。〔萬氏斯同石經考〕載宋史趙克繼傳。克繼秦王廷美曾孫。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時詔與朝臣分隸石經。〔謝飲傳〕飲字不疑。丹陽人。舉進士。爲上元主簿。會國子監立石經。以飲善隸。召爲直講。〔宣和書譜章友直傳〕友直字伯益。閩人。工玉箸篆法。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刻于國子監。時人稱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按宋代石經。不大彰於世。或疑其未必成書。何當時稱述者寥寥耶。〔歐陽集古錄韓城鼎銘〕載楊南仲曰。馮披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晁氏讀書志云〕後蜀石經。凡孟氏未叛唐時所刻。於唐諱闕畫。僭位以後則不闕。

闕唐諱

張參詳定五經刊壁

宋石經蜀陝二本

鄭覃進石壁九經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按文粹七十二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代宗四年改元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閻按〕今關中唐時石刻張參五經文字具在。南渡後權場中無搨本。故厚齋未之見耳。〔全云〕深寧特謂張參作書時乃刊壁。非鑱石耳。蓋以正儒學傳序之謬。非不見陝本也。〔又云〕宋時石經貴蜀本而賤陝本。故學宮及儲藏家皆蜀本。不特南渡後權場無陝本也。〔又云〕陝本石經有論語無孟子。陝本在金時嘗補之。但整完其殘闕。非竟失數經而補之也。陝本原無孟子。近日曲沃賈撫軍始補之。〔又云〕蜀本今難得。予僅見毛詩殘闕一本。繼序按賈撫軍名漢復。康熙七年事。舊史文宗紀云。開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案〕〔舊唐書鄭覃傳〕覃故相珣瑜之子。長於經學。稽古守正。累遷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開成初。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字體官唐元度狀。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爲準。藝文志唐書參有五經文字三卷。元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元度非參也。〔元圻案〕〔書錄解題總集類〕唐文粹一百卷。兩浙轉運使合

肥姚鉉寶臣撰鉉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三人〔又正史類〕唐書二百卷五代晉宰相涿郡劉昫等撰〔又典故類〕唐會要一百卷司空平章事晉陽王溥齊物撰〔又經解類〕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唐元度九經字樣序表曰〕大歷中司業張參撰衆字之緣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十六部四百二十一文

發冢求詩書

皇覽冢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見太平御覽五百六十 愚謂儒以詩禮發冢。莊子譏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發冢以求詩書。漢儒之陋至此。〔閻按〕嘗持論此舉未行秦漢後遂不復見六經全文爲終古之恨頗爲世人所怪　昭襄王葬芷陽〔括地志云〕在雍州藍田縣西六里不韋冢〔皇覽云〕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魏地形志云〕在陽翟縣恐非〇〔元圻案〕〔史記索隱曰〕皇覽書名也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人王象繆襲等所撰〔漢書霍光傳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劉更生諫成帝起昌陵疏曰〕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然則昭王冢在西漢時已遭發掘矣何因明帝時尚有此論皇覽之言似非實錄閻氏所引皇覽語見史記裴駰集解　〔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郭象注曰〕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恃也

書必溥見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當考所出。〔元圻案〕〔歐陽公筆說曰〕學書當自成一家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僞余實見書之未博者　此條似不當入經說

根株注脚　六經注我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經注我之意。蓋欲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元圻案〕〔林艾軒與楊龜山之孫次山書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須見得日用處注脚自可曉　〔陸象山語錄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脚或問先生何不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虞溥學誥

虞溥厲學〔閻按〕〔晉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厲學當名曰學誥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任子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三 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方樸山云〕此學而時習之一章義疏　〔元圻案〕〔晉書虞溥傳〕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乃作誥以獎訓之云云　〔又曰〕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隋書經籍志道家〕任子道論十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金樓子戒子曰〕任嘏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

聖人述史　爲經六籍有經有史

文中子〔王道篇〕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於一。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文粹〕載此書無禮字詩易爲經。書春秋實史耳。〔原注〕禹皋陶之賡歌五子之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一也文中子之言當矣〇〔元圻案〕〔唐書隱逸傳〕陸龜蒙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唐文粹載其復友生論文書曰〕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

書義如真珠船

王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農師詩注。〔元圻案〕陸農師佃和孫勉教授詩仲舒玉杯足瑕類中散珠船不光彩自註云中散謂王微之

古人皆手寫經史　板本始唐末益州九經後唐鏤本　巾箱中五經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此條所引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九 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閻按〕後魏書無裴漢當作後周 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閻按〕考之冊府元龜吳蜀皆有之蜀中始有板本文選亦見王明清揮麈錄 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好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　〔梁書文學傳〕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晉葛洪抱朴子自敘篇〕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乃負笈徒步行借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　〔金樓子聚書篇〕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

傳咸七經詩皆集句　王羲之寫七經詩

康成注禮引緯說　河洛七緯篇數　七經緯諸名　緯候起於哀平　光武時信緯爲內學　秦苻堅魏孝文焚緯　李尋以緯說王根　宋隋禁收讖緯　讖與緯有別　歐陽請刪疏中讖

一巾箱中書極精細〔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字仲買聰敏好學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疹疾彌年亦未嘗釋卷〔宋史田敏傳〕敏鄒平人後唐天成中奉詔與馬縞等同校九經〔南史衡陽王傳〕蕭鈞字宣禮高帝第十一子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便且更手寫永不忘諸王效之巾箱五經自此始〔唐書柳仲郢傳〕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史皆一鈔魏晉及南北朝史再鈔又類所鈔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朱子曰〕今人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耳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春秋正義云傳咸爲七經詩王羲之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咸黜不端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傳咸爲七經詩其左傳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　今按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集證〕〔初學記文學部載傳咸周易詩曰〕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周官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其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職以聽王命〔左傳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玆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咸黜不端勿使能植〔孝經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論語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〇〔元圻案〕〔明楊升菴曰〕此乃集句之始〔晉書傳咸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好屬文論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官司隸校尉謚曰貞

鄭康成註二禮〔閻按〕二禮亦謂周禮禮記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集證〕〔隋經籍志〕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授本文又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七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合爲八十一篇〔後漢張衡傳〕河洛六藝篇錄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　易緯六〔何云〕凡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五〔何云〕凡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三〔何云〕凡推度災汜歷樞含神務禮緯三〔何云〕凡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三〔何云〕凡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孝經緯二〔何云〕凡援神契鉤命決春秋緯十三〔何云〕凡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

經疏有好有次　經注有行有不行

讀經未盡皆古人高　讀經好多躐等

潭巴說題辭〔以上七經緯見後漢書方術樊英傳注〕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集證〕〔太平御覽總目〕內又有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歷序孝經緯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　按李尋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張衡謂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何云〕〔魏書〕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戊寅詔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至隋而江左之緯書皆盡〔全云〕先乎魏孝文者有秦苻堅〇〔元圻案〕〔漢書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曲陽侯王根厚遇尋尋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云云〔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　後漢書張衡傳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桓譚傳〕譚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無復其學四庫全書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易緯七種附於易類之後〔案曰〕儒者多稱讖緯其實讖是讖緯是緯非一類也讖者詭爲隱語預決吉凶〔史記秦本紀〕稱盧生奏錄圖書之語是其始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史記自序〕引易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漢書蓋寬饒傳〕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註者均以爲易緯之文是也蓋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特以顯有主名故不能託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漸雜以術數之言既不知作者爲誰因附會以神其說迨彌傳彌失又益以妖妄之辭遂與讖合類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讖篇胡應麟亦謂讖緯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則緯與讖別前人固已分析之後人連類而譏非其實也〔歐陽公請刪正義中讖緯劄子曰〕唐太宗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云云〔呂氏雜記下云〕時執政者不甚主張之事竟不行

朱文公語類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爲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閻按〕朱子又謂儀禮疏不甚分明余謂左氏疏雖詳亦略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易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書孔安國之傳齊建武中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司馬文正論風俗劄子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方樸山云〕皇甫持正云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

孔子向北辰告經備

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伏鄭司馬公語意本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何云〕溫公以記誦言朱子以爲學言〔全云〕何氏蓋溺於元人道學儒林之陋溫公豈徒記誦者〔元圻案〕〔游定夫與友人帖曰〕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聞性與天道猶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絺兮綌兮而欲溫吸風飲露而欲飽無是理矣

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原注〕見援神契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何云〕宏詞人乃有此言〔集證〕〔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二引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云云〔元圻案〕〔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博通羣籍著宋書百卷

孔子爲素王元聖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元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以上諸說俱見春秋序正義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案〕〔正義曰〕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所謂郢書燕說也莊子天地篇云元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子爲元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方樸山云〕康成未見家語

慶歷前談經守故　七經小傳　三經義　經筵進講義緣起　慶歷後毀先儒非　排擊舜議諸經

自漢儒至於慶歷間宋仁宗十九年辛巳改元慶歷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何云〕劉原父作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集證〕〔晁氏讀書志〕七經小傳三卷劉敞原甫撰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間宋仁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閻案〕謂歐陽公永叔毀周禮〔按〕謂歐陽永叔蘇軾轍疑孟子〔按〕謂李覯司馬光〔方樸山云〕甚有鄭友之藝圃折衷〔全云〕又有晁說之〇〔案〕實刱始於王充之刺孟譏書之胤征顧命〔按〕謂蘇軾黜詩之序〔按〕謂晁說之〔全云〕又有鄭樵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閻按〕〔陸佃傳〕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前一夕進藁孫游渭南集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邇英殿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哲宗又嘗申命之講義果始農師矣〔方樸山云〕農師自是學者雖爲王氏學而猶勝程門

以姦言進經幄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爲姦言以罔上〔全云〕時袁正肅公蒙齋言其鄉袞老當歸政于是小人有講進退存亡之說而巧留之者〔元圻案〕〔眞西山集有得聖語申省狀曰〕某奏昨來權臣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爲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爲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

書亡秦誓　詩亡魯頌　禮亡魯郊禘秦僭時　樂亡肆夏雍徹

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案〕史記六國表序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何云〕秦誓魯頌孔子存之于經安得謂詩書由此而亡哉魯頌猶可曰孔子魯臣不容不存若秦則何所回互是未可輕於立論〔全云〕存於經者正以見詩書之由此而亡

三年通一經

法言寡見篇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困學紀聞注卷八

天去地道里
七衡六閒相去
二至二分相距
南北東西
西隅相去
晷儀一寸差千里
天門地戶
二十八宿相距
天行里數

困學紀聞注卷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天道

三五曆紀〔案〕〔唐書藝文志雜史類〕徐整三五曆紀二卷天去地九萬里見藝文類聚一淮南
子天文訓以爲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
天周天上今本有故字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本文有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句不宜漏引
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
千五百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洛書甄曜度無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十二字孝經援神契周
天七衡六閒相去萬九千里太平御覽無里字八百三十三
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
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據周髀疑脫一百字里見太平御
覽一〔周髀算經〕七衡周而六閒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君卿注節六月者從冬至至夏至日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爲半歲六月節者謂中氣也不盡其日也〔又曰〕是故一衡之閒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卽爲百步君卿注此數夏至冬至相去十一萬九千里以六閒除之得矣法與餘分皆半之〔又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周髀音義〕七衡者七規也謂規爲衡者取其衡運則生規規者正圓之謂也六閒兩衡相去之閒也
關令內傳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
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
地四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
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見太平御覽二論衡說日篇天行
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
餘里靈憲後漢張衡撰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
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後漢天
文志注〕引張衡靈憲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鉤股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與此文不同王氏所引蓋據太平御覽周髀天離地八萬里冬至
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周禮疏
按考靈曜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
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
無上地戶無下〔周髀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極廣長南北二億
三萬一千今本周禮疏作三千引括地象亦云三千〔周髀注〕五百里東西二億三
萬三千里〔周髀注〕引作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廣雅釋天天圜南北二億三
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
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
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
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
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
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
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閒相距積百七萬
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
以上皆周禮大司徒職正義所引之文〔廣雅〕天圜作天圜闊又案天圜闊至天高等一段言天度也東方七宿以下言宿度也天度云當作宿度云王氏引正義而未正其誤月
令正義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
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何云〕句讀未詳〔程易田云〕某分里之某句讀甚明白而義門云句讀未詳蓋不知古人紀數命分之句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
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
千里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
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遊之
極謂之四表〔周髀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據
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
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
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安定胡先生周易口義云南
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
如依杵此天形也〔晉書天文志上〕吳時中常侍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覆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一晝一夜
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
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有一

水浮天載
地水輪風輪
虛空
剛風大氣

天起牽牛
地起畢昴
日月權輿
星紀

萬二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安定之說周易義海撮要朱子語錄釋天行健取之〔元史〕〔伯璿論天地云〕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豈一時計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致堂胡氏讀史管見謂天雖對地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爲〔何云〕閣校地下無爲字有方所可議之比也〔元圻案〕〔隋書經籍志雜傳類〕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晉書天文志上〕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案隋志天文類首列周髀一卷趙嬰注又一卷甄鸞重述是書內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爲股其影爲勾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勾股之鼻祖舊本題云漢趙君卿注其自敘稱爽蓋即君卿之名然則隋志之趙嬰殆即趙爽之訛歟〔又小學類廣雅十卷〕魏張揖撰揖字稚讓清河人太和中官博士其書因爾雅舊目博採漢儒箋注及三蒼說文諸書以增廣之於揚雄方言亦備載無遺隋祕書學士曹憲爲之音釋避煬帝諱改名博雅故至今二名並稱實一書也〔宋王偁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以布衣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見周禮大司徒疏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原注〕爾雅注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元圻案〕尸子說見太平御覽三十七郭璞注見釋天〔邵氏正義曰〕左傳疏引孫炎云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也故謂之星紀郭注本孫炎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於十有二辰終而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漢書律歷志云〕斗綱之端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

楊倞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元圻案〕楊倞注見荀子不苟篇張湛注見列子天瑞篇〔陳振孫曰〕楊倞唐大理評事張湛字處度晉光祿勳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案〕葛洪釋渾天亦引此三句又曰地太虛之中大氣舉之皆見晉書天文志上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爲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名洪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案〕〔抱朴子〕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有剛風世界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元圻案〕〔魏鶴山師友雅言〕黃帝書云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又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運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云〕地乘氣載水氣無涯水亦無涯水亦氣也二程與康節論及六合之外以爲惟聞之周茂叔者恐是此〔文苑英華八百六十四〕顧況廣陵白沙大雲寺碑曰地輪依水水輪依火火輪依風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佛體也變佛體爲金色界地輪是也金色界中有香水海水輪是也香水海中有光明藏火輪是也復有寶林香花瀰漫周遍佛土風輪是也〔四庫全書總目道家類〕抱朴子內外篇八卷晉葛洪撰抱朴子者洪所自號因以名書內篇論神仙吐納符籙剋治之術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

天有四和
四極

日月徑千
里大星徑百
里
魯勝正天
論

二十八宿
度分
斗有餘分
星度紀赤
道
黃道度有
斜直
步歲主冬
至十建
歲文從步
從戌
劉向五紀
論日郤
赤道天度
黃道日度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币於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元圻案〕〔周髀注〕四和者謂之極子午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草木蕃庶故曰四和

白虎通日月篇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見太平御覽七晉魯勝正天論謂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元圻案〕〔晉書隱逸傳〕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著正天論云云〔徐整長曆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顏氏家訓歸心篇曰〕一星之徑大者百里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曆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爲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續漢志〔全云〕司馬彪作斗二十六〔原注〕四分退二○〔案〕後漢書作四分退一晉志斗二十六〔原注〕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餘分唐一行大衍曆議謂太初曆今赤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爲度不與日月行同見後漢書律曆志而沈存中〔全云〕長與沈括○夢溪筆談八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

太初曆四分法日星歲差不同斗建不常在寅卯言歲差有過不及

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同。同閣本作等誤 蔡伯靜名淵西山先生長子朱子門人亦謂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月令正義引赤道度。其以是歟。〔原注〕〔淮南子天文訓〕箕十一四分一與漢晉志不同○〔元圻案〕〔前漢律曆志〕二十八宿之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本不載四分度之一故正義亦不載〔後漢律曆志〕斗二十四牛七女十一虛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氐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東方七十七度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與前志不同晉書律曆志從後志〔沈括夢溪筆談七〕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指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宋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古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曆起於此也〔唐書律曆志〕僧一行日度議曰四分法雖疏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疏密立晷儀下刻漏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　劉向總六曆別是非作五紀論〔後漢律曆志〕賈逵論云其斗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卻案黃道值牽牛出赤道南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爲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同道而以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周髀算經〕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於二十九日三十日間日行天七十二周月行天千一十六周及合乎建星〔山堂考索曰〕赤道天度也黃道日度也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是也〔書錄解題正史類〕後漢志三十卷晉祕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蔚宗本書未嘗有志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爲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乾興初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補闕而不著其爲彪書也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肇國史補。〔案〕今本國史補三卷中無此條 裴胄問董生云。正觀貞觀作正觀避宋諱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武帝三十七年改元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歷甲申。崇天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原注〕每年不及者一分差 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卽今斗星。見後漢律曆志 太初曆

蓋天渾儀　渾儀法要　周髀家言　天笠天　天象　裹地五道　日行爲赤　朱規　遊　劉智正曆

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上新曆表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請改元嘉曆疏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晉姜岌以月蝕。〔案〕宋書志南齊書祖沖之傳月蝕下俱有檢日二字當補入 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以上見宋書曆志下 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元圻案〕〔前漢書律曆志注〕晉灼曰賈逵論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曆皆在建星建星卽斗星也太初曆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夢溪筆談七〕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山堂考索曰〕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劆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沖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朱子語類曰〕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週天必差過一度日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天只管差過故曆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明王可大象緯新編曰〕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十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至晉虞喜始知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不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密〔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歐陽脩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晁氏讀書後志兵類〕武經總要四十卷曾公亮丁度撰康定中朝廷恐羣師昧古今之學命公亮采古兵法及本朝計謀方略凡五年奏御制度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宋書何承天傳〕承天官廷尉攺定元嘉曆〔南齊書祖沖之傳〕字文遠范陽薊人也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尙疏乃更造新法永明中還長水校尉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劉智謂黃帝爲蓋天。顓頊造渾儀。見隋書天文志 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見晉書天文志 而本朝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爲伏羲立渾儀。未詳所出。〔元圻案〕〔北史藝術傳〕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蓋器測影而造渾器量天而作渾天覆觀云云〔晉書天文志〕蔡邕謂周髀者卽蓋天之說也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又曰〕順帝時張衡制渾象至吳王蕃依其

星官書始黃帝　黃帝立官占天　刻景長短　張淵觀星賦　大象賦言星　少微為士大夫　畢為罕車　附耳動主讒　進賢主舉逸才　卷舌知佞讒　靈憲渾天賦

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　〔開元占經〕晉劉智論天曰或問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蓋天以天象笠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為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以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入以為晦明二說其誰得之劉智曰昔者聖王治歷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為中而朱規為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晝為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星宿之進退為術乃密　〔宋書天文志〕徐爰曰王蕃云渾儀羲和氏之舊器　〔晉書劉寔傳〕寔弟智字子房以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唐書藝文志〕劉智正歷四卷薛夏訓　〔夢溪筆談七〕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　〔玉海四〕至道中韓顯符上渾儀法要十卷序伏羲立渾儀云云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鬬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案〕宋羅泌路史引此文日月上有正字文義較明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隋志云爾鬬苞似是人名氏當攷〔全云〕河圖鬬苞恐是緯書名曰故曰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　〔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鬬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鬬苞與鬼臾蓲等並稱五官其為人名氏可知或曰闓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闓為鬬也　〔元圻案〕孫子荊為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河圖闓苞受曰帝感蒼帝出應期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原注〕此語蓋出於方氏禮記解

觀象賦後魏張淵撰〔原注〕見後魏書初學記一云宋張鏡非也〔方樸山云〕唐人避諱耳○〔元圻案〕〔魏書藝術傳〕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嘗著觀象賦其辭載本傳賦敘略曰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闇闇晨鼓而簫瑟流火夕曛以摧頹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遂援管而為賦　〔北史藝術傳〕作張深文選謝莊月賦注引之作張泉蓋皆避唐高祖諱

大象賦唐志藝文志天文家謂黃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風之父也今本題楊炯撰畢懷亮注館閣書目題張衡撰李淳風注薛士龍書其後曰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能致之之閣本作諸蘭臺〔薛集〕蘭臺上有芸閣二字坐臥渾儀之下其所論著何止此耶愚觀賦之末曰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恥附耳以求達方卷舌以幽居則為李播撰無疑矣播仕隋高祖時棄官為道士時未有隋志非旁覽不及也張衡著靈憲楊炯作渾天賦見唐文粹

丹元子步天歌　五星房箕東井三聚　恆星不見星隕　月星齒齔畢星　趙尹皋傳大數　客星入太微入斗

四

後人因以此賦附之非也〔元圻案〕〔李播大象賦曰〕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然附耳矜其詔諛〔又曰〕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彰處士之懿〔又曰〕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　〔史記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索隱宋均云隋謂垂下也　〔天官書又曰〕畢為罕車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　〔晉書天文志〕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卷舌一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舌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　〔唐書方伎傳〕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以論撰自見　〔蕭山王宗炎曰〕卷舌列天讒之表是臚賦列星其末云有少微之養寂無進賢之見譽參器府之樂肆掌貫索之刑書恥附耳之求達方卷舌以幽居且扃扉而絕駟奈臨河而羨魚則其自敘生平蓋嘗官協律及典獄之職者　薛士龍季宣書大象賦後文見浪語集二十七原文似多脫誤

步天歌唐志藝文志天文家謂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喬令來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頌五行吟總為一卷鄭漁仲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王希明纂漢晉志釋之然則王希明丹元子蓋二人也〔元圻案〕〔鄭樵六經奧論〕天文總辨曰步天歌唐書以為王希明作而實非也隋有丹元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王希明則引漢晉二志以釋之是書一出漢晉二志號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盡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志徒有星形而遠近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則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知休祥而深知休祥者　〔讀書志曰〕或云王希明自號丹元子書錄解題載肆斯歌一卷青蘿山布衣王希明撰不知何人又似未嘗官拾遺供奉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將伐殷聚房齊桓將霸聚箕漢高入秦聚東井周漢以王齊以霸見天文志襄陵許氏名翰字崧老謂恆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晉文之祥也桓將興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全云〕果爾則天固不以為祥也　〔元圻案〕許氏之說呂本中春秋集解取之注已見卷六第十七頁

後漢永建初永建順帝初元李郃上書曰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齔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如史所言〔原注〕天文志注李氏家書按太史公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趙尹皋又謂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尹史即尹皋閣本脫下尹字也其占驗僅見於此趙世家不

星家甘石巫咸

傅說騎箕尾主女巫傅說星非商臣

天剛君堅

載。〔何云〕五條以抄本補　〔元圻案〕〔史記趙世家〕無公子牙攷世家武靈王立五國相王趙獨否令國人謂己曰君二十七年立王子何以爲王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今稱趙君其卽武靈歟然則公子牙或卽公子章之誤也　〔後漢書天文志注〕古今注永建元年二月甲午客星入太微五月甲子月入斗李氏家書曰時天有變氣李郃上書諫云云〔案〕〔袁宏後漢紀〕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不得有上書事蓋家書傅會之說　〔後漢書方術傳〕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北鄉侯立復爲司徒郃子固已見前傳　郃累有上書事本傳亦不容不載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案〕〔天官書集解〕徐廣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正義曰七錄云戰國時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也　太史公天官書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書序文　又曰在太戊巫咸乂王家。君奭孔安國云巫氏也。注　馬融謂殷之巫也。〔集證〕陸氏釋文馬融云巫男巫名咸殷之巫也　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俱或乂序正義文　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爲正。〔原注〕〔史記正義〕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西海隅上有巫咸巫賢冢幷識之以廣異聞〔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之醫此又一巫咸也　〔全云〕周以前巫官非細職蓋重黎之流周以後始賤之　〔集證〕郭璞賦載藝文類聚地部　〔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巫咸五星占一卷　〔日知錄〕據尚書及孔傳則巫咸之爲商賢相明矣而後之言天官者宗焉言卜筮者宗焉言巫鬼者宗焉言天官則史記所載殷商巫咸是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咸作筮是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祒曰來楚詞離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史記所云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祥故云然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又其死而爲神則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

莊子大宗師言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有云傅說奉中闈之祠。〔案〕〔李播大象賦〕天江爲太陰之主傅說奉中闈之祠　注云傅說一星在尾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今本云苗爲注　說爲商良相。豈爲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祀哉。此天官之難明者也。〔何云〕祠傅說可對奉姜嫄　〔全云〕此猶近世以張仲爲司命而主科名之說也　〔通志天文略〕傅說一星在尾後河中讙按傅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祀求子之事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婆神此傅說之義也偶商之傅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傅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

春秋繁露云天地之行篇　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丁鴻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此。〔元圻案〕〔後漢書丁鴻傳〕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肅宗詔鴻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和帝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其辭具載本傳書奏帝以鴻爲太尉兼衞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正陽之朔

月二十三食而既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案〕〔哲宗紀〕在元祐九年三月是年改元紹聖　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在元符三年四月朔哲宗之十五年也　此皆有陰慝見於祲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神宗十一年戊午改元元豐　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神宗十一年戊午至哲宗元祐七年壬申　凡十五年　而復既。則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元圻案〕〔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字彥霖大明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司馬光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於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月食之疏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九星天蓬天芮等

九魁六神

北斗七星

外有輔弼

北斗九星

相距

杓端兩星爲矛盾

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閻按〕冰當作砅砅古厲字　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楚辭劉向七歎云訊九魁〔原注〕音祈　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王逸注　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洪興祖補注　〔案〕〔宋史天文志〕輔星在第六星左弼星在第七星右　與素問注不同。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義引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廣雅樞　一曰　第二旋。星經作璇　〔晉書天文志〕二曰天璇　第三機。星經晉志俱作璣　第四權。第五衡。晉志五曰玉衡　第六開陽。星經作闓陽　第七搖光。星經作瑤光　搖光則招搖也。淮南子時則訓注。招搖斗建也。楚辭補注以招搖在七星之外。恐誤。〔原注〕〔徐整長曆〕曰　北斗七星間相

風雲皆陰陽互根　經緯星陰陽互根　天地各具陰陽　孔毅父星說倣天問　莊子天運篇簡妙　傅元擬天問　黃姑河鼓織女

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閻案〕王砯見杜詩卽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一首也砯肅宗寶應時人自號啓元子首註素問八十一篇者精於醫〔唐人物志云〕王砯仕至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近杜注都遺此〔素問太始天元冊問〕有九星之言元板作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又從標而爲始下元板缺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八字多所謂九星者此也七字〇〔元圻案〕〔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十六〕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眞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道德稍衰云云今猶用焉　此條改懸朗作垂明避宋諱也　〔四庫全書總目醫家類〕黃帝素問二十四卷唐王砯註漢志載黃帝內經十八篇無素問之名後漢張機傷寒論引之始稱素問〔晉皇甫謐甲乙經序〕稱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內經與漢志十八篇之數合冰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參軍晁公武讀書志作王砯杜甫集有贈重表姪王砯詩亦復相合然唐宋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甫詩而誤　〔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用昏建者杓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注〕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石氏星經〕招搖星在梗河北入氐二度去北辰四十一度據此則洪氏以招搖在七星之外寶有所本　〔錢氏養新錄十七〕按說文無鬿字當爲魁之訛右書斗爲斤與斤相似因誤爲鬿並讀如祈音失其義矣北斗九星魁居其首故有九魁之稱

王介甫云雲陰中之陽風陽中之陰朱文公語類云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元圻案〕素問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漢天文志〕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埤雅〕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蓋祖荊公之說〔周禮大宗伯疏〕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云云

顏之推歸心篇〔顏氏家訓之第十六篇〕孔毅父〔全云武仲〕星說亦倣屈子天問之意然天問不若莊子天運之篇妙巫咸招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原注〕傅元擬天問見太平御覽〔元圻案〕〔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之謂上皇〔書錄解題〕清江三孔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先聖四十八世孫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四庫書著錄〕柳宗元天對見本集　毅父平仲之字全注誤

古詩黃姑織女時相見之句此所云黃姑卽河鼓也吳音訛而然〔此條乃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方樸山云〕李義山自注其詩引古詩云王姑阿母時相見〔全云〕黃姑星牽牛星之別名爾雅以河鼓星爲牽牛非是〔集證〕〔藝文類聚〕載古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識〕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莫能定〔荊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則又以織女爲黃姑何耶〔又歲時記〕又以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又謂之星紀〔又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眞女其說皆不一〔案〕〔爾雅釋天〕星紀斗牽牛也〔又曰〕河鼓謂之牽牛〔邵氏正義曰〕此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也然則爾雅蓋謂河鼓亦名牽牛非以河鼓爲卽星紀之牽牛謝山於此似未詳攷〔石氏星經〕織女三星河鼓三星圖皆作鼎足形或以河鼓爲織女蓋因星象之似而誤以河鼓爲牽牛蓋因不詳審爾雅而誤河鼓黃姑語之轉耳

善風怒風　小祝寧風旱　昌黎以旱訟風伯　五色雲爲咎徵　臚唱時五色雲見　月落參橫景未真　王及甫天經　星始晨伏戌　星正午中未　堯典中星擧四時　月令中星擧十二時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集證〕御覽善作喜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原注〕見御覽〔案〕埤雅引之長作暢兩風字俱作氣　周官小祝寧風旱春官之屬漢代田之法能風與旱此昌黎所以訟風伯也〔元圻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漢書食貨志〕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曰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韓文公訟風伯曰〕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太平御覽以五色雲列於咎徵宋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而徐羨之廢帝〔集證〕〔宋書符瑞志〕少帝卽位景平元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御覽八百七十七咎徵部〕五色雲引宋書曰前廢帝景平元年有雲五色如錦其年五月司空徐羨之廢帝爲滎陽王韓魏公五色雲見之事不見於國史疑家傳之增飾也〔何云〕此條從閻氏所得抄本增〔元圻案〕〔晁氏讀書志〕韓魏公家傳十卷韓忠彥撰錄其父琦平生行事　家傳曰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有五色雲見　是年第一人王堯臣

龍城錄月落參橫之語容齋隨筆辨其誤然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忘寢與餐〔何本作飧〇見太平御覽四百十〕龍城錄語本此而未嘗考參星見之時也〔何云〕元本龍城一條不連刻前空三行〔全云〕龍城錄託名柳子厚作〔集證〕〔書錄解題〕龍城錄一卷柳宗元撰龍城謂柳州也羅浮梅花夢事出其中唐志無此書蓋依託也〔容齋隨筆十〕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于丁至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浮動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考之蓋初秋所作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閻按〕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庚辰王及甫上〔閻按〕及甫同州進士朱文公謂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元圻案〕〔書錄解題曆象類〕天經十九卷同州進士王及甫撰進不知何人〔玉海三十五〕詔秘省勘詳其人洞曉星曆令與特奏召試〔朱子答蔡伯靜書云〕天經論撰甚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堯典擧四時之正以午爲中月令擧十二時之正以未爲中〔原注〕以火星論之以午爲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爲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蟄者畢諸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於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及

星至申為流　七月流火　定之方中　堯典月令星差

班史分七曜為二志

星出辰沒戌　三辰五辰十二辰　稱辰無定義　今日今辰之別

月令中星舉弧建　東井東壁名義　南箕北斗名義

王景崇袞冕壓星變

四分之一〇〔元圻案〕此條正文及注皆取鄭樵六經奧論中星辨之文朱子說則王氏所續〔鄭氏中星辨云〕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者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於未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者謂之中有中於未者謂之中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四時故以午為中若以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於未焉故以未為中且以火星論之維其以午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維其以未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維其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維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蟄者畢不特火星為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火伏見之始終則以未為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後魏天象志序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元圻案〕〔班孟堅敘傳曰〕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降應王政景以燭形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作五行志其後後漢晉宋隋唐諸書皆因之〔北史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衆口讙然號為穢史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元圻案〕〔夢溪筆談七〕事以辰名者為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為晨謂之日始出之時也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原注〕月令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原注〕詩正義〔何云〕四方唯不言西〇〔元圻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正義曰〕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星中建星中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其中也〔史記天官書〕南斗為廟其北建星〔高誘曰〕弧九星近井建六星在斗上〔皇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小雅大東正義〕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

唐天文志咸通懿宗年號中熒惑鎮唐志作鎮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兗冕軍府稱臣以厭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謂人妖何以弭變

二儺攘日星之氣

唐以浚儀岳臺測景　周禮日景　測地中法　古測景在陽城

顓頊曆元起甲寅　秦顓曆起乙卯　漢太初曆起丁丑　漢武改年　太初應曆　史記曆術甲子篇

月令凡二儺月令作難釋文乃多反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注以上皆鄭然則民之疾係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民莫不壽考且寧儺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元圻案〕季春之月正義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右行〔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仲秋之月正義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大陵既是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曰〕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

唐天文志一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求〔全云〕敏東京記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主遙事霍山神築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元圻案〕〔唐書天文志一〕一行作大衍歷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地中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謂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穎州陽城是也〔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中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五代時王朴奏進欽天曆表云〕古之植圭於陽城者以其近洛故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國北距橫野軍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皇家建國定都于梁今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玉海百六十二〕浚儀祥符二年改祥符〔爾雅釋山〕霍山為南嶽郭注即天柱山〔漢書地理志〕廬江郡灊縣天柱山在南〔書錄解題地理類〕東京記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次道撰

## 曆數

太初曆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見漢書律曆志〔案〕〔爾雅釋天〕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康注此為甲寅之歲〔易緯是類謀云〕攝提招紀〔鄭注云〕攝提招紀天元甲寅之歲甲寅自古以為起曆之元故爾雅紀歲名不始於子而始於寅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大衍

劉歆三統曆

四分曆庚申元　甲寅曆效於孔子時　孔子修殷曆殷曆不與交會應十二公正朔不皆子　漢存黃帝等六曆

曆議二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爾雅）釋天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名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原注）其說可以補解題之遺（全云）原注九字是正文（集證）大衍曆議載唐曆志漢藝文志考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蔡邕論曰顓帝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〇（元圻案）（章俊卿山堂考索曰）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考之通鑑編年與宗訢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故武帝特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令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公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曆術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曆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曆以甲寅爲元故漢曆亦以顓帝之元爲元也（又曰）漢太初曆元起丁丑秦顓帝曆起乙卯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曆書曰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旦冬至而爲起曆之元故命之曰以甲寅云爾未必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曆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顓帝歷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曆術甲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曆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曆譜附入太史公曆術也　（大事紀注）見卷六

大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案）（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春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曆　庚申元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大衍曆中氣議見唐曆志　按漢志魯釐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冬至殷曆以爲壬子見漢書律曆志（大衍曆議）僖公五年周曆漢曆唐曆皆以辛亥南至　隋志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日冬至見隋書律曆志　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劉洪說見後漢律曆志　即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案）（晉律曆志曰）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命曆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　（唐一行日度議曰）命曆序以爲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　春秋分記宋眉山程公說伯剛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莊閔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元圻案）（後漢書律曆志注）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洪善算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春秋分記注）見卷六第四十頁（孔穎達曰）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

小曆大曆　符天曆調元曆　王朴欽天曆　羅計二隱曜立成曆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蔿七曜符天曆一云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爲曆元雨水爲歲首世謂之小曆行於民間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符天之學爲欽天曆（集證）（五代史司天考）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祇行於民間而馬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又王朴傳）周顯德二年詔王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流俗之學以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〇（元圻案）（書錄解題曆象類）羅計二隱曜立成曆一卷稱大中大夫曹士蔿亦莫知何人但云起元和元年入曆

曆右移律左轉

劉貺曰曆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元圻案）（劉貺大樂令壁記上）杜夔漢世之樂郎不識旋宮之義荀勖晉朝之博識莫知古律之則曆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律以曆合氣以錯行金奏隨律而變宮以宣地籟發歌與曆而改調以應天氣歌奏相命所以合天地之情也（唐書劉知幾傳）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

曆以差改以驗用　宋乾道曆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下云）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驗者也　見後漢律曆志　李文簡燾（何云）以爲至論（閻按）（李燾傳）乾道四年新曆成燾引劉洪此論於疏乞申飭曆官討論（無名氏宋史全文）孝宗乾道四年八月行乾道曆禮部郎李燾言曆久必差自當改法曆家精微莫如大衍大衍行於世亦不過三四十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抑嘗聞曆不差不改云云此劉洪要言至論也

蓂莢爲曆草

蓂莢謂之曆草（案）（述異記）堯爲仁君曆草生階　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

蓂爲帝成曆　朱草合朔　梧桐知閏

伯陽京虞納甲法　漢上沈括論納甲　九天九地

蓂生於庭。爲帝成曆。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原注〕唐律賦有朱草合朔○〔宋書符瑞志〕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 〔尙書中候〕堯即位七十載朱草生郊 古有二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注謂一葉爲一月。有閏十三葉。〔原注〕〔平園表〕用梧桐之葉十三 〔閻按〕平園周必大號〔集證〕〔漢志學家〕田俅子三篇 〔宋吳淑事類賦注〕遁甲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注〕梧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參同契〔全云〕魏伯陽作 借以寓行持進退之候。〔案〕〔朱子答袁機仲書曰〕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說甚詳亦自有理 〔京房易傳〕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佼易立節 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丹鉛錄〕引此作月滅乙癸案參同契曰壬癸配甲乙乾坤括終始則乙下當有癸字 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己。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朱震漢上易納甲圖說 虞與魏伯陽皆會稽人。其傳蓋有所自。〔全云〕魏伯陽居上虞虞仲翔居餘姚然考仲翔所說易學本於孟喜其初立易注奏曰臣高祖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平輿令成述其業祖鳳爲之最密臣父日南太守歆受有舊書則仲翔之淵源遠矣京房之師焦延壽亦傳孟喜之學者也今以時代考之伯陽蓋與仲翔祖相輩行 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庚戊丙三者得於乾。辛己丁三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數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說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全云〕河圖玉版已有納甲之說 〔又云〕納甲之法不盡同如揚雄葛洪所言又異於京房 〔集證〕〔魏伯陽參同契聖人上觀章〕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元圻案〕〔夢溪筆談七〕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序然亦胎育之理也

五運六氣　應天地五六天地之中合　六氣配六神　氣運於旱潦難通

十二相屬　論衡十二禽龍馬牛犬蛇義爲合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左氏昭元年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杜注〕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降生五味。郎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全云〕天五地六見於大易天地五見於國語故漢志云五六天地之中合然左氏之說又與素問微不同 楊退修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砅。然遷變行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集證〕〔沈括筆談〕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也○〔元圻案〕筆談七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也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靑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靑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中央太陰土爲勾陳勾陳之配則脾也 〔程氏遺書十九〕楊遵道錄伊川語曰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卻總是其問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卻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 遺書作十日一風五日一雨恐是坊本之誤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爲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反居寅。雞爲鳥屬。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卯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爲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爲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案〕蔡邕月令問答會作禽當從之 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

鴻荒年數
十紀說荘
誕
長含經言
渾淪以前
經世書言
開闢後
疑年譜主
厲王以前
年略譜起
共和
堯年起甲
辰未確
史記世年
表之別

十一星推
人命

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雞爲木羊爲火牛爲土犬爲金豕爲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見孟春之月食麥與羊正義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閻按〕獨不及辰之禽龍〔集證〕論衡言毒篇辰爲龍巳爲蛇說文巳部亦謂巳爲蛇象形〔集證〕〔論衡物勢篇〕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亥水也其禽豕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酉雞也卯兔也申猴也又〔按乾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鄭注〕云表者人體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出於陽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是丑爲牛之證〔史記陳世家〕周太史筮敬仲完卦得觀之否云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爲羊巽爲女女乘羊故爲姜是未爲羊之證〔九家易注〕說卦曰犬近奎星蓋戌宿值奎也是戌爲犬之證〔易林〕坤之震亦云三年生狗以成戌母○〔元圻案〕〔唐彥遠法書要錄〕曰梁庾元威論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遣韋仲將定爲九十一種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內有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書蛇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也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閻按〕瀛國公在位二年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致堂讀史管見云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案〕此說本緯書元命包乾鑿度見後漢書律曆志分爲十紀蓋荘誕之說劉道原恕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衆說不同三統曆次夏商西周與汲冢紀年及商曆差異況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作張孝祥于湖集序云渾淪以前其略見於釋氏之長含經〔何云〕此姚秦時妖僧妄造其可據乎宏詞人之陋如此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集證〕〔廣雅釋天〕天地闢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循蜚因提禪通疏仡○〔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雜年號附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卽與春秋相接矣先儒敘庖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爲信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爲年略譜〔隋書經籍志〕佛經總說姚萇時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含經及四分曆〔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宋邵子撰其書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起於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凡興亡治亂之迹皆以卦象推之〔國朝王氏鳴盛曰〕王氏知諸家說開闢之年爲荘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荘誕乎近儒史學唯萬斯同季野善於稽覈識見獨精所譔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始今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附益也〔案〕司馬子長作史記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共和以後始爲年表爲千古特識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順宗年號在位止一年都利術士李彌乾〔原注〕聿斯經本梵書○〔案〕宋劉熙古作續聿斯經一卷程子謂三命是律五星是曆晁氏謂洊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五星之術其來尚矣〔何云〕此推步非占驗也〔集證〕〔唐藝文志曆算類〕都利聿斯經二卷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丹鉛錄〕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陽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曆觀性以曆

三命二星

定之方中
擇地之法
我辰安在
論命
子商見姓
有五音
吉日庚午
擇日

晝夜漏刻
百刻十二
時六十分

三不能比
兩
捐悶四維
數術記遺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案〕〔周書曰〕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地之便〔鼂錯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古人之擇地如此而已我辰安在小弁論命之說也以上引真西山送吳正叟序文語傳云不利子商哀九年左傳則見姓之有五音詩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全云〕楚宮公劉二詩蓋古人建都卜宅以求陰陽之和而非葬經之可藉口我辰安在豈是論命姓有五音古人有此說亦不足據維戊庚午特以內外事分剛柔亦非擇日也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晉高祖己亥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何云〕十二時占九十六刻餘四刻破爲二百二十四分故各得八刻二十分也一時凡五百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閻按〕〔五代史馬重績傳〕正有八刻二字則王氏所見本不如今本矣○〔元圻案〕〔明史天文志〕西洋之說命日爲九十六刻使每時得八刻無奇零以之布算置器甚便也〔書錄解題正史類〕新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其爲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爲世訓又典故類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四庫書著錄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捐悶者周公作先希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捐悶是奇兩之術以上皆甄鸞注文御

太元經本老子太元經新論俱有二

潛虛法太元皆心學中爲心體元虛見天地之心

覽引藝經作悁悶。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四維。〔集證〕〔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五〕引藝經曰悁悶者先悶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爲來入乏宮王孫畫下乃造黃鐘犬往就馬非類相從羊奔蛇穴牛入雞龍四維者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圈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豬鄉鼠入虎爐○〔元圻案〕〔數術記遺曰〕於太山見劉會稽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見有隱者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數術記遺一卷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岳東萊人晉書律曆志所稱吳闞澤受劉洪乾象曆於東萊徐岳者是也隋志具列岳及鸞九章算經七曜術算等目而獨無此書之名至唐志始著於錄〔甄鸞別注云〕劉洪付乾象於東萊徐岳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元。揚子謂之太元。〔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揚雄作元書以爲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伏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太元與此所引不同

石林謂太元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此老子第四十二章之文河上公以此爲道化章〕三之爲九。故九而九之爲八十一章。〔老子上篇三十七章下篇四十四章共八十一章〕太元以一元爲三方。自是爲九。而積之爲八十一首。〔原注〕〔金樓子云〕揚雄有太元經楊泉有太元經○〔元圻案〕〔張衡傳注〕桓譚新論曰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金樓子雜記篇下〕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楊子太元經十四卷晉徵士楊泉撰

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案〕〔程子讀太元中首曰〕中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揚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 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元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元其見天地之心乎。〔見觀物外篇〕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何云〕附會 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潛虛是五行爲本五五相乘爲二十五兩之爲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玉海三十六〕張行成爲潛虛衍義十六卷〔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載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行成字文饒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

氣候十二日一代小榆中榆中氣極氣

治曆有積算差驗

曆元卦氣所起同豳詩十月言改歲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子。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今本靜或作盡〕十二大寒之陰。〔閻按〕有十二大寒終句不宜漏 注云。陰陽之數日辰之名。盤洲。〔閻按〕盤洲洪适號 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閏。蓋出於此。〔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法家類〕管子二十四卷舊本題管仲撰〔劉恕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其注舊題房元齡撰據晁氏讀書志蓋尹知章作也〔幼官篇曰〕春夏秋冬氣十二日一代春秋各八冬夏各七通一歲三百六十日春秋候平氣中冬夏候極氣終而始中氣常贏極氣常短〔周益公平園續集〕洪文惠神道碑曰公諱适字景伯初名造字伯溫一字景溫鄱陽人相孝宗謚文惠罷相後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自越歸得負郭地百畝因列岫雙溪之勝復置臺榭引水流觴種花藝竹名曰盤洲有盤洲集一百卷

國史志云。曆爲算本。治曆之善。積算遠。其驗難。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算近。其驗易。而差亦速。曆元起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豳詩於十月曰爲改歲。周以十一月爲正。蓋本此。〔原注〕曰爲改歲用周正何以卒歲乃夏正

困學紀聞注卷九

地志不必
及人物
明一統志
誇多
杜君卿言
地理四事
李宏憲斥
地理通弊
宋儒言志
主人物
四至八到

禹受地記
崐崙之高
侑槃水出
崦嵫
醴泉瑤池
禹本紀古
國書
赤縣神州
八極裨海
大瀛海
中國八十
一分之一
秦略取諸
地

管子以水
道言民
風俗繫水
土情欲
山東兵強
由水土
蕭何收圖
書知阸塞

輿圖計里
畫方
二寸爲千
里
禹貢地域
圖六體

禹釃二渠
引河
漯川爲二
渠之一
勃海碣石
河從頓邱
入勃海
海旁出爲
勃
旁跌合聲
爲勃
虖沱河徒
駭河

# 困學紀聞注卷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地理〔何本載閻云〕萬斯同季野嘗謂余云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予甚駭其說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足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閭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泛濫令人厭觀乃悟著書自有體要苟其人其事無關地理不容闌入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譔述如此若南軒論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此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於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又云〕地理東至某地若干里南至某地若干里西至某地若干里北至某地若干里謂之四至東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南到某地若干里西北到某地若干里東北到某地若干里謂之八到惟杜氏通典係刻本宛然具存若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繕寫本多譌或原有不備者矣〔又云〕古書中言地理者舉東可以該南舉西可以該北非若東之與西南之與北截然不相通也知此乃觸處無疑　〔何云〕通典舉四至郡縣志詳八到寰宇記仍李宏憲之例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集證玉海五十七〕三禮義宗明天地歲祭義引禹受地記云崐崙東南五千里之地謂之神州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云侑槃之水出崦嵫之山〔史記大宛傳〕禹本紀言河出崐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崐崙者乎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按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崐崙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

鹽鐵論論鄒篇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絕陵陸不通〔案〕〔論鄒篇〕以九字斷句下云川谷阻絕陵陸不通此所引有脫文乃爲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秦皇窮兵胡越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如此〔元圻案〕〔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曰〕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

管子水地篇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案〕閣本無齊字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人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土之風氣也〔案〕〔漢書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杜牧罪言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唐書作十二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何本載閻云〕自周官職方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及地圖圖於地理爲尤切矣班固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故蕭何入咸陽收丞相御史圖書藏之帝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得此圖書也〔晉裴秀曰〕周秦地圖祕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今亦不可得見矣見者元道士朱思本輿圖所謂蓋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者明人轉相增竄各以己圖漸失其本真獨計里畫方之法猶遵若玉律懸謂亦自唐賈耽來也舊唐書云其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隋宇文愷曰裴秀輿圖以二寸爲千里　〔何云〕〔元稹集〕有進西北地圖文字朱子集書牘中亦有之〇〔元圻案〕〔唐書杜佑傳〕佑子式方式方子牧牧字牧之善屬文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三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陋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所以兵常當天下〔晉書裴秀傳〕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其序曰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形所以校夷險之故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閻氏〕引裴秀語漢氏下當依本文增輿圖二字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釃二渠以引其河一貝邱一漯川見河渠書溝洫志李垂導河書曰東爲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邱者乃今王莽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漯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晁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閻按〕兗州之漯即禹廝二渠之一渠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漢書作揭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討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武帝七年改元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

哉。〔閻按〕齊都賦海旁出爲勃不獨今天津衞之海名勃碣石之海亦名勃或曰抑別有證乎余曰莫妙乎太史公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班固增其文曰尾沒於勃海碣石益明顯矣〔程易田云〕〔史記高祖本紀〕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勃名曰勃海郡余謂勃蓋旁跌合聲緩讀旁跌急讀則勃也此人口中自然之聲初無義有聲而後義具也〔集證〕〔玉海二十二〕祥符四年開滑州減水河五年秘閣校理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幷圖書目一卷考古揆今欲復河之故道又有導河形勝計功畢功圖今缺〇〔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下〕右北平郡驪城注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溝洫志禹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注臣瓚以爲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欽定前漢書考證〕臣召南按尚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固用之本無差訛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移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入勃海則史記于宣房既築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瓚說非是此說足以釋厚齋之疑〔東都事略李垂傳〕垂字舜工聊城人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惡之罷知亳州〔又文藝傳〕晁補之字无咎宗愨之曾孫也有雞肋集一百卷

鳥鼠朱圉之地　秦德公徙鳳翔雍地　章邯雍王爲槐里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志。〔全云〕王存作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見九域志卷三今爲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全云〕歐陽忞作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爲雍王所都之廢邱也。當云雍。今鳳翔府天興縣。〔元圻案〕〔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後魏改首陽爲渭源縣隴右道一秦州大潭縣本艮恭大潭兩鎮皇朝乾德元年合二鎮立大潭縣朱圉山在縣西俗名白巖山〔輿地廣記十五〕皇朝熙寧五年置渭源堡屬熙州有鳥鼠同穴山今謂之青雀山又岷州大潭縣皇朝建隆三年以艮恭大潭二鎮置大潭縣熙寧六年來屬有禹貢朱圉山〔史記項羽本紀〕項王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正義曰括地志犬邱故城一名廢邱古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輿地廣記十五〕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公既立卜居雍曰後世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又十三〕京兆府興平縣本周犬邱懿王都之秦改曰廢邱漢高帝三年更名槐里晉置扶風郡而改槐里曰始平縣〔書錄解題地理類〕元豐九域志十卷知制誥丹陽王存正仲集賢校理會肇子開官制所檢討邯鄲李德芻等刪定輿地廣記三十八卷廬陵歐陽忞撰政和中作忞爲文忠族孫行名皆連心字

禹南至九陽山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集證〕〔文選孫綽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邱兮尋不死之福庭注楚辭曰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曰因就衆仙於光明也丹邱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鄉〇〔元圻案〕〔呂氏春秋愼行論求人篇〕高誘注曰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

羽人裸民國　丹邱不死鄉

九江爲洞庭　豫章尋陽柴桑　帝女居洞庭山　敷淺原彭蠡

朱文公謂漢之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爲九江亭。〔案〕〔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久矣。以九江爲洞庭。本於水經。〔集證〕〔水經三十五〕江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注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而胡晁曾氏因之。〔全云〕胡旦晁說之曾旼〇〔元圻案〕朱子九江彭蠡辨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幷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氏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二字爲衍文亦爲得之〔蔡氏傳曰〕九江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

姑蔑太末　浙江出黟縣南率山　漸江出南蠻夷中　餘句之山　句踐地所至　越居吳王甬句東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太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韋昭注當作浹口。蓋傳寫之誤。〔原注〕地理志〔唐盧潘引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今漢志云蠻夷中師古曰黝音伊字本作黟其音同〔集證〕〔漢地理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續漢郡國志〕會稽郡太末注左傳謂姑蔑〔句章注〕山海經曰餘句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曰山在餘姚南句章北故二縣因以爲名句踐欲遷吳王於甬東韋昭曰縣東洲〔羅願新安志〕率山在休寧縣東南四十里高五十七仞周二十一里率水出焉寰宇記引山海經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蓋此山也〔漢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唐盧潘引此以解山海經率山今地理志率山乃作蠻夷中不可曉槐按考御覽六十五引地理志作南率山率俗作蠻蓋因形近而誤〇〔元圻案〕〔越語〕句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韋昭注姑蔑今太湖是也〔左傳哀六年〕見姑蔑之旗注姑蔑越地今東陽太末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太末孟康曰太音如闥〔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姑蔑之墟太末之里〔吳語〕越王使人告于吳王曰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齊棧道木閣　齊王走城陽山中

戰國策。田單爲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閻按〕淮南本經訓延樓棧道卽宮室亦有之〔全云〕宮室複道見史記漢書甚多〇〔元圻案〕〔齊策〕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田單敗燕而反齊地故爲棧道木閣而迎之

楚北甘魚之口

楚北有甘魚之口。鮑氏注疑爲濟陰高魚。非也。左

魚陂甘魚陂

沈黎汶山郡省幷莋都冉駹夷漢置蜀西南諸郡

荀卿爲蘭陵令蘭陵有二

文中子父令銅川銅鞮縣

氏昭十三年傳次於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集證〕〔水經二十八〕沔水又東南與楊口合〔注〕竟陵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次于魚陂者也○〔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向書郎括蒼鮑彪注　〔秦策〕冷向謂魏冉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注未詳疑爲濟陰高魚元吳師道校注即引王氏此條以正之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案〕見解題十二　愚按黄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莋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爲莋都縣元鼎武帝二十五年改元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武帝四十一年改元天漢四年幷屬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冉駹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宣帝五年改元地節三年省幷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幷蜀○〔元圻案〕〔史記大宛傳〕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嶲沈黎文山郡班氏以沈黎汶山二郡旋即省幷故不列于地理志然汶山之省書於宣帝紀沈黎之幷不書於武帝紀亦記事之疏漏也　〔歐陽忞輿地廣記三十〕黎州漢屬蜀越嶲二郡唐大足元年置黎州取古沈黎郡爲名〔按〕沈黎郡本莋都地漢武帝開之置郡既而罷之又茂州本冉駹國漢武帝開其地置文山郡尋罷屬蜀郡

荀卿爲蘭陵令〔案〕〔史記荀卿傳〕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縣在漢屬東海郡見漢書地理志　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閻按〕古靈陳襄號〔全云〕安定弟子　詩亦誤〔閻按〕〔魏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冢與史記卒因葬蘭陵合〔全云〕疑是淮陰之蘭陵當再考　〔集證〕〔晉地理志〕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永嘉之亂淪沒石氏元帝渡江後幽冀諸州流人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按〕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漢蘭陵唐省入承縣楚之蘭陵也江蘇常州府武進縣西北有蘭陵廢城此南蘭陵也○〔元圻案〕楊萬里字廷秀自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及韓侂胄用事召之不至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謚文節事蹟具宋史儒林傳著誠齋集一百三十卷　〔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古靈集二十五卷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時集序李忠定綱作也

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原注〕隆爲銅川令〔案〕司馬温公文中子補傳隆字伯高　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本漢書地理志　龔氏〔何本載閻云〕龔氏名鼎臣明道間人　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攷隋地理志定襄〔閻按〕當作樓煩始統秀容　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集證〕〔隋地理志〕定襄郡統縣一大利樓煩郡統縣三靜樂臨泉秀容秀容舊置肆州後周又置平寇縣州徙從門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又廢銅川○〔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又〕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龔自云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案〕龔注今佚

同州本司州

子夏居西河石室文中子河汾敝廬

地理志言風俗

桐柏大復山淮水又至廣陵淮浦淮陵睢陵

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爲同〔集證〕〔宋書州郡志〕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宏農三郡〔隋地理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元圻案〕〔中說王道篇〕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　〔司馬温公文中子補傳〕晉陽穆公名虬虬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隆生通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案〕〔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　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閻按〕〔宋史地理志〕汾州治西河縣即今更名汾陽縣非古子夏設教地也詳見余博湖掌錄〔何本載閻云〕鄭注檀弓西河云龍門至華陰之地〔水經酈注〕屢言子夏石室正在其地與宋汾州無涉　〔集證〕〔水經四〕河水南出龍門口又南崌谷水注之注云崌谷側谿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閣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按〕〔唐地理志〕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肅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誤○〔元圻案〕〔司馬温公補傳曰〕晉陽穆公始家河汾之間〔中說事君篇〕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不願仕也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貨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以參觀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　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閻按〕陵似當作浦　入海〔案〕此班氏自注文　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原注〕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永寧元年爲淮陵國○〔案〕小註亦宋書州郡志文攷之兩漢及晉志俱合　輿地廣記淮南東路　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原註〕廣記漢淮陵故城在淮陽軍下邳縣　寰宇記〔全云〕樂史作　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見河南道十六　然則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集證〕〔山海經〕海內東經淮水出餘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水經淮水又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閻氏謂淮陵當作淮浦是也〔經義考〕傅寅禹貢集解二

齊俗之後始景公齊冠帶衣履天下

高柔山壺山出浯水浯溪在湘水南元次山家浯溪

引漳水溉鄴爲鹵生稻粱溝洫志民歌鄴令

西通武關鄖關淯水上有關

商周以封建覊縻唐以幽鎮扞契丹

卷存〔元圻案〕〔書錄解題地理類〕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太常博士直史館宜黃樂史子正撰起自河南周于海外當太宗朝上之 〔史記夏本紀〕〔索隱曰〕桐柏一名大復山 〔漢志〕淮浦屬臨淮郡〔後漢志〕屬下邳郡〔蔡氏傳〕淮入海在今淮浦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案〕師古注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言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臨淄屬齊郡有服官。齊三服官見漢書平帝紀五年詔 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集證〕〔說苑反質篇〕引墨子檢今墨子無之疑是節用中下兩篇佚文 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全云〕今世織造在江浙蘇杭二府而東人之技無聞 〔集證〕〔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罷齊三服官注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師古曰縰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原注音吾 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自造此字也。〔集證〕〔漢地理志〕靈門縣有高柔山壺山浯水所出 今山東莒州西南有靈門廢縣〔元圻案〕〔程氏大昌演繁露十四〕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縣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聲則浯非結所自名也 〔元次山浯溪銘序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名浯溪〔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天寶十二載舉進士復舉制科會代宗立召待詔歸樊上作自釋曰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爲聖令。舄鹵爲斥鹵。〔閻按〕〔溝洫志〕以引漳水溉鄴爲西門豹余謂西門豹當魏文侯時史起當襄王時皆爲鄴令皆鑿十二渠利民故左思魏都賦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括地志亦云爾○〔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呂覽先識覽樂成篇〕民歌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後漢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爲支渠以溉田 〔水經注〕濁漳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而呂覽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何也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鄖當作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漢中郡長利縣有鄖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正義失之。〔集證〕今陝西商州東有武關湖北鄖陽府鄖陽縣西有廢長利縣鄖關在焉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左傳昭十五年 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全云〕感燕雲之禍也○〔元圻案〕〔唐書地理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幽州范陽郡皆置大都督府〔北狄傳〕契丹本東胡種至元魏自號契丹臣於突厥咸通中部落寖彊光啓時入寇幽薊劉仁恭討之十年不敢近邊〔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元年唐廢帝下詔削奪石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即位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州入于契丹 〔宋文鑑〕呂氏大鈞世守邊郡議曰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珠玉事獯鬻而商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矣

夷狄入由郡縣削弱契丹緣起石敬瑭求援契丹

滄州漢武臺唐伐高麗刻石

蜀道難言開國蜀王先世諸名岷嶓庸蜀秦滅蜀置守

天下水數水經注郭酈二家水經三國時人作桑欽補地理無水經山海經附谷地名水草附益地名水經經注梁水例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二〕唐太宗實錄正觀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旁有祠室塋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巉巖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元圻案〕〔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李太白蜀道難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揚雄蜀記。愚謂岷嶓載於禹貢。庸蜀見於牧誓。非至秦始通也。〔全云〕蜀記本不足據○〔元圻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曰〕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劉淵林注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注〕又曰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爲守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案〕今本水經所列僅一百一十六水 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集證〕云見唐六典注 通典州郡四 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案〕〔漢書地理志〕東郡壽良應劭曰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 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漢志〕千乘郡狄應劭曰安帝更名曰臨濟 荷通典作荷 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漢志〕山陽郡湖陵莽曰湖陸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爲湖陵侯更名湖陵〔後漢郡國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劉昭曰前漢志王莽改曰湖陸章帝復其號 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漢志〕河東郡彘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 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葛

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並見卷二十七沔水條下。○〔閻按〕王褘水經序于立魏興郡下有又云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託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一段似王氏原文爲今刊本鈔本所遺殊爲可惜特補於此〔全云〕是歐陽圭齋序文非王語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晉武帝初元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爲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何水又北薄骨律鎭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案錢氏大昕曰〕王氏所引武侯壘永安宮薄骨律鎭城皆注之溷入經文者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受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自如山海經以下皆顏氏家訓書證篇之文通典州郡四又謂景純注解疏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閻按〕〔漢地理志〕班固自注引桑欽言者七是欽通地理學有撰著故後人以水經歸之與至作郭璞撰可一言以折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何云〕〔焯按地理志〕引桑欽言者六敦煌郡效穀下乃小顏注也玉海第二十卷幷載之故閻文亦誤作七〔又云歐陽元功水經補正序云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集證〕〔歐陽元補正水經序〕按隋志有兩水經一郭璞注一酈善長注然皆不著撰人姓名唐杜祐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疏略于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概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今人言桑欽者本此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志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爲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於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閒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斯爲小川者也注桑欽水經所引之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酈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事迹具魏書酷吏傳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今惟道元所注存道元自序一篇諸本皆佚惟永樂大典有之至於經文注語諸本率多混淆今考驗舊文得其端緒凡水道所經之地經則云過注則云逕經則統舉都會注則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經則首句標明後不重舉注則文多旁涉必重舉其名以更端凡書內郡縣經則但舉當時之名注則兼考故城之迹皆尋其義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語附於下方又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爾

三輔黃圖作者　水經注引黃圖四神明臺九室棘門石柱橋船庫官改縣　武侯家南陽隆中　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九龍嘉德殿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全云〕字子年苻秦時人拾遺記誕之說。程泰之雍錄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原注〕〔水經注〕引黃圖今本所無〔閻案〕王氏弟應鳳字仲儀有訂正三輔黃圖〔集證〕〔按水經注〕引黃圖云神明臺上有九室〔又〕棘門在橫門外又杜南京兆主之杜北馮翊主之有令丞各領徒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又〕有船庫官後改爲縣凡四條皆今本所無○〔元圻案〕〔拾遺記〕漢太上皇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酆沛山中有人歐冶鑄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閒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剋定天下上皇則解七首投於爐中劍成工人持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又〕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受其術此二事三輔黃圖庫類閣類載之與此文略同而以高祖劍謂即佩之以斬白蛇者是也〔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輔黃圖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據所引劉昭續漢志註定爲梁陳閒人作程大昌雍錄則謂晉灼所引黃圖多不見於今本而今本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明引舊圖知非晉灼之所見又據改槐里爲興平事在至德二載知爲唐肅宗以後人所作其說較公武爲有據又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是編考訂關中古跡以三輔黃圖唐六典宋敏求長安志呂大防長安圖記及紹興祕書省圖諸書互相考證于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有說〔又〕〔小說類〕拾遺記十卷秦王嘉撰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事迹具晉書藝術傳故舊本繫之晉代然嘉實苻秦方士是時關中雲擾與典午隔絕久矣稱晉人者非也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閻按〕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遵之〔全云〕〔漢晉春秋云〕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元圻案〕〔書錄解題小說類〕殷芸小說十卷宋殷芸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其序事止宋初或稱商芸者宣祖末祧時避諱也〔隋經籍志雜傳類〕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歷官祕書監司徒左長史

素問云。何本無云字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元圻案〕〔書錄解題醫書類〕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此固出於後人依託要是醫書之祖也此四語見素問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在

洛陽長生殿上陽宮元武門迎仙宮東都改名神都

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集證〕〔後漢楊賜傳〕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注引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尾〕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摩滅陳國扶樂人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安宮殿。誤矣。〔集證〕〔玉海〕一百六十一〔唐書張廷珪傳〕武后召見長生殿此殿在東都又一百五十七唐地理志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東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元圻案〕〔通鑑唐紀〕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爲皇后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武后遣人杖王氏及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又斬之武后數見王蕭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後徙居蓬萊宮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又中宗神龍元年正月癸卯張柬之等迎太子至元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　洛陽本東都武后居之改名神都

臯陶釣雷澤舜漁濩澤服澤之陽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案章懷注〕〔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漁于雷澤今言臯陶未詳水經注沁水條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濩字。〔元圻案〕水經注九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路史有虞紀注〕濩澤在今澤州之陽城墨子言舜漁於此　〔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更始二年遣鮑永安集北方衍以計說永永以衍爲立漢將軍世祖卽位遣使招永衍疑不肯降審知更始已歿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任用以衍爲曲陽令衍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

王嘉爲南陵丞南陵在霸陵南

漢王嘉傳。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今本云屬宣州按漢無宣城郡。南陵縣。〔原注〕宣城縣屬丹陽郡〔何云〕貢父云南陵薄太后陵耳　〔全云〕明見外戚傳何必引貢父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見地理志顏注不攷地理志何耶。〔集證〕按史記景紀二年置南陵風俗通正失篇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非也三輔黃圖文帝母薄姬葬南陵在霸陵南故曰南陵○〔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察廉爲南陵丞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京兆郡領縣二十無南陵蓋京兆之南陵唐時已廢而江南道宣州宣城郡有南陵遂據唐時之郡縣以入注而不攷地志以致誤

治梁及岐呂梁山狐岐山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爲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梁狐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原注〕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閻按〕朱子不甚分明之言最精○〔元圻案〕〔地理今釋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爲河水所經〔曾旼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以釋蔡氏之疑〔宋毛晃禹貢指南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于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導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臨晉以限東諸侯武關函谷以限南北

賈誼書曰。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壹通篇文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案〕秦昭王詐楚懷王入武關伏兵截其後卽此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侯。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兵乘勝逐秦兵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卽此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楚漢之際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韓信陳船欲渡臨晉卽此　〔集證〕按武關在今陝西雒南縣函谷在今河南靈寶縣臨晉在今陝西朝邑縣○〔元圻案〕〔陳振孫曰〕賈子書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也

鮑明遠登大雷岸大雷口小雷口無過雷池一步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其辭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案詩品曰〕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常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大雷在舒州望江縣。〔集證〕〔按隋地理志〕同安郡望江縣陳置大雷郡開皇十八年改名水經注所謂大雷口也。〔集證〕〔太平御覽六十五〕水經曰雷水南經大雷戍西注大江謂之大雷口一派東南流入江謂之小雷口也宋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乃此地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一步。〔原注〕積雨爲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爲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全云〕元和郡縣志李吉甫撰○〔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　〔梁書鍾嶸傳〕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隋書經籍志總集類〕鍾嶸詩評三卷或曰詩品〔晉書庾亮傳〕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吳都賦茂苑長洲或蘇或東陽

余仕於吳郡。〔閻按〕仕吳郡乃淳祐登第初差監平江百萬東倉也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案〕吳都文粹載唐方干茂苑堂詩米友仁記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此後漢書續郡國志文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据乎。曰。隋虞綽撰長

欒城殺胡林　陳思王愁思崗

巴州奇章山

曾子書切於日用　曾子書編輯著志

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閻按〕時贈諸葛穎亦有參翰長洲苑之句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原注〕〔元和郡縣志〕苑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當從郡國志〔閻按〕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蓋取越絕書吳越春秋走犬長洲之文以名縣亦非無其地〔何本〕又載閻云〔漢王莽傳〕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洲此則與元和志所云長洲苑同指在蘇州者而言非東陽也果屬東陽不得冠以會稽古人文字密　〔集證〕〔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岸闔廬所遊獵處也吳王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按此指在蘇者言○〔元圻案〕〔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　〔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濞之謀爲逆也乘奏書諫吳王不納乘復說吳王曰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夫漢并二十四郡方輪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不如長洲之苑注服虔曰吳苑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隋書文學傳〕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奉詔與虞世南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殺胡林在欒城縣〔原注〕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以名之〔集證〕〔唐地理志〕鎮州常山郡欒城縣本隸趙州大歷三年來屬　〔張舜民使北記〕契丹怒晉出帝不稟北命擅登大寶自將兵南下執出帝北歸于鄴西愁死崗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崗者本陳思王不爲文帝所容於此悲吟號爲愁思崗訛爲愁死殺胡林者村民林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續通典二百卷翰林學士承旨大名宋白太素等撰

隋牛宏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爲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全云〕續通典宋白作〔又云〕柳公綽呼牛僧孺爲奇章公以此○〔元圻案〕〔太平寰宇記一百三十九〕巴州其章縣本漢葭萌縣地梁武帝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其章山爲名其章山一名隆城山是寰宇記亦誤作其章近刻輿地廣記三十二原闕利州路據宋刻本補云巴州曾口縣其章鎮本梁置其章縣熙寧五年省入曾口有奇章山縣名誤而山名不誤　〔隋書牛宏傳〕宏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在周襲封臨涇公開皇初授祕書監進爵奇章郡公　〔唐書牛僧孺傳〕僧孺字思黯隋奇章公宏之裔工屬文第進士相穆宗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

##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何云〕疑曾子之書已亡後人採大戴記僞爲之今世所傳視漢十八篇矣此晁氏讀書志之說十篇見於大戴禮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元圻案〕今本所傳有宋汪晫編曾子一卷凡十二篇〔四庫全書著錄〕晫字處微績溪人〔晁氏讀書志子部儒家類〕曾子二卷〔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傳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豈樊宗師歟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于大戴禮予從父詹事公嘗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　〔朱子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世傳曾子書猶取大戴禮十篇充之劉清之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諸子他書者爲曾子七篇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日用躬行之實

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

荀變可將五百乘　子思之年可疑

太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更相治間不容翲忽出曾子天圓章〔原注〕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二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沒百有二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名季宣字士龍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乎〔閻按〕言苟變事出孔叢子自不足信○〔元圻案〕〔孔叢子居衛篇〕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大事記一〕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元年穆公尊事孔伋〔解題曰〕伋子思也通鑑載孔叢子子思言苟變于衛侯三章於安王二十五年是歲愼公之三十八年也去孔子歿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　〔薛士龍浪語集三十八〕策問孟子題辭孟子學于子思〔資治通鑑外紀〕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二而周紀魯穆公薨子思見衛譴侯後此又三十有一年下距孟子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有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過多子思之年無乃過于壽考乎　〔劉道原通鑑外紀周紀八〕　劉恕曰家語篇後敘孔子子孫及孔子世家皆云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答問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元年甲戌當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孟子子思弟子亦言與穆公同時必不妄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之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疑也　呂薛之論實本於此

周廟欹器

家語三恕篇荀子宥坐篇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韓詩外傳三說苑敬愼篇皆云觀於周廟有欹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當以周廟爲是〔閻按〕〔南史祖沖之傳〕亦云造欹器獻竟陵王子良與周廟不異〔集證〕〔按北齊魏收傳〕亦云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黃帝金人三緘銘　輿几巾机金几箴銘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集於魏

孔子逆姑布子卿嬴乎若喪家狗

非十二子止十子

史魚子思孟子見非

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戴家語觀周篇蓋六篇之一也〔集證〕〔三國志魏劉卲傳〕卲字孔才黃初中爲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書經籍志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繆卜等撰〔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

胡文定名安國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九云孔子出衞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嬴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曰某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某爲欲當之者也某何敢乎文定蓋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按荀卿非十二子篇〕謂它囂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鈃愼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子也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何云〕〔韓嬰詩外傳〕嘗引孟子求放心之論所以止云十子不盡與荀卿同也〔按韓詩〕十子有范雎田文莊周而無它囂陳仲史鰌亦不盡同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元圻案〕〔法言君子篇〕或曰荀卿非數家之言倪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賈同責荀文亦未能辨晰及此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直哉史魚以爲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鰌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尼而非三子者乎〔元圻案〕此條非與上條相反乃所以實非斯假託之說也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閣本云〕元板作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按〕今本荀子潐作潐〔楊倞注〕潐潐明察之貌掝當爲惑掝掝惛也荀卿適楚在屈原後屈原卒于楚頃襄王時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在考烈王八年考烈王頃襄王太子完也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何云〕曰吾聞之則述古語矣○〔元圻案〕〔說苑說叢亦曰〕新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

教非其人之喻

橫革直成爲禹輔化益眞窺橫革

睪牢天下

三見齊王不言事

千萬人情一人情

荀子監本建本互異五泰五帝

荀子大略篇曰非其人而教之齎〔楊倞注〕齎與資同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成相荀子篇名曰禹傅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注云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楊倞注文愚嘗攷呂氏春秋開春論求人篇云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原注〕眞與直相類窺或本是窚字與成音近〔按盧氏文弨曰〕橫革卽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原注〕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元圻案〕小註引世本宋衷語見陸德明易井卦釋文

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皋牢猶牢籠也〔何云〕古人多書皋作睪一字也〔天官書〕黃澤作湟〔全云〕世本皋夷作睪夷〔集證〕〔楊倞註〕睪牢未詳睪或作皋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又按〕益爲皋陶之子列女傳作睪子○〔元圻案〕〔列子天瑞篇〕睪如殷敬順釋文音皋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何云〕三見而不言其亦遠乎人情矣此腐儒僞撰也〔全云〕不言者事耳非竟無言也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大略篇此莊子外篇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荀子不苟篇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元圻案〕阿房宮賦唐杜牧作

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按大戴記〕亦作備玉在山而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知何本知作如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五帝〔何云〕

河間獻王言

獻王有功諸經

非此書幾不復見五泰之文矣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栞熙寧舊本亦未爲善當俟詳攷　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何云]此校勘者所當知○[元圻案][荀子賦篇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不識請占之五泰[楊倞注]五泰五帝也[謝金圃師校曰]五泰宋本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何云]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 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見君道篇 又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見建本篇 司馬公爲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閻按]欲以河間獻王德代杜子春祀兩廡以有功周禮爲最先　[朱子云]胡氏言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謂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河間獻王之言亦見春秋繁露謂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　[全云]閻氏謂河間獻王當從祀孔廟以其有功周禮爲最先予謂獻王豈特有功周禮一經哉以毛萇爲詩博士則毛詩之傳其功也貫公爲春秋左氏博士則左氏之傳其功也漢廷未立學官河間已有博士其功大矣至其所集雅樂武帝存而不御以致元成時鄭聲繁興然王禹宋曅猶能明其義者使哀帝能立之學官樂豈亡乎○[元圻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所謂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禮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司馬溫公河間獻王贊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在後

法言四家集注

宋咸升法言序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儒家類]法言十卷司馬光集註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之註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各以其姓別之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繆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

蘇氏論太元法言

太元法言擬經傳

老泉太元論曰。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東坡與謝民師書 亦謂太元法言。雕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何云]以揚子爲無得不可也其言則可以爲監矣　[全云]文人講道其語不摯況欲擬經益悖矣○[元圻案][漢書揚雄本傳贊]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　[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宋咸注法言序曰]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其亡誤子厚蓋有取乎法言也

稱漢公甚於美新莽大夫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揚雄劇秦美新文見文選 司馬公雖曲爲之辨。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何云]言稱漢公法不法矣○[元圻案][法言孝至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司馬溫公迂書]謂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朱子通鑑綱目八]於新莽天鳳五年書莽大夫揚雄死

五兩綸半通銅印青半章綸佩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孝至篇 注云半通闕。[原注][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著論名曰昌言[損益篇曰]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元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

靈根朋牖爲心學

美靈根。閑朋牖。太元之心學也。[何云]亦老子之學　[集證]太元養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外也守初一閑朋牖守元有測曰閑朋牖善持有也

殿奏太平十二策太極殿原爲大興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中說魏相篇]子謁見隋主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 按唐會要。武德元

文中子序述各經河汾諸弟子

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元圻案〕〔唐會要〕大內門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按帝號門記〕隋義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高祖受禪於太極殿唐書高祖紀同義寧二年卽武德元年也豈因受禪之故而先一日改殿名歟　〔唐皮日休文中子碑曰〕文中子姓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其高第弟子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見吾唐受命而沒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原本已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裒輯成書

詩失於齊魯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元圻案〕一〔中說天地篇〕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唐李行修請置詩學博士書云〕書殘于古今論失於齊魯正用文中子語可以證龔本之不誤然其意則論爲論詩也故其下云漢有毛鄭師道可觀

封禪秦漢侈心房魏不守師說

封禪秦漢之侈心。〔案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河汾篤論也。房魏學於河汾。〔唐司空圖文中子碑曰〕房魏數公皆爲其徒 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爲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房魏不如懋乎。〔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一月百官復表請封禪詔許之更命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爲封禪使十五年四月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泰山五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朱子綱目〕先是羣臣再請封禪上命顏師古議其禮房元齡裁定之〔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未有也太宗方明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爲非也後議其禮徵亦與焉高宗明皇遂踵而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世俗之惑可勝歎焉〔梁書許懋傳〕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侍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將欲行焉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緯鉤命決云封于泰山禪于梁父此緯書曲說非盛德事不可爲法上嘉納之

閉心閉口閉門中說去取文史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兮。王逸注。閉心捐欲也。〔集證案〕〔說苑政理篇〕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元圻案〕〔王道篇〕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又曰〕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天地篇〕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事君篇〕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記注誣史道

記註與而史道誣矣。〔按〕〔問易篇〕史道與而經道廢矣記註與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恐非。〔何云〕此論不謂厚齋已發之〇〔元圻案〕〔通典職官三〕起居居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在宮中爲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　〔左傳〕晉侯使鞏朔獻捷於周王辭焉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則左右史非實錄也久矣

張元素問禮

張元素問禮。見魏相篇 注云。史傳未見。元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以爲未見。非也。〔何云〕注甚疎略當時隋書舊唐書想民間難得耳〇〔元圻案〕張元素蒲州虞鄉人傳見舊唐書七十五新唐書一百三新書傳稱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云云帝顧房元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元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魏徵聞元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舊書所紀略同通鑑刪魏徵語不載

黎民懷德戎狄王通弟凝續

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見王道篇 此叔恬之言也。〔原注〕元魏之君唯稱孝文然治家無法佳兵不已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 〔何云〕此論未爲非周人之先固自竄于戎狄之間矣 〔全云〕原注是正文〔又云〕深寧非以其戎狄而外之也惜其治之未善耳何說謬〇〔元圻案〕〔中說王道篇〕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魏書高祖孝文紀〕稱帝聽覽政事從諫如流哀矜百姓恆思所以濟益天地每言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誠得致治之要其太子恂之廢也因恂苦河洛暑熱與左右謀召牧馬輕騎奔代中庶子高悅道諫手刃之於禁中罪由自取孝文常戒恂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其教子亦有方矣惟好用兵以致不祥至其孫孝明帝崩尒朱榮乃謀廢立 〔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云〕弟凝續叔恬卽凝之字

王績題詩黃頰山壁白牛谿講道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遂至白牛之谿。魏相篇 注云。王績字無功通之弟 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王績作見唐文粹九十九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當從龔本。〔元圻案〕〔四庫全書別集類〕東皐子集三卷唐王績撰唐志載績集五卷〔陳振孫云〕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今本止三卷或後人從文苑英華文粹諸書中采績詩文彙爲此編　〔王績負苓者傳〕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睎睎然委担而息曰吾子何歎收曰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

仲長子光天隱獨遊頌河渚先生藏用以密中說擬論語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爲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爲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烏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知其終。〔元圻案〕〔天地篇〕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爲天人乎曰眇然小乎所以屬乎人曠然大乎何獨能成其天〔禮樂篇〕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又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乎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關朗篇〕薛收問政於仲長

汾亭操因釣者作　薛收白牛谿賦　孔子龜山操

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周公篇〕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唐書隱逸傳〕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事不顯惟中說獨傳〔王無功仲長先生傳〕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開皇末結庵河渚間以息身焉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痔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祭仲長統文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烏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愉無愛古人有言微妙元通藏用以密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云云龍亢靡悔似當從集作必悔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謂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品集作器相得又曰吾往見薛收白牛谿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按〕楊升庵曰此賦今不傳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原注〕可附中說注　〔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中說禮樂篇〕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驟而鼓南風曰嘻道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檝而逝遂作汾亭之操〔琴操〕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詩分四聲八病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元圻案〕〔中說天地篇〕李百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百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久有端緒音若壎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與〔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苑類格三卷李淑撰　〔唐書李百藥傳〕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入唐官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所撰齊史行於世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撰四聲譜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南史陸厥傳〕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爲永明體　〔集證〕〔魏慶之詩人玉屑〕沈約謂詩病有八一曰平頭謂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讙樂難具陳今讙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二曰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謂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驚傾平榮字六曰小韻謂除大一字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疊韻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流久爲正紐流柳爲旁紐

文中子世家傳系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

王勃兄弟稱珠樹　劉禹錫王質碑

前述長子福奬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生潛潛生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勔勮勃助劼勸〔原注〕太原府君召三子而教焉〔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奬福祚福時福奬疑即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元圻案〕杜淹字執禮如晦之叔也附見唐書如晦傳〔新唐書文藝傳〕王勃字子安兄勔弟助皆第進士助字子功初勔勮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劼又以文顯福時少子勸亦有文〔劉禹錫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王公碑〕曰常侍諱質字華卿姓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幷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幷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歿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嵗進士試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揚州六合縣丞公其季子也〔按舊唐書一百九十上〕王勃傳止附見勔勮而不及助劼勸三人又以勔爲勮之兄與新唐書不同杜淹文中子世家幷不及勃兄弟故云補世家之缺

王無功北山賦弁序　文中子諸弟未實　授琴鼓蕩什　文中子之年　李德林言文　問禮關朗　薛道衡見子收　房杜魏爲門人　王通好高自大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文載文苑英華九十七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洛陽〔案〕〔司馬溫公文中子補傳〕六世祖元則元則生煥煥生虬齊高帝受宋禪誅袁粲虬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官幷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中說周公篇〕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紐帶青衿鏘鏘儗儗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疑泗涘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賦云〕樹即環林門成闕里姚仲由之正色薛莊周之言理門人多至公輔而文中之道未行以上皆無功自註文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何云〕門徒當以賦注爲據鄭毅夫獬〔全云〕名論中說之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隋文帝初元十二年通時

世說中說浮實

管子書多古字

管子尹知章注

召忽得天下不生

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集證〕〔晁氏讀書志〕通生于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甞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按〕〔龍川文中子引〕云文中子沒於大業十三年則年三十三〇〔案〕〔中說王道篇〕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見子與之言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夔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吾所以憂也門人退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開皇十年出爲湖州刺史轉懷州刺史歲餘卒于官關子明〔全云〕關朗太和〔魏書孝文帝紀〕即位七年丁巳改元太和當宋順帝昇明元年中見魏孝文如存於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集證〕〔晁氏志云〕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中說關朗篇〕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起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而有問禮於子明〔杜淹文中子世家〕云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書于東海李育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壽二年出襄州〔隋書薛道衡傳〕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進位上開府仁壽中出檢襄州總管有子五人收最知名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通鑑隋文帝紀〕仁壽三年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中說禮樂篇〕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往事之無失也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爲門人抑又可知也〔何云〕讀書志亦兼採鄭說〇〔元圻案〕〔杜淹文中子世家曰〕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恆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朱子文中子續經說曰〕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皆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是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將治之象〔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世說新語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于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尙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張巨山〔何云〕巨山名嶸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謂管仲爲兄大匡篇澤命之渝而注乃以爲澤恩之命小問篇甚陋不可偏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元齡非也〔閻按〕張巨山名嶸襄陽人官敷文閣待制見宋史列傳第二百四文苑七〇〔元圻案〕〔書錄解題〕張巨山集三十卷嶸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惶恐上章引伊尹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嶸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今四庫書目作紫微集蓋從宋史藝文志〔唐書儒學傳〕尹知章絳州翼城人馬懷素請定祕書知章是正文字於易老莊書尤懸解〔管子註〕唐志宋崇文總目皆作尹知章陳氏書錄作房元齡鄭樵通志又云尹知章註十九卷房元齡註二十卷晁氏讀書志以爲房元齡註尹知章所託今攷房尹本傳皆不載其註管子或亦不出於尹手未可知也

立后而手實

濆田悉徙

管仲以爭利無後

地員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原注〕施者大濆尺之名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原注謂立君以主之手嘗握此地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蓋有激云〔元圻案〕〔地員篇〕正作匡此避宋諱〔宋史呂惠卿傳〕立手實法用弟曲陽尉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官爲注籍尺椽寸土檢括無遺下至雞豚亦徧抄之許告隱匿賞以貲三分之一民不勝困〔東坡論管仲無後云〕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夫以孔子稱其仁邱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宏羊滅族韋堅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厚齋原注〕皆管子注文濆田悉徙句下注云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管子非一人一時筆

輕重篇鄙俗

石壁菁茅之謀

管子有申韓老莊說

傅子〔全云〕名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案〕傅子語劉恕通鑑外紀引之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壁菁茅之謀見輕重丁篇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二十五〕管仲傳曰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之說而益增之其廢情任法遠於仁義者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之尙何以霸哉〔朱子語類〕管子非仲所著仲任齊政事甚多稍閒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幷附以他書〔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傅子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元撰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史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所載編綴總爲一卷厚齋此條所引不載卷中〔書錄解題別史類〕古史六十卷蘇轍撰因司馬遷之書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爲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賓胥無弦章決獄

景公以射思晏子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小匡篇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篇云臣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爲正〔何云〕後方論說苑多誤奈何取以爲證〇〔元圻案〕〔說苑君道篇〕晏子沒景公飲諸大

黃帝六相
黃帝討蚩尤

弟子職

作內政教士之子

老子攙入語
佳兵不祥章
常善救人章
河上公注有二
王弼傅奕注老子

唯嗇早復

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此王氏所據也〔君道篇〕又云晏子對景公曰昔先君桓公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一篇之中而前後互異說苑果不可據王氏偶未詳攷耳〔新序雜事篇〕又云臣不如弦寧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元圻案〕〔管子五行篇〕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於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通鑑外紀引用此文惟蚩尤改爲風后〔史記五帝紀〕蚩尤作亂黃帝禽殺蚩尤〔帝王世紀〕黃帝使力牧神皇討蚩尤氏擒於涿鹿之野〔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皆不云爲黃帝相而風后之名見於史記帝王世紀論語摘輔象諸書故劉道原改之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作此以教之。〔閻按〕馬公驌以爲蓋古塾師教條管子之作內政以教士之子者爾〔何云〕馬驌云管子作內政用以教士之子者爾蓋本朱子語○〔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孝經十一家弟子職一篇注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國語〕管子曰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又管子曰〕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第三十一章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二十七章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辯之。〔元圻案〕此晁景迂跋王弼注老子語〔四庫全書提要〕晁公武讀書志曰太史公謂河上丈人通老子再傳而至蓋公蓋公卽齊相曹參師也而葛洪謂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漢孝文時居河之濱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詰問之卽授素書道經兩說不同當從太史公云云然隋志道家載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又載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兩河上公各一人兩老子注各一書戰國時河上公書在隋已亡今所傳者實漢河上公書耳〔隋書經籍志〕道德經二卷今存〔唐志〕傅奕注老子二卷今四庫書不著錄〔畢氏沅道德經攷異自序〕謂所見老子注家不下百餘本其佳者數十本唯唐傅奕多古字古言且爲世所希傳故就其本互相參校云云今攷第三十一章後引王氏此條案曰今所傳王弼本獨此章無注故晁氏云爾第二十七章聖人常善救人故人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物無棄物攷云河上公王弼作故無棄人故無棄物淮南子同奕然則傅奕不以此文謂非老子本書也豈晁氏所見奕注非卽畢氏所據之本耶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第五十九章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原注〕〔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爲復

老子言有所激
申韓原於道德

生之徒十三

常無常有
荊公喜老子

無天下可有天下
聖人適情

谷神章爲養生宗
谷神亦作浴神
五千文容成所說
除日無歲
無內外

方伯謩。文公高弟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取焉。似與師說背馳。〔何云〕此荊公莊周論之唾餘也〔又云〕朱子與黃直卿手筆曰伯謩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一向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氏目爲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而云此條亦具載墓誌中伯謩名士繇一名伯休莆田人移居依朱子於建陽○〔元圻案〕何注一名伯休四字從閻本增〔東坡韓非論〕云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　陸放翁方伯謩墓誌見渭南集三十六

生之徒十有三。第五十章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集證〕〔韓非解〕老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于生焉屬之謂徒也○〔元圻案陳振孫曰〕石林老子解從之〔宋邱昶賓朋宴語曰〕老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容齋續筆九〕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惟蘇子由以爲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名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原注〕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欲○〔元圻案〕〔道德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晁氏讀書志〕〔道家類〕王安石注老子二卷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皆于有無字下斷句與先儒不同〔朱子語類〕問老子之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

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集證〕今本道德經無此二語此卽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然後可以得天下。〔元圻案〕〔文子十守篇〕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汚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

谷神一章。第六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元圻案畢氏攷異〕陸德明曰谷河上本作浴云浴養也見釋文後漢陳相邊韶建老子碑銘引亦作浴神是與河上本同見隸釋〔馬公驌繹史曰〕谷神列子引黃帝語也或云五千言

文子為老子弟子

平王問道文子

文子語多取於他書

文子篇數分析

文子或計然辛研作

農家范子計然

（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其書稱平王問道（〔原注〕老子與孔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其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案〕平王問道見今本道德篇）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上德篇）荀子（勸學）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上德篇）汲黯取之（注見下條）再實之木其根必傷（符言篇）明德后取之（〔後漢書后紀〕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援女也明帝崩后為皇太后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曰馬氏無軍功奈何得與陰郭中興后等耶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道德篇）魏相取之（〔漢書魏相傳〕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上德篇）董仲舒取之（〔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自然篇）班固（答賓戲）杜甫（同谷縣詩）韓愈（爭臣論）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微明篇）孫思邈取之（〔唐書隱逸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答照鄰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上禮篇）陸抗取之（〔三國志吳陸抗傳〕抗字幼節抗聞都下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蓋六國所以兼并于強秦西楚所以北面于漢高也）欲治之主不世出（下德篇）王吉取之（〔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為諫大夫上疏言得失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解今本文子作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上仁篇）枚乘取之（〔漢書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逆乘奏書諫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上德篇）鄭昌取之（〔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云云）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下德篇）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

積薪燎後處上

老萊子齒舌之喻

老萊子著書言道家

常摐語老萊子

壺邱子教列子二師

列禦寇有道士

列子子產同時

列子載戰國時事

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微明篇）越絕（〔德序外傳記曰〕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最為誅范蠡恐懼逃於五湖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劉子（貴言篇）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貍（上德篇）何休注公羊（莊十二年傳）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守弱篇）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精誠篇）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上德篇）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元圻案〕〔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厚齋藝文志攷曰〕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析之與晁氏曰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圜曰陶朱成術於辛文〔柳子厚曰〕文子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駮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上德篇）汲長孺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元圻案〕〔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濮陽人學黃老言治吏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又曰〕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已而宏至丞相湯御史大夫黯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抗志篇）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同時（〔閻按〕史記老子傳亦云爾）當從國策（〔元圻案〕〔厚齋漢藝文志攷〕道家老萊子十六篇〔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說苑〕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又以為老子對常摐之言）

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按〕見列子天瑞篇釋文曰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下賢篇）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下云是倚其相於門也）然則與子產同時（〔元圻案〕〔高誘注〕子產壺邱子弟子〔列子仲尼篇〕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又黃帝篇云〕列子師老商氏然則列子有二師也〔漢藝文志道家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殷敬順釋文〕或名圄寇〔厚齋藝文志攷〕柳宗元曰劉向別錄曰列子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子產鄭相〔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

列子以仕衛爲嫁

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王氏自註曰或謂鄭繻公字誤爲繆公〔宋葉大慶攷古質疑三〕曰鄭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于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鄭繆公之薨五十五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況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公三百年矣〔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于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史記鄭世家〕繻公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爲繆公者誤以繻爲繆歟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爲誤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粟之事以爲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

列子以仕衛爲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爲嫁故上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全云〕厚齋蓋有爲言之○〔元圻案〕〔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不足將嫁於衛

西方聖人西極化人騰天　列子與佛書表裏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何云〕列子亦寓言○〔元圻案〕〔仲尼篇〕商太宰曰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石林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

狐父之盜餔餓者

狐父之盜。〔案〕〔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史記曹相國世家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二十里。

盜跖漁父篇寓意　東坡疑莊子四篇　莊子祠堂記　食十漿五漿先饋　楊朱爭席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下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强者。雖聖人亦不可强。〔案〕下云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强則有爲也〔全云〕邵子之說高於坡公○〔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二〕東坡作莊子祠堂記云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今之莊周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禦寇爲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饋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楊朱爭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豈非作文時偶忘之乎

莊子書可化拘滯

五峯與張欽夫第十書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爲無益。若篤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眞實妙義。不可推而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原注〕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輪扁以書爲糟魄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原注〕漢古今人表作輪邊○〔元圻案〕〔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以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莊子外篇天道〕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而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淮南子〕道應訓與莊子略同糟魄作糟粕

道之傳授以心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元圻案〕耳受口傳即道聽塗說〔王介甫書洪範傳後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厚齋之意似本於此

庚桑楚篇皆禪　老子猶龍　用意如飛鴻井魚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六百一十七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口張不能翕。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集證〕〔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李善注所引與今本同

莊子善言風　調調刁刁

初寮〔閣按〕初寮王安中號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寥寥之逼耳。〔元圻案〕〔齊物論〕南郭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

女以妄聽之奚　造物則奚
干縣令異　解元英莊子疏
儒墨楊秉四家　公孫龍子字子秉　列子釋文
越雞魯雞
君親事其心
聖人神人不過問　孔老孟莊同時
養知養恬
向秀注莊未竟　郭象竊向注

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陳振孫曰]王安中字履道官尙書左丞晁以道爲無極令安中既第修邑子禮自言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爲學當謹初何患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聞見多得於以道

齊物論女以妄聽之奚。[原注]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張文潛商屯田墓誌]公諱瑤字某淄川人景祐元年進士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銘曰有淄商公甚畜不施時棄其宜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嗇不使年造物則奚

飾小說以干縣令。雜篇外物 疏云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原注]有進士程文用此犯聖祖諱[集證][唐藝文志]道士成元英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元英字子實陝州人貞觀間召至京師

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徐無鬼 列子仲尼篇釋文公孫龍。平原君之客 字子秉。[原注]秉謂公孫龍也○[元圻案][列子釋文]唐殷敬順撰舊散附於張湛注中淆亂不可別與化任大椿芝田於道藏中得其原書遂版行大椿乾隆己丑二甲一名進士官至御史其官禮部時與元圻爲忘年交貧而好學篤行之士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雞也今蜀雞。爾雅釋畜 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爲小也未詳。[閻按]昌黎熟于莊蜀本越字○[元圻案][庚桑楚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其才固有巨小也[陸氏釋文]越雞司馬彪向秀云小雞也或云荊雞

荊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間世。[元圻案][人間世]仲尼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呂吉甫呂惠卿字 曰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引外物篇之文 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何云]殊不足取○[元圻案][書錄解題]莊子義十卷[參政清源]呂惠卿吉甫撰[郭象注]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或問朱子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只在齊魯滕薛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元圻案][外篇繕性]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二事相類。[元圻案][四庫全書莊子提要]郭象字子元河南人世說新語曰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

鼓筴播精　言賣卜
郭注言恩怨夢寐　杜夷幽求子
墨翟禽滑釐　禽滑釐異文
庖丁行所無事

向秀于舊注外別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晉書象本傳亦采是文[按]秋水篇與道大蹇句釋文云蹇向紀輦反則此篇向亦有注世說所云象自注秋水至樂二篇者尙未必實錄矣　[南史徐廣傳]廣撰晉紀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支離疏鼓筴播精。人間世 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贊 注作播精。[集證][莊子釋文]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卦[按]釋文數字必精字之誤[山海經]去精用稌米注精祀神之米[離騷]懷椒精而要之注精精米所以享神也[說文]云齎財卜問曰貶从貝疋聲讀若所然則播精當作播貶○[元圻案]李善注精音所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宗師注 李太白日出入行 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齊物論注 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覩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集證][沈既濟枕中記]道士呂翁得神仙術遊邯鄲道中遇少年盧生以囊中枕授之生枕而夢一生榮辱備歷欠伸而寤黃粱尙未熟也[李昌齡樂善錄]淳于棼晝寢夢二使引自宅南古槐下入至一城榜曰大槐安國王見大悅出典南柯郡二十年許及覺命掘槐下窮其穴直上南枝卽南柯郡也棼大駭復命掩之○[元圻案][晉書儒林傳]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少而恬泊操尙貞素博覽經籍閉門教授徵辟並不就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文子原道]曰天常之道生成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郭象注本此　[東坡夢齋銘序]曰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銘曰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遺積執成堅如邱山高

莊子天下篇 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歟。[原注][說苑反質篇]載禽滑釐問墨子[集證][墨子耕柱篇]作駱滑釐[呂氏當染篇]作禽滑釐[尊師篇]作禽滑黎[列子楊朱篇]作禽骨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元圻案][呂氏春秋當染篇]禽滑釐學於墨子[列子湯問釋文]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

庖丁解牛。養生主 行其所無事也管子制分篇 云屠牛坦一朝

屠牛坦刀莫鐵胡子著知言

王坦之廢莊論朱子取天運篇莊子言六經分明

豫且射白龍中目神龜以囚見夢

冰炭結於五藏

齊物論非欲齊物吹萬不同而自已

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注莫猶削也則刃游閒也。賈誼陳政事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元圻案〕〔楊龜山語錄〕謂莊子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朱子語類〕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曰熟〔胡子知言〕云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書錄解題儒家類〕胡子知言一卷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師之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元圻案〕王坦之字文度湛之孫述之子晉書本傳謂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論具載本傳胡文定取莊子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春秋以道名分之言〔朱子語類〕舉天運天其運乎一段曰數語好是他見得知此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明焉敢如此道

豫且事有二。說苑正諫篇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集證〕薛綜注引說苑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外物篇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繼序按〕豫且即漁之二合聲

郭象人間世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閣本作臟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何云〕方本已云爾○〔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朱子因是書作韓文考異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放言詩謂泥空終日著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周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一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無私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張文潛柯山集〕有老子論此條所引蓋論莊子也今本柯山集從永樂大典錄出較舊本多十餘卷亦不載是篇

莊子逸篇

諸巧雜十增二莊子內外雜篇各家莊子注畏累虛

閼奕三士謀致人元天之上

游鳧問雄黃逐疫巫咸為黔首驅疾

插桃枝連灰

## 莊子逸篇

陸德明敘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宏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元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閼弈意脩之首。〔何云〕首猶篇也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案〕敘錄作三容齋隨筆十二引之亦作三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漢書藝文志雜占〕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元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原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集證〕〔陸氏序錄〕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隋志〕司馬彪注十六卷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孟氏注梁有錄一卷北齊書杜弼傳弼字輔元耽好元理老而愈篤又注老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史記老莊列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曰〕莊子畏累虛篇名也按今亦無此篇○〔元圻案〕〔容齋續筆十三〕閼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閼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士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原注〕司馬彪曰元天山名〔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注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集證〕引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類○〔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二字不應見莊子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

鬼智不如童子　童子夜嘯　小巫見大巫棄茅　尹儒夢受秋駕法　空閱來風桐乳致巢　緋謳由斥苦　庚市子堅毀王　子貢出卜孔子病　孔子從弟子五人　離珠飼鳳凰琅玕　鳳文聖仁賢智

鬼智不如童子也〔元圻案〕引見藝文類聚八十六果部上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集證〕引見御覽三百九十二人事部○〔元圻案〕已見藝文類聚十九人部三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閣本作弃此其所以終身弗如〔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五方術類　〔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琳語本此○〔元圻案〕〔六朝事蹟〕大巫山在溧水縣北四十里小巫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原注〕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方樸山云〕淮南子道應訓載此較詳○〔元圻案〕此條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又案〕〔左思魏都賦〕理秋御善注引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于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其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尹儒作尹需而文亦增多二十二字蓋彼注有節文也當以魏都賦注爲正　〔漢書禮樂志〕師古注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淮南亦作尹需高誘注秋駕善御之術

空閱〔原注〕一作門○〔案〕〔宋玉賦〕空穴來風潘岳悼亡注引莊子亦作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原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文選宋玉風賦○〔元圻案〕藝文類聚八十八載此條無第三句註文亦小異多缺誤

緋謳所生必於斥苦〔原注〕司馬彪曰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緋所以有謳歌者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全云〕原注是正文　〔集證〕引見世說任誕門注○〔元圻案〕世說注引司馬彪注斥疏緩也之上有緋引柩索也五字　〔酉陽雜俎砭誤〕引司馬彪注曰緋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緋謳者爲人用力也與世說注所引亦同

庚市子堅之毀王也〔方樸山云〕王作玉　〔集證〕引見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善又引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鬭者庚市子毀玉于其間而鬭者止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案〕藝文九十載此條無前字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藝文作子路爲勇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藝文作其名爲鳳爲鳳鳳之所居也藝文無鳳之也三字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上藝文無此八字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球琳琅玕爲寶太平御覽作實藝文同天又爲生離

善卷蒲衣師堯舜　不啜不義水　踞竈聽春秋　羊溝雞塗狸膏　欲見鳳遭燕雀　豫章初生可抓　失時雀起　六驥致金鐵　孔子識沙邱辨士　鹿與牛舍

珠一人三頭遞起藝文作遞臥遞起以飼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賢左智藝文作右智左賢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十五羽族部〔按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莊子云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曰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琳琅爲實與此小異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元圻案〕引見御覽四百四人事部四十五而舜師之作而爲舜之師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啜不義之水〔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仲尼讀讀今本太平御覽作作誤春秋老耼踞竈觚而聽〔原注〕觚竈額也　〔集證〕引見御覽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元圻案〕原注文亦見太平御覽　〔藝文類聚八十〕莊子曰仲尼讀書老耼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吾衍閑居錄曰〕古人穴地爲竈故席地可憑其觚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原注〕羊溝鬭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　〔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一十八羽族部　〔爾雅翼〕鬭雞私取狸膏塗其頭輒鬭無敵此非有厭勝特是狸能捕雞異雞聞狸之氣則畏而走　羊溝亦作陽溝〔爾雅釋畜〕雞三尺爲鶤郭璞注陽溝巨鶤古之名雞○〔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一〕載此條多莊子謂惠子曰六字原注是司馬彪注文亦見藝文類聚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爲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元圻案〕此條見何書當考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何云〕抓玉篇古華切引也擊也　〔集證〕引見文選枚乘上書諫吳王注〔按〕〔漢書枚乘傳〕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元圻案〕〔汪藻浮溪集種德堂記〕百圍之木其始生也數寸之蘖耳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亦作搔　〔字林〕搔先牢切抓壯交切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集證〕引見文選謝脁登孫權故城詩注　〔顏氏家訓勉學篇〕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脁詩曰鵲起登吳台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此耳學之過也○〔元圻案〕〔藝文類聚九十二〕之垝句無之字垝作危榆作枝八十八引莊子與此條所引同　〔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注〕引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從風而起謝脁登孫權故城詩注與此文同〔又〕引司馬彪注曰垝最高危險之處也

金鐵蒙以大緤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一十三珍寶部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集證〕御覽作其服博戲其睫流僞　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

青鷄愛子忘親　聲氏牛問夔　戴尊累十　亡羊得牛斷指得頭羌人燔死揚灰　葉公好龍之喻　驚怖顛病之徵　射所見以鈞異　函牛鼎蟻不措足　鄭龍不愛身活人田而得士

舍。〔集證〕引見御覽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青鷄愛子忘親。〔原注〕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全云〕原注是正文〔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〇〔元圻案〕〔爾雅釋鳥〕鷄鳩寇雉郭注鷄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集證〕引見御覽八百九十九獸部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原注〕酒尊也〔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一器物部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四人事部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元圻案〕引見太平御覽七百九十四四夷部今本作將子曰蓋莊字之誤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選注作拖〕於堂葉公見之棄〔閣本作弃〕而還走〔選注作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集證〕引見文選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癲病〔集證〕引見御覽七百三十九疾病部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鶴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集證〕引見藝文類聚巧藝部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原注〕喻聖主之法明好至不敢蹈也〔集證〕引見後漢書劉陶邊讓兩傳注

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克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案吾當作君〕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轂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五十七人事部〇〔元圻案〕今本御覽作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殺人固將殺之簡子還車轂田曰今吾田也得士文多缺誤

梁君以白雁射人公孫龍下車撫心以齊景不以人祠旱獵而得善言　視皮輒囊喻學　易牙和秋禽　祝牧謂妻韍佩　泰山梁父勒石　槐兎目鼠耳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彀弩〔原注〕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新序作公孫襲〕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原注〕齊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元圻案〕亦見御覽四百五十七藝文類聚六十六載此條文有增減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原注〕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原注〕輒擊者也一作撮〔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〇〔元圻案〕〔史記李斯傳注索隱〕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或蘇子亦有是言也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集證〕引見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集證〕引見御覽四百二人事部〇〔元圻案〕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埒勒石凡千八百餘處〔集證〕引見後漢祭祀志劉昭補注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

鷁鶂布穀之變　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　叔文相莒　母猶績　好學爲福　學猶飛鳥　羽翼　不學變心　行　莊子逸篇　十九　老子指歸　引莊子　僮子行任　車　卵胎鷁鴻　虎　積微之善　至吉祥　身我神道　始不始生　不生　金玉成積　國不安　速賞深罰　盜愈多　胸癥不可　鑿　蟁蝱蟣蝨　不射斫　同明同形　同利同功　陰陽始終　嬰兒忠於　仇讎　窮谿之獸　無兕虎　嚴君平以　諱稱莊子　道德經象　天地　楚人賣矛　及盾

而始規。二旬而葉成。[原注]鷁爲鶻鶻爲布穀布穀爲鷁此物變也〔一[集證]引見御覽九百五十四木部〇[元圻案]今本御覽誤作淮南子[藝文類聚八十八一載莊子槐之生也云云無更旬二句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集證]引見御覽三百六十九人事部

禮若亢鋸之柄。[原注]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集證]引見御覽七百六十三器物部〇[元圻案]注亦見御覽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集證]引見御覽六百七學部[閻按]余孫名學翼取此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按][漢志]莊子五十二篇今郭象止定爲三十三篇是逸十有九篇也 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箧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閻按]漢嚴遵老子指歸引莊子甚多皆不見今莊子書其爲逸篇可知備載之以補王氏之漏焉　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其爲飛鴻也翥翼凌雲矰繳不能逮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勍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離也故滴滴之流久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　我之所以爲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也身之所以爲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　夫起福生利成功遂畢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審僭財貸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後出愈奇令速嚴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　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癥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劇也　蟁蝱著面不可射也蟣蝨著身不可斫也　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元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其外同非聖人莫之能明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　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讎及其壯大有識欺紿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虞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身匪易事理然也　[全云]張南湖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曰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氏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逸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輕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湖之言厥而篇然余弁疑是書乃贗本〇[元圻案]近仁和御史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困學紀聞載莊

魄二首　有繫謂之　縣　襄公知大　體　禹問兩祖　浣女　玉女投壺　天笑　霓電虹　水靜猶明　海水周流　致地動　朽瓜爲魚　梁麗衝城　何子朗擬　馬捶　不生不化　盲無與乎　眉目　鷁鶂布穀　之變　刖不假文　履　蘭膏翠蚌　致災　鳴鐸以聲　毀　薰燒膏銷　縱橫家蘇　子　孝己事親　夜五起　舜讓天下　蒲衣　太子晉服　師曠　尸子書二　十篇　勝母盜泉　朝歌　舜祠田漁　雷澤　舜若日月　父母

子逸篇數十然未盡也[穀梁傳]哀二年疏引莊子楚人賣矛及楯者見人來買矛卽謂之曰此矛無何不徹見人來買楯則又謂之曰此楯無何能徹者買人曰還將爾矛刺爾楯若何〔一顏氏家訓勉學篇〕引莊子魄二首[文選吳都賦注]有繫謂之縣無謂之解[西征賦注]引襄公之應目夷知大體者也[離騷父老注]引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若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藝文類聚二]引陰陽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不爭故爲霓玉女投壺天爲之笑則電[又]陽炙陰爲虹[八]引水靜則明濁則混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又]引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八十七]引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九十二]引鷁爲鶻鶻爲布穀布穀復爲鷁此物變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梁麗可以衝城司馬彪注麗小船也皆今莊子所無[又南史]何子朗嘗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捶蓋馬捶亦逸篇也[愚按][列子天瑞篇]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張湛注曰莊子亦有此文并引向秀注今莊子無此文[陸德明莊子釋文逍遙遊]瞽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此下更有盲者无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爲假文履今逍遙遊亦無此二句[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與藝文類聚八所引稍有不同耳不得竟謂之逸文若初學記所引梁麗可以衝城見在秋水篇孫氏或未詳考

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香部]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銷。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蘇秦能爲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父老之言本於此。[原注]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全云]楚老父之言見於龔勝傳〇[元圻案][史記蘇秦列傳]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殺秦[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莽既簒國遣使迎勝勝不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謂〔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名秦

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見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〇[按][北堂書抄]一百二十九]引尸子作孝己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愛其親也 又曰。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九年而服師曠。[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五] 漢書稱孝己。[漢書陳平傳]今有尾生孝己之行注如淳曰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又武五子傳]孝己被謗伯奇流放[文選]馬融長笛賦注引世紀曰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莊子外物篇]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莊子稱蒲衣子。[應帝王第七]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云云 其事見此。[原注]太子晉事見周書〇[元圻案][周書太子晉解]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師曠曰請使瞑臣往師曠見太子云云師曠曰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史記荀卿傳]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爲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漢藝文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爲魯人[後漢書呂强傳注]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見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集證]水經注沂水條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語比考讖曰水名盜泉

劉彥和文心雕龍

程子子華子

傾蓋語孔子

鬼谷子師

河圖上蹟下沈

風輪水樞

有大造於趙宗

程子前後不一人

叔向讒萇宏

殷法刑棄灰

仲尼不潄卽斯泉矣〔淮南子〕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〇〔元圻案〕〔漢書鄒陽傳〕陽齊人也景帝少弟梁王待士鄒陽之梁陽爲人有智略不苟合羊勝公孫詭惡之孝王下陽吏陽上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太平御覽有歷山二字〕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太平御覽有其漁二字〕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狩〔太平御覽作儉儉與險通〕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見太平御覽八十一〕文心雕龍〔祝盟篇〕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他有所據乎。〔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官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沈約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程子見家語〔致思篇〕子華子見莊子〔讓王篇〕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卽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葉適字正則水心其號也〕銘鞏仲至〔全云名豐東萊弟子〕所謂程子。卽此書也。朱文公〔讀子華子漫記〕謂詞繁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集證〕〔玉海五十三書目儒家〕子華子十卷載劉向校錄序曰向所校讎中外書子華子凡二十四篇以相校除複重十三篇定著十篇又曰子華子程氏名本字子華晉人也善持論聚徒著書自號程子〇〔元圻案〕〔莊子讓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朱子曰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惟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爲河圖亦仍劉牧之謬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僞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觀其書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前一篇託爲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爲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竝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剟他書傅會爲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卽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衞之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呂相絕秦語其不足信甚明　〔晁公武曰〕藝文志不錄子華子書觀其文辭近世依託爲之　〔葉正則鞏仲至墓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悠固之心敝毀者違天地所悠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爲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圮敗而辱激哉是言也　〔日知錄〕莊子所云子華子乃韓昭釐侯時人按史記年表韓昭侯元年上距孔子之卒凡二百二十一年其非孔子所見之程子明甚

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讒萇宏。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宏。叔向之沒久矣。〔元圻案〕〔內儲說下〕叔向之讒萇宏也爲萇宏書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周以萇宏爲賣周也誅萇宏說苑記誅萇宏事與韓非子略同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

衛鞅論囚赤渭

周衛亡於從衡

西周君獻地三十六

失度孤男

成駒

侯侈雅侈

推哆

桀染羊辛

岐踵戎

桀時有干華

榮夷終號

公鼓

崇侯虎導

紂

優施驪姬

燔詩書明法令

楚損枝官

韓非子注

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案〕見內儲說上又曰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集證〕〔劉歆新序〕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五蠹〔韓非子篇名〕曰。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衞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衞亡於衡也。按史記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衞爲衡之事未詳。〔方樸山云〕衡成而秦帝從成而楚王周滅於從衛亡於衡正相對望　〔全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〇〔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赧王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三十六周君王赧卒

說疑〔韓非子篇名〕曰。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按〕在下中今本作推　餘皆闕。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畢氏沅曰〕墨子及古今人表抱朴子良規篇與此書愼大篇皆作干辛說苑尊賢篇作干莘　岐踵戎墨子諸書多作推哆亦作推侈　殷紂染於崇侯惡來。〔高誘注〕惡來嬴姓飛廉之子　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高誘注〕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畢氏按墨子作染於傅公夷蔡公穀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干辛〔在下中〕榮夷終卽榮夷公。虢公鼓卽虢石父。〔原注〕墨子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〇〔元圻案〕此墨子所染篇文　〔傅子矯達篇〕桀信其佞臣推哆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　〔詩以伐崇墉正義〕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故伐之　〔晉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韓子〔和氏篇〕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何云〕意者商鞅所燔止於國中至李斯乃流毒天下

又〔和氏篇〕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爲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屬疾第五首〕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

儒服妨耕戰
公孫龍堅白異同辨
鄧析子無厚篇
持鱣拾蠶
深宮之女皆儀秦
虞鄭之扁鵲
輪矢不自爲圜直
左下鉅魏屠費金璧
西門豹納璽
烹阿封即墨

枝官。〔原注〕枝官二字前未有用者〇〔元圻案〕〔四庫全書韓非子提要曰〕韓子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然瓚爲何代人犿亦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也

又問辨篇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名家〕公孫子十四篇〔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史記荀卿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平原君世家〕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

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說林下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集證〕〔說苑說叢〕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灑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

叔瞻宮之奇。二人俱見左傳亦虞鄭之扁鵲也。〔案〕此韓非喻老篇文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此二語朱子語類解可以託六尺之孤取之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逕。皆有自來。〔元圻案〕〔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桑公奇之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也常授太宗經書與聞軍國大謀浩曰臣嘗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云云〔通鑑晉穆帝紀〕升平元年秦東平王苻堅素有時譽呂婆樓曰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致之堅因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堅廢生自立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又升平三年燕主慕容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　〔晉書德宗紀〕元興元年桓元篡帝遷帝於潯陽三年下邳守劉裕起京口討元元誅帝復位六年裕滅燕十三年滅秦十四年裕爲相國宋公受九錫命冬裕弒帝於東堂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顯學篇劉夢得用此語。〔原注〕恃作俟〇〔元圻案〕〔劉夢得答連州薛郎中論書儀書曰〕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世無一矢俟自圜之木則千歲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蘿蘩無非良材耳　劉夢得名禹錫自云系出中山唐書有傳

鉅屠之費金璧。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原注〕趙之郭開齊之后勝皆受秦閒金魏信陵君之以毀廢亦以萬金爲閒三國遂墟矣〇〔元圻案〕〔外儲說左下〕鉅者齊之居士屠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又云〕西門豹爲鄴令左右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復以治鄴因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拜之豹納璽而去〔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併烹之〔戰國策〕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王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使爲反閒趙王使趙葱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王翦大破趙軍虜趙王遷又齊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破秦軍于河外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魏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四年竟病酒而卒

郭開后勝受閒金
秦萬金閒信陵
一目視一國
鄭長者之書
聖人治吏不治民
高赫爲賞首
楚傒胥邱負客
咎犯善隱
石乞侍坐屈建
仲尼使視
介子推
荀息累棋加雞子
楚共王逐申侯
晉文遇欒武子
葉公問樂
王翦

人主以一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外儲說右上此名言也。鄭長者之書。見漢藝文志。〔閻按〕人主二句見韓非子爲齊宣王之語宣王聞之鄭長者有言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方爲鄭長者語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卻合〔集證〕〔漢志道家〕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王氏志攷曰袁淑眞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〇〔何云〕人主治三公九卿三公治臺諫監司九卿治其屬監司治其屬斯言不可以韓非廢。〔閻按〕韓謂搖木者拊其木張網者引其綱

韓子難一篇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閻按〕史記作共呂氏春秋作赦淮南人閒訓與韓子同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按〕〔史記趙世家〕三國共滅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妄。〔孔叢子答問篇〕昔我先君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怍意是則世多好事者皆非之罪也〔馬氏繹史曰〕知伯之滅去孔子卒二十七年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尊賢篇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甯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邱負客。出士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爲平王繆矣。〔原注〕甯子甯越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城濮之戰在楚成王四十年歷穆莊共康郟敖靈而後平王立又正諫篇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納之。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咎犯晉文公舅平公文公之六世孫又權謀篇曰。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屈建楚共王時人白公勝平王之孫又尊賢篇曰。介子推行年十

延陵生誤延陵王

徙赤菽賜田宅

債表仕長大夫

鞅徙木予金效吳起

宿沙煮鹽

善漁

魯仲連子十四篇

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介子推從晉文公出亡文公得國隱而死不聞有相荊事其時夫子猶未生也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集證〕說苑佚文也引見後漢皇后紀上注文選魏都賦西征賦注同〔案〕靈公獻公會孫荀息於獻公卒後死里克之難按犯建子推息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羣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雜事篇楚共王逐申侯申侯成王時人共王成王之會孫晉文遇欒武子欒武子欒書也晉景公十三年書將中軍景公文公之孫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樂王鮒見左傳襄二十一年葉公諸梁見哀十六年皆不同時

韓子十過篇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爲君亦未之攷〔集證〕元吳師道本趙策直作延陵君不復知鮑氏之改王爲君矣

韓子內儲說上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菽何本作黍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似順論慎小篇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事見史記商君列傳其祖吳起之遺智歟〔元圻案〕〔容齋四筆六〕商鞅變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令吳起治西河云云予謂鞅本魏人其徙木示信蓋以效起〔史記吳起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而烈王立七年而顯王立顯王八年爲秦孝公元年衛鞅入秦

說文鹽字部古者宿沙今說文作夙古宿夙通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沙子

柳子厚辨鶡冠子

伯己什己等五至

郭隗言師友臣役

伍里扁鄉縣郡

軌里連鄉

禍福倚伏

至德若不繫舟

烈士貪夫所徇

鶡冠子用鵩賦

玉璞鼠腊尹文子

慎子言聰明聾聵

承桑修德廢武

不得一魚焉見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五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焉見御覽八百六十五〇〔元圻案〕〔漢書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王氏致曰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史記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史記魯仲連列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隗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鵩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元圻案〕〔博選篇曰〕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其徒處〔戰國策〕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王鈇篇〕鶡冠子曰其制邑里都使矔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陸佃注扁當爲甸後皆放此扁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齊語〕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世兵篇〕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又曰〕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又曰〕至德無師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衆人域域追于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烈士徇名貪夫徇財至博不給知時何羞〔賈子鵩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又曰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又曰〕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又曰〕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衆庶馮生〔又曰〕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又曰〕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柳子厚辯鶡冠子曰〕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冠子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書錄解題道家〕鶡冠子三卷陸佃解〔按〕〔漢志〕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非其全也韓公頗道其書至柳柳州則曰淺鄙言也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自今攷之柳說爲長〔李善注〕文選鵩賦多用鶡冠子顏師古注賈誼傳略不一及豈所見與柳子厚同歟

戰國秦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元圻案〕〔尹文子大道下〕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漢志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游稷下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公見慎子〔集證〕不聰不明四句在亡篇中引見御覽四百九十六〇〔元圻案〕〔書錄解題法家〕慎子一卷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篇先申韓申韓稱之唐志十卷滕輔注今纔五篇〔案〕莊周荀卿書皆稱田駢慎到到趙人駢齊人見于史記列傳

吳子初見魏文侯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

吳子四十六篇
韓信多多益辦
治衆始治寡
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孫子十三篇
傷農事害女紅
李克七篇
鍾鼎銘番吾之蹟華山之博
郭有道碑
無愧
昌黎諛墓持金爲劉乂壽
周武帝除天下碑
伊尹五就呂尚三就
鬼谷子從橫家
秦儀師鬼谷子
捭闔之術先揣摩

謂承桑氏也。〔原注〕一本改桑字爲乘誤○〔元圻案〕〔漢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六篇今存六篇說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宋高似孫子略〕謂其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于司馬法者

程子伊川遺書曰。韓信多多益辦。是分數明。按孫子勢篇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辦。〔集證〕曹公注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漢志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亦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孫子列傳稱十三篇在漢志之前牧之言固未可以爲據也　多多益辦史記淮陰侯傳作益善此從漢書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原注〕見說苑反質篇 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元圻案〕班固自注曰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韓子外儲說左上謂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閻案〕番音婆番吾趙地名漢爲蒲吾縣今之平山縣也李吉甫言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　〔何云〕此條當入前韓子中○〔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蔡邕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　〔唐書劉乂傳〕劉乂者一節之士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

鬼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原注〕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避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閻按〕王氏竟忘伊尹事出孟子○〔元圻案〕今本鬼谷子作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厚齋此條所引據太平御覽　〔孫子用間篇〕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新舊唐書作三卷蘇秦撰柳子厚曰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　〔晁氏讀書志曰〕史記謂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尹知章敘謂此書即授儀秦者

尹知章序鬼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轉丸胠篋今亡三章。然秦儀

胠篋轉丸
飛鉗
騁其巧伏其精
蒯通善長短說
從橫家蒯子主父偃
戰國策名短長書
雋永長書
脩書
邊通學短長
鬻子書遺語
自長自短非增損
柔仁廉清各有貴
列貴虛騈貴齊
朱貴己臏貴勢
廖貴先兒貴後

用之。裁得溫言酒食貨財之賜。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深見其閫奧乎。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原注〕程子曰秦儀學于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鉗○〔元圻案〕〔鬼谷子捭闔篇〕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又飛箝篇曰〕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澗而箝之　〔周禮春官典同正義〕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

蒯通善爲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田儋傳索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全云〕唐人趙蕤著長短經十卷倣談王霸機權正變之說蓋本於此　〔集證〕〔漢志從橫家〕蒯子五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元圻案〕〔漢書蒯通傳〕蒯通范陽人也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史記田儋傳〕太史公曰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八十一首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欲令此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短長書是也　〔又主父偃傳〕主父偃者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又張湯傳〕邊通學短長剛暴強人也　〔劉向校戰國策序曰〕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繆用相激怒也又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長短術也

鬻熊爲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漢書藝文志 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脩政語下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所無。〔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魏相奏記霍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與早卒之說不合攷漢志道家鬻子說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　〔文心雕龍諸子篇〕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　〔唐逢行珪鬻子序曰〕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編秩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知孰是

呂氏春秋審分覽不二篇曰。老耼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案〕〔高誘注〕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貴齊齊生死等古今也 陽朱貴己。孫臏貴勢。孫子有勢篇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注〕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也兒良作兵謀貴後 荀子天論曰。愼子有見於後。無

見後見詘見齊不見畸　陳駢作道書　王廖兒良　宋鈃見少無見多

梓人傳本呂覽莊注予功以主不以佐賞巧匠遺規矩

起昌陵疏本呂覽屠黍去晉歸周

見於先。〔楊倞注荀子論愼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注〕其意多以屈爲伸以柔勝剛故曰見詘而不見信也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注〕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子名鈃宋人也〔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見少而不見多也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己爲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柳子厚作規模從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元圻案〕〔楊升庵謂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今案傳中實兼取其意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見本傳本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篇

說苑權謀篇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未分亦無周威公〔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按晉平公以魯昭十年卒自是年以至春秋之終又歷七十四年晉雖衰而未嘗亡也〔又〕周威公乃當考王威烈王之世恐所謂晉平公者誤矣呂氏春秋先識覽晉太史屠黍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爲晉出公當從呂覽然晉政在大夫久矣非以驕亡也屠黍不可爲知幾〔元圻案〕〔史記六國表〕周元王三年晉出公錯立定王十二年晉哀公元年〔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四卿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當在定王之十二年〔周本紀〕定王子哀王哀王弟思王思王弟考王相繼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然則晉出公亦卒于兩周未分以前

臧三耳三牙

壹動而五美附

冠履不易　用日中必彗　太公六韜金版六弢　尉繚子

因水因地因時　張夫人諫苻堅　有因成無因敗

清澈富煴調和大暢郊祀歌后土富煴

孔叢子公孫龍臧三耳呂氏春秋作藏三牙。〔何云〕牙字乃耳字篆文作目傳寫之誤〔集證〕〔繫辭傳〕藏諸用鄭本作臧〔惠棟云〕說文無藏字新附有之漢書皆以臧爲藏〇〔元圻案〕〔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明日平原君曰疇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于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呂氏春秋審應覽淫辭篇〕作三牙〔按呂覽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畢氏校云〕尸子韓非子作續牙皆隸轉失之此誤耳爲牙之證畢氏于淫辭篇校云餘姚盧氏作三耳是也但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見漢書本傳新書云五美附。〔原注〕見五美篇業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案〕〔誼本傳疏曰〕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苴履〔新書階級篇〕作弗以加枕弗以苴履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見本傳政事疏顏注此語見六韜守土篇主上之操也。亦見政事疏語出尉繚子。〔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六韜六卷舊本題周呂望撰考莊子有金版六弢〔經典釋文曰〕司馬彪崔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本又作六韜謂太公文武虎豹龍犬也則戰國之初原有此名然即以爲太公六韜未知所據漢志兵家不著錄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則六弢別爲一書顏注以今之六韜當之毋亦因陸德明之說而牽合附會歟〔又〕尉繚子五卷周尉繚撰其人當六國時不知其本末漢志雜家有尉繚子二十五篇兵形勢家有尉繚子三十一篇今雜家亡而兵家傳二十四篇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主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集證〕〔晉書列女傳〕苻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賈誼書禮篇云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煴〔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四〕后土富媪張晏曰坤爲母故稱媪刊誤曰言后土富媪者由漢以土德也仁傑曰媪當作煴字之誤也見賈誼新書按字書煴有二義一曰烟煴天地合氣也一曰鬱烟也富煴以烟煴爲義后土富煴照明三光即新書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之意

文仲勝盜自矜
寒壽暑夭　蠶以寒餓引日多　道家冷醫家溫
春貸秋賦民皆欣　魚德蝯賜　種樹傳本淮南
聾馬為聾蟲　狂馬猘狗　龍聽以角不以耳
學猶渴飲河海　李少君家錄　葛稚川乞為句漏令　抱朴子內外篇

鹽鐵論（周秦篇）文學曰臧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閻案〕暑氣多夭寒氣多壽出淮南墬形訓）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修短驗於物者也（見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論養生者嗇於此觀之（〔原注〕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煖通〇〔元圻案〕〔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物理論云云見藝文類聚醫類）

淮南子（說山訓）曰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方樸山云〕此徂公賦芧之說）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案〕〔荀子天論〕謂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聖人順其天政亦此意）亦見文子（上德篇）此柳子種樹（郭橐駝）傳之意

文子（道德篇）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云蠬聾無耳淮南子（說林訓）曰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又曰馬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原注〕山海經檢此語未見〔閻按〕季海名淮金華人孝宗朝丞相〔集證山海經〕龍聽以角之說宋黃東發曾駁之不知所據何本〔張世南游宦紀聞〕引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聵〔本草注〕引生育論云龍耳虧聽故謂之龍亦龍聽不以耳之證〇〔元圻案〕王淮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二）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見太平御覽六百七）伊川（作明道行寶）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為方士家錄蓋依託也（〔元圻案〕〔抱朴子內篇論仙第二〕按董仲舒所

漢武禁中起居注　漢武故事　穆天子傳體制　女史內起居注　夢與少君登嵩山　西京雜記　荀悅申鑒
韋編鐵擿漆書
黃石公素書三略　風后化老子授張良
朱買臣好學

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于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　晉葛洪字稚川句容人元帝為丞相時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遷散騎常侍自乞為句漏令終于羅浮山事跡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雜家〕抱朴子外篇五十卷今本作內外篇八卷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名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職官三）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閻案〕〔隋書經籍志〕謂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何云〕明亦有內起居注毛傳所謂女史彤管之法也〔集證〕〔史通史官篇〕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〇〔元圻案〕〔抱朴子論仙〕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上帝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　西京雜記今本六卷舊唐書經籍志曰晉葛洪撰〔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事皆劉歆所說葛稚川采之其稱余者皆歆本文此條所引今本無此文　漢武故事今本一卷舊傳班固注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于王儉　荀悅淑之孫後漢書本傳悅字仲豫獻帝頗好文學悅侍講禁中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

祛惑（抱朴子篇名）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某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今乃大悟（內篇二十）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擿見於此（〔原注〕擿一作擿此方士寓言也〔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十六〕引論語比考讖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葛氏蓋本緯書）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見於此（〔原注〕漢光武詔引黃石公記未有三略之名）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見史記留侯世家索隱）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荊公（咏張良）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元圻案〕〔李運命論〕載文選李善注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又〕賦注引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　〔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黃石公三略三卷案黃石公事見史記三略之名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唐宋藝文志並同光武詔引黃石公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之語出此書軍讖之文又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疑即商英所僞撰）

太平御覽（十）引鄒子曰朱買臣（字翁子漢書有傳）孜孜脩學不

流眾漂麥　禮從宜不從俗　愼子十二論　鄭簡公任子產抱鐘而朝　景公田暑梁忘返　泰士子牛治齊獄　泰祝子游主宗廟　申田主田野倉庫　齊景以五子比四支　晏子言爲知本　蔡中郎秘論衡　王充師班彪矜己　王充厚辱其先　詆孔刺孟　宋人學而名母　蔡氏談助

知爾之流眾。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何云買臣流眾高鳳漂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其後遂爲名儒

愼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原注〕見初學記禮事類〔集證〕〔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 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元圻案〕〔史記孟荀列傳〕愼到趙人著十二篇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愚謂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蠱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全云〕此然孟子行辟人之意而失之○〔元圻案〕〔賈山至言徐樂世務書〕篇末議論皆主尸子之意皆言治而忘其本者〔晏子春秋〕景公田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闢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晏子曰心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晏子之言庶幾知本

論衡。蓋蔡中郎所秘玩。而劉氏史通序傳篇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闕〕楚文康名勝仲字魯卿丹陽人見文苑傳 亦曰。充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佛肸公山之召爲濁。又非其說驂舊館而惜車於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案俱見論衡問孔篇 若充者。豈足以語聖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驚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元圻案〕〔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注〕〔袁山松漢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 充本傳注抱朴子曰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宋高似孫子略曰〕袁山松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見宋史文苑傳陳振孫載其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衮斧書將成而卒著灌園集二十卷今存二十卷

周成魯哀問舜冠冒皮句頸　東戶季子雁行不拾遺餘糧宿畝首　子思子二十三篇　老氏以無爲德咸言虛不言無　劉邵人物志　泰否出絕不常　出乎顏淵韋元成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閣本有於字孔子。〔集證云〕見好生篇荀子哀公篇同 尚書大傳以爲成王問周公。〔集證云〕今本大傳無〔北堂書鈔〕引書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領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荀子〕哀公篇注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言在德不在服也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勾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見初學記九帝王部 餘糧棲畝本於此。〔元圻案〕末句閣本作小注〔文選左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李善注〕淮南子曰昔容成氏之時置餘糧于畝首〔胡廣注〕曰餘糧棲于畝畝〔淮南繆稱訓云〕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文與子思子略同〔高誘注〕東戶季子古之人君〔漢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晁氏讀書志〕子思子七卷今本一卷乃宋汪晫編〔王氏漢志攷〕謂取諸孔叢子蓋即此本 此條蓋正王楙野客叢書以餘糧棲畝始於左思之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案〕咸今本人物志作感誤 爲德。以謙爲道。老子以無爲德。以虛爲道。此八觀篇文 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事迹具三國志本傳其注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阮逸序曰〕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考其行事而納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元圻案〕法言五百篇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宋咸注天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閼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存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化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云云

或問賢。曰顏淵黔婁四皓韋元成。法言重黎篇 王介甫曰。

黔婁子四篇

覆舟奔車無夷孔

魏武刪削孫闔盧盡觀十三篇婦人試戰魏武新書

迷陽草味美多刺楚狂遊北門郤曲傷足

出乎顏淵。則聖人矣。出乎韋元成。則衆人矣。〔元圻案〕〔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欲以爲相辭齊王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元帝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安危篇語也。余襄公靖〔全云〕名謹箴用之。〔集證〕〔太平御覽〕引殷康明愼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言愼也〔山谷漫尉詩云〕覆轍索孤竹奔車求仲尼皆用韓非語○〔元圻案〕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起家進士歷官工部尚書謚曰襄事迹具宋史本傳著武溪集二十卷四庫書著錄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原注〕非筆削爲十三篇也〔何云〕非筆削句亦正文○〔元圻案〕〔太平御覽〕載魏武帝策曰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廬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繁富行于世者失其指要故撰爲略解焉〔漢藝文志兵權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注孫子序〕武所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意曹自爲新書旣駁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其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全云〕胡致堂寅云。荊楚有草。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無傷吾足。〔閻按〕問楚中人亦云不識迷陽草但有一種花名刺子其抽條可食兒童呼爲陽馬蓋恐卽迷陽草○〔元圻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注卷十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序）戰國策後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原注）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强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文與韓子同鮑彪注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據此鮑氏知此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爲失攷（元吳師道國策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予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于一舊士人家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愬朴元祐在館中取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史類）戰國策注三十二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又注十卷宋鮑彪撰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增所遺者謂之補糾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不如徐公美（見齊策）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佼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焉今王察之齊國治矣（集證）此條新序今佚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二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全云）文敏公邁盤洲弟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元圻案）（容齋三筆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于晏子云云（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于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民無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同

齊負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見齊策）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按）（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呂覽作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高誘注）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喻食小魚而鯢居人國喻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之東閭（齊策）斮之檀衢下又云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呂覽本篇云）吏陳斧質于東閭蓋行刑之所每斮者以吾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在中下）注即狐咺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冶之類乎（元圻案）洩冶事見左傳宣公九年洩冶臣也狐咺民也咺乃後世韋月將之流幸則郇模不幸則歐陽澈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注見上卷）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何云）是故趙襄子曰尹鐸之所寬也（全云）此亦有慨於汪文諸公策略之不用○（元圻案）（齊策）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于外燕兵獨至臨淄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史記田單列傳）燕引軍東圍即墨即墨大夫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燕昭王卒惠王立田單縱反間燕使騎劫代樂毅單遣使約降燕軍益懈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即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閒餓而死（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絶互相

應援以爲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臨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書抵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之又帝㬎德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

孫武策吳破敵　國策逸文遺事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何云〕陸遜破昭烈于猇亭微得此意今本無之〔元圻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據險作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採作樵牧故作固又多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　〔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𨼋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瘉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迺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鄗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躠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尙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于守不利于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關山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于姚注本者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　王氏此條令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補云

燕王與樂間書　樂毅答書燕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見燕策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元圻案〕〔新序雜事三〕田單患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田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慚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云云　〔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說爲是〔馬氏繹史曰〕史記國策皆以爲燕王喜與樂間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以新序爲是　燕王名喜惠王之曾孫〔史記樂毅傳〕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爲昌國君

絕交去國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元圻案〕〔國策〕作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公孫宏有三　漢晉時有公孫宏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憙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韓子說林云公孫宏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集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于虞延傳又按晉惠帝時亦有與平津侯同姓名者爲楚王瑋長史見晉書王渾潘岳楚王瑋傳〇〔元圻案〕〔戰國策〕公孫宏語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然願因公往矣又司馬喜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宏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于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于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宏走出

國策逸文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元圻案〕姚宏所舉佚文較姚寬少二十事其呂不韋一事寬舉史記索隱而不及文選〔容齋四筆〕一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然則寬所舉亦有所遺也

由余仕戎伐戎　樂毅不圖燕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事見左傳文公九年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闚戎士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元圻案〕〔史記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以女樂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　〔閻氏潛邱劄記二〕綱目赧王三十六年趙王欲使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曩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減省通鑑原文爲識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殊有關係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　〔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注引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孤每讀此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舜造漆器　禹彫俎　褚遂良論　奢靡之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十過篇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元圻案〕〔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彫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彫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齊威刑毀譽 威王姬知佞臣 烹阿封卽墨

田文非孟嘗君 吳起商文論事君

三閭大夫掌族屬 昭屈景忠楚 屈氏亦爲甲氏 漢徙諸國關中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閻案〕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于孝宗以攻其左右者。〇〔元圻案〕〔列女傳〕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王大悟，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薛士龍浪語集〕奉使淮西回上殿第三劄子曰：齊威之霸，其機不在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呂成公薛常州墓誌曰〕薛季宣字士龍，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史部傳記類〕古列女傳七卷，續傳一卷，漢劉向撰。續傳不知誰作，或曰班昭，或曰項原，皆影附無據也。

大事記周安王十六年：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以上皆解題文 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見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元圻案〕〔審分覽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明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而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宋真德秀讀書記六十一卷，原本分甲乙丙丁四集，今惟存甲集三十七卷，皆論天人理氣之奧；乙集二十二卷，論虞夏以來名臣事迹，略倣編年之體。今本止甲集，無乙集。

王逸注楚辭序自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全云〕蓋公族大夫之職 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彊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庚桑楚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此陸氏莊子釋文之文 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全云〕昭奚恤、昭陽亦戰將。〇〔元圻案〕漢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見漢書婁敬傳。昭睢之諫見史記楚世家，屈平之諫見本傳。〔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于齊。懷王薨，太子辭于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傅慎子曰：獻之。太子歸卽位，齊來取地，昭常曰：不可予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于秦。〔新序〕載屈廬不從白公爲亂，亦三閭之賢者也。

卞莊子館莊子 陳軫論救韓魏

秦爭韓魏 范睢遠交近攻策 韓玘亡韓 范睢論穰侯失策 李斯論趙高逆謀

周赧後繫秦 西周公東周君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云〕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註者又妄爲之說歟。〇〔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戰國策三〕陳軫謂楚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諍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云云。蓋以管與而幷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幷於秦，出於范睢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睢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閻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〇〔元圻案〕〔史記范睢列傳〕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以能幷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于范睢。〔蘇子由古史四十九范睢蔡澤列傳〕蘇子曰：范睢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幷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及睢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實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睢、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幷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事在秦莊襄王元年 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何云〕自威烈王後，卽當與七國平書。〔又云〕三晉猶王所命，而齊威朝周，秦楚皆故臣也，王雖微弱，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秋存陳

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閻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爲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遷西周公於𢠸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通鑑周紀〕終于赧王五十九年乙巳是歲赧王崩次年丙午即以秦紀繫年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胡三省注曰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爲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繫年〔大事記卷五〕終於周赧王五十九年卷六終於秦昭王五十二年解題曰是歲秦旣滅周故以秦年統諸國

六國纂於異姓召公澤及戰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爲黄秦爲呂唯燕爲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閻按〕楚爲黄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爲哀王仍考烈王所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進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閒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秦先取蜀後楚白起勝楚

老泉權書強弱篇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按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元九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何云〕宋之亡也蜀先破而襄陽隨之〔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蓋皆得蠶食之策齊楚最遠故最後取之也○〔元圻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爲縣屬南郡〔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旣爲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與老泉同意

富比陶衛魏冉商君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全云〕商君却有衛鞅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圻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吳師道曰索隱引延篤云陶朱公子荆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之今按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國策文不易得董晉語回紇懷光譚忠說劉總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謂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閻按〕文苑英華作談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閻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于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說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縛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强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圜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鶵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牆太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劍其阮可爲安矣然兵折于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于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顲翫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何云〕韓學左傳〔全云〕董晉庸人耳韓公爲之點綴生色本來面目希矣譚忠則信有策士風○〔元圻案〕〔唐書董晉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又藩鎮劉總傳〕譚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胡三省于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

韓愈狀晉溢美

滅周生高覆齊生景滅國自滅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謐曰是歲高祖生〔閻按〕臣瓚以高帝爲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集證〕〔袁文甕牖閒評〕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弑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元圻案〕秦莊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即以是年即位故袁氏云爾

秦滅於始皇二世時七國並起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二年始皇立〔閻按〕秦本紀爲四年此從六國表而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瀛國之子亦可畏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妄爲報應之說○〔元圻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田儋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爲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沛公非諸侯後而項梁初起亦不假楚號也

始皇除謚期萬世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

新莽推曆紀改元
宋明帝給期
光武復租惕遠期

趙王不忍獻五城
尹翁歸不可干私
傅堯俞不敢餽陳金

燔書愚民
指鹿爲馬
束蒲爲脯
子嬰刺趙高
銷刃箝語

比干秣馬金闕歌

殽桃林春秋屬晉
史記字數

三皇五帝諸說

帝紿二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元圻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賈山至言〕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紀歷六歲一改元布天下〔宋書明帝紀〕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秋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〇〔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於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宋傅堯俞以陳師道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事正相類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束蒲〔何云〕束蒲爲脯見風俗通〔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善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元圻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秦既稱帝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師古曰箝謂箝籥其口不聽妄言也卽所謂禁耦語者也〔賈誼過秦論〕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詐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韋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原注〕古歌尚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全云〕此條注是正文〔又云〕洞歷記本僞作〔何云〕豈有感于己之遇皓與叢脞至此書何足傳〔集證〕〔吳志韋曜傳〕曜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記載多虛無錯謬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撫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此條所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二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閻按〕孝公非春秋時〔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尚弱耳

史記正誤〔原注〕〔索隱正義〕史剡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〇〔元圻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



舜歷試在位年壽

太康至少康百年史記不著少康功

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峯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記述其弟五峯語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元圻案〕〔胡五峯皇王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國朝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僞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于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紀聞引五峯說大繆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戴史遷爲正而不錄伏羲神農究屬史遷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舜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元圻案〕書載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計舜年百有十歲如史記則止百歲〔林氏尚書全解曰〕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爲三十年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卽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幷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襄四年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

祖乙去相居耿
思盤庚違序說
太甲桐亳年數
祥雉立廟說違序
九世廢嫡無中丁
太戊爲太甲孫

說之疏。〔閻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何云〕夏統中絶百載不紀羿浞子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尙也○〔元圻案〕〔通志夏統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閒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矣〔明徐孚遠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盤庚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毁。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元圻案〕〔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鄕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索隱曰〕由不見古文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爲卽位六年。遷說妄也。〔閻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尙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條〔何云〕按閻說似精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于桐字○〔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遷之事故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爲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況太甲中篇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其文甚明義門之辨孟子兩三年亦最確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與書序相違。〔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肜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繹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七商成湯論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元圻案〕〔竹書紀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而後太戊立如太戊爲太甲子則太戊卽位之時已五十四五歲矣又七十五年而陟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爲是

不窋失官奔狄
公劉避桀居豳
古公三子皆同母
文王受命稱王
武成言大統未集
受命作周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周語云。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閻按〕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竄戎狄者不窋遷豳者公劉唯韋昭誤以爲一事〔集證詩大雅公劉正義〕按豳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疑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漢書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僖五年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繆。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荊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元圻案〕史記曰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以明太任之克嗣徽音育此聖子耳且曰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泰誓論以爲妄說。五峯胡氏皇王大紀十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原注〕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尙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閻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元圻案〕唐梁肅受命稱王議曰太史公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謂反經非聖不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殷道未絶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爲受命之歲仲尼因而序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爲之數也宋諸儒之論皆本於此

武王觀兵盟津

武王祭於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泰誓論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伊川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見遺書十九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閻按〕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孔氏曰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懼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罔有悛心云云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王封先聖後 焦薊鑄黎封地異名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今本史記作祝 封帝堯之後於祝。今本史記作薊 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樂記 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禮記〕作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于祝正義引史記文同然則今本史記薊祝二字蓋互易而誤〔蠶序按〕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豈可于下車行之樂記乃甚言其速耳

襄王叔帶爲母弟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元圻案〕〔僖五年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共政曰共和 共伯和行天子事 邱首共山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二十六年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邱首。〔元圻案〕〔漢書古今人表〕共伯和在中上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按汲冢云云〔馬氏繹史曰〕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陸氏莊子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

后稷封邰由堯

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詩大雅生民篇 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伐紂卜龜不吉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泰誓中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全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

穆王卽位年壽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呂刑 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樸山云〕推此名有所據之語則凡與書序違者不必苦駁矣

五羖大夫事互異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閻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記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于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方樸山云〕史載趙良之言不得改之以從己非矛盾也

賜秦岐西地 秦獻岐東地 秦境東至河 終南山在岐東 秦襄穆相去年遠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秦譜 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

紀高后違經
漢呂唐武立紀

汲黯公孫宏事謬
汲黯歷官至卒年
史記有錄無書
渥洼神馬

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元圻案〕秦之列爲諸侯始于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霸西戎〔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侯伯侔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閻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即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所自出但以例周衰而後即違反耳〔集證〕〔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夾漈所本○〔元圻案〕〔黃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亦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爲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漁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錢徒事虛言史家之大患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注之年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元圻案〕〔史記汲黯列傳云〕一居淮陽七歲而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窐曲之窐〔玉海四十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著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州爲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于紀聞取此條而通鑑問答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黯好直諫之間可謂無門戶之見矣

咸池五車
天潢
參白虎位
申非正西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元圻案〕一吳氏又曰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援志文證其爲胃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按古者謂期爲歲取歲星行一歲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昴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爲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斗爲帝車咸池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于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領諸方列宿初不以四獸主四方七宿參爲白虎其位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于昴畢之後虞仲翔說易以坤爲虎而不取兌爲虎之說與史漢合

敬王元王
年數違異
貞王定王
貞定王
史記疏略
抵梧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疑脫一爲字文多抵梧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

吳世家光僚世次史公採用世本說闔廬刺王僚

斷髮文身不可用太伯仲雍虞仲

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忠世本四卷則所謂王侯大夫譜者疑即漢志之世本蓋古經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即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衷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而死於魏諷之難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二名一名仁一名赤也如史記則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爲貞字誤耳豈周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也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也〇〔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爲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爲說也。班固司馬遷傳云。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爲正。〔全云〕世本若不誤則劉向必不更作矣然觀向之新序說苑亦未必不誤也朱子之時世本尚存見語類〇〔元圻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謁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于是使專諸刺僚〔註〕闔廬謁之長子光　謁即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遏在下上〔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荊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原注〕〔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泰伯無與焉　〔閻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方樸山云〕示不可用此句最善道聖人之心事〇〔元圻案〕〔左傳哀七年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傳言太伯端委云云

太宰嚭入越未誅

微子牽羊把茅

燕世家召公疑周公

衛莊公再娶夫人

衛武篡兄共伯國武公暮年箴戒共伯髧髦早死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周紀八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嚭納賂乃止解題曰嚭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霸也宜哉〔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幷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所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微子之命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方樸山云〕說得微子左右遂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〇〔元圻案〕〔左傳僖六年正義〕說與書正義同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耳。〔元圻案〕君奭序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下云立爲太子　詩邶風燕燕篇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爲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全云〕詩尚有戴嬀大歸之作然則安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按〕〔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　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弒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弒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

夷姜稱夫人

鄭桓庶弟母弟兩岐

虢鄶獻十邑

桓公寄孥謀虢鄶

齊徙薄姑治臨菑

齊頃欲王晉景

諸侯相朝授玉

是共伯未嘗有見弒之事。武公未嘗有簒弒之惡也。〔閻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爲精詳。王魯齋猶作駒牆之見何歟。〔何云〕此論有功名教。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集證〕按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誡於國。又詩著衞世子恭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爲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爲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宣公庶母。左傳桓公十六年。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鄭譜。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元圻案〕〔詩鄭譜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言母弟。

虢鄶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鄭譜。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閻按〕〔詩集傳〕檜下亦仍馬遷之訛。〇〔元圻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敝補丹依柔歷莘。君之土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九邑之事。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齊譜。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元圻案〕胡公丁公伋之曾孫。獻公胡公之弟。夷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

魯哀歸卒有山氏

西伯太公陰謀

言兵宗太公

伯禽報政之遲

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成三年。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集證〕〔按齊世家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義云〕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于兩楹之閒。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將亦尊魯爲王乎。王劭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哀二十七年。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元圻案〕〔呂成公大事紀解題二〕潁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

鄂侯哀侯事

晉城求爲絳都

文侯錫命誤重耳史公未見書序文侯重耳相去世代

申生母非齊桓女秦穆夫人非女弟夷吾重耳母非姊妹

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元圻案〕今本墨子無太公忤合語惟鬼谷子有午合篇說見上卷

晉世家鄂侯郄閣本作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唐譜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唐譜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氏曰於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集證〕〔葉大慶考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并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爲重耳今以書序考之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遷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〇〔元圻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夾漈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緡爲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奚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按〕〔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及則當爲女兄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僖公十五年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虢射惠公之舅〔僖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飢惠公命輸之粟虢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虢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虢射爲惠公之舅也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于戎生文公者姬姓故曰大戎狐姬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爲姊妹耳秦穆夫人亦共世子之姊非妹也

武王夢生子名虞夢龍夢蘭

陳佗免厲公事史記分一人爲二史記以無爲有

舜姓姚氏後賜姓嬀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昭元年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燕姞之夢蘭爲己子見左傳宣三年彼皆發夢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何本是作皆遷之妄〔元圻案〕史傳所紀符瑞多傅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于母則更鑿矣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陳譜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按〕桓五年杜注佗桓公弟五父也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曰束晳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閻按〕索隱亦辯其誤而此援證尤精〔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居嬀汭其後因姓嬀氏左傳昭公八年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嬀

重黎祝融吳回祝融後八姓

蚡冒熊達

楚莊王好讔伍參子伍舉

謂胡公之前已姓嬀妄也〔元圻案〕詩譜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注思有虞君也姚虞姓昭八年左傳史趙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注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引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　王莽自稱爲舜後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皆不足據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檜譜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按〕〔鄭語〕史伯曰夫荆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韋昭注〕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芊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僞誤如此可謂數典而忘祖○〔元圻案〕書堯典正義亦以史記爲謬　〔史記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　〔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陳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以重黎爲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爲之說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文公十六年正義曰杜註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元圻案〕〔馬氏繹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王汾原曰傳云王毋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云云似杜注爲長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讔新序雜事四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爲淳于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子勸伐燕

微子封宋

管蔡周公長幼畢公毛公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集注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按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何云〕五世從祖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圻案〕〔路史發揮曰〕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御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元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于從孫舜受天下于從祖自其家人爲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嚳何以不謂之巽位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帝堯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以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按〕〔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武庚于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家之文杞世家當作宋世家詩周頌振鷺序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定四年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全云〕此卻未必可據畢公與于十亂之中毛公亦參牧野之役而一在康叔之後一在聃季之後是富

聃季載叔 振鐸聃季載卽南季

魏惠王及襄哀紀年

反言論秦魏成敗

辰之爲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管叔亦弟也又云洪景盧嘗辨之○〔元圻案〕〔定四年左傳〕將長蔡于衛不聞長蔡于魯也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楊朱篇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買杜之說未可信也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爲說。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閻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注名聃非〔全云〕深寧以杜註廣史記之異同耳閻氏但據史記將謂深寧未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證定宇惠氏曰〕按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史記作冉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未改封世爲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魏世家。二十六年惠王卒。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閻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集證〕〔日知錄〕今按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耳〔又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改元又與魏惠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四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于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元圻案〕〔通鑑周紀〕愼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卒幷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眞今從之〔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烈王五年庚戌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子罃是爲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愼靚王二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何云〕此則嗟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 史通雜說中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何云〕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方樸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所云天帝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傳曰〕秦聞公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惜信陵君之以毁廢而咎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贊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朔娶晉成姊

屠岸賈滅趙事難信 程嬰匿武事無據 王文恪記宣宗失實

孔子世家小聖人墜都攝相年不合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成八年正義曰。按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案〕父指盾也〔爾雅釋親〕母之姊妹爲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爲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閻按〕衰內子爲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成八年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强。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閒。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案朱子說同 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考之。見其誤。〔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于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誡無庸有爲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憲宗已後人其紀宣宗爲憲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全云〕洪景盧亦嘗辨之○〔元圻案〕〔容齋隨筆十〕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不可譏 潏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

伯夷傳多寫作怨叩馬之諫難信伐商已在位十一年

弟子傳言子貢失實魯齊吳越事乖違

有若爲師撤坐商瞿五大夫之語

**宰予以不**

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方樸山云〕〔濤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然左傳國語所載亦不過此數事 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全云〕濤水原本作淇水按淇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濤水濤水則復也閻氏改淇爲濤殆以是書引濤水爲多耳〇〔元圻案〕歐陽公謂三傳述經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史遷不免此病此濤水之論所本〔胡五峯皇王大紀六十五〕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衞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語錄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何云〕此亦妄論 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方樸山云〕此皆誤讀史記者余有伯夷列傳解頗正之〔程易田云〕注引程子之言閻本作卽位已十一年何本作十三年余檢史記及鄭康成說皆作受命七年文王崩史記受命十一年伐商漢書受命九年文王崩十三年伐商余有此書泰定元刻作十一年則何本作三字者據康成及漢書改之也〇〔元圻案〕原注引伊川語見遺書卷十九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通鑑外紀〔周紀七〕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元圻案〕一〔蘇子古史三十二子貢傳〕蘇子曰予觀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恆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恆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宋黃東發史記日抄曰〕子貢雖曰存魯其機辯儀秦不及也史之言未必盡然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何云〕商瞿五丈夫之語其陋正與辨專車之骨相似〇〔元圻案〕〔史通暗惑篇〕有若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于十哲遠尼父既沒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爲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答胡康侯第二書〕曰田常爲亂於

**附田常死**闞止子我誤宰我

稱去邠事誤滕爲梁

刺客傳皆有害名教曹沫劫盟事難信豫讓眞義士

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何云〕此亦索隱之言〔閻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于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爲尤妙云又按因闞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全云〕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反似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誤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兩士匄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弁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矣若以賢于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孫頤谷志祖云〕宰予之見殺于田常乃以忠而得禍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愼勢篇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蓋死于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爲亂也〔集證〕一張淏雲谷雜記一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予爲闞止然無確證終不能破人惑也考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公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說苑所云與左氏哀十四年傳正同獨以闞止爲宰予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〇〔元圻案〕〔東坡史評曰〕李斯上書諫二世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何云〕魏趙匹也安得以太王去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齋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初未有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哉 君臣之義有死無貳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竝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按〕此二句賈子語 乃引而寘

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藉之共器乎。〔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有豫讓風豫讓之後爲高漸離漸離之後爲留侯是一脈非聶政比〇〔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謂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蘇子由古史〕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于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眞義士

張叔未嘗言按人張歐不如釋之守法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歐張叔之名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謂不按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何云〕此天子納袁盎之說自示意于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劾奏也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全云〕鄧公能言之而歐居其官者反不能之良足罪矣

五羖相秦事失實

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閻按〕九當作六

揚雄後遷而引其語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何云〕索隱言之矣

韓魏陪楚莊葬馬史記載事先後顛倒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後爲先。〔元圻案〕〔史通申左篇〕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又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述子貢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按〕〔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廢著猶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貯鬻財〔注〕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 史通雜說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方樸山云〕貨殖二字本取論語不得不及子貢所以記緣起也〇〔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憲于蓬藜閭而終身恥其言之過於是名教之樂爲不可及矣

陽由與黯俱爲忮同車不均茵伏汲黯折宏揖青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原注〕漢書作馮 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按〕〔史記汲鄭列傳〕一黯數質責湯于上前曰公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而黯嘗毀儒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此東坡題李太白眞語 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全云〕馬班不應顛倒至此或者黯與陽由同列而相惡故不得已而同車不肯均茵耳其曰不敢則繆語也〔方樸山云〕同車未敢均茵伏專承司馬安句不關汲黯〇〔元圻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忮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爲忮句當云汲黯文忮矣其誤蓋由于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楙野客叢書〕謂黯蓋遠之非畏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爲忮終是擬非其倫也

陳涉侧湯武春秋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 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共議哉。〔何云〕無謂〇〔元圻案〕〔明陳氏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乎著所始則一也〔錢氏大昕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秦之亡起于陳涉耳何嘗以陳涉比湯武哉夾漈以譏史公謬矣

夾漈譏孟荀傳

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閻按〕〔何屺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傳中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漈或讀之不詳

游俠傳取近仁義

仁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爲煦煦孑孑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元圻案〕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六家要指宗道德家儒與五家並數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眞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全云〕六家要指原歸宿于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譏之〇〔元圻案〕〔太史公自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意旨

封禪書。皇王大紀。五帝紀論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

泥金檢玉

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後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鑴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鑴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爲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後事也　〔方樸山云〕此正史遷作封禪書之旨細讀篇首引書處自見〇〔全云〕何說是卮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〇〔元圻案〕五峯胡氏之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比也一書主意全在結末然而其效可睹矣一句遷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日抄曰〕封禪之事起于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纖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善讀史記者

開金縢書揃蚤事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元圻案〕索隱已辨之　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哲宗朝歷寶文閣待制謫道州安置後入黨籍

張釋之歷官事實文景時廷尉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洪氏〔全云〕景盧〇容齋續筆二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按〕漢書作毆師古曰讀與驅同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何云〕此論審〇〔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二百年恐簡篇漫滅誤以後三年爲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於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爲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爲廷尉于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爲他職矣景帝元年譏刑復書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爲諸侯相然後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二〕按本傳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諫從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三年按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比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爲公車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圻更考本傳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卽位如幸霸陵在前三年則其時帝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遽興北山石槨之歎且釋之官終于廷尉其爲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爲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爲何官本傳不容不書而猶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公劉至太王歷年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述字致君世家宛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服戎晉和戎魏絳和北戎平王末諸戎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原注〕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末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于伊川允姓戎于渭汭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西戎卽此條之說也〔又云〕考陸渾戎卽陰戎允姓戎卽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逕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連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　〔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便亦與秦接壤閻說似精而未確

齊人歌田成非諡鸜鵒謠稠父宋父正統時城隍雨滴謠劉秀謠飛來謠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暗惑篇〕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集證〕〔韓子外儲說右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遷之說本此〔方樸山云〕輿人之誦衝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定書既事而驗作書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音則云未必卽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諡駁之卽如鸜鵒童謠在文武世所謂稠父宋父豈卽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注之不然豈有身爲魯大夫而敢名其君者乎且卽鸜之鵒之亦未必是此鸜鵒字〔又云〕正統時京師謠曰土地土地城隍土地而郕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　〔繼序按〕方說是矣然滕公之銘又曷爲解又按正統時謠云雨滴雨滴蓋音如與弟也〇〔元圻案〕光武之將興也先有劉秀當爲天子之謠岳武穆之將擒楊公也公自言有除是飛來之讖吉凶先見理有或然

過泗水求九鼎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潏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

商頌非正考父追作

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游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牴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粹中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旣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〇〔元圻案〕〔史記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繆說耳　此條與第三卷辨證略同

微子箕子比干去留太師疵少師彊奔周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干也。〔閻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於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於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書傳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元圻案〕〔周密齋東野語〕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注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宋詩紀事五十二〕劉度紹興中秘書省校書郎

天道與善難窺測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元圻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閻按〕戰國策亦是廢〔何云〕考之戰國策則秦廢太后乃實事經世書不足據〇〔元圻案〕〔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爲相封應侯魏冉就國〔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宣太后之沒書薨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旣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辨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實　〔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雎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

以匡事使臣武子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按〕〔成二年左傳〕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注甯相甯俞子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閻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不蜚不鳴進隱兩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何云〕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之及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三皇之書易以卜筮存
本草素問以方伎存
秦燒詩書百家
神農問太乙小子
本草上中下三品
藥分君臣佐使
唐慎微證類本草
帝王皇霸象四時
莽時霸橋災
霸者繼空續乏
七國冬之餘沴
溫公文潛詠舜詩
舜崩蒼梧葬九疑
湘夫人以涕揮竹
虞舜不南巡
巡狩當總於禹
二妃不以期頤從狩
熟五斗米頃
炊五斗黍許時
天官書占歲旦風日
緋衣人召長吉

#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黄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名炎二云。[原註]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〇[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黄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惟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註已見卷九[王晦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黄帝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爲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本草以方技存其天乎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三年二月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

司馬公虞帝篇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今本柯山集五十卷不載此詩二詩可以袪千載之惑。[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註]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史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司馬溫公史剡曰]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沈存中夢溪筆談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矣則巡守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地在要荒之外豈復巡狩而死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公詩云云此說爲得之[路史餘論曰]虞舜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俱過期頤孰自從狩之事哉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元圻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正義]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廉頗攻樂乘奔魏
秦行金間李牧
郭汾陽解兵柄
周陽由疑汲黯不類
鄭莊與黯同傳之非
梟鸞不接翼
賈生弔屈原
跖爲秦大盗暴郢
莊蹻楚不能禁
大盗楚莊蹻有二
莊濠伐夜郎王滇
唐蔑唐昧
秦利珠翠鑿越
尉屠睢將監祿轉餉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趙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閻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〇[元圻案][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攻燕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王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信非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忮。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忮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黄老而惡儒好黄老乃當時習氣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弘輩之僞儒耳[又云]此條亦覆其謂汲鄭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〇[元圻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史記汲鄭列傳曰]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自言之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蹻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蹻。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蹻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蹻也。名氏與盜同。何哉。[元圻案][漢書賈誼傳]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注]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蹻[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高誘注]莊蹻楚成王之大盜畢氏校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蹻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蹻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爲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豪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蹻[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蹻伐夜郎即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蹻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蹻並言[案]秦殺唐昧昧即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蹻當威懷時亦可見此註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淮南人閒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

殺西嘔君譯吁宋　桀駿大破秦軍　發謫戍備越　尉佗求女爲衣補　蒙恬將兵北伐　亡人贅壻略南越　淮南王諫伐閩越

之嶺。〔高誘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嶷之塞。〔註〕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註〕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註〕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註〕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馳弩。使監祿轉餉。又以〔以何本作一誤〕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全云〕〔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佗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謫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零渠西嘔君乃西甌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卽甌〔繼序按〕古以交趾爲西甌大事記在始皇二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原註〕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〇〔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通鑑秦紀〕〔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嚴安書〕見本傳

美人和項羽歌　楚漢春秋　項羽飲帳中作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面〔何云〕正義作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丹書鐵券辭　漢封功臣多不終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原註〕下二句不同〔何云〕下二句尤質厚〇〔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呂后欲爲高墳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東陽侯張相如　下蔡亭長詈淮南反

東陽侯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黜徒羣盜所耶。而反何也。〔原註〕謂英布史漢不載〔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蒼之流此條可以補史闕〇〔元圻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啓九國皆同姓　長沙以異姓王　班表削書之非

漢大啓九國。燕〔高祖子建都薊〕代〔高祖子恒都中都〕齊〔高祖子肥都臨菑〕趙〔高祖子如意都邯鄲〕梁〔高祖子恢都淮陽〕楚〔高祖弟交都彭城〕荊吳〔高祖兄仲子濞都吳更爲吳國〕淮南〔高祖子長都壽春〕淮陽〔高祖子友都趙〕皆同姓也。長沙異姓。〔吳芮〕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集證〕〔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析異姓同姓爲二表則太史公之封二等之敘與文意不屬蓋太史公爲異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之爵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削遷雖於表敘總說而表列淮陽固敘既明言荊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梁與淮陽又削長沙異姓一句何以知淮陽爲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全云〕漢表最無義皆妄改史記者也〇〔元圻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鬼神避斷行　水搖物作　趙高能誦名言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見史記李斯傳〕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方樸山云〕趙高能爲爰歷篇安知不能爲此言〇〔元圻案〕爰歷恐亦如呂氏春秋集儒者爲之

樂書十九章　房中歌郊祀歌　李延年拜協律都尉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元圻案〕〔史記樂書曰〕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曰〕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房中歌十九章

淳于髡十酒說　羅襦翠笄　滑稽傳言飲量

御覽〔七百十八〕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

齊用越人蒙
鄒陽獄中上書

辯士匿名書
二世爲十八子
杜預撰善文
摯虞作文章流別

獻鵠獻鴻說互異

楚人沐猴而冠
蔡生舍木侯謂人
韓生說羽都關中

高祖赦令無自矜
石鼓文不矜伐

漢詔周文齊桓並言

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鄒陽傳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云云。〔案〕〔集解〕駰案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此書在善文中。隋志總集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全云〕〔晁公武讀書志〕謂摯虞始作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如蕭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薈萃文章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此文褚先生所補 說苑奉使篇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十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元圻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連子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濔而浴鴻鴻失其裘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略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王　〔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　〔宋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攷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班史通鑑以爲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爲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案〕此令史記不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 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何本作孫子 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子瞻石鼓歌〔元圻案〕〔東坡石鼓詩曰〕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漢制度霸王道雜
董子尊王絀霸
王任德霸任刑
魏晉王霸兩失

班史敘漢臣無倫
漢求才羣士響應

軍中皆左袒
受刑右肉袒
王孫賈陳涉軍袒右

約法三章異讀

成名。此高帝之詔也。〔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 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儗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伯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殽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〇〔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后紀 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革倉猝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閻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讀以袒左爲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見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爲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全云〕陳涉之起亦袒右厚齋之說未足信　〔廣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爲呂之言爲辱也詳見讀史漫錄〇〔元圻案〕〔呂后紀師古注〕袒脫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脫其一耳　〔猗覺寮雜記〕謂周勃蓋用王孫賈之策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原註〕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何云〕厚齋亦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　〔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爲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時人　〔閻按〕何屺瞻曰刑法志

淮陰羞與噲伍　沛公欲留秦宮　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　狗屠非漢臣可及　未易可輕句法

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爲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〇〔元圻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可輕。〔何云〕可字以意增 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元圻案〕〔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張良傳〕沛公入秦宮室帳帷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又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急迺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何義門〕增可字蓋取漢書韋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儼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也句法〔案〕〔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漢書刊誤補遺　朱子書論刊誤得失　三劉漢書標注　吳斗南爲五總龜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叔孫通傳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攽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宋會絳序曰〕兩漢刊誤補遺蠹隱居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今迺援据古引誼旁搜曲取畢蠹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　漢高宋高射蛇事　惠帝立四皓碑　文章緣起　高士傳　楚山丹水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爲虛亦不可盡以爲虛若此事則誠誕耳〔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元圻案〕劉羲叟通鑑問疑曰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羲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覽四十三〔閻按〕〔金石錄〕有四皓神位神祚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元圻案〕〔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決防年獄　明帝辨墾田牘　昭帝知燕王旦之詐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元圻案〕〔通典刑法雜議上〕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爲宜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亦載其事　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旦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內長文字誤

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元圻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塢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此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改經者之敝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周成漢昭喻苗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何云〕此就一事而論亦復引經未當〇〔元圻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與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權人謗而不絀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

李悝盡地力之教　李克七篇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原注〕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原注〕

見細德之險微

漢書命世奇作中興記傳不足觀班固與諸人撰漢記

陸澄引史記注班書班馬詳略文異垓下戰先驕楚兵齊陸澄博覽

古本漢書篇第嗣王範得漢書真本劉之遴等校漢書之遴言古本之謬

相魏文侯富國强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一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集證][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賈誼弔屈原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阸之證。則微當作徵。[何云]文選作徵宜據以刊正漢書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元圻案][文選六十]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注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險徵謂輕爲徵祥也

史通。覈才篇述傳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漢記之創始也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元圻案][後漢書班固傳]固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建中初爲公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詔留仁壽闥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案]摘當從史通作增皆采摘成句。標爲異說。此史通補注篇云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樊噲傳彘肩之不言生。田儋傳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閻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卻史　[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懈也卻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衆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繞出其後矣　[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繞出者　[元圻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官散騎常侍祕書監領國子祭酒　[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　前輩以下云云乃樓攻媿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語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何云]之遴妄語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敘傳固在耳○[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爲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　[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傳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脩漢書至建初中乃成一又班昭傳云八表幷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敍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敍傳又今本敍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敍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敍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繫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實爲東漢之人惟附於敍傳故可於況伯游穉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之遴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記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敍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史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莽王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家法哉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況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師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遴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　[錢氏大昕曰]古本漢書亦猶姚方興之舜典也當時無識古者故以爲真本之遴雖錄其異狀數十事細考之皆是後代史例適形其妄而已皇后次帝紀本於范蔚宗范又本之華嶠諸王次后妃則李延壽南北史已然此歐宋所本也

梁人僞撰漢書本古以後代史例說班史范史皇后次帝紀南北史諸王后妃次

西京雜記作者庾信不用吳均語吳均齊春秋通史蕭賁善山水能書

漢書言號言聲字法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酉陽雜俎語資篇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何云]今人作詩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於褒城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西京雜記六卷晉勾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餘言今鈔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其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作也　[晁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爲吳均依託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時聘於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祚封義成縣侯　[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子昭胄昭胄子賁字文奐好學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卷數多寡懸殊當另是一書吳均有續齊諧記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

網漏吞舟之魚王霸等爲廷平王溫舒使吏督盜　韋平父子業相周勃亞夫父子相平當父子　子長忠臣九篇忠臣傳列陰陽家七略別錄　董公啻兩生名逸董公如時聞不著功兩生如鳳不可羅轅生脫屣圭組　陳萬年以諂教子范滂姜敘母勵子楊阜爲韋康復仇

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並舉。〔閻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元圻案〕〔眞西山大學衍義曰〕刑獄號爲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宣帝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爲平矣。〔又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稍遷至廣平太守。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縱使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聲爲道不拾遺。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闊。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全云〕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眞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元圻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又韋賢傳〕韋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　周勃于呂后時誅諸呂。亞夫于景帝時平吳楚。

藝文志。子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何云〕子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以攷矣。〔全云〕何氏過於左袒古人。〔集證〕〔隋志〕〔簿錄篇〕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

董公之名不聞。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元圻案〕董公注已見。〔漢書叔孫通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五十六萬之師。不約而來。彭城之所以敗也。使義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不爲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與。〔王氏通鑑問答〕出宛葉。擒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諂。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全云〕西京風俗。不可以此一事而盡貶之也。翟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脩。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翟義母不爲禍去　梁以韓安國距七國荀藩等推琅邪王監典午司馬氏隱謎王蠋不受燕封田單封安平君封建郡縣之異翟義興南陽武臣勝儒者　辛慶忌救劉輔朱雲張萬福拜陽城成帝后趙飛燕裴延齡傾陸宣公之救韓說倪寬　靡有孑遺耗矣飢者毛食　衛綰以戲車爲郎

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爲康報仇。未有閒。阜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敕敘與阜參議。〔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義兄宣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何云〕七國獨非封建乎。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翟義注見上。節行可以回人心。〔元圻案〕〔漢書梁孝王傳〕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爲盟主。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即皇帝位。〔三國志蜀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氏隱謎也。〔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使人謂蠋曰。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不聽。燕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十餘城。齊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　晁无咎嘗非太史公不爲王蠋立傳。胡子知言。郡縣天下。可以支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支承平。可以支變故。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圻案〕〔容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爲可羞也。〔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　武帝時按道侯韓說之救倪寬事見劉向傳。亦辛張之比。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繼序按〕一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無曰耗。〔集證〕〔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爲郎。〔師古注〕戲車。若今弄車之役。鹽鐵論。除狹篇。賢良曰。戲車

鼎躍鼎官
武力鼎士

五屬國處
匈奴屬國
北地
後置
西河美稷
胡三省地
理注稱佳
鄭忠以張
掖擊匈奴

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治躍〇〔元圻案〕〔衛綰傳〕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爲郎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爲太子太傅代桃侯舍爲丞相〔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台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云三年 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注〕應劭曰音丘慈 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案地理志〕三水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秪曰都尉治無屬國字 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閻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之甬上見袁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閻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于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攷〔元圻案〕〔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

張良爲張
仲張老後
張湯張皓
留侯後
張氏譜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閻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閻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況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元圻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

相如爲自
敘傳
馬班傳相
如自敘自
古人皆
敘風徽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下云〕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 序傳篇文 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卭。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下云〕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亦愧乎 亦序傳篇文 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敘歟。〔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所爲耳史通當有所據〇〔元圻按〕〔史通雜說上篇云〕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畫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漢財用之
數都內禁
錢
少府領園
地作務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見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七 漢財用之數。大略見此。〔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經賦有餘羨

淮南憚衛
青汲黯
何武李尋
論董賢
伍被言衛
青將兵
徐弈步隲
論董賢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原註〕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何云〕吾家汜鄉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傳則固有憚黯之語〔魏志〕徐弈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隲疏也〇〔元圻案〕〔漢書辛慶忌傳〕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又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上書曰臣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又伍被傳〕淮南王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士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習將兵未易當也王曰夫參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又淮南王長傳〕王銳意欲發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三國志魏徐弈傳〕太祖以弈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又吳步隲傳〕隲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 蘇子由元祐元年二月上疏曰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實兼取二說

不附王莽
諸人
馬宮傳無
事跡
宋金二史
紛煩
五大夫城
中山五王
皆侯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原註〕見龔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勳邕其元孫也 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原註〕見卓茂傳 王皓王嘉並棄官。〔原註〕見李業傳 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云〕無他事蹟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全云〕何氏但欲爲班固佞臣故作此語漢史不傳忠義自是大闕略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王崇龔勝邴漢梅福逢萌不附莽而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翟義賈萌張充諸人討莽而死者也龔勝不應徵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竟不附莽而死於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爲立

傳當勝於儒林諸公之寥落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爲臺無事蹟之馬宮作傳則吾不知蒙孝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云〔又云〕高固不仕莽淮陽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耆舊傳令狐整仕莽見周書〔盧月船云〕王青之祖文翁與崔太守起兵而死亦義士也見周觀傳〇〔元圻案〕〔全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與翟義起兵於東郡之難而死〔齊氏召南漢書攷證曰〕鮑宣傳特附薛方等七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後漢書卓茂傳〕茂與孔休等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咸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汚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案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脩清節不仕王莽〔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儒林傳〕牟長不仕王莽高詡父容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洼丹字子玉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方術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水經注十一〕易水出西山寬谷中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又十七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遯迹於斯〔趙氏金石錄十八〕漢禮殿記跋尾云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以上諸賢皆厚齋所謂當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者故附著於此

栘中監　重常負貳

論衡。別通篇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閻按〕〔蘇武傳〕監上有廏字如淳曰栘園中有馬廏武爲之監也〔集證〕〔按新序節士篇〕孝武皇帝時以武爲栘中監使匈奴亦無廏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契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負貳難哉詳此是百官莫知者栘字耳

漢功德見諸儒書陳平仲紀光武孟堅頌孝明

又須頌篇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閻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董子制度之別下食上珍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見本傳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制度篇。〔元圻案〕繁露第二十七一作調均篇

不窺園有五人炫焯閉門讀書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不窺園門。〔閻按〕謝承後漢書作圃〔案〕見三國志陶謙傳注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閻按〕後漢書作門者十七年。〔元圻案〕〔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不窺園三董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蓋補其所未及〔北史儒林傳〕劉炫與信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

號萬石者五家廖剛四子秉麾節石奮武子爭寵馮揚八子二千石嚴延年母責錄囚秦伯平羣從之貴張稚圭平獄之應司馬安蕭望之萬石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襲爲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閻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方樸山云〕石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幷其姓稱之故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爲文故可傳後此諸家便少味〇〔元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爲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後漢書馮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閒榮之號曰萬石君焉〔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爲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後漢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張文瓘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唐書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徙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爲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爲萬石張家〔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爲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人二家亦可號萬石〔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絢雞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三入官以上諸人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案〕〔公卿表〕審食其亦再入爲丞相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劉寬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爲太尉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楊賜亦再入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司空再入三入尚有劉寵楊賜黃瓊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漢文減喪服光武七廟共堂魏祖制終服四篋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

晉武合祀郊至
荀胡論喪制

至幷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何云〕南北亦有異論○〔元圻案〕〔漢書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纖七日釋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至平帝爲一廟藏十一主於其中〔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以時定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祖廟爲常　〔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幷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從之　〔荀悅漢紀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　〔胡氏讀史管見曰〕行而有悖于天有累於身雖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虧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

顏倫善御

揚雄河東賦。本傳載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愚嘗考韓詩外傳。二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倫外傳作淪 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漢末皆立嬰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元圻案〕趙高弒秦二世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沛公破秦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事詳史記秦始皇本紀　〔王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爲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陳遵殊放約
秦少游以字見志
行難工處易持
智得不如拙失
趙忠定父行實
趙侯蹈儒所難
著作君昌言隱德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己爲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元圻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遵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相親友常謂張竦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陳后山集十一〕秦少游字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爲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如少游之拙失也　〔呂成公遺集六〕書趙路分行實後云趙侯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其所從來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矩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爲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鄖客爲侯
李大善令隰川
楊烱令盈川
周校文苑英華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鄖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鄖客爲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上軍侯鄖客。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楊烱隰川縣令李公墓誌曰〕公諱嘉字大善隴西成紀人也遷隰川令晉獻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鄖客爲侯　〔唐書文藝傳〕楊烱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　〔周必大文苑英華跋曰〕文苑英華雖祕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荊帥范仲藝鈞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案〕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自序云益公退老邱園命以校讎攷訂商確用功爲多云云

嚴延年劾霍光廢立
昌邑王妻延年女
宣帝時三大議
武帝不宜立廟樂
戾太子諡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見酷吏嚴延年傳 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紨。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全云〕羅紨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太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 王元石名介金華人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元圻案〕〔武五子傳〕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爲故王妻　〔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　〔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自言所舉及原爵
平陽侯窋舉鼂錯
魯王道堅舉九齡
糊名易書之始
道侔伊呂策高第
魯王方嚴有禮法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見本傳 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

張說所對第一祥符中立謄錄

成公不受官祿成帝使郎授政事太史公書處士退士安諸書不足據通鑑删樊英語

高帝爲謚號之始崔駰章帝謚議

恭顯始爲朋黨言管子國策言朋黨有果氏以新易故

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元圻案〕〔漢書曹參傳〕高祖六年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參子窋嗣侯　〔唐書高祖諸子傳〕魯王靈夔子藹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又張說傳〕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元盛如梓老學叢談〕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中立謄錄之制當更攷〔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攷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何本無能字〕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爲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方樸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援以駁班史之闕〔全云〕此頗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删之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謚議見太平御覽〔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崔駰章帝謚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喻文王盛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爲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五代史唐六臣傳論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蕭望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爲萬世之禍可爲一言喪邦〔何云〕西漢宦者始爲朋黨之論東漢宦者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霆兩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圻案〕〔管子參患篇〕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因遺劍決翁婿事子三遺札

巢父許由或一人山父不貪天下

毛莫如少路分館陶爲屯氏河蕭該漢書音義

何武爲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閻按〕乖崖張詠號〔全云〕張忠定公詠斷杭民子婿之事其意類此〔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此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有此〔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縣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寶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貽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穉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元圻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王君玉國老談苑亦載其事其辭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元圻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曰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史攷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譙周亦不定以巢許爲一人也李善引之文有詳略耳〔孔稚珪北山移文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閻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筆記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今風俗通此篇已佚〕〔全云〕儒林傳下文止云莫如至常山太守按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何云〕古人書屯字只作乇因此致誤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閻按〕〔隋地理志〕館陶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原注〕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監博士蕭該撰〔北史儒林傳下〕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王式授詩褚少孫 褚先生續史記 褚氏家傳　田何子裝傳易　樓護居五侯之門 陳羣雅仗名義　名號侯止虛封 樊噲賜賢成君號 傅寬賜共德君號 爵級四等不食租 裴松之注三國志　史雋漢雋永　壺關三老訟太子冤 令狐茂隱城東山中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原注〕沛人爲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敘錄〔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詆霍大將軍頗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四庫全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褚少孫爲潁川人元成閒爲博士又引褚顗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褚氏家傳一卷褚顗等撰

田何子裝。見儒林傳釋文序錄作子莊。〔原注〕〔高士傳云〕字莊〔元圻按〕〔皇甫謐高士傳〕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說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何云〕陳長文三國名臣未可輕議〔元圻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閻按〕杜佑於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元圻案〕〔魏武帝紀注〕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史記傅寬傳〕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又靳歙傳〕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爲虛封之始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元圻按〕〔書錄解題目錄類〕崇文總目一卷景祐初學士王堯臣同聶冠卿郭緽呂公綽王洙歐陽脩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諸雜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唐書藝文志儒史類〕鄭暐史雋十卷〔書錄解題類書類〕漢雋十卷括蒼林越撰以西漢書分類爲十五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蓋取雋永之義也〔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雋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雋之名嘗取諸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二字。御覽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元圻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戾太子冤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放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載上黨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此葬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訟衛太子卽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東海相遺張敞蟹 張敞以正違忤　刑餘爲周召　魏相因許奏事 戚宦禍始宣帝 許廣漢誤取他郎鞍　宣帝益吏奉　黃霸以神雀欲上聞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 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者○〔元圻案〕〔張敞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以正違忤霍光及山雲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似出邴魏之上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注見卷一 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妄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閈所依唯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全云〕弱翁是時爲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元圻案〕〔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漢書蓋寬饒傳〕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職官十七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爲鳻。徐楚金考說文。當爲鳻。〔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五年代邴吉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此鶡音芬字或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也鶡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鶡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鳻字作鳻鳻亦音芬鳻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王汾原煦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鳻雀似鶡而青出羌中卽小顏所本也玉篇亦作鳻集韻音分今徐鍇繫傳作鳻徐鉉本同別有鳻字訓爲鳥聚非鳥名也

漢惠後立無名子張皇后陽有身王陵黜王呂氏

賈捐之議罷朱崖楊賈更相薦譽

劉歆元韶賣國不終彭城絕食蹈衣袖

絳侯畏誅被甲文帝裁絳侯

揚雄自比孟子羽獵賦稱楊墨

樓護執呂寬養呂公朱家脫季布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爲帝。〔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何云〕非側注〔閻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予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恆山王宏爲帝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漢書本傳云〕誼之曾孫高見實類其祖。〔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圻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即位召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珠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迺從之捐之後坐與楊興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全云〕此小人可以戒矣。〔閻按〕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切齒於趙孟傳之聳也〔元圻案〕劉歆爲王莽腹心封歆爲國師嘉新公後歆怨莽殺其三子與王涉董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傳〔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于齊使彭城王元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韶傳〕韶魏孝莊之姪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爲公文宣謂韶曰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陳政事疏。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元圻按〕〔漢書周勃傳〕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迎立孝文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歲餘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張氏耒漢文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何云〕詞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羣公常伯則左右諫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業者也自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楊墨耶○〔元圻案〕〔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皇勗勤五帝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義門之說然義門遂以此許雄能斥楊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之

趙充國不歸功于人真卿答賀蘭進明

諸史皆沿流春秋經與史分

漢宮室出入儀周衛擊刁斗近臣不著鉤帶入房

匈奴書稱天稱日月突厥致隋書稱天日

罪人也。○〔閻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吏者耶○〔元圻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煇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遂養呂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元圻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伏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容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呂成公雜說曰〕一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卻是闇於事機

劉道原通鑑外紀自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元圻案〕劉歆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已見卷五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閣本作不著鉤帶入房。〔原注〕〔太平御覽〕見三百五十四卷〔集證〕一隋志刑法類漢名臣奏三十卷〔唐志〕二十九卷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見匈奴傳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沙鉢略可汗。〔閻按〕沙鉢略隋書作始波羅〔程易田云〕伊利俱盧所謂雙聲疊韻也伊利俱盧爲雙聲伊利俱盧爲疊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爲影母屬喉俱爲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以此二字不得別爲兩聲益信戴東原斷以見爲喉之發聲影爲喉之收聲爲得自然之音位也○〔元圻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許后以減用上書設爲屏風張某所語端遇竟寧前

黃石公三略玉枕中素書六章陰謀秘法李藥師靖臧宮馬武請伐匈奴

董子欲置明師養士爲博士置弟子員明經以取青紫教子擬籯金漢延方聞之士

西山先生〔跋〕劉深父杯水篇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俱見外戚傳無一字差〔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此〔方樸山云〕想愛其文蓋其書最絕妙也〔元圻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迺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知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案〕〔章懷注云〕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隋志兵家有三略三卷〔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爲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今本作安禮晁公武讀書志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蘭亭玉枕之意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元圻案〕〔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幷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冢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號自此始仲舒對策在元年願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考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武帝三次改元年號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籯金孰知古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與於禮樂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侯勝語教子而擬籯金見韋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宏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曰〕謂籯金不如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閒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俚諺自無足責況於宅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

秦漢後清議尚嚴陳湯韓信無節行主父偃不爲齊容士大夫愧李陵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注〕見卷一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元圻案〕〔韓信傳〕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范史語近
詞冗
蔚宗自稱
其史
翟公巽東
漢通史
六夷諸序
論奇作

馬伏波班
未崇
馬后以援
卒入宮
致堂論馬
援未核

雲臺不圖
伏波
馬援戒兄
子書
王昶作名
字戒子任
戒言人過
先自言
嚴敦通輕
俠客
龍伯高敦
厚周慎
杜季良父
喪致客
郭伯益好
尚通達
徐偉長託
人見意
劉公幹少
所拘忌
任昭先內
敏外恕
季良以援

## 考史

翟公巽。〔閻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何云〕注疑作互 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原注〕其書未見 〔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傳注蓋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穀塍曰〕翟書雖不傳然其旨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耆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複見乃合傳注擬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複見之誤 〔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義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惠集十卷宋翟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謚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掇拾排比編爲十卷

致堂讀史管見三 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爲此等無稽之言○〔元圻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竇固等譖之家益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　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阯歸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呂成公史說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方樸山云〕語以泄敗自其子之過於還書誡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 〔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 〔元圻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三國志魏王昶傳〕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遂書戒之曰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註松之以爲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戒自相違伐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 〔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爲戒乎

書致敗
裴松之論
援昶傷人
明設丹青
之信
光武詔東
手之路
東觀漢記
東觀儲書
比蓬萊山
明告以生
活
黃老養性
之福
光武聽朝
講論不倦
明帝通春
秋尚書

我自樂此
不爲疲
謝承條策
文南宮
漢尚書作
詔文
中書舍人
主文
謝承後漢
書

鍾離意黃
瓊諫旱
成湯魯僖
以旱自責
六事六過

東觀漢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 〔全云〕丹青二字見王莽傳○〔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題劉珍居首其稱東觀者范史竇章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台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脩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　此書僅有　本朝姚之駰蒐集八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重爲補輯分二十四卷此詔載光武紀中案曰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今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之 〔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下〕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注〕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何云〕虛誇大論○〔元圻案〕〔光武帝紀〕帝每旦視朝日仄迺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迺寐皇太子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 〔明帝紀〕帝諱莊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今本東觀漢記帝紀〕一帝嘗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日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畢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間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

謝承父嬰。〔閻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煚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煚 〔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煚 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 〔案〕陸士衡答賈謐詩注引之 漢尚書作詔文。〔原注〕見周禮注 〔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原注〕見通典 〔閻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卽有之永樂閣揚州刊本初郃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攷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何云〕閻謂閣之傳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閣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爲必不然 〔全云〕傳青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卽有刊本亦必僞書 〔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一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盛選諸官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大略篇〕黃瓊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元圻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爲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

郅惲占天象諫莽取以天還以天

魯丕廷對策文　魯恭年八十餘　袁宏後漢記

文苑傳始東漢

東坡書論秦漢文　漢魏晉政柄所歸　尙書中書門下省　三省遞重之由　唐合三省置政事堂

天心〔又黃瓊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拜議郞稍遷尙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郞顗傳〕顗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雨大澍也俱引考異郵而文不同

成湯六事章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郅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元圻案〕〔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惲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會赦得出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元圻案〕〔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弟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餘終于家弟丕以篤學貿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氣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脩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者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　通鑑亦不載此策　〔四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何云〕晉論〔全云〕文之卑亦不特以立傳故〇〔元圻案〕〔東坡與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

漢政歸尙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尙書尙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三國志魏蔣濟傳〕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書論之　〔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郞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後魏尤重　〔唐六典〕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尙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尙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尙書令爲端揆之長　〔明王氏鏊震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尙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尙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爲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尙書疏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中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尙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

杜密劉勝居鄉不同

士大夫實念實事　杜季良以馬書免官　龍伯高擢太守　杜詩訐劉無干及　隱情惜己同寒蟬

王昱服善

佛書沙門始東漢　浮屠不三宿桑下　明帝夢金人飛行　蔡愔秦景等使天竺　攝摩騰竺法蘭　佛經四十二章　天神遺佛好女　革囊盛衆穢　襄楷上疏諫節慾　白閒雙鶡　黃閒弓弩鸐　閭越王獻黑白鷳

大予樂應讖文

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尙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領尙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尙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尙書矣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閻按〕高宗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我君處江湖之遠顧事必爲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凋三光敝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爲劉勝易爲杜密難　〔元圻案〕陳遵字孟公張竦字伯松詳已見上卷〔後漢書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書奏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錮傳〕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　〔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宣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〇〔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郞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法竺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緘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云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鶡。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三百四十七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鷳。〔原注〕非禽名也〇〔元圻案〕章懷注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鷳謂鳥也〔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閭越王獻高帝白鷳黑鷳各一雙〔何義門曰〕今以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

東都賦正予樂。〔原注〕依讖文改樂爲大予　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案〕〔五臣注張銑曰〕雅樂正樂也　亦誤。〔原注〕五臣本改爲雅〇〔元圻案〕〔文選注東觀明帝紀孝明詔曰〕尙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予樂樂官曰大予樂官以應圖讖　〔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予協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　〔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　〔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郞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謂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並與李善原注

禹使范氏御二龍
鍾鳴漏盡禁行者
崔寔政論宜置座
四民月令見風俗政論以嚴致平
景帝減笞為輕捶
歲再赦好喑啞唐太宗不數赦
光武惑龐萌之佞嚴子陵規侯霸語耕富春山不屈

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都賦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見昭二十九年左傳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為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為之範我馳驅○〔元圻案〕孫宣公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

文選鮑昭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直方書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閻案〕蔚宗已謂濳夫論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元圻案〕四民月令崔寔本傳不著其目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考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尚可捃拾成書〔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喑啞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是正文〔閻按〕〔濳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其好字之譌〔元圻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東坡剛說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元圻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為人遜順甚見愛信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己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呂成公重脩釣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霸尺牘剛切之

楊震李固之進鄧騭梁商能進賢
關西孔子伯起兩奏乳養婦
魏昭為郭泰供給荀爽御李膺殷陶黃穆侍范滂
經師人師林宗三呵作粥士大夫迎滂歸陳繼儒門下雲集袍袖拂涕
昆陽令結單立約都鄉正街彈碑募役之始
蘇章借故人立威于禁斬舊友昌豨

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睠睠未能忘耶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又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閻按〕鄧騭梁商雖外戚而皆賢史稱騭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元圻案〕〔後漢書鄧騭傳〕騭女弟為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又梁商傳〕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究覽墳籍交結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為從事中郎沖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朱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埽。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元圻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埽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荀爽淑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係汝南征羌人也牢脩誣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黃梨洲思舊錄〕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過之於西湖畫舫三隻一頓襆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如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中平何本誤作仲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元圻案〕〔洪氏隸釋十五〕都鄉正衛彈碑靈帝中平二年立攷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丞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以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　衛彈金石錄作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於耡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釋作衛彈誤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

源懷劾于祚尼須一天二天

精廬精舍講授地晉武居沙門精舍姜肱兄弟爭死盜就精廬求見任昉文章冠時王阜欲出精廬佛寺爲靜舍于吉讀道書精舍

孔融答王脩條教孔北海知有劉備

叔先雄持父尸浮江

者難與並爲仁矣。〔何云〕長者之言〔閻按〕于禁斬平昌豨時豨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〇〔元圻案〕〔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迺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鎭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鎭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鎭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裴松之曰〕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呂成公史記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案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豨復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爲昌豨之姓恐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爲有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皆爲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爲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妄作必窮鑄勒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舍以尚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見吳孫策傳注云云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據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〇〔元圻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注引融集有答脩教云云

孝女叔先雄。〔何云〕雄蓋維字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 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原注疑即終字 僰道有張帛。〔元圻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船於墮父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部耆舊傳曰〕張眞妻黃氏女也名帛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眞手于灘下出時人爲說曰符有先洛僰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張眞妻帛沈淵持尸

南匈奴注淺陋天公老禿翁竇憲並恩兩護坐樹大鯁張懷與諸人注後漢書劉攽漢書刊誤

曹盱迎伍君淹水婆娑樂神非神名邯鄲淳爲曹娥碑

蔡邕文半銘墓郭有道碑無愧色胡廣黃瓊頌邕乞刖足成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元圻案〕〔南匈奴傳論曰〕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以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亂緒滋生孽栽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淳史直筆時復存其質言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楙曰注引老禿翁禿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攽撰 攽字贛父其書已佚略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元圻案〕〔古文苑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爲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爲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文選取此碑 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實有可採者耳〔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爲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躍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

龍忌寒食一月子推被焚之誣司火司烜舊制

美稷童竹馬迎伋剖竹得朱書

王況爲大司徒陳留飛蝗不集虞延進止從容謝承書之誤

漢詔人主自爲光武詔鄧禹進討漢武令相如視草

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范蔚宗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又曰瓊名夙知累章國疵是瓊非廣所能幾及邕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邕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允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子要略篇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湖南越皆謂之請龍。〔集證〕〔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幷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謂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遷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爲幷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暗惑篇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閻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爲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元圻案〕〔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爲幷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爲幷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史通暗惑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幷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黃氏叔琳曰史記趙世家〕毋卹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酉陽雜俎〕衞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竹報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注王音肅爲大司徒。〔原注〕二十七年薨〇亦光武紀文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爲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元圻案〕〔後漢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光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王況尚爲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誤何歟　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實四十年〔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上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公羊傳文豈代言者所爲哉。〔元圻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即位於鄗拜禹爲司徒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鎭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窗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厚齋作赤眉蓋本此〔明帝紀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唐鄭亞李衞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

漢晉春秋帝蜀漢習鑿齒裁抑桓溫

正統主蜀主魏黃權以天象言正說三國君殂皆應天象赤烏夾日應楚昭白虹貫日應吳僚通鑑以藝祖正魏綱目以高宗正蜀

邵公濟武侯廟文史臣壽姦言譙周定議降鄧艾郤正作降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朱文公感興詩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元圻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工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驅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原注〕本陳壽朱子綱目以蜀漢爲正統。〔原注〕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吳無他。〔案〕此論本唐庚三國雜事上篇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　〔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明帝殂吳蜀無他熒惑逆行而吳主殂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　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卜以爲楚昭當之是以日爲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爲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有之可盡信乎　〔蕭山王穀塍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名博康節之孫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　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謂筆驛

壽夭可占世運　亮統孝直無大年　譙周以大年主降　武侯以敗吳思法正　譙周自以壽比向雄　魯肅呂蒙大弟　非復吳下阿蒙　譙登死梓潼之難　武侯言交在經遠　武侯不用魏延計　陳壽被撻誣武侯　昭烈武侯規模遠　魏吳廢立制強臣　後主素服哀孔明　政由葛氏祭則劉　亮沒後代者皆賢

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云〕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請降鄧艾周爲之勸其書則郤正所造也〔閻按〕降牋實出郤正之手〔方樸山云〕降牋出郤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〇〔元圻案蜀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詩〕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　〔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採入經外雜鈔蓋未嘗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爲議郎亮親爲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〇〔元圻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　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士元父未足爲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　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蓋先人之愆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見四百六卷　〔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竫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〇〔元圻案〕〔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諸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魏書毛脩之傳〕脩之謂崔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閻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〇〔元圻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綝廢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濮陽興張布廢休太子𩅦而立孫皓〔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武侯屯軍五丈原　據武功作竹橋射懿　姜維奏殺黃皓　黃崇勸瞻據險　斫綏陽以向陳倉　子龍伯苗戍赤崖　武侯書表中逸事　瞻尚綿竹死節　沓中種麥逃讒　畏蜀如虎　陸機晉史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

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　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閻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厥閻宇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略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讒沓中思遠少爲主壻亦蜀之宮之奇也能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所惜於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以宿衛不習戰之兵攖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爲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爲乃翁地乎　〔全云〕晦翁以下當另爲一條〇〔元圻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拔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亦武侯逸事也〔諸葛瞻傳〕瞻字思遠景耀六年冬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蜀黃權傳〕權留蜀子崇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朱子曰〕欽夫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華陽國志曰〕姜維惡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人耳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華連懼於失言遜詞而出後主敕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難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

虛夸
蜀老知亮
枉
武侯事多
湮沒
先主永安
囑後事
諸葛隱沒
五事書

八陣圖遺
址有三
魚復石跡
如故
八陣形勢
各異

君子龍潛
鳳翔
徽亮俱隱
耕稼

水鏡採桑
與統語
伏龍鳳雛
孔明拜德
公牀下
魏徵先爲
道士仕密
李密書招
徐鴻客

識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曲筆篇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圻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注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尋亮於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囑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吳亡入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冲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惜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攷。〔元圻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注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爲圖一在新都之八陣鄉注郡縣志在成都府西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注洞當中黃龍騰爲飛折衝虎翼握機衝陣之法本諸侯方圜牝牡衝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蔡氏曰八陣圖有二一在魚復云云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牢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棊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與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爲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八陣圖蕢張翼舒鶴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雪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元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高似孫子略二〕附武侯八陣圖似孫曰八陣圖在沔陽者酈道元水經注以爲傾而難識矣在新都者時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二十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却月縱八橫八魁閒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徙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爪是非天所愛神所警者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龐統傳〕潁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弱冠見徽徽採桑於樹上統坐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唐大行山人帝關錄〕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詰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與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待

鄧艾自陰
平取蜀

人心思漢
去漢
鄧艾入蜀
自矜
譙周上書
議降
呂温武侯
廟記
張陸崖山
戰死事

魏文以嗣
娛憂服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爵里無攷陰平橋詩云。魚貫贏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云〕鄧艾之深入固曰徼幸然非贏師也宋詩用字不穩類此　〔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〇〔元圻案〕〔魏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困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馬邈降　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詩云〕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逡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亦閻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詩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耳〇〔元圻案〕〔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〇〔晉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蜀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唐呂温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遏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宋史紀事本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衆共立衞王年八歲矣帝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盍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爲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急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帝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帝年九歲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

魏文自比舜禹　子建拜墓宴吟　憲英知魏不昌

法術通達流弊　魏文僞爲放曠　魏晉矯苦節爲曠蕩　秦漢來好尚變亂　荀彧附曹比子房　荀彧爭九錫自殺

魏律用鄭章句　律八例猶春秋之凡　子律違從閼供異　六經亞文　商君受李悝法經　蕭何增益

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爲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〇〔元圻案〕〔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魏文紀〕建安二十五年改爲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傅元武帝泰始元年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見晉書本傳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諸人也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爲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元之言得之。〔何云〕彧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可擠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閻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〇〔元圻案〕〔程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記伊川語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尙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尙虛無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振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鎭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唐柳冕與權德輿書曰〕後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義門〕謂厚齋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是劉宋以前已有此論彧之初見魏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彧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兗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于爲漢者卽其勸操奉迎獻帝不過由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大義以强齊國彧蓋欲爲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漢之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爲君子愛人以德譬猶教猱升木爲虎添翼而後制之豈可及哉彧能擇人而事委身昭烈協心孔明則漢室可與不負王佐才之目矣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事見晉書刑法志范蜀公策問見宋文鑑一百二十四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卽若。若春秋之凡。〔集證〕律疏以者與眞犯同准者與眞犯有間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卽者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宋莒公名庠封莒國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閻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〇〔元圻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爲最古周顯德中竇儀因之作刑統〔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　宋祁謂宋莒公也謝朓謂謝安爲宗袞

爲漢律法律條數篇數　唐律周刑統　宗袞同姓之稱

鉦文欽等欲誅司馬　晉齊史書忠逆顛倒　不附司馬諸魏臣　隋史不貶尉遲迥　諸葛誕疑懼不安　諸史書叛書曲筆　袁粲劉秉沈攸之冤　王凌索棺釘太傅

牛毛麟角之喻　蔣濟上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　全昱責朱三傾唐擊盆迸骰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齮巨姦之鉦。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毌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全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尙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索灰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〇〔元圻案〕〔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爲兗州刺史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春吳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師凌飲藥死〔毌丘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揚州揚州刺史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儉欽亡入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以王凌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朝廷徵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二年徵爲司空誕愈恐遂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鄭漁仲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毌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史通曲筆篇云〕漢末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毌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云〔三國志王凌傳注〕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集證〕〔北史文苑傳序〕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朴子極言篇〕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本萬機論〇〔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善之歷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唐王棨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事詳左傳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閻按〕正卽貞宋避諱故可乎。〔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

道終始若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

三世五世長者仕宦雖於衣飯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原注〕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樸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此王氏所云俗語〇〔元圻案〕此詔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九原注上句亦御覽本文〔張文潛明道雜志曰〕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蘇文定管寧贊木榻膝處皆穿郭太不違親絕俗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全云〕文定之贊未安深寧之言亦未覈林宗幼安俱遇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〇〔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廬於山谷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曰〕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少非漢人即賢者避世之謂

文武郊酆鄗非中土孫權知俗儒誣文虞氏江表傳吳稱尊號郊天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爲天子立郊于酆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傳注 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可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三卷〇〔元圻案〕通典四十二禮二註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本傳〕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通典之說爲得其實

孫權破羽臣曹朱子言權亦漢賊裴注論關羽孫權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案〕魏略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 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略本于裴世期〇〔元圻案〕〔吳諸葛瑾傳注裴松之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王定霸功未可必要爲聲威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謂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爲漢賊而不知權之爲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

況長寧甄文偉費禕圍棋辦賊費禕害於郭脩

諸葛恪〔恪字元遜瑾之子〕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原注〕亦見通鑑 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

呂岱戒元遜十思

廣韻四十一漾況字下 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元圻案〕〔吳諸葛恪傳注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虞喜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爲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爲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畯以書生辭軍事魯肅後軍屬呂蒙陸遜薦式忠厚

嚴畯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事見襄公三十年〕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吳安得不興乎〔元圻案〕〔吳嚴畯傳〕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堅策輕敵隕身孫權合肥越橋幸免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元圻案〕堅單馬行峴山爲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遇客爲客所害俱見本傳〔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釋嫌李衡賀臘誅孫綝孫峻薦恪殺恪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事見昭公五年〕吳之賢君也〔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〇〔元圻案〕〔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 休綝所立也 漢高祖赦季布見漢書本傳

諸葛恪受託孤詔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矣權之悖尤在和霸交搆之會耳〇〔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很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見臥內受詔牀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衆庶失望怨黷興矣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爲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涂塘涂中清流關

吳築涂塘〔赤烏十三年〕晉兵出涂中〔武帝紀〕涂音除〔廣韻涂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滁同〕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案九域志〕〔眞州六和縣楚之堂邑也堂邑涂塘即此今名瓦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原注〕或以涂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志滁

諸葛恪剛很自用東關新城勝敗　晉史多采小說　曹干晉紀孫檀二陽秋　棄史班宗徐庾　採碎事爲綺豔　房褚等撰晉書叢冗　元帝爲牛氏子之誣　劉遺民曹續無名　晉紀論近王化根源　豐城二劍事未實　師古不錄新異事　鮒魚鵩鳥寓言　張華傳載劍事之非

州即涂中。[集證][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閒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涂塘也　[晉書武帝紀]瑯琊王伷出涂中○[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一卷全缺此條可補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此桓十二年左傳文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雜說二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晉裴啓撰世說。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搜神記。晉干寶撰幽明錄。劉義慶撰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注]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又論贊篇云。唐脩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誣元帝爲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作蕭穎士集序二云。君謂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音　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王化始於閨門干寶述文王脩德而維新其命繼及妃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士謂近王化根源　[文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緜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雜說篇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圻案][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鵩鳥賦]鵩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況說非當無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秖穢篇籍蓋無取焉　[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沈約喜造奇說　冒姓司馬之誣　宣帝酖寵將牛金　魏收元行沖信讖　郭展養生及馬　潘尼乘輿箴　晉諸公贊　存心審當及畜牧　庾后牙尺威帝　庾亮殺宗　殷羨　庾后效和　嘉臨朝　殷芸小說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讀史管見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尚存此說○[元圻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榼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與琅琊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　[魏書僭晉司馬叡傳]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琅琊武王伷伷生恭王覲覲妃夏后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　[晉書后妃傳]贊曰呂妾變嬴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蓋隱指此事　[史通採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　[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厥校謠讖著論以明之

演蕃露二云。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　[集證][隋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秘書監傅暢撰　[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圻案][演繁露四]衛文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馬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此由末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爲太僕云云　[晉書潘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尚書郎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　箴中無序列郭展事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爲僞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　潘尼乘輿箴亦見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

阮籍蘇門歌
籍為鄭沖草勸進文
蘇門生嗣宗互嘯

諸庾甚懼。〔元圻案〕〔明穆庾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崩贊曰援肇嚴王持尺威帝契闊終罹殷憂以斃〔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官祕書監司徒左長史〔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陳振孫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之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誅。〔何云〕勸進者自鄭沖若嗣宗代草尚未可擯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耳○〔元圻案〕〔三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曰〕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文選阮籍為鄭沖勸晉王牋注〕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反鏡索照
擬天希聖
語所自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閣本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集證〕〔藝文類聚孝類〕載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元圻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子不慊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鈞

陶侃夢登
天門折翼
忠節橫秋
霜貫白日
陶侃祖約
不與顧命
溫嶠邀侃
平石頭
庾元規拜
陶士行
王隱晉書
供紙於亮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案〕壯輿名羲仲筠州人祕書丞恕之子也宋史附見恕傳陳忠肅名瓘字瑩中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全云〕折翼之說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卻則不及溫忠武遠甚晉史固謬東坡公亦過許也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圻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回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亂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龍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未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誚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毌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薨時年七十六策謚曰桓侃與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闚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為江州以為聲援蘇峻與祖約舉兵反亮不能制南奔溫嶠推侃為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史論曰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劉羲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為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居上流潛有窺窬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詔隱及郭璞令為晉史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晉春秋略二十卷

秦以天醉
得金策
庾翼論歲
星應季龍
錢神銅臭

庾翼謂天公憒憒。李文饒貨殖論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集證〕西京賦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元圻案〕〔晉書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證也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懟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顗
非孝
何曾父子
驕奢
荀顗附於
賈充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案晉書何曾傳〕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曰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顗之姦諛。禍及天下。〔元圻案〕〔何曾傳〕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徵拜侍中時曹爽專政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為太宰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顗傳〕顗字景倩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進爵為公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釋吳以爲外懼　不去州郡武備　山濤非清談流　七賢不取山王　延年五君詠猾忿　王戎好利執牙籌　邵子西晉吟　荀勗夕陽亭語　石勒行販嘯上東門　賈充結婚太子　劉曜陷長安　晉宋壬辰丙子事類　疑赦大赦郊赦　謝安遊山墅圍棋　謝元張元問禦秦　臣勝臣夏侯勝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顔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碔之於玉也。[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猾忿之辭 [全云]强嵇紹以出仕則謬矣○[元圻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美乎 [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 [文選五君詠註]沈約宋書曰顔延年領步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秀 [王戎傳]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興利每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淚悠悠。攷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閻按]壬辰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爲貴妃似道之姊也○[元圻案][賈充傳]充字公閭父逵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自以爲失職將之鎮百僚餞於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曜陷長安愍帝出降 元海名淵唐避高祖諱故稱其字 [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江默字德功崇安人 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彪之字叔武彬次子語見本傳 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則郊赦始自西漢矣

通鑑晉紀武帝大元八年 秦兵既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案]通鑑仍晉書謝安本傳之文 綱目。删元不敢復言乃命張元重請二句。則圍棋爲張元乎。謝元乎。世說雅量門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元圍棋。然二元當如漢書敍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閻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元 方樸山云妙○[元圻案][霍光傳]光廢昌邑王羣臣上奏列名有臣勝臣夏侯勝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謝孫奉冊璽桓元　朱子歎嗣守之難　陶侃非淵明祖　昭明誤讀陶詩　題甲子不書晉號　侃子皆凶暴　桓元一廟不及列祖　卞承之論桓元未核　忠義傳三人可削　韋忠仕劉聰死羌　茂先華裴頠辭　譙登應傳　不傳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閻按]澹先已與謐齎冊詣姑孰 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 [閻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爲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爲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爲淵明曾祖果眞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實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丞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爲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元圻案][王導傳]導孫謐少有美名桓元將篡以謐兼太保奉册璽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 [謝安傳]安孫澹少歷顯位桓元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齎册到姑孰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 [東坡書陶淡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 朱子歎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汙簡牘。[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胄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元圻案][桓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世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秘書丞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胡致堂讀史管見曰]卞承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頠。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

王育劉敏元仕逆　唐許李修晉史之謬

淵明述夷齊箕子　綱目誅淵明　綱目書晉徵士　南史爲淵明立傳　淵明眷眷王室　魏志傳管幼安

策用扶老　藤据樻理　蔡順不朽桔槔

淵明與子書　韓元長八世同居　汜稚春七世同財　賊不入韓仲黃境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顏魯公題栗里詩　十題甲子始庚子　葛巾漉酒　臥北窗稱

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烏知蘭艾鸞梟之辨。[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史之所以謬也。○[元圻案][忠義韋忠傳]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人。歸而命子頠造焉。詐行不見。頠爲僕射。數言之。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爲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春。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爲盜所劫。敏元請以身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絶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讀山海經]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淵明曰。有晉徵士。[誄見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南史立傳非也。[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絶。食微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與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昉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元圻案][後漢書周磐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爾雅釋木]据樻。注腫節可以爲杖。[陸璣草木疏]据樻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杖是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韶子。後漢有傳。濟北汜稚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集二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何云]南史似作于太宗時。至高宗時成。○[元圻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稚春。涼有主簿汜稱。見通鑑晉紀四十。汜音凡。

朱文公答呂伯恭書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縉紳。嗚呼陶淵明。

羲皇上人　陳舜俞不奉青苗法　陳劉遊廬山六十日

杯蛇虎石二出

蒼蠅集筆端傳赦

嵇康以非湯武見殺　晉史傳嵇康之謬　韓通附建隆　山濤舉叔夜　嵇康證呂巽誣安　師引二敗爲己過　司馬昭惡甚於師　昭以東關殺王儀

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閻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案][宋書潛傳]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興與孤雲遠。辨隨飛鳥泯。[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見廬山記。集不載。[何云]此詩唯見陳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遊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耆舊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閻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爲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於晉書。○[元圻案][宋戴埴鼠璞云]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聽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彬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神篇。

蒼蠅傳赦。異苑以爲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異苑二]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傳已徧。[晉書苻堅載記上]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堅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勑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目之。則不以爲宋人也。嵇康則死于晉書未纂之時。萬無入晉書之例。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複書。○[元圻案]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通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譖康嘗欲助毋丘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圻案][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關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幷州幷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脩傳注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役。文王曰。近

劉殷失節 劉聰事君幾諫之非

干寶論晉創業異周

晉焚石勒聘幣 晉破苻堅滅三寇 清談尚能自強

孝靜簡文悲詠 郗超請急省父 文襄使崔季舒毆帝 劉岊奉表元軍稱臣上元尊號貢銀絹 元主命帝后爲僧尼

祖逖言晉亂由下

日之事雖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胡氏讀史管見曰〕帥引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爲之諉以兩事爲一人以前爲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元圻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冏辟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讀史管見〕嘗論劉殷言事君幾諫之非故厚齋云爾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原注〕苻堅 滅其二。〔原注〕李勢慕容超姚泓 不可以清談議晉。〔何云〕感慨深矣〔閻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元圻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苻堅率衆渡淮遣謝石謝元謝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月桓溫攻成都剋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剋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袁絜齋邊防質言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逖出鎮而河南復爲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帝〔閻本無帝字〕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全云〕傷德祐之北行也○〔元圻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詠庾闡詩云云遂泣下霑襟〔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腳朕文襄使崔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宋史紀事本末〕帝顯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疋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閏月帝及太后隨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爲瀛國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爲僧全太后爲尼於正智寺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案〕此祖逖說元帝語見本傳

姚弋仲誡諸子歸晉 王猛願苻堅勿圖晉 宋末逃遁叛降諸人

右軍以翰墨掩 右軍遺殷浩謝萬書 謝安浮文虛談 王謝登冶城見志 曾子固墨池記

慕容儁恪足患 晛國以人爲輕重

逖字士稚范陽遒人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爲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隱指夏貴輩也○〔元圻案〕〔後漢崔鴻後秦錄〕仲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宋史紀事本末〕帝顯德祐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按〕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權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論陳奕以城降又以書招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德祐元年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狐概以城降元兵至常州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湖宣撫司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提刑清陽夢炎等降獨松關守將張濡遁秦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何云〕一能特因墨池言之 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案〕羲之本傳無甘苦二字此從通鑑 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時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元圻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通鑑晉紀〕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曾子固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教授王君書于楹間以揭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容齋四筆〕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晛國者以人爲輕重。〔元圻案〕〔史通模擬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晉書載記〕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皝死即位慕容恪字元恭皝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大耳

竊范氏鐘掩耳　晉明石勒掩飾

楊盛不改年號如陶　清水氏仇池公

袁安恥伍伏滔　彥伯策九錫桓溫　伏滔著正淮傳　玉葉舜攻似道仕元

謝邈徐邈焚削詔辭

杜預恐伐吳無及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元圻案〕〔宣帝紀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淮南蓋本呂覽〔梁任昉勸進箋〕惑甚盜鐘李善注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原注〕威武都王〔何云〕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元圻案〕〔宋書氐胡傳〕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盛爲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元爲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改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元圻案〕〔文苑傳〕袁宏字彥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恆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　王彪之傳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丘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爲參軍從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貶詞袁彥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齋稱之爲知恥當更詳考〔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傳〕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圍解賈似道自詭以爲己功益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知書藁出於李嗾其黨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閻本云〕一錫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寧康三年　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閻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元圻案〕謝邈附見謝安傳邈字茂度性剛鯁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侍帝好爲手詔詩章云云文與通鑑同〔愚按〕謝邈所焚者乃己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未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鯁徐性慎密事亦各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柹於江。曰使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張悌也　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元圻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用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禎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璽元年以軍師張悌爲丞相注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悌爲晉軍所殺〔隋書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　按韓擒即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隋文伐陳以顯行　吳張悌渡江決戰　韓擒降蠻奴平金陵

江左篇製溺元風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　郭璞始變永嘉體　許詢孫綽祖元　蘭亭諸集人　羲之好服食養性

梁武帝勅撰通史

文心雕龍。明詩篇　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爲元理　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閻本作小註今從何本〔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許之弊自景純始也〔集證〕蘭亭詩載宋桑世昌蘭亭考○〔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原之氣〔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掾條注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旁綜百家之言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臺郎又曹爽傳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璞作遊仙詩七章載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元都　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性初度浙江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又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元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

王暉業著科錄　高峻小史　辨宗錄

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閻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圻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黃氏叔琳史通訓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爲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云暉業者誤〔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殿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迥分爲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間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迥序但云分六十卷爲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傅益之非高氏本書

周朗言櫝　寶笥衣　耳視目食　取果刻鏤　朱綠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元圻案〕〔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篡晉篡魏　未肆　劉裕弒零　陵王　齊梁襲篡　弒跡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山陽公卒於魏明帝青龍二年陳留王卒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元圻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弒零陵王于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爲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主準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梁弒宋巴陵王陳弒梁江陰王隋弒北齊介公闡

徐傅謝死　猶里克　文帝如叔　孫昭子　廢營陽迎　宜都　宋主討謝　晦　宋文魏太　武不克終　佳兵不祥　好還　言漏衾祏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衞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爲叔孫昭子〔元圻案通鑑綱目〕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於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爲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元圻案〕宋文帝爲太子劭所弒魏太武爲中常侍宗愛所弒〔宋書文帝紀論曰〕帝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祏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統萬平秦隴翦遼海蕩河源其功大矣至於初則東鄙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偃武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難結商豎　荊棘凶年　由師旅

齊武議葬　裴后立石　王儉言誌　墓非古　誌銘之始　諸說　顏延之爲　王球志墓　司馬越女　冢銘　穿窖得王　戎墓銘　張衡墓刻　石二本　比干墓銅　槃銘語　誌墓初用　甎後刻石　繆襲葬親　製埋文　石誌但述　家世姻族　無德業不　爲銘　賈淵世傳　譜學

葉少蘊石林燕語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全云名瑗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元圻案〕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鏤以爲器窆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稽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潼扈居墓甎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鑴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甎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乃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斸出靈帝時太尉許馘冢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适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尚未露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甎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張融風止　詭越　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　米芾書艮　岳賜硯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元圻案〕〔南齊書張融傳〕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何薳春渚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艮岳復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上曰顛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程致道名俱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宋史入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

蕭子顯文　破析刻雕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

齊書虛美隱惡

梁武諱順稱應天應天從人語沿襲以顏見遠不食齊亡

梁詔通用足陌錢唐以八十爲陌王章減所出爲七七借陌字猶什伍九陌省陌皇甫鎛爲墊錢法東錢西錢省錢長錢短陌三十五八十五爲百私用至四十八錢

賈景興不負膝喻汝礪捫膝掛冠

宇文泰自擬伊周高歡逐孝武立善見泰酖廢帝殺明月

析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元圻案〕〔宋袁褧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封寧都侯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讀史管見十二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爲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何云〕宋以歸德爲應天府而明初襲之其後又改北平爲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〇〔元圻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聞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革彖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元圻案〕〔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溪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容齋三筆四〕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爲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顧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事見魏書賈景興傳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元圻案〕〔岳珂桯史十四〕喻汝礪三嵎人靖康初爲祠部員外郎僞楚之僭集議密省簪弁恇懼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方樸山云〕與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歡所立寶炬泰所立強名爲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後儒必左袒關西非持平之論〇〔元圻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引兵渡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酖而死〔魏書出帝紀〕帝爲宇文黑獺所害〔通鑑梁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太師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泰酖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二年魏丞相泰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魏長賢譏切時政魏收傳闌艾混淆

高洋廢魏主自立石虎苻生僭竊齊文宣委政楊愔主昏政清

執笏始宇文周隋定紫緋綠諸等服

蕭方等三十國萬乘不隙布衣靜世子梁任子親疾拜醫東平王約以孝經諷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閻按〕謂北史非北齊書〇案北齊書長賢無傳蘭艾混殽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〇〔元圻案〕〔北史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中上書譏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爲書以相規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元圻案〕〔顏氏家訓涉務篇〕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　高洋歡之子澄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爲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崔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錄〕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通鑑梁紀〕敬帝太平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事見周書武帝紀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元圻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注云〕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爲品色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于宇文周蓋古祇笏於腰間不執之於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略之說通鑑晉安帝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〇〔元圻案〕〔通鑑引蕭方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敵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綱目所引蕭方論與通鑑同〔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注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晉以賈充興亡　隋以楊素興亡　元感敬業異父祖

祖君彥檄煬帝　明帝光武不異反支

李繪未入學通急就入學忌偶年

梁武策錦被事　沈約疏栗事少三　隋煬忌燕泥庭草句　漢文自謂遜賈誼　僧虔以書拙筆見容

通鑑去取南北史　李垕南北史世說

未嘗不反覆誦之聽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彷彿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　隋之平陳以楊素。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爲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　其亡也亦以素。〔原注〕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　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孫〔閣本〕無孫字閻云敬業勣之孫今從何本增　欲撲其燎可乎。〔全云〕敬業與元感同科深寧誤矣○〔元圻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爲太子妃太子即位立爲皇后后弒楊太后殺太子遹晉室遂亂劉淵稱帝懷愍北狩　楊素譖廢太子勇而立廣弒文帝而隋室以亡　〔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弟潛謀廢立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　〔唐書李勣傳〕帝欲立武昭儀爲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震子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因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原注〕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李密襲興洛倉前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延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君彥之辭也　〔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王氏原注即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　〔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川文曰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　〔唐李德裕丹扆六箴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元圻案〕〔北史李渾傳〕渾弟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內外以爲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爲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譏焉。〔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　〔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通鑑隋紀〕煬帝大業九年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事正相類

李仲信垕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閻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然則通鑑果專取

南北史多小說　萬寶常聽樂知隋　房彥謙父子先見

隨惡走改隋去安步爲裂肉之謬

陳立國三十二年江左有人無人異說　陳軍南北支離　槐衮無納牖忠　麾鉞鮮結纓節　呂文煥夏貴降元　蒙古得劉整知虛實　賈似道行打算法

魏帝陽瘖不終　范粲陽狂不言　潛嘿晦身有過人量

甯死不生徇國諸人

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以爲書耶〔繼序案〕李仲信垕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鄙無謂　寶常之先見。不逮房元齡。〔閻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之所以泣也豈謂用古樂而遂可久○〔元圻案〕〔隋書藝術傳〕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達鐘律遍工八音常聽太常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　〔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房元齡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爲國祚無彊元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爲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　〔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沖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徐楚金說文繫傳云。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證〕羅泌路史隨文帝惡隨從辵改爲隋不知隋自音妥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亦云釁殺裂落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　〔集證〕杭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宗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督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韓之衆不血刃而入臺有僥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衮者無納牖之忠秉麾鉞者鮮結纓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冗散之傅縡章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僅一隊主之楊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寧之論原其始造也○〔元圻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在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㬎德祐二年劉整驍將也賈似道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贓私整疑懼遂降元蒙古既得整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　〔全箋〕謂呂文煥以蜀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閻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一紀○〔案通鑑云〕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　終身爲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元圻案〕〔魏書前廢帝紀〕帝諱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乂擅權因託瘖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王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　〔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

袁粲褚淵顧託異節石頭城謠沈攸之不爲齊屈魯廣達悲君感義賀若弼攻陳北掖門郭質檄忠節討姚萇郭質兵敗降萇賈堅立馬射羨卒劉思忌寧爲南鬼田崧仇池之對龐悳不爲關公屈辛恭靖不屈姚興陳容願與臧洪死文伯願見文陵松柏元顯和願爲忠鬼宋亡死節諸人范天順汪立信牛富王福赴火趙卯發夫妻死節江萬里父子死節芝山後圃止水亭夏貴僮洪福不屈李庭芝姜才被執死李芾一門死節尹穀以將死冠二子潭民感義多自盡

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爲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悳。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粲臣疑當作君〕要利者。猶犬彘也。〔全云〕龐悳賈堅似可不必〇〔元圻案〕〔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粲鎭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及其子最〔又褚彥回傳〕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齎廢帝刳斮之具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凌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兵破與子文和自經死〔陳書魯廣達傳〕廣達字遍覽後主卽位徵拜侍中賀若弼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晉書苻登載記〕登討姚萇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載記〕又稱郭質爲鄭曜所敗遂歸於萇萇以爲將軍反顏事仇亦一陳琳耳似不足以廁諸公之列〔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荀羨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阸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爲卿曹決鬬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堅憤惋而卒〔南齊書魏虜傳〕沈宏大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晉書劉曜載記〕楊難敵襲仇池剋之執田崧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我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爲難敵所殺〔三國志魏龐悳傳〕悳屯樊爲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悳罵曰吾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遂爲羽所殺〔晉書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被執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逃歸江東〔案陳容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爲袁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元顯和曰我寧爲忠鬼不能爲賊臣俱爲元法僧所害當增此三人〔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牛富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力戰死焉帝㬎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吾今日猶死于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諷知州唐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聞襄陽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鎬及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城破訔死之或謂炤曰城東北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安節不屈死帝㬎德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功知鎭巢軍貴旣北降招福不聽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初臨安旣陷阿朮以太皇太后兩下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爲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淺不死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至二年正月阿里海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汝等死守復言我先戮汝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爲號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使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饒通判會如驥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厲今人也故備錄之

韋孝寬知兵不知義尉遲迥討楊堅

楊堅篡國同莽莽堅女皆能守節

顏見遠死節蕭齊顏之儀拒隋文索璽顏杲卿真卿死節顏之推歷事四朝祿山牧羊羯奴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實成之。難以逭春秋之誅矣。〔元圻案〕〔周書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素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韋孝寬代之迥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卽以韋孝寬爲元帥迥大敗孝寬縱兵圍之迥自殺〔又韋孝寬傳〕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卽真后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成新公孫建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投火中而死〔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註見本卷〕。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閻按〕昔有歷事梁齊周隋之之推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〇〔元圻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深爲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南史顏協傳〕稱協子之儀之推北史之推傳稱弟之儀未知孰是〔唐書忠義傳〕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假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罵祿山曰汝營州

李希烈欲相平原

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杲卿含胡而絕〔顏真卿傳〕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真卿往諭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朱滔等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希烈害之〔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祖之推父思魯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唐分十道 置府兵 言府兵諸 書不同 折衝果毅 府兵數 關內置府 隸諸衞 更統軍為 都尉 十道疆域 名號 府兵緣起 鄴侯祖世 掌兵權 隋鷹揚名 府兵得寓 農法 兵歸府將 歸朝 府法壞方 鎮強 募壯士充 宿衞 李泌子獄 中著家傳

#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案〕〔陸宣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衞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程泰之攷古編曰〕據唐志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 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衞云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 唐舊書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何云〕似當以六典為據〇〔六典云〕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 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又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〇案與此條所引數目互異 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鄴侯家傳云〕元宗時奚契丹兩蕃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今以地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 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玉海云〕恐地理志所載猶有遺缺 神宗〔玉海〕熙寧二年閏十一月 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朱子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云〕某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 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元圻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衞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初學記州郡部〕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為十道關內道者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於北垂盡其地河南道者禹貢豫徐青兗四州之域北距河東至海南及淮西至荊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之域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域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貢荊梁二州之域北距荊華二山之陽絕漢水而南至江西距劍閣盡其地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為益州是為劍南道淮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江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粵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鄴侯家傳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周文帝與度支尚書蘇綽之謀也自三代之後無與為比雖戰國之教士武卒技擊皆不及〔又曰〕府兵之制史冊不甚詳臣家自西魏以來世掌其任臣高祖仲威從神堯入長安為左屯衞將軍兼主太原從義之師於隴首監總南北禁軍之任所以臣家備知〔又曰〕隋謂之鷹揚府皇朝改為折衝府折衝樽俎之間旋師袵席之上也改郎將為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為之副〔唐書兵志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衰王制不復惟唐立府兵之制始一寓之於農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衞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法壞而方鎮強矣〔唐鑑〕元宗開元十年初諸衞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徭役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衞不問等色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衞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科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忠州別駕〔四庫全書〕〔唐會要題辭載晁氏讀書志曰〕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廟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唐書李泌傳〕泌子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紙筆著家傳十篇〔宋蘇頌題鄴侯家傳後云〕李繁述其父泌之事跡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繁以罪繫獄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故疏略類抄節

十哲配饗 為立像 開元詔十 哲為聖像

了齋〔閻按〕了齋陳瓘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為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〇〔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璀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云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勸行 仁義之效 突厥吉利 罽賓服順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罽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原注〕或謂太宗以既效自滿非也〔全云〕此注是正文〇〔元圻案〕〔唐書罽賓傳〕罽賓隋漕國也居葱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贏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服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威耀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衞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朕偃武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既已著

太宗文學徐庾虞世南諫作豔詩范仲淹教人學唐賦

張公謹抵龜不卜機會間不容穟韓厥士匄不與弑唐太宗臨湖之變太宗重靖勣之守

堯君素射妻殉國歷代贈勝國死節劉原父東坡譏歐史韓通陳橋死難

語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　〔書錄解題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閻按〕毅夫名獬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集證〕〔玉海三十二〕〔金石錄〕有太宗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年上謂侍臣曰朕嘗戲作豔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爲國之利賜令繼和請不奉詔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東坡書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寧九年五月上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爲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爲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爲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鄭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以爲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事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太宗臨湖殿名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博謀英衞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乃二人家傳虛辭耳　〔閻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元圻案〕〔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穟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郤氏三卿欒書荀偃執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衞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案〕〔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義門謂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衞頗具隻眼　〔葉水心習學記言第四十二云〕新史言張公謹抵龜事爲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屠遂攘父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宋制尤渾厚○〔案〕此制劉原父公是集載之疑是誤收

齊爲袁粲立傳晉錄傳許諸葛瞻唐贈鷹擊郎將刺史與焦千之言韓瞠眼王融唐餘錄

治亂以賢姦久用房杜秉政之年李林甫秦檜久相

袁天綱相武氏之貴李淳風知女主兆成簡子夢遊鈞天奏樂

唐佩魚佩龜取義金銀袋品級銅虎符銀兎符銅魚符銅龜符佩取魚衆鯉強

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　〔全云〕晉武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僉錄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望所以爲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圻案〕〔隋書誠節傳〕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尅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歲餘糧食乏絶爲左右所害　〔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宋周密齊東野語曰〕舊傳焦千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爲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是亦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皡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何云〕房二十三年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何云〕李十九年　〔閻按〕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方樸山云〕秦檜相宋亦十九年○〔元圻案〕〔舊唐書房杜傳〕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二書不同　〔李德裕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全云〕正論　〔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元圻案〕〔唐書方技傳〕袁天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紿以男天綱見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爲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高宗初元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中宗初罷龜復給以魚○〔元圻案〕〔程泰之演繁露十〕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兎符以兎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礪算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絶景雲唐復與又準前結佩爲飾

治平宋英宗年號末年。始鬻度牒。攻之唐史。肅宗時。裴冕

鬻牒度僧道尼
鍾紹京稱義男於宦倚楊思勗爲爪牙
刑人之言爲辱
林甫國忠等結高奄
高力士本姓馮
李揆以子姓事輔國
門第人物文學
五父三絕
鄭薰不敘宦階
仇士良碑誣妄
甘露事爲中官相戕
號隱巖七松處士
宣宗語韋澳畏內侍
大赦得蔭子施門戟
李訓殺守澄謀去宦
士良挾帝誅戮
鄭薰誣鄭畋罪

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閻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道尼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爲辱事見襄公十八年左傳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閻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也〇〔元圻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寅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閽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爲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唐書鍾紹京傳〕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中書令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宦者傳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爲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盎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廄小兒肅宗任以肱膂事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二十三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案〕鄭薰舊唐書無傳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年號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原注〕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黨歟〇〔元圻案〕〔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爲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蒔松于庭號七松處士云〔又宦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興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　甘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　韋澳唐書有傳　鄭薰誣鄭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見新書鄭畋傳

席豫未嘗草書謹
細猶不謹況爲巨
稱祿山公直無私
史褒小人失實
孔光黨王莽
孔光不言溫室樹
嚴武欲殺杜甫之謬
甫醉登武牀斥其父
冠鉤於簾三
杜詩眷眷嚴武
張九齡欲引嚴挺之
季鷹破吐蕃七萬衆
李德裕驚喜事誣
杜悰黨李宗閔
安得訪此寂寥
武宗任文饒以與謀議
袞袞可喜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言溫室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〇〔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侍郎與弟晉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必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卒謚曰文〔又安祿山傳〕黜陟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書席豫傳〕在列傳五十二其辭略同

容齋續筆〔案〕容齋宋洪邁號著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辨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元圻案〕〔容齋續筆六〕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鎭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荆甚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攄撰攄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讀史管見二十五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採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全云〕胡身之亦辨之〇〔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犬戎乎悰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否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李相封川李相早相善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必當大拜封川百方阻之未效邠公杜相封川黨謁封川曰犬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於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邠公乃馳詣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寥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　李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　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佑傳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所載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唐相辭學士加大　李泌傳崔圓前誤後　唐改置集賢院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方樸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張說爲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爲稱上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爲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圓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恆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敕依〔宋吳縝新唐書糾繆二〕案李泌傳云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爲宰相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爲相之年崔圓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讓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之事疑此句顛倒錯亂其閒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容齋三筆〕亦云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唐書宰相表〕崔圓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合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猗覺寮雜記〕亦云崔圓爲大學士引李泌爲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試縣令理人策第一　韋濟實不副言　薦方士張果老　少陵贈韋左丞詩　徐嶠齎璽書迎果老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事見通鑑開元四年〕致堂〔讀史管見二十〕謂濟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卽濟也○〔元圻案〕〔唐書韋嗣立傳〕嗣立子濟開元初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擢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恆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祕術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李翺面數宰相過　求知制誥爲誣善　李逢吉出紳罷愈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翺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案〕〔新書本傳〕翺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荊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全云〕荊公辯之亦欠透○〔元圻案〕〔舊唐書十七〕敬宗紀寶歷元年正月辛卯以前禮郎中李翺爲廬州刺史以求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也〔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曰〕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利心量君子〔唐書李翺傳〕翺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謚曰文〔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中書門下爲班序　宰相兼職除拜　移置政事堂

老學菴筆記〔全云〕陸游作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見筆記四〕愚觀李文簡〔名燾字仁甫〕歷代宰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代宗四年改元大歷〕十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元圻案〕〔玉海卷一百十一〕載神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費袞梁溪漫志云〕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

李靖兵法及問對書　附益李衛公書　李藥師與舅論兵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二〕神宗熙寧七年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望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閒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旼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卽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爲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卽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代國公改衞國公卒謚景武

改東宮畫諾爲準　諸王以下官畫諾　學批鳳尾諾　令牋教啓諸名下　天子肯下奏曰可　陳伯之惟作大諾　三東宮官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案〕〔續資治通鑑長編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禮官議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詔改諾爲準 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琊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何云〕上事行句本兼諸王言之 後漢書云。南陽宗資

畫諾留案
江夏王留
塵學書
玉麒麟償
鳳尾
范岑功曹
諾

唐六典開
元禮之善
陽城奏罷
倭奴貢
晉天福廢
翰林學士
唐建官制
理書
唐巡陵掃
除芟薙官

宰相不兼
錢穀

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元圻案〕〔六典二十六〕左庶子之職。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爲案。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中允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尾諾或問予曰。鳳尾諾爲何等物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陳梁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羣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綷綷縩縩然。纖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爲琅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每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梁武以爲江州刺史。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乞賜唐六典狀〕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元圻案〕唐呂溫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覆。秖令宣示中外。星周三紀。未有明詔施行。〔程泰之攷古編九〕韋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六典。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据述此言。卽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息罷。是陽城嘗援六典爲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也。〔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雖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明王氏鏊重刻六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眾職。品職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爲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李涪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蘩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己。率眾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卽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闕。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浸廢耳。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案〕德裕奏曰。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嘉祐〕六年制策。〔原注〕胡武平撰。〔全云〕名宿。錢穀大

劉秩元稹
以官自責
韋詩言愧
倖錢
劉祚卿黨
房琯
元微之晚
節改變

宗室表列
宰相有遺
李肱以宗
室狀頭
宗室相賢
否不同

唐制舉名
目由制科
至宰相執
政
富弼才當
大科
賜李垕制
科出身
明無制科
重一甲人
劉蕡名最
高官不達
宋策制科
諸人
中書六論
題

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以質爲賢。〔閻按〕今欒城集韋賢賢正作質〇〔元圻案〕胡武平名宿。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裒輯。定爲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宋文鑑〕載此策題作韋賢。東坡對策亦作賢。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閻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〇〔元圻案〕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爲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前祭酒劉秩爲閬州刺史。房琯黨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稹言事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爲狀頭有李肱。〔閻按〕李肱卽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及韻長律登第者〇〔元圻案〕〔宋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唐書特立宗室宰相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幾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峴勉夷簡程石回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二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揮麈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揆。唐書各有傳。李石卽李福之弟。附見石傳。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停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稅緡。惜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垕一人。〔閻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垕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爲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集證〕〔晁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玉海百十六〕本朝制策入三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竦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汪應辰薦李垕。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四朝聞見錄〕翰林汪公以垕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楊雄張衡孰賢。六論合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〇〔元圻案〕〔唐書選舉志上〕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邵氏聞見錄〕富公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宋高似孫

昌黎試不貳過論　劉蕡明春秋試直言　宏詞制科之別　應麟兄弟中鴻詞科　李藃命子試極諫　策官畏中官不錄蕡

李承休聚書供饌

員俶進太玄幽贊　半千孫詞　辨注射　李泌七歲能文

韋應物補傳　韋待價前後年誤　許珣韋應物無傳　藝文傳闕　薛鄭諸人　韋蘇州濟德

〔唐科名記〕止六十三科見緯略卷三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閻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藃傳〕子垕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藃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藃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藃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何云〕宏詞攷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不同○〔元圻案〕〔洪興祖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原注〕見鄴侯家傳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元圻案〕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儒家員俶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俶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元圻案〕〔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吳縝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爲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夐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當攷。〔閻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珣傳唐尚詩歌而新舊唐書無韋應物傳〔何云〕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夐第十七子沖隋戶部尚書沖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蓋作喆誤也○〔元圻案〕〔唐書藝文傳敘〕云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行其事故弗得而述云〔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宂宿衛扈從遊幸頗任俠使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寺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唐書韋挺傳〕子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鑾宰相世系表作鑾〔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風韻〔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上〕韋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爲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　沈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

庾氏絕劉闢不親　陽城元稹孔戡之節　香山欲樊著一家言　屈軼手肺石心

南內龍池　九齡龍池聖德頌　道侔伊呂科對策

鄭餘慶書儀　劉岳溫公增損書儀　各家著書儀　起復冥昏之制　女坐堉馬鞍合巹　書儀七分好

劉闢亂於蜀，〔案〕在德宗元年 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白樂天爲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元圻案〕〔唐書劉闢附韋皐傳〕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皐府皐卒闢主後務諷諸將邀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爲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爲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爲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爲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元圻案〕〔唐六典〕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註〕此即今上龍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爲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爲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遂鴻洞爲龍池焉蓋符命之先也〔唐徐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爲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旁無竇澤中忽濫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已久爲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於此。〔閻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　〔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朏書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圻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堉之馬鞍父母爲之合巹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爲耳〔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宋將權專分異
貞觀二年易邊將任
宋分州將得宜

唐罷忌日行香
歷代設齋行香
香末散行
爇手
國忌集僧
道授香圓

唐文宗陷於宦寺
程异元稹沮裴度
唐帝語周墀制家奴

魯公為汾陽廟碑文
端一之操
堅明之姿
推赤誠蹈白刃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顓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珵撰　〔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珵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元圻案〕〔宋鑑〕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犯塞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二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黷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行〔元圻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　〔宋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爇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設數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閤慰訖咸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　〔程大昌演繁露十〕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爇也　崔蠡寧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百官忌日行香

誠齋易坎九五傳二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异元稹浸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异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元圻案〕〔唐書宦者仇士良傳〕帝問周墀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　〔唐書程异傳〕异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　長慶穆宗年號稹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二〕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二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元圻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無愧華袞法賻之賚

江心鑄鏡
千秋節進
方鏡露囊
童子綵囊
承柏露
五明囊百
草露洗目
宴百僚花
萼樓下

無憂王寺
佛骨
唐迎佛
骨三
昌黎諫佛
骨表
開佛書歲
豐人泰

楊綰贈官制二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史臣〔閻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元圻案〕〔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中風而薨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遽此淪謝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極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依典策載賁朝經史臣曰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滈水李氏復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二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荊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中事〔元圻案〕〔鏡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扃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大旱祠龍鏡即得雨　〔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官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為之遞相餉焉　〔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　〔荊楚風土記隋唐志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荊楚歲時記略同豈亦名風土記歟當更考　千秋節進鏡事新唐書不載〔舊唐書元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二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德宗元和憲宗咸通懿宗迎佛骨者三〔閻按〕癸丑冬遊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扃尚存　〔何本載閻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元圻案〕〔舊唐書一百六十〕韓愈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愈上疏諫云云　〔邵博聞見後錄八〕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

歷代通典
用編年法
通典取法
魯史三傳
續尚書載
詔策章疏

楊文莊好
言士族
諱年錄編
登科進士

温彥博耗
思不再稘
敖庾藏偶
賈潤甫諫
李密心驕
千稘之變
撲鋌斯盡
一義
斻桑餓人
斯食
新史如虬
戶銑谿體

憨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隋恭帝年號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唐書藝文志〕亦不著錄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元圻案〕〔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纂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義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編是續尚書已有成書其別著通典〔據李華三賢論曰〕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纂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蓋實未成書也

楊文莊公徽之〔閻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謚〔何云〕〔焯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閣丈不及見也○〔案錢氏大昕曰〕文莊謚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好言唐朝士族閥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大中宣宗年號宋敏求續爲後錄五卷〔元圻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嘗和其詩仁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謚曰文莊〔春明退朝錄〕上載文臣謚文莊〔注曰〕江陵楊公既不著其名而本貫又非浦城錢辛楣先生以爲文莊謚見春明退朝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謚文莊又與東都事略互異未知孰是

温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稘矣出說文引虞書稘三百有六旬〔集證〕〔說文禾部〕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千稘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李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閻按〕今本作偶〔何云〕偶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方樸山傳〕鄭箋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撲鋌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曰撲空物盡者曰鋌鋌賜也連此撲鋌斯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攷〔集證〕〔呂氏春秋報更篇〕宣孟謂骫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谿體譏者病之○〔元圻案〕〔唐書温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稘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又李密傳〕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敖庾之藏有時而偶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馬總通歷
本略論
公子曰先
生曰

李翱奏史
館官謚
行狀指事
說實
范文正碑
事誤
張文定草
詔冊之誤
忠獻事實
不相應
文正止壽
太后疏
太宮履長
之賀

升祔二后
失禮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原注〕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晁氏志編年類〕馬總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玉海帝王略論中興書目云〕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於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李翱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名方平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閻按〕微之名心傳井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案〕〔錢氏大昕曰〕學士年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右正言知制誥拜朱文公爲張忠獻名浚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後看光堯〔閻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記錄爲職舊例皆取行狀謚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即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攷功定謚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謚〔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存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　文正此疏不載集中〔釋文瑩續湘山野錄〕載其略云屈萬乘之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履長之賀於閨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閻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從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元圻案〕〔唐書睿宗昭成竇皇后傳〕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即位進德妃生元宗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升祔〔長編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祔明德皇后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以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並配爲證曰懿德皇

改左右散
騎曰侍極
金蟬珥貂
八貂
職源載見
行官制

盧鴻一新
史刪一字
越楚人鳧
乙疑鴻
唐一行師
事普寂
徵嵩山處
士入見

房元齡請
解機務
斷章表閣
門不復受
王莽辭宰
衡勿受
南單于上
書告杜崇

韓柳元白
異操
子厚後附
王叔文
元稹先後
殊節
管華稽阮
異操
忠姦賢哲
同姓名

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集官詳議或如禮官之請二宮並配自是始也〔朱子曰〕二后並配自本朝真宗始其初議者皆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厚齋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元圻案〕〔唐書百官志〕左右散騎常侍分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曰侍極〔書錄解題職官類〕職源五十卷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簡牘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爲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省併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隱逸傳鴻一蓋二名。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南史顧歡傳〕作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閻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顥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攷異〕引中岳劉真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圻案〕〔唐書段成式酉陽雜俎五〕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攷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還山制皆作鴻一

考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二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爲今斷來來字何本作表誤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也。〔閻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敕斷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　〔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圻案〕〔漢書王莽傳〕加公爲宰衡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叛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　今本程大昌攷古編無此條所引之文豈攷古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原注〕管華嵇阮亦然○〔元圻案〕〔魏鶴山作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　〔王楙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愧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勤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黨又何慚於退之也　〔原注〕管華謂管幼安華歆嵇阮謂嵇康阮籍

唐亦有蔡京。〔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何云〕唐之蔡京嘗爲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此姦臣

唐白足禪
僧蔡京
吳桓彝不
署亮罪狀
晉桓彝死
蘇峻之亂
南曾參北
曾參
野人毛遂
墜井死
王莽朱買
臣有二朱
三董卓四
王敦
九張良兩
王匡
先曾爲僧
諸人

魯公乞米
帖言食粥
元載制祿
厚外官
楊綰奏加
京官俸
魯公自湖
州召還

運命論言
一人天下
李康爲尋
陽長
張蘊古大
寶箴

傅隆七十
寫書籍
李方元循
簿籍役民

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何云〕桓彝魏尚書令階之弟見孫綝傳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閻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方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爲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爲更始攻洛陽　〔集證〕〔雲溪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爲政苛慘闔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案〕〔三國志吳孫綝傳〕綝廢亮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注〕〔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補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峻遣韓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爲晃所害　〔李商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注云〕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　〔朱翌猗覺寮雜記〕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唐馬嘉運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曾參事見〔史記甘茂傳〕平原君客毛遂爲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　〔唐文粹載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況在行路心　〔宋朱弁曲洧舊聞六〕政和間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皆賢也惜無從攷其所見

顏魯公爲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元圻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　〔通鑑唐紀〕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衮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又曰〕楊綰常衮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爲刑部尚書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元圻案〕運命論見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魏文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　〔容齋五筆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爲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李元方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

孝宗問百僚廷爭事　開元錄繫日條事　孫樵讀雜報文　周益公奉詔錄中語

蕭遘九葉相唐　蕭分皇舅房齊梁房　梁蕭氏有功在民

姚崇陳十事始相　通鑑以崇爲要君　戚屬不任臺省　福先寺金仙玉真觀　說王三原先陳時政

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
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閻按〕〔宋書傅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〇〔元圻案〕〔杜牧李方元墓
誌〕方元字景業少有文學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
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櫛比一在吾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方元常歎曰沈約
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也〔宋書傅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
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
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
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
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
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
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
耳。容臣博加詢訪。〔何云〕人主勤學又專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爲淳熙〔集證〕〔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嘗於襄漢間得數十幅
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
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
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
數事〇〔元圻案〕〔孫可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周益公奉詔錄〕二臣昨蒙下詢
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云云臣伏料聖意以爲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
欲知其實以古爲鑑臣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
偶不傳耳容臣博加
詢訪別具奏聞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
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
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閻按〕俱表所云齊
梁房者也〔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
人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嵩相元宗
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寘相懿宗遘相僖宗瑀相高祖遘詩云九葉不數至
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鄴〇〔元圻案〕〔唐書蕭瑀傳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
厥終無大惡以寖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
之盛古未有也　遘字得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閻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鄭智見
一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
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〇〔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
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
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
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
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
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願租稅外
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
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

詔使王起廣五位圖　五運圖述古今治亂

太白上宣唐宏猷文　太白爲和蕃書

緋衣小兒謠　張權輿嗾度應讖　帝城橫亘六岡象乾

金根車郎桑根車　韓昶臆斷改字　綰袞擢第狀元　親耕耒瑞山車　韓昶自爲墓誌

罷貢淡菜蛤蚶　孔戣三上書去官　元稹罷貢海物制役

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
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
似好事者爲之今不取〔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欲遲姚崇之舊德夙望起於潦維而
相之崇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攻則有盟市道招賢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
而用要約焉吁何薄
也卽溫公不取之意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元圻案〕〔新唐書藝文志乙部編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五
運圖卷亡〔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
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玉海一百二十九〕儲宮門〔唐藝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
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爲
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卽新書本傳所謂召見金鑾
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元圻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所撰碣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
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
讖裴度。〔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掇拾成編與
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爲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舊書不合也〔宋敏求長安志七〕晉
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興元請朝觀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毀沮有張權輿者旣爲嫉
犬乃上疏云度名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讖詞云非衣小兒
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數度永
樂里地偶當第五岡故權輿以
爲詞　餘注已詳第八卷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注〕見前卷八 而昶子綰衮。
皆擢第。衮爲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集證〕〔瞿祐歸田詩
話〕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進士衮七年進士〇〔元圻案〕〔宋劉昌詩蘆
浦筆記六〕崔豹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
故因作爲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
車蓋耕車也韓昶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
改根爲銀昶文公子也〔康成禮記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禮
志曰〕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唐摭言十三〕韓衮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
又曰趙騭試被衮以象天賦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衮以象天賦更放韓衮狀元
得無意乎〔韓昶自爲墓誌曰〕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緯
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
曰紞舉進士　緄卽衮也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原注〕見昌黎集 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閻按〕亦見本人集狀中 蓋嘗
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閻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九年復令
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
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〇〔元圻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

畢炕不書忠義傳
廣平拒祿山死節
河北郡有顏平原
柳伉疏黜程元振
唐史不立柳伉傳
贄絳詞臣能獻替
吐蕃黨項陷無奔命
翰林待詔雜僧道等

世育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公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爲遞夫而言也　〔李肇國史補〕亦載其事　〔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爲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蚶蛤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　〔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醎腥增疾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於其父構傳。〔舊唐書構傳〕幷不附見炕名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元圻案〕〔昌黎畢君墓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朝有爲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是爲景公景公生炕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俱以小漏名籍得不誅坰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苟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　〔顏眞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元宗聞始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　此條楊升菴集全襲其說

廣德代宗年號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疏〕見唐文粹二十八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試制科對策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鄠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通鑑〕亦作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疏。唐史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爲賤且疏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爲詞臣者也　〔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韋執誼撰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寶應後柳伉祕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前充○〔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姦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　〔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唐書李絳傳〕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揖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

皇甫湜孫樵文學韓
孫樵文謹嚴之篇
李翺文得韓之醇
皇甫湜得韓奇崛
孫樵得文訣來無擇
林寶姓纂謬誤
鄧名世姓氏辨證
齊秦非氏於國
鉏邱茅夷非複姓
鄭樵氏族略祖林書
林氏出姬姓非氏地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啓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諸篇皆載於唐文粹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翺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爲首。此林寶自序之文鄧名世謂稍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邱茅夷。指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氏族略謂寶不知自姓所由來。〔元圻案〕〔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齊下云謹按春秋姬姓衞昭伯長子諡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諡爲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縶爲衞所逐春秋書之曰盜齊孫明仕韓又仕東周以姓見於戰國策姓書自應劭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秦晉楚不攷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表恥齊豹盜臣之名尊太公大賢之後鑿空附會皆以齊氏爲姜姓而氏於國不曰出姬姓而氏於諡後人因循訛謬遂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又卷六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世子伯禽受封爲魯侯裔孫以公族爲魯大夫者食邑於秦因以爲氏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書築臺於秦即其地也莊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患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時有大夫曰商曰遄又有堇父者仕孟氏爲孟僖子車右以力聞諸侯漢興高祖徙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邾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謹按〕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爲氏攷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以穿鑿臆說刊修官未嘗攷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　〔同年王穀聯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鉏邱一姓兩書皆闕鄧氏於齊駁姓纂姜姓之非其文亦多闕佚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誤姬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十條者蓋俱不可得而攷證矣　〔姓纂卷五〕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爲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氏族略〕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慶與林寶所云不同故鄭氏譏之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寶撰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頗其徵引

班固鬻筆受金　陳壽索丁氏米作傳　班史不言父從事　劉允濟齊名王勃

劉知幾史事五不可　孫盛王劭直筆取嫉　王韶之以史書懼陷　劉裕使韶之酖晉帝　史通屢言王劭直筆　干寶直言受譏

李晟錦裘繡帽自表　殷孝祖鼓蓋隨戰　狄青戰帶銅面具

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椿夏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繫年要錄〕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鄧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大中薦也四年二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國語爲主自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甚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原注〕受金事未詳　〔何云〕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幷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　〔閻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虬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攘美〇〔元圻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爲著作佐郞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晉書陳壽傳〕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讎貴族。宋王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廞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事見宋書王韶之本傳　當從文粹爲王韶。新史誤以韶爲劭。〔原注〕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爲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閻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弑君之賊　〔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云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録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謬戾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〇〔元圻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爲至忠言五不可　〔史通忤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喙無聞齰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　〔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爲謝炎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郞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入相韶之常慮爲宏所繩夙夜勤勵後爲吳興太守卒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北史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八十卷　〔冊府元龜國史部譏論〕類載劉知幾奏紀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方橫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〇〔元圻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餌哉晟曰向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　〔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　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李椅常袞化閩俗　淮西蔡人安悖逆

漢黨錮以節義著　唐朋黨以權利合　錢李敗於貢舉事　牛李奮私昵黨　甘陵二部相譏

宦倖恐君近儒好學　仇士良教其徒蠱君　張布排韋曜盛沖　李宗閔沮鄭覃殷侑

杜佑理道要訣十類

重君子輕小人不斷　漢武見黯異於宏　踞廁見大將軍青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全云〕俗比中州謂李椅常袞之後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〇〔元圻案〕〔唐書宗室世系表〕蜀王湛六世孫椅福建按察使　〔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　〔唐書常袞傳〕起爲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元圻案〕〔後漢書黨錮傳〕敘曰桓靈之閒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於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畏義而有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良之術。〔元圻案〕〔唐書宦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擅因妄設說以拒遏之　〔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很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　〔眞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爲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集證〕〔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玉海五十一〕佑自序曰〔隋李文博理道集注〕唐志法家治道十卷多主於規諫而略於體要臣頗探政理窮究始終遂假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又注云〕權德輿以爲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〇〔元圻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語見魏徵本傳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宏。明皇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

明皇知林甫妬嫉
房琯非破賊才
宋璟賣直取名
裴士淹以辨學得幸
善言善樂不可離
孟詵居名子平里

唐倚節度兵平安史
河北分帥繼襲之患
僕固懷恩用賊黨爲
李寶臣張假子

房琯建言諸王分鎮
祿山以分鎮驚歎
賀蘭進明讒房琯
程致道發揚琯議
晉元帝江左立業

身爲本。〔元圻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坐法免官召爲淮陽太守十歲而卒〔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閻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元圻案〕〔唐書隱逸傳〕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其閑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言

張文潛云。節度之强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强。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圻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唐書叛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李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鎖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閻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原注〕晉以瑯琊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琯可謂善謀矣○〔元圻案〕〔唐書元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永王璘爲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琦爲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爲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房琯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爲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言始惡琯　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也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劉蕡以惡宦貶司戶
劉蕡對策在官始末

真卿鄭畋倡義討賊
李昌言襲畋軍
黃巢陷東郡

漢文制喪三十六日
元宋變期二十七日

韓偓書歲銜不用梁
厚齋仕止比偓圖
白馬清流之禍
唐末節義數人
馮道楊凝式無恥
官韓偓後勸忠
致光香匳集爲累
偓允定策誅劉季述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何云〕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攷官畏宦官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唐鑑二十二〕云終於柳州司戶〔唐書劉蕡傳〕蕡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舊唐書文苑劉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袞上言有劉蕡遂懼遷逐身死異土語粵西文載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晉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全云〕王庶之見陵於曲端亦以此○〔元圻案〕〔唐書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畋舉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還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近感聳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又曰〕畋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贊曰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亂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顏真卿注見第十二卷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原注〕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圻案〕此條錄唐書崔祐甫傳文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案〕此條全錄劉克莊語〔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閻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者咸以爲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卽爾求云　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爲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爲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予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郃羅隱王居敬朱葆光顏蕘李濤梁震黃岳張鴻梁昊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尚有許儒見荊公集〔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余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

淵明書晉處士　張公禮撰書齊官

僕固李日月母罵子　焦暉白玉殺僕固子　渾瑊伏兵敗朱泚

李光弼韋陟各有長　光弼不入援憂死　朝恩程元振謀弼

宰相監修國史　唐主欲自觀國史　房魏父俱得佳傳

李成公常袞化閩

於殿中丞〇〔元圻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榮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匳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崔允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日知錄十三〕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參軍長兼行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傳〕見唐書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卓行耳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元圻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瑒爲焦暉白玉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却日月尾追遇伏鬬射日月殺之泚悵悵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爾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光弼語見唐書本傳古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也。〔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耶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爲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不如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耶〔又云〕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〇〔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淳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史云云　房彥謙字孝沖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原注〕常袞建中初爲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閻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爲福建觀察使椅〇〔元圻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著毗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執謚不更　許敬宗棄子贖貨　何曾忠孝以奢謚惡

許陳易謚皆曰恭　陳執中以罪謚榮靈

漢唐戮贈異施　贈張衡謚忠爲擬賊　封德彝叛逆相唐　裴虔通削職流徙

漢唐宋戶口增減

書唐六臣以貶惡　書晉處士以表節

周世宗頒圖均田手　元稹奏實括稅法均田表曲盡利病

王福時爲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繆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王福時覆議曰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請依思古議爲定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集證〕〔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謚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抃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謚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謚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爲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弒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爲忠也。漢大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閻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弒煬帝猶削爵流驩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全云〕裴虔通止以流削處之尚未敵辜〇〔元圻案〕〔隋書張衡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意甚不平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隋內史舍人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令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〇〔甲集十七〕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原注〕其說本程沙隨〇〔元圻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書錄解題雜史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士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士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元圻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敘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六臣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綱目〕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徵士陶潛卒攷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周本紀論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何云〕八條閣得抄本補完攷之南雍元板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

歐公言不以天參人溫公言王霸無異道胡氏譏分天人心迹

五代時寒食野祭紙錢之始王嶼習祠祭禮干上蔡邕有取上陵禮唐定寒食上墓常式祭河用寓龍寓馬錢若水不燒楮鏹唐立青帝壇迎春時諸陵寢祭諸儀

考之五代會要。租稅類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爲圖以賜。〔元圻案〕續通歷以下廿九字閣本作小注今從何來〔通鑑唐紀〕穆宗長慶二年六月裴度及元稹皆罷相稹爲同州刺史〔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偏賜諸道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元稹均田奏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充額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三十卷宋王溥撰五代干戈俶擾百度淩夷故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尚略具於累朝實錄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繫類輯成編建隆二年與唐會要並進詔藏史館〔又曰〕租稅類中載周世宗讀長慶集見元微之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頒賜諸道而歐史乃云周世宗見元微之均田圖是直以圖爲元微之作微溥是編亦無由訂歐史之謬也〔晁氏讀書志編年類〕續通歷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元圻案〕〔五代史司天考第一敘曰〕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迂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胡氏讀史管見二十九〕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僨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省者。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語錄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禮書載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思業〔全云〕名參家祭不

五時牢具色食所勝秦時駒欒車木寓車康節比楮錢於明器寓錢起於漢瘞錢齊東昏翦紙錢代帛杜正獻家祭享諸儀

杜嗣先兔園冊府劉岳詣馮道遺冊虞世南北堂書鈔

天子廢置由士卒唐明宗反爾報烈

用紙錢。本朝錢鄧州。〔閻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全云〕〔五代史晉家人傳〕論曰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博士王璵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從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漢書郊祀志下〕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孰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史記封禪書〕秦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一駟各如其帝色據此則禺龍馬實倣於秦也〔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進士宏辭皆高第官光祿卿　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著灌園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其錢鄧公不燒楮鏹頌宋文鑑取之〔邵伯溫聞見前錄曰〕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之心乎〔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璵傳曰〕元宗時璵爲祠祭使以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則非創於璵矣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鏹頌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祈禱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不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徼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翦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翦紙爲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宋徐度却掃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冊謂此也。〔閻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爲虞世南何也〔全云〕世南兔園冊子即今北堂書抄也〔集證〕〔晁氏讀書志〕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冊之誚〇〔元圻案〕〔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皆以不良死並從珂亦不得全

明宗家世變故　告身綾軸錢罷復百官皆賜告身劉岳言告身制辭　周去符契用印章銅虎竹符等緣始符節敕書雙下　史貶馮道春秋法范質欠世宗一死馮道依違拱嘿范文素本貝輔弼　唐後主不和親契丹石晉與亡皆契丹歲給金帛妻以女薛文遇誚呂琦失策桑維翰草表臣契丹

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元圻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于鄴而明宗崩即位於柩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封潞王愍帝即位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衛州以太后令降爲鄂王潞王即位弒鄂王淸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岌縊死〔案〕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榮誅死從厚卽愍帝爲廢帝從珂所弒從益爲漢高祖所殺從璟爲元行欽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元圻案〕〔通鑑後唐紀〕明宗天成元年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官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爲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載奏罷綾軸錢厚齋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一〕按銅虎竹使符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鎭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爲銅魚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鎭有僞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患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爲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爲臣者之訓。〔閻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爲人臣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圻案〕〔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世宗累加司徒太祖卽位仍以爲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卽所以亡晉也。〔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鎭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尙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割盧龍雁門以北地　景延廣激怒契丹　全昱凝式不從逆　公是非在一家　楊涉持璽綬與梁　楊風子託心疾致仕　外黃內黃下黃地　歐史小黃地誤下黃

朱温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況天下千萬人之心乎。〔閻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全云〕凝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尙不欲盡負初心乎○〔元圻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卽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宋袁文甕牖閑評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略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爲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爲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案〕珽李琪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琪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 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錄繁冗節略而成此書〔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卽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注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又郡國志三〕兗州陳留郡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爲作陵廟于小黃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唐叛兵逐 師將脅君 宋以階級 著令甲 用儒臣爲 郡守縣令 收節度鎮 將權 史思明表 誅李光弼 李懷玉擅 推侯希逸 肅宗偷安 狥行伍 康張逐 史王政刺 藝祖運量 之大

高宗詔士 師哀矜 廷尉天下 之平 高柔請告 劉龜名 游肇不奉 敕曲筆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元圻案〕張舜民畫墁錄曰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演繁露續集二〕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　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爲表云陛下不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襄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斂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間命廷臣爲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爲縣令以勸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略出於獨見而非普所能及也）

高宗（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公十年）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爲吾士師者各務

崔伯易感 山賦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 富州縣 藏富於民 於國之異 公度自號 曲輳先生 太行爲禁 山失地利 一法百利 論 謁京官拜 伏非禮

真文忠言 治體 立國理財 御民用人 藏富天下

袁機仲論 威權上下 臺諫阿合 宰相 呂蒙正疏 冊夾袋 傅休奕白 簡竦坐 洪君疇長 臺端

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何云〕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〇〔元圻案〕〔三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即位時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獄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爲廷尉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閻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輳先生作見孫公談圃）以皇祐（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改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擬）奏疏云自建隆（太祖初元年號）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閻按〕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〇〔元圻案〕〔孫君孚談圃〕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輳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敵通和太行皆爲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爲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公（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元圻案〕疏見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

造謗詩尼賢　藝祖陳橋誓師三章　檢點身加黃衣　長編采近著有遺　曾子宣日記　王定國甲申錄　李微之舊聞證誤　王沂公筆錄　執政輟坐論之由　長編不質　言續通鑑　李文簡致力長編　長編先失傳後出　王輩號青虛先生

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所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傅休奕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閻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己未改元。邊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閻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閻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被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跋范太史藏帖〕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脩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閻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啟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雲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〇〔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即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誤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奏御寖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王定國聞見近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者，李文簡燾所脩也。其書倣司馬氏通鑑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為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為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燾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先生，莘縣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周煇清波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蟲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李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宋史入儒林傳。

宋賦役十倍漢唐　林勳獻本政書　李微之言取三取四　幷租庸調二稅　義倉役錢再租庸　春夫急夫夫錢數調　常平預買鬻鹽諸錢　課利淨利過利諸錢　楊炎均庸錢入二稅　耆戶長保正　折稅和預　激賞丁絹　稅米義倉　和糴　斗面加耗　上供格歲額　雜斂有寬剩禁軍　經制總制　月椿　折帛和買　綱運　都茶場值貨務　東南三君子　范文正名節　歐陽子議論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凡三變　歐陽以濮議從祀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二，穀粟之征二，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何云〕此宋之所以弱。〔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為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為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鬻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〇〔元圻案〕〔宋史食貨志一〕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本傳：勳，賀州人。〔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僱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焉，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脩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閻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脩，蓋原知其以濮議，祀非以功同昌黎。〇〔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何云〕丁寇之相惡，止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為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云〕寇公誠有祖北之病，然其與丁謂牴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〇〔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脩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

止齋學田記
兩朝國史有託言
非寇準是丁謂

蕭宗孟附
呂非司馬
王允不令
邕修史
丁寇報復
以南北
重修哲宗
實錄
元祐八年
事無存
參取玉牒
日歷足史
小人遏絶
史書
紹興相檜
史最疏略

失人望乎九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閻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絶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悅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慢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寧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湮白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羣小所泯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詆媢謗讟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脩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小人終日爲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絶而竄移之云云〔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沖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脩定范祖禹之子沖已有詔命可趣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以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芾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爲名言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原註〕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元圻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爲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廣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君於斯時年逾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爲元豐對策誤也　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稾五十卷今作苕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二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郊。爲定制。〔元圻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伸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禋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爲頻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注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

李文簡手
記京檜事
哲錄載思
陵語
昭慈母后
之賢
李常寧對
策名言
天下宗社
成壞
劉行簡論
君子小人
宋講行郊
禮之年
元豐後官
制
藝祖造熏
籠事
呂正獻書
坐右語
張霸戒子
受不善
李秉家誡
言少年
編錄善事
自警
書懿行詩
文粘壁
胡原仲傳
論語文定
道州明道
生皆道
元祐黨人
有附益
慶元黨有
非黨者
蔡編黨碑
三百餘人
黨籍列傳
譜述

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元圻案〕〔周益公跋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卿錄造熏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爲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案〕正獻呂公著之謚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呂居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誡。〔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師友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饒成都人鄉人號爲張曾子遺敕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胄爲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亦呂本中著共三卷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案〕呂氏語在童蒙訓下卷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元圻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爲祕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要○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濂溪先生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仁宗十年壬申改元元祐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閻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齋名榦朱子弟子謂本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元圻案〕〔宋費袞梁溪漫志三〕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珵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爲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麈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驂厠名〔洪景盧疏云〕龔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二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佹冑以區區竊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黨禁一卷滄州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書中所錄僞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猥瑣僨軍辱

慶元黨人
家乘
小元祐
侂胄以鷗
弁祖章蔡
僞黨五十
九人
楊萬里
入籍
薛叔似皇
甫斌偃璝
歐集表周
君無君
周堯卿孝
友合歐表

三善士失
征君名
寶儼定本
朝四大舞
昇文舞用
原廟殿名

石晉故疆
劉仁恭割
地遺虜事
契丹陷營
平州二州
灤州灤河
爲灤河
石晉割
諸地路
契丹主冊
石晉爲帝
劉十六州
失地之險
盧龍之險
在營平

國侂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繫集黨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荊公爲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圻案〕〔周益公平園續稿〕彰孝子千里墓表曰予聞仁宗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喪倚廬三年不飲酒食肉言必戚哭必哀歐陽公極論古今喪禮之廢推爲篤行君子而京浙閩蜀所刻公集題書曰名厶字厶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予歎息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爲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明竊意爲道之賢者也亟求舂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餘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荊公處士征君墓表〕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鄰徐君寓於鄰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東都事略儒學傳〕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毀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書錄解題地理類〕舂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獻撰又〔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偁季平撰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元年五月判太常竇儼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登歌辭自僖祖至宣凡四舞四曲僖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太祖大定太宗大成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饗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太宗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爲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今本長編缺徽欽兩朝事按五代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路燕薊易定師王都縣其民入契丹因以爲灤河爲名以居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書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爲詳近時顧氏日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記〕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弃陘北之地不害爲魏晉之疆是也若劉燕薊瀛檀順等州則爲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東自劉守光僭竊時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平州路燕
京路
仁宗制科
十五人
何泳富弼
蘇紳
吳育田況
張方平再
舉制科
錢明逸彥
遠兄弟
吳奎夏噩
陳舜俞
錢藻王介
蘇軾轍兄
弟
錢易制科
在前
邵亢以宰
相姻報罷
制科之盛
錢氏一家
王彰所對
不入等
汪輔之罷
無行
吳育蘇軾
策三等

夏噩以私
貸民錢廢
如社文襲
遺劍奴書
棄宗社爲
薄物細故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案〕田況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同年王中甫挽詞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注者多誤〔閻按〕〔仁宗本紀〕書策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爲祠部員外郎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況所對策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況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況信都人亢丹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噩越州人也自註噩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策三等介四等轍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謚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謚修懿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謚文肅陳舜俞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据其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衢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閻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全云〕名俊卿書曰卑辭厚禮

朱子言乞
憐仇讎

孝宗以近
習察大臣
秦客卿論
大臣從臣
朱子論大
臣小臣
徐鼎臣君
臣論
文潞公最
錯論
蘇明允任
相論
石慶醇謹
無匡正
皇朝文鑑
有深意
士大夫異
於近習

有位恥餽
遺苞苴
脯醢金珠
詩文契券
投匭進封
事

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圻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洪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皓長子。相孝宗。諡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　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呂成公祖謙撰）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鉉）君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全云〕文鑑所以可貴在此。○〔元圻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呂成公大事記曰〕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甘茂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解題曰〕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曷嘗有內外之間哉。秦乃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爲欺罔。遇英武之主。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爲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文潞公鼂錯論曰〕臣讀漢史鼂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待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書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粹比也。　朱子淳熙八年召對劄子云。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理宗召德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投匭進封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
陵名初議

太子參決
庶務詔
手詔用事
之非

奄寺用故
事建節
王承休誤
承宗
崇寧擢童
貫經略
李輔國以
宦王爵
田令孜以
宦主兵
龔澄樞以
宦師傅

南軒東萊
不辭賜
胡忠簡繳
欽夫章服
陳騤沮成
公職賞
黃勉齋不
足先輩
繳賜不欲
老韓同傳
孝宗重文
鑑書
東萊象山
學術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爲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元圻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永思。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即光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真宗二十年丁巳改元）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名安國）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略安撫制置使。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宣撫）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六年）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原注〕〔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纛。亦誤。○〔元圻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爲師傅。〔胡致堂原亂賦曰〕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於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纛。踵澄樞師傅於南漢兮。嗁令孜總兵於西蜀。本全用文定疏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銓）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何云〕若皆悻悻而去。雖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苟容者也。勉齋亦爲後學立此防維耳。〔全云〕陳叔進名騤。又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胡忠簡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繳奏之。〔楊誠齋跋澹庵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劄詩云〕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爲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欽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　黃勉齋名榦。字直卿。朱子弟子。陳騤。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

帝后神御
寓佛寺
景靈宮十
一殿
元豐時原
廟六殿
御容告遷
入內
別殿五以
奉母后

曹輔有二
人
秦少游調
定海主簿
選人改換
七階
曹輔子
履貧擔草
周恤
黨人
蔡京巡內
微行導帝
輕車小輦
七幸

矣〔宋史職官志二〕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衆和而不同可也　〔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觀鵝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圻案〕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演繁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元圻案〕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一　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廟孝嚴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啓聖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爲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　〔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爲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宣祖曰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儷極懿德明德元德后曰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慈聖后曰繼仁　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爲皇太后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欽宗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論事爲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爲銘見龜山集三十七合爲一人非也〔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爲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實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屨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屨後則乾糧卒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懼不敢動靖康初召還遂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游了翁之門　〔楊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圍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　〔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　〔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詩　〔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間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攻媿集〕一〔定海縣淮海樓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絶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

律疏刑統
不同
孫奭爲律
文音義
敕令格式
新書
范質建議
定刑典

初即祚坐
駕頭
緋羅繡帕
覆七寶牀
正衙法座
形製
扇筤皆繡
或銷金
內侍挾駕
左右次
抱繡裹兀
子馬上
更朝加覆
黃帽
景祐郊赦
錄叛後
梁適石介
事遇異

詔書不具
草諸人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仁宗即位初元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爲音義。〔何云〕宋初士大夫留意實事○〔元圻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以刑律分類爲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　〔唐志〕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奉詔撰　〔書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竇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丞相京鏜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敕每更修定號爲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敕以待他時修入云　〔釋文瑩玉壺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舞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刊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輿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閤門祗候內侍各二員挾駕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全云〕江休復名鄰幾王原叔名洙　〔集證〕〔江隣幾雜志二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紀精博絶人遠甚鄰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　〔夢溪筆談〕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若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太常禮院及整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祗候並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　〔注〕〔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老學庵筆記〕駕頭舊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閤門官　〔葉大慶愛日齋叢抄〕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帽一重　〔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元圻案〕〔石林燕語七〕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嘉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宋王珪華陽集三十七〕梁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爲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　〔歐陽公上杜中丞書曰〕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獨以爲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長編一百十七〕此二事同載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

白居易辭除嚴孟制　東坡論不允辭免詔　周必大辭除貴戚制　莫濟封還錄黃　倪思封還詞頭　蔡幼學尤焴繳奏　韓偓不草廢喪詔　腕可斷不可草麻　師羿草耳目具衆　蔣圃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

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此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　〔孟元陽傳〕憲宗五年入爲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　〔東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燾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有見人擢用卽以介懷今燾力辭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恩從其所請　〔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曮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紹熙〔閻按〕光宗初卽位庚戌改元中。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二。嘉定〔寧宗在位十四年戊辰改元嘉定〕中。師羿〔全云〕宋室宗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師羿附柄臣故不肯草詔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辭以草。淳祐〔閻按〕理宗在位十七年辛丑改元中。別之傑〔之傑字宋才郢州人淳祐七年參知政事宋史有傳〕參知政事。尤焴〔全云〕號木石先生〇焴延之之孫官禮部尚書不草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在昭宗天復二年〕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爲故實。〔元圻案〕〔唐書韓偓傳〕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　〔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羿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羿之爲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秉〕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何云〕東坡先生嘗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卽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〇〔元圻案〕〔東都事略六十〕〔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爲人脩潔遇事不稍屈延譽後進如不及　〔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荊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

亭沼如爵位時至得　林木如名節久乃成　臺榭如富貴　蔣堂延譽後進　盧仲甫必爲佳器　尹師魯誌附論辨　有宋先達爲古文　柳開穆脩鄭條返古　鄭條著金斗集　師魯文簡而意深　疾讀五行俱下　歐文欲以簡慰亡友　宋文承五代卑弱　楊大年文華藻飾　柳歐等兩振文體　伊川不短前輩　黝舍比聖門語委曲　和靖言在養忠厚　剖析精微之功宜言　定大計惟謀臧否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宋〔閣本脫宋字從何本增〕先達甚多。〔何云〕如王元之文亦自有古意所謂先達甚多也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案〕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元圻案〕〔歐陽公尹洙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穆脩字伯長鄆州人擢進士第初授泰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　〔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穆脩陳振孫亦云尹洙兄弟從脩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　〔柳河東集〕載沈晦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　〔書錄解題目錄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國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二〕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爲之子也兄脩景祐元年王整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與館閣書目云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靖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論胡子知言〕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尹和靖語錄四卷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朱子答呂成公別紙云〕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初。爲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

建炎後相多姦佞李綱沮於汪黃鼎浚沮於檜及其黨隆淳大臣充位慶嘉政在侂胄彌遠更一相曰更化相賈宋亡猶西晉賈似道少落魄

臧則生天王家以爲大慼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閻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留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紹興趙鼎張浚去而檜相檜主和議鼎力求去位浚論彗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奉祠居永州檜死其黨迭爲相謂万俟卨湯思退隆興〔閻按〕孝宗初即位癸未改元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位呂成公淳熙四年輪對劄子有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之語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彌遠端平〔閻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何云〕見第十三卷遂與西晉同轍哀哉〔全云〕黃東發兩朝政要言之最詳○〔元圻案〕賈似道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曹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赴廷對寖致柄用西晉之亡由賈充賈后之父也故曰與西晉同轍

紳適草頭木脚草頭古天下苦民謠薛胡聶趙爲四木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元圻案〕〔碧雲騢〕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跡時號草頭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蔑視朝士自二司使楊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諸人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爲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四人詔附史彌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開禧貪濁之事

朝野雜記載開禧〔閻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譏史相之苞苴也見天台吳子良木筆雜鈔○〔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爲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餽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閫帥餽師憲三十皮籠扃鐍甚嚴其承受人不過齎書函及魚鑰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翅萬萬

平原列壽禮天慶觀扃鐍三十皮籠取以記問人梁適對次公名字湯思退對生人婦許敬宗對顓項帝邱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日隨判院盧南金進劄子奏案中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越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上頷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寵籍傳不載　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　〔三國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　〔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謂帝邱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儳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項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爲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爲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予奪享以舊地也由顓項所居故曰帝邱　竇德元威從孫高宗麟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己而寡學術

竇德元勤職寡學術

封濟王意取水絕降封巴陵非令典厚齋請封鎮王錫諡王莽時大旱濟枯鎮王指瓊厓置史呼彌遠爲新恩彌遠清之議易儲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爲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爲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爲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閻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墓錫諡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諡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刊城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鎮王竑希瞿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爲之後賜名均尋賜名貴和太子詢薨乃立爲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猶未有後選宗室希瓐之子昀繼之彌遠獨與鄭清之議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寧宗崩彌遠召昀即位竑封濟王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事平逼竑縊於州治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建儲更名同前代

紹興建儲欲更名瑋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閻按〕孝宗本紀漏音字蓋唐昭宗名曄而亟改之景定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建儲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元圻案〕〔周益公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曰〕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禮部侍郎呂廣問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曄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七〕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爲皇子改賜名禥景定元年立爲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於景定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　理宗咸淳十年七月嘉國公㬎即位㬎說文作㬎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唐中宗名顯

君親觀史難直筆時政記內廷日歷一手掩天下目

范正獻公唐鑑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爲時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敗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冊府元龜國史部記注類〕姚璹則天長壽初爲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

宰相安與生事 李良嗣言遼可取 童貫賂女真得空城 葛勝仲王黼聯姻 胡文定久仕及罷職 朱子立朝日短 沈繼祖誣朱子十罪 朱子忤侂胄及平居 邵公濟世亂避蜀 築室犍爲西山 温公覽奏長吁 温公妻清河郡君

人事知撰錄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記自璹始也〔宋費袞梁谿漫志〕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維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扆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然乞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廷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元圻案〕〔宋史文苑傳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再知湖州丐祠歸卒諡文康〔東都事略一百六王黼傳〕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結女真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徽宗以問大臣皆以爲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釁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真獨强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有也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宣和九年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王黼聯姻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此胡致堂先公行狀語 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此黃勉齋朱子行狀語 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元圻案〕胡文定公於哲宗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朱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以御史沈繼祖誣朱子十罪落職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寧宗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然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冑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何云〕博 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潁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温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温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温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元圻案〕〔温公敘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爲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温公神道碑曰〕公以端

黃定策時政無諱 孝宗擢榜首能容直 徐霖上書著直聲 不爭公義而仇明德 史嵩之姦深 霖書發姦說多名言 趙汝騰推崇徑坂 初制策題寫卷甚簡 慶歷時罷寫策題 蔣之奇失書策問目 二蘇對策有遺 治當先內 謝安言何以爲京師 陸贄言虛實相養 曹參戒勿

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疏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元圻案〕〔書錄解題歌詞類〕鳳城詞一卷三山黃定泰之撰乾道壬辰榜首

徐景說霖 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何云〕真腐儒〇〔元圻案〕〔宋史徐霖傳〕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恆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以小利啗之使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皆是術也義門以腐儒目之過矣〔趙汝騰庸齋集〕有贊徑坂使君講席之感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霖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足疑。〔閻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集證〕慶歷不復寫全題疑仍書策問某事若今第幾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目當謂此〇〔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一〕仁宗慶歷二年賈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閻氏不得見長編故以爲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閻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獄市爲曹參不及謝安止

擾獄市
命秩分官有四
王倹論京師符伍
單穆公言錢貨重輕
温公等第策卷
圖毡兩號彌封

對錢貨經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虎也尤誤○[元圻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俸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倹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欲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此語晉書謝安傳不載　[東坡對策曰]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擾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擾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擾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司馬温公論制策等第狀曰]近蒙差遣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圖毡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毡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鎭同議以圖爲第三等毡爲第四等注云狀既上而執政以毡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卽蘇轍也圖毡蓋當時彌封之號卽今科場之紅號也圖卽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潁濱耳閻氏所云似未詳核

游復考行妻子夢寐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全云]沈端憲晦自厲之言本此　[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欲爲入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　[呂成公雜說]引此四語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中名復游定夫先生之族父也

和金戰金自守各議
趙鼎再相無設施
史浩與張浚詰難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閻按]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卽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雖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爲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辭詔矣　[何云]趙忠簡亦主和議史直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元圻案][宋史趙鼎傳]鼎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史浩傳]張浚將圖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輿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奮志於恢復史公浩以爲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浚詰難於天子凡五日浚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請罷歸　趙鼎字元鎭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謚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相高宗孝宗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　隆興主和者又有李椿陳敏韓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卷　[朱子垂拱奏劄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圖維之要盡於此矣　開禧主戰者韓侂冑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以子著美
史直翁以子掩美
史所薦舉皆大儒

呂文靖夷簡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公著爲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浩爲相非無一善可稱[何云]豈直一善子彌遠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中公明恩怨成君過

[全云]直翁固是良相其薦朱陸陳楊葉諸公乾淳大儒一舉盡之矣呂申公所不及○[元圻案]史彌遠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擧咎莫大焉

發策以時宰諱詔
蔣良貴不避家相諱
張浚諱稱樞使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閻按]皇當作宗遺詔下謂之遺誥蓋避時宰家諱也[全云]時宰乃史彌遠其曾祖八行徵士名詔

蔣良貴發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元圻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謚忠文作記事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張浚爲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全云]陳賈傅伯壽胡紘之徒也終也不知逆順[全云]留黃之徒也

唐以山水代無逸圖
宋以山水代耕織圖
陳師錫奏圖畫經史
徽宗考試畫學
無逸爲元龜
延春閣壁書耕織
樓璹圖耕織谷事
令禁中養蠶
二陳同論京卞
寫張去華元元論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何云]虞伯生題樓攻媿耕織圖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勗牧民者不獨延春也　[全云]南渡之初樓璹以耕織圖進攻媿之世父也璹官至揚州安撫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勸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畫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爲圖天地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爲晝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疏載本傳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爲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道植曰元宗卽位得姚宋納君於道璟嘗手寫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　[玉海百六十二]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爲延春閣兩壁晝農家蠶織圖見

吏治視上趨向漢唐循吏酷吏諸人

於紹興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璹時爲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一圖係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衆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及廷試神宗擢爲第三蘇軾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精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考功郎中出知潁濾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宋俞元德螢雪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縑素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奭傳〕仁宗即位書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

紹興間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趨鄉。〔閻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景武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郅都在文景時甯成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宣田廣明皆出於武帝田延年嚴延年在成昭宣時尹賞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書以其子孫貴盛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鄭公使還辭遷秩顧思夷狄輕侮之恥澶淵役罪己待罪倪文節論屈己盟戎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何云〕寇公真大臣○〔元圻案〕〔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曰〕公使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宋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尚書謚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李延平論治道四言原中聞道遠引

延平先生〔全云〕名侗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恥爲先。〔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一〕李侗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宋史道學傳〕李侗字原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

王徐賣國牙郎

王時雍徐秉哲等。爲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

寶鑒唐琦不降辱汧傳販國吳牙袖石擊琵罵李鄴梅執禮謀迎二帝

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鑒也。李鄴以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僞守者。親事官唐琦也。〔集證〕〔宋史〕王時雍蜀人爲開封尹徐秉哲溜人爲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幵莫儔將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爲賣國牙郎因目幵儔爲販國吳牙開封府捉事使竇鑒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唐琦傳〕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琵入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琵趣殺之○〔元圻案〕〔宋史梅執禮傳〕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爲以安勞義利相權吾輩八字箴蔡元定師朱子同謫李茂欽一門死節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原注〕出荀子修身篇李誠之〔全云〕東萊弟子嘗語眞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元圻案〕〔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聞朱熹名往師之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幷及元定謫道州聞命不辭家即就道侂胄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眞西山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嘉定十四年女眞犯蘄水縣公出兵迎敵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之於我不幸援師不至城陷公與其子士允猶率衆力戰不克死之開禧中某與公爲僚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患立志非堅耳〔宋史忠義傳〕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慶元初釋褐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脩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賜名褒忠

策文擢魁可觀世道

元祐中。李常寧〔注〕見本卷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爲第一。景定中。有擢倫魁者。〔理宗景定三年〕狀元方山京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張齊賢太原勝金范韓使賊骨寒膽破宗澤李綱阻於三姦虞允文采石卻敵儒生搢紳知兵東萊策言遠過未備二府觀賜契丹金繒李伯紀奏巡幸三所耿南仲每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閻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然攻之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何云〕張方平所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山談叢三〕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讎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何云〕虞允文儒豈無益於國哉。搢紳不

事撓沮
金主駐軍
雞籠山
劉琦歎大
功出儒生

知兵介胄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全云]橫渠第子有种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元圻案]東萊先生淳熙四年輪對第二劄子曰國家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有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如元昊之難范仲淹韓琦皆一時選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　[東都事略張齊賢傳]雍熙三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是時虜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監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懼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州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宋史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元祐元年進士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諡忠簡　[李綱傳]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綱奏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武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綱以去就爭之留中不報　[又耿南仲傳]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己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戰守之備皆罷　[宋劉氏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主亮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鰍船擊之士皆死鬬敵舟多沈溺遂不能濟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　[宋史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小人乘陷
由不和
公孤無私
無朋
元祐羣賢
自爲矛盾
曾布不容
韓忠彥
趙鼎張浚
相侵抑
徽考初政
稱小仁宗
攻河南罷
光世異議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元圻案]真西山召除戶部內引第三劄子云元祐中懍懍向治矣惟羣賢自爲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　[宋史曾布傳]布字子宣與兄鞏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罷布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　[鶴山跋任諫議伯兩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籲衆正凡一時元凶鉅慝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並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進蔡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　[趙鼎傳]張浚在江上嘗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茲不悅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檜乘間擠鼎

曾張竊君
子之名
宋史姦臣
傳末核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全云]二人終不得爲君子○[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曾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其柄國不久宋史列之姦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姦甚於侂胄而反不在姦臣之列何以爲信史乎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二]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　[容齋隨筆十五]張天覺爲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使足以致譽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爲諫官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謚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天覺商英之字蜀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相天覺雨
爲商霖
張商英作
姦諸事實

科舉誘致
偏方士
廢譜牒鄉
貫之由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不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

[元圻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爲閩蜀唐漢爲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元祐諸賢
昧夬卦義

夬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宰相非久
居地
司馬公仁
爲己任
秦史夸者
死權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何云]司馬公非久位　夸者死權[案]賈子語　紹興之秦紹定[閻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第茶
法三等
手詔罷鹽
法再榷
周均兩稅
鹽鐵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榷爲不可[閻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元圻案]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太宗深器重之題殿柱曰真鹽鐵

王仲山仲
嶷降虜
綦叔厚行
詞責降王
秦檜爲
仲山壻
仲嶷
秦檜啓懇
王珪爲三
旨相公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嶷以袁州降禹玉[全云]元豐故相王珪字之子也綦叔厚[全云]綦北海崇禮行責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杲卿真卿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案]撫州三國吳曰臨川袁州漢曰宜春魯衛

襄陽置權場築堡玉帶事如虞公子常北使利誘黑炭團

二史居喪戀位太學諸生論起復徐仁伯經幄進言四不才臺諫見逐范鍾杜範入相史嵩之榜掠應文煒徐元杰諸人暴亡堂食以毒無下箸鄭寀不得中毒情

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原注]秦檜仲山之壻。○[元圻案][王明清揮麈餘錄云]王仲嶷字豐父岐公耆子建炎初知袁州虜入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後秦檜之再入相檜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啓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於陶鎔檜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　王珪字禹玉華陽人相神宗史稱其自執政至宰輔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閻按]爲理宗景定四年癸亥襄陽之事。亦起於權場之玉帶。[閻按]唐書王俶爲武靈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俶貪先厚遺之然後並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絕類○[元圻案][宋季三朝政要三]理宗景定四年瀘州太守劉整叛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白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權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也。[全云]嵩之從子璟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戀位亦暴卒奉化應文煒者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璟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令吏取文煒榜掠文煒抗辭不屈而止見袁清客集則置毒事無可疑者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景說銘之。[元圻案][宋史史嵩之傳]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丁父憂起復右丞相時以彌遠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寶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懔懔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寢[又云]元杰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才臺諫　[宋季三朝政要二]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詔起復右丞相侍郎徐元杰上書令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曰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嘗食無敢下筯[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侍御史鄭寀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詆寀不能明此獄之冤不報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鍾諡文肅範諡清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庸齋集

行安石學廢史書經筵不及國風誓

羣小僞作諫書誣善侯昌業時病疏僞改冥官揭諦道場誣詞鄒浩疏僞爲他子語田令孜假賜緋不聞徽宗詢立后諫草

學校興廢皆由崇寧魚肉銖兩爲旌別第文藝爲三品州縣殿最爲學宮黃裳言三不宜蔡京罷科舉做三舍太學詩述花石之擾三學攻許橫盛貫似道利諂三學無名詩譏賈媚秀才

自荊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覩矣。[元圻案]王安石封荊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元圻案][唐書宦者田令孜傳]令孜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不以聞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考異曰續寶運錄云侯昌業上疏其略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顒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　[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　[東都事略鄒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諫曰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僞爲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爲有罪者　[宋史鄒浩傳]徽宗立召還遷左司諫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

鄧志宏[閻按]肅沙縣人欽宗時官左正言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案]當時黃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此條皆鄧志宏沙縣重脩縣學記文見文集十六　[原注]崇寧學校之事槪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　[何云]此數似道之以利啗三學也○[元圻案][宋史蔡京傳]京罷科舉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

增六行忠
和爲八行
八行二行
入刑律士
徐中行逃
八行科薦
真文忠引
四子自箴
魏了翁白
鶴山教授
崔菊坡辭
相
陳宓墓顏
陶諸葛
朱墨銘驗
理欲分寸
徐榮甫衣
履垢敝
上蔡初造
程子安遇
明道狀有
聖賢氣象
呂祖儉論
世變意氣
學無常師
譙定學於
郭曩氏
袁道潔學
於賣香翁
篾叟箍翁
蜀隱士
譙巖有青
城大面勝

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卹行之亦未如之何也賈佀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餽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邀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十七〕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黄文昌方自江閫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大觀徽宗在位七年辛巳改元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集證〕〔玉海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有孝悌睦婣任卹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釋褐〔又云〕書目有御製八行八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〇〔元圻案〕大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謣文以徐中行爲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原注〕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　〔集證〕〔宋史〕魏了翁字華父史彌遠專國築室於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教授士爭負笈從之嘉定十七年遷秘書監直學士院卒謚文靖崔與之字正字廣州人紹熙四年進士開禧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略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謚清獻陳宓字師復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子官至直祕閣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常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爲秘書正字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〇〔元圻案〕此真文忠跋陳復齋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元圻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呂子約〔全云〕大愚先生呂祖儉東萊之弟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元圻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宋史忠義傳〕呂祖儉以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薦召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忤趙汝愚安置韶州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閻按〕〔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夷族溉作滋閬人香作篾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篾箍桶郭曩氏篾叟箍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〇〔元圻案〕〔宋史隱逸傳〕譙定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靖康初呂好問薦定召爲崇政殿說書不就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經義考二十一〕譙氏定易傳佚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僚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戰國壅川
壑鄰
碣石九河
淪海
齊桓過八
流自廣
定王五年
河徙

河決酸棗
潰金隄
千里隄
王尊祀神
請身填
漢火德多
水災
唐土德少
河患
河朔地以
屬藩不聞
唐書載河
決瓠子
滑州水壞
西北防
博州黃河
隄壞
賈讓言金
隄高下

河徙頓邱
東南
決濮陽瓠
子注鉅野
鄃居河北
無患
田蚡言強
塞非天事

#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爲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綴軼遺。按〔閻〕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爲一。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下乃決。理所當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何云〕此敘全以賈讓王横之語爲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閻子引之以爲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全云〕緯書固不足信。然謂其出班氏後。何氏之謬也〔經序〕按周譜所云定王五年。乃周之後定王。一作貞王。而合稱貞定王者也。使是前之定王。則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〇〔元圻案〕〔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遏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漢書溝洫志成帝初賈讓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横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文

陳留郡酸棗縣。〔原注〕今屬開封府〔集證〕今屬河南衛輝府延津縣 秦拔魏置縣。〔原注〕地多酸棗因以爲名焉

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全云〕脫縣字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卽此

王尊爲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閻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倣傳爲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何云〕冊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黃河隄壞。湍悍洋溢。不可禁止。令博冀趙三州刺史乘傳旁午分理。按察使蕭嵩總其事〇〔元圻案〕〔漢書溝洫志〕賈讓言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王尊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鄃居河北。〔原注〕鄃音輸。後漢注音俞〔閻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〇〔元圻案〕〔史記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漢書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溝洫志又云。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鄃非河決之地。史特終言不塞之故耳。鄃居河北四字似無庸并引

故瀆商竭
周移
河徙砱礫
字誤
滎陽漕渠
礫溪口

塞瓠子築
宣防宮
萬里沙還
沈璧馬
從官負薪
寘決河

龍淵宮亦
名瓠子宮

秦決河灌
魏都
漢歌吾山
平卽魚山

東郡頓邱縣。〔原注〕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集證〕濮陽洪武初省入開州清豐開州今並屬直隸大名府 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原注〕今滄棣霸濱諸州之地〔全云〕原注是正文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以上皆水經注第五卷文 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集證〕今開州城南有瓠子渠 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鉅野也。〔集證〕今屬山東曹州府縣東北有鉅野澤 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州郡十德州平原縣注 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原注〕大名府夏津縣本鄃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閻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砱礫字面砱礫者蔡氏所竄繆妄甚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何本載閻云砱礫人都不曉余以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滎陽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徙此大昌亦本非砱字而蔡傳妄加王氏誤襲用之耳〔何云〕〔胡渭生曰〕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砱礫字面砱礫者蔡氏妄竄〇〔元圻案〕〔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注在頓邱東南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有故鄃縣城〔溝洫志注師古曰〕礫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漯水又東過礫溪者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元圻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漢書武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溝洫志〕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水經二十四 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原注〕注縣北十里爲瓠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 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防宮。〔何云〕防房古字通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 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原注〕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〇〔元圻案〕在鄄城以南以下十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集證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魚山

導二渠北
行復禹迹
二渠所出
播九河爲
逆河
漯水所出
晉河岸傾
壅龍門
梁山崩壅
河三日
大陸澤名
廣
河決館陶
分爲屯氏
毛河篤馬
河
決鳴犢口
屯氏河絕
清河郡靈
縣東北故
黃河脩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元圻案〕此河渠書溝洫志文導俱作道河渠書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按〕溝洫志厮作灑孟康曰分也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全云〕此行原注是正文貝邱貝州清陽縣〔原注〕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地置貝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原注〕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集證〕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東有武陽故城曹州府曹城縣東南有東武陽西南有故漯河至千乘〔原注〕青州千乘縣〔集證〕今青州府樂安縣漢之千乘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二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閻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二年〇〔元圻案〕〔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水經注五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也同爲逆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矣又曰大河故瀆又東逕貝邱故城南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又曰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圻案〕此溝洫志文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集證〕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有衛河自直隸元城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東魏貴鄉縣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故河元城縣有屯氏故河一名王莽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屯氏河一名毛河山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枯河南樂縣今屬直隸大名府〇〔元圻案〕〔水經注五〕屯氏河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北瀆至陽信縣故城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元圻案〕此溝洫志文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案〕此師古注文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原注〕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蓨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蓨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爲蓨縣元屬河間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〇〔元圻案〕〔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南河水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地理志〕蓨作脩師古音同屬信都國

河決東郡
漂二州
隄成改元
河平
河復決平
原流千乘
王延世再
治河
信都等處
河水溢
李尋言勿
塞觀水勢
求索九河
故迹
枯洚渠即
降水
爾雅九河
八名
八河所在
諸說
一爲經流
諸說
簡絜分合
諸說
九河漢得
三唐得六
九河當滄
平二州境
齊禁曲防
不塞河
淪海王橫
一家言
首中尾三
河包六
九河次從
北而南
胡蘇扶蘇
名義
碣石爲逆
河注海地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二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元圻案〕成帝紀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溝洫志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平原德棣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有平原故城大河故瀆在西北濟南齊淄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等縣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集證〕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故千乘城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元圻案〕〔此溝洫志文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哀帝初遷黃門侍郎騎都尉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閻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五字作小註今從何本禹貢九河既導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爲二〇〔元圻案〕〔林之奇尚書解七〕曾氏旼曰自徒駭至於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絜爲單名固不倫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爲異名故分簡絜而爲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爲經流以其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理或然也徒駭〔原注〕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何云〕〔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虖沱河民曰徒駭河〇〔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馬頰〔原注〕〔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即篤馬河也〔集證〕〔地理今釋〕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覆鬴〔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州有覆釜河〇〔案〕鬴一作釜〔郭氏音云〕鬴古釜字胡蘇〔原注〕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集證〕饒安今滄州臨津今南皮縣無棣今慶雲縣並屬河間府〇〔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簡絜〔原注〕輿地記在臨津〔集證〕〔地理今釋〕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〇〔案〕〔爾雅郭注云〕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是分簡絜爲二也〔邵氏正義曰史記正義云〕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絜河鉤盤〔原注〕〔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集證〕〔地理今釋〕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〇〔按〕〔盤爾雅作般〕〔陸氏釋文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今案禹貢正

按經義治水無隄防

義引李巡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與陸氏所見本不同鬲津。〔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曰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集證〕〔地理今釋〕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〇〔案邵氏爾雅正義曰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此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太史。〔原注〕不知所在〇〔案〕〔爾雅郭注云〕今所在未詳〔邵氏正義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詩疏引孫叔然云〕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釋文引或云〕此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未之詳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二。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案〕〔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敘說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時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誤者班固明以滹沱爲徒駭而不悟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鄭氏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程氏大昌禹貢論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原注〕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爲馬頰誤矣〔閻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攷驗者辯見尚書古文疏證〔方樸山云〕先儒謂徒駭即河之經流也蔡氏無所因承苟出胸臆何庸述而誌之上誣爾雅〔三箋盛柚堂百二云〕九河以下全本蔡九峯書傳原注皆當作正文〔程易田云〕九河據爾雅之次五曰胡蘇居九者之中邢昺疏云溝洫志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蓋舉首中尾之三河以包其六是以下文即著其地曰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然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矣九河之次自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鬴三河在東光之北居成平之南簡絜鉤盤二河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胡蘇爲九河之中出者無疑矣其名曰扶蘇者何也言九河分布派流胡蘇然舉其中者象形名之得包其九也扶蘇曷爲其象分布派流之形也胡蘇猶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扶蘇注引說文扶蘇四布也史記上林賦垂條扶於郭璞曰猶扶蘇也扶蘇扶於轉之皆得爲胡蘇而胡蘇之命名居九河之中餘河則四布於其外故得象分布派流之形也孫炎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說義最精然指一河言而不知其爲象九河之形猶皮傅也閻嘗博覽而證明之周官司戈盾職云及舍設藩盾注云盾可爲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據鄭義扶蘇漢時見有之物也詩山有扶蘇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曰小木則非木名可知蓋扶蘇疊韻字蘇胥又雙聲相轉〇〔元圻案〕〔水經注〕五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并存川瀆多亡〔按〕堰謂沙邱堰〔程大昌禹貢論上〕唐之平滄二郡隅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爲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爲兗北當爲冀者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爲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既以平爲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北五百里海水爲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爲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正直其地其不眞爲禹河碣石也乎張揖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蓋亦有見於此耶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

鯀湮水有隄禹無隄九澤既陂非爲隄賈讓陳治河三策

禹鑿龍門山鱣鮪渡龍門點額砥柱亦名三門山河出孟門東受降城南屈北屈伊闕兩山相對趙鞅使女寬守闕塞

防壅塞之文。〔元圻案〕此溝洫志文事在哀帝初年賈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三策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閻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與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爲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堤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元圻案〕見溝洫志

水經四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原注〕唐慈州吉昌〔集證〕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〇〔元圻案〕今本水經注四作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然淮南子實無此文〔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曰〕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故厚齋改淮南子爲呂氏春秋與抑今本水經注誤作淮南子厚齋當日蓋必有所據河水又南過皮氏縣。〔原注〕河中府龍門〔集證〕今山西絳州河津縣西。又南出龍門口。〔原注〕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於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禰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巨雷〔閻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眞正妄談不足與辨〔何云〕按如此則自東而西矣通典。絳州龍門縣。〔原注〕今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通典州郡七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十三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伊闕碣石見前。〔閻按〕伊闕並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爲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〇〔元圻案〕〔水經注四〕北屈縣即夷吾所奔邑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注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逕皮氏方居龍門也又十五洛水又東北過伊闕中注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此其一焉又曰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斷遺功尚存

淇口以東爲石隄按視遮害亭西

河決魏郡

王景修汴渠成河汴分流復舊迹汴渠即蒗蕩渠滎陽漕渠礫溪口

景吳作浚儀渠

于岑積石爲八激隄

虖沱石臼河羊腸倉積粟鄧訓理石臼河通漕

淇口以東。〔元圻案〕〔溝洫志〕賈讓奏言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越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山上水流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水口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

通典。州郡八淇水出共山東至衞州衞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集證〕今衞輝府淇縣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衞河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元圻案〕此漢書王莽傳文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元圻案〕此後漢書明帝紀文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見明帝紀郡縣志。河南道一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滎陽縣唐屬孟州〔集證〕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

漢命王景修渠。〔原注〕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　〔閻按〕如淳曰今礫溪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砼遂生出砼礫地名謂河從此兩見其書傳處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全云〕〔胡東樵水經注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砼礫之失而自造爲北礫溪南礫溪則分一水爲二水矣○〔元圻案〕〔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又曰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堰水法水乃不復爲害　〔水經注四〕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即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汳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明年渠成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渠咸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逕八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又七經文濟水與河合流東至北礫溪南東出過滎陽北顧氏震曰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泲水東過礫溪無北字可辨證酈注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顧氏震曰〕此十字及近刻並訛作經礫石溪上又加南字〔胡渭禹貢錐指〕云上有北礫谿故以此爲南礫谿石字衍考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礫溪于滎陽縣下此亦言于滎陽縣下豈有兩滎陽縣乎後人不察前屬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字耳據此則胡東樵南北礫溪之說蓋承水經注俗本之訛非自造也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四月己巳罷常山虖沱石臼河漕注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漕水運也　〔正文〕疑脫漕字

虖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

河所出山曰崐崙于闐山出玉崐崙虛水出四阨吐蕃西南河所出西羌本三苗之別河曲羌在河關西積石西析支河上流吐蕃黃河錄張騫使大宛窮河源河源有二葱嶺蒲昌海紫山

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原注〕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元圻案〕石臼河以下十一字述章懷注文攷後漢注無昌字〔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理志〕中山府本定州政和三年升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縣七有安喜有唐無唐昌亦無并入安喜之文當更考通典。州郡九嵐州宜芳縣。〔集證〕今太原府嵐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原注〕〔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南行唐後魏行唐西有磁河○〔元圻案〕〔後漢書鄧訓傳〕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此條疑當入後漕運考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元圻案〕〔漢書張騫傳〕騫漢中人也崑崙作昆侖

漢武帝以于闐〔按〕于闐即今之和闐在葉爾羌東南多玉石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即廣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見釋水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原注〕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通典。以下皆州郡四曰。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按〕〔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水經注二〕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注河關縣屬金城郡即羌地是也續漢書。河關。〔原注〕縣屬金城郡即今之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酈道元曰〕積石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金城河溢

秦廢井田開阡陌

制畝二百四十步

秦地曠人寡晉地狹人稠

誘三晉人發地利

百人兵農各用半

阡陌本井田舊制

阡陌名義

徑畛涂所容占地

非謬。〔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幷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遭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閻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全云〕此條乃附見不應置靈帝之上〇〔元圻案〕〔水經注〕凉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謂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此而不達於崑崙也水經河水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顧氏震曰〕蒲昌海卽羅布淖爾在闢展西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星宿海卽今呼鄂敦搭拉朱思本所謂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酈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卽指星宿海〔邵氏爾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唐人謂之紫山〔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今西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大山其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名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卽古崑崙之處與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元圻案〕此靈帝紀文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集證〕今甘肅西寧府〇〔元圻案〕〔水經〕河水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

##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原注〕周顯王十九年〔集證〕〔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六國表〕周顯王之十九年爲秦孝公之十二年初改小邑爲三十一縣令爲田開阡陌

通典州郡四議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其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

聽民兼幷買賣

盡人力以盡地利

田皆出稅無欺隱

唐租庸調法

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按〕〔地官遂人賈疏曰〕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徑是以春秋有牽牛蹊蹊卽徑也 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幷買賣。以盡人力。墾開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戸之弊。破租庸以爲兩稅。〔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戸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調法弊壞至德宗

楊炎夏秋兩稅法

使黔首自實田

畝有東南異阡陌

遂洫溝澮縱橫無定

限民名田毋過制

趙過爲代田法壟甽代爲播休轅田卽三易之地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語見史記本傳）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事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程易田云〕應劭風俗通之言見於秦本紀索隱所引者作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朱子開阡陌辨引風俗通之言見於戴侗六書故者亦作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風俗通及此辨朱子之所引者並譌河東爲河南蓋不知南東其畝之制而轉寫者妄改之也夫阡陌之名自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但畝有南東則阡陌各有縱橫其曰遂洫縱而溝澮橫者乃鄭康成氏以南畝圖之以曉人者非謂天下之田盡遂洫縱而溝澮橫也若東其畝則又遂洫橫而溝澮縱矣胡可以南畝之圖概遂人之制哉畝有東南故鄭氏具兩說以別之不可以偏廢也至於匠人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而不妨襲其阡陌而阡陌之所謂不可典要惟變所適也余嘗作阡陌攷圖而詳辨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原注〕漢武帝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家屬皆無得名田○〔按〕正文是師古註文小註是史記平準書文名田上有籍字）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與於廉也（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二〕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異於秦也）

趙過教民爲代田（〔程易田云〕趙過爲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三甽歲代處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蓋一夫百畝甽以疆畝本百畝也今於畝中更爲三甽以播種於是一夫三百甽矣甽與壟相間三百甽亦三百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甽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甽處壟以壟處甽故曰歲代處也）代易也（師古注文）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原注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

古畝百步漢增制

師丹建言限名田列侯公主名田之限王嘉奏均田制壞罷苑賜董賢田莽更天下田曰王田

檢覈墾田戶口

隱覈法憑簿書

後魏均田制度露田男婦分授奴婢依良丁牛受田

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賈逵註文）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原注〕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案司馬法曰〕歲受耕之爰自其處）鹽鐵論（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云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菀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奏封事云云菀作苑師古曰苑古苑字）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曰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集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百官志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出入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通典（食貨）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爲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集證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一夫制田四十畝男三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更宜均量審其徑術令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帝深納之由是始議均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各隨遠近給公田有差職分田始於此）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

唐丁口衆不授田口分世業之田壞

北齊男婦受露田受輸調充兵永業田桑田麻田

隋發使四出均田狹鄉寬鄉受田

唐武德初定均田制分黃小中丁老計年唐步畝頃之制

唐制受田倍於周豪右占田踰制振貧無術許賣田

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集證〕通典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頃每戶二頃餘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〇〔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元圻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唐書食貨志曰〕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

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原注〕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幷之漸〇〔按〕小注亦林勳語

買敦頤舉沒賦貧民貞觀永徽戶口斗米四五錢行千里不齎糧宇文融為勸農使檢括逃戶籍外田兼并家私斂重公稅陸贄請占田條限均田圖製素賜諸道周艾穎等分行均田元稹同州均田奏蘇氏論均稅之害

薛孫呂李為國斂怨宇文融召天寶亂

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人行數千里不齎糧號稱太平高宗承之海內乂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循吏傳〕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數歷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以下皆本傳文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元圻案〕〔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州縣希旨務于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元圻案〕〔唐書食貨志〕贄疏曰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稽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贄以讒逐事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〇〔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十月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甿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旁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

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今之丈量銷圩正方田法也

周道止是均平

方天法與廢

南唐以田肥瘠定稅

熙甯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集證〕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圻案〕〔玉海百七十六〕嘉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林之純席與言李鳳高本等相度均稅又令分往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置局詳定三司使包拯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推行自京都始元豐八年十月丙戌罷之崇寧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言神宗詔講方田以土色肥磽別田美惡定賦調多寡今以熙寧方田敕可行者爲方田法宣和二年六月十六日罷方田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六年唐王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

## 歷代漕運考

### 漢

穿渭渠通漕

劉仲馮疑渭渠無迹

潰渭洞河

號公敗犬戎渭隊

穿褒斜道通漕

褒斜水多湍石

渭渠〔元圻案〕〔漢武帝紀〕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溝洫志〕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上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後漢〕班固著見本傳文選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元圻案〕〔水經注十九〕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無水〔又曰左傳閔公二年〕號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郎船司空所在矣　劉仲馮名奉世清江人父敞原父叔父攽貢父同著兩漢刊誤號三劉漢書陳振孫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多所辨證發明按其書今已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中頗存其說仲馮此條蓋亦刊誤中之一則也

褒斜道故道〔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曰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師古注〕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卽今鳳州界也

沔合漢漢合沮口褒谷商谷斜谷

寇恂河內轉輸

鄭宏奏開零桂嶠道舊運從東冶汎海

自沮至下辨運道驢馬僦五致一虞詡燒峽石剪水沃巖礪醯碎石

武侯由斜谷運流馬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原注〕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　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原注〕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　故道今鳳州梁泉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七〕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是互相通稱矣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領山東南徑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卽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又南徑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集證〕〔明地理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東北有褒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又城東有褒水亦曰黑龍江下流入沔水鳳翔府郿縣西有衙領山褒水出其南流入沔斜水出其北流入渭又西南有斜谷南入漢中有斜谷關

河內〔元圻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高祖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後漢書寇恂傳〕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懷衞二州之地〔集證〕今河南懷慶衞輝二府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元圻案〕〔後漢書鄭宏傳〕宏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原注〕永州地　桂陽郡臘嶺〔原注〕郴州　〔閻按〕臨源嶺卽越城嶺第五臘嶺卽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元圻案〕〔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阻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沮縣漢屬武都隋爲興州順政〔原注〕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　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爲成州同谷〔原注〕〔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壞詡使人燒石以水漑之石皆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閻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醯字尤妙　〔集證〕〔地理今釋〕沮縣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成州今甘肅階州成縣

斜谷〔元圻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民講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郡國志一　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原注〕武功今鳳翔府郿縣○〔元圻案〕杜佑通典食貨門漕運紀漢漕不及河內以下四事此可以補其略

### 魏

陳項至壽春開渠
鄧艾屯田著濟河論宛邱百尺堰
杜預用滍淯水浸田
開楊口達巴陵瀉險
使袁真攻譙梁開渠爲石門渠
古滎口敖城壘石遏渠口
千金堨五龍渠劉曜決千金堨灌石

陳項壽春。〔元圻案〕〔三國志魏鄧艾傳〕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

通典。州郡七 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原注〕〔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縣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寧縣壽春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明地理志河南陳州治東有百尺溝即沙水下流也

晉

滍淯水楊口。〔集證〕〔晉書杜預傳〕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漢地理志。南陽郡上 滍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原注〕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縣西北 淯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原注〕酈故城在鄧州臨湍縣 通典。州郡十三 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爲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逕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原注〕零陵桂陽〔集證〕明地理志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有魯山西有堯山南有滍水源出堯山流入葉縣界合昆水沙河水入汝南陽府南陽縣東有淯水亦名白河下流至湖廣襄陽縣界入漢水湖廣沔陽州景陵縣今改天門西北有雲杜廢縣南有沔水西南有楊水北注沔亦曰楊口亦曰中夏口又爲楊林口○〔元圻案〕〔水經〕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按堯山魯山同在魯陽縣故滍水所出班史以爲魯山水經以爲堯山水經又曰滍水又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東南入于汝注云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背汝水于定陵城北東入汝郾縣在南不得過水經又曰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支離山注云淯水導源東流酈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酈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

石門。〔集證〕〔晉書桓溫傳〕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水經注。七 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滎口石門。〔集證〕明地理志河南鄭州河陰縣西有石門渠即古滎口也亦曰汴口又西有河口倉唐時置 河陰縣今併入開封府滎澤縣○〔元圻案〕〔水經注七〕又曰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

千金堨。

永嘉九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晉書懷帝紀文 水經注。十六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爲堨。開溝渠

張方入洛破千金堨
隋自蒲陝等州運米廣通渠引渭水各州置倉給京師
開山陽瀆通運
募運米能達砥柱險三穿砥柱爲三門山
開通濟渠引穀洛水
板渚邗溝通運

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原注〕此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 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原注〕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元圻案〕〔水經注〕又曰張方入洛破千金堨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

隋

蒲陝衞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衞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衞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又詔宇文愷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蒲州。〔原注〕河中府 汴州。〔原注〕開封府 黎陽。〔原注〕今濬州 汾州。〔原注〕唐爲慈州 晉州。〔原注〕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原注〕〔隋紀〕帝幸灞州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集證〕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濬州今河南衞輝府濬縣慈州今山西汾州府大興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縣東有灞水又有灞橋華州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亦屬同州府潼關在華陰縣東永豐倉亦曰渭口倉○〔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義寧元年因倉又置監

山陽瀆。〔集證〕〔隋書文紀〕開皇七年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楚州山陽縣。〔原注〕今淮安府〔集證〕今江蘇淮安府治山陽縣山陽瀆即邗溝也

砥柱。〔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陝州硤石縣。〔原注〕今省入陝縣 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元圻案〕〔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大陽城東也 太宗銘辭見唐文粹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集證〕〔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鑑〕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通典。州郡七 汴渠在河南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

汴水浪宕渠
穀洛鬭
吳城邗溝通江淮末口或誤宋口非
永濟渠引沁水
征遼運東萊海口
唐于三門東西置倉

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原注〕與莨蕩同○〔案〕何本莨作蒗水經作蒗蕩注同元和郡縣志作莨宕渠也。〔原注〕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鬭。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原注〕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顧氏震曰〕此十三字皆注文原本及近刻俱誤作經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汜水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原注〕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閻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集證〕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東有開封廢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東有板渚寶應縣今屬揚州府○〔元圻案〕〔水經注三十一〕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永濟渠。〔元圻案〕〔元和郡縣志十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原注〕今省爲鎮入臨清縣〔全云〕隋大業四年正月詔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通鑑攷異曰〕雜記以爲引汾水者謬也○〔元圻案〕〔隋書煬帝紀〕亦作沁水〔通鑑注〕班志沁水出上黨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師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穀遠隋爲沁源縣攷異曰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全云〕此征遼之運道也大業八年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胡三省曰當在遼西〔集證〕〔隋地理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名萊州

##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原注〕鹽倉含嘉倉太原倉。〔元圻案〕〔唐書食貨志〕元宗二十一年裴耀卿爲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河陰柏崖集津三倉
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開山爲陸運
劉晏按行運道遺跡
李泌開車道避底柱
楊慎矜兄弟能繼父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原注〕三門山見前砥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原注〕會昌三年屬孟州○〔案〕〔地理志〕河北道孟州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析汜水滎澤武陟置隸河南府領河陰倉會昌三年來屬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濬之以便漕運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原注〕河南道河南府河清本大基武德二年置隸懷州八年省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復置并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先天元年更名會昌三年隸孟州尋還屬後廢咸通三年復置有柏崖倉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河南道陝州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原注〕楊慎名爲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闇改慎矜非按通鑑慎矜知太府出納慎名知含嘉倉也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跡。〔原注〕〔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砥柱之險。〔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元圻案〕〔唐書楊慎矜傳〕父隆禮罷太府元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乃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渠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曾子固語見本集政要策漕運條〔唐書李泌傳〕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餉漕〔食貨志〕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通鑑唐紀〕德宗貞元二年二月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津縣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接境州西南有故太原倉

韋堅引滻水望春下開廣運潭
姚南仲疏建望春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集證〕〔唐食貨志〕韋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玉海一百八十二會要天寶元年三月陝郡太守韋堅引滻水開廣運潭于望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名潭曰廣運地理志作天寶三載

地理志。唐志關內道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

上津扶風洋川通運　汴水梁公堰通運　甬橋渦口蔡水通運　梁崇義襄鄧阻兵　張萬福發進奉船　杜佑策琵琶溝運路　疏雞鳴岡通舟　李勉治蔡渠引鑽　改閔河爲惠民河　江淮運道咽喉甬橋

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運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水陸轉運使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大歷後每歲運米四十萬石〔唐書姚南仲傳〕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遷累右補闕大歷十年上書云云

上津扶風洋川。〔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二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胡三省注江淮庸調泝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長利縣 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

洋川郡洋州。〔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直抵至扶風 汴水堙廢漕運自

江漢抵梁洋。〔原注〕梁州興元府〔集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縣洋州今陝西漢中府洋縣隋梁州唐改爲興元府今爲漢中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州郡七〕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胡三省註〕甬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唐書食貨志〕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原注〕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 通典。〔州郡七〕汴州浚儀縣有蔡水。〔原注〕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 建隆〔宋太祖受禪庚申建元〕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案〕〔玉海二十二〕命右領軍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 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開寶〔宋太祖九年戊辰改元〕六年。改閔河爲惠民河。〔原注〕與蔡河一水〇〔案〕自導閔水以下及注俱見通鑑周世宗顯德六年注 李泌曰。江淮

万俟著開金商運路　渭橋東渭橋置倉　橫橋七百五十柱　淮陰項城潁溵運路　揚子院由縣改名

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集證〕〔明地理志〕安徽鳳陽府宿州漢符離縣甬橋在北亦名符離橋懷遠縣東北有渦口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渦口〔舊圖經〕琵琶溝形似琵琶故名在開封城南西從中牟界入通濟渠煬帝欲幸江都始鑿此溝〇〔元圻案〕〔玉海二十二〕〔輿地廣記〕汴河蓋古蒗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元豐中導洛通汴謂之清汴蔡河蓋古琵琶溝也 〔通鑑唐紀四十三〕胡三省註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派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 〔唐書李勉傳〕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代宗詔勉節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商運路。〔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胡三省註〕萬當作万万俟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案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天朱泚進兵圍之

通典。〔州郡五〕金州。〔集證〕今陝西興安府 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今陝西商州之地 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註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云漕運未能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唐書食貨志〕貞元初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東西渭橋倉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關內道一〕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五胡三省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象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爲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卽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址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不得不以中別之也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溵。〔元圻案〕〔玉海百八十二〕會要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潁水運以餽討淮西諸軍揚子等諸院米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溵河又三百里輸於郾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茭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紀〕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

揚州揚子縣。〔原注〕今屬眞州〔集證〕今揚州府儀徵縣 廣明〔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爲發運使。淮陰縣。楚州。〔集證〕今淮安府山陽縣 項城縣。陳州。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潁水西有溵水流入焉 潁水出陽城縣。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陽乾山。東至下蔡。今安徽鳳陽府壽州西北有下蔡城 入淮。溵水。唐志。〔地理志〕河南道 陳州溵水縣。〔原注〕今改爲商水縣〔集證〕商水縣今屬河南陳州府 水出潁州陽城縣少室山。東入潁。

疏汴水埇橋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荀氏或誤乘氏

浚五丈渠通青鄆漕

引京索河入斗門

導汴水入蔡水古琵琶溝楊侃賦言天設二渠洧水潩水所出黃帝登具茨受芝圖

後周

汴水埇橋。〔原注〕註見前 泗上。〔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二年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胡三省註〕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也

漢地理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全云〕汴縣之泗水是也乘氏乃濟氏之誤酈道元已糾之厚齋誤矣〇〔元圻案〕〔漢書地理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注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歷泗濱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方十五里淥西際阜俗謂之嬀亭山阜側有三石穴水自此運岡通阜西北四十許步而洑泉涌出得泗水之源矣〔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經稱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〇〔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有乘氏縣故城安徽泗州府盱眙縣西有睢陵廢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與今山東濟寧州魚台縣泗口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

五丈河。〔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于大梁六年命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爲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此通鑑胡三省註引薛史文〕又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

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原注〕命陳承昭督京城之東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於汴東匯於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 以京索河爲源。禹貢之菏澤。〔原注〕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集證〕今開封府蘭陽縣宋東明縣也

蔡水。〔原注〕見前〇〔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潁之漕〔胡三省註〕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潩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潁壽入淮。楊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纖帶甸。千倉是輿。萬庾是建。〔元圻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水經〕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注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圖于華蓋童子即是山也

塞原武決河

漕運源流因革

三代漕運法不備

戰國漕運非國都運

秦始運天下之粟

漢唐講漕運最詳

唐府兵漕運相消長

唐以韓滉米至相慶

唐宋運分三節四路

李錡因漕運跋扈

相風旗官專主管

原武。〔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胡三省註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

原武縣屬鄭州。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攷〕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并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當時所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當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十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illegible]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漢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illegible]子牽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要入關當[illegible]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illegible]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師之倉不如吳[illegible]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illegible]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illegible]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府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世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倉轉相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致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置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河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北之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河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河之類非大農仰給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

漕運壞自蔡京

漢高太牢祠孔子魯人家孔冢百餘室孔里講禮飲射廟藏衣冠琴車書

孔冢高廣步尺異木百數無能名

闕里背泗面牆

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東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攷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漕運源流因革利弊備於此矣故附錄於後

##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元圻案〕漢書高祖紀十二年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七字疑有脫誤〔全云〕當云弟子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氏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按〕此裴駰史記集解所引〔又云〕孔子冢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水經注二十五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閻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全云〕四字附會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

武帝置五經博士爲博士官置弟子員西京太學太常爲肄習地何武歌太學下王咸以救鮑宣舉幡王褒作中和樂依鹿鳴聲歌習立學校由仲舒策韓延壽修治學官文翁修起學官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施讎與講同異祕書藏未央殿北礱石爲渠以導水石渠閣藏秦圖籍孔霸以帝師賜爵

孔吉爲殷紹嘉侯

非聖人之道今本史記道作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元圻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漢藝文志〕云曲臺后倉九篇下註公孫宏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漢書儒林傳三輔黃圖五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杜門之西〔集證云〕宋敏求長安志引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閻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全云〕觀韓延壽傳則其時郡邑已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倡設也但不能皆備耳○〔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乙部地理類潘岳關中記一卷〔漢書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與于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與於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與舊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爲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于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爲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孰謂西京無太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館蜀作館古官館通　何武爲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注學官學舍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儒林施讎傳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施讎傳師古注引○〔按〕〔文選班固兩都賦敘〕李善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與師古所引文不同其下礱石爲渠以導水〔何云〕虛泹爛也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全云〕古人藏圖籍之地必穿池沼蓋亦以五行之運爲制火也〔元圻案〕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原注〕匡衡梅福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雍孔子世為湯後
封孔均褒成侯
孔損徙封褒亭侯西漢孔裔封侯二褒成是亭侯非縣侯言徙封以脫文誤
光武幸太學起辟廱
明帝養老詣孔子宅
白虎觀議五經同異祠孔子作六代樂帝親稱制臨決
賜諸孔男女帛
祠孔子及諸弟闕里

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原注〕未作而罷 見禮樂志○〔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湯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元帝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後綏和元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元圻案〕此平帝紀文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按〕〔外戚恩澤侯表〕平帝元始二年更為宋公 褒成侯在瑕邱。〔原注〕今兗州瑕邱縣 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事在平紀 建武十三年。光武紀在十四年四月 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和帝元年己丑改元 徙封褒亭侯。〔元圻案〕孔均本名莽避王莽更名均 〔文獻通攷學校四〕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與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錢氏大昕曰〕按孔龢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奏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勑碑立於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洪氏隸釋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及此二碑皆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攷郡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時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舊史偶脫成字蔚宗不察誤以為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改封褒亭之事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廱。〔元圻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廱 〔東觀漢紀一〕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又〕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廱 〔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元圻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廱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廱初行養老禮 十五年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講經 〔東觀漢紀二〕一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廱行養三老五更禮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元和二年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安帝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元圻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太學講堂廣長
三九月行大射禮
孔子宅所在州縣皆立孔子廟
白虎門于門立觀孔子先聖顏回先師
修繕太學造房屋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科員
太學國子堂東碑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書丹刻石熹平石經成於光和

洛陽記。陸機撰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引光武紀注 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 漢官儀。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按〕〔今本光武紀注〕引漢官儀九日作九月 〔又儒林傳注〕引漢官儀作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王氏此條及玉海引皆作九日誤也 於中行大射禮。〔原注〕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月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

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孔子宅以下皆明帝紀注文 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請封孔子之世為殷後書載本傳 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見禮儀志 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見梁書武帝紀 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元圻案〕〔唐書禮樂志五〕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後漢書丁鴻傳注〕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元圻案〕〔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儒林傳敘曰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水經注。十六 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閻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 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今本水經注有八月字 作畢。碑南面刻頌。〔原注〕獻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何云〕光和五年靈帝事 〔閻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學門外。〔元圻案〕此後漢書靈帝紀文 水經注。十六 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

封孔羨宗
聖侯
晉後魏隋
唐封孔裔
唐尊孔子
文宣王
祖無擇言
祖謚宜避
宗議改號
衍聖公
顏子爲兗
公
十哲爲侯
夾坐
曾參伯孟
子配享
後周敬禮
孔子
葺祠禁樵
訪孔顏後
明定至聖
先師號
改大成殿
爲先師廟
四配俱以
聖稱
十哲稱先
賢某子
附祀稱先
儒某子
去王號及
公侯伯

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閻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尙骨立光和指石經言下即承以蔡不復得益明〇〔元圻案〕熹平四年乙卯至光和六年癸亥凡九年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爲宗聖侯。〔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衞之又於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晉武帝泰始三年封二十二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高祖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封三十一世孫長爲恭聖侯周武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爲褒聖侯〔按〕以上俱後漢書儒林孔僖傳註文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爲文宣公宋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據劉原父覆議宗愿乃孔子四十世孫爲衍聖公今世襲後魏高祖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爲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元圻案〕〔宋王栐燕翼貽謀錄四〕先聖後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爲衍聖公蓋取襲封之義〔宋史祖無擇傳〕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爲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王明清揮麈前錄曰〕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李邦直以爲不可卒從其議〔猗覺寮雜記曰〕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十哲爲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明世宗時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宋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左屈始以文別經漢時經術文章已分流連光景之文

離騷稱楚君為哲王屈子望君堯舜湯禹史言王不明非屈意左附經騷孤行不同

蘭蕙二草相似零陵香薰草

江離生海水似亂髮芎藭蘪蕪藁本相似芍藥可離實江離杜蘅非杜若蛇牀似蘼蕪蘄茝蘼蕪

#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評文

汪彥章〔全云〕龍溪汪氏藻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四庫全書著錄〕三十二卷。其為鮑吏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湯禹之祗敬望其君。〔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又〕禹湯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〇〔元圻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於此。

夾漈通志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汜蘭。光風轉蕙。汜崇蘭些。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閻按〕蘭茝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〇〔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薰草。近方謂之零陵香。神農本經謂之蘭。〔離騷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花。蓋二草本相似。〔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出。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山谷謂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張淏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江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蘼蕪一名江蘺。即芎藭苗也。綠葉白華。又不同。蘼蕪一名江離。〔原注〕芎藭葉。本江離。蘼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藁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以為蘼蕪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地記一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卷。〇〔元圻案〕〔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衡。杜衡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蘼蕪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蘼蕪也。三者異名而同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蛇牀之與蘼蕪。亦以芎藭與蘼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蘼蕪。況此則芎藭蘼蕪亦不得為一物矣。〔爾雅釋草〕蘄茝。蘼蕪。〔邵氏爾雅正義曰〕蘼蕪一名蘄茝。〔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藁本一名蘼蕪。根名蘄茝。〔案〕蘼蕪非藁本也。〔索隱又引藥對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扈江離與辟芷兮。江離為芎藭之苗。則亦非蘼蕪也。〔本草云〕芎藭生山谷。蘼蕪一名薇蕪。生川澤。自分二種。今以大葉者為芎藭。小葉者為蘼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蘼蕪是也。

九章哀南夷謂楚

忠湛湛願進披離鄣敵聲有隱物有純恭顯陷周堪劉更生裴延齡陷陸贄陽城漢元帝優柔不斷唐德宗猜忌

宋玉登徒子偕受釣元淵或諱泉誤洲陵陽白雪或作陽春蜎蠉環淵便蠉蜎子學黃老術涓子著天地人經餌尤得鯉符致風雨元洲善釣古文苑得於經龕騷左言羿澆二姚

藝文類聚多格言

屈原楚人。而涉江九章之二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為夷。曰南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披離而障之。九章哀郢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回風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元圻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為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優游不斷。故易於壅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蜎蠉。〔七略〕蜎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唐高祖名淵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攷〕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蠉。〇〔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古文苑二〕〔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觀焉。〔文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閒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補注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閻云〕此條已見左氏。〔全云〕慶善名興祖。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

女誡女典　誡子諸書　道知驥世　知賢　蘭形棘心　玉曜瓦質　性明欲蔽　嗜繁氣昏　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　閑情塞欲　王粲潘尼　安身論　論德吾薄　說居吾貧　名利集純　白離

道遠知驥，世僞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 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好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蔽，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句下有無謂冥漠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 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爲德首，謹爲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曁次伊次篇當題誡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徐勉與子山崧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作王粲著未知孰是 凡此皆可爲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馬誡兄子書王昶誡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 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張華勵志詩崔瑗座右銘皆載文選 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元圻案〕一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鑒誡類〕又載吳陸景誡盈曰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英華出於性情　賈劉楊張文如性　李注文選有遺缺　謂督勤勞督通篤　執友之心　李善號文選學　林挺瓊樹非赤色　瓊赤玉誤比梅雪　搏力句卒嬴越法　越子爲左右句卒　曹王皋自將教戰　十抽一推推爲椎　二十成丁以下爲椎　魋結讀椎髻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命之謠何〇〔元圻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潘岳作楊荊州名肇 謂督勤勞，〔注〕引說文曰督察也 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原注〕謂督不忘卽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爲察非也〇〔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說文 雪賦 謝惠連作 林挺瓊樹，注以爲誤。〔閻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〇〔元圻案〕〔演繁露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爲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爲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此卽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閻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剡州人〇〔元圻案〕〔新唐書曹王皋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爲椎。〔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宋次道云〕推者椎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椎也獨髻爲椎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魋結字注讀爲椎髻故唐令以椎爲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〇〔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十人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佛書聖弟
子三人
遣三弟子
震旦教化
儒童光淨
二菩薩
老子爲摩
訶迦葉
詰咎文命
風伯兩師
訟風伯本
子建文
小點大癡
各家送窮
文
正月下旬
送窮
張敏頭責
子羽
子雲逐貧
賦俳體
歐陽詹行
誼
黃璞閩川
名士傳
林藻賦殊
見夢
四門溺妓
函髻之誣
常袞比行
周芝英
太行盤谷
李愿仕隱
二人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集證〕〔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元圻案〕〔藝文類聚卷一百曹植詰咎文序曰〕五行致災先史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爲大黠。小黠爲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海云一卷〔抱朴子道意篇〕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〇〔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　張敏晉書無傳〔容齋五筆〕載其頭責子羽文一篇云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黃山谷跋送窮文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爲文以辨〇〔元圻案〕〔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巍巍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王保定摭言十五〕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書錄解題傳記類〕閩川名士傳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爲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撰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尚未能明孰謂今人行己而可不謹哉〔又〕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敘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敘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剗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唐文粹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稱詹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常袞爲福之觀察比君爲芝英每燕享必召同席君動不踰節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真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亟稱之至黃璞爲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妓一節說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滌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閻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爲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爲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耳〔何云〕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不同
道
師說闢佛
作史刑禍
子厚不爲
師信佛
紀封鏤牒
臣不多讓
符命非立
極之本
史在據事
跡實錄
柳州文可
疑諸篇
馬退山茅
亭記
百官請復
尊號表
代令公舉
裴冕表
請聽政第
三表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原注〕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全云〕一作師說一不肯爲師是各量其力闢佛是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爲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逮也〇〔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般舟和尚碑跋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昌黎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原道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諫佛骨表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又曰〕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柳子厚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曰〕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送僧浩初序曰〕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與韓論史官書曰〕退之之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貞符序曰〕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爲師乃有激而然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何云〕嘗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〇〔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又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見於獨孤及集。〔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於粵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五〕爲百官請復尊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表而本卷迺作常袞〔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貢京師其誤可知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原注〕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邛韓醇柳集記後曰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未生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迺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

代裴行立
謝移鎮表
郴州謝上
表誤柳州
舜禹誇譽
咸宜篇
愈膏肓疾
賦
劉夢得答
戲語書
巨衡揣鈞
石銖黍
食蝦蟇詩
不傳
八愚詩石
刻之亡
代劉禹錫
同州謝表
上大理崔
卿啓
崔元翰詔
令温雅
答元饒州
非次山
元蕘作冷
泉亭
虛白亭候
仙亭
觀風亭見
山亭
其佐多賢
饒娥碑誤
於傳聞
魏仲兕姚
孝女碣
娥父醉漁
溺死

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郴移饒舊史乃以郴爲柳是致柳集誤收況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訖攷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疑〔宋沈作喆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于頔在襄陽相留予按元和八年頔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舜禹之事誇譽咸宜二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陸放翁跋柳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裒類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晸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何云〕八愚詩至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沈作喆曰〕柳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蕘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案〕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高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蕘作此亭是蕘爲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閻按〕說苑襲呂覽召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樂平令大曆間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元圻案〕仲兕或作仲犀其饒娥碣云彼饒者勤沒於長江幼女號慟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搆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鱉蛟螭曾無噍類滅以湯瀾僨

黃溪記倣
西南夷傳
悲汝南子
桑倣天運
賀王參元
失火書
王栖曜茂
元仲元
文以裁綴
經史病煩
昌黎以藝
樹喻文
韓侍郎白
頭戒
袁淑驢雞
九錫文
盧山公浚
稽山子
毛穎傳所
本
水族加恩
簿

於江汜所費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黃香搤虎古有其儔今得其侶〔柳碑云〕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唐書列女傳云〕娥字瓊真父勤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令魏仲兕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游黃溪記。〔記云〕溪拒州治七十里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莊子天運。皆奇作也。〔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元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跖死何肥何閭闔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邃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翺同出韓愈翺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崛

王參元書。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元圻案〕〔王仲元誌〕今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於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唐書〕王栖曜傳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敘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圻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疾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鋒由是而銳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晁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閣本作稽山子。〔何云〕浚稽山疑誤爲雞毛穎傳韓文公作本於此。〔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邱騾加爾使衛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咨爾浚稽山子天姿英茂秉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後稽山爲君湯沐邑〔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雞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者吳越王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

劉夢得文不及詩
劉祭韓以文自喻
劉柳劉白

周霍有勳伐閱儒術
枚嚴善文章爵未顯
劉柳姚宋互有所短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
二生兩公負所遇
德裕集鄭李兩序

魏鄭公砥柱銘
禹挂冠遺履墮簪

梁簡文誡子書
立身文章異
謹放文可見行
謝沈文傲冶皆小人

大同哀辭
蕃歆寄宿

龍爲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全云]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顓顓。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昌黎調張籍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皋、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陽公[薛簡肅公文集序]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方樸山云]此語未確 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閻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元圻案][舊唐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皋，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爲郎。爲文疾，受詔輒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莊忌即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二]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原道訓]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相刺篇]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二十二]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元圻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底柱山，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大心]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聚鑒誡類]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中說事君篇]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

又大同哀辭[序曰]大同字仁治，予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客有謂予。曰：陳蕃所憩之家，

知子年
扣門言所
產年祿
黃申家子
以兵死

落花芝蓋
句摹倣
徐庾體綺豔

岑文本擬
劇秦美新
師古以文
本罷職

李善文選學
少陵詩言文選
天雜有二
熙豐後廢選學
非所望於蕭傅
宋景文三抄文選
宋初尚文選
文選爛秀才半
安石三經新義字說

久記元祿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申家婦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下，不可進。曰：當從後門往。有頃還，留者問之曰：何等？名何？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爲木，自下鉤之，鑿墮陷腦而死。[三國志華歆傳注]引列異傳：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元圻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九]載大同哀辭云：陳蕃所憩之家，久傳紀錄之歲云云。今作久記元錄之歲，蓋從藝文類聚。陳蕃事亦見幽明錄，太平廣記三百十六卷載之，云阿奴十五歲爲人作屋，落地死。

庾信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案][文選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芝[注][服虔曰]華芝，華蓋也。楊柳共春旗一色。[月令]季春之月，天子載青旂。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元圻案][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邵氏聞見後錄十五]王勃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宋陳善捫蝨新話曰]子安語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倣齊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而子山又倣之也。[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 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四庫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閻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 師其辭。[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善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譴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案]此晏元獻答范樞密書語 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閻按]主司爲張佖○[註]已見前小學 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閻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傅。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荊公本不陋，末流之失耳○[元圻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曆後

元次山惡圓　文次　不圓爲卿　爲顯榮　范文正靈　烏賦　戲兒　器兒圓轉　獻百官圖　貶饒州　元景安議　欲姓高　玉碎瓦全　李義山賦　三怪物　佞魖讒魑　貪魃　白傳富貴　樂詩達言　構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　黔婁子卻　聘著書　榮啓期三　樂　衛玠體　多羸病　口兵戒可　食不可言　慎鍵忍閫　秋儲競巧　皆善奕　養流睇李　虎發

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　熙寧八年頒王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元圻案〕元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皁不圓爲卿寧方爲汙辱不圓爲顯榮　〔范仲淹靈烏賦序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　〔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十卷猗玗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掇拾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魑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著樊南甲乙集玉谿生詩集事跡具唐書藝文傳此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　〔漁樵閑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魖焉佞魖之狀領佩水旋手貫風輪其能以鳶爲鵠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諂節義於寒泥贊韶濩於嫫母其一物曰臣姓潛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欲骨而官臣爲讒魑焉讒魑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瞻其子妻讒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鑿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鑱得人一善掊掠蓋蔽蹈躪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狠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爲貪魃焉貪魃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頰鉤骨筴環聯項瓔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梏履校薦棘死灰既幸得釋也曰復爲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閣本脫此四字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閣按〕出醉吟先生傳達人之言也〔元圻案〕〔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邽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　〔高士傳〕黔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　〔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羸多病母恆禁其語　〔樂天浩歌行〕顏回短命伯夷餓死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權篇〔元圻案〕〔劉禹錫口兵誡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閫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沈休文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李善註〕周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少游文潛　學文於蘇　秦得工張　得易　長公少公　以文倡　蘇氏門人　四學士　仲庶氏吳　句法本詩　以姓屬州　溪　豫章以樹　氏郡　懷璽未煖　嚴子陵釣　壇　愚溪冉溪　染溪　酸棗以棘　名郡　溫公五規　元次山出　規辭　梟狠不鳴　噬非端　猛虎雖伏　非仁獸　呂向諫突　厥入仗　文潛序言　弛邊備　訊黃石　十二基　靈基經占　卜法　東方朔密　占衆事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山曰〕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　〔葉石林作張文潛柯山集序曰〕文潛與少游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

荊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二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閣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郡〔何云〕此都字乃傳寫之誤樹爲木則宋人避諱也○〔元圻案〕〔王荊公潭州新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　〔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千人名爲釣壇即今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歲祀寖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顧圮若是可乎　〔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水經注八〕引圖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　司馬溫公於嘉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其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三其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鐵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名之儀赴定州序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諫元宗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赴定州序曰〕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雖跬步强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　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唐書入文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綦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此賦宋文鑑取之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元圻案〕〔劉敬叔異苑五〕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秘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唐李遠靈棊經序曰〕靈棊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神秘之

婦居不識廳屏言笑不聞於鄰荊公表外祖母文

大樂十二均圖蠶對織婦問三先生論事錄文繡被牆屋緹帛嬰犬馬顧子敦言爲程氏病就山間讀通典十年

揚屋文如校人魚文士文猶巧言

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棊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卽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三才之象也十二棊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棊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張良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攷隋志卽有十二靈棊卜經一卷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貝材寶貨珠璣金盌玉盃之謠實爲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十有四合以純陰錢卦十二棊皆覆者爲混沌未明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僅載一百二十繇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晁無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雞肋集

荊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悰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荊公爲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卽指杜與柳也有不知爲用事耶○〔元圻案〕〔杜牧之柳子厚文注〕見卷五〔王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元圻案〕楊次公無爲集第八卷大樂十二均圖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爲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　今老蘇集無此文〔宋元憲集第三十一〕蠶說曰里有織婦喟然而讓於蠶曰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以下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紈冰綃之名日出倡人孽妾被后飾而納閑中者以千計衆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縉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於野繭盈於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尙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揚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楊簡號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全云〕引宗卿語見

堯孔之文由道心

太宗詔脩三大書太平御覽編古事冊府元龜編君臣事太平廣記小說類脩書役叛臣怨心日覽太平三卷因賜名

中興賦序襲兩都

韓安國不能几賦王子敬脩禊詩不成

揚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爲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錄解題〕邱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崈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　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眞宗七年甲辰改元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眞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眞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篹脩事始之後。〔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圻案〕〔王明清揮麈錄〕朱希眞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廩祿以役其心云云遺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眞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爲得其實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昉號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班序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塹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庵胡忠簡公銓云。韓安國不能几賦。〔何云〕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

以詩賦罰酒　會蘭亭賦詩諸人　鄒陽几賦語　不可無此人此書　易天下大勢惟人　陳龍川科舉策對文　同甫以大有爲望君　一月四朝語可恥　樂毅論裴王巽本　文選無崔實政論　右軍增刪樂毅論　禾絹士師閑眼諾大張槖　楊萬里以思陵去位　南豐詩文刺荊公　禮闈新儀序指新法　長渠記斥妄興水利　兵閒詩刺徐禧

足以盡豪傑之士。〔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禊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瓌卞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礱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迺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揚雄度越諸子論 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二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有爲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爲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此龍川〔閻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察辭觀色因此而得彼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戲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裴劣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千載一遇下增夫千載一遇之世茍得作茍利不諜作不謀牧民作收民顧飢作願飢釋作儀粹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上刪則字之間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溺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圻案〕文章正宗眞德秀撰注見卷六

誠齋楊文節公萬里爲章壽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槖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顧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元圻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配饗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閑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今本誠齋集不載章壽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常變殆不指新法也 〔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名禧論交詩則指呂吉甫名惠卿此孫仲益名覿之言也。〔何云〕二詩則如孫言 〔閻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元圻案〕〔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

論交詩斥呂惠卿　孫仲益論曾王事　温公乞罷諸使紛擾　欲決汴水溉田　議洩三十六陂水　開六漯河功無成　徐德占狂疏輕兵　呂惠卿傾安石　荊公子固始合終睽　子固未爲不能詩　少游謂曾不工有韻　賈生思周鬼神　賈誼以鄧通遷長沙　衞青仇李廣　虺螫機牙不測　宋景文與鄭資政書　犦牛牲菌雞卜　張說宋公遺愛碑　於粲荔丹與蕉黃　東坡潮州文公廟碑　楮幣入策題非古　紙幣與錢相權　古三幣首珠玉　會子交子皆官券　郭子皐監交子務

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意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曰〕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之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閒詩曰〕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面爲兵閒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議吁嗟忍易萬人生冀幸將徼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閒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頗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 〔司馬温公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 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掊斂財產以希恩寵至欲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荊公時爲館職頗佑之既而功不成 〔東都事略徐禧傳〕禧字德占洪州人爲人狂疎而有膽氣好言兵沈括种諤請城永樂神宗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爲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 〔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 荊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荊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曾端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絕妙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兵閒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楊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閻氏偶未詳考耳〔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覿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攻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 〔閻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罹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愬也○〔元圻案〕〔宋景文回鄭資政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机牙未蹈而發乃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衞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謗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犦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元圻案〕〔張說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巂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云云頌曰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犦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犦牛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爲郭子皐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閒已有此語矣。〔元圻案〕〔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三〕古有三幣珠玉爲上金次之錢爲下自秦漢專以錢爲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爲楮幣自以爲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垕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鑰代撰策題其中亦有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槩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爲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

東坡得文 法於檀弓 后山得文 法伯夷傳 山谷問東 坡文法 不及古人 如觀日月 后山文不 合及焚 堯而許之 等句相倣 月而日之 星而辰之 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 五而六之 圓而方之 論語前無 論字 論道經邦 本考工 彥和非不 讀僞書 屯經綸亦 讀倫作論 讀書志譏 文心雕龍 夢執丹漆 器隨仲尼 杜牧誤龍 星爲真龍 王維誤去 病爲衛青 和凝文多 自鏤板 楊綰論著 不示人 詅凝符譏 街賣 賣粉聲曰 詅粉 貨魚詡市 爲詅 和凝演綸 等六集 香匳集嫁 名韓偓 擊轅相杵 中韶音

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　范淳父名祖禹卽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郭君墓誌曰君諱子皐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禧宗入蜀因家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爲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陳師道號得文法於伯夷傳。〔元圻按〕〔黃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晁公武曰〕陳師道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見唐文粹五十二獨孤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見唐文粹六十六同一句法。〔方樸山云〕其原出于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程易田云〕〔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修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繼序按〕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〇〔元圻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時稱爲獨孤常州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閻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卽引議事以制〔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爲僞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宇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論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爲倫姚信釋爲經緯字後人始改爲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後人改爲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論見釋文〇〔元圻案〕〔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勰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爲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爲衛青昔人譏之今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案〕此歐陽公五代史凝本傳文此顏之推所謂詅癡符也。〔原注〕詅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自貴无咎。〔閻按〕〔舊書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見〔何云〕〔癸辛雜識〕有詅粉之語蓋賣粉聲也〔集證夢溪筆談曰〕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弟疑獄香奩籯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奩集〕嫁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〇〔元圻案〕〔樓攻媿詅癡符序曰〕赤城李公所爲詩文名曰詅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詅字書以爲詅衒賣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詅癡符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

意車文馬 理強意乃 勝氣盛文 如駕 杜牧與莊 充論文 辭采章句 爲兵衛 韓非車馬 鞭策喻國 翻空徵實 語意 沈謝輩好 作奇語 文主理不 在奇 文潛與李 推官論文

歎牛倣舟 句法所本 長平威振 杜郵死 越子膝行 吳君忽 晉宣尸居 曹爽怠 李園養士 春申易 傳贊句法 相規倣

壤翁轅童

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答人求文章書云。擊轅拊缶。宋景文明堂頌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元圻案〕〔文選四十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李善注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宋景文上明堂頌序云〕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謳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楚趙懾服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垓下禽敵鍾室誅。謂韓信也事見史記本傳倣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晉宣尸居魏臣怠。〔閻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於時亦魏臣也韓柳必無此〔全云〕馬懿尸居曹爽怠白公厲劍子西哂。事見左傳哀十六年李園養士春申易。〔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原注〕唐書姦臣傳贊亦然〔閻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〇〔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竪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璧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倣舟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比考讖〕紂惑妲己玉馬走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閻按〕宜作當文云　理文元板作理維〔馬氏校〕卽止。妄說卽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元圻案〕〔杜牧與莊充書曰〕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何云〕彥和乃謂手爲心使之難山谷錯會也〔閻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爲文者言不能足其志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植於燕雲　句法所本　飴同養老　黏牡異用　顏太初文　多足觀　溫公太初　文序　東州逸黨　詩刺嵇阮　鄆州牧榜　掠屬令　針工許希　不忘師靈　祠扁鵲　應侯　儒取富貴　忘素王　聖祐弟襲　文宣封　范諷好朋　飲高歌　黎德潤以　吏誣繫獄　是亦名樓　園不名人

書可以參觀〔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蝌蚪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原注〕夷門在大梁用樂毅書文法〔元圻案〕樂毅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原注〕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〇〔案〕見說林訓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篇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文鑑惟載逸黨許希二詩〔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醇之讀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生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洲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寃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坐是廢〔又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祭人天聖中皇躬違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畢西向而拜上詢其故曰臣拜本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爲立祠封曰靈應侯或曰人生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爲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續通鑑長編一百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孔子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蔡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愿襲封〔儒林公議〕范諷性疏誕嘗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嘂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續通鑑長編一百十四〕仁宗景祐元年二月濟人黎德潤者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真縣州吏受賕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縊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寃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鳧繹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東都事略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兗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爲東魯名儒嘗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絜齋先生袁燮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取也〔元圻案〕此節錄袁絜齋是亦樓記文也絜齋表其父賓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苟可以居食苟可以飽衣裘苟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絜齋又有是亦園記

絜齋爾世　恬退　宋賢姦三　爭　由是非治　亂爭存亡　溫荊爭新　法是非　陳瓘袖疏　論蔡京　李綱策沮　於耿南仲　會開抗聲　作檜　非第安危　止論存亡　陳瑩中罷　職繳四奏　史襲記事　文誤實　烏介依康　居之誤　烏介走保　黑車子族　郅支幷丁　令殺漢使　鄭珙以善　飲死契丹　韋曜強飲　之誤　劉沔石雄　大破回鶻　黠戞室韋　之別　韋曜即吳　韋昭

鄧志宏與胡丞公〔閣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豐閒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閒陳了翁與蔡長沙〔何本載閣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閒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元圻案〕熙寧元豐閒溫公與荊公所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陳瓘傳〕瓘字瑩中崇寧閒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瓘責之日方袖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幷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瓘嘗言不可用用之必爲心腹患〔續通鑑〕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爲耿南仲所阻〔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其言遂令出守　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郅支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何云〕以下皆本溫公考異北漢鄭珙卒於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

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居子族〔胡三省注〕胡嶠曰韃靼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卽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幷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輩者亦加灌注珙魁岸善飲懼無量之逼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晏犒漢使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强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淵明賢之
眞去義農
少復眞
此中有眞
意
羅願陶令
祠堂記
閑情賦白
璧微瑕
責子乞食
非所譏
述酒爲哀
零陵
劉裕使兵
掩恭帝
張禕酖王
自飲
文有先秦
西漢風
東坡論閑
情賦同騷
子美譏淵
明有託
黃子廉飲
馬投錢
吳黃蓋爲
子廉後
郝子廉飯
姊留錢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飲酒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東坡書李簡夫詩集後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葛魯卿爲贊。羅端良爲記。〔閻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公視爲畏友。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〇〔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譏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集證〕昭明太子淵明集序〕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杜工部遣興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然作詩〕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黃山谷云〕述酒一篇。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湯東澗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張禕。使酖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〇〔元圻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眞情之闕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爲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穎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眞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羲皇去我久。滿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瀉朴散。翳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　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閻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卽曹涇傳文也。　〔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　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謚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韓子蒼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

飲水投錢
事相似
雞鳴高樹
巔顛改
杜詩滴博
雲蓬婆雪
韋皐踰的
博嶺圍維
雪欄山蒲
婆嶺
飲中八仙
名氏
陶峴製二
舟泛烟水
女樂奏清
商曲
客置僕妾
共載
哀郊甘澤
謠以雨名
飲仙或有
裴周南
焦遂號醉
吃
石壕吏爲
硤石縣
僕射如父
兄本汝墳
論詩未覺
國風遠
朔方軍斷
河陽橋
汾陽潏水
之敗
悲陳陶永
貞行公議

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圻案〕〔元黃溍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衍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其飯姊留錢爲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爲穎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姊錢爲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見宋書樂志三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爲桑。宮爲巷。〔全云〕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原注〕見韋皐傳蓬婆山在柘州。〔原注〕見元和郡縣志　〔集證〕〔唐書韋皐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雞棲攻下洋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劍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覇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〇〔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于蒲婆嶺。蓋卽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瀆江湖。遍遊烟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氏讀書志云載譎異事九章。咸通中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謠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號州刺史。〔葉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十六〕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康熙字典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爲醉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鎭也。〔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崤縣唐改爲硤石。熙寧六年省爲鎭。〔閻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〇〔元圻案〕〔王存九域志三〕陝西路大都督府陝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鄕。石壕乾壕故縣三鎭。有號山硯頭山二崤山底柱山黃河橐水。〔歐陽忞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號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鎭本崤縣。後魏置。唐貞觀十四年改爲硤石縣。姚崇其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爲鎭。〔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卽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元圻案〕〔杜詩箋曰〕舊書。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汾陽初敗于潏水。詣闕請貶。降爲左僕射。已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房琯字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隱。呂黎

房琯用牛車兵敗　血作陳陶澤中水　悲青坂　王伾王叔文用事　韋劉柳黨　王　狐鳴梟噪　賜睒跳踉　相嫵媚　昌黎以王韋貶山陽　寄三學士詩疑劉柳

黃閣非宰輔事實　給事中爲閣老　嚴武妙年入官　三公黃閣之義　張敬兒語妻嫂開閣　李德裕驚不封敕　宰相稱堂老　送李晉肅郎賀父　三月三日賦三都之聚麗人

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爲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全云〕昌黎山陽之貶由於王韋而幷疑漏言之爲劉柳見寄三學士詩按子厚雖昧于知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于咸陽之陳濤斜時琯依古之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通鑑唐順宗紀〕永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卽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于造次八月太子卽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曄池州柳宗元邵州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伾叔文也狐鳴梟噪爭署置賜睒跳踉相嫵媚指其黨也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話〕子厚禹錫于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何云〕王絅四六見隨筆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容齋二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絅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來制也〔緗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卽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卽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閻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爲作諱辨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麗人行〕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祁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皐自號東皐子唐書入隱逸傳著東皐子集三卷　三月三日賦曰年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湄正是地名爲禊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土門杏園地　井陘關八陘之五　李郭橫行河朔　董秦從子儀圍相州　子儀破安太清

杜位宅守歲　四十明朝過　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　杜位以林甫壻流貶

示獠奴阿段　獠男婦以長幼呼阿謩阿夷阿等

李之芳使吐蕃被留　詩家秀句傳

兩過蘇端詩溢美　文章有神交有道　蘇端毀黷遭貶　楊綰諡文貞改文簡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別〕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衞州董秦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衞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何云〕顏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蹙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恆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令狐峘顏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唐書叛臣傳〕李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走保衞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城志衞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守歲詩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閻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蠻獠傳〕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太宗九王蔣王惲傳〕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廣德代宗初元〕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之句〔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惲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衞將軍承祖承祖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案〕綰諡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爲憸人豈晚謬乎〔閻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疏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于公斯乃昧于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　蘇端之議諡

可歎行豐
城客子
羣書萬卷
常暗誦
王季友白
首短褐
見子如瓊
枝
季友工詩
入李勉幕
李勉不下
輔國出宰
李義山掌
茂元書記

五雲高太
甲句義
張燕公不
解碑語
七曜在南
出聖人
華蓋旁六
星曰六甲
帝所遊往
五色雲起
太甲或當
爲太乙
漢武受六
甲靈飛
楊升庵襲
困學記

謂楊綰不應謚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謚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於後誤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謚曰文貞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謚曰文簡爲得其實閻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閻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爲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爲副車〔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幪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爲連率舊矣朝廷重于鎮定咨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元圻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第十二謂燕王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案〕以上節錄張邦基墨莊漫錄語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閻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集證〕〔嚴羽滄浪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太甲楊升菴疑爲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爲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襲爲己說

閭邱均能
文詭進
安樂公主
薦閭邱

蕭使君詩
杜自注
事嚴母若
己庭闈

陳倉石鼓
還徙
魏太武排
仆秦石刻
佛貍好名
不韻
嶧山碑以
摹拓火焚
欲以數槖
駝輿石鼓
鉉竦嶧山
非真本

旌節二字
本周禮
國忠劍南
旌節導駕
蔚藍天亦
作鬱藍
度人經三
十二天
東帝曰鬱
繼玉明
初月不高
星爭光

贈閭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邱均景龍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武后女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閭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平聲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使君詩云〕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凊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幃焉及太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作文已訛。〔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按陳倉在唐爲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閻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宋書〕索虜傳云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何云〕好名而不韻莫甚于佛貍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閻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摸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集證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槖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聞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

遺與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纜○〔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

成都詩喻意日轂冥濛　杜韓少作未實　國忠仲通朋比爲姦　張說子均垍仕祿山　于頔李實貪虐　昌黎稱頔實在始　杜美鮮于文不及武　諷張均求仙得幸　魯公碑稱述鮮于　三奇戍或作三城　陳泊等兵出三奇　黔蜀岸溉土銼　西山雪嶺松維堡　八哀詩姓名

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鑑玉明則是帝名鬱鑑非天名鬱鑑也陸游說反誤　韓子蒼夜泊寧陵絕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轂冥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　四庫全書不著于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繼序按〕然字屬上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元圻案〕〔唐書楊國忠傳〕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諷選者鄭𢘿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曰張垍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子均亦能文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顧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垍尚寧親公主垍與希烈皆相祿山垍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頔傳〕頔爲陝虢觀察使峻罰苛懲官吏惴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於奉上〔又李實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頔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事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或謂杜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諷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顏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皋傳。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爲是。〔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奇也濆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溉土銼。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番爲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思禮李光弼嚴武張九齡宗室汝陽王璡之外。名士有二焉。蘇

蘇源明不汙僞爵　李邕不能治細行　鄭虔授僞職虧節　名士如珠玉象犀　殷浩輩有名無用　杜以儉德爲時砭劑　明皇以侈致亂　別李義詩勉少年　道孝王元慶後嗣　小襦繡芳蓀　顧誡奢文學善八分　李潮八分遜韓蔡　韓擇木隸追蔡邕　衞包蔡鄰能書　邕畜蔡有鄰書瘦勁　李陽冰爲太白從叔

源明不汙僞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全云〕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殷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鄭州滎陽人選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刦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提封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第三首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爲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案〕王業一本作三葉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道孝王元慶次子詢。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集證〕王道儉博議曰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詢嗣王詢子微神龍初封爲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宗正卿鍊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爲微之子則微卒于景雲中去大曆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爲少年而自居老夫乎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爲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酹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誡奢也。注謂顧況誤。〔元圻案〕〔東觀餘論〕跋顧誡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誡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誡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本詩上句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金石錄跋尾十七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元圻案〕〔杜詩注〕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焉　〔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于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　〔竇臮述書賦〕衞包蔡有鄰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鄰濟陽人〔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衞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溫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

鄭駙馬孝 行 代國臨晉 二公主 鄭莊任俠 致賓客 寶主山林 館陶公主 號太主 鄭潛曜刺 血書祈神

叔也寶應元年已爲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妃也碑云有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曰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元圻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靧面〔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注竇太后之女故曰太主〔宋吳鎮新唐書糾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誤不如引少陵碑〔文苑英華〕載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滎陽鄭潛曜其字睿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讚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寢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同 鄭顥夢聯 玉殿莓苔 青 宣宗上僊 北鄭夢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爲聯句與此同〔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舊唐書列傳一百五〕鄭絪傳絪孫顥登進士第尚宣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棄代追感恩遇嘗爲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憩于長興里第昏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爲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詳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顧遇續石門之句爲十韻云

池鵝詩言 鳳池 梅聖俞謝 鵝詩致謗 梅得生蒸 兩鵝餉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何云〕房已卒故也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元圻案〕宋元憲贈鵝事見魏泰東軒筆錄十一〔程泰之演繁露四〕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咀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間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讀山海經 猶賦遠遊 淵明悲痛 王室 精衛銜西 山木石 刑天斷首 葬常羊山 形天無千 歲譌誤 厚齋哭哀 鏞詩悲痛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爲流涕〔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寧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哭袁進士鏞詩老淚可掬悲痛爲尤深矣〔方樸山云〕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自詨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曾紘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紘言未可憑〔甬上耆舊詩〕載厚齋挽袁進士鏞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攙搶拔劍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賦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柔從溺枯骨誰爲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

息嬀留侯 詩見是非 杜牧之咏 桃花夫人 王介甫咏 留侯 息夫人見 故夫守門

真文忠公龔德莊詠古詩序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嬀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不以身更貳醮遂自殺〔王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五言不始 自李陵 優施中飲 歌暇豫 成帝時邪 徑童謠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明詩篇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五言也○〔元圻案〕〔國語〕驪姬通于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苑己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曹劉彥和說合

十九首作 者不一 宛洛語己 及東都 傅毅作孤 竹篇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明詩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閻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作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枚乘作八 首 禮言詩負 詩懷義

鶴山鄧公立注黃詩外集序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集證〕〔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式微詩聯 句之始 柏梁爲七 言聯句 柏梁作者 二十五人 賡歌五子 歌皆聯句 日月星辰 和四時 挽歌非始 田橫客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註見卷三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何云〕皐陶賡歌非聯句之始乎〔集證〕〔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爲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宴作〔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閻按〕此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砭誤中已襲爲己說〔集證〕〔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者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耶按莊子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

公孫夏命歌虞殯 紼謳所生以斥苦 薤露蒿里二曲之分

韋孟致官夢王室

諸言生寄寓死歸

東方朔八言七言 詩七言八言句 合樽促席相娛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詩體無九言

張衡詩清典可味 秋蘭嘉美人怨不獲 陳思王靈芝篇

綵娛不獨老萊 韓伯瑜泣母笞不痛

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元圻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于田橫摯虞初禮議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全云〕元成父子有愧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按〕此尸子引老萊子語見文選魏文帝善哉行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亦引之固歸作同歸 古詩。十九首 人生忽如寄。本於此。〔元圻案〕〔淮南子精神訓〕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猗覺寮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攷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按〕〔漢書本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 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言也。〔閻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 〔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章四句正義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是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摯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檢諸本皆云泂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雕龍。明詩 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何云〕典闇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弊 御覽。九百八十三 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元圻案〕汪氏師韓韓門綴學五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笞不痛歔欷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爲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闕禮爲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觀于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爲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眞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爲一人耶

彥先以觀像悟焦通

古詩止雜擬追和 和韻用韻依韻次韻 元白皮陸唱酬體 王肅兩妻致詩 六朝已見次韻詩

回文反覆詩所自 蘇蕙織璇璣圖 盤中詩由中周四角

星星白髮生鬢垂

柏梁河梁變體意

杜韓詩文若元氣

山谷詩得法少陵 李杜韓柳俱學選 杜韓變多 李柳變少

陸務觀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詩 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元圻案〕〔趙耘菘陔餘叢考二十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爲箔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晁氏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爲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 文心雕龍。明詩 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閻按〕此不可攷 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集證〕〔玉海五十四〕寶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詔編○〔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考劉勰曰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梅庚注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爲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吳兢古樂府題云〕盤中詩右盤屈書之〔傅休奕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證〕賦載藝文類聚髮類 詩用星字出於此。〔集證〕〔謝靈運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爲報儒林文士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閻按〕韓子蒼耶論大言無當此蓋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此○〔元圻案〕〔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李義山韓碑詩 謂昌黎文若元氣。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 惟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與趙伯充書 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

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跋劉病翁詩後 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

陳后山學詩黄豫章
小學取杜詩古樂府

不可學而不變可學。〔元圻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初先生學于曾公鞏望甚偉及見豫章黄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全云〕名清之號靜春 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原注〕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禮鼠拱而立
開弓射鵰吺
鵰然若譪之靜
高居限參拜
相鼠拱立
稱禮鼠
君臣網罟
兵禮師小
物
鵰共求代
嶽伯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吺。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短語侈靡篇〕云鵰然若譪之靜。卽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閻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頰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嘗於薊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集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桓驩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鵰說文口部吺字徐鍇注曰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吺廣韻驩當是鵰字之誤管子侈靡篇鵰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鵰然若譪之靜注鵰然和順貌○〔元圻案〕〔埤雅〕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爾雅翼〕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于頸上或謂之雀鼠〔尚書大傳〕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鵰吺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上日馬人
來
馬留人以
援後流寓
名
中印度馬
人戀主
林邑兩銅
柱界南北
毗舍利王
分身爲蠶

送廣師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元圻案〕〔水經注三十六〕兪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西陽雜俎說同〔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今月不如
古月朗
今山古山
今海古海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集證〕〔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王胄死於
庭草句
風度蟬聲
遠
隋煬善屬
文忌才
薛道衡死
於燕泥句

王胄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按〕開何本作閉誤今從閣本鴈路長。亦佳句也。〔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忍事敵災
星
呂居仁官
箴取忍字
王沂公言
喫釅醋
表聖以攖
匪號耐辱
盛山十二
景詩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閻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愼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于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吃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韋處厚詩
諸和者
盛山古巴
東朐䏰縣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崖。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卽元白亦不傳矣○〔元圻案〕〔朱子韓文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昌黎序曰〕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予者于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通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方崧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朐䏰縣也〔孫覿書劉宗林泉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盛山韋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傳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花樹韋家
宗會法
花撲玉缸
春酒香
伊川言骨
肉通疎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何云〕今作御史荆公百家選作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籲伊川語錄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

一舸逐鴟夷之誤
沈西施以美亦報胥
鴟夷一物一人名
高頻不留張麗華

張太碧黃居難名字
李赤自言詩如白
孟郊推崇張碧
十詠詩李赤誤太白
李赤感於廁鬼死
黃樂地通名刺
陸魯望詩用太元
紅蠶童麋鴐鵝
赤舌燒城
繞帳生犀一萬株

毛澤民詩所本
買絲繡作平原君
黃金鑄鍾子期
毛滂以詩受知東坡

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不爲相見情相接爾

墨子。〔親士篇〕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集證〕〔丹鉛錄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者子胥之譖[illegible]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未精審遂以子胥之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〇〔元圻案〕〔杜牧杜秋[illegible]〕[illegible]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illegible]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　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高頻入建康晉王廣使頻子德宏馳令頻留張麗華頻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集證〕〔唐志〕張碧歌行集二卷　御定全唐詩第九冊張碧字太碧貞元時人孟郊讀其集詩云天寶太白末六藝已消歇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〇〔元圻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鋤耕斸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　〔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卒爲廁鬼所惑而死　姑孰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冊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來觸犀。鴐鵝慘於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此詩今集已佚〕犀株衛帳弁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童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裝次二鴐鵝慘於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干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〇〔元圻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甕其二云童麋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鴐鵝慘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讒邪易爲互　方言八鴈自關而東謂之鴐鵝郭璞注鴐音加　〔漢書司馬相如傳〕弋白鵠連駕鵝　玉篇鳥部鵝古俄切鴈屬鴐鵝並同　〔宋元憲送孫刑部領漕弁部詩云〕犀株衛帳弁兒勇鵠髮迎塗絳老賢　〔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涘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旗開隼合宴傳餐帳繞犀　〔又早夏集公會亭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全云〕名滂號東堂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釋貫休古意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〇〔元圻案〕〔毛澤民上曾樞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豈相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歸祭灶請見臨川太尉公此語雖爲俗人道云云　毛澤民名滂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滂爲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于東坡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禪月大師

李長吉七歲能詩文
詠賈生文帝詩同異
宣室問誼鬼神事
文帝夢黃頭櫂郎
馬子才慕徐孝節

唐以詩取士
鼓瑟霓裳詩取錢李
昌黎薦劉述古詩
唐試士詩賦題名次
太學生誦阿房宮賦
公薦通榜帖諸人

羅昭諫詠松見志
昭諫說錢鏐討梁
唐六臣賣冊禪梁
杜荀鶴奴事朱温
賦無雲致雨詩

陌上桑增損楚詞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櫂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〇〔元圻案〕〔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佞倖傳〕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異之　〔國朝厲樊榭鶚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鄱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爲越州觀察推官有集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爲賦〔閻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集證〕〔容齋四筆考登科記云〕永正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〇〔元圻案〕〔唐范攄雲溪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尚書高侍郎鍇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于岳齊二牧未登大任　高鍇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最爲迥出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棠詩亦絶好與第二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與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　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盛傳　錢起豹爲二篇以兩遍用四聲爲韻見英華一百十三卷　〔唐王定保摭言公薦篇〕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于是搢笏朗宣一遍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應聲曰敬依所教又通榜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帖韓文公薦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温之杜荀鶴。猶糞土也。〔方樸山云〕厚齋所以自況〇〔元圻案〕〔通鑑後梁記〕太祖開平元年二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令賦無雲雨詩杜絶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遲緩梁祖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

東坡歸去來集字
一字至七字詩
一字至十字詩
一七令詞調
一叢花十戶賦
白詩詠牡丹感時
兩片雲數鄉稅詩
雲叟詩傷珠翠
五千七百不言里
八千三千俱不言
方六七十等句法
提三尺盜一抔句法
昭蟄讖爾雅
賣餅斤公羊
唐彥謙鹿門詩
白傅詩迂叟隱人
溫公獨樂園

為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集證〕〔宋書樂志陌上桑楚辭鈔云〕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新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〇〔元圻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為十首又陶子駿佚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也。〔元圻案〕〔文苑英華二百二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七字詩花花深淺芬葩凝為雪錯為霞鶯和蝶到苑占宮遮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竹被山連谷出東南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筍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韻池水相涵更綠卻尋庾信小園中閑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草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　文與可二詩宋文鑑取之〔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為韻後遂沿為詞調名一七令〔白樂天詩云〕詩綺美瑰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鄭雲叟〔何云〕遨謂珠翠也。後靡之蠹甚矣。〔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諠諠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訓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鑒誡錄高尚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題臨瀧寺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也。奚以沉引為。〔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為歐後語非也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顧氏嗣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　〔唐彥謙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抔

唐彥謙送樊琯司業歸朝詩。昭蟄讖爾雅。注見前小學。賣餅斤公羊。注見前公穀。事見晉書魏志。〔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〇〔元圻案〕彥謙詩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晁氏讀書志〕唐彥謙字茂鄴并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

東坡名醉翁
堯非舜榮禹代粮
李羣玉蒲澗寺詩
金鹽玉豉舜華姬歎
自然穀飾禹餘粮
古樂府詞曲流別
倚聲製詞起唐季
漢立樂府設官製詞
賦騷曲引行歌謠等
寒山子詩用事屬對
施孟術同
遇異
劉遵祖似羊公鶴
侏儒飽方朔飢
虞翻以青蠅為弔客
二鶴化客弔陶
虞玩之更定黃籍
白徒白丁
青蚨子母錢
曹娥碑題八字
黃口白頭
穿七札讀

不獨司馬公也。〔元圻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　〔宋黃徹䂬溪詩話云〕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閑適之樂耶〔芥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

堯非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李羣玉蒲澗寺蒲何本作浦誤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閻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〇〔元圻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粮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宋青臣繼古叢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菜啓則云堯韭未傳姬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矣固曰堯韭出于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於庭為韭感百物為菖蒲今菖蒲是也〔郭璞詩〕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蕣亦作舜〔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篩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澗水味極甘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何云〕詩之有關勸誡可被管絃為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何云〕此句不差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全云〕致堂亦就後人所云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　〔集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爲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注樂府之名蓋起于此〇〔元圻案〕〔胡致堂作向薌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　〔放翁渭南集十四〕長短句序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何云〕樂天多效之荊公集中有擬寒山詩十二首如施家兩兒。〔案詩云〕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事出列子。羊公鶴。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懵懂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却卜商語如侏儒方朔。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枝葉雲梯棘刺亡羊補牢之類尤多〇〔詩云〕赫赫誰壚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咬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亡羊能補牢失意終無極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死將餧青蠅吊不勞白鶴黃籍白丁。消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青蚨黃絹。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據本詩絹當作卷黃口白頭。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七札五行。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何云〕六極九維東岱北邙衛氏兒鍾家女三端六藝黃腸白骨獮猴心獅子吼待鶴乘魚亦工〇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　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　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三醜

五行　綠熊席青　鳳褒　寒山子楚　詞超妙　翠屏山寒　巖　隱者拾得　相往還　酒壚猛狗　噬撃器　枕流漱石　公般爲雲　符　紀昌飛衛　交射　巧人爲棘　刺母猴　顧犬補牢　不爲晚　衛洗馬比　三王　鍾離春醜　女　筆端鋒端　舌端宜避　黃腸題湊　文王不忍　露白骨　猢猴性拾　一取一　音聲輪御　子吼　王子裔緱　山白鶴　琴高乘鯉　飛越　詩家景如　藍玉生烟

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　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　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何云卷集作袞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何云〕〔楚辭則爲人竄爲五言第七句云衆喔咿嘶蹇可爲失笑也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囑爲正之又云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〇〔元圻案〕〔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于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於齊侯齊侯爲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爲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于庾公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革〔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漢書鄒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市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綠熊席〔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爲裘〔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世說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列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爲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語林〕衛洗馬穎識通達論者以爲王暦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爲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鄧悝傳〕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二〕引大涅槃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衆生之心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顛望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司空圖字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

藍田出美玉　今茲來茲　謂年　諸侯有疾　曰負茲　元帝蘭澤　多芳草詩　取古詩句　爲題之始　六字常語　一字難　貧於一字　王儉四言　有子建風　九日元圃　侍宴詩　寥寥清景　王仲寶名　恐太盛　劉苞九日　侍宴詩　移陰語詩　詞頻見　晨露每看　花萼折　陸詩言非　閑寂不知　行行至吳　會　吳郡會稽　郡連稱　諸書言吳　會皆二郡

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李商隱錦瑟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官容管經略使

古詩十九首何能待來茲。文選注茲年也。左傳僖公十六年今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閻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爲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爲年集注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爲筆〇〔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爲今年也明矣　王氏此條本宋龔氏芥隱之記〔鶴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原注〕古詩爲題見於此〔何云〕古詩爲題見於此七字亦大字正文〇〔元圻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蘭本無豔春澤最葳蕤燕姬得夢罷尚書奏事歸臨池影入浪從風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逕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記夢詩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練字篇謂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閻按〕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閻本〕作青景今從何本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元圻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其全篇云明明儲后沖默其量徘徊禮樂優游風尚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閒平周云魯衛矜我藩華方軌前軼秋日在房鴻雁來翔云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韻〔南史二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僧虔曰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

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原注〕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〇〔元圻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晨露每看花萼折夕陽頻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閑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爲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到溉等並以文藻見知段成式句乃花間好詞非詩也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何云〕放翁老學庵筆記亦辨之〔錢氏大昕曰〕石湖說見吳郡志〇〔元圻案〕〔文選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宋錢康功植杖閑談曰〕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江海遠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椽爲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爲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即吳會也〔國朝趙氏翼陔餘叢考二十一

百一詩譏切取義室致陰臺積陽

李虛己曾致堯倡酬浮聲切響麗人行用八字最響第三第五字要響李公受呂本中詩啞

包豐詩俱可見志秀幹成棟精鋼不鉤水面獨搖風包孝肅郡齋壁詩豐稷不受籠絡王化基詩美璞見志清敏指斥章會不阿

處心作事戒著盡邵子不著不盡詩句

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即起吳兵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即其鄉郡也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與會稽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　今老學庵筆記無辨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集證〕〔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陰亦本尸子○〔元圻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己篇〕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　〔文選二十二〕有應休璉百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篇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明張氏溥漢魏百三名家應休璉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圻案〕〔宋周煇清波雜志十二〕李公受虛己爲天聖從官喜爲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于格律煇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于陳云〔老學庵筆記五〕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致堯子固之祖字正臣虛己建安人晏元獻之婦翁也　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閻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欲出　〔集證〕〔宋詩紀事十二〕盧州府志載包孝肅端州郡齋壁詩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絜齋集〕樓鑰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王化基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爲鉤之句與包孝肅同意化基興國二年于呂蒙正榜及第後參大政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謚孝肅官樞密副使〔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六〕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指陳不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爲之掩覆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

安樂打乖二吟

二正獻詩不崇居唐時木妖之號孫叔敖以優孟重封蕭何置田宅窮處霍景桓何以家爲文園家徒四壁立太宗毀材營徵室楊震以清白貽後灶婢乳媪可開老去生涯萬卷書荊公詩多悖理

李鴈湖發明介甫詩李仁甫四子名明妃曲淺漢恩樂胡日出堂上飲杜木喻君難託怨遇哀臺商鞅事相類范沖楊繪論荊公心術蘇文定論兼弁詩譚勤惡王說多善變

〔重九日登石閣詩〕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安樂窩詩〕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何云〕真安樂太打乖又云堯夫只是不犯手　則事不盡矣。〔元圻案〕康節有安樂吟打乖吟故義門云爾

杜正獻公〔全云衍〕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邱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何云〕景威即景桓〔按錢氏大昕曰〕霍去病謚景桓王氏避諱改桓爲威　恥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此杜祁公睢水卜居詩〕陳正獻公〔俊卿示二子〕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元圻案〕〔史記滑稽傳〕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孫叔敖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于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又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　〔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謚曰景桓侯　〔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又曰嘗從上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也相如拜爲孝文園令　〔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爲小殿輟其材爲徵營構五日而成　〔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部新書〕唐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時號木妖　〔真西山跋陳正獻詩集云〕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訶其門太卑者公曰異時使灶婢乳媪可開酒佳爾縉紳傳頌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云云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鴈湖〔閻按〕鴈湖李壁號〔何云〕李壁〔繼序按〕李仁甫四子垕塾壁埴俱有名則壁當作壁壁字季章號鴈湖居士登進士第官參知政事附和侂胄以致喪師辱國其人不足重　注荊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閒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按〕〔羅大經鶴林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矣　日出堂上飲之詩。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閻按〕賀黃公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繪〕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元圻案〕〔魏鶴山作李石林臨川詩注序曰〕石林于其丰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文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

文郭詩戒 東坡譏刺 饒黎汪寓宿州作詩 呂滎陽麥熟繅絲曲 東坡量移合浦 北客西湖句 文與可子瞻中表 蔡安州詩以注遇禍 與也箋云之謔 畏口未畏文 饒德操髮名如璧

林于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如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 〔王介甫明妃曲第二首李壁註曰〕范沖對高宗嘗云臣嘗于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安石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云〕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淩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年値君收乃今卑濕地百蟻上窮鏤丹青空外好鎭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蠐螬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鎭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恭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按李注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託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眷遇稍衰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爲衆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況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 〔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云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勳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勳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無可推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并爲非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爲山號無爲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全云〕祥正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滎陽〔全云〕希哲〇呂希哲字原明公著之子聞之。作麥熟繅絲等四詩〔按〕四字似當從童蒙訓作曲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方樸山云〕郭更醖藉有一味〇〔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二〕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云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 〔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表兄弟子瞻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西湖之句 〔呂氏童蒙訓下〕崇寧間饒德操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滎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繅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張文潛明道雜志〕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但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 畢仲游與東坡書亦有知畏于口未畏于文之語 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 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爲曾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法爲浮圖更名如璧嘗作偈云閉攔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爲國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卒呂原明誌其墓著清溪集十卷〔伊洛淵源錄〕滎陽公晚居宿州眞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晏然 今本東萊詩集二十卷無麥熟等詩

蘇門四文士 二蘇四客文品 陳后山答端叔論文 蘇門六君子別集 晏元獻韓持國雪詩 雪花六出 花雪降殿庭賦詩 謝莊以雪集衣爲瑞 軒龍堯鶴 二白鶴橋下語異 今茲昔歲明年對舉 啓儛九代乘兩龍 禹使范承光御龍行 黃帝鼎成騎龍升 二黃人守日

後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怵乎 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 〔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濟北濟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按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廌方叔 〔宋汪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耒譙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旣相繼以歿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晏元獻詩宋文鑑取之〕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韓持國詩〕雪詩無出晏元獻〔殊〕韓持國〔全云〕維之右。〔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〇〔元圻案〕〔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出者陰數之極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于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庠〕詩。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晉元帝年號〕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字下有語字〕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閻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來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〇〔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旣周而還 〔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曰。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見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三〕宋景文〔皇帝閣春帖子詞〕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

青帝風青女霜
翟汝文伉直忤秦
太白明如李
熒惑踰歲星如連李
雨不成遊路歸
客星大如李
星如玉李
月上金波
溫公詩柳風葵日
坡詩孤月此心明
樂承業著諫苑
醉鄉記次酒德頌
汚泥蓮糞土芝
朽卉蒸菌芝
浮雲孤月詩深造
欒城文不帶聲色
歐陽放他出一頭地
坡公看人文稱快

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何云〕拙〇〔元圻案〕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檜罷歸謚忠惠宋史有傳〔文苑英華二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二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孝成建始四年七月〕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今傳家集作半路〕出左傳〔襄三十年〕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〇〔元圻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案此詩今傳家集不戴可以見司馬公之心〔何云〕戴唐器云溫公詩作於四月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者似微于體物有誤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元圻案〕此坡公次韻江晦叔詩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閻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集證周書顏之儀傳〕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爲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〇〔元圻案〕〔國朝邵長蘅蘇詩補注〕尙仍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何本作糞壤今從閻本〕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萎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元圻案〕維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柳宗元與蕭俛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菌芝以爲瑞物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喩也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爲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

無意於文之文
翠欲流謂色鮮翠
翕呷翠粲
萃蔡衣聲
爲衣綷縩
羅衣璀粲
一朵妖紅翠欲流
後山焚稿學黃詩
學文猶學奕
弟高於師
僅能及豫章得法於少陵
東坡與歐陽闢詩
梅聖俞詩送晦夫
梧桐留鳳
合浦石康
論詩
茅庵琴牀

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于經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知文者也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卽指東坡也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施之小題也〇〔元圻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于規矩之外所謂無意于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蘄春夏倪均父撰〔劉後村曰〕均父竦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以上皆李注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〇〔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萃音翠引師古注班倢伃賦見漢書外戚傳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師古注〕綷縩衣聲也綷音子賄反縩音蔡〔琴賦善注〕班倢伃自傷賦紛翠粲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以鮮明爲翠乃古語〔集證老學庵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爲何語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方樸山云〕非坡公詩意〔程易田云〕要知翠粲以爲鮮色確是色以爲衣聲確是聲蓋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典要惟變所適無庸箋註聞其聲未有不知其解者矣〔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濢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云〔方樸山云〕卽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可傳授〇〔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于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稿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爲文忠之族非也

圖畫
聖俞奇二
蘇贈詩
歐陽窮子
聖俞詩
鳳例足笑
坡詩黃花
用小正
温公詩候
鴈魚陟
山谷詩晚
年愈深
草木文章
帝機杼
花竹和氣
人安樂
魏鶴山稱
山谷詩文
蘇蕙子竇
連波
武后織錦
回文記
春蠹秋蟬
喻虛談
山谷演雅
機春巧勝
掘地斷木
孔融肉刑
論
漢陰文人
惡桔槔

〔元圻案〕〔東坡集〕載爲歐陽晦夫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黃山谷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曰〕歐陽君學詩于聖俞又得贈行詩今當爲掾龔州待歲月于桂林里中桂林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爲可樂也〔曾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于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宋詩紀事二十二〕歐陽闢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贈朱遜之〕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塞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〇〔元圻案〕夏小正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爲居生且長焉耳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即山谷詩中語〇〔元圻案〕〔山谷次韻雨絲雲鶴詩〕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草木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公黔戎之役甦犾之所嘷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淡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子元板作手〕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織錦迴文記曰〕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全云〕楊泉作云虛無之談。無異春蠹秋蟬聒耳而已。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七山谷演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集證〕〔抱朴子外篇刺驕云〕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蠹夏蜩之聒耳〔又廣韻云〕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〇〔元圻案〕〔陸佃埤雅〕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禹偁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巧。故爲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見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二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卽水碓也。〔方樸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漢陰丈人〇〔元圻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

看鏡道如
咫
遠人來驩
視道如尺
鮭鯱解豸
同獸
山谷呈吉
老詩
太元本互
異
皋陶令羊
觸罪
楚文王好
服鮭冠
獬廌貑貗
八百老彭
嗟杖晚
醇朴乃器
師
堂密有美
樅
松柏之鼠
不知堂樅
日月吹噓
爲對
雨露生成
爲對
後山挽温
公詩語
孔公緒噓
枯吹生
詠孔章詩
誅姦蕭斧
孔光不言
温室樹
戒衣冠望
董賢車

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遠人來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鯱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鯱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鮭鯱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爲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今本太元作其有施疑温公本與之不同鮭鯱今本作解豸〔方樸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不作鮭鯱有犯字不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爲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集證論衡是應篇〕鮭鯱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鮭冠注御史法冠也鮭卽獬字〔說文〕鮭牝牂羊生角者鯱角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獬廌張揖曰獬廌似鹿而一角又作貑貗見廣雅釋器貑貗冠也音義並同〇〔元圻案〕今廣雅本亦有作解豸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以虎臂杖送李任道詩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逍遙遊釋文引王逸注醇朴乃器師。次韻奉送公定詩二字出荀子。〔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〇〔元圻案〕〔楚辭王逸注〕彭祖至八百歲猶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荀子解蔽篇〕工精于器而不可以爲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集證〕〔爾雅釋山〕山如堂者密釋木樅松葉柏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十九及爾雅疏引作尸子綽子篇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屏跡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元圻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温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于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鄭渾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姚令威西溪叢語〕山谷稱后山温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不可敵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温室木。〔按〕〔錢氏大昕曰〕改樹爲木避英宗嫌名何如休望董賢車。〔何云〕文潛句亦未工況此本人人所能道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元圻案〕〔漢書孔光傳〕光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

韋執誼黨 叔文貶崖 不喜聞嶺 南州縣 磨蕭斧伐 朝菌

槐里令上 書求見言 成帝時 路未塞 請斬安昌 文潛子京 詠朱雲詩

麻姑山詩 依倣 歐公自稱 廬山高詩 聖俞擊節 歎歐詩

詩句互相 因襲 佳月明作 哲 無人與馬 成二 身與杖藜 爲二 兩黃鵠怨 旱謠 何以報之 雙玉盤 青玉案黃 金罍 子午谷丁 卯橋 計出柏馬 下木鴈不 村遇異 沈慶之加 三望車 翟方進罷 鴻隙陂 飯我豆食 羹芋魁 立埭用丁

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佞倖傳）董賢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是權與人主侔矣（唐書韋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執誼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集十卷宋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周必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秩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爲秦檜所阻改倅京口自是閉退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彊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爲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卻對妻孥不肯言　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元圻案）（韻語陽秋）載朱子京一絕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濟死危言動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似更蘊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元圻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曾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厚齋蓋不以爲然也故云爾　歐陽公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詩在元豐類稿八歌行中又卷二有游麻姑山詩亦七言古非厚齋所指（石林詩話記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惟太白能之（王直方詩話）郭功父過梅聖俞爲誦永叔廬山高詩聖俞擊節數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唐子西。湖上詩　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　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楊誠齋詩話取之　朱新仲翌　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今本灊山集此詩已佚　本於秦少游寧浦書事　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成三。（案）淮海集作對月和影成三誤也當據此正之（何云）馬爲二月成三作對仍不類唐人必無是也秦句勝　陸務觀自東涇度小嶺聞有地可卜庵喜而有賦　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云）添其字　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東津送方務德詩　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此二句後村詩話取之　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俱　明知計出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蕅蝸廬與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也見北山集卷十○鄭虎臣吳都文粹亦載其全篇　敖器之陶孫　用之。（元圻案）江湖集有敖器之臞翁集二卷不載用程致道柏馬木鴈之句蓋已佚矣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　四庫書著錄子西名庚眉山人（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皆高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晁氏讀書志）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誠之唐子方貶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朱翌新仲灊

卯日 許渾別業 橋側 招楊之罘 詩喻柏馬 東坡柏石 圖銘 處夫材與 不材之間

崔德符言 作詩之要 張芸叟踰 耳順言詩 未窺六甲 先五言 高適五十 始爲詩

東坡山谷 言作詩 陳去非學 詩崔鶠 詩忌俗忌 有意用事 曾文昭河 間詩誤布 龔彥和兄 弟名重 大壯勸兄 夬早退 何武厚兩 龔兩唐

徐師川與 中貴唱和 程致道封 還除書 鄭本然居 士諶

山集三卷　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南史沈慶之傳）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鄉中追怨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張衡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又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三秦記）長安正南名秦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一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裒鎮廣陵運糧出京口因水涸奏請立埭用丁卯日後人遂名橋　唐許渾築別業于橋側有夜歸丁卯橋村舍詩（韓退之招楊之罘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之工書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敖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臞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朱新仲名翌桐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爲作集序以比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張芸叟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原注）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何云）高適五十始爲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教也又云山谷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于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爲冬斷可識矣○（元圻案）宋徐度卻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于崔鶠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書錄解題別集類）婆娑集三十卷右正言陽翟崔鶠撰鶠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爲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攣疾卒（隋李諤上隋高祖書曰）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全云）肇字子開　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慚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爲曾子宣布　作。恐誤。（元圻案）肇爲布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副使紹興初追謚文昭宋史有傳著曲阜集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呂居仁童蒙訓上）龔殿院彥和夬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紹聖中彥和爲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　曾子宣子開先後知瀛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都事略龔夬傳夬瀛州人呂氏謂夬僉判瀛州亦恐未確（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全云）名俯山谷甥　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何云）音頒　之句。爲人所傳。此劉見北山集中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諶。與

鶴脛魚須句
師川不汙邦昌僞命
高宗辨湛薦徐俯事
思陵好山谷詩及俯喻汝礪不汙僞命
徐琛爲檜中表得用
朱新仲詠魯公昭君
魯公烈日一人
顏色如花心糞土
單于府名
後起呼韓邪子妻母
昭君上書求歸
菊一名延年傳
梁克家詠梅倣沂公九鼎燮百花羞
沂鄭俱魁天下位相
此生安排狀元宰相
誠齋學詩四變學五律后山半山七

之詩。後村〔閻按〕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原注〕魚須笏也〔何云〕一與鄭諶詩云平生不善劉蕡策色色門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中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緣其不汙邦昌僞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全云〕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湛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召用徐俯外議謂湛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文集有云徐俯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知其爲人今湛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麈錄紹興十四年以徐琛提點浙西刑獄琛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俯巳卒檜知上眷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伶俜可憐有弟琛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至貳卿然則師川之獨結主知不由湛薦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在山谷諸甥中最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汙僞命也當時不汙僞命者尚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〇〔元圻案〕〔書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話續集取之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得如後來有單于府也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閻按〕〔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論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程易田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敕令從俗即肯隨之也〇〔元圻案〕昭君詩今本灊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逕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句法却不佳〇〔元圻案〕此詩今本佚

梁文靖公〔原注〕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何云〕偶然耳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何云〕村俗有之〇〔元圻案〕楊文公談苑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載此事以爲王沂公以行卷見薛簡肅〔梅磵詩話〕梁鄭公克家未第時爲潮州揭陽宰館客寓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殊以爲異公賦詩云云明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於半山。〔閻按〕半山王安石號最後學絕句於唐人。〔元圻案〕〔誠齋江湖集自序〕

絕句唐人絕
江湖荊溪集自序
讀正觀政要詩
新豐逆旅無顧者
命酒一斗八升
馬周鳶肩火色
羊鼻公嗜醋芹
爲常何條二十餘事
遼東役思魏徵
李勣力戰破高麗
靺鞨白山鴨綠江
水禽信天緣
張武子不爲歲晚計
劉應時贈武子詩
霽月耿東南掬水弄清泚可人
古錦囊
淘河漫畫信天詩
蘇雲卿東湖隱遁
張魏公孤忠如孔明
兩翁之心秋月白
物色灌園蘇公
張德遠德長才短

云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荊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波東。酒傾一斗鳶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原注〕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錄〇〔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曰馬君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鴨綠江〔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雪牕又云此朱灊山語非雪牕灊山則本之景迂〇〔元圻案〕〔樓鑰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于四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泚春雲多態度蒸蘊出山麓舒卷無定蹤形容勞遠目可人古錦囊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筆端妙陶冶其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良臣雪牕集序曰〕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于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困青衫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爲矣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景迂生集卷四〕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嘴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二詩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鼉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汝漪漣天上有河鵲以填可堪汝渴兒其巔虛名覆何嘗休譏汝在梁右淘河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啄不解蒐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右漫畫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咮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黠誰肯效命于爾前呈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强求索豈不鑑漫畫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元圻案〕〔文忠此詩題曰〕題隱者蘇翁事迹此條首數語即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與有爲者故云〔宋劉子翬蘇雲卿傳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後爲相屬豫章帥及漕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

趙南塘挽忠定詩汝愚謫死于道考亭注楚辭寄意胡紘奏趙唱引僞徒朱子焚奏稿生病蔡元定爲朱子決著更號遯翁　朱子稱孫燭湖二絕子陵答侯君房書狂奴故態富春山七里瀨陳仲弓弔張讓父荀淑子孫改節太邱後爲賊佐命東來西況　周平園王荊公佳對戎馬生於郊佛貍死卯年謠虛室生白吉祥攸止汗簡刮青皮炙殺青滿架書新繕臧質答魏太武書

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局戶闃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游宦紀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其詞略同〔蘇翁還張魏公書幣題詩疏圃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達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汙蘇公

南塘〔閻按〕南塘趙汝談號挽趙忠定公汝愚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揖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公謫死於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元圻案〕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僞徒深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乞休致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晦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太宗八世孫

孫燭湖〔閻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魚雁到桐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何云〕詩不工〇〔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子紀紀子羣爲魏司空　〔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況況太邱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怪哉　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湖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周益公號詩。生戎馬死佛貍。荊公生白殺青皆佳對。〔何云〕皆不工〔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闕蕭居守周輿畢保釐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貍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云云〔王荊公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牕室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序曰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蠹故作簡者于火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宋書七十四臧質傳〕質答魏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謨退于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貍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　佛貍魏太武小字〔元張雨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本于荊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

虞馬飲江水玉女諫金夫躬韓玉汝暴于乳虎杜詩可怡李金吾孫玉汝金機賦更中尉爲執金吾韓縝酷虐少恩怪書披月看銅牆老壽山黃銅爲牆鬼星石室火青色謝遺塵隱南雷虎獄劍餌田園圖史分富貴鼎彝樓臺辨有無龐籍退老詩寇萊公不營私第圖史富書生夏文莊臨龐疾無地起樓臺詠漢高叔孫通互見　搏黍黃鳥諸名麥秋在野樹桃李得休息狄梁公桃李在門搏黍百金拱璧取與禰衡搏黍臛戲黃祖漢漢春鋤影外天王冷然裴門桃李

玉汝金吾之對。〔何云〕惡對〇〔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第貫之道傳西歸以詩迓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第二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膚使天涯顒頷鬢成翁自注云併謂真景元也〔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爲名字不始於韓〔李景讓傳〕劾罷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　〔容齋隨筆〕韓莊敏公縝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名主辟不祥〔苕溪漁隱叢話〕東坡云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杜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閻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爲放翁也〇〔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詩〕子雲遺搆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　〔唐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予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于玉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也　〔神異經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爲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彝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潁公寇萊公事。〔閻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何本載閻云〕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拙〔然對甚的〔集證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公爲郡掾龐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〇〔元圻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洪舜俞名咨夔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謚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浹漈鄭樵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荊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圻案〕〔王荊公嘲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爲鸎。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元圻案〕〔演繁露六〕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于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于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臛至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謾此卽搏黍也並見御覽八百四十一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漢漢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鸎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鸎

桃李蒺藜
所得異
簡主謂子
質失樹

不斟何斟
言病
壙僚謂無
官
春帖用翠
管銀罌
邢子才日
思誤書
曾吉父呂
紫微倡和
茶山居士

胸有積立
鐵壁色
大出遊秋
罷語所本
呂居仁寄
弟詩
田叔暴坐
苑外

何出耳〔詩葛覃注〕黃鳥摶黍也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云摶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演繁露三〕湘素雜記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湘素雜記作朝英〔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前輩稱李絢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桑榆爲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玲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閉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用桃李事者多矣竊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于唐按韓詩外傳云子質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篇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事當本於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緗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齋謾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方言三。斟益也。〔按〕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注云〕言雖少損無所益也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爲不禁。〔何云〕此本李孟傳書方言後○孟傳字文授上虞人李光子宋史有傳　韋元成傳。五世壙僚。〔全云〕即曠僚　言五世無官也。〔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壙空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社於後。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壙僚委社于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婺本改爲曠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東坡作皇太后閣春帖子詞曰〕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出老杜臘日詩。翠管銀罌下九霄　而注者改爲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元圻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曹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版輒誤作病不禁〔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鄚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徙婺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舍人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曾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居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謚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按〕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閻按〕漢書帝紀無此語〔集證〕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三月隕霜傷麥稼秋罷〔師古注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元圻案〕〔呂東萊詩集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悵然久之因成八詩奉寄其第二首云感欲與子談乃復爲此別怱怱得餘歡把酒到耳熱人生不如意肝胆有楚越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又卷十四春日紀事第二首云自聞賊報離揚州準擬春來大出游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誰令君作官袞袞簿書下誰令君不學陷穽乃欲跨緬懷北窗翁斯人益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漢書田叔傳〕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曰故不大出游

紫芝詩論
輔嗣元暉
三謝詩元
暉語工
嶽麓寺道
鄉臺
東坡謫黃
州築雪堂
境與人俱
香
田承君勉
道鄉語
姓氏多因
謫籍香
虞虔劾陳
宗禮
鄒浩夜渡
湘江
士所當爲
未止此
潘庭堅以
夢易名
因方牛首
名牓
竹生便直
梅死猶香
吳吉甫試
搗藥兔詩
闕搏月見
沫星
一戰期收
桑榆
聖人之道
猶日中
太元月闕
其搏
璽書勞馮
異
湯伯紀自
做詩
春秋責備
賢者
造物討校
好人
湯文清數

趙紫芝〔閻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閻按〕下句本唐庚語〔何云〕〔唐子西云〕三謝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紹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　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何云〕田畫字　不可忘。〔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累姓氏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虔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鐫官〔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絜齋弟子○〔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爲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名勝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風雨夜渡湘江張栻爲浩築臺朱子刻石曰道鄉〔陳振孫曰〕田畫字承君樞密況之姪也與鄒道鄉善鄒之貶畫曰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鈞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牓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　劉潛夫誌其墓　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爲三窟計。〔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　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見沫之星。〔何云〕月闕其搏見太元　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元圻案〕此下似有佚文〔後漢書馮異傳〕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迴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吳吉甫仕履未詳厲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閻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謚文清　自做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討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閻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爲少卿與王氏居隣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聞士甚多惟伯厚甫爲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耄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全云〕深寧蓋

伯厚真儒
湯王鄰居
講論
薛士龍讀
三國志詩
蝸角蠻觸
國相爭
李公佐南
柯記
槐安國征
檀蘿國
王荊公讀
蜀志詩
問舍求田
意最高
植杞梓藝
蘭孫
晏子鑿楹
納書
宣尼壁經
晏子楹書
徐道暉四
人爲唐詩
徐淵子號
竹隱
任元受七
夕詩
勿填河漢
留洗甲兵
盡言以養
親辭魏公
得神丹遺
母不獻公
伊川不作
詩
有丹壽斯
民
王子真候
伊川嵩山
沖熙處士
功行碑
邢和叔以
丹遺伊川
王筌受籙
進洞宮
郭恕先不
就末劫歸
佛
忠恕善篆
隸能畫

以自儆

薛士龍讀三國志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何云〕倫蘇又云此等語工而無味卽自己出尚非佳處　〔方樸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觸蠻爭左右鴻溝楚漢畫東西〇〔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于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平淳于棼夢中就婚于槐安國出爲南柯太守征檀蘿國事皆寓言也　〔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雁湖注云亦蠻觸之意　〔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

徐淵子〔全云〕徐淵子亦四靈之一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〇〔元圻案〕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　〔葉水心徐道暉墓誌〕曰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　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遷祕書少監終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爲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何云〕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〇〔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魏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陳直齋曰〕盡言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隱平人。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爲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元圻案〕〔呂本中紫薇詩話〕以爲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與此條不同　〔宋詩紀事二十七〕龔原字深之有贈王筌七言絕句序云筌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沖熙未知孰是　今畫墁集不載王筌功行碑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爲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此詩全篇已佚〕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何云〕此亦自喻也〔全云〕郭恕先歷仕諸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寧特有慨于仕元之徒耳末劫歸佛遂爲近日虞山口舌〇〔元圻案〕〔東坡郭忠恕畫像敘曰〕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

文鑑取送
將歸賦
楚詞後語
取息夫躬
楊雄亦蔡
文姬之儔
蔡確羅織
士大夫
浮溪詩何
事非戲劇
晉惠問蛙
鳴官私
官蝦蟆可
給廩
張芸叟論
逸詩
石鼓是車
攻詩
顧況詩見
韋集爲勝
好鳥依嘉
樹林堂含
餘清白雲
帝鄉遠
華陽真逸
程可久自
題昞怡齋
違己病人
六月松風
萬籟寒

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　〔宣和畫譜〕忠恕作篆隸淩轢晉魏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後閱數歲與陳摶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元圻案〕朱子撰楚辭集註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自爲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儔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于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　〔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爲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閻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原注〕晉書無此語　〔集證〕水經穀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聞蝦蟆聲問人爲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臣賈充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蟆在私地爲私蝦蟆令曰若是官蝦蟆可給廩〇〔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曰〕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爲逸詩誤矣。〔原注〕見致堂論語說　〔全云〕張芸叟名舜民新平人其說謬甚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淩風翰。肅肅賓天京。〔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韓韋顧唱酬顧便類韋古人無體不學所向如意然各自成家不肯雷同也晦翁拘于一偏作此抑彼耳〇〔元圻案〕唐顧況字逋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　四庫全書著錄

程可久〔原注〕沙隨先生自題昞怡齋〔按〕陶靖節歸去來辭眄庭柯以怡顏義取于此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己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藥欄。

詩人達者惟高適　宋詩人一相三執政　蘇黃韓呂四從官　唐能詩顯達諸人　高適五十始爲詩　能與貧人共年穀　必有明月生蚌胎　朱孔目散粥子入官　曹堯咨平糶應子　宜黃人勿犯曹戒　東屯稻米蜀第一　青苗陂通澗水　帥漕月得九斗　淵明心遠之義　上蔡語合心遠　真西山心遠室跋　所見不逾尋丈　所志不過錐刀

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漢書楊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 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何云〕陋語又云王維亦達官矣 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閻按〕徐謂師川名俯 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 韓〔按〕韓謂子蒼名駒 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 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 三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黃韓呂 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于山谷乎無論蘇李燕公曲江大歷以還權德輿元稹李紳令狐楚非宰相乎白居易劉禹錫非尚書乎韓愈非侍郎乎薛能非節鎮乎杜牧吳融韓偓非學士乎韋莊徐鉉顯于一隅又無論矣 〔方樸山云〕達者唯高適此語本舊唐書適傳 〔全云〕燕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即賀知章賈至亦清班也〇〔元圻案〕唐書高適傳字達夫滄州渤海人舉有道科中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爲詩即工 〔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舊史〕言唐以來詩人之達者惟有高適唐世能詩之達者甚衆何必高適豈待之在甫白郊島之間耶 〔舊唐書高適傳〕末言唐詩人達者惟高適

山谷胡逸老致虛庵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爲富不仁者可以警。〔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〇〔元圻案〕〔王鞏甲申雜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子服服爲從官 〔真西山跋曹唐弼通濟倉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咨郎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富不仁者觀此二事施濟之報理有必然

少陵夔州歌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按杜詩箋〕引此條此句下有東屯之田可百許頃八字 稻米爲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爲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屯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畝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原注東屯有青苗陂〇〔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陂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爲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上蔡論語解自序文 此之謂心遠。〔何云〕此豈可以說詩註詩訂謨定命二句 〔方樸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全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要領也〇〔元圻案〕〔真西山跋韓尉少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于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云云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和人詩　三聖傳心惟主一　六經載道不言真　經言誠即爲真　攻媿桃符因陸　神荼鬱壘主衆鬼　立桃板子戶名仙木　嚴寒例謝常來客　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借書詩　楊雄答劉歆借方言　班嗣答君山借莊子　朱希真盡行小　郡縣不須官歷　落葉爲秋花作春　以無歷詠諸詩見　朱敦儒以秦相致仕　鷓鴣天詞見傳誦　金石在波中萬物皆流金石獨止　詩文取喻金石諸語　公行子章章旨　洪邁雪詩　滕六巽二阻獵

宋正甫和人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元圻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于學者不能道也 〔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 〔錢氏養新錄曰〕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戶門上畫二名以禦凶鬼 〔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 〔陸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名勝仲 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云云容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僞 班嗣事見漢書敘傳 〔藝文類聚隱逸類載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己持論如此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原注〕〔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窗有道經故人爲柱史爲我數階蓂〇〔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歷朱希真作小盡行云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賜出身歷館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少卿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蓋希真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 希真著有巖壑老人詩文集一卷又有獵較集 四庫全書不著錄豈已佚耶

山谷和楊明叔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何云〕公行子章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 〔山谷龍眠操云〕金石兮水波 〔頤軒詩云〕金石不隨波〔又云〕李義山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稟松筠四序之榮包金石一定之調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語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遭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 〔方樸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惟宋槧本有之今注疏無〇〔元圻案〕宋槧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閻按洪邁〕野處號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二

崔希真得
葛三畫
王逢原識
退之詩
感二鳥符
讀書城南
陳了翁書
堯夫誠子
文
愛子情至
導子志陋
玉帶金魚
激子
諸論退之
示兒詩
論王庭湊
出元翼

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原注〕葛仙公第三子〔何云〕此之謂點鬼簿○〔元圻案〕〔事文類聚前集雪類載幽怪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畋遊有樵者于霍山見一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太平廣記三十九載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頓甘美老父于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塗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廬洲中見一舩舩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逼于伊人歸視帷中得圖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猥稿一百四卷瓊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祗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王逢原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二鳥賦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概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荊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樸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之義○〔元圻案〕鄧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翁書邵堯夫誡子文曰昔韓愈氏示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邵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陪翁曰熙寧元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于獎勸之功異趣而同歸也○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莘字之曰逢原王荊公以其妻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四庫全書著錄〔皇甫湜退之墓誌〕王庭湊反圍牛元翼于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李翺之作韓吏部行狀曰〕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于庭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孔子不編
石鼓文
陋孔子俗
羲之致議
荊公弔杜
醇王致
筠筒釣魴
鯉
稚子松間
拾墮樵
四明慶歷
五先生
荊公令寧
禮儒
唐子西內
前行
天子稱宅
家諸語
天家官家
大家之義
義熙初蘆
荻諱
文宋瑞或
人詩
金馬勝遊
銅駝遺恨
人笑諸淵
今齒冷
龍首黃扉
一夢
應麟考第
賀得士
古誼龜鑑
忠肝鐵石
上因天祥
名稱宋瑞
留中齋大
魁享富貴
羅壺秋幾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鐵驪。胡爲而收之也。〔何云〕譽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耳○〔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胡基仲嘗言退之石鼓歌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可駭也

荊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賢哉。〔全云〕〔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適石臺杜先生醇西湖樓先生郁鄞江王先生致鄞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荊公令鄞時皆所尊禮其講學在濂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荊公傷杜醇詩李壁注曰〕公爲鄞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弔王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雨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全云〕庚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唐昭宗光化三年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花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受知于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閻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卽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集證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字之曰宋瑞〔蔣正子山房隨筆曰〕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尚書文山纔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困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齧雪蘇卿受苦辛夷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

以詩羅織　先西音轉　相韻　何夢桂詩　譏夢炎　夢覺功名　黍一炊

翁與可上　徐忠簡詩　范六丈謀　謨聖人　王晉公知　子二郎官　姚仲約迎　勞劫盜　范公不欲　導主誅戮　王祐百口　保符彥卿

鄭得言私　試策問詩　李艮翁詩　錢博士　太學諸生　笑愈　少陵戲簡　鄭虔詩　廣文歸馬　遺官長罵　李丑父忤　丁大全　班超不能　讀父兄書　投筆思立　功異域　班氏父子　業史書　蘭臺舊家　學　王撝畫燭　課子文　王溫州不　附史嵩之　賜汲古傳　忠及竹林　字　詩有四忌　平易奇僻　怪誕之過　如抄錄帳　目無精采

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元圻案〕〔顏師古匡繆正俗八〕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儵于南北蘭芝阿那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洒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為洒是知西有先音也〔元戚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為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真黍一炊矣　文文山有指南吟嘯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清叟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迺翁知。〔閻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元圻案〕〔蘇子由龍川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去不為暴富鄭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戮之恐非法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眾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及二公蹟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童蒙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晁仲約〔邵伯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言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華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　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七年進士理宗朝參知政事謚忠簡

鄭得言〔原注〕倨〔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言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艮翁〔原注〕丑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全云〕此本荊公詩跨馬時遭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圻案〕〔韓退之進學解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艮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太學博士遷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

柳文〔王氏伯仲唱和詩序〕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閻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撝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晝燭為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全云〕王溫州撝以不附史嵩之而罷即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元圻案〕〔鄧志宏栟櫚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于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云云平易之過如抄錄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困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匃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說功名之過如詔諛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說功名如詔諛卦影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鄧潤甫草
東宮制
建儲非以
私親
主器莫若
長子
鄧溫伯附
安石
晏元獻謝
記表
衣缺衽宮
缺隅
邢峙命去
邢蒿
五雀六燕
陸農師謝
尚書表
六燕相亭
喻銓試
海畲誤侮
食
侮食來王
左賢入侍
別風淮兩
龍蹲歸宋
樹伐
蹲龍牽牛
狀孔子
唐人習用
龍蹲語
刻桐魚扣
石鼓

#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謨。〔案〕此神宗立哲宗爲皇太子制宋文鑑取之蓋出於此。〔全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盱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荊公遂無稱道之者〇〔元圻案〕唐賈曾草元宗冊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　鄧潤甫名溫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謚安惠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餞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閻按〕去邪蒿北齊邢峙傳太子事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元圻案〕〔北齊書邢峙傳〕峙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　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醰云〕五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處宜作燕重雀輕抑易處不在衡耶陸農師名佃放翁之祖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一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對語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〇〔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易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按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誤文也〔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用之　陸農師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　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周書王會。東越海畲。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東越侮食〇〔元圻案〕說文蟲部畲古沓切注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爲畲　蛤古合切亦作畲〔文心雕龍練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螢火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七〇〔元圻案〕〔舊唐書載釋奠樂章曰〕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據龍蹲集風雲於地紀盧照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聲如其言聲聞十里

畢衆敬父
子相代
乘板輿觀
斷決而喜
張湍繼父
翕守巴郡
郎君類我
府君
魯恭令中
年三異
傅季珪斷
野父爭雞
王楊盧駱
四傑
愧在盧前
恥居王後
文如懸河
酌不竭
佇光于五
字
鍾會爲松
表定五字
蘇許公求
改職表
五字擢英
才
燕許俱以
文名
張文定制
敕簡盡
薦舉勅及
察舉守令
文益然如
在春風中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本守。則張翕之子。迎者如雲。桓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案〕余友王汾原曰禮記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桮棬不能飲焉鄭訓能爲忍盈川蓋本於此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栗之雞。此聯不知見何文當考對的語工。〔元圻案〕北史畢衆敬小字奈東平須昌人也子元賓拜兗州刺史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嘗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邛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嶲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璃翕子璃後漢書作湍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傅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季珪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媿盧前謙也今存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蘇許公授齊澣紫微舍人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英華作看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閻按〕本出郭頒世語　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誤〔案世語云〕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圻案〕〔蘇許公求改職表云〕乏鍾會五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五字表不寄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袞謝除制誥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墀五字非工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　蘇頲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　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　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生張方平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

范文正參政制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

制表切年月隸事

鄭湜厚齋草不名制天下之達尊三人臣之不名五嗣秀嗣榮王不名

趙汝愚罷相制

周南仲草貶秦檜制兵于五才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一日縱敵百年爲墟金縱秦檜歸國就和南自南北自北南遷錄牴梧難信葉適謝草詔

洪野處直學士謝表擢列侍從王褒中和樂職詩此盛德事吾何足當

衛玠玉振江表

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尤文簡公表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於仁宗之世則爲巧言耳○〔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五別集類樂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今皆不在集中蓋方平別有玉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僅存梁谿遺稿一卷乃康熙中尤侗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元圻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文定此制及前二勅詔宋文鑑俱未收

端平元年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全云〕咨夔　〔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爲中書舍人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元圻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書錄解題別集類〕平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今　四庫全書著錄

慶元寧宗年號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桓四年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臣術篇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度宗年號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全云〕鄭文肅公湜一字補之慶元黨人○〔元圻案〕厚齋此制載四明文獻集第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鄞人陳朝輔注云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德祐元年議建藩屏以強王室　慶元黨禁鄭湜草趙汝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以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南〔全云〕周南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鄭原繁語忍忘君父之讎又云一日縱敵數世之憂〔僖三十三年〕晉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復幾於失刑〔閻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遣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寘傳是樓云　〔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　〔全云〕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牽復也宋史亦誤　〔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仇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僞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僞著作郎張師顏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傅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益證其妄　〔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曰〕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云涇見適舉似誤爲墟爲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爲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爵易謚勅中衛涇字清叔華亭人徙崐山南仲婣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謚文節著後樂集　四庫全書皆著錄　何氏欲改諸人爲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鄰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聞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　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

襲用正始遺音之誤 海涵地負 關雎正始之道 天鐸鏘正始之音 擩奪朱之亂色 喜懼之年 短長之日 朝倚門暮倚閭 父曰子母曰季 胡文定辭召試 識表魏舟之象 曹蒼舒載象稱斤 驂駕駟馬從梁來 沛獻王以京易占雨 蟻封穴居大雨至 上官儀草工詩視 詞掩蘭臺之駕 周茂振入館謝啓 改桃萊爲桃棗 與謝息桃邑萊山 古柳卯同字

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此王敦語見晉書衛玠傳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惟上知府劉學士啓有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句 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何云〕武平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淮則真誤矣。○〔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擩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謚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案〕短長字用晉李密陳情表中語 曾文清〔全云〕茶山先生幾字吉甫 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元圻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定武夷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康侯撰。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 四庫書不著錄 曾吉甫茶山集八卷。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集證〕〔魏志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焉。○〔元圻案〕〔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又以蟻爲興居。 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韶。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冊周王爲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台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閻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啓用章懷太子注成句 柳丣本同。〔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傳丣字當讀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 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閻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 馮衍遺田邑書 郕守不以晉喪邑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曹娥碑蔡邕題文 當墮不墮逢王叵 淮陰行情調殊麗 頭昂尾憹憹青淮春浪軟 無奈脫萊時或挑萊誤 鼎學士之大稱 天平軍壁記芽璋玉節賜令狐 紂高天下以聲 林木翳然濠濮間想 清風颯至羲皇上人 得知千載上賴古書 作吏一行便廢此事 會心處不必在遠 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嵇康絕交書 餌朮黃精令人久壽 春秋十賦工對 熊虎狀豺狠聲 魯馬爲櫝

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閣校〕作挑萊。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萊語。○〔元圻案〕〔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曰。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爲棗。 〔古文苑載邯鄲淳曹娥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叵。 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憹憹。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萊。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野處草梁叔子〔全云〕克家 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顒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元圻案〕〔劉禹錫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曰〕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顒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訓我西支。〔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下。 〔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 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然故佳 初寮〔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北宋人猶能翦裁 皆全句。〔元圻案〕〔世說〕言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淵明詩云〕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初寮集。今存十卷。 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宣四年 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昭二十八年 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襄二十六年 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襄十年 〔何云〕此未穩 魯昭之馬將爲櫝。昭二十九年 衛懿

衛鶴乘軒
雞犧斷尾
象齒焚身
虞不臘矣
吳其沼乎
好魯以弓
請謹守寶
賜鄭以金
盟無鑄兵
泉台蛇亳
社鳥
歐陽試左
氏失誣論

晏元獻牡
丹歌詩表
神雀頌五
人稱羨詩
重陽和詩
第三等
三宰相詩
無優劣

寧皇服藥
赦文
陳正甫以
詞學中等

盧思道賀
甘露文
神漿天酒
凝照三階
之下
水澤腹堅

之鶴有乘軒。閔二年〔何云〕此聯去將有二字為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成二年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僖二十五年星已一終。魯君之歲。襄九年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十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襄三十一年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哀十二年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十二年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年〔何云〕二句工矣而事不類虞不臘矣。僖五年吳其沼乎。哀二年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年賜鄭以金盟無鑄兵。僖十八年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六年烏鳴亳社伯姬卒。襄三十年〔閻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鬭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敘鬼神之事也〇〔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謂歐陽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誣論云云主文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帝年號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全云〕見宋文鑑六十三按論衡佚文篇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何云〕侯諷當作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閻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紓為上等鮑防于邵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〇〔元圻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邵作邵〔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存元獻遺文一卷四庫全書著錄

寧〔閻按〕寧當作宗下同皇服藥赦文。陳〔閻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云〔全云〕閻改亦未可據俟考〇〔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一聯亦謂陳正甫之辭〔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厲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下〕謂程學士坰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愆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欲人以為畫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閻改未可據

盧思道在齊為百官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全文〕見初學記二常袞中書門下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

土膏脈起
大廈耽耽
九戶開闢
明堂九室
九戶
華山仙掌
承露鼎
立三階受
要
俗語皆有
所本
爾有利市
寶賄
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
為家數甚
多誰謂伏
事淺分付
諸客歲盡
交代
日為區處
為我多謝
問趙君
即賜布帛
帷帳什物
一切事自
由不恤錄
輒隨方曉
示事付主
者各有主
者
幹吏卑末
習讀程式
布施優裕
百行行頭
皆官師
臣敢煩當
日地主歸
餼
不得舉杯
相與悒悒
比當相料
理差長進
勸於長進
當復更治
徒棄功夫
躊躇之儀
嬰羅之辯
見端不如
見本分
老措大毋
妄沮吾事
甚慎由拗
木枕措大
罷假長安

脈起之候。〔全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皆儷語之工者。〔元圻案〕〔文選張衡西京賦〕大廈耽耽九戶開闢注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管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號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脈理也膏土潤也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為近利市三倍〔方樸山云〕〔玉篇〕載說卦作近市利三倍左傳。〔昭十六年〕爾有利市寶賄難為人出表記。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擔負出詩玄鳥箋。百祿是荷箋謂擔負天之多福折閱出荀子。〔修身篇〕良賈不為折閱不市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尚同篇〕天下為家數也甚多服事出周禮大司徒。十有二曰服事伏事出陸士衡詩。為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分付出漢游俠原涉傳。分付諸客交代出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又白虎通義封禪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區處出黃霸傳。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又張敞傳〕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師古注區謂居止之所也多謝出趙廣漢傳。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方樸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著於丁寧語〔案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有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之語什物出後漢宣秉傳。即賜布帛帷帳什物注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自由出五行志。一切事自由不恤錄曉示出循吏童恢傳。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隨方曉示〔前漢班超傳〕令曉示康居王主者出劉陶傳。事付主者又主者日夕迫促已見陳丞相世家〔閻按〕亦見劉陶傳前欒巴傳〔欒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史記陳丞相世家〔方樸山云〕各有主者意智出鮮卑傳。蔡邕議伐鮮卑議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卑末出欒巴傳。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告示出荀子。〔原注〕仁者好告示人〇榮辱篇〔閻按〕今仁作人布施出周語。〔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主術訓為惠者尚布施也比校出齊語。〔合羣叟〕比較民之有道者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皆官師當日出晉語。〔史黯曰〕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地主出左傳越語。〔閻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案〕地主歸餼見哀十二年〔越語〕四鄉地主正之相於出晉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又孔融書〕閉僻疾動不得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為悒悒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長進出和嶠傳。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三國志吳張昭傳〕長子承勤於長進消息出魏少帝紀。齊王芳嘉平六年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方心醇云易豐卦彖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夫出王肅傳。〔閻按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道功夫戰士悉作又泰極已前功夫尚少功夫字凡再見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普請出呂蒙傳。孤普請諸將咨問機宜手

本色
古老之人
無聞知
不能宣備
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
致意尊公
尋遂初賦
家羸弱不
能收拾
使歸更尋
思不識世
情
阿誰為失
竭求竭至
蒯來
將軍罷休
就舍
計今見在
耆舊帥老
夫以至此
先輩居士
道人
主人翁習
知之
使樂成小
家子得幸
其不中用
趣自避退
卿是我輩
人
羣賊兩兩
相視
檢覈戶口
年紀
百家雜碎
從火
加手下已
有大衆
知軍中細
碎事
若干純若
干國
膠加牢愁
墨㞘謂无
賴
緜之治水
無狀
擘畫人事
之終始
敘致既快
事加有理
留連至今
數呼相工
問息耗

下。出太史慈傳。〔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又曰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　牢固。出陸抗傳。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　焦氏易林金梁鐵柱千年牢固　鄭重。出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　分外。出魏程曉上疏。〔程曉傳〕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　小却。出宋紀。〔閻按〕出武帝紀　武紀下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間介。出馬融長笛賦。〔原注〕閒介無蹊〇見文選　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蹲夷之儀婁羅之辯〔閻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　婁羅一作樓羅蘇鶚演義曰樓羅者幹辦集事之人　本分。出荀子。〔原注〕見端不如見本分　非相篇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老措大毋妄沮吾軍〔閻按〕已見〔通鑑〕唐文宗考異〔何云〕〔寒山詩〕已有措大字〔集證〕〔寒山子詩〕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九年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寓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面疏文宗過惡上唯俯首又曰不為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為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郎是此措大也慎由歸遂金縢其事　假開。出王峻傳。候假開當為卿行　本色。出唐劉仁恭傳。施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晉書天文志〕凡五星不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吉又〔唐柳仲郢傳〕醫有本色官　古老。出書無逸注。古老之人無所聞知〔崔融請封中岳表曰〕宣太平之風化聽古老之謳謠　商量。出易商兌注。商量裁制之謂　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原注〕不能宣備　見文選　生人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嚴送生人婦也　私名。出列子。〔黃帝篇〕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　家公。出莊子。〔原注〕主人公也〔寓言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李頤集解云〕主人公也〔顏氏家訓風操篇〕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　致意。出晉簡文紀。〔閻按〕亦出孫綽傳〔簡文紀帝謂郗超曰〕致意尊公〔孫綽傳桓溫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興公孫綽之字　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令慶傳語中常侍　收拾。出光武紀。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　尋思。出循吏劉矩傳。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不審。出韓詩外傳。〔閻按〕不審為晏子語〔外傳八〕晏子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晏子春秋〕作堯舜肢解人從何軀始無不審二字　世情。出纏子。〔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文賦〕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　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揭來。出思元賦。〔閻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疎〔文選張衡思元賦〕迴志揭來從元謀〔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洧水曰西伯揭來無我欺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注揭何也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絕道不周　和買。出左傳正義。昭十六年正義買諸賈人則是和買　阿誰。出蜀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失　罷休。出史記孫武傳。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慚愧。出齊語。大國慚愧小國附協　安排。出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簡稽鄉民注簡謂比數之　見在。出夏官稾人注。亡者闕之注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

百年已分
可長保
本師祖師
始師
生熟不盡
於前
與先後有
瓜葛者
瓤訓導擘
解發遺
鈍悶已終
謗張悼佬
近局本貫
十字銜
少府見錢
多

見在者　見在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震傳〕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孩兒。出書康誥注。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　老境。出曲禮正義。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　牽帥。出左傳。〔襄十年〕牽帥老夫以至於此　先輩。出詩采薇箋。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　如今。出杕杜箋。征夫如今已閒暇可歸也　居士。出玉藻。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　可人。出雜記。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　大戴禮立孝篇子曰可人也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　道人。出漢京房傳。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漢地理志〕代郡道人縣注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　寄居。出息夫躬傳。歸國家有第宅寄居邱亭　某甲。出周禮天官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嵇康家誡曰〕某甲者知我事　道士。出新序。〔原注〕介子推云　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王莽傳〕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兩道士義似異　主人公。出史記范雎傳。翁〔閻按〕〔范雎傳〕作主人翁習知之　小家子。出漢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　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閻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　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我輩人。出晉石苞傳。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　對岸。出樂志。〔閻按〕出顧臻表曰今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吳志周魴傳〕魴誘曹休曰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　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至今十八九矣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方樸山云〕〔前漢匡衡疏〕已有廣心浩大語〔馬廖傳〕浩大之福莫尚於此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閻按〕毛板脫一兩字〔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請以死贖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　年紀。出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班固兩都賦序〕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二義不同　雜碎。出仲長統傳。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閻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何云〕手下前已出太史慈一條〔呂範傳注江表傳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閻按〕中庸注無少成多積小致大今本注疏脫去五字耳〔方心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節注言天地山川皆合〔案衛湜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四〕今夫天節引鄭注正有皆合少成多五字　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方樸山云〕禮記出於漢儒〔按漢賈誼傳〕陳政事疏已有若干二字〔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又儀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賈誼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如干。出陳文學何之元傳。見之元所作梁典自序如干二字凡六見　膠加。出九辨注。〔原注〕膠音豪加邱加反〔宋玉九辨〕何況一國之事矣亦多端而膠加　牢愁。出揚雄傳。〔原注〕畔牢愁集韻愁音曹〔漢書揚雄傳〕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墨㞘。出列子。〔原注〕音眉癡〔力命篇〕墨㞘單至嘽咺憋懯四人相與遊於世殷敬順釋文音眉癡方言墨㞘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廣雅云〕墨音目㞘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　冗

梁簡文爲
子辭封表
黃童對日
食況月
熙祖聰慧
封廣陵
明帝數歲
岐嶷
童烏荷戟
入榛
楚王似晉
封文

長出陸士衡文賦。故無取乎冗長 無狀出史記夏本紀。鮌之治水無狀 擘畫出淮南子。〔要略篇〕擘畫人事之終始 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宣八年〕陸氏釋文諜反間也今謂之細作〔爾雅〕釋言閒俔也〔郭注左傳〕謂之諜今謂之細作 敘致出世說。〔識鑒門〕王夷甫敘致既快事加有理 留連出後漢劉陶傳。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問息耗出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 已分出魏文帝書。〔魏志王粲傳〕注太子與質書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 物色出淮南子。〔閻按〕何不云出月令〔淮南〕時則訓仲秋之月察物色課比類月令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類 本師出史記樂毅傳。贊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注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生熟出莊子。〔天道篇〕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 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一注。〔閻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發遣出陳寔傳。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明帝紀〕發遣邊人在內郡者 天然出賈逵傳。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前書徐樂傳〕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 新鮮出太元。務次二新鮮自求珍 鈍悶出淮南子。〔覽冥訓〕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高誘注〕鈍悶無情也 誇張出列子。天瑞篇誇張於世 憚悷出王褒洞簫賦。憚悷瀾漫亡耦失疇〔注埤蒼曰〕嘽嘐寂靜也嘽嘐與憚悷音義同 近局出陶淵明詩。〔歸田園居詩〕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劉熙釋名二釋言語篇〕曲局也相近局也 提撕出詩抑箋。親提撕其耳 本貫出晉江統論。〔閻按〕止有本種無本貫〔晉書江統傳〕徙戎論曰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又曰申諭發遣還其本域 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閻按〕庶附李諧傳庶諧之子也 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 見錢出漢書王嘉傳。賞賜節約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多也

梁簡文爲子大心辭封當陽公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何云〕二請未工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二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原注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何云〕在元帝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潘臣亦當避古人不拘〇〔元圻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晉書愍懷太子傳〕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九年廢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之〔魏志明帝紀〕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爲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集證〕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三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晉寧郡王

王元之劉
元城表
芝蘭之性
終香
葵藿以誠
向太陽
水萬折必
東似意
盈不求概
似度
趙元鎭移
言陽軍表
了翁表如
嚴霜烈日
劉跂爲父
辨冤啓
王禹偁笠
小畜名集
驢非驢馬
非馬
爲不爲鵲
不鵲
龔遂謂民
帶牛佩犢
史疾語楚
王鵲烏
狐非狐貉
非貉
黍不黍稷
不稷
組似組綸
似綸
受寶璽賀
表
西王母獻
白環玉玦
僬僥珍羽
諸山得銀
甕
答韓魏公
周益公詔
處分十道
敕
雷孝友乞
祠不允詔
華陽集詩
稱至寶丹
鄭安晚再
相制

王元之禹偁到黃州謝上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謝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公坐是遂不得入見 斯言可以立懦志〔閻按〕〔趙元鎭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〇〔元圻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曹植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宋費袞梁溪漫志〕謂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衞眇然未捨塡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劉跂爲其父摯辯冤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書錄解題別集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爲文類而聚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自筮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原注〕〔漢西域傳〕 烏不烏鵲不鵲〔原注〕〔戰國策〕〔何云〕見史疾爲韓使楚言失其職也 可以爲對〔閻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 傅景仁伯壽云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何本載閻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圻案〕〔漢西域傳〕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王汾原曰〕〔國語〕黍不黍稷不稷〔爾雅〕組似組綸似綸亦可對 傅伯壽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琢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人彥中汝談汝騰〇〔元圻案〕〔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王岐公字禹玉〔全云〕珪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名敦詩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倣其意〔何云〕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集證〕〔按張九齡處分十道朝集使敕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逕已如是〇〔元圻案〕〔眞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又倒用其法〔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臺閣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

鄭安晚再相。〔閻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 應之道〔全云〕應䌛號葺芷參政 草制云

温公乞佐 文彦博 節使除拜 爲納節 王曾再登 揆席 太師平章 軍國重事 執政就咨 謀 常程文書 委其下 尊優正相 諸儀 首相次相 領院 黄伯庸賀 雪表 袁安臥雪 不干人 李愬雪夜 破蔡州 上天同雲 平地尺雪 李公甫表 用嚙甦等 黄疇若可 爭衡文士 耿秉復陳 少陽後 如可贖兮 百身 猶將宥之 十世 克正罔敢 弗正 進良以率 不良 人之有猷 有守 予其懋賞 懋官 億載萬年 爲父爲母 四海九州 悉主悉臣 李顯忠復 節鉞制 秦伯用孟 明霸西戎 馮唐持節 赦魏尚 英國衛國 公善兵 舉人周與

彦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元圻案〕〔李燾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恩擢爲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彦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爲彦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平章軍國重事句下注云彦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爲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書節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長編一百十六〕仁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文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黄伯庸名疇若豐城人爲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晝臥洛陽之人。奬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原注〕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圻案〕招來衆俊奬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位激士氣於三軍〔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韓退之平淮西碑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鶴林玉露六〕謂黄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云詞意壯切真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甦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强〔周益公送黄伯庸疇若序曰〕豐城黄君伯庸爲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篇議論正大古賦恢閎碑誌詳雅四六温淳是可爭文士之衡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東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元圻案〕〔厚齋擬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屑好貨凡正人羞其行庶幾成風又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始又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亦用全句耿直之名秉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韓退之元和聖德詩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退之平淮西碑迂齋樓昉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全云〕玉山先生汪應辰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善兵。〔元圻案〕〔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唐太宗封李勣英國公李靖衛國公〔汪藻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蹇蹇而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藎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誥〕温雅典實得王言體爲近世第一浮溪蓋道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

人壹 文帝法太 明 張韓除節 度使制 蹇蹇匪躬 多多益善 前茅之偵 獨柳之誅 汪玉山制 誥第一 壽皇尊號 詔 率百官若 帝之初 於萬年受 天之祐 周益公辭 免表 真文忠草 貸盜賊詔 赤子盜弄 潢池兵 天下豈有 白頭賊 王卿月爲 濟菴制 仲連蹈東 海不帝秦 藺相如名 重泰山 胡銓不下 拜穹盧 疏斬秦檜 王倫孫近 竿其頭藁 街 不處小朝 廷求活 引璧睨柱 叱左右 盧肇海潮 賦 濡馬褐救 焚 王章疾臥 牛衣 編亂蔴爲 龍具 崔大雅草 史直翁制 帳具几杖 待杜任

夫先路也〔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爲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思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何云〕此宋人筆句法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夋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號叔閎夭。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夋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何云〕不如但作雖遜固賢

真文忠爲原貸盜賊詔〔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是撫諭江西寇曲赦詔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宇宙。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陶侃說王貢曰〕天下寧有白頭賊乎其言足以感動人心。〔元圻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岳珂桯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爲濟菴制云。吾寧身蹈東海。〔何云〕此句卽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圻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爲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唐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漢書王章傳〕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注牛衣編亂蔴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齎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原注〕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閻按〕〔杜衍傳〕皇祐元年詔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圻案〕〔長編二百六十

手詔韓富文會詢禮待遇契丹使臣
呂成公代父謝官啓杜牧一麾江海黃州齊安郡本楚地池州秋浦縣本鄣郡昭明因魯美封貴州
蔣艮貴託代謝啓漆室女憂園葵效老人之結草
真文忠辭疾除拜詔漢宣舊恩封丙吉報未獲必愈疾賢卿甚于德吉何夔以疾辭亭侯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鄭威愍除謝章不掛權恩不沾相潤潛公馮翊死義

二　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詢以待遇之禮禦備之方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謝宰執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元圻案〕此啓全篇在東萊遺集卷二〔唐書杜牧傳〕牧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杜牧登樂遊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元和郡縣志二十七〕黃州本春秋楚地後又爲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因古黃國爲名也又二十八池州本漢鄣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爲貴池開皇中於此置秋浦縣永泰二年江西觀察使李勉奏置池州取貴池以爲州號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鄰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于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　蔣艮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謚忠文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瘉果然後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元圻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虖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瘉後五年代魏相爲丞相〔說苑復恩篇〕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瘉封爲博陽侯〔三國志十二〕魏何夔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　南塘名汝談著〔庸齋集〕原本久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卷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闢陝六七任不掛權臣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元圻案〕〔楊誠齋跋鄭威愍公事曰〕公玉山人擢進士第一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于難公名驤字潛公

傳至樂啓至章說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楊國忠訴鄴侯柳詩遊元都觀兩題詩財色譬刀刀頭蜜井眉瓶動常危張說除拜不草詔者
張克明上朱子啓行藏倚樓勛業看鏡朱子跋免解啓自感寄尋壑經邱之趣
三甲一丁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管輅言不壽徵挽兩石弓不知一字宋正甫詩新奇工緻大敵勇小敵怯今日是前日非步騎千餘破尋邑矍圃去者半存者半孔門益者三損者三毛憲守長沙謝啓昌黎荊潭倡和詩序湖之南壤地二千里

傅至樂名自得已見卷三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况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全唐詩話〕鄴侯家傳云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宋王得臣麈史〕劉禹錫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初重遊元都觀已蕩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飡之美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害〔漢書游俠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范成大不草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交章論之莫濟不書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予祠自此聲勢赫然無敢攖之者九年仍拜同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范仲芑究之湯邦彥又劾其姦職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卒於湖州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閻按何屺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敘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爲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朱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考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〇〔元圻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勳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漂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杜詩〕勛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〇〔元圻案〕〔真西山跋謂正甫詩〕新奇工緻人所共喜〔魏志管輅傳〕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閻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〇〔元圻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主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東觀漢紀〕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曰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元圻案〕〔韓昌黎荊潭唱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鎭蠻荊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平原偕楚　十九人　毛遂備員　而行　毛憲子降　第五甲末　經元而白　馬驪而黃　朝取溫造　暮拔石洪　近舍皇甫　遠求居易　子雲草元　解嘲　附丁傳董　賢得起家　秦使九方　皋相馬　羅致北涯　南涯生　福先佛寺　刻珉詞　皇甫湜怒　謂裴晉公　近舍某而　遠徵白　洪舜俞上　鞏嶸啓　東坡咏門　外鵠袍士　半山賞梁　間燕語詩　劉季孫題　詩廳事　風舞雩月　離畢　山谷詩江　梅桃李喻　冰雪空自　香　少游下蔡　瑨妓詩　玉佩丁東　別後　天知道和　天也瘦　招教子辭　郡守啓

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韓侂胄封平原郡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何云〕不切○〔元圻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謿王邑嚴尤謂桓譚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何馬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韓文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曰〕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以石生爲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參寥子唐闕史上〕皇甫郎中湜恃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值正郎在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蔡絛鐵圍山叢談曰〕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進用　毛澤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書錄解題別集類〕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洛李若水清卿撰今存三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圻案〕東坡以熙寧辛亥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顧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安世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何云〕對似新然不爲工　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元圻案〕黃山谷上蘇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秦少游贈妓婁東玉水龍吟辭云〕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韁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　教官啓　眞文忠買　鳩訴判　倪若水諫　捕鵁鶄　孔戣疏歲　貢蚶蛤　攻媿爲姜　氏慶七十　識承平王　孫故態　騎竹馬日　至會昌春　姜夔以聲　妓老病風　稽古閣上　梁文　王相親老　辭辟書　溫嶠奉檄　絕裾　徐庶失母　方寸亂　南軒論太　眞得失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有一聯而用四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云云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眞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鵁鶄。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況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元圻案〕〔唐書倪若水傳〕爲汴州刺史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鵁鶄鸂鶒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民爭以賤人貴鳥爲嘗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譴讓內使〔倪若水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云〕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即鵁鶄鸂鶒曷足貴也　孔戣事見前攷史四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姜嶨誌。〔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祕書郎姜嶨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白樂天喜入新年自詠云〕大歷中年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　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　〔樓大防攻媿集跋姜氏上梁文藁云〕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遊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皋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皋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國斯文之主。〔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原注〕爚嘉熙〔閻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眞絕裾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稍節冗字即佳○〔元圻案〕晉書溫嶠傳嶠字太眞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以嶠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劉琨傳〕琨封廣武侯〔蜀志諸葛傳〕劉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先主傳〕陶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張南軒史論曰〕溫太眞忠義慷慨足爲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自後世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眞獨忍於此乎王爚此聯全本於此

呂倚謝鑽　錢酒　王禹玉餉　萬錢壺酒　莽貨泉爲　白水真人　青州從事　平原督郵　坡詩青州　六從事　爲有一先　生　詩會餘蚳　之文　簡凝含酖　之墨　筆銳干將　墨含酖淳　貝甲大小　文彩異　餘泉白質　黃彩　餘蚳黃質　白彩　獨孤綬放　馴象賦　子雲晚侮　甘泉作　林邑日南　產象　楚人燧象　奔吳　宋言數鷄　鳴渡關賦　秦關百二　齊客三千　雞口牛後　考官淺陋　黜人　帷帳洪鐘　船趠　人主勢重　萬鈞　航琛越水　輦賮踰嶂　梅雨時有　大風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 〔集證〕復齋漫錄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 〔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 〔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膈上住

夏文莊〔竦〕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酖淳，出文心雕龍。〔何云〕餘錢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餘蚳黃爲質白爲文彩〇〔元圻案〕陸璣詩疏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集證〕唐獨孤綬獨孤良器皆有放馴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爲韻〇〔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十月林邑獻馴象 〔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注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稱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〇〔元圻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寧爲雞口毋爲牛後 此宋言數雞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 宋言字表文初名嶽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得遇如周益公者葉少蘊且議唐彥謙耳聞明主提三尺之句矣 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邁〕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年號〕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船趠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元圻案〕〔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漢書賈山傳〕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文選顏延之應詔讌曲水詩〕航琛越水輦賮踰嶂 〔東坡詩〕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 〔葉石林避暑錄話卷上〕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船趠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於海神而得之

清議扶晉　壯士守秦　不足　亶聰明作　無作聰明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　工執藝事　以諫賦　非刀七供　膳宰舉觶　釋椎鑿上　輪人之書　鄭千議推　汪周誥命　厚齋詞命　傑出　寄悲憫于　代言之文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强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七是供，膳宰舉觶之觶；〔禮記檀弓〕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上之書。〔莊子〕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全云〕鄭千之謂誥命之體南渡以來龍溪汪公平園周公號爲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泠然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千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 千之又云公辭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按清容輓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〇〔元圻案〕鄭千之名真謝山所引千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亦第四卷跋語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漢畫存隸　續中　李翁五瑞　碑西狹頌　王稚子二　闕　高貫方墓　碑　顧陸宗畫　有漢法　吳道元巧　思減古意　劉寬碑載　圖畫　黃龍白鹿　承露人　嘉禾連理　木　左右車騎　挽囊佗　文翁高朕　石室　三皇五帝　三王像　仲尼七十　弟子像　析里橋李　會郙閣頌　丁房雙闕　人物　金延廣母　子碑　李剛石室　四壁雕刻　顧愷之帝　相列像　陸探微丹　青入妙　宗少文圖　壁臥遊　曹夫人與　楊夫人書　房子官綿　百斤　房子城白　土可濯綿　文絹香車　衣龍　趙州臨城　縣泜水　古文苑出　佛龕中

##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七〕謂漢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隸續劉寬碑頗載圖畫。不知何以誤入隸續中。予爲別出之。〔全云〕隸續中有圖五卷。卽當日隸圖也。〔集證〕洪适隸續載李翁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上。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橐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于兩闕之上。高頤碑兩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沈作哲寓簡。南豐跋漢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〇〔元圻案〕〔曾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析里橋郙閣頌。卽西狹頌也。李翁作。李會〔明楊升庵曰〕愼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言也。〔水經注八〕黃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於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吳人也。明帝之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宋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善書畫。好山水。結宇衡山。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何云〕注房子出御綿。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見太平御覽八百十九〕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案〕此條今本水經注所無。〔集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又引盧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爲無珍也。〇〔元圻案〕〔古文苑五〕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聞之驚愕。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泜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書錄解題總集類〕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爲九卷。刻之婺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

孫盛晉陽　秋　善惡可以　熟言　佛言受苦　受樂　鳩摩羅什　譯大乘經　曇摩羅讖　曇無讖　法華成實　論大藏經　摹藏大相　國寺御書　寶奎殿頌　贊撰記　章郇公受　詔書額　晏殊撰御　飛白書記　翔暈結字　液金填畫　刱小殿禁　中過侈麗　雙宣學士　草麻　鄧潤甫鎖　麻二十二　莫壽朋權　麻六道　劉原父立　馬草九制　四制分草　爲雙鎖　南豐一日　草數十制　莫傳留金

〔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董仲舒廟災對〕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原注〕成實論。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集證〕〔隋書經籍志〕鳩摩羅什譯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曇無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〇〔元圻案〕〔宋俞成元德螢雪叢說〕引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卽寺爲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美集不載〕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記述。亦誤。〔集證〕〔玉海三十四實錄〕至道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廣殿庭門廊樓閣凡四百五十五區。寺額太宗御書也。慶歷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刱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爲侈麗。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因言。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聖人之盛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爲寶奎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云。翔暈結字。液金填畫。騰虬龍于螭首。潤雲霧于翠珉。〇〔元圻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奎殿頌曰〕舜欽此頌。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工更爲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寺寶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慶歷五年拜同平章事。封郇國公。謚文簡。宋史有傳。

舊制麻二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爲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集證〕〔宋周煇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爲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藳耶。〇〔元圻案〕莫儔字壽朋。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第一。靖康初爲翰林學士。使金留仕僞楚。建炎初竄全州。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王震曾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漏盡。授草院吏而去。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理宗四年改元紹定〕十月。史彌遠

仕僞楚草追贈制非典故降制封史彌遠太一宮四立月祝文楚芝蘭奏祭祀諸侯甘露降祠庭繆忌奏祠太一太一佐五帝爲壇開八通鬼道親王布政榜首尾所領節鎮爲管內封王與除節鉞異唐朝隃領之制隃領本非遙領

宏詞以襄尺巫咸黜徐子儀試三家星圖保氏注五射此巫皆筮字誤王撝致東修不受求尺牘借詞學書

贈中書令追封衞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集證〕〔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楚芝蘭奏立太一宮每歲四立月祭祀命近臣攝事用幣冊祝無牲祭命道士行醮禮又命廷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衞守雍熙元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雍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圻案〕〔史記封禪書〕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親王初除有布政牓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牓某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牓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寧宗十一年改元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牓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隃領之制也〔集證〕隃即遙字唐蕭嵩遙領河南節度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兗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牓下福州余引故事牓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宗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爲犯濮安懿王諱〔原注〕襄音讓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舉用襄字初不從言自不應避詔與下等推恩徐子儀嘉定寧宗十四年改元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簭人巫咸本注巫當爲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旁證即非本處有差未敢取放開院日知舉請與陞擢不數年入館掌制〔閻按〕王氏父撝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俞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丏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地官保氏注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簭人注〕此九巫皆當爲筮字之誤也巫咸謂筮衆心歡否○〔元圻案〕〔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

朝美務觀取字所本務外遊不如務內觀蘭生而芳石生而堅蘭石持正魯直字義夢秦少游生放翁史克却莒僕

晏淵晉晏清後

西王母形狀天晴而見景星

暒晴即說文姓字

民衣霧主吸霜天可倚杵筮謀類即是類謀

用乞麋壽萬年

徐鳳子儀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圖主司驚異已寘異等而末篇覺用周禮巫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眞本徐後寓直玉堂　濮安懿王名允讓神宗本生父也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列子作知務內觀仲尼篇陸游字務觀本此〔原注〕魏傳嘏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訓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沚箋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紓有學術魯直〔方樸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文邦彥字或取此文與命名相配若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注以爲斷章之求乎〔又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爲儀然字則仍美字也〔集證〕邶谷風箋湜湜持正貌○〔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闚觀朝美不能大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放翁母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知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于身〔項氏家說八〕黃庭堅字魯直〔馬永卿嬾眞錄〕以爲史克魯人也嘗引十六相以卻莒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綏晉有晏清〔閻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全云〕晏氏之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清也〔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有西中郎將晏清〔又甯州刺史晏靜〕〔經義考〕晏淵孟子注佚曹學佺曰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晦庵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集證〕〔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漢天文志天暒而見景星注暒精明也集韻云晴字〔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暒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雨而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圻案〕唐人有天晴景星見賦〔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二〕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暒暒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閒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一〔叢書樓校元板〕無一字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卑奪尊之服閒可倚杵者言相近於何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終始○〔元圻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筮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孲孖鷖彌
繄倪
鰒爲魚字
奇稱
蘭氏懷氏
草稱氏
洞簫稱謚
良魚在淵
帛魚鱳鱳
異文
有鱄有鯨
即白魚
手五指之
名
將指手足
不同
闔閭喪將
指失屨
嘑盬指季
指
足駢拇手
枝指
接菑也四
攫且也六
秦處度蠶
書
秦少游子
名湛
兗州言既
蠶事爲最
九州有蠶
不宜蠶
水母目蝦
去住由人
山雌之肥
其意得
簞瓢捽茹
參佐廨三
間瓦屋
住東頭住
西頭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孲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鷖彌也。中路嬰兒句注孟子音義。倪謂繄倪。小兒也。

周禮䲛人注。鰒魚字。以魚名爲字。亦奇語也。〔閻按〕楊升菴廣之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懷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稱謚皆奇之又奇○〔元圻案〕〔小雅鶴鳴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帛魚鱳鱳。又云有鱄鱄作鱄〔閻本〕有鯨。卽白魚也。〔元圻案〕〔古文苑〕載石鼓文第二云帛魚鱳鱳其盜氏鮮黃帛其鱄又鮊又鱄其文不同　〔馬氏叢書樓校云〕有鱄元板作有䲘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閻按〕國語云拇食指。〔原注〕左傳將指。〔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閻按〕既夕記亦名中指何云疏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無名指。〔原注〕孟子小指。〔原注〕〔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元圻案〕〔宣四年正義曰〕大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　〔定十四年左傳〕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注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謂大指爲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爲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指手以中指爲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嘑盬指也　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　〔李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母虞翻曰母足大指也　〔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注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手有六指也　〔余兄靜軒曰〕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攫且也六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菑猶人之四指攫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兗州爲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爲南唐人。誤矣。〔元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序略曰〕予閑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物兗豫荊徐織文徐纂元纖縞荊纂元纁璣組豫纂纖纊青纂檿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爲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人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後人附刻于陳旉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欒城〔次韻王肇見寄〕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似〔叢書樓校〕似元板作亦山雌。何云用法言○〔元圻案〕〔文選江賦注〕引南越志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則隨之而沒　〔揚子法言修身篇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下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

殷芸小說。蔡司徒。〔案〕〔晉書蔡謨傳〕字道明成帝時領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閻本〕廨字今從何本補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

士龍士衡
形體
陳簡齋寄
弟詩
末祿國有
軍達等蔬
尼婆羅國
獻波稜
和緩皆秦
良醫
秦醫竘治
背腫
巫彭作醫
古醫僦貸
季苗父
岐伯俞拊
扁鵲巫咸
作器物諸
事二十管
黃圯老延
致二李
呂西垣得
林少穎
方德順陸
亦顏
胡原仲劉
致中
和伯迂仲

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詠懷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寓居劉倉廨中晚步詩云。士衡去國三間屋。〔閻按〕簡齋陳與義號○〔元圻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事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著子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原注〕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　〔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顆蔥葛藍軍達茇薤又泥婆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菠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訛爲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見左傳尸子亦云。醫竘。〔案原注〕竘音叩者。秦之良醫。〔閻按〕制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醯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謗　〔集證〕〔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背腫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原注〕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原注〕素問上古醫曰苗父。〔原注〕〔說苑〕○〔閻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　〔集證曰呂覽勿躬篇曰〕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素問〕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貨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之方能如此乎淮南人間訓扁鵲俞跗之巧注俞跗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元圻案〕〔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虢侯篇〕上古醫曰弟父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柟林之奇。爲衆推服。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柟楞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柟字和伯楞字迂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原注〕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仲詩○〔元圻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云云　〔周益公集直顯謨閣黃公墓誌曰〕公諱石字圯老溫州平陽人中進士第改福州教授與李葵李柟林之奇爲衆推服云云　今〔東萊詩集〕無寄和伯迂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五古一首又送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　胡原仲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孝謹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餐菊若將終身

倪齊齋戒三不妄
爭校不如持養
朱子與諸人論辨
林黄中論易西銘
二陸論無極太極
陳同甫論義利王霸
李猷黄子游義烈士
陳東歐陽澈忠直
德明似張澈作玉雪
講堂繪五人像

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籍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邅迍百不一試老死荊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爲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從弟㮚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宦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㮚先君子于少穎爲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疇昔摳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元圻案〕同年王穀胐曰三戒見〔經鉏堂雜志第八卷〕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晦翁同甫黄中子靜之事乎○〔元圻案〕朱子與林黄中論易西銘不合黄中遂論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黄子游賙歐陽澈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黄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全云〕黄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圻案〕〔陸放翁跋臨汝志曰〕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人犯闕上書請身使北庭駁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三子〔周益公跋歐陽澈遺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澈云嗚呼澈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藺者先是郡庠繪晏元獻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黄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黄氏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年十四公傾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柴仲山丙丁龜鑑
丙午丁未輒有變
天地間集
四隱集
隱於櫸林九硃間

淳祐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全云〕丙丁顛末見〔容齋隨筆〕○〔元圻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溯自漢高十二年丙午至宋孝宗二十五年丁未凡一千三百二十二年著其事變又謂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遁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皋羽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鉉翁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隨亨元亨元彪隱於櫸林九硃之間有柴氏四隱集

浮休子參寥子同號
張鷟青錢學士
僧道潛爲坡游詩友
其生也浮其死也休
陸質黨叔文誤贅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元圻案〕〔唐書張薦傳〕薦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員半千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晁氏讀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爲詩友　〔莊子外篇〕刻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唐有高彥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彥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

無垢心傳錄編甥
張子韶謫居南安
王庭秀磨衲集語謬
鄭俠進餓民圖致雨

爲陸贄。〔原注〕質即陸淳非贄也○〔元圻案〕〔趙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先生心傳錄〕十二卷張文忠九成字子韶之說甥于恕編公以紹興二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謫居南安十四年

磨衲集王公庭秀〔閻按〕庭秀慈溪人爲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攻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黄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荊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問學楊文靖公又學詩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磨衲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元圻案〕〔宋史鄭瑴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與黄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此蓋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秘閣主管崇道觀有〔磨衲集〕此蓋全氏所云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爲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鄭俠字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爲圖狀發馬遞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觀圖長噓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廩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荊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漢唐發陵賊
楊璉真伽發趙氏諸陵
唐珏收陵骸人
植冬青樹於所函土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案〕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發唐陵者温韜也〔温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閻按〕此其有感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元圻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羅靈卿唐義士傳〕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楊璉真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斲文木爲匱復黄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蕝城以藏爲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與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北焉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易陵骨者尚有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温州平陽人王英孫號修竹會稽人即林霽山之友〔周公謹癸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黄梨洲以爲尚有鄭朴翁謝皋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修竹爲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皋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

坐以待旦
古人早起
戒晏諸書
管寧科頭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況

晏起自責

事親宜知醫

古以親疾精醫諸人

殷仲堪湯藥眇目

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左傳昭三年）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朝晏知家之興廢呂子（成公雜說）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案〕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本傳〕）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密字希邕元忠族弟也即附見〔元忠傳〕）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見〔隋書藝術許智藏傳〕）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見〔中說天地篇〕）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見〔唐書藝文傳上〕）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見〔唐書方技傳〕）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見〔唐書王珪傳〕燾珪之孫也）李逢吉父顏有錮疾自料醫藥遂通方書（〔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顏父歸期有錮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見〔唐書杜鴻漸傳〕鵬舉鴻漸之父也同授今本鴻漸傳作因授可證其誤）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康節父間道奔宋合世祿爲窶士

康節家世

邵溥使燕拜寺墓

蘇頌書帖銘

蒲宗孟曰不失書傳

東坡規正奢酷

素王妙論稱富者恩覆子孫澤及鄉里

黃帝五法

管子九府

范蠡十術三致富

計然南遊越

賜先聖冕服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何云〕堯夫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間道來奔之事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耳）舍世祿爲窶士乃絕口不言（〔原注〕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大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淳化三年尚建寺於遼之境內耶）

蘇魏公（頌）書帖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何云〕〔程子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元圻案〕〔呂成公入越記曰〕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下〕蒲左丞集十卷〔蒲宗孟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爲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爲妙論（〔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閻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注〔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諸稱富者云云）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甯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甯二（〔閻按〕二當作四）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戴記左氏
禮變著始
春秋諸史
書始
物祖事始
事物紀原
誄士之始
周以士爲
爵猶無謚
臺駘本壼
駘亦通狐
桓公作僞
主始二主
庭燎差數
大夫饗君
致殺
魯娶吳始
不命天子
妃主葬給
鼓吹
黃帝鼓吹
曲諸名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閻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始也。[案][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謚也閻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文故云當作自縣賁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與閻氏同意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何云]當作狐駘非臺也又云檀弓作臺音狐[鄭注曰]戰於升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曰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皆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曾子問]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下殤用棺衣。[閻按]衣下脫棺字自史佚始也。[正義曰]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注曰]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閻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方樸山云]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郊特牲正文其上文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不指三桓潛邱駁之何故[禮記集說]黃氏曰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勢強始是舊說亦有以饗君指三桓者[又引山陰陸氏曰]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閻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有此三句[注曰]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玉藻注曰]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曰]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王制云殷人縞衣以養老宋是殷後故朝衣以縞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娶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注曰]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湜禮記集說]其帷殯及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四句則王氏所補

左氏傳始用六佾。左傳隱五年晉於是始墨。僖三十三年[閻按]此下脫始用葛茀始厚葬。成二年始用殉。成二年魯於是乎始髽。襄四年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襄十一年始用人于亳社。昭十年魯於是始尚羔。定八年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爲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爲事始。[原注]馮鑑續事始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爲事物紀原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論董淑妃謚議策禮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何云]給鼓吹僅可一用之平陽昭公主耳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熙寧三年上神宗書言春秋書作邱甲。襄十一年用田賦。哀十二年皆重其始爲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閻按]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歎仲恭言端有味哉[集證][後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玉海唐吳王諮議劉存與長史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爲事始三卷○[元圻案][晁氏讀書附志類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考其所自來承開封人雙溪項彬序[書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廣之耳[晁氏讀書志雜家類]續事始五卷僞蜀馮鑑廣劉孝孫所著又事原錄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司馬溫公論董妃謚議策禮劉子]曰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衞故擱鼓曲有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大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閫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
占風雨
江總著書
遣日
劉元城正
色答遣日
懲羹吹齏
傷桃戒李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集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元圻案]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狎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城先生語見徐度却掃編中袁絜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齏。傷桃者或戒於

馮道問唐明宗疾北夢瑣言記十國事
動靜一理喻鐘聲朱子聞鐘聲心出入
成康時戶口籍數
鹽石新論王符潛夫論洗金攻玉濯錦浣布
丁度土牛經序土牛色取幹支納音策牛人服色

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齏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小說類〕北夢瑣言二十卷荊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請革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驚曲木

尹和靖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見語錄〕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集無鼓字〕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圻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閻按〕郡國志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閻按〕潛夫論洗本作治〔何屺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〇〔元圻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貢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閣本無示字〕天下丁度爲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爲幹色青爲牛首子爲支色黑爲身納音金色白爲腹又如丙寅日立春丙爲幹色赤爲角耳尾寅爲支色青爲脛納音火色赤爲蹄餘放此〇〔元圻案〕說郛載土牛經一弓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三釋籠頭韁索第四當卽景祐所頒之書惟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撰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卽撰集韻者

黃石星精色質黃石公記圯上老人爲隱君子
蜀石經避諱字范魯公不忘唐
竊鈇投杼之疑掇蜂拾煤
鼂迥不喜術數說天命知委命之別慈湖責希元訊日者裴晉公魚蒜生老語
文潛詩誤盧杞爲元

黃石公記云黃石鎭星之精也黃者鎭星色也石者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圯上老人爲隱君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謂師黃石殆託意於土能剋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集證〕通志黃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〇〔元圻案〕〔東坡留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誡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爲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望人不遽忘宋耳〔集證〕容齋隨筆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白香山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以恩情生嫌隙何人不解作江充

鼂文元〔全云〕名迥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慈湖先生謂眞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此眞西山書慈湖先生行狀後語〇〔元圻案〕〔晁文元昭德新篇〕〔上卷〕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晁公武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文元諡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唐趙璘因話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卽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慈湖語見西山慈湖先生行述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

顏平原使希烈死節　元載籍家椒八百石　文潛昌谷訪長吉居　長吉弱馬錦囊　延年術態經鳥伸　華佗六禽戲　魏文五鎚之鍛　鳧浴蝯躩虎顧　葑菘蔓菁相似　無菁至南變菘芥　瑤簪玉筍不可見　司空圖論救時自處　陳太邱仁愛容衆　郭有道勤誨誘人　表聖佯墮笏歸隱　化書言奢儉貧富　季元衡儉說八言

國。[元圻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戶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襪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千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唐書百五十三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怒縊殺之〔元載傳〕見唐書一百四十五傳云大曆十二年三月賜載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盧杞見奸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悵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集證〕河南府宜陽縣唐宋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於洛水○[元圻案]〔唐書文苑李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

唐六典十四按摩博士人從九品下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搥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元圻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淮南子精神訓曰〕是故真人之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卻是六禽又繆稱訓能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案]葑釋文作菘作葑似誤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以上邛谷風釋文張文潛郭圃送蕪菁感成長句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集證]嵇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為芥亦橘種江北為枳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蔓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閻按]元求江南人才至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弓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元圻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姦闒鋒氣䍜於鑿搏道不能化方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爛柳璨誣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罪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聞哀帝弒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宰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又郭有道碑文序曰〕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辭曰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見儉化篇季元衡〔集證〕曰名壽南紹與十八年宏詞科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閻按]〔炳燭齋筆記〕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謂之吝嗇於己並嗇於人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宋齊邱攘爲己作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士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一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晏子儉嗇吝愛之別　齊邱子竊譚峭書　覩驅雞得御民術　溫公獨樂園讀書堂　草木以妨步礙冠去　周子不除窗前草　王渙之達言舟車仕宦以危自處　商鞅董卓輕民不可與慮始樂成　百姓麋沸蟻聚　上梁文始閶闔門　兒郎偉兒郎懣舉大木呼與謌

荀悅申鑒政體篇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術今本作方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今本脫此三字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元圻案]〔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不剪詩云〕謂言彼草木於我何疏親於間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語見宋徐度却掃編下此言近於達者。[元圻案]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宋史附見其兄王渙之傳　渙之滕元發壻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咈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覩矣。[元圻案]〔商子更法篇〕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還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麋沸蟻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溫子昇閶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祜。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

仁義足包寬嚴
傅元席端
左右銘
冠銘戒居
高在上
被銘言寒
温厚薄
鶉觚子傅
子
梁元帝孝
德傳
涓塵之孝
河海之慈
孟郊詩寸
草春暉語
坡詩微生
慈顏沈摯
草木無謝
天力處
春風不見
桃李實
杉梅猶人
與不待文
不扶而直
傲冰雪
漢晉隋唐
戶口

之始也。〔原注〕兒郎偉猶言兒郎懣攻媿嘗辨之○〔元圻案〕此條本吳曾能改齋漫錄〔樓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勑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懣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懣去懣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懣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長安循襲之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攻媿之說又曰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謣後亦應之〔高誘注〕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謣注或作邪謣〔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眞文忠公送陳端父宰武義序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元圻案〕〔司馬温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卽仁義矣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傅子一卷晉司隸校尉鶉觚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載傅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　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見藝文類聚孝部卽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元圻案〕〔周密公謹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眞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蓼莪云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孟東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爲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元圻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　今陳龍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閻按〕本作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案每戶以五口爲率則五千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之誤故王氏不據後漢志而據晉書地志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閻按〕漏十字〔何本〕有十字○以上皆晉書地理志文　隋文

劉夢得何
卜賦
泜吉泝凶
穡利秷厄
坡詩耕雨
刈晴順風
隋煬自比
長城公
陳后主沈
后從駕
通鑑釋文
之誤
外間大有
人圖儂
會旼書解
誤會肢
機雲李德
林非利國
張華稱利
獲二俊
周高祖平
齊之諭
河橋鹿苑
之敗

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元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尚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十兵禍之慘如此。〔閻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元圻案〕孝平戶數晉書地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芥隱筆記引作同舟于江其時在風。泜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野筆記作陸其時在澤。伊穡之利。利筆記作喜乃秷之厄。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圻案〕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宋史繩祖學齋呫嗶曰〕東坡以一聯此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胡三省注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於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隋煬帝每所巡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三省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曾旼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旼爲肢。〔集證〕朱子云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圻案〕旼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全云〕感慨係之○〔元圻案〕〔水經注〕

尹氏五葉
不別
饑荒羅鼎
作粥
尹吉甫清
風堂
錄異傳
作者佚
太宗陸機
羲之傳論
梁鵠書懸
著帳中
衛恆四體
書序
醉師宜官
竊札
王次仲善
隸楷
魏武釘壁
玩孟黃書
朋鵬皆鳳
字
逍遙遊言
鵬鯤
崔譔莊子
注
王簡棲頭
陀寺碑
巾屮字宜
闕疑

十六〕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爲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晉書陸機傳〕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都王穎與河閒王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幷收雲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唐道和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愞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卽召與語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粥。〔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　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爲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引之　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爲氏子孫世爲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　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恆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元圻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　〔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尙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爲勝宜官　衛恆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全云〕詳見爾雅翼〇〔元圻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注莊子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又莊子逍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　〔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卽莊子逍遙遊所說之鵬鯤也莊子作鵬而宋玉作鳳引之以證鵬之卽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屮。〔何云〕屮古左字　〔程易田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爲屮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个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个耳余謂簡棲於巾字屮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〇〔元圻案李善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屮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屮製石刻作屮嘗以爲據　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个字孓卽个也且竹从倒艸以爲竹从兩个亦非

夷吾記封
禪十二
獻子五友
忘三
城隍神見
祀典之始
赤蛇繞牛
口
採藤曲效
王建體
魯人酒薄
邯鄲圍
西河渡橋
南越悲
調紅藤指
黃犢
袁良碑郎
轅生
漢楚相拒
滎陽
楊升菴僞
厚齋語
袁氏先世
濤塗
共車千秋
分一字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案〕見史記封禪書　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强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儼鎭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見北齊書本傳　則唐以前已有之。〔閻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爲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旹賓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〇〔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　〔何云〕若此錦鐫爲對尙未工〔又云〕予作一句云魯壺爲王室之鍾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〇〔元圻案〕唐子西採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貢一作無窮時去年採藤藤已乏今年採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蕨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採藤輸不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爲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爲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卽此〔閻本〕作此卽轅生也。〔原注〕轅與袁同　〔閻按〕〔引高祖紀〕證卽轅生已見洪氏隸釋楊升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曾連近慕蘁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抄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爲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〇〔元圻案〕洪氏隸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　〔集古錄載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爲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爲陳侯至元孫濤塗以氏立姓曰袁　〔王氏急就篇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靖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漢有袁盎　〔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爲轅袁一族之證

武帝起集靈宮歐陽跋集古錄疏漏

石尤風亦作石郵石氏女亡以尤行旅

士儒志行之異名可竊鄉不可欺

李翶戒王載名韋陽劉元城不稱王鞏字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集古錄跋尾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閻案〕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〇〔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黄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叙〕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三輔黄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　〔宋董逌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承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絶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曾珪出水子胡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感哉三輔黄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總蓋嘗言之矣予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〇〔元圻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古人意不及石尤風〔元陸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出不歸妻臨亡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舩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丁都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爲己曰君子儒爲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懍乎其可懼焉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元圻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翶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元圻案〕〔唐文粹李翶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　〔馬永卿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曾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　〔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鞾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門人則名朋友字後生不稱前輩表德著韡騎驢字劉延世

韓霜露李日月逆儔

柳芳氏族論巫乙陶匠卜譌乙乙氏商湯後

明州唐末五亂吳令老裘劉三亂明州由鄮縣分置

裴璩敗王郢年月

舜跖堯桀之分

劉柳呂温坐叔文黨議罷中人兵權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爲罪也〇〔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建僞號遣董侍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擊敗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即僞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銳甚燒陵廟鹵簿御物自謂無前渾瑊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閻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　〔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夾漈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爲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德宗六年改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鍠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僖宗即位初元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僖宗八年改元元年鄞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昭宗四年改元元年明州將黄晟自稱刺史五也〔全云〕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老是首禍栗鍠之後有裘甫王郢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〇〔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鄮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鄞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鄮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爲名　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並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璩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二年七月當從通鑑璩字挺秀見世系表〔元圻案〕通鑑裴璩諝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李衛公浙西述夢詩序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述而禮義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

韋皋以私　衛構獄　王叔文進　由東宮　叔文革除　夙弊　子厚欲借　叔文伸志　年少氣銳　昧幾微　諸人意未　可厚非　溫公受欺　蔡元長　未讀永貞　行　鄭注李訓　有心人

老子師商　容常樅　見舌守柔　常樅日月　星氣書

席壽氈壽　褥壽　犀甲壽百　年　八米盧郎　或爲采　盧思道挽　文宣八首　八米關中　言精鑿

四三王六　五帝　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　足六　四三墳六

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全云〕禹錫等安能在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其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昌黎答崔立之書豈有意於諸君子乎。以上皆范文正公語〔閻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何云〕伾文訓注其爲小人一也南蒯以費叛雖得黃裳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爲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多安能有爲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永貞行耶前之伾文後之訓注皆險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　〔方樸山云〕至論余弁謂鄭注李訓亦有心人又云柳劉輩坐不知人耳其意則何可厚非司馬公亦受欺蔡元長　〔全云〕王叔文亦志在收宦官兵柄其輔順宗實能革除夙弊特進身不以正故一貶而下流歸之○〔元圻案〕〔柳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上德篇云學常樅。〔原注〕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　〔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樅　〔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原注〕語本考工記○〔元圻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閻按〕各作挽歌十首人稱八米盧郎。事見北齊書本傳或謂米當爲采。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何云〕米當爲采見猗覺寮記○〔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魯直與高子勉云與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蓋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二首唯盧師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　〔姚令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數之多也

燕丹子。荊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原注〕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云〕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戰國策〕楚黃歇說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張說封禪頌曰〕四皇墳而六帝典　〔蘇頲封東嶽頌曰〕墳作四而籍言七也　〔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五典　三二曜六　五緯　燕丹子小　說家　君苗欲焚　筆硯　崔君苗登　樓賦

士衡才多　綴辭煩　士龍雅好　清省

石季甫爲　鄭令　車永以甥　致書陸雲　毋姊憂短　狐沙虱　士龍書陳　明州風土　北青齊東　交廣　陂田尉羅　光赫之觀　盤戲至樂　采蜂捕魚　鱣鮹比目　炙鱟鯸臞　鶬鰲　鱐魚石首　鮫魚　蚌蛤蚶蚢　石蛄　始皇在鄭　三十餘日　楊孚異物　志　萬震南州　異物志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姓氏。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元圻案〕文選有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又一君苗也

文心雕龍。鎔裁篇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色澤。〔案〕色何本作悅宋板陸士龍集本作悅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爲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元圻案〕張茂先謂陸士衡有才多之患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鄮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鄮鄮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慼。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蜮也又有沙虱。〔原注〕〔玉篇〕蟲穴也房中切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交廣。〔木華海賦〕南淪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曰西薄或曰北接也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何云〕鍤一作鈒成雲。下鍤成雨。〔士龍集〕下鍤成雨鍤作鈒〔何注〕當移在此句之下〔史記〕河渠書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鍤爲雲決渠爲雨〔班固西都賦〕決渠降雨荷鍤成雲既浸既潤隨時代序官無逋滯
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
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
牧〔何云〕疑是田收〔士龍集〕牧字下原脫一字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
而罻羅設〔禮記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王制鳩化爲鷹乃設罻羅因民所欲順時遊獵
結罝繞岡〔何本〕旁注作堤密罔彌山〔班固西都賦〕罘網連紘籠山絡野注方言曰絡繞也〔張衡西京賦〕結罝百里迒
杜塞蹊〔司馬相如子虛賦〕罝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
得逸〔何云〕獸一作狩〔張衡西京賦〕鳥不暇舉獸不得發注舉飛也眞光赫之觀〔左思魏都賦〕應期運而光赫盤
戲之至樂也〔後漢張衡歸田賦曰〕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若乃斷過海浦隔
絶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鮨齒比
目〔爾雅釋魚〕鱣郭注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又鮥鮇鮪注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鮇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
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絡子即此魚也〔詩魴魚赬尾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七命〕赤尾丹鰓紫翼青鬐〔論衡〕魚之啖齧鋸齒者鱗族畏之人之利
口饞諂者人共畏之〔廣韻〕鮨音據魚名〔物性志〕鮨形似石首魚三牙似鐵鋸〔爾雅釋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不可紀名
鱠鰡鰒炙鯯鮺鯸烝石首何云古人石首本用烝食臛鯊鮆鯖〔干祿字〕書膾通鱠〔廣韻〕
鰡力求切魚名〔說文〕鰒海魚名〔漢書王莽傳〕啗鰒魚鯯音制異魚圖贊鯯魚之味其美在頷　文選吳都賦注異物志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
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烝煑餤之肥美案即河鈍也　郭璞江賦注字林曰鯼魚出南海頭上有石一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鯼也〔山海經〕濫水西流注于漢水多鮆魚之魚其
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臛一作臛〔陸璣詩疏云〕鱣可烝爲臛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
妙也及其蚌蛤之屬〔江賦曰〕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蛣應節而揚葩注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
似瓦壟有文異物志曰蚌似車螯潔白如玉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
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
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何云〕淪疑作綸〇集本作綸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
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
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又〔封禪書〕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夫以帝王之
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

荀卿譏子夏拘謹六朝文放蕩開於荀
秦楚始師皆蘄地王翦大破荊軍陳勝起大澤中
東坡用檀弓文法
迅雷風烈錯綜語春與猿吟秋鶴與飛吉日辰良蕙殽蒸奠桂酒隕石五六鷁退飛

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
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愼敬愛官長鞭
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
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
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
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
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南
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恐有其言能〔全云〕能字疑衍〔錢氏大昕曰〕能即而字無其事耳愚
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眞奇作也可以補四明
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元圻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坡范衮校刊二俊文集中二俊謂機雲兄弟也
茂安二書亦附見士龍集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
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過矣然因
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全云〕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爲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
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
天道昭昭矣〔何云〕此憤宋之滅而有爲言之〇〔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
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漢書地理志〕沛郡有蘄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
東坡觀某詩誰與某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
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
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書羅池詩作秋與鶴飛〔全云〕此追過沈存
中一層〇〔元圻案〕〔宋陳善捫蝨新話曰〕楚辭以日吉對辰良以蕙殽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爲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鷁退
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鷁五六先後爲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鷁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因以爲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
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爲誤惟存中爲始得
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軍謂鄭綮知量　朱三鄭五　歇後鄭五作宰相　伊尹自知能相　蘊武自知不能相　寶祐閒詩禍　東風繆掌花權柄

寶章閣前後同　五臺山真容院

沮溺耦耕　黃城路　子路問津處　接公耕方城　葉方討白公入輿城

讀書有善有不善　石勒使人讀漢書　立六國此法當失　蘇威讀孝經一卷　蕭繹聚書萬卷燒之　崔儦以五千卷署戶

徐仲車（積　書鄭綮傳）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士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綮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號）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袛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綮何譏焉〔方樸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集證〕〔黃震東發〕歇後鄭五贊云歇後鄭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歎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己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〇〔元圻案〕〔唐書鄭綮傳〕綮字蘊武本善詩其語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綮傳曰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吳泳鶴林玉露〕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祐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朱三能跋扈袛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建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爲曾極詠黃巢戰場詩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台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宗御書閣爲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寧宗聖製

水經注（三十一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以上皆水經注文　〔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條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耕之地史謂蔡也　〔閻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何云〕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遷於蔡三歲）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爲詩〔元圻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北史何妥傳〕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　〔宋書隱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南史梁元帝紀〕帝諱繹魏軍入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　〔北史崔儦傳〕儦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　〔通鑑齊武帝紀〕永平八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韓昌黎誌盧殷墓曰〕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

房法乘好書不治事　盧殷止以書爲詩資

廟堂二字所見

雜卦外文家用也字

鍾子翼哀辭本荀子　四言間七言爲句　靈光殿四七句增兮　坡甥柳展如評論　漣渙風水成文　老泉文甫字說　波濤淪瀾　涇潮漪　辨才詩如風吹水成文　寥如巧婦織錦　昌黎文驅　經獨立　周恭叔跋秦璽文　秦璽後稱傳國璽　李斯魚蟲篆　晉後魏石晉璽文　元后投璽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嘆曰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爲宰相誤矣〔全云〕此注是正文　〔閻按〕淮南主術訓　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荊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圻案〕〔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元圻案〕猗覺寮雜記曰　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爲句崆峒摩天章貢瀨石致兩確苟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嶷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宋費袞梁谿漫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爲知言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元圻案〕〔初學記水總載〕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瀾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瀾　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　宋黃徹䂬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全云〕周博士行己程子弟子）跋薛唐卿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

折螭角
李斯請去
詩書百家
矯詔殺扶
蘇蒙恬
不恣睢督
責爲桎梏
甄官井五
色氣
宋以得璽
改元符
太祖不受
契丹秦璽
浮沚集

嗣位置寶
受寶禮再
行
賈涉得寶
蒙古進繳
詔求美玉
製八寶
益八寶爲
九寶

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鄙儒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亡國之餘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李微之。〔朝野雜記乙集五〕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晉懷帝元年丁卯改元〕之亂。沒于劉石。永和〔晉穆帝元年乙巳改元〕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晉孝武帝四年丙子改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原注〕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三年春二月槐里獲神璽大赦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元圻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郄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璽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蹇序辰安惇皆言此秦璽漢以爲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爲時出詔禮部御史台學士院祕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爲元符元年云　周恭叔名行己元祐六年進士著浮沚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受寶之禮。始於元符。再行於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壬戌改元〕元年。仁宗即位。嘉祐〔仁宗三十四年丙申改元〕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

璽匭更名
寶檢
周時印已
稱璽
魚保宗請
置匭受書
銅匭四谷
塗方色

經略總制
武臣
文武臣賣
降
明季重武
臣亦降賊

歷朝鹵簿
儀圖書
政和改修
飾丹采

定〔寧宗十四年戊辰改元〕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玉海無御命以下九字〕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元圻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爲火所燔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哲宗皆循此制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賈涉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珙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栐燕翼貽謀錄〕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負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禮再行於大觀也　宋袁褧楓窗小牘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爲寶。匭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唐梁肅受命寶賦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唐書百官志二〕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於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祕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理匭使天寶九載元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爲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續通鑑長編二十五〕太宗雍熙元年改匭院爲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爲崇仁檢南招諫匭爲思諫檢西申冤匭爲申明檢北通恩匭爲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咸淳末。〔度宗〕德祐初。〔閻按〕瀛國公初即位乙亥改元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全云〕明季重武臣然唐通姜瓌之流終降流賊若寧武靖南則宋末張順姜才一輩人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原注〕漢官儀鹵簿管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唐書藝文志〕俱著錄景德〔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趙安仁戴斗懷柔錄王晦叔戴斗奉使錄和好後接伴覲見儀

擊壤形製側中法

流品賢不肖之辨陸子靜講學象山

相如諭巴蜀檄父兄子弟教率廉恥關俗長厚唐蒙通夜郎擾蜀

終日不言義無用心民勞則思善心生

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仁宗元年癸亥改元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仁宗十二年甲戌改元五年〔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記十卷政和徽宗十一年辛卯改元七年詔改修宣和元年己亥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鹵簿也是之不圖而屑屑焉三十三卷爲哉○〔元圻案〕〔唐封演聞見錄曰〕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字樂道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集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盟好之議翰林學士趙安仁多所參預撰答書又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覲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可附於今爲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地理類〕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二年爲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爲弔慰使所錄也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原注〕古兒童所戲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集證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御覽五百八十四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淏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安得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爲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元圻案〕〔袁絜齋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晁景迂儒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後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何云〕以得己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爲佞夫也〔又云〕斷章取之○〔元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以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爲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樸山云〕〔顧寧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此

澤陂詩刺寤寐無爲

張釋之爲王生結韈裴度鞠場當李愬謁劉之道東歸集歐陽始黜煇後取狀

堯舜聖仁賦爲人誦讀經史博約法朝經暮史晝子夜集

雅言不聞性道不言程子太極無極

後魏北齊俗字巧言爲辯文子爲學柳䛒傳又䛒之訛佛書多譬爲辯以追來爲歸小兔䨲神蟲蠶赤章蔓枝斷轂去國大鐘方車遺厹繇仇由厹由猶異文

劉之道煇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閣本作言語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韈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鉛山劉煇之道撰煇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澀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煇也公爲之愕然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爲法〔元圻案〕景迂語見答李大同書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云〕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爲辯文子爲學〔閻按〕見顏氏家訓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譌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隋有柳䛒傳又䛒之訛以功易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譬世人不復辯詰〔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爲疑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䨲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元圻案〕巧言爲辯八字閻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厹〔何云〕厹當作瓜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厹繇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元圻案〕〔呂氏春秋愼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瓜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繇之君將斬岸堙溪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

宋次道春
明退朝錄
晁子止昭
德讀書志
春明坊昭
德坊
養素園密
嚴室
宋晁二家
多藏書
東京記載
坊巷官廨
昭德新論
校書如掃
塵
春明宅子
以書儻高

桀惑末嬉
好琬琰
伐珉山得
二女
斲名苕華
之玉

道士道人
所來
樓觀置幽
逸人
太霄經尹
軌真人
神明臺九
室

項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衞七日而死讎亡郥氏校本曰讎舊本作夙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厹由[史記樗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厹由[說文繫傳]口部厹云[呂氏春秋]有厹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注見卷六第三十八頁]攷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堂。[閻按]當時春明宅子儻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宣獻公得畢文簡楊文莊二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 [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 晁迥諡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後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放此五說酌中而作陳直齋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爲稱 [宋朱弁曲洧舊聞四]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僦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慎大覽]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卷上]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琰。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原註]非 [何云]注誠誤然紀年要是僞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人[全云]又何足考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爲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爲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

無極永壽
年號
赤明上皇
刼數
延康龍漢
開皇
度人經元
洞玉律
九氣三氣
分天境
元始天尊
開刼度人
道家出黃
老
清淨無爲
虛無應物
太上天真
黃庭大洞
丹藥符籙
流變
林靈素神
霄籙
公卿造廬
拜受
李綱傅曾
不行
女真已逃
道號
傅奕排釋
氏
纖兒幻夫
模象莊老
佛家竊老
子好處
道家竊佛
家不好處
杜光庭依
倣佛氏
葉法善元
裴等削書
李蔚諫飯
僧贊唄
六根四大
本列子
真誥地獄
道竊佛
魏禁事胡
神銅泥像

給戶三百○[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京兆盩厔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閻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爲刼數 [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眇眇億刼混沌之中溟涬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刼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刼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刼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刼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刼號開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刼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刼度人然其開刼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 [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刼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 [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無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元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閻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爲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爲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閻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元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贊中耶 [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爲疑詞以示其意○[元圻案][唐書傅奕傳]奕相州鄴人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訹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艷其間爲或然以賊近貴遠爲喜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

北斗經依託引北辰
旁行敷落之教
安息國畫革書旁行散真文布置諸天
塞種分散卽釋種
四姓出家同佛姓
晉宋間僧道稱道人
從所受學爲姓
支遁帛道猷有本姓
道安言從釋迦爲姓
帛戶梨密多羅
桑門比邱優婆等義
道人左道士右

相夸勝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朱子曰〕宋景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個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鄙至陋者爲之〔陶岳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東坡跋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魏書釋老志〕魏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二鄧自和道藏書目下載其全篇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何云〕異端之書孰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一李筌四十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北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稗官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覽〔漢書西域傳〕安息國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注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爲皮之不柔者〔水經注二〕安息國畫革旁行爲書記也〔度人經曰〕敷落神真普度天人注敷散也落布也乃散真文布置諸天令其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卽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姜夔堯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阿含經云四海入河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與此文異

石林葉氏避暑錄話下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高僧傳〕云帛戶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爲高座傳云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爲沙門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衞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姓各不同安以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既與經符遂爲永式○〔元圻案〕〔廣宏明集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

摩尼茹葷屏湩酪
老莊學盛召胡及釋
漢明帝夢金人白光
盟詛仙怪巫蠱符讖
姚興立波若臺崇佛
寇謙之好仙道
楡欓盛經白馬負圖
臨衍義門子

迫逐遂往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水經注一〕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四十二章經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邱爲行乞俗人之信憑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卽天竺迦維衞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晉書佛圖澄傳〕石勒稱澄爲道人〔高僧傳〕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住新安爲鎭寺法王〔錢氏養心錄十九〕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於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何云〕祝謂祝髮以爲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齋弟子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故不行於中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嘻乎吾有爲此言者荀濟也刑餘之民恨入骨髓○〔元圻案〕〔晉書載記姚興傳〕興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楡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書呂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外戚傳〕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又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又王莽傳〕前光煇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

西方之人謂周西方之書周志類桀戎厭世窮幻驚空佛生年前後說異懷與安實疚大事

周魯二莊夜景四月八日之謬佛出脅行七步迦羅衛城二龍浴佛

修多羅讖扁鵲言秦讖之出

梁觀國議蘇文真文忠論地獄傅奕蕭瑀論佛

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驚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圻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壬子歷夷厲宣幽平桓六王而後莊王立莊王九年歲在癸巳相距二百二十二年〔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厭苦世累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刻私意窮幻見驚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文選〕李善注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傅會爲此說〔元圻案〕〔水經注〕法顯傳曰恆水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俗傳四月八日爲浴佛日

澠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何云〕東漢尙讖緯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方樸山云〕〔史記趙世家〕載扁鵲語云秦讖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而藏之則讖所從來久矣〔全云〕此讖字不可即指漢人讖緯之書何氏亦因澠水而附會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爲一條〔集證〕〔陳善捫蝨新話〕傅

天堂賢人登李壽翁言易盡鬼神

唐符祆正視流內隋唐九品官階勳品流外唐京城胡祆祠

始自朝拜非古道國忌緇黃薦靈

真人心若珠在淵衆人心若瓢在水明鏡止水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武切中侯景遣軍入直殿錢一億萬贖捨身同泰寺無遮大會索蜜呼荷荷

代宗真宗諱世元

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若天之上何人見其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胡致堂爲作墓誌稱海濱奇士著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爲一條○〔元圻案〕李壽翁名椿洺州永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爲作墓銘稱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於用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原注〕祆呼烟切胡神也○〔元圻案〕〔通典職官二〕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謂之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自注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宋敏求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祆祠又十朱雀街之第三街次南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自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說文〕示部祆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千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夭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講筵卷子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元圻案〕文忠又云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可謂切中其膏肓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爲君王致蜜來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元圻案〕〔梁書侯景傳〕臺城既陷高祖雖外迹已屈而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紀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狄梁公曰〕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爲深省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元宗也皆因

祠宮諱元
爲眞
眞武眞梈
太眞經
女冠爲女
眞兆亂華

夢趙元朗
授天書
剽襲西極
化人爲佛

東野詩垂
老抱佛脚
投老欲依
僧諧謔
東坡宸奎
閣碑銘
自然神耀
非有師
仁宗書賜
廬山僧
懷璉阿育
王山建閣
惟佛與佛
乃識眞

長蘆宗賾
頌
魏周唐三
武毀釋
沙門法不
住取足

避諱而爲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爲眞武。元梈爲眞梈。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眞經。若迎眞奉眞崇眞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爲女眞。遂爲亂華之兆。〔集證〕〔宋史〕祥符五年眞宗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尊號曰聖祖以爲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事也。〔集證〕宣律和尙唐初僧〇〔元圻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雲屯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　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於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爲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爲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齋因其疑而決之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證〕〔中山詩話〕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入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詰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〇〔元圻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璉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惟道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眞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姚令威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賾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眞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

斷薪續禪
牀晏坐
馬祖藥山
問答
三條篾束
肚皮
玉食金碧
之奢
窮土木妖
龍蛇區建
造
墨名儒行
脫皮膚盡
有眞實

儒事實佛
法空
沙門德士
互興滅
王導彈指
蘭闍
蘭若音兩
讀
父子廢復
佛道相反

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今山谷集作不任當從之）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篾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今山谷集作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今山谷集無千字）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賾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元圻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眞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毀五層浮圖〔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遇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充兩稅　唐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巢之亂　〔藥山惟儼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支既然如此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　〔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元圻案〕此眞西山送高上人序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如此。〔元圻案〕〔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爲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梁溪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倘得回心而向道便是合掌而擎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原注〕此即蘭若也　〔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　〔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注見前）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爲之何哉。〔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〇〔元圻案〕〔周書宣帝紀〕帝諱贇高祖長子

遺教經普門品跋
持戒爲定慧本
李習之舉藥山問答
黑風吹船落鬼國
引諸沈冥出苦海
械自脫
自犇獸
補陀大士眞實爲人
制心如牧牛馭馬
攝心爲無漏學三
變火坑作蓮花池
盧景裕誦經脫枷鎖
于頔紫玉問答
維摩詰病衆生病
錢文季維摩菴記
妙善國
耶城毗
白衣居士

也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爲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見文集三十五〕

跋楊和父印施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何云〕操竿影草早爲所奪由中無以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 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横逆我無忿疾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顚評韓以藥山誣李皆釋氏之徒借二公以重其師也〇〔元圻案〕〔眞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禪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礙謂之慧〔白香山云〕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法苑珠林〕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徧覆水上〔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又云既行布施然後越生死此岸到菩提彼岸〔徐陵雙林寺碑〕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樓攻媿跋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頔你者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卽此可證釋氏之誣〔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三〕普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陀大士作彌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元圻案〕眞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晁氏讀書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修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又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離人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魏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序曰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勵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宗仰云

丹霞禦寒
燒木佛
學校土木之非
招提蘭若皆私造
寺由官賜額
山台野邑
薛苹奏中條山泉涌

鄧宏志〔南劍天寧塑像記〕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撤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爲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爲先吾儒之道其然乎〔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

通鑑〔唐武宗紀〕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苹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者也〔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去山臺野邑四萬所〇〔元圻案〕此條全錄考異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記也〔通鑑〕會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鬪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鬪奢二字只作招提卽今十方寺院是也〔舊唐書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絳州萬泉人子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吏傳下薛苹河東寶鼎人新唐書一百六十四薛苹傳苹父順爲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四十八議釋教下太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苹奏中條山蘭若僧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溫公通鑑考異引之似誤太和爲元和薛苹爲薛平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

〔方粹然心醇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話一言奉爲格人元龜之訓故丹黃點勘至於再四與閻先生校本合之爲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讀也

潛邱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邱又三屬人入鄞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卽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勒諸目次之前其風味更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眞實如此後學胡可忽諸〔又按謝山同谷書院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閒良無所媿而其學術獨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爲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因讎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二月古堇後學居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